

儒藏





精華編二三一册
集部

儒藏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儒藏．精華編．二二一 /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7

ISBN 978-7-301-11939-6

Ⅰ．①儒… Ⅱ．①北… Ⅲ．①儒家 Ⅳ．① 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8) 第 165588 號

書　　名　儒藏（精華編二二一）
　　　　　RUZANG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任編輯　沈瑩瑩　吴冰妮　魏奕元　趙　新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11939-6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子信箱　dianjiwenhua@163.com
電　　話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6694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 毫米 ×1092 毫米　16 開本　68.75 印張　665 千字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1200.00 元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精華編第二三二册

首席總編纂　季羡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　編　纂　湯一介　龐　樸　孫欽善　安平秋（按年齡排序）

本册主編　陳俊民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録》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别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録，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内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内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説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内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况。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竪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儒藏》精華編第二二一册

集部

游定夫先生集

〔北宋〕游酢 撰
景新强 校點

目録

游定夫先生集卷四……六七

同治四年，智開權篆和州，首謁定夫先生墓于含山昇城鄉，爲重修治，買墓田以奉祀。事既，桐城孫海岑太守以涇縣洪琴西太守所藏先生集四卷寄示，先生裔孫文遠乾隆丙寅校刊本也。伏讀《四庫全書總目》云，先生《中庸義》、《易説》、《詩二南義》、《〈論語〉〈孟子〉雜解》、《文集》「本各爲書」，此本四卷，「蓋後人綴拾重編，不但非其原本，且併非完書矣」。因屬桐城方君存之爲博考旁稽，補訂缺誤。政暇，與友人桐城蕭敬孚復爲校勘，以付梓人。先生於智開爲族祖，今承乏兹土，適爲先生遺愛之鄉。瞻望典型，邈不可追，讀其遺書，願與州人士共無忘教澤也夫！六年冬十有一月新化游智開謹識。

校點説明

《游定夫先生集》是宋儒游酢的集子。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今屬福建）人，生於皇祐五年（一〇五三），卒於宣和五年（一一二三）。北宋理學家、學者，世稱廌山先生，又稱廣平先生。與楊時同受業於洛陽二程，「程門立雪」即其事也。登神宗熙寧五年（一〇七二）進士第，歷任太學博士、州學教授、監察御史，知和州、漢陽軍、舒州、濠州，卒葬和州。《宋史》卷四二八有傳。

楊時《御史游公墓誌銘》稱有文集十卷藏於家，《宋史·藝文志》亦著録文集十卷。《墓誌銘》於文集外又云其有《中庸義》一卷，《易説》一卷，《詩二南義》一卷，《論語雜解》、《孟子雜解》各一卷。王稱《東都事略》卷一一四《游酢傳》云其有《中庸義》、《易説》、《二南義》、《語孟新解》各一卷，《文集》一卷。則當時文集與諸學術著作分本別行，且文集在南宋已無十卷完本。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未見著録，不詳其書在宋代是否刊印。元明以降，惟有明代《徐氏家藏書目》卷六著録游酢《豸山集》二卷，不詳所本。

現存游酢文集均爲清人重新編輯成帙。清代福建游氏後裔搜輯刊刻游酢文字，始自乾隆七年（一七四二）壬戌游廷馨校輯，十一年丙寅游端柏（文遠）重補刊刻，三十七年游氏再刻，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游鍾、游琳重修刻，同治九年（一八七〇）游鳳臺又刻。除游廷馨本外，均有著録。游氏諸補刻並無增益，只徒增收後人論讚、吟詠游酢事跡的閒文，顯得蕪雜。《四庫全書》據游氏家藏本，經館臣校勘收入，定名《游廌山集》，共四卷。此本收録篇章雖未超出游氏諸刻，但刪落論讚、吟詠，綱目清楚，應是從乾隆原刻本出。

同治六年，新化游智開在和州知府任内整理游酢遺跡、著作，請桐城方宗誠輯佚校勘，刻成《游定夫先生集》六卷，另有首一卷，收録本傳、《墓誌銘》、《年譜》、《諸儒論述》；末一卷爲附録，收録楊時《祭游定夫文》、朱熹《建寧府學游御史

祠記》、張栻《游胡二先生祠堂記》、黄榦《漢陽軍學五先生祠堂記》、《祭建安游先生祝文》、左宰《游廌山先生集序》、方宗誠《重修和州游定夫先生墓碑記》等。這就是同治六年和州官舍本。

方宗誠依據福建游氏乾隆十一年丙寅刻本重編卷次，損益而成。其編校得失兼有。優點主要在卷三《中庸義》部分。按游酢《中庸義》，宋人衛湜《禮記集説》全録，朱熹《中庸輯略》亦節録其文。游氏諸刻本及庫本系統《中庸義》同出於朱熹《輯略》，獨山莫友芝曾從《禮記集説》重輯，方宗誠又移用莫友芝輯文。故和州本《中庸義》比之游氏本、庫本，文字多有增補。又，游氏諸本中《師語》部分凡五節，原輯自朱熹所編《二程遺書》，其中二、三、四、五節原是《遺書》卷五、卷六、卷七、卷八，朱子注云「此後四篇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以爲非游酢手録。游氏本編者將其收入酢《集》，但不完全，去取依據今不可考。庫本又並從此失。方宗誠詰之，於和州本刪去。方氏編校此本也有乖謬之處，如卷六輯有《陳太平策》一篇，游氏諸本皆無，考諸載籍，此篇乃元成宗大德七年（一三〇三）鄭介夫奏疏，收入明人編《歷代名臣奏議》。新出《全宋文》亦襲方宗誠之誤收録此篇，當予明辨。

此次整理游酢文集，用同治六年游智開和州官舍本作底本。爲尊重底本和便於讀者查考方宗誠編校之跡，原本方氏所加小字按語均予保留。以《宋集珍本叢刊》影印清抄本《游廌山集》四卷爲校本，此本是館臣抄出，校改後録入《四庫全書》的底本，稱清抄本。《中庸義》部分還援引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影印的南宋嘉熙四年（一二四〇）新定郡齋刻本《禮記集説》加以校正。其他附麗的諸儒論贊，酌引該作者別集通行本校勘，採用現代校勘成果覆校的均予注明，兹不贅述。另，新出《全宋文》輯有遺文《題張元幹大父手澤後》、《字章許深道説》二篇，附於全書之末，特此鳴謝。最後須説明的是，卷首、卷末等附麗部分均照原本編排。

校點者　景新强

校刊游定夫先生集序

新化游子代刺史權篆和州，其爲政務以興廢舉墜、化民敦俗爲先，既嘗修理游定夫先生墓於含山昇城鄉，捐俸買田以奉祀事，復得先生裔孫文遠所刻《廌山集》，重付剞劂。蓋不特使其士民過墓生欽，以無忘前賢之遺愛；又將使學者讀先生遺書，考其言行，而求其學道愛民之所以然者以爲師灋也。書來，屬宗誠校正脱誤。既卒業，竊以先生之學親受於兩程夫子之門，與楊、謝、尹、吕諸公俱稱高第弟子。其所著《論》、《孟》、《中庸》諸解，朱子皆取入《精義》、《集註》、《章句》、《輯略》之中。❶而《詩義》、《易義》，歷朝欽定諸書亦頗採其説，頒之學宫，以爲典憲。所録二程先生語，朱子編次《遺書》俱深取之。而其政事絶人，又屢見於諸儒之稱述。信乎！其爲體立用行之醇儒也已。雖其立言間有小疵，爲朱子《或問》之所駁難，然嘗即先生之書玩之，蓋第本其躬行心得之言以説經，故間與經之文義不相應。朱子註經，必其不背於聖賢之本意，故凡自率其胸臆之説者，不得不嚴辨之。此釋經之體則然。若舍是而觀先生之言，則足資感發者固已多矣。且夫六經、《語》、《孟》諸書，漢唐儒者第汩没于訓詁名物義疏之中，不復深求其義理，以致之於身心家國之用。自二程夫子起，始獨有得于章句箋疏之

❶「輯」，原作「集」，據朱熹《中庸輯略》及上下文意改。

外，而見聖賢立言之本心。先生及同門諸子互有以發明之，于是經之大體大用始著。朱子繼起，乃合漢唐之訓詁、宋諸儒之義理，擇之極其精，語之極其詳，由是聖賢之經義始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布帛菽粟之切於人生日用而不可離。譬之農焉，朱子則陳列修治而爲之疆畎者也。然非始有既勤敷菑如先生輩者，則朱子一人又豈易芟柞而耕穫也哉？

文遠本缺誤既多，予爲博考旁稽，盡録先生全文，使學者可以考見先生之所得。又附注朱子論難之言，以折衷經之本旨。其他有可徵信者補之，疑者闕之，而舊本卷首及附録之間文盡爲删削，以歸簡約。嗚呼！先生生當道學未大明之時，獨能奮然興起，立雪程門，以求至道，而見之於政事。雖其所言未盡純，固不失爲豪傑之士也。今程朱之書既行，孔孟、六經之旨既已昭明，而學者不知體諸躬而措諸用，徒摹擬于文義之間，以求不失聖賢之旨，雖言之極其肖，實不異優孟之衣冠也。讀先生書者其亦可以蹶然起矣。同治六年後學桐城方宗誠謹識。

游定夫先生集卷首

本傳　墓誌　年譜　諸儒論述

宋史本傳

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初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程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程顥興扶溝學，招使肄業，盡棄故所習而學焉。第進士，調蕭山尉。近臣薦其賢，召爲太學録。遷博士，以奉親不便，求知河清縣。范純仁守潁昌府，辟府教授。純仁入相，復爲博士，簽書齊州、泉州判官。晚得監察御史，歷知漢陽軍、和、舒、濠三州而卒。

宋嘉熙二年賜謚誥

皇帝聖旨：國家制爲爵禄以御臣下，生有華寵之命，殁有褒崇之典，始終之道備矣。故朝散大夫、知舒州軍州、管勾神霄玉清萬壽宫、管勾學事兼管内勸農事、借紫金魚袋游酢，言正而行端，德閎而學粹，趨蹡禮樂之場，超卓傳註之表。羣經獨得其趣，諸子莫遁其情。羅網百家，馳騁千古，進憲臺以率僚屬，推聖學以明大義。士風疏議，足以扶國本于當時；註釋經書，足以開來學于後世。顧功德之兼全，宜恩隆之特異。兹稽謚瀍：道德博厚謂文，言行端嚴謂肅。可贈中奉大夫，謚

曰「文肅」，主者施行。

楊公龜山御史游公墓誌銘

吾友定夫既没之明年，其子某自歷陽涉大江詣予，而告曰：「先君之友，惟公爲最厚。今既葬，而幽堂之銘無辭以刻，恐遂湮没無傳焉，敢以是請。」予告之曰：「如先公之名德，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豈待予言而傳乎？然昔在元豐中，俱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謝良佐顯道，公其一也。三年之間，二公相繼淪亡，存者獨予而已。追念平生觸事，無一不可悲者。今吾子以銘見屬，舍予其奚之？」

公諱酢，定夫其字也，建州建陽人。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豪英。公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先生知扶溝縣事，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爲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故所習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絶人遠甚。」其在師門見稱如此，則所造可知矣。公於元豐五年登進士第，調越州蕭山尉。用侍臣薦，召爲太學録，改宣德郎，除博士。公以食貧待次，奉親不便，就擬知河南府河清縣。忠宣范公判河南，待以國士，事有疑議必與之參訂；移守潁昌，辟公自隨，爲府學教授。未幾還朝，復秉國政，即除公太學博士。已而忠宣罷政，公亦請外矣。除齊州簽書判官廳公事，用年勞改

奉議郎。丁太中公憂，服除，再調泉州簽判。上皇即位，覃恩改承議郎、賜緋衣銀魚袋，還召爲監察御史，磨勘，轉朝奉郎，出知和州。歲餘，管勾南京鴻慶宫，居太平州。兩乞再任，以八寶恩轉朝散郎，磨勘，轉朝請郎、知漢陽軍。磨勘，轉朝奉大夫。以親老，再乞宫祠，除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太碩人憂，服除，除知舒州，移知濠州。不數月，會從官謫守衡，罷歸，寓歷陽，因家焉。宣和五年五月乙亥以疾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一。是年十二月丙午與夫人合葬於和州含山縣昇城鄉車轅嶺之原，用治命也。

公自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爲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燦然有文，望之知其爲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蒞官遇僚吏有恩意。雖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筮仕之初，未更事，縣有疑獄十餘年不能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宦者，人服其明。比年以來，編民困於征斂，而脩奉祠館、❶市材調夫無虚月，所至騷然。公歷守四郡，處之裕如，雖時有興造，民初不知而事集，此在公特其粃糠耳，無足道者，故不復縷載。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及用而死。此士論共惜之，非予一己之私言也。曾祖尚、祖禮之，不仕。父潛，贈太中大夫。❷娶吕氏，封宜人，有賢行，事舅姑以孝聞，

❶「祠」，原作「祀」，據清抄本、《龜山集》改。

❷「太」，原作「大」，據清抄本、《龜山集》改。

友娣姒，睦婣族，人無間言。公素貧，不治生産，夫人攻苦食淡，能宜其家，則内助多矣。先公三年卒，享年六十有六。子男七人：撝，文林郎、洪州司兵曹事，卒於官；擬、捄、握，皆蚤世；損，迪功郎，前授歸州司兵曹事；掞，將仕郎；拂，未仕。皆業儒，世其家。女一人，歸時之子適。孫男三人，女五人。有《中庸義》一卷、《易説》一卷、《詩二南義》一卷、《〈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文集》十卷藏於家。銘曰：嗚呼天乎，胡不慭遺。方時清明，哲人其萎。道雖不行，斯文未亡。百世而下，其傳有光。

年譜

宋仁宗皇祐五年癸巳二月十五日午時，公生於建寧府隋立建安郡，末改泉州。唐建州。宋初隸江南，又隸兩浙，尋以隸福建，陞建寧軍節度，後陞今名。建陽之長平。

至和元年甲午，公二歲。改元首年俱書。

嘉祐元年丙申，公四歲。

五年庚子，公八歲。善屬文，人稱神童。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公十二歲。潛心《孝經》。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公十六歲。與兄質夫從族父執中於家塾。

三年庚戌，公十八歲。同葉敦禮、施景明從江處中於集公山。

五年壬子，公二十歲。預鄉薦。伊川先生見之京師，謂「其資可與適道」。八月，明道先生令扶溝，召職學事。

六年癸丑，公二十一歲。禮部試下第，補太學生，歸。

八年乙卯，公二十三歲。預太學薦。

元豐元年戊午，公二十六歲。

四年辛酉，公二十九歲。與楊中立、謝顯道以師禮見明道先生於潁昌，録有明道先生語。

五年壬戌，公三十歲。登黄裳榜進士。

六年癸亥，公三十一歲。調越州蕭山尉。

三月長子撝生。

七年甲子，公三十二歲。赴蕭山任。

八年乙丑，公三十三歲。官蕭山，用侍臣薦，召爲太學録。六月晦，聞明道先生訃，設位哭於寢門，作《行狀》。七月，次子擬生。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公三十四歲。官太學録，改宣德郎，除博士。

二年丁卯，公三十五歲。官博士，以食貧待次，奉親不便，就擬知河清縣。

三年戊辰，公三十六歲。官河清。四月，三子拂生。

四年己巳，公三十七歲。官河清。是時，忠宣范公判河南，待以國士，有疑議與之參訂；移守潁昌，辟公自隨，爲府學教授。

五年庚午，公三十八歲。任教授。五月，四子損生。

六年辛未，公三十九歲。任教授。

七年壬申，公四十歲。任教授。范公未幾還朝，復秉鈞軸，即除公太學博士。七月，五子掞生。

八年癸酉，公四十一歲。官博士。偕友中立離河清，以師禮見伊川先生於洛，録有伊川先生語。

紹聖元年甲戌，公四十二歲。官博士。六月，六子球生。

二年乙亥，公四十三歲。官博士。范公罷政，公亦請外，除簽書齊州判官廳公事。十二月，女生。及笄，適中立三子遹。

三年丙子，公四十四歲。官齊州。十月，丁父憂，解官居制。

四年丁丑，公四十五歲。在制。葬太中升叔於寶應寺山。

元符元年戊寅，公四十六歲。在制。築草堂於廌山之麓，著《〈論〉〈孟〉雜解》、《中庸義》。

二年己卯，公四十七歲。正月，服闋，再調泉州簽判，築水雲寮於武夷之五曲，爲講論之所。著《易説》、《詩二南義》。

三年庚辰，公四十八歲。赴泉州任。十一月，上皇即位，召還爲監察御史。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公四十九歲。官御史，論士風。正月，七子握生。

崇寧元年壬午，公五十歲。官御史，出知和州。

二年癸未，公五十一歲。官和州。

三年甲申，公五十二歲。官和州。歲餘，管勾南京鴻慶宫。

四年乙酉，公五十三歲。任鴻慶宫，居太平州。

五年丙戌，公五十四歲。仍居太平。

大觀元年丁亥，公五十五歲。仍居太平。

二年戊子，公五十六歲。仍居太平。

三年己丑，公五十七歲。仍居太平。

四年庚寅，公五十八歲。仍居太平。

政和元年辛卯，公五十九歲。仍居太平。兩乞再任，知漢陽軍。

二年壬辰，公六十歲。官漢陽。

三年癸巳，公六十一歲。官漢陽。

四年甲午，公六十二歲。官漢陽。以親

老，再乞宫祠，除提點成都府長生觀。

五年乙未，公六十三歲。仍提點長生觀。

七月，丁太碩人憂，解官居制。

六年丙申，公六十四歲。在制。

七年丁酉，公六十五歲。十月，服闋，除知舒州。

重和元年戊戌，公六十六歲。官舒州。

宣和元年己亥，公六十七歲。官舒州，移知濠州。

二年庚子，公六十八歲。官濠州，不數月，會從官謫守衡，罷歸。寓歷陽，因家焉。

五年癸卯，公七十一歲。五月乙亥二十三日，以疾終於正寢。十二月丙午，用公治命，與夫人吕氏合葬於和州戰國屬楚，秦歷陽縣，晉歷陽郡，後齊和州，隋、唐或歷陽郡，或和州，宋因之。含山縣車轅嶺之原，遂改名察院嶺。文靖楊公誌其墓。

諸儒論述

程明道先生曰：「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温厚，南劍州楊時雖不逮酢，然煞穎悟。」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之外，別立得這箇義理，便道一作到。中庸矣。」

「新進游楊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穎異，且動作亦必有異。故爲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俗矣。」

「觀太學諸生數千人，今日之學，要之亦無有自信者。如游酢、楊時等二三人游其間，諸人遂爲之警動，敬而遠之。」

「游酢、楊時是學得靈利高才也。」

謝上蔡曰：「昔在二先生門下，伯淳最

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

《上蔡語録》云：「游子問謝子曰：『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謝子謂胡子曰：『可謂切問矣。』胡子曰：『何以奮之？』謝子曰：『實向他道，就上面做工夫來。』胡子曰：『如何做工夫？』謝子曰：『凡事須有根。屋柱無根，折卻便倒；樹木有根，雖翦枝條，相次又發。如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没事。』」

楊龜山曰：「游酢曰：『能戒謹於不覩不聞之中，則上天之載可循序而進矣。』子曰：『是則然矣。雖然，其序如之何？循之又如何也？荀卿曰：「始乎爲士，終也爲聖」，其言是也，而曰「性者惡也，禮者僞也」，然則由士而聖人者，彼亦不知其所循之序矣，可不深思而謹擇乎？』」尹和靖云：游定夫酢問伊川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便可馴致於無聲無臭否？」伊川曰：「固是。」後謝顯道良佐問伊川如定夫之問，伊川曰：「雖即有此理，然其間有多少般數？」謝曰：「既云可馴致，更有何般數？」伊川曰：「如荀子謂『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此語有何不可，亦是馴致之道，然他卻以性爲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似此馴致便大錯了。」又云：游定夫問伊川：「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及其至也，至於無聲無臭乎？」伊川曰：「馴此可以至矣。」後先生與周恭叔以此語問伊川，伊川曰：「然其間亦豈無事？」恭叔請問，伊川曰：「如荀子云學者『始乎爲士，終乎聖人』，可以明之。」

《語録》云：定夫一日來訪，中立曰：「適從何來？」定夫曰：「某在春風和氣中，坐三月而來。」問其所之，乃自明道處來也。試涵泳春風和氣之言，則仁義禮智之人，其發達於聲容色理者，如在目中矣。

侯師聖曰：朱公掞見明道於汝，歸謂

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游定夫忽自太學歸蔡，過扶溝，見伊川。伊川問：「試有期，何以歸也？」定夫曰：「某讀《禮》，太學以是應試者多，而鄉舉者實少。」伊川笑之，定夫請問。伊川曰：「是未知學也。豈無義無命乎？」定夫即復歸太學，是歲登第。

胡康侯曰：「宋嘉祐中，有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覩奧，號稱高弟，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龜山三人是也。」

「昔事定夫先生，未嘗以言色相假。」

時紫芝曰：「朝廷議授游定夫以正言，蘇右丞沮止，毁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

晁氏曰：「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

朱子曰：「游定夫德性甚好。」

「游定夫徽廟初爲察院，忽中本臺乞外。如所請，志完駭之。定夫云：『公何見之晚。如公，亦豈能久此？』」

「宣和之末，人憂大厦之將顛，或問游定夫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定夫曰：『陳了翁其人也。』」一作「酢曰：『四海人才不能周知，以所識知，陳了翁其人也。』」

「游、楊諸公，皆才高又博洽，略去二程處參較所疑及病敗處，各能自去求。雖其説有疎略處，然皆通明，不似兼山輩立論可駭也。」

真西山曰：「昔游先生見《西銘》，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明道先生稱其能求之語言之外，近世學者或未喻其旨。愚謂《中庸》綱領在性、道、教三言，而終篇之義無非教人以全天命之性。《西銘》綱領亦只在其體、其性之二言，而終篇反復推明，亦欲人不失乾父坤母之所賦予者，爲天地克肖之子而已。故游先生以爲即《中庸》之理也，豈不信哉！」

魏鶴山曰：「周子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氏垂絶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瀹闡明，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凖的，於是知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爲堯舜、爲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暗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亦非若異端之虚寂、百氏之支離也，相與翕然宗之，張、楊、游、吕、侯、謝、尹、張諸儒，口傳面授。至近世，朱、吕推而大之。蓋自道湮民散，千有五六百年而後得所師承，嗚呼！幸哉。」

游定夫先生集卷一

論語雜解

按《墓誌》云先生著《〈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其後朱子編輯《論孟精義》採入之，又爲《論孟或問》以論定其得失，其極純無疵者則入于《論孟集註》中。今先生裔孫文遠所刻《廌山集》，蓋從《論孟精義》中録出者。予觀朱子《中庸輯略》于先生之言頗有删節，則《精義》中亦未知盡先生之全文否也。然無可攷，姑仍其舊，而附注朱子《或問》論游氏之言于下，庶學者知所折衷云。

學而時習之章

理也，義也，人心之所同然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心所同然者而已。「學而時習之」，則心之所同然者得矣，此其所以説也。故曰「理義之説我心，猶芻豢之説我口」。今試以吾平居之學驗之。若時習於禮，則外貌無斯須不莊不敬；時習於樂，則中心無斯須不和不樂。無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無自而入，而本心之敬得矣。無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無自而入，而本心之和得矣。「時習之」，則時有得矣。時有得矣，其爲悦可勝計哉？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故積於中者厚，然後發於外者廣；得於己者全，然後信於人者周。「有朋自遠方來」，則發於外者既已廣，信於人者既已周矣。非夫積厚於中、得全於己者，曷至是哉！此其所以樂也。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

也。」夫聞譽施諸身，則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夫豈借美於外哉？ 惟不借美於外，則志願在我，而世之所可願者屏焉，其爲樂也烏可已耶？ 蓋君子非樂於朋來也，樂其聞譽有以致之也；非樂其聞譽也，樂其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有以致聞譽也。 然求爲可樂者，亦反諸身而已矣。「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蓋不知命，則行險以徼倖，將無所不至，其趨於小人也，孰禦焉？ 尚何以爲君子乎？ 若夫尊德樂義之士，囂囂自得，不怨天，不尤人，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非君子成德，孰能至於是哉？ 故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語成德也。 不然「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與夫「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者，何以稱夷、惠？ 説也，樂也，君子也，言其義則然。 若夫所以説、樂，所以爲君子，則在於學者之心得。 譬之飲食之美也，借使易牙日譽於前，而已不預饗焉，終不足以知味。時習於禮，則外貌無斯須不莊不敬，時習於樂，則中心無斯須不和不樂，且將日進於理義之地矣，故説；內足以成己，外足以成物，君子所謂三樂者，內外兩得矣，故樂。 學而至於樂，則在我者無憾矣，宜其令聞廣譽四馳也，而人有不知焉，是有命也。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今也「人不知而不慍」，則非成德之士安於義命者不能爾也，謂之君子。 按《論語或問》曰：「游氏所謂成物者爲近之，但必引三樂以爲言，則又墮于假借之病耳。」

其爲人也孝弟章

「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

順可移於長」，孝弟者，忠順之資也。其不足於忠順者寡矣。故孝弟之人，鮮好犯上。至於不好犯上，則忠順足於己，而悖逆之氣不萌於中矣。若是者，其事君必如其親，憂國必如其家，愛民必如其子。固足以禦亂矣，曾何作亂之有？故曰「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木漸於上，水漸於下，有本者如是。故君子之道，亦務本而已矣。孝弟也者，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仁此者爲仁，履此者爲禮，宜此者爲義，信此者爲信，順此者爲樂，兹非仁之本與？知孝弟爲仁之本，則「本立而道生」之説見矣。按《論語或問》曰：「游氏説『不好犯上作亂者』，得之；其論『爲仁之本』則失程子之意矣。」

巧言令色章

仁者，誠而已矣，無僞也，何有於巧言？仁者，敬而已矣，無諂也，何有於令色？巧言入於僞，令色歸於諂，其資與木訥反矣，宜其「鮮於仁」也。使斯人之志在於巧言令色而已，則孔子所謂「朽木」、「糞牆」，孟子所謂「鄉原」，終不可以入德。使其人之志在於善而失其所習，則猶可以自反，此聖人所以不絶其爲仁而止言其鮮也。然則仲尼之惡「令色」也如此，而詩人以美仲山甫，何也？蓋詩人之所謂令色者，與仲尼之意異。善觀《詩》者，以意逆志可也。按《論語或問》曰：「游氏大抵不切，而其所謂誠、敬、僞、諂者，名義皆若未當。」朱子又嘗曰：「孔子之意，正指人爲巧言令色之時，其心已不存耳。若能自

反，則豈不足以爲仁，又豈止於鮮仁耶？游氏此説無病，只是不凑著本文正意。」

吾日三省吾身章

考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則其操心宜無不忠，其立行宜無不信，而處己者無憾矣。慮其所以接人者，或入於不忠不信而不自悟也，故日三省其身焉。省之如此，其固則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庶乎可以跂及矣。然此特曾子之省身者而已。若夫學者之所省，又不止此：事親有不足於孝，事長有不足於敬歟？行或愧於心，而言或浮於行歟？欲有所未窒，而忿有所未懲歟？推是類而日省之，則曾子之誠身庶乎可以跂及矣。古之人所謂夜以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者，亦曾子之意。曾子於正心誠意之道，宜無須臾忘也。惟以應物之際，恐或失念而違仁。故日所省者三事而已。按《論語或問》曰：「游説雖非曾子之事，然深有警於學者。但以處己接人、正心應物分而爲二，則失之耳。蓋閒居獨處，固有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者，今曰立行無不信，則固以其循物無違者言之，而無不言不動之謂也。豈有接人之際猶有不忠不信之累，而遽可謂之立行無不信、處己無可憾者乎？就使其立行之云，或出於一時立言之差，而失其本章之所謂，則誠內形外初無二致，未有正心處己無不忠信，至於內省一無可憾，接人之際反入於不忠不信而自不悟者也。至於正心誠意，則又初無專於內而不通乎外之限，且既曰無須臾忘矣，則動靜語默無一息之或違也。❶若應物之際，又遽失念如違仁，則其所省正心誠意無須臾忘者，又安在耶？細考其説，似未免於老、釋之弊，惜乎其篤於爲己而擇之不精以至此也。」

❶「則」，原脱，據《論語或問》補。

道千乘之國章

「道」之爲言，未及治也，猶《書》所謂「引養引恬」而已，馬融謂「爲之政教」者近之矣。「敬事而信」，德教以道之也。「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政事以道之也。有德教以道之，則尊君親上之心篤；有政事以道之，則勸功樂事之意純。有國之道，何以加此？蓋敬朝覲之事，則君臣嚴；敬冠昏之事，則男女別；敬喪紀之事，則民知哀死而慎終；敬祭祀之事，則民知報本而追遠。事之所在，無所不用其敬焉，則民孰有不敬者哉？一號令之出也，一期會之時也，一賞罰之用也，一嚬笑之形也，無所不用其信焉，則民其有不信者哉？由是道而誠於心，則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者，亦久於斯道而已。雖然，知敬事而已。未及乎信，則慢令而致期，非所以孚民。知信而已，未及乎節用，則侈費而傷財，非所以裕國。知節用而已，未及於愛人，則將吝細而少恩，非所以厚下。知愛人而已，不知使民以時，則將輕用其力，輕奪其務，非所以養民。知是五者，而灋度加焉，則治人之道足矣。當孔子時，斯道也將亡矣，故亟言之，使道之以道，則於灋度乎何有？按《論語或問》曰：「游氏引養引恬之說，似以道爲引導之義，然與孔氏《書傳》不合，豈新義之云耶？然下文五者亦非引導之事，其說不得通矣。」

弟子入則孝章

入孝而出弟，身謹而言信，處衆而汎

愛，交友而親仁，君子之務，此其本也。有所未能，則勉爲之；有所未至，則力致之。待其有餘也，然後從事於文，則其文足以增美質矣。猶木之有本根也，然後枝葉爲之芘覆。苟其無本，則枝葉安所附哉？夫文者，《詩》、《書》、《禮》、《樂》之謂也。《詩》者，言此情而已。《書》者，述此事而已。《禮》者，體此而已。《樂》者，樂此而已。使其孝不稱於宗族，其弟不稱於鄉黨，交遊不稱其信，醜夷不稱其和，仁賢不稱其智，則其文適足以滅質，其博適足以溺心，以爲禽犢者有之，以資發塚者有之，託真以酬僞、飾姦言以濟利心者往往而是也。然則無本而學文，蓋不若無文之愈也。是以聖人必待行有餘力，然後許之以學文，不然，固有所未暇也。後之君子，稍涉文義則沾沾自喜，謂天下之美盡在於是，或訾其無行，則鶩然不顧；或詆其不足，則忿疾如深讐，亦可謂失羞惡之心矣，烏知聖人之本末哉？ 按《論語或問》曰：「游氏之敷陳詳盡，有以深究後世棄本逐末之弊。」又按吳伯豐問：「古之所謂學文者，非弄翰墨、事詞藻，如後世之所謂文也。蓋無非格物致知、修己治人之實事。故既學，則必有以究義理之端，而趨於聖賢之域矣。然則文以滅質，博以溺心，以爲禽犢，以資發塚，託真以酬僞，飾奸言以濟利心，古之學者豈有是哉？ 游氏之說有激而云耳，然抑揚太過，併古之所謂學文者與後世等而視之，不得不辨也。」朱子曰：「古之學文固與今異，然無本領而徒誦說，恐亦不免真如游氏之譏也。」

賢賢易色章

「天下之達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先王之時，在上者舍是無以教，在下者舍是無以學。故

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今能「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則其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仲尼之門，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知古之所謂學者，在本而不在末。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按《論語或問》曰：「此章諸説，程子、游氏、尹氏爲優。」

君子不重章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此君子之重而威也。重而威，則德性尊矣。故君子日就，小人日遠。由是而學，其思之必精，其行之必篤，其問之必周，其聽之必專。入乎耳、著乎心，此德全而學固矣。反是，則言招憂，行招辱，貌招淫，好招辜，何威之有？道聽而途説者有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者有之，何固之有？忠信所以進德也，如甘之受和，白之受采。故善學者，其心以忠信爲主。不言則已，言而必忠信也，故其言爲德言。不行則已，行而必忠信也，故其行爲德行。不止而思，動而爲，無時而不在是焉，則安往而非進德哉！故爲仁不主於忠信，則仁必出於姑息；爲義不主於忠信，則義必出於矯抗。操是心以往，則禮必出於足恭，智必出於行險，安往而非敗德哉，而何進德之有焉？譬之欲立數仞之牆，而浮埃聚沫以爲基，亦没世不能立矣。故主忠信者，學者之要言也。孟子之論「尚友」也，以一鄉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一國；以一國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天下；以天下之

善士爲未足，而求之古人。「無友不如己者」，尚友之道也。求得賢者，尚而友之，則聞其所不聞，見其所不見，而德日起矣。此仲尼所以期子夏之日進也。孔子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蓋能改一言之過，則一言善矣；能改一行之過，則一行善矣。若過而每不憚改者，其爲善可勝計哉？然則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質，而以學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以勝己者輔之。雖然，使其或吝於改過，則賢者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則勿憚改」爲終焉。按《論語或問》曰：「此章之説，惟游氏爲無病。」

慎終追遠章

終者，人所易忽也，而慎之。遠者，人所易忘也，而追之。厚之道也。按《論語或問》曰：「或問九章之説。曰：『程子、游氏善矣。』」

父在觀其志章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若堯、舜、文、武之道，雖行萬世，不可改也，何止三年。若武帝榷利之政、德宗宫市之事，昭帝、順宗不踰年而改之，天下後世不以爲非者，何待三年。今言無改於父之道，則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也，人君、士大夫皆當如此。居喪之制，有不言而事行者，有言而後事行者，有身自執事而後行者，此尊卑之等也。如以爲聽於冢宰爲嫌於改父之道，則孔子所謂古之人皆然者，豈爲其父皆有可改之道乎？蓋銜恤之道當然。按《論語或問》曰：「此章游氏之説得其制事之宜。」又《語類》云：「三年無改，惟尹氏所謂孝子之心有所不忍者，最爲慤實。而

游氏所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斟酌事理，尤得其當。」又曰：「游氏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此正是説得謹密處，聖人之意亦是如此。」又曰：「諸説惟游氏説得好，深味之，孝子之心可見。」

君子不器章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君子體夫道者也，故不器。不器則能圓，能方，能柔，能剛，非執方者所與也。按《論語或問》曰：「范氏大意亦善，其語意繁雜，其引形而上下之云，亦無所當於此章之意矣。且聖人教人，先盡其小者、近者，而後進夫遠者、大者，但君子不溺其心，於是而有以貫通之焉耳。若曰以道爲本，而忘夫小者近者，則是離物以求道，而又爲子游之譏子夏也。必以形而上下爲言，則聖人亦豈教人以遺器而取道者哉？游氏意亦類此，而語涉老、莊，則尤虚泛而不實矣。」

學而不思則罔章

多識前言往行，而考古以驗今者，學也。耳目不交於物，而悉心以自求者，思也。思則知敬以直内而中有主，學則知義以方外而外有主。學而不思，則所學者不能以爲己，故罔。罔者，反求諸己而無實也。思而不學，則所思者不足以涉事，故殆。殆者，應於事而不安也。按《論語或問》曰：「游氏之説，則所謂思者，非以思夫義理之所在，特兀然癡坐，如釋子禪觀之爲耳。以罔爲不能爲己而無實，殆爲不足以涉事而不安，亦皆生於思字之失，遂疑學非爲己之事，思有遺物之蔽，而不悟聖人所謂學與思者，初不在於是也。」

子張學干祿章

行於己而爲行，故「慎行」則「寡悔」，悔在心也。應於物而有言，故「慎言」則「寡尤」，尤在事也。《易》之言「無悔」者，本諸心也，故於行己者言寡悔。言「無尤」者，涉於事也，故於應物者言寡尤。《咸》、《同人》、《復》、《大壯》「無悔」，《賁》、《鼎》、《蹇》、《旅》、《大畜》「無尤」，非謂言可以有悔已。按《論語或問》曰：「游氏尤字之説不若程、張之安。」

人而無信章

人而無信，以輗、軏爲喻，何也？曰：忠信所以進德。而義也，禮也，以信成之，人而無信，則中無所主矣。以之爲仁，則蹩躠而已，以之爲義，則踶跂而已，爲智則誣，爲禮則僞，無所施而可也。輗、軏，大車小車所恃以行者也；而有信，則大德小德所資以進也。故輪輿雖備而無輗、軏，則有車之名而無運行之實。人而無信，則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終不可入堯、舜之道。故其喻如此。按《論語或問》曰：「游氏以中有主爲言，亦非文義。夫言而有信，夫子固常言之矣，曷爲其必舍此而務鑿焉以爲深乎？且其曰大德小德所由以進之屬，皆欲就車取義，亦大泥矣。聖人之言，如天地之生萬物，豈若是其諓諓拘拘也。」

孔子謂季氏章

人臣僭國君之禮，是無君也；陪臣僭天子之禮，是無王也。季氏以八佾舞，其心遂無王矣。是將拔本塞源、冠履倒施、

滅天理而壞人倫矣。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也？

人而不仁章

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以事父，必不孝，其如父子之禮何？以事君，必不忠，其如君臣之禮何？在宗廟之中，上下同聽之而和敬，彼且不敬，其如宗廟之樂何？在族黨之中，長幼同聽之而和順，彼且不順，其如族黨之樂何？是其爲禮也必僞，而慢易之心入之矣，豈足以治躬？其爲樂必淫，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豈足以治心？按《論語或問》曰：「吕氏以下，皆祖程説，而游氏、周氏尤爲詳盡。」又《語類》：「問：『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如何？』曰：『此説好。』」

或問禘之説章

祭祀之義，非精義不足以究其説，非體道不足以致其義。蓋惟聖人爲能饗帝，爲其盡人道而與帝同德。惟孝子爲能饗親，爲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也。仁孝之至，通乎神明，而神祇祖考安樂之，則於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始可以言明矣。夫如是，則於爲天下國家也何有宜乎？衆人所不得聞也，故「或問禘之説」，孔子荅之曰：「不知也。」其曰『知其説者之於天下，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則又以明其不可不知也。是禮也，《中庸》兼郊、社、禘、嘗言之，其説亦當如此。古人之所謂「通乎一，萬事畢」也，《論語》特因或人之問而發之，故止及禘之説耳。成王自謂「予沖

子，夙夜毖祀」，蓋「雝雝在宮、肅肅在廟」者，文王純德之容，而曾孫篤之，所以致太平也。若言禘大禮，其義衆，恐非其質也，恐與《中庸》意異。按《論語或問》曰：「禘章諸說皆善，而各得其一偏。游氏得其仁孝誠敬之心，此其說之善者也。然兼郊社禘嘗言之，其義雖廣，而於此章之旨，則不若程子、吕氏之專也。」又《語類》曰：「此處游氏說得好，子細看方知不是空言。」

關雎樂而不淫章

常情之哀樂，皆出於私意，故其樂必淫于己，其哀必傷于人。《關雎》之樂，在于得淑女，則異乎人之樂也，故不淫其色；其哀在于思賢才，則異乎人之哀也，故無傷善之心。先王之用心憂樂，以天下而已，故太姒所以宜爲文王之配。按《論語或問》曰：「游氏既引《序》文，乃不用程子之說，而祖鄭氏、王氏之義。」

子謂韶盡美矣章

王者功成作樂，《韶》、《武》之盡美，以其功言之也。如觀其成功，則二聖人之樂皆無餘美。乃若所遇之事，所以致功者，舜以紹堯而爲《韶》；武以滅商而爲《武》，豈可同日而語哉？觀成湯之有慚德，則《武》之用心可知矣。故「盡美」者其功也，「未盡善」者其事也。猶之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是時，周室幾再造矣，其功顧不大哉？至於致辟管叔於商，豈其所欲乎？《武》之未盡善，其事類如此矣。按《論語或問》曰：「游氏之說亦善，而於美善二字辨析尤有功。」

惟仁者能好人章

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也。然好惡每失其實者，心有所繫而不能克己也。惟仁者宅心于大中至正之地而無私焉，故好惡非我，遵王之道路而已。知及之，仁或未足以守之，則不足以與此。故言唯仁者爲能。按《論語或問》曰：「游氏之說則善矣，但以『仁者爲宅心於大中至正之地』，則是仁者之心，初不中正，而大中至正云者，又自爲一處，必以此心納於彼處，而後得爲無私也而可乎？且宅心之云，見於《書》者，與上云克知、三有、宅心者，宜爲一說，今之說者，疑已失之，然不過曰有以居是心，而不爲事物侵動耳，豈曰宅此心於一處哉？」「又問：『游氏所謂「智而未仁，則不足以與此」，何如？』曰：『知及之矣，而不足以與此者，非謂懵然不知所好惡也。私意人欲一有介乎其中，則雖好惡之不差，而其輕重淺深之間，必不能無毫髮之偏者，此所以必仁者而後能也。』」

富與貴章

富與貴，非其道得之，則君子不處，以有義也。君子，宜富貴者也，今至於貧賤，是不以其道得之也。然而不去者，以有命也。此皆爲君子言之。故主彌子瑕而得卿，孔子不爲也。「君子去仁」，則君非君，子非子矣，安所成其名？「無終食之間違仁」，言「造次」、「顛沛」必依於仁，雖終食之頃不違也。如以飲食必有祭，則僧家出生皆可以爲不違仁矣。可驗其學不在己。按《論語或問》曰：「或以飲食必祭爲言，與此若無異者，而游、楊皆斥其陋，何也？曰：是其說有二焉：若曰祭而必敬，則不違仁之一事也，游、楊何譏焉？若但以其不忘本而加恩惠焉以爲仁，則信乎其陋矣。然推本而言，則制禮者之於此，固亦其仁之發，但不可專以此爲仁耳。」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

夫道，一而已矣。「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無往而非一，此「至人」所以「無己」也，豈參彼己所能預哉？此忠恕所以違道，爲其未能一以貫之也。雖然，忠所以盡己，恕所以盡物，則欲求人道者，宜莫近於此，此忠恕所以違道不遠也。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使曾子之知不足以及此，則仲尼不以告，而曾子不自誣。今曰「忠恕而已」者，所以告門人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仲尼告曾子之道也。「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此曾子告門人之道也。然則曾子豈有隱于是耶？蓋門人智不足以及此，而强告之，適足以滋其惑。使門人誠于忠恕，則于一道亦何遠之有？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又曰「語之而不惰」，又曰「於吾言無所不説」，則其師資之際，朝夕相與言而默契於道者，宜不少矣。而《論語》所載，止於問爲仁、問爲邦而已，則其所不載者，皆二三子所不得聞也。由此觀之，則仲尼、曾子所以授受者，門人所不得聞。而所以告門人者，不過忠恕而已。此曾子所以爲善學而善教者也。按《論語或問》曰：「夫孔子之所謂一貫者，非曰貫彼我而一之也，亦曰其所以酬酢應變者，雖千變萬化，而未嘗不一也。今游氏以天地一指、萬物一馬、至人無己論之，則既失其旨矣，而又皆出乎異端之説，其擇焉而不精，亦甚矣哉！又謂『忠恕未免乎違道』，則又未察乎『違道不遠』云者，正以其自是而之道也。『不遠』云爾，豈背道之謂哉？又謂『恕爲盡物』，則恕其足以盡物矣，而恕之所以得名者，正自其未盡而足以盡者名之也。又謂『反身而誠』爲一貫之事，亦非也。

反身而誠，方謂反求諸身，而萬理無不足耳，未及乎推以及物，而無所不當之大也。又謂『仲尼、曾子所以授受，門人有不得聞者』，亦非也。夫師弟子相與處於一堂之上，其可爲呫囁耳語以私於一人哉？特學至者聞之而有得，其未至者雖聞而若弗聞耳。故門人之問，以何謂爲辭，則固聞其言而不曉其所謂者也。若初不聞，則又豈得而筆之於書耶？」

夫子之文章章

孟子曰：「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至聖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論性之妙，而與於天道，雖聖人有所不能知焉，況子貢乎！聞即是知，可得而聞者，可以與知之謂也。不可得而聞者，亦有所不能知之謂也。按《論語或問》曰：「游氏以性與天道爲有精粗之別，而謂夫人論性之妙則預於天道，而雖聖人有所不知，非但子貢不得聞也。非但不成義理，而亦不成文辭。且聖人既不能知矣，又若何而能論之耶？亦不待辨說而知其不通矣。」

顏淵季路侍章

孔子之道，修于家，行于鄉，施于國，達于天下，亦不過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而已。蓋使天下之爲子者，皆致其孝，然後老者莫不安之矣。使天下之爲父者，皆致其慈，然後少者莫不懷之矣。使天下之爲朋友者，皆先施之，然後朋友莫不信之矣。此所以爲孔子之志。其辭雖若自抑，而非盛德之善洽於人心者，亦不足以與此。按《論語或問》曰：「游氏之說則亦太支離矣。」

仲弓問子桑伯子節

子桑伯子之「可」也，以其「簡」。若主之以敬而行之，則簡爲善。按《論語或問》曰：「居敬而行簡者，自然理得而不煩之謂，亦非有所略也。有所略，則與不事事者無以異矣。游氏語若有未密者。」

哀公問弟子章

「不遷怒」者，怒適其可而止，無溢怒之氣也。《傳》所謂「室於怒而市於色」者，遷其怒之甚者也。不遷怒，則「發而中節」矣。喜怒哀樂，不可無也，每思要發皆中節之爲難耳。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則何惡於怒哉？《記》曰「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今至於不遷怒，則於正心之學可謂自强矣。「不貳過」者，一念少差而覺之蚤，不復見之行事也。蓋惟聖人能寂然不動，故無過。顏子能非禮勿動而已，故或有不善，始萌於中，而不及復行，是其過在心，而行不貳焉，則於修身之學可謂自强矣。正心以修身，自彊而不息，❶此孔子所謂「好學」，而顏子所以「三月不違仁」也。若夫絶學者，則心無所於正，身無所於修，暖然似春，凄然似秋，天德而已矣。此聖賢之辨也。按《論語或問》曰：「游氏不遷怒之説，亦程子之意，而其論不貳過，則猶范氏之云也。又以『聖人寂然不動故無過』，然則謂凡有動者皆過也而可乎？至以不遷不貳，爲有正心修己之別，則説益以支矣。又概以能自强者語之，則於顏子之事亦無所當也。夫顏子之賢，利仁蓋不足以言之，又何自强之有哉？所謂『絶學』，亦老氏之語，若聖人，則固不待學，然亦未嘗

❶「自」，原脱，清抄本亦脱，據《四庫》本補。

絶學也。」

子華使於齊章

「餼稟稱事」，所以食功也。今原思爲之宰而辭禄不受，則食功之義廢矣。蓋義所當得，則雖萬鍾不害其爲廉。借使有餘，猶可以及鄰里鄉黨。蓋鄰里鄉黨有相賙之義。按《論語或問》曰：「游氏食功之説支矣，而其於相賙之説則得之。」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仁，人心也，不可須臾離也。猶飢之於食，渴之於飲，一日闕之，則必顛仆餓踣而殞命矣。人心一日不依於仁，則不足以爲人焉。仲尼嘗歎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當時之人，不能一日用其力於行仁，又安得以仁存心三月之久如顏子哉？違者對依而言之，不違則心常依於仁矣。按《論語或問》曰：「游氏以仁爲人心，則仁之與心非二物矣；然曰不可須臾離，而謂人心不可一日不依於仁，則心之與仁，又爲二物，而或相離或相依也。且以仁存心，亦豈不違仁之謂耶？」

賢哉回也章

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動其心、改其樂也。知其所樂，則知其不改。

人之生也直章

直者，循理之謂也，惟其循理，故能盡生之經，與直養之直同。至於姦罔，則去

直也遠矣。按《論語或問》曰：「游氏以循理爲直，生爲盡生之經，以經之本文與程伯子之説推之，則皆有所未合。蓋生理本直，不待人順之而後得直之名，若至大至剛以直之，直亦氣之本然，不待人以直養之而後得此名也。盡生之經，所以能保其生存之道也，於經之文，亦無所當。」

知者樂水章

仁者安仁，得於所性之妙，不逐末，不忘本，不逐僞以喪真，不殘生以傷性。可以保身，可以養生，可以盡年，故享年、享國皆可長久，若堯、舜、文王皆度越百歲是也。

齊一變章

齊雖彊大，經威公一變而爲霸，則王道不復存焉。魯雖削弱，而周公之灋則猶在。有王者作，取灋於魯，則文、武之道翕然丕變矣。

志於道章

「志於道」者，念念不忘於道也。念念不忘，則將有以「宅心」矣。宅心於道者，無思也，「惟精」也；無爲也，「惟一」也。「惟精」則無偏，此道之大中；「惟一」則無變，此道之大常。堯授舜，舜授禹。至於「允執厥中」，則志於道之效也。「據於德」者，止其所而自得也。自得於己，無待於外，則有以勝物。而其固，萬物莫足以傾之。獨立不懼，而其守，舉世莫得以易之。則所據之地可謂之闕且久矣。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則據於德之效也。據於德，所以體道也。「依於仁」，出入、起居、視聽、食息，無時而違仁也。仁者，人也，人之成位乎天地之間，以其仁而已。不然，則皇皇然無所依矣。猶之父者，子之天也，而子依之；夫者，妻之天也，而妻依之，不得而違也。君子依乎中庸，亦若是而已，爲中庸之不可須臾離也。依者，違之反也。顔子三月不違仁，則依於仁之效也。依於仁，所以成德也。義，宜此者也；禮，體此者也；智，知此者也。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是故君子依於仁而足矣，非謂倚一偏也，孰謂三月不違仁，而又不足於義乎？「道」者，天也，故言「志」。「德」者，地也，故言「據」。「仁」者，人也，故言「依」。

至於「游於藝」，則所以閑邪也。蓋士志于道，苟未至於縱心，則必有息游之學焉。《傳》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夫博弈，固惡矣，而其惡止於博弈。若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則心之放逸，熱焦火而寒凝冰，何所不至哉？是以聖人寧取於博弈也，況六藝之正乎？故游於禮，所以防其躁也；游於樂，所以導其和也；游於射，所以正內志而直外體也。御也，書也，數也，亦若是而已，是皆操心之術也。先王之時，自幼子常示無誑，六歲學方名，十年學幼儀，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以至於灑埽、應對、進退，無非學者。庸詎知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不緣是而得乎？故游於藝，所以守仁也。本末、內外，交進而不遺，則於宅心而執厥中，亦何患於弗克哉？按《論語或問》曰：「游氏念念不忘之説善矣，而以其下文所論

推之，則所指以爲道者，則恐其未免於老、佛之餘也。志者，有思之主而有爲之端也，若之何以無思無爲當之？而無思無爲，又豈惟精惟一之謂耶？至以精一分管中庸，亦無是理。堯、舜、禹皆自誠而明者，而允執厥中，乃時中之中也。今曰三聖執中，皆志道之效，其亦不可曉矣。以據德爲止其所而自得，亦於彼此文義皆有所不合。蓋此所謂『據於德』者，守其所得之德耳，非以有所據而後有所得也。若《易》所謂『止其所』者，亦曰止於其所當止之所而已，豈固守不動之謂哉？以依仁爲不違仁者善矣，然謂『不仁則皇皇然無所依』，則非文義也。蓋所以依於仁者，正謂其未得於仁，而欲其依於是耳，非謂既仁而後有所依也。且其依之，亦反諸乎身而去其不仁者而已，非若子之依父、妻之依夫，雖曰至尊至親，而猶爲兩物也。其曰『據德以體道』、『依仁以成德』者，則亦得之。但其所爲道者既差，則其二者亦未有所附也。其論游於藝以閑邪而守仁者，意亦甚善，然亦必以張子、范氏之説爲正，然後可以及此。若但如游説而已，則是徒爲是物以繫其心，而於日爲之分義，初無所當也而可乎？」

子不語章

夫子語治而不語亂，何也？君子樂道人之善，惡言人之惡，則語治而不語亂者，聖人之仁也。且語治而已，則是非、美惡較然明矣，何必語亂而後可以爲戒？按《論語或問》曰：「游説亦佳而未免有所偏也。」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章

聖人語默動静，無非教者。其所以與二三子者，甚易知而易見也。惟其聽之者，自不能見，則以爲有隱耳。其曰「是丘也」者，質諸己以實其言也，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亦天而已矣。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

得而聞也。」是性與天道，仲尼固嘗言之，曷嘗有甚高不可測之論，大而無當，不近人情乎！　蓋亦不離於文章也，而學者自不能以心契，則或疑其未嘗言耳。子貢既聞道矣，故知夫子之未嘗不言也。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蓋能盡人之道，則於事鬼神之道可以不學而能也；能知生之説，則於死之説可不問而知也。告人之道於是乎盡，孰謂夫子有隱於由乎？　按《論語或問》曰：「游氏亦爲得之。」

興於詩章

「興於《詩》」，言學《詩》者可以感發於善心也。如觀《天保》之詩，則君臣之義修矣；觀《棠棣》之詩，則兄弟之愛篤矣；觀《伐木》之詩，則朋友之交親矣；觀《關雎》、《鵲巢》之風，則夫婦之經正矣。昔王裒有至性，而弟子至於廢講《蓼莪》，則《詩》之興發善心於此可見矣。而以攷其言之文爲興於《詩》，則所求於《詩》者外矣，非所謂可以興也。然則「不學《詩》，無以言」，何也？　蓋《詩》之情出於温柔敦厚，而其言如之。言者，心聲也。不得其心，斯不得于言矣。仲尼之教伯魚，固將使之興於《詩》而得詩人之志也。得其心，斯得其所以言，而出言有章矣。豈徒攷其文而已哉？《詩》之爲言，發乎情也。其持心也厚，其望人也輕，其辭婉，其氣平，所謂人言也深。❶要歸必止乎禮義，❷有君臣之義

❶「人言」，清抄本同，《四庫》本作「入人」。
❷「要」上，清抄本有小字「疑」，《四庫》本有「其」字。

焉，有父子之倫焉，和樂而不淫，怨誹而不亂。所謂發言爲《詩》，故可以化天下而師後世。學者苟得其用心，何患其不能言哉？明乎齊之音者有勇，明乎商之音者有義，亦感發之意。《詩》之文，蓋有後世老師宿儒所不能爲，曾謂始學者而能之乎？按「所謂人言也深」句疑有脱誤。

民可使由之章

夫先王豈以其術智籠天下之民而愚之哉？蓋道無方也，反而觀之，則無已；泛而觀之，則無物。虎豹得之而猛噬，蛇虺得之而毒螫；厚者見之而爲仁，薄者見之而爲惡。觀老子之學，變而爲申、韓，則民不可使知之理可見矣。蓋其氣質或不良，而竊窺其端倪，則適足以逞其不肖之心而已。此小人之童觀，所以无咎也。按《論語或問》曰：「游氏如何？曰：此其所謂道者，老、佛之所謂道而已。若吾之所謂道者，則豈有搏噬、毒螫、薄惡之患哉？其説之病，學者審擇可也。」

吾自衛反魯章

「《雅》、《頌》各得其所」，而不及禮與《風》，何也？曰：有其德，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則禮樂非孔子之事。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因其舊而正之，非有所作也，故不及禮。「《關雎》之亂」，師摯固嘗治之矣，故不及《風》。

語之而不惰者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回於夫子之

言，無所不説，非不惰而何？

顔淵問仁章

孟子曰：「仁，人心也。」則仁之爲言，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體，則「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是也。惟其徇己之私，則汩於忿慾而人道熄矣。誠能勝人心之私，以還道心之公，則將視人如己，視物如人，而心之本體見矣。自此而親親，自此而仁民，自此而愛物，皆其本心隨物而見者然也。故曰：「克己復禮爲仁。」禮者，性之中也。且心之本體，一而已矣。非事事而爲之，物物而愛之，又非積日累月而後可至也。一日反本復常，則萬物一體，無適而非仁矣。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天下歸仁，取足於身而已，非有藉於外也。故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顔淵請事斯語，至於「非禮勿動」，則不離於中，其誠不息而可久矣，故能「三月不違仁」。雖然，三月不違者，其心猶有所操也。至於中心安仁，則縱目之所視，更無亂色；縱耳之所聽，更無姦聲。「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發育萬物」、「彌綸天地」，而何「克己復禮」、「三月不違」之足言哉？此聖人之能事。而對時育萬物者，所以博施濟衆也。仁至於此，則仲尼所不敢居而且罕言也。然則仁與聖，烏乎辨？曰：仁，人心也。操之則爲賢，縱之則爲聖。苟未至於縱心，則於博施濟衆，未能無數數然也。按《論語或問》曰：「游氏説以爲『視人如己，視物如人』，則其失近於吕氏，而無天序天秩之本。且謂人與物等，則其害於分殊之義爲尤甚。以爲『非必積日累月而後可至。一日反本

復常，則萬物一體，無適而非仁』者，則又陷於釋氏頓悟之語，以啟後學僥倖躐等之心。以爲『安仁，則縱目所視，而無亂色；縱耳所聽，而無姦聲』，則又生於莊周、列禦寇荒唐之論，❶若以聖人爲恃其中心安仁之故，而有意於縱其視聽者。至其所論仁聖之辨，則又以博施濟衆爲言，則於夫子所以告子貢者，似有所未察也。」

仲弓問仁章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則以閑邪存其誠而已。「出門如見大賓」，則無時而不敬也。「使民如承大祭」，則無事而不敬也。仲弓能請事斯語，則於「非禮勿動」，亦庶幾焉。

司馬牛問仁章

仁之難成，久矣。豈惟行之爲難，知之固未易也。今欲言出而當於仁，得無難乎？故曰「其言也訒」。訒之難也，夫子荅樊遲之問仁曰「先難而後獲」，荅司馬牛曰「仁者，其言也訒」，皆未可與言仁故也。

按《論語或問》曰：「游氏之說如何？曰：是又自爲一說。然本文以仁者爲言，則猶立人達人指其人之身而言之也。又曰『其言也訒』，則固謂是人之言發之不易也，是與孟子浩氣難言之說亦不得而同矣。」

吾之於人也章

大公至正之道，古今所共由也。合乎此則爲是，外乎此則爲非。其所謂是者，非惟聖人之所是，天下亦以爲是而好之。其所謂非者，非惟聖人之所非，天下亦以爲非而惡之。聖人因民心之是非、好惡，

❶「列」，原作「烈」，據文意改。

還以治之，非故矯揉其性而爲不可順從之事也。三代之君所以治者如此。孔子亦出乎大公至正之道而已。按《論語或問》曰：「古注、范、游氏皆以爲三代之君賞善罰惡，皆以直道，如夫子之毁譽不私也，此説善矣。然如其説，則經宜云『此三代之治民，所以直道而行』，而不得如今之云也。」

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章

孔子之言性，有以其本言之者，若「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也；有以人所見言之者，若「性相近，習相遠」是也。孟子亦然，其道性善，深探其本也。其曰「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姑據人所見而語之也，是以當時學者不能無疑。夫道，未始有名，感於物而出，則善之名立矣；託於物而生，則性之名立矣。善者，性之德，故莊子曰：「物得以生謂之德。」性者，善之資也，故莊子曰：「形體保神謂之性。」蓋道之在天地，則播五行於四時，百物生焉，無非善者也，無惡也，故曰「繼之者善也」。道之在人，則出作而入息，渴飲而飢食，無非性者，無妄也。苟得其性之本然，反身而誠，則天地萬物之理得，而道自我成矣，故曰「成之者性也」。惟其同出于一氣，而氣之所值，有全有偏，有邪有正，有粹有駁，有厚有薄，然後有上知、下愚、中人之不同也。猶之「大塊噫氣，其名爲風」，風之所出，無異氣也，而叱者、吸者、叫者、號者，其聲若是不同，以其所託者，物物殊形耳。其聲之不同，而謂有異風，可乎？孟子謂「性善」，正類此也。荀卿言「性惡」，揚雄言「人之性善惡混」，韓愈言「性有三品」，蓋皆蔽於

末流而不知其本也。觀五方之民，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則氣之所稟可以類推之也。以堯爲君，而有丹朱；以瞽瞍爲父，而有舜，又何足疑乎？孔子言「性相近」者，以習而相遠，則天下之性或相倍蓰者固多矣。由是觀之，則謂「性有三品」未爲不可。唯其止以是爲性，則三子者之失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蓋非盡心知性者不足以與此。宜乎！夫子之言性，門人莫得而聞也。子貢，知道者也，得其所以言矣，故其贊聖人者及此。按《論語或問》曰：「游氏之説如何？曰：其論聖賢言性之不同，曰有探其本者，是矣。其曰有『姑據人所見而言』，而以性習遠近、惻隱之心之類當之，則非也。性之相近，以氣質之不同也；惻隱之心，性之感而發於情者也。二者既不同矣，然聖賢亦曷嘗姑據人所見而指是爲性哉？若曰『道未始有名，感於物而出，則善之名立；託於物而生，則性之名立』，此則老、佛之言，而分道與善、性爲三物矣。至於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者，雖出於莊周之言，然所謂儀則者，猶有儒者之意也。今引其言以論性，而特遺之，且獨以『出作入息、飢食渴飲』者爲言，則是其所謂性者，無復儀則，而專用佛、老作用是性之言爲主矣。是雖欲極其高妙而言，而不知其所指以爲性者，反滯於精神魂魄之間也。此近世言性之大弊，學者不可以不辨。且所謂『託於物而生』者，是又以爲先有是物，而性託之以生，如釋氏受胎奪陰之説也。所謂『反身而誠』者，是以成性爲人之所爲也，其説亦皆誤矣。」

子之武城章

子夏以灑埽應對進退教人。子游以弦歌爲學，知此然後知古人爲學之方。惟賢者得其大者，不賢者得其小者，故有「愛人」、「易使」之異。

微子去之章

董子曰：「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善乎其言！始可與言仁也已矣。蓋仁人之用心，惟仁所在而已。仁之所在則從之，不論所以也。仁在於去，則去之而不愧，微子是也。仁在於不去，則爲之奴而不辱，箕子是也。仁在于死，則就死而不悔，比干是也。豈顧利害、禍福而易其求仁之志哉？故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皆仁也。伯夷辭爲孤竹之君，而餓於首陽之下，由衆人觀之，其利害固殊絶也，而彼獨以是求仁焉。以是求之，以是得之，既以遂其志矣，夫何怨之有？宰我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宰我之意，蓋曰仁者之志，惟求仁而已，功利非所計也。井者，必死之地也。厥或告之曰死地有仁，彼其用心之誠，亦將從之也。是不然，君子之求仁，亦曰循理而已矣。夫理之所不載，安在其爲仁耶？故可逝者其心也，其不可陷者其理也。以其用心之仁，故可以欺；以其見理之明，故不可罔。以井爲言，則犯害之地皆是也。按《論語或問》曰：「游氏所謂『仁人之用心，惟仁所在則從之，不論所以』者，似非知仁之言。蓋仁者心之德，有是心而不失其德，則謂之仁人。一時如此，則一時之仁也；一事如此，則一事之仁也。其時與事雖有不同，而所謂仁者，則常在此而不在彼也。蓋始出乎此，而終合乎此耳。若如游氏之言，則是所謂仁人者，與仁自爲二物，人常在此，仁在彼，而以人往從乎仁也。其曰『彼獨以是求仁焉』，則又甚矣。彼夷、齊者，亦曰不如是則無以得其心之所安，而賊夫德耳，豈曰仁在於彼，而餓死以求之哉？其論宰我之問，則予於本章已辨之矣。」

堯曰咨爾舜章

有一言而足以盡至治之要，曰中而已。蓋中者天下之大本也，豈執一云乎哉？不偏不倚，適當其可而已。譬之權衡之應物，曾無心于輕重、抑揚、高下，稱物平施，無銖兩之差，此其所以爲時中也與！堯、舜、禹三聖授受之際，所守者一道，「允執厥中」，乃傳心之密旨也。按《論語或問》曰：「游氏自『適當其可』以下文，與程子之說不異。」

游定夫先生集卷二

孟子雜解

按《墓誌》云《〈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今所存《孟子雜解》止八則，疑多遺佚，然不可攷矣。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惻者，心之感於物也。隱者，心之痛於中也。物之體傷於彼，而吾之心感應於此，仁之體顯矣。故君子之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見其全不忍見其傷，而況於民乎？況於親戚乎？故「惻隱之心」莫隆於親，而民次之。孟子曰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自然之序也。彼愛無差等者，失其本心也已。惻隱，痛傷也，傷在彼而我傷之，痛在彼而我痛之。傷痛非自外至也，因心則然，此惻隱所以爲「仁之端也」，至於充其心體之本。然則萬物一體矣，無物我之間也，故天下歸仁焉。

燕人畔章

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按《孟子或問》曰：「周公、管

叔之事，吕、游之説不同，何也？ 曰：吕氏之疑，游氏辨之詳矣，其原蓋出於程子之説，所謂天理人倫之至者，學者宜深味之。」

規矩方員之至也章

愛敬盡於事親，則孝之性盡矣。盡之云者，愛敬之道於是至矣，不可以有加焉。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其理正如此也。孟子言「聖人，人倫之至也」，人倫至於聖人而後爲至者，蓋非盡性不能也。學者之於人倫，亦期於盡而已矣。

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章

欲誠其意，先致其知，故「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安往而不致其極哉？ 以内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此舜之「允塞」，所以「五典克從」也。然有誠者，有誠之者。不勉而中，無爲也。不思而得，無思也。從容乎中道，是聖人之事也，故爲天道。至於擇善，則有思矣。固執之，則有爲矣。拳拳乎中道，是賢人之事也，故爲人之道。聖賢雖異稟，其爲誠身一也。

詩云娶妻如之何章

告而娶，義之小者也。廢人之大倫，罪之大者也。瞽瞍之頑，告則不得娶，舜知之宜審矣。故受不告之名，而不忍陷父於廢大倫之罪。如必先告，俟其不從然後

違之，則是重拂其親之意而反彰其惡也。故其不告，君子以爲猶告。按《孟子或問》曰：「不告而娶之説，游氏之意亦爲曲盡。」

盡其心者章

「盡其心」，則心地無餘蘊，而性之本體見矣。「知其性」，則廣大悉備，天理全而人僞泯矣。夫是之謂「極高明」。「存其心」者，閑邪以存其誠也。「養其性」者，守静以復其本也。欲不外馳，忿不内作，反聽内視，以歸有極，則「存其心」之道也。其志致一，其氣致專，至大至剛以直，則「養其性」之道也。存、養至此，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足以事天。夫是之謂「道中庸」。極高明者，理極於知天也。道中庸者，德全於事天也。知天者，造其理也。事天者，履其事也。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是爲知君上之爲我尊而未嘗致恭也，知父母之爲我親而未嘗致養也。其忠孝安在哉？知天，智之盡也；事天，仁之至也。仁之至、智之盡也，則死生爲晝夜矣，豈殀壽所能惑其心哉？❶亦曰「修身以俟之」，自作元命而已。按《孟子或問》曰：「游氏於此章首尾次序大意，甚有條理，而其所以爲説，則皆老、佛之餘也。如曰『心之地無餘蘊，而性之本體見』者，如曰『守静』、『復本』、『内視』、『反聽』、『致一』、『致專』者，豈儒者之言而孟子之旨乎？其曰『至大至剛以直』，則孟子所論，乃氣之本體，而以爲養性之道，尤不可其説也。」

形色天性也章

形者，性之質也。能盡其性，則踐其

❶「殀」，原誤作「妖」，清抄本同，今據《四庫》本改。

形而無愧矣。蓋「萬物皆備於我」，則其所有，何物不備？「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爲其能盡性而踐形也。若反身未至于誠，則是於性有所不盡。未能盡性，則於質有所不充矣，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箕子曰：「視曰明，聽曰聰。」視謂之明，聽謂之聰，皆耳目之本然也。能盡視聽之性，則能盡耳目之形。苟視聽不足於聰明，則是有耳目之形而無視聽之實德也，豈不歉於形哉？楊子曰：「聖人耳不順乎非，口不肄乎不善。」若「非禮勿視」、「非禮勿言」，則於口耳猶有所擇，是未足以言踐形。按《孟子或問》曰：「人之生於天地之間也，莫不有形，其有是形也，莫不有色，而本其所得於天者，則是形是色莫不有所以然之故焉，莫不有所當然之則焉，是則所謂天性者也。然衆人梏於氣稟之偏，狃於習俗之蔽，而不能無人欲之私，是以視則不明，聽則不聰，貌則不恭，言則不從，蓋不能盡其形色本然之理，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其形也。惟聖人能盡其性，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雜於其間，是以視則極明，聽則極聰，貌則極恭，言則極從，蓋凡形色本然之理無一不盡，既有是形，而又可以踐其形焉。踐云者，本有是物，而又能修其實以副之，如踐言之踐也。程子、張子、游、楊、尹氏蓋皆此意。」

仁也者人也章

仁者，以道之在人者名之也。立人之道，則仁之名所以立。合而言之，則仁與人泯矣，此其所以爲道也。按《孟子或問》曰：「言人而不及仁，則血氣物欲之私而已。言仁而不即人之身以明之，則又徒爲虛言，而無以見天理流行之實。故必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然後仁之爲道可見。蓋仁則性而已矣，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尤著。程子所謂『公而以人體之』，亦此意也。游氏以人仁泯而後爲道，謝氏以道立而人仁之名亡，其皆老氏之餘乎？」

游定夫先生集卷三

中　庸　義

按先生所著《中庸義》一卷，宋新昌石氏子重曾編入《中庸集解》中。其後朱子删《集解》爲《輯略》，又爲《或問》以明諸家之醇駁，及《中庸章句》成，乃以《輯略》、《或問》並附諸後，故《中庸序》並舉三書也。《輯略》行，《集解》遂微，元時已罕見本書，惟宋衛正叔湜《禮記集説》載其全文。吾友獨山莫子偲友芝嘗于《集説》中抄出，復取《輯略》及真氏《集編》、趙氏《纂疏》所引，校其文句，補脱存異，以還石氏之舊，刊之。今觀游先生裔孫文遠所刻《廌山集》，其《中庸義》一卷蓋從《輯略》中抄出者，故凡《集解》中所引多不載焉。予按莫氏《校刊中庸集解序》云：「《輯略》之成，已不盡出朱子手，而今世流傳，又唯吕信卿所刊唐荆川宋本，其中《或問》所駁先儒諸説多所芟節，有竟削不存者，亦有《或問》斥其記録失真而仍載書中者。《四庫全書提要》已謂『其故不可得詳』。因細攷之，尚有《章句》引用而亦芟棄者，有《或問》並出可否而存此删彼者，有以張、楊語爲程子語者，有遺脱語句其義不完者。意雖朱子門人，當不率陋至是，必唐、吕私有增損，抑或苟且就雕，致懵學者。非得石氏本書，亦誰從覺其非哉？又攷真氏所引《輯略》在今本外者尚四十餘條，言皆大醇，非應删者。私意真氏未引，爲唐、吕刊落者，必猶有若干條。《輯略》既非完本，則《集解》愈足珍惜」云云。故予今校訂先生《中庸義》，即據莫氏校刊《中庸集解》本，全録先生原文，並取朱子《中庸或問》論游氏者節録于各條之下，庶使學者得見先生之全書，並可由朱子之言以折衷義理之至當云。

「天命之謂性」至「修道之謂教」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則天命也。若遁天倍情，則非性矣。天之所以命萬物者，道也。而性者，具道以生也。因其性

之固然，而無容私焉，則道在我矣，此「率性之謂道」也。若出於人爲，則非道矣。上十六字今《輯略》脱去，《集編》引有。夫道，不可擅而有也，固將與天下共之。故修禮以示之中，修樂以導之和，此「修道之謂教」也。或蔽於天，或蔽於人，爲我至於無君，兼愛至於無父，則非教矣。知天命之謂性，則孟子性善之説可見矣。或曰性惡，或曰善惡混，或曰有三品，皆非知天命者也。按《中庸或問》曰：「程子之論率性，正就私意人欲未萌之處，指其自然發見各有條理者而言，以見道之所以得名，非指修爲而言也。呂氏謂人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梏於形體，又爲私意小知所撓，故與天地不相似而發不中節，必有以不失其所受乎天者然後爲道，則所謂道者，又在修爲之後，而反由教以得之，非復子思、程子所指人欲未萌自然發見之意矣。游氏所謂『無容私焉，則道在我』，楊氏所謂『率之而已』者，似亦皆有呂氏之病也。」又曰：「游氏以『遁天倍情爲非性』，又不若楊氏人欲非性之云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至「必慎其獨也」

道外無性，性外無道，曾謂性而不可離乎？「不」字疑衍。故惟盡性然後能體道，惟至誠然後能盡性。苟未至於至誠，則常思誠以爲入道之階，故「戒謹乎其所不睹，❶恐懼乎其所不聞」，所以「謹其獨」而思誠也。人所不睹，可謂隱矣，而心獨見之，不以趙作「亦」。見乎？人所不聞，可謂微矣，而心獨聞之，不亦顯乎？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不能謹獨，是自欺也，其離道遠矣。《輯略》删。

❶「乎」，原脱，據《中庸》補。

「喜怒哀樂之未發」至「萬物育焉」

極中和之理，則天地之覆載、四時之化育在我而已，故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然則三公所以燮理陰陽者，豈有資於外哉？亦盡吾喜怒哀樂之性而已。今《輯略》無，真引有。

「仲尼曰君子中庸」至「小人而無忌憚也」

道之體無偏，而其用則通而不窮。無偏，中也；不窮，庸也。以性情言之，則爲中和；以德行言之，則爲中庸，其實一一多「道」字。也。君子者，道中庸之實也。小人則竊中庸之名而實背之，是中庸之賊也，故曰「反中庸」。此下九十五字《輯略》删。君子之於中庸，自幼壯至於老死，自朝旦至於暮夜，所遇之時、所遭之事雖不同，其爲中一也，故謂之「時中」，言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小人之於中庸，則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而居之不疑，或詭激以盜名，進鋭退速，此所謂「無忌憚」而「反中庸」也。按《中庸或問》曰：「『小人之中庸』，王肅、程子悉加『反』字，蓋疊上文之語。然諸説皆謂小人實反中庸而不自知其爲非，乃敢自以爲中庸而居之不疑，如漢之胡廣、唐之吕温、柳宗元者，則其所謂中庸是乃所以爲無忌憚也。如此，則不煩增字而理亦通矣。曰：小人之情狀固有若此者矣，但以文勢考之，則恐未然。蓋論一篇之通體，則此章乃引夫子所言之首章，且當略舉大端，以分別君子小人之趨向，未嘗遽及此意之隱微也。若論一章之語脈，則上文方言君子中庸而小人反之，其下且當平解兩句之義以盡其意，不應偏解上句而不解下句，又遽別生他説也。故疑王肅所傳之本爲得其正，而未必肅之所增，程子從之，亦不爲無所據而臆決也。諸説皆從鄭本，雖非本文之意，然所以發明小人之情狀，則亦曲盡其妙，

而足以警乎鄉原亂德之奸矣。」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德至於中庸，則全之盡之，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其至矣乎」。舜之爲大知，則用此道而至也。顔淵之爲賢，則擇此道而求其至也。若舜之爲大孝，武王、周公之爲達孝，則由此道而成名也。子路問强，則將進此道而已。哀公問政，則將行此道而已。自脩身以至懷諸侯皆出於此道，不其至矣乎？然非至誠無息者不足以體此，非自强不息者不能以致此，故久於其道者鮮矣。《輯略》删。按《中庸或問》曰：「『民鮮能久』，或以爲民鮮能久於中庸之德，而以下文『不能期月守』者證之，何如？曰：不然。此章方承上章『小人反中庸』之意而泛論之，未遽及夫不能久也。下章自能擇中庸者言之，乃可責其不能久耳。兩章各是發明一義。」

「子曰道之不行也」至「鮮能知味也」

知出於知性，然後可與有行。「知者過之」，非知性也，故知之過而行之不至也。己則不行，其能行於天下乎？若鄒衍之談天，公孫龍之詭辨，是知之過也，愚者又不足以與此。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行出於循理，然後可與有明。「賢者過之」，非循理也，故行之過而知之不至也。己則不知，其能明於天下乎？若楊氏「爲我」，墨氏「兼愛」，是行之過也，不肖者又不足以與此。此道之所以不明也。道不違物，存乎人者，日用而不知耳，故以飲食况之。飲食而知味，非自外得也，亦反諸身以自得之而已。夫行道，必自致知始，使知道如知味，是道其憂不行乎？今也

「鮮能知味」，此「道」之所以「不行」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至「其斯以爲舜乎」

「好問而好察邇言」，求之近也。「隱惡而揚善」，取之易也。此好善優於天下而爲知大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道，一而已，其立於天下則有兩端。故君子有剛克焉，執其義之端也；有柔克焉，執其仁之端也。「執其兩端」而用之以「時中」，此九德所以有常，而三德所以用人也。以先覺覺後覺，以中養不中，此舜之所以爲舜也。其曰二字依《纂疏》增。「其斯以爲舜」，則絶學無爲也。《輯略》删。按《中庸或問》曰：「游氏以舜爲『絶學無爲』，則老、佛之餘緒，非儒者之言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至「而不能期月守也」

定内外之分，辯榮辱之境，「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則君子所謂知也。今也乘時射利而甘心於物役，以自投於苟賤不廉之地，是猶「納之罟擭陷阱之中」而不知「辟」也。此於榮辱之境昧矣，其能如探湯乎？「擇乎中庸」則知及之矣，「而不能以期月守」，則勢利得以奪之也。此於内外之分易矣，其能如不及乎？若是者，彼自謂知而愚孰甚焉！故繼舜言之，以明其非知也。《輯略》删。

「子曰回之爲人也」至「而弗失之矣」

「道之不行」，「知者過之」，如舜之知，

則道之所以行也。「道之不明」，「賢者過之」，如回之賢，則道之所以明也。「擇乎中庸」，見善明也。得一善，則「服膺不失」，用心剛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至「中庸不可能也」

天下國家之富可均以與人，爲惠者能之。爵禄之貴可辭，爲廉者能之。白刃可蹈，爲勇者能之。然而中庸不可能者，誠心不加而無擇善固執之實也。《輯略》删。

「子路問强」至「强哉矯」

中庸之道，造次顛沛之不可違，惟自强不息者爲能守之。故以「子路問强」次顏淵。所謂强者，非取其勝物也，自勝而已，故以南方之强爲君子。强也者，道之所以成終始也，故自「和而不流」至於「至死不變」，皆曰「强哉矯」，蓋其爲中雖不同，而其貴不已一也。上六十五字《輯略》删。

「子曰素隱行怪」至「唯聖者能之」

「吾弗爲之」，處其實而遺其名也；「吾弗能已」，樂其内而忘其外也。其用心若此，則可以入中庸之道矣，故繼言「君子依乎中庸」。依之爲言無時而違也，非「至誠無息」者不足以與此。若「三月不違仁」，未免於有所守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疑慮不萌於心，確乎其不可拔也。非離人而立於獨者不足以與此。若不遠復者，未免於有念也，故曰「惟聖者能之」。《輯略》删。按《中庸或問》曰：「游氏所謂『離人而立於

獨』與夫『未免有念』之云，皆非儒者之語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至「察乎天地」

道之用，贍足萬物，而萬物莫不資焉，故言費。其本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曰隱，猶言肆而隱也。唯「費」也，則良知良能所自出，故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而能行焉。唯「隱」也，則非有思者所可知，非有爲者所可能，故聖人有所不知不能焉。蓋聖人者，德之盛而業之大者也，過此以往則神矣。無方也不可知，無體也不可能，此七聖皆迷之地也。「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者，則祁寒暑雨之失中故也。君子之道，無往而非中也。其大無外而中無不周，故「天下莫能載」；其小無間而中無不足，故「天下莫能破」。上極於天，下蟠於淵，中無不在也，故「上下察」。是道也，以爲高遠邪，則「造端乎夫婦」；以爲卑近邪，則「察乎天地」。《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蓋事父母之心，雖夫婦之愚不肖亦與有焉。及其至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則雖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此？此中庸所以爲至也。《輯略》删。按《中庸或問》曰：「游氏之說，其不可曉者尤多。如以『良知良能之所自出』爲道之『費』，則良知良能者不得爲道，而在道之外矣。又以『不可知』、『不可能』者爲道之『隱』，❶則所謂道者乃無用之長物，而人亦無所賴於道矣。所引天地明察，似於彼此文意兩皆失之。至於所謂七聖皆迷之地，則莊生邪遁荒唐之語，尤非所以論中庸也。」

❶「者」，原作「也」，據《四書或問》改。

「子曰道不遠人」至「君子胡不慥慥爾」

仁，人心也。道，自道也。則是道不離自心而已，夫何遠之有？人之爲道而不本於心，則違道也遠矣，故終不可以入道。爲道而不本於心，則「執柯伐柯」之譬也，故曰「其則不遠」，此盡己之忠也。然道非彼也，心非此也，以心望道，猶爲兩物也，故「睨而視之，猶以爲遠」。由此觀之，道固不可以頓進也。修身猶然，而况於治人乎？故君子不以道責人，而「以人治人」，取其「改而止」，此盡物之恕也。使其盡道以望人，則改而不止，則是中也。棄不中，非中庸之道也。夫道，一以貫之，無物我之間也。既曰「忠恕」，則已「違道」矣。然忠以盡己，則將以至忘己也；恕以盡物，則將以至忘物也。則善爲道者莫近焉，故雖違而「不遠」矣。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則以忠恕之方而參彼己之道也。參彼己者，亦將致一而後已也。「丘未能一」者，❶夫子之得邦家也，則人倫正而五品遜矣，何未能之有？唯夫子之道不行于天下，則有求於世人而未得者矣。其曰「丘未能一」者，自任以天下之重而責己之周也。孟子謂「舜爲灋於天下，而我猶未免爲鄉人」，亦是意也。所謂「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何有於我」者，以在己者言之，非有所求於他人者也。「庸德之行」，是行以德成而德之外無餘行。「庸言之謹」，是言以行出而行之外無餘言。上四

❶「丘」，原避諱作「某」，據宋本《禮記集説》改，下文「丘」字亦如是。

百十六字《輯略》刪。「有所不足，不敢不勉」，將以踐言也，則其「行顧言」矣。「有餘不敢盡」，恥躬之不逮也，則其「言顧行」矣。言行相顧，則於心無餒，故曰「胡不慥慥爾」。慥慥，心之實也。按《中庸或問》曰：「游氏之説，其病尤多，至謂道無物我之閒，而忠恕將以至於忘己忘物，則爲已違道而猶未遠也，是則老、莊之遺意，而遠人甚矣，豈中庸之旨哉！」

「君子素其位而行」至「反求諸其身」

「素其位而行」者，即其位而道行乎其中，若其素然也。「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此非「素貧賤」而道行乎？貧賤不能然十三字本作「素貧賤行乎貧賤」七字。也。及其爲天子，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此非「素富貴」而道行乎？富貴不能然十三字本作「素富貴行乎富貴」七字。也。飯糗、袗衣，其位雖不同，而此道之行一也。至於夷狄、患難，亦若此而已。道無不行，則「無入而不自得」矣。蓋道之在天下，不以易世而有存亡，故無古今。則君子之行道，不以易地而有加損，故無得喪，此君子之得於心者然也。十字《輯略》刪。至於「在上位不陵下」，知富貴之非泰也；「在下位不援上」，知貧賤之非約也，此唯「正己而不求於人」者能之。故能「上不怨天」，以在我者有義也；七字刪。「下不尤人」，以在物者有命也，此君子之見於行者然也。廿一字刪。蓋君子爲能循理，故「居易以俟命」。居易未必不得也，故窮通皆好。小人反是，故「行險以徼幸」。行險未必常得也，故窮通皆醜。學者要當篤信而已。「射有似乎君子」者，射者發而不中，則必反而求其不中之因：意

者志未正邪？體未直邪？持弓矢而未審固邪？然而不中者寡矣，君子之正身亦若此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而已，而何怨天尤人之有哉？「失諸正鵠」者，行有不得之況也。按《中庸或問》曰：「游氏說亦條暢，而『存亡』、『得喪』、『窮通』、『好醜』之說尤善。」

「君子之道譬如行遠」至「其順矣乎」

「行遠必自邇」，自家以達國也；「升高必自卑」，由人以之天也。「妻子好合」，然後「兄弟翕」；「兄弟既翕」，然後「父母順」。蓋「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順於父母，則家道正矣。於治國也何有？家道正則人道立矣。於天道也何有？知事於邇且卑者，則遠且高者之理得矣。《輯略》刪。

「子曰鬼神之爲德」至「如此夫」

道無不在，明則爲禮樂，幽則爲鬼神。鬼神具道之妙用也，其德固不盛歟？夫欲知鬼神之德者，反求諸其心而已。神將來舍，則是「神之格思」也。若正心以度之則乖矣，所謂「不可度思」也。正心本誤「已」，依趙引。度之猶不可，又況得而忘之乎？所謂「矧可射思」也。❶不可度，故視不見，聽不聞；不可射，故「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夫微之顯」如此，以其「誠之不可揜」也。誠則物物皆彰矣，故不可揜。「微本誤「爲」，依趙改。之顯」者其理也。「誠之不

❶「矧」，原作「不」，據《中庸》引《詩・大雅・抑》改。

可揜」，以其德言也。《輯略》删。按《中庸或問》曰：「游、楊之説，皆有不可曉者。」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至「故大德者必受命」

中庸以人倫爲主，故以孝德言之。下十六字《輯略》删。雖外物不可必，要不害其有必得之理也。

「子曰無憂者」至「無貴賤一也」

武王之事，非本作「言」。聖人所欲爲也，故曰「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謂之不失，則與必得異矣。乃如其道，則「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舜未始不同也。武王於《泰誓》三篇稱文王爲文考，至《武成》而柴、望，然後稱文考爲文王，仍稱其祖爲大王、王季。然則周公「追王大王、王季」者，乃文王之德、武王之志也，故曰「成文、武之德」。不言文王者，武王既追王矣。武王既追王而不及大王、王季，以其「末受命」，而其本脱此字。序有未暇也。《禮記·大傳》載牧野之奠，「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亦據《武成》之《書》，以明追王之意出於武王也。世之説者因《中庸》無追王文王之文，遂以謂文王自稱王，豈未嘗考《泰誓》、《武成》之《書》乎？君臣之分，猶天尊地卑，紂未可去，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服事商本作「殷」。之道，固如是邪？《書》所謂「大統未集」者，後世以「虞、芮質厥成」爲文王受命之始故也。當六國時，秦固已長雄天下，而周之位號

微矣。❶辛垣衍欲帝秦，魯仲連以片言折之，衍不敢復出口，蓋名分之嚴如此。故以曹操之英雄，逡巡於獻帝之末而不得逞，彼蓋知利害之實也。曾謂至德如文王，一言一動，順帝之則，而反盜虛名而拂天理乎？且武王觀政于商，而須假之五年，❷非僞爲也。使紂一日有悛心，則武王當與天下共尊之，必無牧野之事。然則文王已稱之名，將安所歸乎？此天下之大戒，故不得不辨，亦所以正人心也。按《中庸或問》曰：「游氏引《泰誓》、《武成》以爲文王未嘗稱王之證，深有補於名教，然歐陽、蘇氏之書亦已有是説矣。郊禘，呂、游不同，然合而觀之，亦表裏之説也。」又按《朱子語類》：「問：『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與必得其名，須有些等級不同？』❸曰：『游、楊是如此説，尹氏又破其説，然看來也是有此意。❹如堯舜與湯武真箇争分數，有等級，只看聖人説《韶》、《武》處便見。』」

「子曰武王周公」至「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大孝，聖人之絶德也；「達孝」，天下之通道也。要其爲人倫之至，二字本脱。則一也。故「繼志」、「述事」之末，亦曰「孝之至也」。「事死如事生」，以慎終者言之。「事亡如事存」，以追遠者言之。故本脱「故」字。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此死、亡之辨也。「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帝，一德也；饗親，一心也。要不過乎物而已，其於慶、賞、刑、威乎何有？

❶「位」，原脱，據清抄本補。

❷「假」，原作「暇」，據清抄本改。

❸「些」，原作「此」，今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朱子語類》改。

❹「然」，原脱，據《朱子語類》補。

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成王自謂「予沖子，夙夜毖祀」，此迓衡之要道也。祭祀之義，非精義不足以究其説，非體道不足以致其義。蓋「唯聖人爲能饗帝」，爲其盡人道而與帝同德；「孝子爲能饗親」，爲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也。仁孝之至，通乎神明，而神祇、祖考安樂之，則於「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始可以言「明」矣。夫如是，則於爲天下國家也何有？《輯略》删。按《中庸或問》謂「郊、禘，吕、游不同，然合觀之，亦表裏之説」，則此條疑非删，或今本脱。又按朱子嘗曰：「游氏説郊社之禮，所謂惟聖人爲能饗帝，禘嘗之義，謂惟孝子爲能饗親，意思甚周密。」

「哀公問政」至「不可以不知天」

螟蛉有可化之質，蜾蠃有能化之材，知是説然後可與言政也。然則政之所託，可非其人乎？故曰「爲政在人」。人固未易知，若規矩準繩在我，則方圓曲直無所逃矣，故曰「取人以身」。規矩準繩無他，人道而已，故「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在上欲得乎民，在下欲獲乎上，皆以「修身」爲本。十八字《輯略》删。「失其身而能事其親，吾未之聞矣」，故修身然後能「事親」。八字本脱。至於能事親，則修身之至也，故曰「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十一字本脱。知事親則德之本立矣，而「不知人」，則上以事君，下以取友，去就從違莫知所向，而貽其親之憂者有矣。蓋取人以身，不能事親，安所取人哉？其序由事親然後能知人，至於廿六字本脱。能知人，則事親之至也，故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上十一字本脱，下七十五字《輯略》删。知人者智也，而明或不

足以自知，將逆詐億不信，而不肖之心應之，莫知其然也。蓋知人者可與言理，「知天」者可與言性。至於能知天，則知人之至也。「親親之殺」，事親者能之；「尊賢之等」，知人者能之。

「天下之達道五」至「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人倫，天下所共由也，故謂之「達道」。知、仁、勇，天下所同得也，故謂之「達德」。德者，得乎道也，故曰「所以行之者三」。三德之成功，至誠而已，故曰「所以行之者一」。知者，知此道也，故曰「好學近乎知」。仁者，體此道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勇者，進此道也，故曰「知恥近乎勇」。蓋知恥則能有所不爲，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矣。上百十七字《輯略》删。「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此成德也。孔子自謂「我無能焉」，夫成德豈易得乎？能知好學，力行知恥，則可以入德矣。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至「所以行之者一也」

經者，其道有常而不可易，其序有條而不可紊。取人以身，故「修身」然後知「賢」之可「尊」。上三十二字《輯略》删。「齊明」所以一其志，「盛服」所以修其容。非禮勿動，則內無逸德，外無過行。內外進矣，則本脱「則」字。「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故「修身則道立」，「去讒」則任之專，「遠色」則好之篤，「賤貨」則義利分，「貴德」則真僞核。夫如是則見善明，用心剛矣，本脱上十七字。故「尊賢則不惑」。「尊其位」所以

貴之，「重其禄」所以富之，「同其好」以致其利，「同其惡」以去其害，則禮備而情親，諸父兄弟所以望乎我者足矣，故「親親」則「不怨」。

「不惑」在理，故於「尊賢」言之；「不眩」在事，故於「敬大臣」言之。《輯略》删，按「不惑在理」四句裁入《章句》，似不應删。人情莫不欲逸也，時使之，而使有餘力；莫不欲富也，薄斂之，而使有餘財，則「子庶民」之道也，故「百姓勸」。日省月試以程其能，既稟一作「廩」。稱事以償其勞，則惰者勉而勤者説一作「悦」。矣。此「來百工」之道也，故「財用足」。「送往迎來」，以厚其禮；「嘉善而矜不能」，以致吾仁。待之者甚周，責之者甚約，此「柔遠人」之道也，故「四方歸之」。「繼絶世」，則賢者之類無不説；一作「悦」。「舉廢國」，則功臣之後無不勸，亂者懼焉，危者怙焉。其「來」也節以時，其「往」也遺以禮，則「懷諸侯」之道也。夫如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天下畏之」。經雖有九，而「所以行之者一」，一作「一者」。誠而已。不誠，則九經爲虚文，是無物也。

「凡事豫則立」至「道前定則不窮」

豫者，前定之謂也。唯至誠爲能定，唯能一作「前」。定爲能應，故以言則必行，以事則必成，以行則無悔，本作「侮」。以道則無方。誠定之效如此，故繼九經言之。按《中庸或問》曰：「所謂前定何也？曰：先立乎誠也。先立乎誠，則言有物而不躓矣，事有實而不困矣，行有常而不疚矣，道有本而不窮矣。諸説惟游氏誠定之云得其要。」

「在下位不獲乎上」至「不誠乎身矣」

欲誠其意，先致其知。故「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内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此舜之「允塞」，所以「五典克從」也。

「自誠明」至「明則誠矣」

「自誠明」，由中出也，故可名於「性」；「自明誠」，自外入也，故可名於「教」。誠者因性，故無不明；明者致曲，故能有誠。學不可以已，加之誠意而已。其誠不息，則雖愚必明，況其本智乎？雖柔必强，況其本剛乎？及其成功一也，豈不信哉？《輯略》删。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至「可以與天地參矣」

「萬物皆備於我，一多「矣」字。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故「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千萬人之性，一己之性是也，故「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萬物之性，一人之性是也，故「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同焉皆得者，各安其常，則「盡人之性」也。羣然皆生者，各得其理，則「盡物之性」也。至於盡物之性，則和氣充塞，故「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夫如是，則天覆地載，教化各任其職，而成位乎其中矣。按《中庸或問》曰：「吕、游、楊説皆善。」

「其次致曲」至「惟天下至誠爲能化」

誠者，不思不勉，直心而徑行也。其次，則臨言而必思，不敢縱言也；臨行而必擇，不敢徑行也，故曰「致曲」。曲折而反諸心也，擬議之閒，鄙詐不萌而忠信立矣，故「曲能有誠」。有諸中，必形諸外，故「誠則形」。形於身，必著於物，故「形則著」。誠至於著，則内外洞徹，清明在躬，故「著則明」。明則有以動衆，故「明則動」。動則有以易俗，故「動則變」。變則革污以爲清，革暴以爲良，然猶有迹也，化則其迹泯矣，日用飲食而已。至於化，則神之所爲也，非天下之至誠孰能與於此？ 按《中庸或問》曰：「游氏説亦得之，但説致曲二字不同，非本意耳。」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至「故至誠如神」

「至誠之道」，精一無閒，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無聲無臭，而天地之閒物莫得以遁其形矣。不既神矣乎，此非人所能測也。至於前知之實，則近考諸身，遠驗諸物，大有以知國家之興亡，小有以知一身之禍福。此人之所同見也，故「至誠如神」。「如神」云者，因人所言見之也。《輯略》刪。按《中庸或問》曰：「游氏『心合於氣，氣合於神』之云，非儒者之言也。且心無形而氣有物，若之何而反以是爲妙哉？」

「誠者自成也」至「故時措之宜也」

誠者，非有成之者，自成而已。其爲

道，非有道之者，一無「爲」字。自道而已。自成、自道，猶言自本、自根也。以性言之爲誠，以理言之爲道，其實一也。按《中庸或問》曰：「自成自道，如程子説，乃與下文相應。游、楊皆以無待而然論之，其説雖高，然於此爲無所當，且又老、莊之遺意也。」

「故至誠無息」至「純一不已」

「至誠無息」，天行健也，若文王之德之純是也。未能無息而本作「無」，依《纂疏》。不息者，君子之自强也，若顏子「三月不違仁」是也。不息則可久，非日月至焉者也，故曰「不息則久」。久則根於心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故曰「久則徵」。不息而有徵，則其行將與天同運，其立將與地同處，故曰「徵則悠遠」。夫如是，則下與地同德，上與天同道矣。故「悠久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如地，故能任天下之重，是「所以載物」。高明如天，故能冒天下之道，是「所以覆物」。博厚而不久，則載物之德墮一作「隳」。矣；高明而不久，則覆物之道闕一作「缺」。矣。是則悠久者，天地所以成終一無此字。成始也，故「所以成物」。《輯略》節上四十三字爲一條，餘删去。誠至於此，則非人爲所能及也，天德而已矣。故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是不待見而章也；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是不待動而變也。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是無爲而成也。由此觀之，天覆地載而聖人所以成天地之功者，至誠而已，故曰「天地之道可以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者，此又申言天地之道可盡於一言也。「其爲物不貳」，天地之得本作「德」，依

《纂疏》。一也。一則不已，故覆載萬物、雕刻衆形而莫知其端也，故曰「生物不測」。聖人所以參天地而應無方，亦若此而已。博厚也，高明也，悠久也，此不貳之實也。至於「昭昭」之「無窮」，則「日月星辰繫焉」。至「撮土」之「廣厚」，則「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此生物不測之驗也，非特天地爲然。如山之廣大，則「寶藏興焉」，況「載華嶽」者乎？水之不測，則「貨財殖焉」，況「振河海」者乎？載物者猶然，況覆物者乎？故「天地之所以爲天地，文王之所以爲文王」，皆原於「不已」。「純」者，「不已」之謂也，然則一言而盡，豈不信乎？按《中庸或問》曰：「此章之説，最爲繁雜。如游、楊『無息、不息』之辨，恐未然。若如其言，則『不息則久』以下至何地位，然後爲『無息』邪？游氏又以得一形容不二之意，亦假借之類也，字雖密而意則疏矣。」

「大哉聖人之道」至「其斯之謂與」

「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至道之功也。「洋洋乎」言上際乎天、下蟠於地也。「優優大哉」言動容周旋中禮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至道之具也。夫以三百三千之多儀，非天下至誠，孰能從容而盡中哉？故曰「待其人然一作「而」。後行」。蓋盛德之至者，人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至德非他，至誠而已矣。「懲忿窒慾」，「閑邪存誠」，此「尊德性」也。非「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則擇善不明矣，故繼之以「道問學」。「尊德性而道問學」，然後能「致廣大」。尊其所聞，行其所知，充其德性之體，使無不該徧，如卷石之山積之至於廣大，如一勺之水積之至於不測，上廿

二字《輯略》節刪。此「致廣大」也。非「盡精微」，則無以極深而研幾也，故繼之以「盡精微」。「致廣大而盡精微」，然後能「極高明」。始也未離乎方，今則無方矣。始也未離乎體，今則無體矣。離形去知，一作「智」。廓然大通，此「極高明」也。非「道中庸」，則無踐履可據之地，不幾於蕩而無執乎？故繼之以「道中庸」。高明者，中庸之妙理；而中庸者，高明之實德也，其實非兩體也。下百四十八字《輯略》刪。「尊其德性而道問學」，人德也；「致廣大而盡精微」，地德也；「極高明而道中庸」，天德也。自人之天則上達矣，而下學者不可以已也。故「溫故而知新」，所以博學而詳説之也；「敦厚以崇禮」，所以守約而處中也。約之之道，舍禮何以哉？以此居上，則舜之袗衣鼓琴若固有之，故「不驕」。以此爲下，則孔子之乘田委吏各任其職而已，故「不倍」。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時措之宜也，豈干時犯分以蹈大禍哉？按《中庸或問》曰：「游氏分別至道至德爲得之，唯優優大哉之説爲未善。而以無方、無體、離形去智爲極高明之意，又以人德、地德、天德爲德性廣大高明之分，則其失愈遠矣。」

「王天下有三重焉」至「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夏禮杞不足徵，殷禮有宋存焉，周禮今用之，蓋去當世滋遠，則文獻益不足徵也，況三代而上乎？故「王天下有三重」而已。「三重」者，三代之禮也。禮者，王天下之道，莫重焉，故聖王重之。「上焉」者五帝之禮，其事不可考，而無以示民。「下焉」者五霸之功，其道不足稱，而無以動民。是以聖人稽古之禮不過三王，而師

古之道上及五帝。若「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雖百世聖人不能易也。如其損益之禮，止言夏、殷、周而已。然五帝之道至堯、舜而明，三千之禮至文王而備，此經所以言「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也。全體不偏之謂中，利用不窮之謂庸，此三極之道，萬世不可易之理也。以此修身則有本，以此施之庶人則有徵。三王者，推此道以盡制也；天地者，體此道以成物也，故「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鬼神者，主此道以應物也；聖人者，守此道以盡倫也，故「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由明則爲天地，由幽則爲鬼神，故「建諸天地而不悖」，則「質諸鬼神而無疑」矣。由前則爲三王，由後則爲百世之聖，故「考諸三王而不謬」，則「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三王，以業言也，故稱「不謬」。天地，以性言也，故稱「不疑」。聖人，以德言也，故稱「不惑」。鬼神與天地同德，故質之不疑，爲「知天」。聖人與人爲徒，故俟之不惑，爲「知人」。天人之道至矣，則動而爲道，行而爲灋，言而爲則。不獨可以行於一方，固可以善天下；不獨可以行於一時，固可以傳後世。遠者慕之，近者懷之。盛德之實著矣，令聞安所逃哉？《輯略》刪。

「仲尼祖述堯舜」至「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故此書之末以仲尼明之。道著於堯、舜，故「祖述」焉；灋詳於文、武，故「憲章」焉。體元而亨，利物而貞；一喜一怒，通於四時，夫是之謂「律天時」。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

不易其宜，使四一作「五」。方之民各安其常，各成其性，夫是之謂「襲水土」。「上律天時」，則天道之至教修；「下襲水土」，則地理之異宜全矣。故博厚配地，「無不持載」；高明配天，「無不覆幬」。變通「如四時之錯行」；照臨「如日月之代明」。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動者、植者，皆裕如也，是謂「並育而不相害」。或進或止，或久或速，無可無不可，是謂「並行而不相悖」。本脱「相」字。動以利物者，知一作「智」。也，故曰「小德川流」。静以裕物者，仁也，故曰「大德敦化」。言川流則知敦化者，仁之體；言敦化則知川流者，知一作「智」。之用。

「唯天下至聖」至「其孰能知之」

「聰明睿知」，一作「智」。聖德也。「寬裕温柔」，仁德也。「發强剛毅」，義德也。「齊莊中正」，禮德也。「文理密察」，知一作「智」。德也。「溥博」者，其大無方。一作「外」。「淵泉」者，其深不測。或容以爲仁，或執以爲義，或敬以爲禮，或別以爲知，一作「智」。唯其時而已，此所謂「時出之」也。夫然，則一作「故」。外有以正天下之觀，内有以通天下之志。是以見而民敬，言而民信，行而民説，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不心説而誠服，此至聖之德也。「天下之大經」，五品之民彝也。凡爲天下之常道，皆可名爲經，而民彝爲大經。「經綸」者，因性循理而治之，無汩其序之謂也。「立天下之大本」者，建中于民也。「淵淵其淵」，非特如淵而已，「浩浩其天」，非特如天而已，此至誠之道也。德者其用也，有目者所共見，有心者所共知。故本脱「叱」字。凡

有血氣者，莫不尊親。道者其本也，非道同志一莫窺其奥，故曰「苟不固聰明聖知一作『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蓋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故其言之序相因如此。按《中庸或問》曰：「游氏以上章爲言至聖之德，下章爲言至誠之道者得之，其説自『德者其用』以下皆善。」

「詩曰衣錦尚絅」至「無聲無臭至矣」

自此以下皆言中庸之道，以至誠爲至也。君子用心於內，故「闇然而日章」，作德而休也。小人用心於外，故「的然而日亡」，作僞而拙也。無藏於中，無交於外，[1]泊然純素，獨與神明居，此「淡」也，然因性而已，故「不厭」。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此「簡」也，然循理而已，故「文」。其心順，其氣平，其容婉，其色愉，薰然慈仁，此「温」也，然行而宜之，故「理」。「淡而不厭」，天德也；「簡而文」，地德也；「温而理」，人德也，若是爲成德。若「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者，入德之途也。欲治其國，先齊其家，「知遠之近」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可不謂近矣乎？欲齊其家，先脩其身，「知風之自」也。《易》於《家人》曰「風自火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可不謂所自乎？欲脩其身，先正其心，「知微之顯」也。夫道，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常不離心術日用之閒，可不謂顯矣乎？知所以入德，則成德其庶幾乎！正心之道，誠意而已，故繼言《輯略》删上三百三字，而節録下廿八字

[1] 「外」，清抄本作「物」。

爲一條。「君子内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所不見乎」，言慎獨也。本脱「也」字。下二百廿六字《輯略》删。不息則久，久則天，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天則神，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言不怒之威，嚴於鈇鉞也。德至於神，則甚顯而明，親譽息矣，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豈徒見於聲音顔色之閒哉？蓋明德，化民之本也。聲音、顔色之於化民，末也。故君子務本而已。所謂德者，非甚高而難知也，甚遠而難至也，舉之則是，故曰「德輶如毛」。既已有所舉矣，則必思而得，勉而中，是人道而有對也，故曰「毛猶有倫」。若夫誠之至則無思無爲，從容中道，是天道也，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無聲無臭，則「則」字依《纂疏》增。離人而立於獨矣，是天命之性也，故曰中庸於是終焉。

游定夫先生集卷四

易　説

乾象傳「大哉乾元」

《乾》曰「大哉」，《坤》曰「至哉」。大則无所不包，至則无所不盡。乾之大无方，而坤則未離乎方也。

乾象傳「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終日乾乾，反復於道也。「反復」，宜與《復卦》之「反復」同釋。「終日乾乾」，行事之時，而曰「反復道」，何也？蓋君子之行事雖汲汲皇皇，而易簡之理未嘗離也，亦行其所无事而已。九三在下體之上，將離人而天矣，故有「反復道」之象。若夫聖人作而萬物覩，則天德之所爲，確乎能其事而已矣。雖有爲而未嘗爲，反復不容言矣。

文言傳「君子體仁」至「故曰乾元亨利貞」

道者天也，道爲萬物之奥，故足以統天。仁者人也，仁爲衆善之首，故「足以長人」，猶之萬物發育乎春，而震爲長子也。大爲之制，經爲三百；曲爲之防，詳爲三千，要皆歸于大中而已，故曰「嘉會足以合禮」，猶之萬物相見於夏而離爲文明也。

義主于刻制，而利不生於其閒則不和。先王之義，勞之乃所以逸之，故民至于忘其勞；殺之乃所以生之，故民至于忘其死。蓋利之實行乎其中矣，故曰「利物足以和義」，猶之萬物彫悴於秋而說言乎兑也。事以智謀，物以智創。智而不貞，則事不立。貞者，正而固也。謀之不正，則異議得以屈之；守之不固，則衆力得以傾之。豈事之幹耶？故曰「貞固足以幹事」，猶之萬物終藏於冬而成言乎艮也。君子行此四德，則乾道在我矣，故曰：「乾，元亨利貞。」

初九曰「潛龍勿用」至「潛龍也」

「龍德而隱」，故「不易乎世」。「龍德而正中」，故曰「善世而不伐」。「不易乎世」者，用舍在我，故「遯世无悶」。「不成乎名」者，非譽不在物，故「不見是而无悶」。「確乎其不可拔」，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矣」，非伯夷、柳下惠之徒何足以與此？若孔子，則聖人之時，不專於勿用也。其易世之志，未嘗一日而忘，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潛龍勿用」至「乃見天則」

揲蓍之灋，遇九六之數則變。乾以純陽，故陽極而亢。坤以純陰，故陰極而戰。如其不變，則亢而災，戰而傷，不能免也。乾以用九，則陽知險而變，故无首而吉。坤以用六，則陰知阻而變，故永貞而利。乾、坤，純乎陰陽者也。故有用九用六，與他卦不同。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天之則

也。故「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君子學以聚之」至「君德也」

乾之道不盡於九二，故有「學」、「問」。坤之道，盛于六二，故「不習，无不利」。

坤

坤者，純陰之卦也。故初六陰生，有履霜之戒。六四重陰，有天地閉之象。

坤彖傳「至哉坤元」至「應地无疆」

《乾》曰「大哉」，《坤》曰「至哉」。大則无所不包，至則无所不盡。乾之大无方，而坤則未離乎方也。坤順承天，則於乾之道亦无餘矣，特不出於天之外而已。故曰「至哉坤元」，言地道於是爲盡也。天下之道，至于《易》而盡，故曰「《易》其至矣」。天下之德，至于《中庸》而盡，故曰「《中庸》其至矣」。體《易》而崇德則日新，體《易》而廣業則富有，故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其静也翕」，故曰「含弘」。「含」言无所不容，「弘」言无所不有。「其動也闢」，故曰「光大」。「光」言无所不顯，「大」言无所不被。四者坤元之德也。體坤德以有行者，非君子不足以與此，故曰「君子攸行」。「天行健」者，天之不已也；「无不覆幬」者，天之无疆而地之持載足以配之。故曰「德合无疆」，蓋无疆者以形言也。「德合无疆」者，地之配天也；「應地无疆」者，君子之瀁地也。知「君子攸行」、「應地无疆」，則知「乃順承天」之下，「德合无疆」者，合

乎天也。

坤六二「直方大」至「地道光也」

坤之六二，靜則爲中正，動則爲「直方」。坤之道盛於六二，而直方因動而後見也。不言直方，則「地道之光」不可得而見矣。故以動者言之。

文言傳「天地變化草木蕃」至「蓋言謹也」

「蓋言順也」，言順於勢也。「蓋言謹也」，言順於命也。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則用順亦必有所處，如齊之田氏、魯之三桓、晉之六卿，其勢之馴致必至於不可解，夫胡可以用順耶？此初六之「堅冰」，所以明用順之弊也。「天地閉，賢人隱」，則伏其身而弗見，閉其言而不出，藏其智而不發，唯恐其不謹。如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非所以爲謹矣。此六四之「括囊」，所以明用順之善也。夫順何尤哉？順性命之理而已。苟順性命之理，安往而不善？

「君子黄中」至「美之至也」

「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則周公其人也，故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公之大美「發于事業」者，既遜而不處。其「暢於四支」者，晬然見於動容周旋。皆盛德神明之容，不可得而形容也，徒見其「赤舄几几」而已。「赤舄几几」，四體不言而喻也。「黄中通理」者，養德性之源而通至理也。「正位居體」者，正爲臣之

位而居坤體也。「通理」云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故宅於心者，至虛而明。「居體」云者，處静而无倡也，禀其令而已；處順而无作也，續其終而已。故守其身者，至柔而恭。内外交相養，則美在其中，粹然无疵矣。故見於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此「暢于四支」，所以爲「美之至也」。致天下之大利，成天下之大順，功高而朝不忌，任重而上不疑，此「發于事業」，所以爲「美之至也」。古之人有體是道者，吾于周公見之矣。周公既有大美而不居，則所可得而形容者，道德之氣、神明之容而已。故曰「赤舄几几」，蓋「暢於四支」者然也。東人欲其留，西人欲其歸，而名實孚于上下，不可掩也。故曰「德音不瑕」，蓋「發於事業」者然也。公之碩膚若是而不與有焉，則其爲「美之至」可知也。坤之六二，地遠於君，諸侯之位也。故言「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而以其動者言之，所以爲大也。六五，地近於君，公卿之位也。故言「黄中通理，正位居體」，而以其静者言之，所以爲美也。爲臣之義，於是兩盡。

屯象傳「屯剛柔始交」至「宜建侯而不寧」

《屯》「宜建侯而不寧」，何也？蓋屯難未解，方且急賢才以自助。故分土錫圭，以報有功而崇有德，又且與之戮力以弘濟艱難，故雖建侯而不寧也。若《豫》之建侯，則四方无虞，五刑不用，要當建諸侯以藩屏王室而已，以是建侯則寧矣。武王歸馬放牛，何不寧之有？

屯初九「盤桓」至「利建侯」

夫「建侯」，王者事也。而於初九言之者，以剛動而不失其正。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蓋王佐才也。《象》所謂「君子以經綸」者，非初九其誰耶？故其體國致君，宜以協濟爲意。其曰「利建侯」者，乃代天理物之職也。

蒙象傳「蒙山下有險」至「聖功也」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抱一不離，此「蒙以養正」之謂也。夫唯抱一不離，故智雖滿天地而不自慮，能雖窮海内而不自爲，付百職于衆賢而我无爲焉。其致功也，吾不尸其事。其成功也，吾不處其名。此聖人之功也。筮者，占以決疑也。占以決疑，无不致誠。故《易》以致誠以謀，亦以筮言之，非假布策也。蒙之初筮者，致一以有求。比之原筮者，再思以有擇。若夫假爾泰筮，則不可以有原也。

象傳「山下出泉」至「育德」

「山下出泉」，其一未散，其勢未達。觀其勢之未達，則「果行」；觀其一之未散，則「育德」。

初六「發蒙」至「以正灋也」

《蒙》之「初六發蒙而利用刑人」，何也？蓋民之迷則目无所見，耳无所聞，若以物蒙其首也。今欲發其蒙而示之以好

惡，則彼且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誥令所不能加，行義所不能率。必欲以利誘之耶，則爵无德而禄无功，愈非所以勸也。故當小懲而大戒，罰一以警百，然後蒙者畏刑之將至，相與從上之所好而避其所惡，故其蒙可得而發也。雖然，有發蒙之志則刑人而爲利矣。苟惡其蒙而刑之，不幾於不教而誅乎？故曰「利用刑人以正灋也」。正灋云者，示之以好惡之謂也。

上九「擊蒙」至「利禦寇」

《蒙》之「上九擊蒙」，若齊之伐燕，利其土地重器，所謂「爲寇」也。若葛伯仇餉，而湯往征之，所謂「禦寇」也。

需象傳「雲上于天」至「宴樂」

「雲上于天」，則澤將下流，天下之所徯望也，故有需之象。飲食，人之大欲存焉，而人非飲食不生，則天下之所需莫急于飲食，故需飲食之象。而位乎天位以應天下之求，亦曰「需于酒食」而已。然幅員之衆，烏得人人而飲食之哉？亦曰「養賢以及萬民」而已。故君子飲食燕樂者，「大烹以養聖賢」，使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焉耳。忠臣嘉賓盡其心，則小民不失職而人人厭所欲矣。九五之所需，孰大於此？

訟六三「食舊德」至「從上吉也」

《訟》之六三，才不稱位，故有「食舊

德」之象。「食舊德」者，世其禄也。世之搆訟者，皆出於忿慾。而六三才不足則内省而无忮，位已高則知足而无求。夫如是則從上而已，奚其訟？故「食舊德」而安也。然當訟之時，才不稱其位，則人必有媢嫉之者，故不能无危。要之，在己者貞固自守而无争心，故雖危而終吉也。

九五「訟元吉」至「以中正也」

「訟元吉」謂聽訟之主也，非身有訟也。九五得尊位，大中以正，決天下之訟，己則何訟之有？當訟之時至而「以中正」決之，是以「元吉」也。若「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則聽訟之道孰善於此？吉孰大焉？故卦言「利見大人」。大人，則九五之謂也。且訟而有孚，猶窒而後通，惕而後寧，中焉則吉，終焉則凶，自无元吉之理。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貞，丈人，吉。」故《詩》稱「方叔元老，克壯其猶」也。老者，成德之稱。乞其言足以愈人之疾，❶故曰艾；憲其行足以助人之善，故曰叟。其更事多，其作謀審，其成德也尊，其致道也遠，蓋朝廷典刑所賴而非特可以行師也。「丈人」者，老者之尊稱而瀍度所資也。師之道以律爲主，故以丈人言之。

❶「足」，原作「則」，據清抄本改。

象傳「師衆也」至「又何咎矣」

用師之道，將以正天下之不正也，故師謂之征。己不正，其能正人乎？此師之所以主乎貞也。「剛中而應」，任將之道也。「行險而順」，與師之義也。仰順乎天，无違天以干時；俯順乎人，无咈人以從欲。興師之順如此，則民之從之，雖犯難而忘死矣，故「能以衆正」。以衆正之，則人皆知其欲正己而已，天下孰不趨于正哉？其爲王也孰禦？故吉且无咎。

比六二「比之自内」至「不自失也」

「比之自内」者，非枉己以外求也。上之人訪逮幽側，至誠以相與，然後出而應之。故爻稱自内而象，以爲「不自失也」。六二居中得正，與九五爲正應，迹遠而志同，位殊而德合，故以「自内」言之。若伊尹之在莘而湯聘加焉，非自内以比耶？尹負鼎干湯，孰謂聖人乃不知比之自失乎！

小畜象傳「風行天上」至「文德」

「風行天上」，柔巽之上行也。君子觀象於此，則美其文德也。天以剛健，故其事武；地以柔順，故其事文。風之柔，无所不入地類也，故有「文德」之象。舜之格有苗，文德之懿也。《詩》稱仲山甫「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則所以畜宣王者文德而已矣，故有「明哲保身」之説。異乎！伊尹之於成湯、太甲也。

上九「既雨既處」至「有所疑也」

以臣畜君，至于和且至，則畜道成矣。猶當「尚德」以「載」之，不可以賢臨之也。尚德者，无所不用德也，故象以爲「德積載」。何則？君臣、夫婦，人合也。人合者，易以睽，故雖「貞」而「厲」。若恃此以行而不止，則陰疑於陽，「月」盈而逼矣，故雖君子之道猶爲「凶」也。所謂「有疑」者，陰疑於陽之謂也。

履象傳「履柔履剛」至「光明也」

卦之才則以一柔進退，履衆剛，故有「履虎尾」之象。然則「不咥人，亨」者，「説而應乎乾」故也。蓋説而已，不應乎乾則不敬。應乎乾而已，非説則不和。夫敬以和，何事不行？君子之所履苟在於是，則雖暴人之前，无虞矣；雖蠻貊之邦，行矣，况于華夏乎？故「履虎尾，不咥人」，而又「亨」也。君子之所履，未嘗不在於禮，而禮勝則離。今至於履虎尾而亨，則其他可知矣，此履之善也。此合一卦之才言之。若就一爻之義，則六三「蹈虎尾」而「凶」矣，故爻、象異辭。猶之《彖》言「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而九五言「夬履貞厲」也。「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者，兑澤下流故也。膏澤下於民，則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内省不疚矣，此天下所以心悦而誠服也。天下心悦而誠服，則親之若父母，仰之若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可不謂「光明」矣夫？若其據利勢之重、阻灋度之威以臨莅天下，而澤不加於民，則民

咨胥怨、疾首蹙頞而相告矣。夫如是，則從之者勢也而心背之；事之者貌也而腹非之，夫何「光明」之有？

象傳「上天下澤」至「定民志」

天高地下，禮制行矣。人之所履，禮而已，故「上天下澤」，有履之象。君子觀象於此，則可以「辨上下」。上下既辨，則名分立而民志定矣。此以成卦之體言之也。禮者，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蓋上下之分嚴，則豐者不爲有餘，殺者不爲不足，而民志定。此先王因人性以制之，而理之不可易也。其或强有力者竊其非分而有之，欲自以爲榮，是播其惡，適足以發笑而自點爾。所有者非其分既不足以爲榮，而身陷不義更足以爲辱，愚孰甚焉！

此臧文仲居蔡所以爲不智也。季氏以八佾舞，三家以雍徹，正類於此。而臧文仲，當時名大夫，必嘗以智稱，故仲尼以爲何如其智，以明其大者不知，其他不足稱也。如以爲先王之爲禮將以籠天下之愚而拘之，則荀卿「化性」、「起僞」之説行矣。譬如今人，未仕而服青紫，人必以爲病狂。文仲之愚不幸類此。

初九「素履往」至「獨行願也」

《中庸》言「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外」，蓋位有貴賤、得喪，而君子不因其位而改其素也。《履》之初言「素履」，亦猶是也。素之爲言无飾也，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豈借美於外哉？孟子所謂「不願人之膏粱、文繡」者是也。履此而往，則志之所

祈嚮者非有徇乎人也，獨行其平昔之志而已，故曰「獨行願也」。在履之初，未交於物，故有素之象。

六三「眇能視」至「志剛也」

六三以一陰獨立於羣陽之中，而又處非其位，故有眇、跛之象，猶之陰而无匹也。「眇能視、跛能履」，明不足而行不全也，故有武人之象。若用此以蹈危，其能无傷乎？惟「武人」用此，以聽命於大君，則處陽而「志剛」，可以有爲矣。大君，剛中正而履帝位者也，明足以照理，行足以率人。故武人聽命而有爲，可以无虞而有功矣。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視所履之善惡，所以考失得之報。蓋禍福之來，必象其德而還之也。在履之上，爲履道之成。在我者，无非禮矣。故「其旋元吉」。其旋者，象其履以還之之謂也。

泰象傳「天地交泰」至「以左右民」

「財成天地之道」，猶言「燮理陰陽」也。「輔相天地之宜」，猶言「寅亮天地」也。寅亮者，事功之所及，如羲和之職是也。此體「天地交泰」之事也。至於燮理，則非體道之全而與天地相流通者不足以與此。此體「天地交泰」之道也。財者，節

其過也，猶言「範圍」。成者，補其虧也，猶言「彌綸」。範之使有常，則日月无薄蝕，陵谷无遷易，四時常若，風雨常均。若此者，範之者也。圍之使无踰，則春无淒風，秋无苦雨，冬无愆陽，夏无伏陰。若此者，圍之者也。彌之使不虧其體，則覆幬者統元氣，持載者統元形，陽敷而能生，陰肅而能成，夫是之謂彌。綸之使无失其敍，則日月代明，寒暑迭運，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夫是之謂綸。按「範之使有常」以下，文遠刻本後復重出，今刪彼存此。

否彖傳「否之匪人」至「君子之道消也」

「比之匪人」，言所比非其人也。「否之匪人」，言致否之因也。君臣上下，在朝者非其人，則將引天下之叨憤姦回萃于朝，此所以致否也。羣小在上而衆邪逞，故「不利君子貞」。當是時，非有大人之德則處否而未必亨；非有大人之才則不足以休否。伊尹五就桀，而當時羣小不能害焉，非體道忘我，孰足以與此？以顏子之賢遊于人間世，仲尼猶以心齋告之，則爲君子類者，處否之時，正當全身遠害而已。有國家之道，君臣而已。《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蓋惟君子在朝，然後君臣各得其道，上下合志而天下之情通，此國之所以立也。如君不君，臣不臣，則天下无邦矣。猶之父不父，子不子，則无家矣。无邦者，其道亡也。

六二「包承」至「不亂羣也」

否之六二，下乘初六，上承六三，二

陰，皆小人之象。二不包初，則小人畜忿而陷我矣；不承三，則小人依勢而藉我矣。故曰「包承，小人吉」。此言君子之居中守正者，全身遠害當如是也。若夫至中至正之大人則不然：體道虛己以遊人間，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蓋嘗入獸不亂羣矣，況於人羣乎？故能處否而亨也。若伊尹五就桀而羣凶不能以害之是也。楊子以不離其羣爲聖人，蓋知「不亂羣」之說也。

六三「包羞」

六三在下體之上，位寖顯矣。而當否之世不能去，又以陰柔處之，是可羞也。世之寡廉鮮恥苟賤之士，處顯位以播惡於衆，而自不知其醜者多矣。六三與中正剛明者爲鄰，則見聞所漸亦知其可羞矣。惟以資質陰柔不能行其所知，至於忍恥而冒處，故謂之「包羞」。

同人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伏戎于莽」，欲以劫五之下接也；「升其高陵」，欲以扞二之上比也。二五以同德合，而九三居剛不中，不務德而欲以力爭，宜其「三歲不興」也。三在下體之上，有高陵之象，故曰「升其高陵」。「其」者，指三之本體也。

大有九四「匪其彭」至「明辨晢也」

舒王以「匪其彭」爲其旁，不知所據何說。且近君之位有下比之嫌怨，非獨大有

之時爲然。伊川以「彭」爲衆多，似于大有爲親。一説「彭」有張大之意，當大有之勢居近君之位，輒據而矜之，志于張大，則羣賢解體，天地、鬼神亦且弗祐矣。此昧者所以敗也。「辨晳」，明之著也。

六五「厥孚交如」至「易而无備也」

大有之成體，文明而剛健之主，故能以至誠與下，而下亦以至誠應之，上下合德而无間，故曰「厥孚交如」。爲大有之主，高拱尊位，其明不可欺，其健不可陵，則人之畏之將如神明矣，故曰「威如吉」。彼且推赤心置人腹中，其胸中坦然无疑忌，誰肯用數以御下哉？此太平之君子，所以「易而无備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至「自天祐也」

六五有至信之德而上履之，故有「履信」之義。五爲大君，而上九與衆陽同體而應之，故有「思乎順」之義。上九爲明之極，而自處无位之地，推衆陽而進之，故有「尚賢」之義。能如是，則无天災物累，无人非鬼責，天人交助之，宜其「吉无不利」也。自天云者，理之必至非有求而得也。伊尹將告歸，旁求俊乂，啟迪後人，自不居其成功，蓋用此道也。又以尚賢者體信順以處己，而又以尚賢也。

蠱彖傳「蠱剛上而柔下」至「天行也」

飭蠱以有事者，不可以有擾，故於蠱

以「先甲」、「後甲」言之。「甲」者，仁柔也。發號施令者，不可以徇人，故於巽以「先庚」、「後庚」言之。庚者，義剛也。《傳》曰：「通變之謂事。」事，往來終始，如循環必至之理也，故曰「天行」。君子察於此，故先事而豫以弭于未然，故能致治于未亂，非知幾不足以與此。後此而圖以防其將然，故能轉凶而爲吉，非知化不足以與此。「三日」者，成數也，原始要終，亦推其數而已。先後至於成數則无虞矣。「巽而止」者，飭天下之蠱，義主於巽而道貴於止也。巽而止，則「元亨而天下治」矣，故諸爻皆以家道言之。蓋當是時，治大宜如小，治衆宜如寡，治煩宜如簡，一切以柔巽自處，而无意於動衆。順其序而弗擾，因其情而无咈，如子之任父事，則觀聽不駭而害已消矣。且有而爲之其易邪？如欲以發强剛毅、勇於作爲、多所紛更者任是，猶治絲而棼之，益以壞亂而已，非治蠱之道也。

初六「幹父之蠱」至「意承考也」

初六，才不足以應，宜不足以幹蠱，而能「考无咎」者，以柔巽爲體而意專於承考也。「意承考」者，子道之正也，故爻稱爲「有子」。况夫一家之事固不煩，而初亦未廣也。持吾承考之意以從事，則何事而不濟耶？《書》曰「罔曰弗克，惟既厥心」，意在於承考，斯能盡其心矣。人心其神矣乎！能盡其心，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才之不足非所患也。

九二「幹母之蠱」至「得中道也」

九二處多譽之地，才有餘而道不失中，固衆譽之所歸。六五因衆譽而用之，則人情莫不悦服。彼其才足以任劇，而以中道承柔中之君，則其君且仰成而繼志述事有餘地矣。然譽在下而上不忌者，「得中道」而承以德也。

臨九二「咸臨吉」至「未順命也」

君倡而臣和，禮之正也。若臨之九二，以剛中之才任六五之眷倚，則有從道不從君之事矣，故象以爲「未順命」。至於爲上爲德而君臣一道，則上之所倡豈終不和耶？故以未順言之。「咸臨吉无不利」者，二與五以同德相與，至誠以相應，而无私意也。其順之實固已見於未命之前矣，故曰「未順命也」，猶言「未占有孚」也。

六四「至臨无咎」至「位當也」

臨之六四爲至臨者，應下而順上。守之以正，以臨其民，則民敬而從之，是其爲臨也，可名爲至矣。然多懼之地而才不足以有爲，非若六五知臨之大也，故稱「无咎」而不言吉，適當其位而已。

觀象傳「大觀在上」至「天下服矣」

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蓋天下之化，非有資於號令之鼓舞也，刑賞之懲勸也，一於誠而已。誠至，則天下徯其志

而從之如恐不及矣，故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先王之化民，豈能拂其所有而與之以所无哉？亦曰「順以巽」而已。中正，民之性也，順其性而入之，則將淪肌膚而浹骨髓矣。「下觀而化」，自然之理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六三觀我生進退」者，省諸己也，度德以就位，量能以任官也。「九五觀我生」者，驗諸民也，所以審好惡而察治忽也。夫如是，則興事造業无過舉矣，故无咎。此在上位者與德稱，而志在民者之所爲也，故特稱君子以別六三也。若夫上九之觀其生，則觀其時之施設也。此有君子之才而无其位，身在畎畝而志常在君者之所爲，故亦稱君子。而象因其有觀，以知其志未平也。

剥象傳「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山附于地」，則山頹之象。山至於頹，則以下不厚而上危故也。

復象傳「復亨剛反」至「天地之心乎」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主於生物。復之時未有物也，而物以陽復而生。博愛者，聖人之心也。復禮未有愛也，而博愛之實由復禮而出，故《序卦》曰「復則不妄」。无妄者，天命也。先王以此茂對時、育萬物，則於博施濟衆也何有？

无妄六二「不耕穫」至「未富也」

无妄之六二，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以明君子之於物也應而不倡，其於事也述而不作。非樂通物也，樂循理而已矣。循理而已，則有行有爲，皆天命也，何妄之有焉？雖然，六二得位矣而非尊位，故其勢不得以始事。得中矣而非大中，故其才不足以創物。是故象以爲「未富」。若夫「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應時而造，以敏成功，其爲无妄孰大於此？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

説者以「大畜」爲君畜臣。夫賢者易禄而難畜，而盛德之士，蓋有君不得而臣者，恐无畜大賢之理。如以爲所畜者非成德之彦，則不足以當所尚之賢，而非所謂「止健」也。且攬羣材而並用之，故重道輕禄者不足以自高，宜莫如堯、舜。而童牛之牿、豶豕之牙，徒取于私欲不行，豈聖君之盛德，曾何健之止乎？又以「不家食」爲聖人能養賢以及萬民，不待家食而民被其養矣。然自古養萬民者，藉令不知爲政，亦無家食之理。况大畜尚賢之卦也，其畜道之成，亦曰「何天之衢，亨」，未及言養民也。恐不須生此義。

彖傳「大畜剛健」至「應乎天也」

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小者之畜也。古之人有行之者，若仲山甫之於宣王是也。故詩人稱之曰「柔嘉維則」，又曰「衮職有

闕，惟仲山甫補之」。剛上而五承之，「能止健」，大者之畜也。古之人有行之者，若伊尹之於太甲是也。故高宗稱之曰「先正保衡，作我先王」，則補衮之闕不足道也。夫人主之利勢固能利害而擅生殺矣，可不謂健已乎？非有大人之正德終始惟一者孰能止之？昔之辯士，蓋有能變亂名實而使其君虚己以聽之，至於疏間親、新間舊，言聽計從，无不遂其意者，其術智亦足以畜其君矣。而君子惡之，爲其不正耳，此大畜所以言其利貞也。大人在上則天下利見，而野无遺賢矣。羣臣畢進，則涖天職而食於朝，此所謂「不家食」也。羣賢不家食，則禮義立而政事修，財用足而百志成，萬邦咸寧，吉孰大焉，亦何難之不濟乎？故曰「利涉大川」。當是時，命有德，討有罪，无容心焉，天理而已矣，故曰「應乎天」也。

初九「有厲利已」

且賢者之畜君，亦必有道焉：量而後入，信而後諫。不量而入，則將至於失身；未信而諫，則君必以爲謗己，故初則「有厲」而「利已」。

九二「輿説輹」至「无尤也」

二則輿説輹，二得中矣。有剛中之德，有載上之才，猶有待而後行。非不欲行也，道合則從，不可則去。此「中无尤」之道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

「九二輿説輹」，至於三，位高而近君矣，故「良馬逐」。然世治不輕，進國有道，不變塞焉，故「利艱貞」。猶且日戒曰：閑吾衛以防其逸，力厚而義不行，才全而用有序。上非我應也，而其德同；己非上比也，而其志合。內之畜於己者如此其周，外之畜於君者如此其審，則安往而不利哉？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夫然後禁於未發，如六四，故爲童牛而加牿焉。格其非心，如六五，故爲「豶豕之牙」。蓋六四純陰而勢順，賢者以剛克止之，則牿牛之象也。

六五「豶豕」至「有慶也」

六五，柔質而處剛，又當尊位。質柔則嗜慾易以深，處剛則躁競易以逞。當大畜之時，賢者以大中之道正其大本，則豶豕之象也。禁於未發，故能使之棄所習，捐所能，而人斯與之矣，故「有喜」。格其非心，則窒其原矣，非特禁未發而已也。且幽王之惡大矣，而當時大夫欲化其心以畜萬邦，則畜君之要正在於格其非心而已。故取象於豶豕，而无嫌於六五也。蓋豕之爲象，其躁忿足以傷物而賊仁，其嗜慾足以伐性而滅義。今而窒其原，則貪欲之情可化爲不求，而義不可勝用矣；躁忿

之質可化爲不忮，而仁不可勝用矣。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則非特人與之而已，天斯祐之矣，故「有慶」。

上九「何天之衢」至「道大行也」

畜道之成至于天人交助，則賢路自我而四達矣。故上九曰：「何天之衢，亨。」賢路而謂之天衢，言陟降之當於天心也。象曰「剛上而尚賢」，則大畜之義主於上九也。然崇俊良以列庶位，而推轂賢路，使天下无家食之賢者，上九之任也，故其爻以「何天之衢」爲言。天下至於无家食之賢，則道之大行孰盛於此？此大畜所以爲先王之盛時也。

頤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至「行失類也」

聖人推言頤之爲道，以爲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則以上養下，頤之正也。若在上而反資養於下，則於頤爲倒置矣，此二與四所以俱爲顛頤也。然二之志在物而四之志在道，故曰「顛頤」而吉。而二則征凶也，何以知其然耶？蓋六二居中得正，宜足以自守矣，然在下體，疎遠而未有禄，又動體也，宜於處約，未能自安，故降志以求初。初方一意於應四而不畣也，則又將求其類以趨五。五非其應，又力不足以自養，而何暇養人乎？故二爲「行失類」，此以知其志之在物也。夫自養以有所養，養德以需天下之求，頤之常理也。今至於屈己以求諸人，則失理之

常矣。此二之求於五，五之資於上，所以俱爲「拂經」也。

六四「顛頤吉」至「上施光也」

六二行失類，至於六四，則其志正矣。其位近君矣，官尊禄厚足以无求矣，而汲汲於應初，非好善忘勢，又將與賢者共之不能爲此，若孟獻子之家有友五人焉者近是矣。且嗜慾深者，其天機淺，而士大夫之志或涉於重外，則人人得而易之矣。今六四之所取重者，在此而不在彼，則瞻視尊嚴，儼然人望而畏之，故如「虎視眈眈」，而所欲皆得也。欲仁而得仁，則无惡於欲矣，誰能推咎之哉？故四之「顛頤」，乃爲「上施光」，此以知其志之在道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至「順以從上也」

六五履尊位，而德不稱德。雖不稱位，而其富固无敵矣。所以不足者，非物也，乃能親上九之賢，委己以聽之，亦庶乎有以養萬民矣。而六二之有求，方且養其私而已。此五之拂經，所以異於二也。雖然，六五質柔而止體也，喜蹈常，畏興事，其資然也。見善未必明，用心未必剛，故以之守文，以之持正，可也。若應變以成務，則非其任矣。蓋疑閒一生，則危亂之機將不可解，故居正則吉，而「不可涉大川」也。「不可涉大川」，爲六五之君言之也；「利涉大川」，爲上九之臣言之也。使大臣之才如上九，足以養天下，而人主順以從之，其蔑不濟矣。此周公復政之後，

成王所以四征不庭、制禮作樂、六服承德也。

上九「由頤厲吉」至「大有慶也」

六五居正則吉，乃如上九之賢則頤之，時所謂養賢以及萬民者皆自我出，匹夫匹婦无不與被其澤矣。夫然，故天下信之，衆賢助之，人主親見其功業，而深知其所存，偏知其所爲，任之必專，小人莫得以閒之，天亦誘其衷矣。故其迹雖厲，而其理則吉，此所以「利涉大川」而「大有慶也」。夫以身徇國，弘濟於艱難，固大臣之職也，詎肯臨危而顧其身哉？惟欲善其後以冀成功，則亦審其時而已矣。若成王未知周公之時，則不可涉大川，六五是也。若周公既見察於成王之後，則涉大川而利矣，上九是也。説者謂以上養下爲顛頤，是以顛爲正矣，故用伊川説。

家人象傳「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欲齊其家，先修其身，知風之自也。《易》於《家人》曰「風自火出」，而「君子以言有物，行有恒」，可不謂所自乎？

損彖傳「損損下益上」至「與時偕行」

《損》之三陽，皆損己者也；三陰，皆受益者也。損己者，或資諸物，或取諸身。資諸物者，損上益下，如初九是也。取諸身者，損剛益柔，若九二、上九是也。

損初九「已事遄往」至「尚合志也」

《損》之初九曰「已事遄往」，所謂事者，損之事也，言損初之實以益四之虛也。未事而往，則恭敬无實而人未孚。後事而緩往，則於疾无損而事不濟。四之志，欲損其疾而初遄往，使遄有喜焉，故曰「尚合志也」。然損下以益上者，或失其節，則後難繼，故必酌損之。

九二「利貞征凶」至「中以爲志也」

兑之情説而陽之性好動，故損之九二有「利貞征凶」之戒，蓋二既得中矣，恐其鋭於有爲而失中，或至於畔道也。由中出者，既已與人，己愈多，故曰「弗損益之」，而其益无方也。

六三「三人行」至「三則疑也」

上之所任者在道，故三得於上爲得友。友者，以道言也。下之所任者在事，故上得於三爲得臣。臣者，以事上言也。「三人行」，三陰之象也，三陰雖同類，而志不一於上，則於三反爲累也，故曰「損一人」，蓋德二三故也。「一人行」，則三與上爲正應，故曰「得其友」，蓋德惟一故也。己之德二三，能无疑乎？莊子所謂「汝何與人偕來之衆」者，亦言用志之不一也。

六四「損其疾」至「亦可喜也」

物之出有限，故必酌損之。而所益不

過，亦可喜而已。已則有疾，初无可喜也，因人以去之，故曰「亦可喜也」。六五自上祐六四，得其友而爲上九。忘家之臣，豈徒「損其疾」而已哉！

上九「弗損益之」至「得臣无家」

「得臣无家」，謂三之致一也。

益六三「益之」至「固有之也」

益則吉矣，而「用凶事」者，所謂吉人凶其吉也。三居下體之上，當震動之極，不用凶事，則高而危、滿而溢矣，非固有之道也。所謂凶事者，必非衣帛冠布。挹而損之，行恭而用儉，所以「固有之」也。三本剛體，而以柔居之，故有「用凶事」之象。

夬象傳「夬決也」至「剛長乃終也」

「揚于王庭」，誦言於上也。「孚號」，誕告於下也。「告自邑」，自近而及遠也。夫去小人而播告之修，若是其詳，何也？蓋君子之夬也，豈徒夬其人而已，固將戮一以懲百，使天下皆知惡之不可爲，如四罪而天下服也。然小人之陰慝，其慮身甚周，其欲害君子之意甚切，將欲決之，能无疑乎？故初則「不勝」，二則「惕號」，三猶「有凶」也。雖然，彼以其邪，我以吾正；彼以其凶，我以吾仁。又方與羣剛協德盡道以去之，其憂不濟乎！故其危也，乃其所以爲光也。若夫九五，則據利勢、操主權，其除惡之易，如莧陸，甚易而无危矣。然才高而性剛，必期於夬夬而後已，雖未

過中，於道爲未光也。

姤「女壯勿用取女」

「姤，女壯」，巽爲長女也。女壯則乘陽，其極將至於爲剥，故「勿用取女」。而初六有「蹢躅」之戒也，以其爲巽體也，故爲「女壯」；以其陰之初生也，故爲「羸豕」。

九五「以杞包瓜」至「志不舍命也」

「以杞包瓜」者，以九二之剛中，包初六之柔脆，用賢得民之象也。用賢得民，則我无爲也。中心，守至正而已，故曰「含章」。若是者，天實臨之降之，百祥將不旋踵矣，故曰「有隕自天」。蓋明君之於天下安危、利害，不惑其心，居中守正，强爲善以俟之，所以作元命也，故曰「志不舍命」。

井九二「井谷射鮒」至「无與也」

井道以高潔爲體，以上出爲功，故初爲井泥，二爲井谷。「射鮒」，蓋其自處汙下而功用熄矣。然九二既得中，而有趨下之汙，何也？蓋所居不正，則用心不剛。又巽體也，而上无應，故甘心于趨下而不自振其德之地，不足稱也。

上六「井收勿幕」至「大成也」

井之上六，則井既清矣，无渫也；既完矣，无甃也；既食矣，无求也。井道之成，无所事矣，故曰「井收」。收者，集其成功之謂也。成則如之何？亦博施濟衆而

已，故曰「勿幕」。

繫辭傳「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在天成象」，則鳥與火、虚與昴，四時迭見者，天道之變也。「在地成形」，則作而長、斂而藏，四時異形者，地道之變也。至於成象者莫測其進退之機，成形者莫見其生成之迹，則天地之化也。體化而裁之，則無駭於變矣，此變、化之辯也。

「範圍天地之化」至「而易无體」

「範」之使有常，❶則日月无薄食，陵谷无遷易，四時常若，風雨常均。若此者，範之者也。「圍」之使无踰，則春无凄風，秋无苦雨，冬无愆陽，夏无伏陰。若此者，圍之者也。或曰：伊川序《易》曰「隨時變易，以從道」，然則易與道爲二乎？曰「神无方而易无體」，易者，道之用也，既已涉於用矣，且得无從乎？惟其變易而不離於道，斯可名於「无體」矣。若春作夏長、秋斂冬藏，皆神之所爲也。神之所爲異於人爲者，以其從道而已。此四時之所以不忒也。《老子》曰：「道灋自然。」亦即人所見以明道也。先生之意，正欲使學《易》者知變易之必從道，則用不詭於易矣。

❶「範之使有常」至「圍之者也」六十字，原脱，據清抄本補。按，此段與上文説《泰》卦象傳文字同。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至「存乎德行」

非思非慮、非視非聽，了然遺照而獨存者，「神而明之」之謂也。神存而明之，非有心之所能知也，此道之所以明。无處无出、无從无違，確乎其能事者，「默而成之」之謂也。性默而成之，非有爲之所能得也，此道之所以行。

「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聖人稽古之道不過三王，而師古之道上及五帝。若「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雖百世聖人不能易也。

詩二南義

按《墓誌》云《詩二南義》一卷，今文遠刻本《詩二南義》止二則，一論《詩》綱領，一辨《小序》文王受命作周，皆與《二南》無涉。疑先生《詩二南義》蓋久佚，文遠特取他書所採論《詩》語以當之，實非《詩二南義》也。然今既無可考，不得已仍其篇名而不去，以附于《易説》之後，亦猶《詩》存《邶》、《鄘》篇名之意，而附考其實于此，俾後之覽者無所疑焉。

詩綱領

學《詩》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如觀《天保》之詩，則君臣之義修矣；觀《棠棣》之詩，則兄弟之愛篤矣；觀《伐木》之詩，則朋友之交親矣；觀《關雎》、《鵲巢》之風，則

夫婦之經正矣。昔王裒有至性，而弟子至于廢講《蓼莪》，則《詩》之興發善心於此可見矣。按此條本《論語雜解》「興於詩」章語，《欽定詩經傳説彙纂》採入首卷《綱領》之中，文遠不攷而誤以爲《詩二南義》也。

詩序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君臣之分，猶天尊地卑。紂未可去，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服事殷之道，固如是耶？《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者，後世以「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之始故也。觀武王于《泰誓》三篇稱文王爲文考，❶至《武成》而柴、望，然後稱文考爲文王，則可知矣。按朱子《詩序辨説》云：「受命，受天命也。作周，造周室也。文王之德，上當天心，下爲天下所歸往，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則已受命而作周矣。武王繼之，遂有天下，亦卒文王之功而已。然漢儒惑於讖緯，始有赤雀、丹書之説，又謂文王因此遂稱王而改元，殊不知所謂天之所以爲天者，理而已矣。理之所在，衆人之心而已矣。衆人之心，是非向背若出於一，而無一毫私意雜於其間，則是理之自然。而天之所以爲天者，不外是矣。今天下之心既以文王爲歸矣，則天命將安往哉？《書》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所謂『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皆謂此耳，豈必赤雀、丹書而稱王改元哉？稱王改元之説，歐陽公、蘇氏、游氏辨之已詳。去此而論，則此序本亦得《詩》之大旨，而於其曲折之意有所未盡，已論於本篇矣。」又按，此條本《中庸義》「無憂者章」以下「解」，《欽定詩經傳説彙纂》採入《小序》，文遠不知，誤以爲《詩二南義》也。❷

❶「泰」，原誤作「秦」，上文《中庸義》「子曰無憂者至無貴賤一也」節不誤，今據改。

❷通行本《欽定詩經傳説彙纂》未引用游酢此論，方氏按或誤。

游定夫先生集卷五

録二程先生語

按朱子編《二程遺書》，目録卷四原題「游定夫所録」，則其爲先生書無疑也。其卷五、卷六、卷七、卷八目録下注云「此後四篇，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以其不分二先生語，故附于此」，則是四篇本與先生所録不相連，朱子編《遺書》，特以類相從耳，明云不知何人所記，則未嘗以爲先生書也。先生裔孫文遠刻本俱入《集》中，似未可信，今故刊去之，但取《遺書》第四卷入《集》云。又按朱子《二程外書》目録卷三十三題曰「游氏本」，《拾遺》注云「游定夫察院家本」，未嘗明言爲先生所録，而文遠刻入《集》中，今亦不敢決其非先生記也，姑仍其舊云。

善言治天下者，不患灋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修身一作「善言人材」。者，不患器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人材不成，雖有良灋美意，孰與行之？師學不明，雖有受道之質，孰與成之？

行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亂，則亦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與爲君子？

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閒，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閒，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一本云：「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謝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太學？』顯道對曰：『蔡人鮮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云云，顯道乃

止。是歲登第。」注云：「尹子言其詳如此。」

先生不好佛語。或曰：「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曰：「所謂迹者，果不出於道乎？然吾所攻，其迹耳，其道則吾不知也。使其道不合於先王，固不願學也。如其合於先王，則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

漢儒之中，吾必以揚子爲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於不虞，以保天常」，❶「孫於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天下之習，皆緣世變。秦以棄儒術而亡不旋踵，故漢興頗知尊顯經術，而天下厭之，故有東晉之放曠。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世有以讀書爲文爲藝者。曰：「爲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者，氣至之始故也。萬物成形於地，而人成形於父，故以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故也。

世之信道篤而不惑異端者，洛之堯夫、秦之子厚而已。

孟子之時，去先王爲未遠，其學比後世爲尤詳。又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禄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

❶「常」，《揚子法言》並《二程遺書》皆作「命」。

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傅會，柰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二追復矣。

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睟然達於外。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

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成之而已。孟子之不受曹交，以交未嘗知道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故使「歸而求之」。

孟子論三代之學，其名與《王制》所記不同，恐漢儒所記未必是也。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天理人情於是爲至。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使周公逆知其將叛，果何心哉？惟其管叔之叛，非周公所能知也，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孟子言舜完廩浚井之説，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堯在上，而使百官事舜於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

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爲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荆棘而已。」

窮經將以致用也。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今世之號爲窮經者，果能達於政事、專對之閒乎？則其所謂窮經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問：「『我於辭命則不能』，恐非孟子語。蓋自謂不能辭命，則以善言德行自居矣，恐君子或不然。」曰：「然。『孔子兼

之』，而自謂不能者，使學者務本而已。」孟子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吾以謂事君若周公，可也。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聞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聞其爲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爲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論而非之，以謂周公其衰矣。

師保之任，古人難之，故召公不説者，不敢安於保也。周公作《書》以勉之，以爲在昔人君所以致治者，皆賴其臣，而使召公謀所以裕己也。

「復子明辟」，如稱告辭，天子王矣。

工尹商陽自謂「朝不坐，宴不與，殺三人足以反命」，慢君莫甚焉，安在爲有禮？夫君子立乎人之本朝，則當引其君於道，志於仁而後已。彼商陽者，士卒耳，惟當致力於君命，而乃行私情於其閒。孔子蓋不與也。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者，疑記者謬。

盟可用也，要之則不可。故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特行其本情耳。蓋與之盟與未嘗盟同，故孔子適衛無疑。使要盟而可用，與賣國、背君，亦可要矣。

不知天，則於人之愚智、賢否有所不能知；雖知之，有所不盡，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不知人，則所親者或非其人，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不知人」。故堯之親九族，亦明俊德之人爲先。蓋有天下者，以知人爲難，親賢爲急。

二《南》之詩，蓋聖人取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灋，使邦家鄉人皆得歌咏之也。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自齊家始，先言后妃，次

言夫人，又次言大夫妻。而古之人有能修之身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故繼之以文王之詩。《關雎》詩所謂「窈窕淑女」，即后妃也，故《序》以爲配君子。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之心爲然也。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爲政也何有？

古者鄉田同井，而民之出入相友，故無争鬭之獄。今之郡邑之訟，往往出於愚民以戾氣相搆，善爲政者，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强暴而好譏侮者痛懲之，則柔良者安，鬭訟可息矣。文遠本連上二段。

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爲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

馮道更相數主，皆其讐也。安定以爲當五代之季，生民不至於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讐無傷也。荀彧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爲東漢之衰，彧與攸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操爲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爲不忠，在彧爲不智。如以爲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以天下爲心，未暇恤人議己也，則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

《瀍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禄閣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閒，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

公山弗擾以費叛，不以召畔人逆黨而召孔子，則其志欲遷善悔過，而未知其術耳。使孔子而不欲往，是沮人爲善也，何足以爲孔子？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閒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一作敬。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毁人倫、去四大者，其離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閒，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内」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肆恣，一作放肆。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學者之分也，有諸己之信屬焉。

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别，非知仁義之説者也。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閒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身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爲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爲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脩此道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致也。

君子之於中庸也，無適而不中，則其心與中庸無異體矣。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慎恐懼者異矣，是其所以反中庸也。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辱矣。

按以上見《二程遺書》第四卷。

問：《文中子》：「圓者動，方者靜。」先生曰：「此正倒説了。靜體圓，動體方。」

問：「管仲設使當時有必死之理，管仲還肯死否？」曰：「董仲舒道得好，惟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問知崇禮卑。曰：「崇的便是知，卑的便是禮。」

問：「『充塞乎天地之閒』，莫是用於天地間無窒礙處否？」曰：「此語固好，然孟子卻是説氣之體。」

問寢不尸。曰：「毋不敬。」

因論持其志。先生曰：「只這個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得。」按，「論持其志」，何以云「只這個也是私」？此條恐有脱誤。

古者大享，夫人有見賓之禮。南子雖妾，靈公既以夫人處之，使孔子見，於是時豈得不見？

「天且不違，況於鬼神乎」，鬼神言其功用，天言其主宰。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天後天，皆合乎天理也，人欲則僞矣。

古人「善推其所爲而已矣」，此特告齊王云爾，聖人則不待推。

仲尼聖人，其道大，當定、哀之時，人莫不尊之。後弟子各以其所學行，異端遂起，至孟子時，❶不得不辨也。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只取堅不變之義。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有爲之功，天地不宰之功。❷

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諸侯尚知尊周爲義，故《春秋》之瀍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争雄，而天下不知有周，然而生民塗炭，諸侯是時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故孟子所以勸齊之可以王者此也。

初見先生，次日先生復禮，因問安下飯食穩便。因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顔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簞瓢陋巷何足樂？蓋别有所樂以勝之耳。」

問：「佛戒殺生之説如何？」曰：「儒

❶「時」，底本、清抄本均脱，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二程外書》補。

❷「不」，原作「主」，據清抄本及《二程外書》改。

者有兩說。一說天生禽獸，本爲人食。此說不是，豈有人爲蟣虱而生耶？一說禽獸待人而生，殺之則不仁。此說亦不然，大抵力能勝之者皆可食，但君子有不忍之心爾。故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舊先兄嘗見一蝎，不忍殺，放去。《頌》中有二句云：『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與「德不孤」一也。爲善者以類應，「有朋自遠方來」，「充之至於塞乎天地」，皆「不孤」也。

伯夷，孟子言其迹得聖人之清，孔子言清而有量，故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若曰餓於首陽之下但不食周粟，貧且餓爾，非謂不食周粟，至於采薇而食之，如史遷之說也。

樂隨風氣，至《韶》則極備。若堯之洪水方割，四凶未去，和有未至也。至舜以聖繼聖，治之極，和之至，故《韶》爲備。

舜巡狩，每五載一方。按此說與《虞書》所紀不同。

仁在己，讓不可也。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讓。

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也。若無此，則貪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諒亦無也。

按以上見《二程外書》卷三十二。

游定夫先生集卷六

遺　文

按《墓誌》云「《文集》十卷藏於家」，今文遠刻本止文八首，詩十三首，則遺佚者多矣。

奏士風疏[1]

天下之患，莫大于士大夫。至于無恥則見利而已，不復知有他，如入市而攫金，不復見有人也。始則衆笑之，少則人惑之，久則天下相率而效之，莫知以爲非也。士風之壞，一至于此，則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雖殺人而謀其身，可爲也；迷國以成其私，可爲也。草竊姦宄，奪攘矯虔，何所不至而人君尚何所賴乎？古人有言，禮、義、廉、恥，謂之「四維」。四維不張，國非其有也。今欲使士大夫人人自好而相高以名節，則莫若朝廷之上倡清議于天下。士有頑頓無恥，一不容于清議者，將不得齒于縉紳，親戚以爲羞，鄉黨以爲辱。夫然，故士之有志于義者，寧饑餓不能出門户，而不敢以喪節；寧阨窮終身不得聞達，而不敢以敗名。廉恥之俗成而忠義之風起矣，人主何求而不得哉？惟陛下留意。

[1] 清抄本標題作「論士風奏疏」。

陳太平策[1]

直言臣某：欽惟聖朝布威敷德，臨簡御寬，極地際天，罔不臣服，混一之盛，曠古所無，三代以降，自周至今二千年閒得大一統者，惟秦、漢、晉、隋、唐而已。秦、隋、晉以貽謀不遠，旋踵敗亡。漢、唐雖傳數十世，其閒又亂日常多，治日常少。古今一統，其難如此，而能保於長且久者，又難如此。毋謂四海已合，民生已泰，可以安意肆志，而不思否泰相因，離合相仍，大有可憂可慮者存也。若賈誼當漢文晏安之時，猶爲之痛哭，爲之流涕，爲之長太息。方今之世，恐更甚焉。安得如誼者復生，爲朝廷畫久安長治之策？今觀朝廷之上，大臣則悠悠然持禄而顧望，小臣則惴惴然畏懼而偷安。含胡苟且，以求自全之計，玩歲愒月，以希遷轉之階。詎肯奮不顧之身，出爲百姓分憂者？然或有之，又招疑速謗，不能自容於時矣。使賈生身今之時，目今之事，不知何如其痛哭流涕長太息也。高見遠識之士，雖以斧鉞在前，刀鋸在後，其能自已於言乎？某幼勤於學，長習於史，少有知者。欲緘默無言，則上負明時，下負所學，縱明目張膽，羅縷自陳，則不免束之高閣，否則爲刀筆吏覆醬瓿而已。古語有曰：「樵夫之言，聖人擇焉。」又曰：「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或冀一言見聽，可爲涓埃之助云爾。如言而足取，則施之，時政必有所裨；言無可采，亦

[1] 此文諸本皆無，係方宗誠節取元人鄭介夫奏疏成篇，非游酢文字。

宜恕其狂僭，以來諫諍之路。輒以所見列爲一綱、二十目，條陳於后，謹投中書省御史臺以聞，仰干宸聽。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其綱一曰建儲。建儲一事，最爲當今急務。自三代殷周以來，人君即位之初，必先定儲嗣，所以示根本之固，杜覬覦之心也。欽惟皇帝陛下春秋鼎盛，德業方隆，億萬斯年正當發軔之初，而拳拳愚忠首陳建儲，則似不急不切。然揆古度今，未有如兹事之急且切也。今皇子天性聰明，嫡而居長，神人協贊，朝野歸心。宜蚤建儲宫，正名定號，所以尊崇宗社，所以培植國本，所以鎮安天下。聖朝萬世不拔之基，實係於此。賈誼曰「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云云。古者建東宫、立太子，將以表異示尊，定民志，非泛然之美稱也。今諸王公子例呼太子，嫡庶親疎略無差別。晋申胤曰：「太子統天下之重，尚與諸王齊冠遠遊，非所以辨貴賤也。」同衣冠猶以爲不宜，况可同名號哉？云云。大綱既正，其餘事務次第舉行，則宗社幸甚。

其目二十曰任官，曰選濿，曰鈔濿，曰鹽濿，曰備荒，曰厚俗，曰定律，曰刑賞，曰俸禄，曰求賢，曰養士，曰奔競，曰核實，曰户計，曰怯薛，曰僧道，曰邊遠，曰抑强，曰閲武，曰馬政。

孫莘老易傳序

《易》之爲書，該括萬有，而一言以蔽之，則「順性命之理」而已。陰陽之有消

長，剛柔之有進退，仁義之有隆污，三極之道皆原於一而會于理。其所遭者，時也；其所託者，義也；其所致者，用也。知斯三者，而天下之理得矣。斯理也，仰則著於天文，俯則形于地理，中則隱于人心。而民之迷日久，不能以自得也，冥行于利害之域而莫知所向。聖人有憂之，此《易》之所爲作也。伏羲象之而八卦成，文王重之而六爻具，周公繫之辭，仲尼訓其義。自伏羲至仲尼，則《易》之書不遺餘旨矣。蓋將領天下於中正之塗，而要于時措之宜也。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變而玩占，以研心則慮精，以應物則事舉。天且助之，人且與之，而何凶咎之有？故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又曰「因貳以濟民行」，此四君子之用心也。孫公莘老，少而好《易》，常以是行己，亦以是立朝，或進或退，或語或默，或從或違，皆占於《易》而後行也。晚而成書，辭約而旨明，義直而事核，又將與學者共之，蓋亦先聖之所期，豈徒爲章句以自名家而已？此先生傳《易》之意也。學者宜以是觀之。

家譜後序

往酢從事於伊川程夫子之門，謂儒者之道首在敦倫睦族，謹書諸紳，以誌不諠。富哉言乎！昔姬公陳詩以告孺子，王必丕揚其祖德，非獨「紹聞衣德言」，亦以啟佑我後人也。然而難言之矣，宗族之壞每在數傳而後，其閒保無一二式微，世世雷同附和者，或高、曾皆不可問，舉一勳名爛然、絶無干涉之人奉以爲吾祖，吾祖也恥孰甚焉！獨吾族不然，吾族於春秋時最

顯。粤我先人，博物洽聞，顯名於諸侯，澤潤生民，與東里子産並傳不朽，如《傳》稱「子太叔」者是也。迨伯度公，佐魏，卓卓著功業；伯始公繼起，風裁高峻，節烈矯然，世奉爲日星河嶽，蓋亦後先濟美者矣。再傳簡之公，爲唐南豐令，多所膏澤及於民，至今廟祀不衰。自時厥後，本朝太平興國閒，簪纓、朱芾蟬聯至今。巨族之稱，由來尚矣。酢膺祖、父之休，承乏俎豆，而顧使先人之澤散佚無傳焉，是誰之咎哉？獨不敢少有侵假，使支系混淆，世次紊亂，蹈雷同附和之譏。是編之葺，兄醇倡其事，酢用成之，則惟以別其流者澄其源，庶無負乎敦倫睦族之訓也已。若謂光前人之烈以垂裕後昆也，則吾豈敢。按公裔孫文遠刻本注云：「見省城《譜》序，闕考。」竊玩此文，與他文不類，似非公所作也。

書明道先生行狀後

先生道德之高致，經綸之遠圖，進退之大節，伊川季先生與門人高弟既論其實矣，酢復何言！謹拾其遺事，備採録云。

先生生而有妙質，聞道甚蚤，年逾冠，明誠夫子張子厚友而師之。子厚少時自喜其才，謂提騎卒數萬可横行匈奴，視叛羌爲易與耳，故從之游者多能道邊事。既而得聞先生論議，乃歸，謝其徒，盡棄其舊學以從事於道。其視先生雖外兄弟之子，而虚心求益之意懇懇如不及。逮先生之官，猶以書抵扈，以「定性未能不動」致問。先生爲破其疑，使內外動静道通爲一，讀其書可考而知也。其後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學，不多爲人講

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處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

擢爲御史，睿眷甚渥，亟承德音，所獻納必據經術，事常辨於蚤而戒於漸。一日，神宗縱言及於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惟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神宗爲之動顔。會同天節，宫嬪專獻奇巧，爲天子壽。先生既言於朝，又顧謂執政戒之。執政曰：「宫嬪實爲，非上意也，庸何傷？」先生曰：「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之言非是執政辭。」遂屈。是時有同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爲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復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

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貿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誚。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蓋誠心發於中，暢於四肢，見之者信慕，事之者革心，大抵類此。

先生少長，親闈視之如傷；又氣象清越，灑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苦。及遇事，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嘗董役，雖祁寒烈日，

不擁裘、不御蓋。❶ 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嘗先期畢事。異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競起，姦人乘虛爲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遂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肅整如常。

初至鄂，有監酒稅者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不敢發。先生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其勢窮，❷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禄，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州。從事有既孤而遭祖母喪者，身爲嫡孫，未果承重。先生爲推典灋意，告之甚悉，其人從之，至今遂爲定令，而天下縉紳始習爲常。蓋先生御小人，使不麗於灋；助君子，使必成其美，又大抵類此。

先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忘朝廷，然久幽之操確乎如石，胸中之氣沖如也。所至，士大夫多棄官從之學，朝見而夕歸，飲其和，茹其實，既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者，以單衣御冬，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蓋先生之教，要出於爲己。而士之游其門者，所學皆心到自得，無求於外。以故甚貧者忘饑寒，已仕者忘爵禄，魯重者敏，謹細者裕，强者無拂理，愿者有立志，可以脩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非若世之士，妄意空無，追咏昔人之糟粕而身不

❶「祁」，原作「祈」，據清抄本改。
❷「其」，清抄本作「某」。

與焉，及措之事業，則倀然無據而已也。方朝廷圖任真儒以惠天下，天下有識者謂先生行且大用矣；不幸而先生卒。嗚呼！道之行與廢，果非人力所能爲也？悲夫！哭而爲之贊曰：

天地之心，其太一之體與；天地之化，其太和之運與。確然高明，萬物覆焉；隤然博厚，萬物載焉，非以其一與。陽自此舒，陰自此凝；消息滿虛，莫見其形，非以其和與。夫子之德，其融心滌慮，默契於此與？不然，何穆穆不已，渾渾無涯而能言之，士莫足以頌其美與。嗟乎！孰謂此道未施，此民未覺，而先覺者逝與。百世之下，有想見夫子而不可得者，亦能觀諸天地之際與。

跋陳居士傳

昔揚子雲稱蜀人之賢，以李仲元爲「畏人」，想見其人信順之氣，積於中而暢於外，蓋黃叔度之流。惟以生於遠方，不聞於中原士大夫，獨因雄書而名載於後世。今陳居士含德隱厚，沈溟於七閩之下邑，未有能知之者。吾友中立爲發其蘊，以詔其子孫。吾知其與仲元俱不朽矣。此於名教，豈小補哉？政和二年孟夏中澣書。

宣義胡公墓誌銘

公諱淵，字澤之，姓胡氏。其先江南人，唐末避地於建州崇安之籍溪。曾祖

敏、祖容，皆率德不耀。父罕，負氣節，重然諾。鄉鄰有競者，不決於有司，而聽其一言。環左右數百家，終歲無訟。資産本饒給，群從數數稱貸，無所償，以故致空匱，怡然終不恨。公生而聰敏，髫歲能綴文。及冠，試於有司，不與選，而益務强識，下至陰陽卜筮之書，無不精究。親老家貧，於是往來授學江浙間，歲終，度父母所須，力能致者盡市歸以獻，退無私焉。丁外艱，母有末疾，不復遠遊，里閈教生徒，晨夕歸省，祈寒暑雨不移晷。每諸生饋食有鮮肥，悉持歸以佐母膳。母憐其誠，爲之强進，而疏食飲水躬自安之。既永感，晚寓江湖間而家焉。歲時追慕，常欲歸省墳壠，子孫以年高力諫止之。公曰：「吾少不能致禄養，一恨也。晚以貧故，不能處先廬，終灑埽，二恨也。今雖七十，筋力猶健，得一歸上冢，死且瞑目矣！」既歸，表識阡原，補植松檟，徘徊顧瞻，一慟而去。行道爲之惻楚。以子通籍，再封宣義郎。宣和元年十一月壬子卒於所居之正寢。子男五人：二蚤卒；安國，朝奉郎，新差權發遣提舉江南東路學士；安止、安老皆幼。女二人：長適宿州教授范舜舉，次在室。孫男女四人，完貢入太學。方慶曆、皇祐間，書籍多未刊，皆手傳。

公爲兒童時，父所傳書於同鄉僊洲吴居士之家，居士閲其所寫《論語》，字體謹愼，終二十篇文無誤，又視瞻凝審，重歎賞之。有女未嫁，聰睿少倫，讀書能探微旨，爲擇對，不輕許。察公端慤，特以妻之。公既資純孝，又得賢配，相與竭力以事其親，雖戹窮貧窶，而閨門之内雍如也。初，

安國典教荆州，數與守忤。公知其性峻，促使求田問舍。而夫人又每誡其子曰：「人患無德義耳。汝慎無得以生事累其心。」公乃自爲葺廬舍，買田數頃，語妻孥曰：「古者人有恆産，故士不仰禄。今之宦遊者，率低徊饑廩以自負於義，一招廢斥，置父母妻子於飢寒，恝然無念，可乎？」居無何，其子使湖外，論薦隱士，屬吏訴之，以爲所薦者黨人鄒公浩所囑，而故相范公之門人也。坐是除名，歸而託於所葺之田廬，安處無外營。親舊乃知公識微而慮遠也。後朝廷復其子官總益部，而涉遠道，歷險塗，恐難以奉安輿，將歸，誠控聞，又恐不知者隨而媒孽之，以貽親憂，躊躇未決。公察其意，乃曰：「世間禍福，非人謀所及，汝自擇於義可也！」卒聽其子棄官就養，處約雖久，訖無悔辭。自其子入官，盡斥其俸餘以贍兄弟之子。又取其子而教之，激其惰而揚其能，必欲成就而後已。臨終，語安國曰：「儒者特立獨行，不加少以爲多。汝當以古人自期！」言訖而逝。次年庚子三月辛酉，其子遵治命，以公入夫人之兆。將葬，來請銘。銘曰：

孰不爲事，事莫嚴於親；孰不爲守，守莫先於身。惟此兩者，公得之於己，而又以成其子之仁。少也，文詞發策上第；壯也，學行望隆縉紳。而且惕然内省，力久不息，以要於古人，則公之子也，公誰與倫。

朝奉郎彭公墓誌銘

君諱衛，字明微。其先吉州廬陵人。曾祖諱程。祖諱應求，仕爲太子中允，贈刑部尚書。父諱思永，爲御史中丞，以鯁

室居焉，故今爲和州人。

亮稱天下，贈左光禄大夫。母普寧郡太君晏氏，元獻公弟尚書户部侍郎融之女也。光禄將告老，愛歷陽江山之勝；君承志，築室居焉，故今爲和州人。

君少謹厚，讀書不爲科舉謀，光禄器之，亦不迫也。皇祐中，補太廟齋郎，君慕戀庭闈，久之不赴調。至和中，光禄漕成都，以恩乞監鳳州酒，二年避親罷。後光禄帥瀛，再乞趙州判官，君遲遲未行。光禄諭之曰：「瀛、趙相望，隨牒可數歸，與在我側不異也。」君慮違親意，乃赴官。會州將武人，不閑民事，易以言辱人。君委曲彌縫，數月而郡務理。而欲薦之，君力辭，以與外邑之垂絨者，州將歎服。甫踰年，丐侍養，優游親側。又十餘年，光禄捐館舍，居喪哀毁，以孝聞。奉普寧温凊，未嘗一宿離左右。有不安節，則日夜侍醫藥，雖祁寒酷暑不解帶，而普寧非君操藥亦不嘗也。王荆公屏居金陵，習聞而賢之，逮守金陵，欲辟置幕府，君謝不願也。熙寧中，淮南轉運使楊公汲知君不肯去親側，薦爲和州推官。初不以告，及命下，君駭曰：「我棄官養親有年矣，和雖吾居，而職官行役不可免，如離親何？」遂不拜，自此有歸田意。元豐四年，以宣義郎致仕。

乃於所居之西營地數畝，蒔花竹，構亭榭，爲悦親之所，每歲時宴適其中。名卿賢大夫聞者莫不稱頌，或作詩讚其美。故相范公堯夫守和州，數載酒相與遊，遂結姻好焉。及太夫人終，君年已六十，毁瘠甚，族黨憂其不勝喪。哲宗登極，恩遷宣德郎。今上嗣服，遷通直郎。以子通籍，封奉議郎。上受八寶，遷承議郎。又以子封朝奉郎。以大觀四年四月十七日

終於正寢，享年七十六。

君在趙州日，民之鬻蔬者例出蔬供郡官，以免身役。君聞知其説，義欲不取，而惡違衆也，告園丁曰：「我家食蔬少，爾持歸鬻之，積錢爾家。待我終更併取也。」訖去不復問。其清畏人知如此。初，光禄守當塗，故相蔡韓公時爲繁昌令，微涉吏議，部使者按之急。光禄爲言以免，又力薦而成就之。及韓公當國，念念有報德意，君杜門晦疾，不與通。其不求利達如此。性嗜經史，雖老不倦，得意處往往忘盥櫛、廢寢食。至於古人奇節美行，亹亹成誦，仍以訓子孫，使思齊也。平生託於正直，故不事祠禱；篤於名教，故不延桑門；安於義命，故不喜占算。終之日，蚤起，命子孫燕集，誨語終日。是夕，以微疾逝。

娶張氏，封崇德縣君，先卒。子男八人：誠，文林郎；諏，承議郎；詢，通仕郎，蚤世；訢，儒林郎；譓、詳、諶、詵並舉進士。女五人，皆適名家。孫男女十八，曾孫男女二人。以大觀四年十月十四日葬於歷陽之長壽鄉延慶里蓮花岡先塋之左。

先是，誠等來請銘，余嘗謂君當於古人中求之，故喜爲之銘。銘曰：

勢利之域，萬夫駿奔。孰旋其軥，優及聖門。君初入官，人致其力。荆偉其操，韓則懷德。兩相知之，膴仕可期。就養如曾，一夕不離。蚤歲投簪，耽翫六籍。會意如陶，欣然忘食。孺慕不衰，書淫以老。匪激匪求，從吾所好。彼高者原，松柏如櫛。神將護之，吉士之室。按和州陳廷桂《歷陽典録》補載此文，注云「見《游定夫詩文集》」。而文遠本未載，今補附於此。

祭陳了翁文

嗚呼陳公，萬夫之傑。大虛無塵，心疑知徹。經綸大猷，如挈裘領。灼知幾先，眇綿作炳。慮遠而知者疑，言危而弱者警。蓍龜有稽，可觀而省。嗚呼陳公，知事道而已，不知鼎鑊之臨其顛也；知殉國而已，不知陷穽之横其前也。阨之白首而氣愈和，蹙之死地而志愈堅。處約彌久，妻孥裕然。畎畝念忠，頂踵利物，人疑其爲墨；平生拯飢，任重一身，吾知其爲稷。行道之人，聞者心惻，意者天將降之大任而空乏其身耶？意者吾君將追念其篤誠，發獨斷而收之以澤斯民耶？嗚呼！孰謂流離川塗，邅迴萬狀，而淪于淮楚之濱耶？嗚呼！孰謂謀猷可以託心腹，膂力可以任股肱，而志願卒不伸耶？浩浩元精，慘不知其因耶。歲首之書，後訃而達，執書一慟，骨驚心折。嗚呼陳公！蓋將有哲人能盡知而賢之，有志士能慷慨而言之，有仁人能經紀其家而存之，有良史能具載其實而傳之。❶區區鄙詞，曷足以涉其流而泝其源乎？寓奠一觴，聊薦悃愊。東望傷懷，淚落横臆。尚饗。

遺　詩

餞賀方回分韻得歸字

邀客十分飲，送君千里歸。情隨緑水

❶「史」，原誤作「吏」，據清抄本改。

去，目斷白鷗飛。松菊今應在，風塵昔已非。維舟後夜月，能不重依依。

歸鴈

天末驚風急，江湖野思長。悲鳴愁絶塞，接翼冒風霜。澤岸多矰弋，雲閒乏稻粱。茫然棲息地，飲啄欲何鄉。

感事

世事浮雲薄，勞生一夢長。散材依櫟社，幽意慕濠梁。風急鷹鸇迅，霜殘草木黄。投閒如有約，早晚問耕桑。

春日山行有感

十里橋西別有天，青山欲斷翠雲連。園林寂寂鹿爲友，野服翩翩儒亦仙。風咏舞雩正此日，雪飄伊洛是何年。追尋往事頓成夢，回首春光倍黯然。

遊寶應寺

崒嵂三峰帶白灣，誰開蘭若翠微閒。竹牀雲嬾禪心定，草徑苔荒屐齒斑。天入碧嵐成玉宇，鳥飛青嶂出塵寰。此中即是蘂珠境，遮莫閒吟一解顔。

寶應寺讀書堂成因懷明道先生

橋西積雪度新晴，卜築茅堂快落成。郁郁奇花鋪野趣，關關好鳥和書聲。春濃嵐色無邊景，水淨天光徹底清。記得程門窗草綠，至今遐想每馳情。

題河清縣廨

小院閑亭長薜蘿，鹿來穿徑晚經過。夕陽蕭散簿書少，窗裏南山明月多。

水　亭

清溪一曲繞朱樓，荷密風稠咽斷流。夾岸垂楊烟細細，小橋流水即滄洲。

在潁昌寄中立

絳帷燕侍每從容，一聽微言萬慮空。卻愧猶懸三釜樂，未能終此挹清風。

蕭條清潁一茅廬，魂夢長懷與子居。五里橋西楊柳路，至今車馬往來疏。

登歸宗巖

奇冠南閩此最奇，歸宗千古是誰歸。至今來訪誰先至，知是曹劉先我知。

誨　子

三十年前宿草廬，五年三第世間無。

門前獬豸公裳在，只恐兒孫不讀書。按公裔孫文遠刻本注云「嗣考」，竊疑此詩語意矜張鄙陋，似未必爲公所作也。

山中即景

翠靄光風世界，青松緑竹人家。天外飛來野鳥，澗中流出桃花。

游定夫先生集卷末

附録

按舊本附録詩文甚多，今以其非大儒之言，不必著録。至舊本《集序》及《重修墓記》有關後世考證，故附著之。

祭游定夫文

楊時

嗚呼定夫！學通天人而時不用道，足濟天下而澤不加乎民。今其已矣，夫復何云？悵百年之永訣，猶想見其音塵。念昔從師，同志二人，今皆淪亡，渺余獨存。雖未即死而頭童齒豁，煢然孤立而誰憐？歎吾先生微言未泯，而學者所記多失其真。賴公相與參訂，去其譌謬，以傳後學。書往未復，而訃之及門。嗚呼悲夫！宜任其責者復誰歟？斯文將泯滅而無傳歟？抱遺編而求之，悼此志之不伸。重念南北相望，不得憑棺一慟，徒隕涕而馳神。余言之悲，聞乎不聞。

建寧府學游御史祠記

朱熹

故監察御史游公，先生諱酢，字定夫，此邦之建陽人，而河南程氏之高第弟子也。徽廟初爲御史，未幾去，爲郡江淮閒，又退而閒居以卒。隆興初元，歲在癸未，先生之殁於是四十有一年矣。今敷文閣待制、延平陳公實爲此邦，謂：「德學之盛有如先生者，而無祠於其鄉之學，非獨鄉人子弟之過，長民者亦有罪焉。」乃爲堂於

府學之東偏，立像致祠，而以書屬熹，使記其意。熹辭謝弗堪，屢返而公不聽，於是退考舊聞，按龜山楊文靖公所爲先生《墓誌》之辭曰：

「予元豐中受學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曰上蔡謝顯道，公其一也。初，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公，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知扶溝縣事，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爲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故所習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絶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公自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爲世儒之習。誠於中，形於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其爲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莅官遇僚吏有恩意，雖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及用而死。此士論共惜之，非予之私言也。所著書有《中庸義》、《易説》、《詩二南義》、《論孟雜解》各一卷，《文集》十卷藏於家。」

蓋楊公所記如此。熹惟知先生之深而言足以合其德且信於後，宜莫踰於楊公者。然則先生之道學、德行於此可以觀其詳矣。又念每獲侍坐於陳公，而聞其語先正忠肅公之與先生遊也，笑談論議、書疏辭章，昔所親見而聞之者，至今尚能誦之。其雍容俯仰之閒，又能併得其深微之意使聞者恍然若將復見其人焉。此其於先生之道如何哉？然則公之所以命祀先生，

蓋將推其所得於己者，以幸教此邦之人，非徒致欽慕之意以修故事而已也。熹既不獲終辭，乃悉論著楊公本語，而不敢輒贊一辭於其間，且復揆公指意所出者如是而并書之，以承公命，庶乎其可幸無罪云耳。

嗚呼！先生遠矣。學者登是堂而拜其像，於是《記》也考其師友之淵源，退訪其書而讀之，於以求先生之所以學者，果惡乎在！幸而有以自得之，則亦無以異乎親而炙之矣。《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熹雖不敏，願與承學之士勉焉，以無忘陳公之德也。

游胡二先生祠堂記

張栻

學者博觀載籍，尚論古人，考述而有以觀其用，❶察言而有以求其心。則其相去久遠，雖越宇宙，猶恨其不得身親而炙之，而況接吾耳目，近出鄉黨，而模範典型足以師表後學者哉！建之爲州，素稱多士，近數十年之閒，御史游公、文定胡公相繼而出，模範典型皆足以師表後學，而接於其人之耳目，又未有若是其近者也。是以比歲以來，爲政而知務者繼立二公之祠於學宮，其所以開示學者，尚論古人，充其近者之意，亦云切矣。蓋隆興癸未，知府

❶「述」，長春出版社校點本《張栻全集·南軒集》作「跡」。

事陳侯正同始祠游公於東廡之北端。後六年，轉運副使任公文薦、判官芮侯燁又以邦人之請，❶命祠胡公，且徙游公之祠爲東西室於堂上，未畢而皆去。又五年，今轉運副使沈侯樞始因其緒而卒成之，而教授王定方遂以書來屬栻爲記。栻生晚矣，雖不及見二公而躬拜之，然論其言行，以與同志者共講之，則亦區區之願矣。昔者竊聞之二程先生兄弟倡明道學於河南，東南之士受業於門，見推高弟者有三人焉，曰上蔡謝公，龜山楊公，而游公其一也。伊川先生嘗稱其「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絶人遠甚」，而楊公亦謂公「心傳目到，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其爲成德君子也」。元符三年冬，爲察院御史，旋出守郡，事業不得大施，獨有《中庸論孟説》垂於世。考其師友所稱，味其話言所傳，則夫造道之深、流風之遠，蓋有可得而推者矣。至若胡公，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公及謝、楊二君子游，而講明論説，自得之奥在於《春秋》。被遇明時，❷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説，正人心，亦可謂有功於斯文矣。夫以二公之賢，所立如此，是豈獨建人所得私以爲其鄉之先生哉？今姑以其模範典型接於耳目而論之，則即夫建學而立祠焉，亦其事之宜耳。自今以來，凡建人之游於學，與夫四方之士往來而有事於建之學者，瞻二公之在此

❶「後」上，原衍「平」字；「轉運副使」，原脱「副」字；「任公」，《南軒集》作「任侯」；「燁」，原作「華」。以上均據《南軒集》校改。

❷「被」，原作「彼」，據《南軒集》改。

堂也，必將竦然於中，[1]知所敬慕，退而考其言行，以遡其師友之淵源，即其所至而益究其學問之無窮，則聖賢之門牆庶幾其可循而入矣。然則爲是祠者，夫豈徒然而已哉？

漢陽軍學五先生祠堂記

黄榦

嘉定八年冬十有一月，漢陽軍學五先生祠堂成，郡假守長樂黄榦帥其屬與在學之士，諏日而舍奠焉，郡文學金華潘衍與其諸生合詞而請記。竊惟成均之瀍，合國子弟，擇有道德者使教焉，殁則祭于瞽宗，謂之先聖先師，國無人則取諸其鄰與其鄉鄰，而嘗遊宦于其國有善可紀者亦祀之。若孔子、孟子及其門人，則又不必其鄉鄰、遊宦，而祀典所秩通于天下。此學校之所同，未有能易焉者也。漢陽爲郡，訪之于學，常祀之外乃咸無焉。其江山之勝，習俗之孅，禹功、文化載于《詩》、《書》，士生其閒卓然自立者，固不乏人，豈懷道抱德、深藏不市，尸而祝之不可得耶？二程子以道學繼孔孟不傳之緒，生于黄陂，爲漢陽鄰壤。其門人游氏嘗守是邦，程子稱其「德器粹然，學問日進」，則取諸其鄰與嘗所遊宦者，不可以莫之舉也。即師生以原學之所自傳，則濂溪周先生實倡其始，又即周、程之學以究其所以光明盛大，則新安朱先生實成其終。此五先生之祠所以立，而學之文物始備矣。夫道統之傳，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躬是道以化天下。周之衰，斯道不行，孔子、孟子及其門

[1] 「竦」，原作「端」，據《南軒集》改。

人相與推明之。秦漢以來且千有餘歲，洙泗之遺緒已墜而復振，非五先生之力歟？則五先生者，自當與孔孟之徒通祀于學校，況又其遺跡之可考。則合而祀之，使此邦之士知道統之有傳，聖賢之可慕，顧不偉歟？當斯文晦蝕、遺編殘脱之餘，天運有開，名儒繼出，以高明之資、强毅之志，剖析毫釐，張皇幽眇，著之圖書，❶炳如日月。今之學者蓋不待窮探力索，可以目擊而道存焉。然士風之壞久矣，遊于學校者，非科目不習也，此豈士之罪哉？漢陽之士，入其門，升其堂，孔孟之徒森乎其前，五先生之祠列乎其後。尊其人，讀其書，明其道，心之所存，身之所履，必有以超然自得者。則夫有道有德，下以教國之子弟，上以紹諸儒正統之傳，豈其無人歟？豈其無人歟？遂爲之記，以授其學者，俾勒石于庭以俟明年。正月元日謹記。

祭建安游先生祝文

黄榦

維嘉定八年歲次乙亥十有二月乙酉朔，六日庚寅，漢陽軍學五先生祠堂成，宣教郎、權發遣漢陽軍兼管内勸農營田事、提舉義勇民兵黄榦，謹率郡僚及諸生，❷釋奠于建安游先生。先生「德器粹然，學問日進」，見稱于師；「清德重望，皎如日星」，見稱于友。流風餘韻，足以師範斯世；惠政在民，至于久而不忘。先生之于此，則遺澤固不淺矣。百餘年間，士風淳質，可

❶「著」，原脱，今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勉齋集》補。
❷「及」，原本作「友」，據《勉齋集》改。

與適道，非其效歟？然訪之學宮，祠貌猶缺，遺前賢之軌躅，泯後學之儀型，師帥之職，❶得無曠歟？是用建祠，以舉墜典、敢告。

游廌山先生集序

左　宰

先生，程門高弟也。自二程夫子倡教洛中，闡先聖之道，從遊諸儒最多，而同時立雪者首稱游、楊。比歸，程子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至今閩學之盛，埒於鄒魯，兩先生之功也。然伊川告楊子云：「游酢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絶人遠甚。」又云：「南劒州楊時雖不逮酢，然煞穎悟。」將毋游賢於楊乎？朱子嘗謂：「定夫事業不得大施，獨有《中庸語孟説》垂於世。攷其師友所稱，味其話言所傳，則夫造道之深、流風之遠，有可得而推者。」宰生也晚，未得爲先生之徒，然少讀經書，竊先生發揮精義，久心識之。兹者薄宦賢里，以瓣香來拜祠宇，肅瞻遺像，道貌偉然。登高以望，廌山之村落星羅棋布，皆其子孫之故居也。紫陽稱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者，詎止此哉？因語其苗裔曰：「孔孟之道，得二程而明，故朱子以二程繼聞知之統；二程之教，得游、楊而廣，故先儒以游、楊爲親炙之宗。我朝列聖相承，崇儒重道，釐訂學宮祀典，凡有功於六經、四子者，靡不徵文攷行以發其幽光，使天下之士知所尊仰。而況先生所著有《中庸義》、《〈論〉〈孟〉雜解》、《易説》、《詩二南義》各一卷、《文集》十卷，皆足羽翼經傳，

❶「師帥」，原本作「師師」，據《勉齋集》改。

發明聖道，其可朽蠹不傳於世乎？」適先生裔孫文遠取家藏舊本重壽梨棗，深幸天下之讀是書者可知所景從，更足以廣聖朝文教。余故敬表而出之，併以誌仰慕之萬一云。乾隆丙寅孟夏皖桐後學左宰敬撰。

重修和州游定夫先生墓碑記

方宗誠

宋儒游定夫先生，登元豐五年進士，徽宗時以監察御史出知和州，卒葬含山昇城鄉車轅嶺。今其地曰「察院嶺」，蓋以先生故得名，《和州志》詳載之矣。惟《志·表》載先生知和州爲元豐時，與《墓誌》、《年譜》不同，豈失之未考耶？《傳》稱先生所莅「有惠政，民愛之如父母，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伊川程子嘗稱其「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絶人」。朱子論述先賢，謂先生「清德重望，皎如日星，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然則先生政績雖世久遠不可考，而固可想見其概焉。昔孔子言「君子學道則愛人」，《書》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世之以不學入政者無論矣。嘗有學古而號爲政事之才，然終不遠於俗吏之所爲，何哉？則以其所學未明夫君子之大道也。故或愛民而失之姑容；或惡惡而失之嚴酷；或一意休養無明作有功之心，近於黄老之所爲；或欲興利除害而不能爲久大之規，徒局於一時急功近利之見。是皆非議事以制，而於聖人愛人之道未之有聞者也。先生初從河南兩程夫子游，受其微言要論而躬行之，其爲政實得古人明德新民之意，故令人没世不忘如此。然則世嘗謂政不必本於學，學不必衷諸道，甚且以道學爲無用

而詆諆之，遂使真儒之學不獲見於天下，豈非斯民之不幸也哉！

先生墓故有垣與碑，其旁有祠，咸豐中燬於賊。同治五年，新化游子代刺史來牧是州，糾僚吏士民修易之，又捐俸買田若干畝，以永春秋祀事，謂予素慕先生者，屬爲記其顛末。予惟先生之學見於遺書，其醇德至行著于先儒之所紀述，至其所以治和之政蹟，則史傳未之詳焉。然而流風餘韻至千百年，猶令人過墓生欽而奮然興起，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此儒者之設施，所以異于尋常循吏之所爲也與。時同治五年桐城後學方宗誠撰。

《全宋文》所輯佚文二則

題張元幹大父手澤後

知士無難，得其用心，斯知之矣。今仲宗得大父手澤數言於亂紙中，遂嚴飾而藏之，以詒子孫。此其用心，必且淬礪其質，追琢其章，以發揚幽光，詎肯失其本心以貽前人羞乎？君子以是賢之。宣和庚子，建安游酢書。《蘆川歸來集》卷一〇。

字韋許深道説

韋居士名許，字邦任，山谷道人以爲不甚中理，易之以「深道」，且述其意曰：

「古之有大功於世者，深於道者也。不深於道而能追配古人，未之有也。自許以深于道，古人之學也。」居士恨其説之未廣也，謁予申之。予把卷而嘆曰：富哉，山谷之言也。人心之神，覆載天地，變化萬物，超逸宇宙。古之所謂深造于道而左右逢其源者，曷嘗窮高極遠、疲精耗神以從事於彼哉？亦証此心而已。苟得其本心，則輔世長民，其仁無方，開物成務，其用不竭。上贊陰陽之和，下遂群生之宜，内致百姓親睦，外使萬邦威懷。不言則已，言而教化明；不爲則已，爲而瀍度正。此無他，本于誠心、形於事業而然也。昔顔子居陋巷未嘗出也，而孟子知其援溺拯饑，與禹、稷同道；伯夷饑死於首陽，而孟子知其朝諸侯、一天下，與伊尹同功。蓋以其所造者既深，則舉而措之可不占而信也。顔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師文王，知周公之不我欺。古之自許其志者如此。今山谷以古人之學期于深道，庶幾其勉哉。乾隆《太平府志》卷三八，乾隆二十二年刻本。

龜山先生全集

〔宋〕楊時 撰
李明友 校點

目録

龜山先生集卷第三……二九

龜山先生集卷第四……三七

龜山先生集卷第五……四九

龜山先生集卷第六

龜山先生集卷第七

龜山先生集卷第八

龜山先生集卷第九……一〇八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八……二五一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九……二六五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二……三一三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三……三二七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四……三三三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七……三八〇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八……三八七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四十……五四〇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四十一……五四九

校點説明

楊時(一〇五三—一一三五),字中立,南劍州將樂縣(今屬福建)人,世居縣北龜山之下,號龜山先生。宋神宗熙寧九年(一〇七六)中進士第,調官不赴,閉門讀書數年,於元豐三年(一〇八〇)調官京師,因傾心向慕程顥的學問,於第二年赴潁昌執弟子禮拜見程顥。楊時曾任徐州、虔州司法,瀏陽、餘杭、蕭山知縣,荆州府學教授。徽宗時,因蔡京薦舉,入朝任秘書郎、著作郎、邇英殿説書。欽宗時,任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國子監祭酒、徽猷閣直學士。高宗時,官至工部侍郎,任龍圖閣直學士。建炎三年(一一二九),告老還鄉,以著書講學爲事業。卒年八十三,謚文靖。《宋史》有傳。

楊時是著名的理學家。他與游酢、謝良佐、吕大臨在程門號稱「四先生」(《宋史》卷三四〇)。程顥非常欣賞他,他離别回鄉時,程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對他寄予了弘道東南的厚望。程顥辭世後,楊時又到洛中見程頤問學,當時他已四十歲,仍恭敬不怠。一日,程頤瞑目静坐,楊時、游酢侍立於旁,程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程門立雪」,成爲尊師重道的佳話。

楊時以二程理學正宗傳人自居。爲維護二程學説的統一,防止在流傳過程中失真走樣,他除了著書立説,予以闡釋之外,還傾注了很大精力編校二程著作。一是編輯二程語録,成《二程粹言》十篇,其内容和結構,實爲一部理學大綱,後收入《二程全書》,廣爲流傳。二是校正《伊川易傳》,使其成爲一代善本,後來定爲科舉取士的官書,影響深遠。此外,楊時還仿照二程舊例,收徒講學,在寓居毗陵(今常州、無錫一帶)期間,曾於東林設立講舍,前後講學達十八年之久。明代著名的東林書院即建於楊時講學的故址。

「理一分殊」是宋代理學中具有方法論意義的重要命題。這一命題是程頤在《答楊時論西銘書》中首先提出的，但程頤本人並没有進一步論述。第一個對「理一分殊」展開論述和闡釋的是楊時。楊時以體用關係對「理一分殊」進行論述，認爲「理一」是體，「分殊」是用，二者既區别又聯繫。以社會倫理關係而言，他説：「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權其分之輕重，無銖分之差，則精矣。」（卷二十《答胡康侯》）將仁與義看作理一分殊的關係，是要人們知道萬物本於一理，所以愛必及人；知道萬物各自殊異，社會等級有别，所以愛有差等。楊時還强調分殊，即强調「用」及其等差：「所謂分殊，即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分不能無等差。」（卷十一《京師所聞》）爲儒家的愛有差等觀作了理論上的説明，爲封建社會尊卑親疏的等級秩序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論根據。楊時對「理一分殊」命題所作的創造性發揮，爲南宋理學發展提供了新方法，開拓了新思路。

楊時載道南歸，一傳而羅從彦，再傳而李侗，又再傳而爲朱熹。楊時對南宋理學的發展所作的貢獻，不可磨滅。

楊時的著作有《書義》、《周易解義》、《禮記解義》、《春秋義》、《大學解》、《中庸義》、《論語義》、《孟子義》、《列子解》、《莊子解》等，可惜大部佚失，僅有一小部分保留在其文集之中。

楊時的文集，宋代就有刊刻，據《宋史·藝文志七》著録「《楊時集》二十卷，又《龜山集》三十五卷」，《直齋書録解題》卷十八著録《龜山集》二十八卷，但均失傳。明代，有弘治八年（一四九五）程敏政選鈔宋館閣本而編次的《龜山先生集》十六卷本（已佚），弘治十五年將樂縣令李熙根據程敏政鈔本刊刻的《文靖龜山楊先生文集》十六卷本，常州東林書院三十六卷本（已佚），正德十二年（一五一七）南京工部右侍郎宜興沈暉重刊的《龜山先生文靖楊公文集》三十五卷本，萬曆十九年（一五九一）

將樂縣令林熙春重刊的《龜山先生全集》四十二卷本。清代，有順治八年（一六五一）楊令聞重刊的《龜山先生文集》四十二卷本，康熙四十六年（一七〇七）楊繩祖重刊的《楊龜山先生全集》四十二卷本，康熙四十八年福建巡撫張伯行刊刻的《楊龜山集》六卷本（即正誼堂本）等，乾隆《四庫全書》收録的《龜山集》四十二卷本。一九九三年十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林海權先生整理的《楊時集》，是材料最爲完整，校勘十分精良的全集本。

此次整理，以《宋集珍本叢刊》影印萬曆十九年林熙春刊刻的《龜山先生全集》四十二卷本爲底本（缺頁較多，今據北京大學藏萬曆本補入，因係同版，不一一出校），以北京大學藏弘治十五年李熙刊刻的《文靖龜山楊先生文集》十六卷遞修本（簡稱李熙本）、北京大學藏正德十二年沈暉刊刻的《龜山先生文靖楊公文集》三十五卷本（簡稱沈暉本）爲校本，有些地方參考康熙四十六年楊繩祖刊刻的《楊龜山先生全集》四十二卷本（簡稱繩祖本）及四庫本、正誼堂本，並吸收了林海權先生點校的《楊時集》的相關成果。語録部分，還參考了《四部叢刊續編》收録的《龜山先生語録》單行本（簡稱「《語録》單行本」）。詩歌部分，底本、校本未收録的，現根據北京大學校點本《全宋詩》卷一一四四《楊時》，補入四首，附録於卷末。

還有一點需要説明的是，底本前二十一卷卷首題名爲「龜山先生集」，後二十一卷卷首題「龜山先生全集」，目録亦題「全集」，《宋集珍本叢刊》亦稱「全集」，今書題依之，卷内前二十一卷則保持底本原貌。卷三十七、卷三十八、卷四十一原題作「卷之某」，今據全書體例改作「卷第某」。

校點者　李明友

龜山先生文集叙

後學楚黄耿定力譔

有宋中葉，篤生真儒。道州一傳而爲河、洛。河、洛之間，從者如雲。先生之歸也，伯子獨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自是閩學日起，斯文垂統，後學北面而神明之。伯子之言，斯其驗哉！

先生初謁伯子，即悼異端曲學之弊，拳拳以尊師振教爲言。既得伯子真傳，兢兢步趨正叔，罔敢越軼，其器固能載道而行也。晚近學者守櫝遺珠，指蹄爲兔，斤斤膠常滯器，固不足道。即稱有聞矣，德不足以命世，行不足以淑人，譬之隙光爝火，乍明乍滅，亦何述焉。

百家之學，折衷元晦。然詮述既繁，時所出入，人亦以此置喙。先生論著，引而不發，不欲標揭指示，令不肖者藉爲口實，此所以深於道也。先生晚年一出，與伯子爲條例司同。元晦猶然有疑，毋乃正叔不載條例意與？

欲窺濂、洛真傳，則籍具在。潮陽林子令將樂，求先生全集，得之官司理家藏，因授剞劂，蓋其邦之文獻也。仰止前脩，嘉惠後學，知所先矣。

明萬曆十八年歲在庚寅冬日。

龜山先生集卷第一

上　書

上淵聖皇帝

臣以凡庸之才，叨被誤恩，擢寘諫垣，仍侍經幄，絲毫未有所補。而迫以桑榆晚暮，衰病日侵，不足以任職，引年之請，屢瀆天聽。伏蒙陛下眷憐，未忍擯棄，授以宫祠之禄，使畢此餘生。天地之恩，無以報稱。念將去國，恐自此遂填溝壑，❶無復再瞻清光，犬馬之情，不能自已。謹竭所聞以獻，伏望陛下清閑之燕，俯賜覽觀，庶或補於萬分，❷臣不勝幸甚。

臣聞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一身之修推而至於天下，❸無二道也，本諸誠意而已。

臣竊觀陛下，育德東宫，十有餘年，惟《詩》、《書》是習，玩好聲色之奉，不接於耳目，雖名實未加於上下，而恭儉之德，天下

❶「恐」，沈暉本作「必」。
❷「或」下，沈暉本有「有」字。
❸「下」下，沈暉本有「平」字。

已乎矣。臨御之初，東寇未平，虜騎尋至，城無樓櫓，士不素練，守禦之具闕如也。城中之民，安恃而無恐者，惟陛下盛德耳。未平之寇，皆投戈負耒，復爲力耕之農，豈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勝哉？誠意感通，而人自服從，其效可見也。自古願治之君，惟在慎一相。❶蓋宰相，人主之心膂也，臺諫耳目也，百執事股肱也。心膂之謀慮不深，耳目之視聽不明，股肱之宣力不彊，而能安其身者，未之有也。臣竊謂君臣相與之際，尤當以誠意爲主，一有不誠，則任賢不能勿貳，去邪不能勿疑。忠邪不分，鮮克以濟。昔在仁祖時，韓琦爲諫官，論四執政，一日而盡去之。有唐陳師合，言人主不可假宰相以事權，太宗曰：「是欲間吾君臣也。」遂逐之。故正觀、嘉祐之治，❷幾至三代，此任賢去邪之效也。若仁祖而不明，則必以韓琦之言爲已甚；太宗而懷貳，則必以師合之言爲忠，豈不殆哉！近見臺諫有言宰相者，陛下兩置而不問。使言之無實而不罪，則讒邪譖愬者得以肆其姦；言之有實而不行，則鄙夫患失者得以安其位。如是而求治，臣知其難矣。唐中宗時，崔琬對仗彈宗楚客。故事：大臣被彈，則俯伏趨出，立朝堂待罪。楚客更憤怒，自陳忠鯁，爲琬所誣。中宗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爲兄弟，以和解之。故中宗卒有和事之名。和事，非人主之美稱也，可不監之哉？臣願陛下明是非，辨邪正，有罪則去，妄言必誅，則小大之臣有所懲戒，咸懷忠良矣。如是而天下

❶「在慎」，沈暉本作「專恃」。
❷「正觀」，乃唐太宗年號「貞觀」，爲避宋仁宗（趙禎）名諱而作「正觀」。下同。

不治，未之有也。夫舜之命禹征苗也，禹以益贊之言而班師，二臣未嘗稟命也而安行之，舜亦誕敷文德而莫之問。以後世言之，二臣遂事之誅，宜無所逃也，非君臣相與以誠，無間言，❶烏有是哉？人君之任臣，當慎其始而已，苟非其人，雖一日居其位，不可也。疑而用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

初，德宗在藩邸，親見代宗爲政之弊，嬖溺奄宦，爲縉紳禍。及其即位，痛懲之，省四方不急之貢，罷梨園樂工及獻珍禽奇獸怪草異木，縱馴象四十有二于荆山之陽，又出宮女數百人。中外聳觀，謂太平可以立致。淄青軍士至投戈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踈斥宦官，親任朝士，張涉、薛邕之徒俱以儒雅入侍。已而二人繼以贓敗，於是始疑在庭之臣無可倚信者，而宦官因得藉口，❷故近習用而朝士踈矣。蓋其任臣，其始不慎擇故也。

夫南北司相爲輕重，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理之必至也。其後斂天下之財，歸之大盈，以爲私藏，借商、除陌、稅間架之令行，而天下騷然矣，其弊益甚於代宗之時。奄人用事，至持天下之柄授之，卒有「門生」、「國老」之稱，可勝痛哉！蓋其初出於一時之鋭，無至誠不已之心以持之，未有終不變者也。此前世覆車之轍，可以爲監矣。

近聞百工技巧雖盡廢罷，猶私畜於宦臣之家，覬幸異時投間而入，不可不察也。竊聞道路之言，頓異前日，雖細民無知，亦朝廷有以召之也。❸自正月以來，屢降德

❶「無間言」，行間有校語云：「祠堂本『無』上有『絶』字。」「間」下，李熙本有「上」字。

❷「得」下，沈暉本有「以」字。

❸「亦」下，沈暉本有「謂」字。

音，盡復祖宗之舊，賦外征斂並行蠲除，閭巷歡忻鼓舞，日需膏澤。今既數月矣，未有一事如祖宗之時者，賦外征斂，率由舊貫。自崇寧迄于宣和，寬恤之詔，歲一舉之，宣之通衢而人不聽，掛之墻壁而人不覩，以其文具而實不至故也。陛下嗣守神器，尤宜慎始。詔令如此，是亦文具而已。後雖有德意，人誰信之？ 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夫民者，邦本也，一失其心，則邦本摇矣，不可不慮也。然邊陲未寧，勤王之師，無慮數十萬計，萃于朔方，日費不貲，而邊郡殘破，十無一二。涓流積之而尾閭泄之，臣知其不易供也。朝廷未能一如詔旨不取於民者，亦事有不可得已耳。❶而遠方百姓，蓋未之知也。人君高拱於一堂之上，而四方萬里之遠，欲上之德户知之，臣恐非智力所及也。《周官》撢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巡天下邦國而語之」，正爲此也。臣願陛下修撢人之官，每路遣使一員，慎簡忠信可任者，使誦上志，道國之政事，徧歷所部而語之，❷候邊事稍寧，兵革衰息，則賦外蠲除悉如前詔，不爲虚文，使百姓曉然知息肩之有期，則人將和悦而正王面矣，此今日之急務也。仍令詢究民之利病可以興除者，吏之能否可以升黜者，弊政良法可以罷行者，條具以聞。方嬖倖持權，官吏出其門者，日求珍貨以媚悦之，奸贓狼籍，無敢誰何者，上下相蒙，賄以成俗，污染之久，未易遽革。臣嘗論其一二，雖蒙施行，不過放罷而已，未嘗究治也。昔成王以

❶「可」，沈暉本無。
❷「徧」，原作「偏」，據沈暉本改。

商之頑民封康叔，則告之曰：「欽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聖人豈樂於殺人哉？道之弗從，令之不服，非有嚴刑重誅，不能禁也。既歷三紀，世變風移，而後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則告之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先王之施德刑，非有異也，因時而已。凡諸路姦贓之吏，當究見情實，稽成王告康叔之意，甚者肆諸市朝，投之嶺海，庶乎人怨少伸，和氣充塞矣。

自崇寧以來，爲害之甚，無如茶、鹽二法。臣嘗論之詳矣。今復轉般而鈔法不變，未見其利也。祖宗設置發運司，蓋得劉晏之遺意，朝廷捐數百萬緡與爲糴本，❶使總六路之計，通融移用，以給中都之費。六路豐凶，更有不常。一路豐稔，則增糴以充漕計。饑凶去處，則罷糴，使輸折斛錢而已。故上下俱寬，而中都不乏，最爲良法。自胡師文以糴本爲羨餘以獻，而制置發運司拱手無可爲者，此直達之議所從起也。今復轉般，而糴本乃取之諸路。昔在諸路，每歲一路所得鹽課，無慮數十萬緡，自鈔法行，鹽課悉歸榷貨務，諸路一無所得，漕計日已不給，今又斂取之，非出於漕臣之家，亦取諸民而已。民力困敝，徒爲紛紛，無補於事。臣近詢之民間，謂朝廷雖有復轉般之名，而直達之實猶在。諸路米至真、揚、楚、泗，❷未嘗入敖，徒於文曆内爲收支，文具而已。此尤非更法之意也。臣竊謂鹽法與轉般相因以爲利，自行直達而鹽法隨變，所謂相因爲利者，兩失之矣。祖宗時，荆湖

❶ 「捐」，原作「損」，據沈暉本改。
❷ 「路」下，沈暉本有「漕」字。

南北、江東西漕米至真、揚下卸，即載鹽以歸，交納有剩數，則官以時直售之。舟人皆私市附載而行，陰取厚利，故以船爲家，一有罅漏，則隨補葺之，爲經遠計。太宗嘗謂侍臣曰：「倖門如鼠穴，不可塞。篙工、柁師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非洞見民隱，何以及此？自直達抄鹽之法行，而回綱無所得，沿江州縣亦無批請，故毁舟盜賣以充日食，而敗舟亡卒，處處有之，轉爲賊盜，不可勝計，其爲害非細也。

臣竊謂轉般、鹽法，爲發運司職事之根本，二者不可偏舉。不捐數百萬以爲糴本，無回運以養舟人，則雖復轉般，無異直達矣。近見發運司漕米至汴中，損失者十幾五六，蓋人船皆處之非其道也。

昔劉晏於楊子置十場造舡，每船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不計小費。凡事必爲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使之私用無窘，❶則官物堅好矣。異時有患吾給錢多，減之過半，則不能運矣。」至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無羨餘，舡益脆薄易壞，漕運遂廢矣。聞真、揚起綱，凡治舟所須之物，調夫庸直，皆不以例給，篙工挽卒，逃亡四出。沿汴以河清兵遞行牽挽。❷河清兵素非綱官所轄，肆行盜竊，不可禁止，加之上漏下濕，非沈溺則腐敗而不可食，其損失多矣，皆惜小費不論大計之過也。

臣欲乞朝廷嚴立法制，船場不得減尅工料，優給支費，庶得堅實，無踈漏之虞。復運鹽之利，使篙工、柁師以船爲家，則官

❶「窘」，原作「窮」，據沈暉本改。
❷「河清」，原作「清河」，據沈暉本改。下一「河清」同。

物自無損折矣。自漢、唐以來，善治財賦者，必以劉晏爲稱首。晏之言曰：「理財當以養民爲先。户口衆多，賦税自廣。」此至論也。然晏專用鹽利以充軍國之用，其爲法止於出鹽鄉置官收買鹽户所煮之鹽，轉鬻商人，任其所之，無餘事也。其始，江、淮鹽課歲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至六百餘萬緡，不啻相什百也。豈當時可行而今不可行耶？臣嘗任越州蕭山縣令，境内有錢清鹽場，亭户多竄亡，至追捕拘繫之，乃肯就役。嘗究問其故，蓋鹽之入官，一觔不過四五錢。積鹽之久，必有耗折，官吏任責，則入鹽加耗，理所不免。計其工力之費，不償其二三。又所至匱乏，錢不時得。此亭户所以多竄亡也。饑寒所迫，非私鬻之無以自給，故盜販十百爲羣，被甲荷戈名裹送者不下數十人。官司畏其生事，護送出境，得無侵擾已倖矣。夫深山窮谷，有經年不食鹽者，至附郭之民，不可一日無也。抄鹽之價高而私販賤，故食私鹽多，而歲課所以不敷也。非抑配編户，則鹽抄無肯售者，此其弊根也。朝廷若於出鹽鄉增價售之，使其私用無窘，則亭户孰肯冒禁與販鹽者私市哉？❶弊根既去，則歲課自敷矣。

夫天之所生，地之所藏，昔常有餘而今不足，其弊必有自矣。朝廷蓋未之究也。建隆之初，荆湖、江浙、河東、川、廣、福建，皆非朝廷有也。❷所有者，淮南、京東西數郡而已。承五季之亂，干戈日尋，然未嘗以用不足爲憂。今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

❶「販鹽」，原作「鹽販」，據沈暉本改。
❷「有」上，沈暉本有「所」字。

非其臣也，貢賦之入十倍於前時，❶而日以不足爲憂，何哉？處之未得其道故也。

昔皇祐嘗爲《會計録》，以總核天下財賦之出入，百官餼廩之奉，軍儲邊計，凡邦國之經用，皆有常數。元豐之《備對》，元祐之《會計》，皆放此爲之。臣伏望陛下明詔大臣，爲《靖康會計録》，取皇祐、元豐、元祐三書以爲式，吏員之增減，兵旅之多寡，户口之登耗，賦入之盈虚，與凡經用之數，以三書參較之，有餘不足之本，可以究見矣，然後從而救治之。宰相歲終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而憂國用之不足，非臣所知也。

臣在闕門之外，廟堂之論，臣不得而與聞焉。然得之於道路之言，以爲執政大臣治文書，究細務，日不暇給，其如天下之大計何？臣竊謂今日之急務，惟政事之未修，邊陲戰守之未備，皆闕然不講，此臣之所深憂也。臣願陛下敦諭大臣，闊略細務，付之有司，專務修政事，振軍律，❷練兵選將，爲戰守之備，庶乎綱舉而萬目自張矣。臣不勝幸望之至！

上欽宗皇帝其一

一乞立統帥。

臣竊見虜人駐兵城外，須求無厭，遲回不去，戎狄豺狼之心，請和之議未可盡信，尤當嚴爲之備。如聞勤王之師漸有至者，宜召將領一至城中，議戰守之計，恐其言或有可用者。艱難之際，謂宜廣行咨訪，庶有一得，不可忽也。諸葛亮曰：「有制之兵，

❶「倍」，李熙本作「百」。

❷「律」，沈暉本作「旅」。

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臣恐諸路烏合之衆，不相統一，非有制之兵也。臣謂當立統帥，以一號令，示之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矣。昔唐九節度之師無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衄，不可不慮也。仍乞散遣使臣，倍道兼程，督諸路兵之未至者。有逗遛不進，以軍法從事，則無敢後矣。援兵稍集，則軍聲益張，戰守惟吾所欲，而虜氣自懾矣。臣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興，未聞以天下之廣而畏人也，特在處之如何耳。

一乞肅軍政，謹斥堠，明法令。

臣聞古之善言兵者，莫如孫武。武之言曰：❶「將孰有能？法令孰行？賞罰孰明？以是而知勝負。」臣竊謂軍無紀律，士不用命，雖有百萬之師，無益於敗亡。童貫爲三路統帥，虜人侵疆，棄軍而歸。在軍法，孥戮之有餘辜矣，朝廷置而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大河，天險也。棄而不守，使虜騎得以長驅而前，其誤國已甚矣。謂將之有能，可乎？朝廷置而不問。軍政如此，何以用人！《書》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夫左不攻左，右不攻右，不過失伍離次耳，皆以不用命戮之，況未嘗接戰而遯逃乎？此先王仁義之兵，著之於經，以爲萬世法，非臣之私言也。釋而不誅，則將士不復可用矣。周世宗征河東，斬樊愛能而下數十人，士氣始振，此前事可監也。然軍律之不嚴，非特此而已。虜騎之來，已至城下，而朝廷不知。使敵人掩其不備，乘間

❶「曰」，原無，據沈暉本補。

而入，則拱手付之矣。言之可爲寒心！今幸無事，蓋宗社之福，非人謀也。邊事之興，奏報當日至。急脚遞於法日行五百里，則千里外二日可至，豈有虜人數萬，行數千里，而朝廷不知乎？此斥堠不明，帥臣失職，無甚於此者，法令不行故也。近見出使城外者，未有絲毫之效，子弟進職受厚賚，尤無理也。有罪不誅，無功受賞，則賞罰可謂明乎？使敵人善覘國，則勝負已決。臣願陛下嚴飭邊吏，謹斥堠，明法令，無功不賞，有罪必罰，則下有勸懲，而軍政肅矣。仍乞速詔中外，明示已罷宣撫司，即凡事非出三省、樞密院者，皆不得承受。若猶循舊轍，則邦之安危，未可知也。

一乞責宰執不忠。

臣伏讀上皇聖詔，自崇寧以來，爲大臣所誤，凡蠹國害民之政，輕費妄用，剗革殆盡。雖成湯改過不吝，無以加此。其視天下如棄敝屣，此堯舜之用心者，前世未之有也。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君臣蓋一體也。上皇痛自引咎，至託以倦勤遜于位，其克己内訟，可謂至矣。人主避位，而宰臣各叙遷，安受而不辭，此何理也？自昔有旱乾、水溢之災，宰相必引過待罪，況有此大變乎？夫外鎮撫四夷，内親附百姓，宰相之職也。以今之事觀之，其鎮撫之效可見矣。虜兵在境上，貽陛下宵旰之憂，竭府庫民力遺之，❶屈爲城下之盟，亦已甚矣。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此宰相宜任其責也，而皆謀爲竄亡自全之計，❷無一人爲社稷謀者，雖身在朝廷，而家屬已遯矣，獨陛下、后妃、皇

❶「遺」，沈暉本作「貽」。
❷「謀」，沈暉本作「首」。

子留居宮中，其狥國忘私，心果安在哉？平時以高爵厚禄尊養於廟堂之上，天步艱難之際，各爲身謀，陛下孤立何賴焉？念之至此，不覺涕泗之横流也。雖祖宗以來，未嘗戮一大臣，此陛下之家法所當守也，然亦宜稍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詢求貞賢以居其任，精神之至，必有聖賢不待夢卜而至者。惟陛下早圖之，天下幸甚！

一乞罷奄寺防城。

臣竊考自古奄人用事，未有無後患者。漢之竇武、何進以腑肺之親，因天下怨怒，收攬英豪如李膺、陳蕃諸人，共起而誅之，卒不勝，皆駢頸受戮。唐之昭宗信狎宦者，至東宮之幽，其爲歷世之禍大矣。國家童貫握兵，爲國生事，一十餘年，❶覆軍敗將，朝廷不聞。中外各竭，而貫之私藏厚積不可以千萬計。人怨神怒，馴致今日，陛下之親見也。臨御之初，謂宜屏去此曹，使與輿臺皂隸服掃除之役而已，不可復近。比聞防城所仍用奄人提舉，授以兵柄。此覆車之轍，不可復蹈也。使氣燄一熾，則後不可制矣。夫恩倖持權，貪饕得志，上皇晚雖悔悟，而追救不及，不可不監也。

一乞謹號令。

《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欲令之不反，當謹其始，始之不謹，而輕以示人，雖欲不反，不可得也。比見勑榜：索金銀於士庶之家，不納者許人告訴。既而不行。未一二日，又復前詔。崇寧以來，令有朝下而夕改者，故寬恤之詔，年一舉之，❷徒掛墻壁而已，而民不信。今

❶「一」，沈暉本作「二」。
❷「年」，沈暉本作「季」。

陛下即位之初，一言之出，臣下禀令，四海觀聽，尤不可不謹，不宜復蹈前轍也。其言有曰：「庶免吾民肝腦塗地。」何遽至是耶？雖事出倉卒，猶當婉其辭，少存國體，示之以怯懼之形，使狄人輕侮中國，無復忌憚，其失言甚矣，皆不謹令之過也。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夫兵、食可去，而信不可去，聖人之垂戒深矣。臣願陛下凡詔告中外，當詳議而後行，稽孔子無信不立之言，謹乃出令，以一民聽。天下幸甚！

其二 疏上，欽宗大喜。二月八日，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❶公具辭，❷不允。二月十三日，上殿進此。

臣昨蒙賜對，妄以狂瞽之言上論宰相，陛下不加斧鉞之誅，寘之言路。臣雖糜捐，無以報稱。比聞士民伏闕以數萬計，詬詈大臣，發其隱慝，無所不至，蓋國人之所共棄也。夫爵刑，天之所以命有德，討有罪，雖人君不得而私焉。《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則人君所以奉天者，亦因諸民而已。民之所棄，天實討之。方陛下臨御之初，適當艱難之際，宰相尤宜考擇。內修政事，外攘夷狄，非得真賢，不足勝其任也。惟陛下早留意焉，天下幸甚！

❶「右」，原無，據沈暉本補。
❷「辭」下，沈暉本有「免」字。

其三虜騎初退，主和議者欲賂以三鎮。十八日，公上殿，極論不可專守和議，急宜命將出師，并乞召用种師中、劉光世，問以方略可否。

臣竊惟河朔爲朝廷重地，三鎮又爲河朔之要藩，自周世宗迄于藝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其艱難甚矣，一旦棄之虜庭，姑以紓目前之急則可，以爲經遠之計則未也。方虜騎之來，士不素養，欲戰則無其人；艛艪未修，欲守則無其具。割地賜金，勢有不得已者，臣故曰以紓目前之急則可也。河朔郡縣，犬牙相錯。今以三鎮二十州之地與之，貫吾腹中，則一方邊面裂而三矣。❶建城壁，備器械，練兵積穀，未易以歲月計也。其距京城無藩籬之固，虜騎疾驅不數日而至，又非前日之比，豈不殆哉？臣故曰以爲經遠之計則未也。四方勤王之師逾月而後集，使之無功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後有緩急召之，宜有不受命者，不可不慮也。姚平仲之出，殺傷相當，未爲大衄，勝負兵家之常數，未足爲深戒。傳聞三鎮之民欲以死拒之，萬一不守則數州之衆肝腦塗地矣，朝廷寧忍坐視而不救乎？臣竊謂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使之腹背受敵，宜若可爲也。

臣本書生，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不敢自信其説。有如种師中、劉光世之徒，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臣欲乞陛下召至榻前，問以方略可否，必有定論，苟有萬全之計，不可失也。朝廷欲專守和議，以契丹百年之好猶不能保，寧能保此强虜乎？然朝廷

❶「三」上，沈暉本有「爲」字。

許與金銀以千萬計，秋高馬肥，乘間而來責其償者，彼不爲無辭矣。當是時，金銀不可復取之於民，援兵不可以卒致，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孔子與蒲人盟，曰：「要盟，神不聽。」卒渝之，不以爲不可也。今良將勁卒，咸欲自效，失此不爲，則後將噬臍矣。惟陛下留神而審處之。

其四

再上疏乞出師，不可專守和議。欽宗乃詔出師襲虜，而議者多持兩端。公

臣竊觀自漢迄唐，待戎狄之道無如祖宗之時，百年之間，民生戴白，不見兵革。奸臣要功，爲國生事，與惡而棄好，馴致今日。方虜騎逼城，備禦無素，卑辭厚禮以紓目前之急，蓋勢有不得已而然者，割要害之地以爲盟好，則非經遠之計也。臣固嘗論矣。

比聞金人駐兵磁、相，刼擄無有紀極，破大名成安一縣，驅掠子女二千餘人，殺令佐二人而去。誓書之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昔趙割六縣之地，使趙郝約事於秦。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今日之事，正類於是。夫去其巢穴，[1]越數千里之遠而犯人之國都，蓋危道也，使其力能攻之，則城中之物皆其有也，尚何事求哉？彼見吾高城深

[1]「穴」，原作「冗」，據繩祖本改。「巢穴」，沈暉本空缺。

池未易輕犯，❶勤王之師四面而至，姚平仲固嘗與之交兵矣，忍而不敢怒，請和而去，則其情可見。蓋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也。朝廷割三鎮二十州之地與之，是亦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約，及河而返，今挾之而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三鎮之民，以死拒之於前，而吾以重兵擁其後，勢必得所欲。若猶未從，則聲言其罪而討之。夫師以直爲壯，是舉直在我矣。三鎮聞之，士氣必振，此萬全之計，不可失也。若三鎮窮蹙而王師不救，則其民必謂朝廷視其塗炭而莫之恤，則戴后之心懈，而大事去矣，不可不慮也。

竊聞出師之令，廟算不一，屢行而屢反，如是則士氣必懈惰，欲其成功，難矣。唐憲宗平淮西，韓愈謂「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未有舉大事不斷而能成也。伏望斷自宸衷，無惑於浮議，則天下幸甚！

其五

臣竊惟太原，天下之根本也。唐高祖起晉陽，後唐莊宗、石晉、劉智遠輩皆據有太原而取天下，❷自古以來未有不以爲重地也，罕一舉而取。契丹，劇賊也。今圍太原累月，頓兵不移，包藏禍心，豈易量哉？姚古擁重兵爲援，逗留不進。萬一太原不守，其禍有不可測者。軍政如此，何以用人？昔周世宗伐李筠，諸將望風而奔，世宗自力戰，大敗歸，卧帳中不起。太祖曰：「何不

❶「輕」，沈暉本作「陵」。
❷「智」，沈暉本作「知」。

盡誅大將，以偏裨代之？」世宗大喜，起坐曰：「正合朕意。」於是斬樊愛能以下數十人，一舉而取高平，自是兵威震天下，遂以平諸國。今姚古坐視太原危急而不救，死有餘辜，❶釋而不誅，則無以振國威矣。臣願陛下用太祖之言，法世宗之斷，誅姚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明示賞罰，使士各用命，庶乎太原可全也。

其六

臣嘗論姚古逗留，當以軍法從事，未蒙施行。❷今太原圍閉累月，危急甚矣。訪聞大兵尚在，威勝軍無一人一騎入太原境者，唯范瓊不受姚古節制，獨能引兵稍前，則諸將逗留，古實爲之也。奈何惜一姚古不誅，坐視要重之地而不救乎？萬一太原之民以王師不救，必謂朝廷棄之，別生異心，則禍起肘腋，非特金人之比，不可不慮也。云云云。臣願陛下明詔大臣，悉力措畫，速正姚古逗留之罪，誅之以肅軍政，遴柬有武略可任者代之。偏裨猶有不用命者，一以軍法從事，庶幾士氣稍振，使敵人有所忌憚。若朝廷未欲遽誅大將，姑用前代故事，盡行削奪，使白衣從事以責後效，猶之可也。不爾，則秋冬之交，風勁草衰，強寇長驅而南，益無所忌憚，悔無及矣。惟陛下留神而幸聽之。

其七

臣伏見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

❶「辜」，沈暉本作「責」。
❷「未」上，沈暉本有「久」字。

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曾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皇帝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而京所爲，自謂得安石之意，使無得而議。其小有異者，則以不忠不孝之名目之，痛加竄黜。人皆結舌，莫敢爲言，而京得以肆意妄爲。則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

臣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説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其爲今日之害尤甚者一二事以明之，則其爲邪説可見矣。

昔神宗皇帝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曰：「朕爲天下守財耳。」此謹乃儉德，惟懷永圖，正宜將順。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未嘗竭天下以自奉。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享上，實安石竭天下自奉之説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孰弊弊然以愛爲事？」夫《鳧鷖》之五章特曰：「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矣。自古釋之者，[1]未有爲泰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説也，安石獨倡爲此説，以啓人主之

[1] 「古釋之」，原作「釋古云」，據沈暉本改。

侈心。其後蔡京輩輕費妄用，專以侈靡爲事，蓋祖此説耳。則安石邪説之害，豈不甚哉？臣伏望睿斷，正安石學術之繆，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毁去配享之像，使淫辭不爲學者之惑，❶實天下萬世之幸。

龜山先生集卷第一終

❶「使」下，沈暉本有「邪説」二字。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

奏狀

辭免邇英殿説書

右臣伏蒙聖恩，除臣充邇英殿説書者。聞命震驚，罔知所措。切惟陛下聖學高明，勸講之官，宜得深於經術之士，以充其選。如臣淺陋，其敢冒居？伏望聖慈，追還成命，以安愚分。所有勑命，未敢祇受，已送秘書寄納。

乞上殿 靖康元年正月二十七日[1]

右臣伏覩陛下即政之初，適當國家多事之際。凡在臣子，苟有見聞，咸宜自竭，況臣備員勸講，義豈敢默？輒有所見利害，欲面奏陳。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臣上殿敷奏。

辭免諫議大夫

右臣二月初八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除臣右諫議大夫，日下供職者。聞命震恐，不知所措。切惟諫諍之臣，以繩愆糾繆爲職，宜得剛明之才以

❶「靖康元年正月二十七日」十字，原無，據沈暉本補。

充其選。顧臣何人，其敢冒處？伏望聖慈，追還成命，以允公議。

舉吕好問自代

右臣伏見朝奉大夫吕好問，勳德之後，蔚有典刑，篤實而多聞，疏通而守正，論議氣節，凛然有古諍臣之風。非特臣所不如，亦當代難得之士。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辭免諫議侍講其一 五月初十日

右臣准開封府告示：「奉聖旨：學官等并罷。」臣自罷權祭酒。切念臣退伏田廬，杜門待盡，十有餘年，誤蒙上皇召自閒廢之中，寘之館閣。❶陛下即位，復被眷知，擢居諫省，仍侍經幄，兼權祭酒。顧雖糜捐，無以報稱。而臣自供職以來，論事無補，人微望重，學術謬悠，❷無以鎮服士心，自取悔吝。尚賴天度包荒，未加竄殛。私自省循，無所容措，所有諫垣、經筵之任，尤難冒居。伏望聖慈，特賜罷免，除臣福建路一合入差遣，或宫祠，任便居住，以安愚分。

其二 五月十四日

右臣誤蒙陛下擢寘諫垣，仍兼勸講，皆朝廷高選。顧臣庸虚，不足任職，加以老病交侵，目視昏眊，兩脛痺弱，行立俱艱。雖欲貪榮冒居，力所不逮。已嘗具狀，乞賜罷

❶「館閣」，沈暉本作「儒館」。
❷「悠」，沈暉本作「悠」。

免。除臣福建路合入差遣，或宫祠，任便居住，以安愚分，未蒙指揮。伏望聖慈，特賜矜憫，檢會前奏施行。

其　三十六日

右臣伏蒙陛下以臣奏乞福建路差遣，或宫觀，任便居住，賜詔不允者。特恩曲被，❶感激涕零。切念臣年逾七十，疾病交侵，目昏不能遠視，足弱難於久立。近有章疏，皆封以入，不請對，亦常冒聞天聽。陛下所知之。實恐因此曠敗，旁招人言。陛下迫於公議，雖欲終始保全，不可得也。伏望聖慈，特賜矜憫，檢會前奏施行。

其　四二十四日

右臣准尚書省今月二十四日劄子，以臣累奏乞福建路差遣，或宫觀，任便居住，奉聖旨不允者。臣不避嚴誅，再瀝血誠，上干天聽。伏念臣陋學淺聞，論事無補，不惟德薄望輕，不足任職，而犬馬之齒，已逾七十，加以疾病交攻，日虞顛仆，雖欲貪榮冒居，實所不逮。❷伏望聖慈，檢會前奏施行。

乞　致　仕六月四日

右臣累上封章，乞福建路合入差遣，或

❶「特」，沈暉本作「誤」。
❷「實」，沈暉本作「力」。

宮祠，任便居住，伏蒙聖慈未賜俞允者。切念臣犬馬之齒，已逾七十，禮律皆當引年辭祿。陛下聖度優容，未加廢斥，天地之恩，無以論報。近於疾病交攻，腰膝痺疼，乘騎不便，日有顛仆之憂。在告幾月，久廢職事，坐縻餼廩，義實難安，不敢再有陳請。乞守本官致仕，以安愚分。

辭免給事中其一 六月九日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伏蒙聖恩，除臣給事中者。聞命震驚，無所容措。伏念臣老病交侵，不任朝謁，方乞解官致仕。求去而獲遷，是美官要職，可以要致也，豈惟於臣私義不安，實恐上累朝廷名器有濫授之失。伏望睿慈，追還成命，檢會前奏施行。

其二 十八日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以臣辭免給事中恩命，奉聖旨不允者。聞命惶懼，罔知攸措。不敢苟避煩瀆之誅，須至再竭悃誠，上干天聽。伏念臣年逾七十，已上封章乞解官致仕，誤蒙睿恩，除臣前件差遣。臣雖至愚，豈不知貪戀聖明，進居要職，足爲榮耀？實以衰病交侵，不任朝謁，老不知止，貽笑縉紳。伏望聖慈，追還成命，令臣致仕，以安愚分。

其三 二十八日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辭免給事中，乞解

官致仕，賜詔不允者。睿恩誤被，❶蔀屋生光，寵逾分涯，❷但深感涕。切惟七十致仕，著在禮律，士夫所宜循守也。而臣犬馬之齒，七十有四，背經違律，負罪多矣。豈不知退伏田廬，躬耕食力，孰若日近清光，坐享厚禄之爲安榮也？實以衰病，筋力不支，兼臣方引年辭位，遂蒙遷擢，❸使臣黽勉扶病就職，必致人言。冒寵之誅，無以自逭。伏望聖慈，察臣誠懇，特降睿旨，令臣致仕，以安愚分。

辭免徽猷閣直學士其一 七月五日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七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徽猷閣直學士，差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者。叨被聖恩，榮愧交集。伏念臣以衰病乞骸，特蒙睿慈，曲垂矜憫，未即棄捐，尚畀宫祠之禄。天地生成之恩，無以論報。所有直學士之職，非臣凉薄所堪。伏望陛下追寢成命，乞守本官提舉崇福宫，以安愚分。

其二 二十七日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辭免徽猷閣直學士恩命，賜詔不允者。祇奉宸綸，益深震懼。切惟直學士之職，自祖宗以來，未有自諫省躐等而授者。臣雖蒙除給事中，即未曾供職，❹資淺望輕，義難冒處。伏望陛下特降睿旨，追寢成命，庶協公議。

❶「誤」，沈暉本作「與」。
❷「寵逾分涯」，沈暉本作「省分逾涯」。
❸「遂」，沈暉本作「遽」。
❹「即」，原作「郎」，據沈暉本改。

其三 二十六日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辭免徽猷閣直學士，賜詔不允者。臣愚屢竭悃誠，上干天聽。煩瀆之罪，宜無所逃。夙夜憂惶，罔知攸措。然臣義有未安，不敢苟止。切惟延閣之命，尤爲華選，祖宗以來，未嘗輕授。方朝廷脩明百度，一循舊制，裁抑僥倖，理宜謹始。臣豈敢以螻蟻之微，首犯名分，貪榮冒居，上紊典憲？伏望陛下特降睿旨，追還成命，以寔公議。

辭免召赴行在 七月二十一日。申省狀附後。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臣乘遞馬，疾速發來赴行在者。切念臣昨蒙淵聖皇帝誤恩，自諫省遷給事中。臣以衰老，久患腰膝，乘騎不便，累表懇辭補外，蒙恩得請，除待制，提舉嵩山崇福宮。未及一年，伏遇皇帝陛下嗣登寶位。在臣子之分，義當入覲，況蒙促召，敢不奔走奉命？緣臣實以痼疾如舊，乘騎未得。伏望聖慈矜察，許臣免赴行在。臣見已乘舡起發，前去楚、泗間，聽候指揮。

申省

右某先於七月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令乘騎赴行在。某昨蒙淵聖皇帝誤恩，除給事中。某以久患腰膝，乘騎不便，累表懇辭，得請，除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主上即位，復蒙睿旨召赴行在。某爲舊疾未安，尋具前項因依，七月二十一日自常州附遞奏聞辭免，不敢居家坐待朝旨，仍一面乘船自去楚、泗州，聽候指揮。今已到楚州日久，未蒙指揮。切念某犬馬之齒七十有五，加以痼疾

間作，拜履俱艱，不任朝謁。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檢會前奏施行。❶

辭免工部侍郎 十二月二十六日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准尚書省吏房帖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工部侍郎，日下供職。❷ 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犬馬之齒七十有五，衰病筋力不支，不足以任職。伏望聖慈，追還成命，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庶沾薄禄，畢此餘生，不勝幸願之至。

舉曾統自代

右臣伏見奉議郎守尚書工部員外郎曾統，名臣之後，能世其家。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乞宮祠其一 建炎二年二月十五日

右臣以凡庸之材，叨被誤恩，擢寘貳卿之列。顧雖糜捐，不足報稱。重念臣行年七十有六，素有足疾，拜履俱艱，日虞顛仆，觸事昏忘，難以任職。欲望聖慈矜恤，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任便居住。

其二 三月二日

右臣伏蒙陛下以臣乞宮觀差遣任便居住，賜詔不允者。伏念臣自熙寧中叨竊科第，五十餘年，晚始蒙淵聖皇帝誤知，擢居

❶「奏」，原脱，據沈暉本補。
❷「職」下，沈暉本有「者」字。

禁從。鑾輿北狩，臣以老病在外，無以自效，偷生忍死，負罪宜無所逃。陛下嗣位，特蒙矜貸，召寘貳卿之列，受恩逾分，雖糜捐未足以報稱萬一。臣雖至愚，豈敢飾辭避事，以求便安？重念臣犬馬之齒七十有六，筋骸衰瘁，心志眊昏，兩脛痺攣，日虞顛仆，故不避煩瀆之誅，再干天聽。伏望聖慈察臣誠懇，除臣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庶沾薄禄，使垂盡之年，不至失所。

其三 兼辭免侍講

右臣以老病，上干天聽，乞一宮祠差遣，未賜俞允。方欲再具陳情，伏蒙聖恩，除臣兼侍講。聞命驚惶，無所容措。伏念臣逮事淵聖皇帝，復侍經席。臣以衰病，目昏不能遠視，足弱不能久立，辭免職任，蒙淵聖皇帝矜憫，除臣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住。今已逾三年，精神昏眊，手足攣痺，又甚於前日。豈敢貪冒寵榮，復居此職？伏望聖慈察臣誠懇，追還成命，除臣一宮觀差遣，以安愚分。

其四 四月六日

右臣伏蒙陛下擢寘貳卿，仍侍經幄，皆一時高選。豈惟陋學淺聞，不足以任職，而臣犬馬之齒七十有六，衰病日增，雖欲貪榮冒居，精力不逮。伏望聖慈矜察，除臣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庶沾薄禄，畢此餘生。

其五 十五日

右臣今月十三日，准尚書省劄子：以

臣乞宮觀差遣，奉聖旨不允者。臣以凡庸之才，誤蒙睿恩，擢侍經幄，遂獲日近清光。臣非土木，豈不知幸！重念臣年齡遲暮，精力衰殘，舊學荒蕪，十忘八九。仰見聖德日躋，❶非陋識淺聞足以上裨萬一，懼旁招人言，❷自貽悔咎。加之目視昏花，兩脛痺弱，晨趨殿陛，每虞顛仆，徒以食貧指衆，仰禄爲生，未能引年辭仕，冒寵僥求，負罪多矣。恭惟皇帝陛下，天度并容，無物不覆，察臣誠懇，除臣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庶沾厚禄，以盡餘年。

辭免龍圖閣直學士

右臣伏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者。叨被誤恩，榮愧交集。所有直學士之職，朝廷清選。如臣衰朽，豈敢冒居！伏望聖慈，追還成命，庶安愚分。

乞致仕 建炎庚戌

右臣昨蒙誤恩，擢寘貳卿之列。老病不足以任職，冒聞天聽。竊冀祠宮之禄，畢此餘生。伏蒙陛下睿慈矜憫，俞其所請，仍加延閣之命。顧臣何人，有此遭遇，捐軀未足報稱，坐糜餼廩，已逾二年。方時艱難，而薾然衰瘠，力不能自效，疚心靦顏，無所容措。伏乞守本官致仕，以安愚分。

❶「見」，沈暉本作「干」。
❷「懼」上，沈暉本有「日」字。

代虔守薦楊孝本

右臣猥以非才，謬當郡寄。竊惟事君之義，莫尚以人，而不祥之實，蔽賢爲大。苟有所知，臣敢不勉？伏見虔州進士楊孝本，學富行純，爲輿論信服。曩游京師，一時忠義之士，❶多從之學。裋褐不完，飯疏飲水，而束脩之饋，悉以市書，捆載而歸。自晦巖穴，不求仕進。鄉閭故舊憐其貧，協力周之，非其義不受也。此雖古人操履，無以過之。當路柄臣，亦嘗論薦，然久未蒙旌擢。伏望聖慈，不以臣言之輕，特加收采，錫之一命，以稱朝廷尊德勵善之實。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終

❶「忠」，沈暉本作「志」。

龜山先生集卷第三

表

謝除邇英殿説書

臣某言：伏蒙聖恩，除臣充邇英殿説書，尋具狀辭免，奉聖旨不允者。備員東觀，曾未逾時；講經宸庭，荐膺異數。懇辭上瀆，成命弗渝。省分非宜，以榮爲懼。中謝。❶伏念臣仕惟爲禄，學不知方。自憐挾筴以亡羊，奚殊博簺；幾類畫墁而志食，有愧輪輿。拓落一官，踐更三世。偶以桑榆之晚景，親逢睿聖之誤知，擢寘書林，復陪經幄。嗟伏生之已老，徒誦遺編；顧申公之無文，寧堪待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天覆，盛德日新，雖小善而不遺，無一夫之弗獲，致兹庸陋，亦預甄收。非堯、舜之道不陳，敢忘訓奬？惟虞、夏之書具在，益懋前聞。期自竭於埃涓，庶或逃於尸素。

謝除諫議大夫兼侍講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試右諫議大夫兼侍講，仍賜紫章服者。擢居諫省，叨被誤恩；進侍經筵，尤慚非據。寵榮過分，循省若驚。中謝。竊以懷經世之志者，常患無其時；有適時之才者，常患無其位。況值

❶「中謝」爲作者上書皇帝時行文中的敬語。爲照顧文意，今據沈暉本改爲小字，下同。「中賀」亦同。

離明之繼照，仍丁泰吉之大來。周道砥平，舜聰四達，寘在七人之列，是爲千載之逢。如臣者，識昧趨今，學惟泥古，麞頭鼠目，何意求官；馬勃牛溲，寧堪待用？顧天下之事，惟諫臣得以盡言；遭聖人之時，非賢者曷勝其任。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涓流必受，大壑益深，端一德以當天，奉三無而撫世。故茲庸妄，獲與選掄，敢不勉勵前修，仰酧洪造？居官任職，自知無以踰人；補過盡忠，庶勉全於晚節。

謝賜詔乞致仕不允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辭免給事中，乞致仕，賜詔不允者。異恩俯及，省分非宜，祇服訓辭，惟知感涕。中謝。伏念臣賦材謭薄，稟命奇窮；遭時清明，誤被掄選。空坐糜於餼廩，訖無補於絲毫。老病交侵，神志俱耗。筋骸痺弱，屣履如遺；頭目眩昏，看朱成碧。日懷丘首之念，亟圖曳尾之安。屢竭悃誠，未回天聽。此蓋皇帝陛下舉無棄物，常善救人，凡在鈞陶之中，不遺瓦甓之賤，致茲庸陋，亦未棄捐。雖老馬已疲，尚羈於伏櫪；而敝帷之賜，終冀於深仁。

謝除待制

效職無聞，自宜力去；錫恩甚寵，尤在牢辭。尚叨延閣之華，仍竊真祠之廩。❶拊存備至，感激難言。中謝。伏念臣材不適時，學惟泥古。久安朴野，已難彊於筋骸；晚際休明，固願張其肝膽。既不能媚俗以同

❶「真」，原作「直」，據沈暉本改。

衆，又無以揚己而取名，顧蒲柳之已衰，亦風波之足畏。加之疾疢，重積淩兢。念公朝當責實之時，而諫省非養閒之地。粗知出處進退之節，敢不乞身？豈圖終始憫憐之私，未令失禄。曁丐還於祕職，遂冒貢以忱辭；雖盡力於循墻，猶忝榮於持橐。向非全度，何以曲成！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盛德溥臨，大明旁燭，欲招徠於忠直，庶興起於治功。故於諫諍之官，務盡優容之禮，倘不能而知止，亦終惠之有加。致此摧頹，荐膺眷渥。臣謹當祗承大賜，欽頌至言。景迫桑榆，勉報丘山之重；心傾葵藿，敢忘雨露之施！

賀皇帝即位

胡寇逆天，痛二聖之播越；民心戴后，幸九廟之再安。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體舜聰明，躬湯勇智，憂勤乎於内外，孝弟通乎神明。踐寶位於艱難之中，安神器於傾側之際。臣叨塵法從，莫效微勞。願思高祖之好謀，仍奮文皇之英武。兩宫返國，徐當責效於侯公；醜虜成擒，終見收功於李靖。

賀復辟

元凶肆逆，寰宇震驚；妖氛廓清，宸居復正。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膺圖御極，經德體元，信順式孚，天人協助。雖有去豳之意，難逃如市之歸。大明既升，輿情共慶。總師入覲，率多方叔之壯猷；遺澤在民，行遂先王之復古。

謝除工部侍郎

臣某言：准告除臣試尚書工部侍郎，仍賜對衣金帶者。賜環荐至，方力疾以造朝；出綍遽膺，敢辭難於就職？甄收甚渥，刻厲無窮。中謝。伏念臣智不競時，學惟泥古。素行貧賤，付憂患之薰心；備歷險艱，見盛衰之反掌。豈圖遲暮，獲預選掄？荷二聖之深知，當一時之大變，擢繇學省，寘在諫垣。念當效命之秋，何暇多言之恤。乞身去國，凝睇圍城。空懷天地之恩，無從報塞；已迫桑榆之景，徒極殞傷。賴神聖之有臨，致邦家之再造。眷惟銷患，無競得人。招俠下及於衰殘，奔赴莫先於艱厄。屬有負薪之疾，阻於叱馭之驅。仰被寬隆，載加超越。未及瞻光於黼陛，已令貳事於官曹。雖主憂臣辱之時，不求營繕；而內修外攘之際，專賴謀猷。弗許牢辭，曷勝重拜？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憂勞圖治，剛健繼明，深懷播越之勤，克篤孝恭之實。凡側身而修行，皆應天而順人。期瞻見於兩宮，庶肅清於四海。廣收羣策，用翊丕基。有如疲曳之餘，亦在簡求之末。臣敢不追惟舊學，佩服至仁？持橐奉身，益盡論思之職；枕戈勵志，更輸憂憤之心。

謝賜詔乞出不允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乞除一在外宮官賜詔不允者。綸言俯及，朽質生光，祇荷寵靈，惟深感涕。中謝。伏念臣親逢聖旦，叨被誤恩。耄無能爲，寖隳職業；老不知止，有靦面顏。以居有食指之繁，而退無周身

之策，尚資薄禄，以畢餘生。恃君父之眷知，披腹心而上瀆。愚衷已竭，天聽未俞。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端一德以當天，奉三無而撫世。神威不怒，聖武布昭。擴大度以并容，恥一夫而不獲，致兹庸安，亦未棄捐。荷天地之至仁，宜思論報；迫桑榆之晚景，徒積兢慚。敢不勉服訓辭，益堅素守；庶幾晚節，無忝前脩。

謝除侍講

臣某言：准告除臣兼侍講者。叨奉宸綸，進陪經幄，寵榮過分，愧懼交并。中謝。伏念臣以垂盡之年，適多艱之際，濫竊不虞之譽，初非有用之材。疾病交攻，神志具耗，日懷丘首之念，亟圖曳尾之安。自分奇窮，已絶榮望。眷恩俯逮，奚殊罔象之得珠；天禄坐糜，幾類支離而受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舜聰四達，湯德日新，雖大明之升，容光必照；而清問所及，下民不遺。致兹妄庸，亦與掄選。涓流何有，無裨溟渤之深；老馬已疲，終冀敝帷之賜。

謝除龍圖閣直學士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龍圖閣直學士，依前朝散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宫，仍賜對衣金帶者。綸言下逮，朽質生光。誤膺華衮之褒，濫厠昔賢之列。寵恩逾厚，榮懼交并。中謝。伏念臣才不適時，學惟泥古，投身世網，流落半生；擢寘經帷，歷侍三聖。顧桑榆之已晚，驚歲月之屢遷。神志俱昏，筋骸難彊。罄愚衷而上訴，荷天聽之俯從。冒延閣之清資，竊琳宫之榮禄，錫之顯服，束以精

繆。夫何妄庸，有此遭遇！此蓋皇帝陛下，體乾坤之博施，推日月之至明，成物不遺，均涵動植；容光必照，無間隱微。致兹衰殘，亦未捐棄。敢不益堅晚節，上副深仁？雖餘齡無路以效勤，而圖報尚期於結草。

謝轉官致仕

引年辭禄，已愧後期；進秩叨榮，益慚非據。恩逾始望，感極涕零。中謝。伏念臣家世羈窮，性姿凡陋，麞頭鼠目，何意求官；馬勃牛溲，寧堪待用？偶直離明之繼照，荐膺列聖之誤知。爰自書林，入侍經幄，擢寘七人之列，復玷貳卿之聯。無補毫分，空糜餼廩。寖以年齡晚暮，衰病交侵，竊食祠宫，踐更歲律。姑遂投閒之請，苟逃寵冒之羞。誠意上通，俞音下逮。退伏田廬之陋處，猶兼延閣之清名。顧臣何人，辱兹異數？此蓋皇帝陛下，體乾坤之覆幬，擴日月之照臨。大德并容，神功不宰。凡厥稟生之類，一陶化育之仁。致兹駑乘之已疲，亦獲敝帷而不棄。雖謳吟藪澤，阻陪獸舞於虞庭；涵泳恩波，奚異魚潛於文沼？容身有地，圖報無階。

賀正旦 代虞守作

陳輅鳴鑾，揭示漢儀之盛；獻琛效職，允懷舜德之敷。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聖敬日新，❶勇智天錫。大明繼照，御六氣以乘乾；百辟在庭，共衆星而環極。脩禮文之廣備，表聖日之光華。顧惟履地而戴天，孰不詠仁而

❶「新」，沈暉本作「躋」。

蹈德！臣叨兹眷命，附以名藩。玉陛稱觴，莫厠鸞鷺之侶；虎城向日，但傾葵藿之誠。

賀坤成節 代作

唐興帝業，天開潤石之祥；周兆王基，詩詠《生民》之什。斯人神之協應，罄夷夏以交欣。恭惟太皇太后，坤德含洪，離明旁燭，正始有光於京室，代終益裕於孫謀。[1] 萬國承規，普被《關雎》之化；羣黎徧德，一趨《麟趾》之風。臣備位藩臣，馳心魏闕。一人有慶，均涵天地之仁；萬壽無疆，願效崗陵之祝。

貢物 代作

分職任民，不遺於嬪婦；因土制貢，敢廢於玄纖？前件。經緯有常，質文中理。用參庭實，愧非前列之寶龜；庶廣至仁，推作萬夫之衣被。

賀收復 代漕臣作

虎士鷹揚，屈人於不戰；羌戎鳥竄，交臂而來臣。遐荒震驚，四國交慶。蠢爾吐蕃之種，世爲西夏之雄。螳怒當前，鴟張弗茹，豢成封豕之惡，久逃京觀之誅。迨兹舜德之誕敷，始效苗頑而來格。連雲蔽野，[2]千里桑麻；被髮遺黎，一日冠帶。此蓋皇帝陛下，[3]淵泉溥博，[4]聖武布昭。莫敢不來，繼湯孫之遺緒；無思不服，廣文考之休

[1] 「代終」，沈暉本作「成中」。
[2] 「蔽」，沈暉本作「瘠」。
[3] 「蓋」下，沈暉本有「伏遇」二字。
[4] 「博」，原作「溥」，據沈暉本改。

聲。臣叨被明恩，謬持使節，悵捧觴之無路，徒向日以傾葵。盡復故封，行謝玉關之質；❶告成清廟，傒聞天馬之歌。

龜山先生集卷第三終

❶「關」，沈暉本作「闕」。

龜山先生集卷第四

劄子

論時事 宣和七年三月

某衰晚退伏田廬，杜門待盡，無復餘念。今兹誤辱薦論，被旨召對。踈遠賤吏，得一見君父，臣子之榮願畢矣。而到闕累月，未得對班。私自念言，陋儒陳腐之學，不足爲世用，加之衰病薾然，無以自效。日想東歸，爲首丘計。惟是憂國愛君之心，不能忘也。今士大夫不敢盡言天下之事，不過爲保身之謀耳。不知所以謀國，乃所以謀身。天下不寧而保其身者，❶未之有也。某以踈遠，雖欲有言，無由上達，輒條具十數事，皆今日之急務。儻可少裨國論，望閣下爲朝廷留念。幸甚！

一慎令。

《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欲令之不反，當慎其始。始之不慎，而輕以示人，雖欲不反，不可得也。近覩榜示：宣和六年未納税賦、租賦、沿納、和買、預買，並放免。又曰：今年放免租税等，尚慮監司州縣別作名目科納，致民人不被實惠，仰所屬監司具放免過實數聞奏，當議朝廷支降錢物應副。即不聲説只爲流移及盜賊人户方免。今廣濟軍以放税降官衝替，則前日詔令，皆爲虛文耳。夫安土服業之民不爲盜

❶「而」下，沈暉本有「能」字。

賊，皆不被惠澤。惟流亡轉爲盜賊者，獨免租賦，則百姓何憚不流亡而爲盜賊乎？是朝廷以詔令誘致之也，其爲患豈小哉！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以今日之事視之，兵與食皆不可去，獨以信爲可去，不亦異乎？以孔子言爲不可用則已，如以爲可用，則存信尤當謹也。今撫諭之使方行，而失信如此，雖有至意，人誰信之？則使者徒爲此行耳。某竊謂其失未遠，尚可追改。宜如前詔，一切放免，蠲取中都所有支降應副。庶幾民信而從之，則流亡盜賊，亦有衰息之期矣。不爾，恐四方聞之，冀免租賦，皆相率爲盜賊，不可不慮也。

二茶法。

榷茶自唐末始有，祖宗蓋嘗行之矣。而官自鬻之，積年之久，流弊滋甚。仁祖令有司會榷茶净利均爲茶租，而户輸之，弛其禁使自興販，縣官坐收榷茶之利，而民得自便，無冒禁之患，可謂公私兩利也。故當時詔書有曰：「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腐。私藏盜販，犯者寔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數千里，設陷穽以害吾民也。間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皆歡然願弛榷法。歲入之課，以時上官，❶歷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爲經常，不復更制。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爲奸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寘明刑，以戒狂謬。」其訓告可謂至矣，後世所宜守也。今茶租錢輸之如故，而榷法愈密，是榷之又榷也。趨今之變，若未能盡弛其禁，猶當少寬

❶「以」，原作「少」，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八九、《宋史·食貨志》所引詔書改。

之也。二浙窮荒之民，有經歲不食鹽者，茶則不可一日無也，一日無之則病矣。昔時晚春採造，謂之黄茶，每觔不過三二十錢，故細民得以厭食。今買引之直已過數倍矣，未有茶也，民間例食貴茶，而細民均受其害。

行法之初，哀刻之吏，以配買引數多爲功，苟冒恩賞，今以歲課最高爲額，上户有敷及十數引者。一引賠費無慮十數千，則人不易供矣。諸犯榷貨，不得根究來歷，違者以故入人罪論，自祖宗至于熙、豐，未之有改也。今茶法獨許根究來歷。盜販者皆無賴小民，一爲捕獲，則妄引來歷以報私怨。官司不敢沮抑，追呼蔓延，狴犴充斥，經時不能決，良可憫也。某竊謂宜革去根究來歷之法，無追呼之擾，蠲最高之額，以平歲課，罷增羡之賞，懲貪吏希功厲民之虐，庶乎民少安其生矣。

三鹽法。

榷鹽自漢有之，非一日也。周世宗征河東，河朔之民遮道訴鹽法之不便。世宗會所得鹽法息，均之人户歲輸之，從民願也。熙寧間，有獻議再榷者。方神考大有爲之時，凡可以益國而利民者，知無不爲，以是爲不可，沮其議而不行，是終不可行也。河朔與遼爲鄰，祖宗優卹之，特異於他路。蓋養之於無事之時，以備緩急也。困之於無事之時，則於有事之際何賴焉？今日之寇盜是也。鹽息之敷在人户者，亦輸之如故，而又設官置司，與他路等，恐非祖宗優卹之意也。

江、浙蠶鹽，❶於春初均與之爲蠶繰之

❶「浙」下，沈暉本有「有」字。

用。蠶熟以絹償之，不爲厲民也。今蠶鹽不支而償絹不免，則鹽之利入官已多矣。山谷之民，食鹽之家十無二三，而州縣均敷鹽鈔，民間陪費與茶引等。迫於殿最之嚴，往往計口授之，以充歲額。人何以堪？今朝廷不立歲額，免比較，其裕民之意厚矣。然不比較，使民得自便，則鹽課必虧。朝廷不資鹽息之用則可，若猶未免，則鹽事司安得坐視其虧欠而恬不加察乎？前此方賊之後，二浙蓋嘗不立額比較矣，而歲額大虧。鹽事司切責州縣不覺察私販，致有虧欠。州縣苟逭譴責，亦不免敷派取辦。❶雖名不比較，而比較之實仍在也。

某竊謂宜酌中立額，使州縣易辦，❷則民亦少紓矣。若不立額，則鹽司督責必以舊額爲責，哀刻之吏，務以應辦爲功，則所取無有限度，❸其爲害益深矣。征入之課，以五年酌中數爲額。祖宗以來，自有常法，不可改也。

四轉般。

轉般蓋得劉晏之遺意，朝廷捐數百萬緡與爲糴本，❹使總六路之計，通融移用，以給中都之費。六路豐凶，更有不常。一路豐稔，則增糴以充漕計，饑凶去處，則使之輸折斛錢而已。故公私俱寬而中都不乏，最爲良法也。

自胡師文以糴本爲羨餘以獻，而制置司拱手無可爲者，直達之議所從起也。今欲復轉般，而糴本取之諸路，漕計猶且不

❶「派」，沈暉本作「配」。
❷「辦」，原作「辨」，據沈暉本改。下同。
❸「度」，沈暉本作「齊」。
❹「萬」，各本皆脫，據卷一《上淵聖皇帝》中相同文字補。

足，❶而又斂取之，非天降地出，又非出於漕臣之家，取於民而已。二浙兵火夷傷之餘，瘡痍未合，民窮無告，則其患有不可測者。前日之事是也，安可不爲之慮哉？欲復轉般，宜遵舊制，捐數百萬緡與爲糴本，則其事濟矣。不然，徒爲紛紛，無益於國也。

五糴買。

糴買之名不一，非特均糴、結糴之類而已。取之雖多，而州郡無一月之積。祖宗時預買紬絹，❷每疋支錢一千，限正月十五日以前支訖。方春匱乏之時，民間得錢，頗以爲便。是時浙絹至中都，每疋之值千二三百錢，❸預支一千，於人户無所虧損矣。

今江、浙雖云預買，而錢不時得，郡縣蓋有白取之者。産絹縣分，每疋不下二千三四百足錢，而上户有敷及百餘疋者，民力固未易辦矣。又有非時抛買，如燕山絲絹之類，所須不一。秋成，穀未上場，而催科之吏已及門矣。力耕之民，日食糠粃，而輸官常恐不足，欲民之不流亡，不可得也。昔熙寧中，三司與發運司相爲表裏。三司有餘粟，則以粟轉爲錢、爲銀絹以充上供之數。他物亦然。故有無相資，無偏重之弊。而發運司常爲邦用之根本。今預買實得一千，民間陪費已多，況又未必得也。若今發運司通融六路之計，有無相補，於出絹州郡用常法，依在市中價，於人户量行折科，減預買之數，亦足以少寬民力。尋常折變，多爲民害。蓋州郡不依時值，高估常賦合納之物，低估絹價，故受其弊。若嚴約束，穀

❶「漕」上，沈暉本重「諸路」二字。
❷「時」下，沈暉本有「值」字。
❸「值」下，沈暉本有「不過」二字。

價雖依發運司和糴之利，不得故爲低昂，比之預買一千，又未必得錢，則利害亦相遠矣。今浙絹兩貫三四百足錢一疋方可。中官縱胥吏爲姦，只與時直之半，所省亦多矣。

六坑冶。

坑冶，利之所在，有鑛苗去處，不待勸率而人自尋逐矣。凡坑户皆四方游手，未有賫錢本而往者，全藉官中應副，令烹鍊到銀銅入官。而錢不時得，則坑户無以自給，散而之他，此歲課所從耗失也。取鑛皆穴地而入，有深及五七里處，僅能容身，一有摧陷，則無遺類矣。非有厚利，人誰爲之？縱大興發，亦民間私自貨易，官中亦無所得。雖有重法，不能禁也。若以數千萬緡分在諸場中，使以時給與，則坑冶自興，不須他求也。泉布所以權物重輕，通有無，其利柄當操之在上，禁私鑄，非以取利也。今錢一千，重六觔。銅每觔，官買其直百錢，又須白鑞和之，乃能成錢。除火耗剉磨損折，須六七觔物料乃得一千。銅自涔水、永興數千里運致，其脚乘又在百錢之外。薪炭之費，官兵廪給，工匠率分，其支用不貲。一二細計，❶千四五百錢本，方得一千，何利之有？方財用匱乏之時，欲興鼓鑄取利，以紓目前之急，非長策也。然比年鼓鑄，歲額不敷，非特官吏弛慢所致，無銅故也。但取會諸監虧欠因依，其說自見。

今遣使諸路，未必有新坑可採，鼓鑄亦未必有銅。使者持節而往，必不肯坐視不爲之計也，不過督責州縣，認定歲額，取諸民而已。一不應辦，則以不職罷之，誰敢不

❶「一二」，沈暉本作「一一」。

從？銅非民間所有，督迫之嚴，不免毀錢爲銅以輸官，更舊爲新，徒費工力，所損多矣。元符中，亦嘗遣使踏逐坑冶，姦吏詭妄百出，乃以新坑銅量增價市之，歲終與舊坑銅通融以充歲額。監官無虧課之責，不復檢束，而坑户得以自便，以舊爲新，冒取善價，而新坑實無有也。其欺罔莫此爲甚。或恐諸路引此例施行，不可不察也。宜令諸路，如坑冶不至興發，或無銅鼓鑄，不得令諸郡虚認歲額，州郡亦不得依隨虚認數目，庶幾不至大段搔擾，而民不受弊矣。

七邊事。

今日之事，無急於邊事、盜賊者。然二者蓋相因而至。居者困於調斂，壯者疲於饋輓，財力俱弊，則流亡轉而盜賊，理勢然也。既往無可咎，而來者猶可圖。竊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内地，以受饋餉之入，使燕軍更番請給於此，庶幾出納自我，無大入折欠之虞，征夫免稱貸備償之擾，則民力不至大困矣。今雲中得百里之地，則增百里轉輸之費，徒斂吾民。出倍稱之息，以資黠虜，其害非小也。夫軍以常勝名之則驕其心，糧以計口授之則滋其欲。狄人何厭之有？

比聞道路言云：❶朝廷授與之田，鮮有肯耕者。雖流言未盡可信，以理推之，恐或有之也。夫力田與安坐而食，其勞佚相反矣，其不耕固不足怪者。縱能使之力耕，不知遂能罷計口之食乎？若未能罷，是徒富之，資其桀驁也。如聞燕地尚多閑田，不若募邊民爲弓箭手，如陝西例，蠲其租賦，使習騎射，亦足殺常勝軍之勢。仍立定額，無使增置，不三五年可漸消矣。

---

❶「云」，沈暉本作「之」。

近見端門外優戲百技，❶卒多燕人。異時歸附在州郡者，皆譏察其出入，自有常法，其周防非無爲也。不知今燕人在中都，知其數否？寧知無姦細混處其中乎？譏察之法，不可廢也。戎狄豺狼之心，未可盡信。昔唐太宗從温彦博之議，處降虜於河南，魏鄭公以爲不可，力争之，不能得。不二三年，卒爲亂，如鄭公之議。此前事可監也。

八盜賊。

聞楚、泗有兵，爲東寇捍禦。然淮南州郡，如通、泰、漣水之類，皆與東州隣，宜皆有備，不獨楚、泗也。若通、泰有警，則維楊逼矣。楊、楚、泗，皆當湖南北、江東西、二浙餉道之衝，中都所仰。一犯其境，則餉道難矣，不可不爲之深慮也！

如聞東寇數萬欲就降者。古之受降如受敵，未可輕也。不知數萬之衆欲處之何地？必使之有可歸之業得以温飽，然後無事。處之失當，則其患有甚於不降矣。此尤當審處也。今山東之兵不立統帥，討蕩與招安者各自爲計，❷盜賊安所適從乎？昔唐以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兵，猶不免敗衄，況餘人乎？某竊謂宜立統帥，使一路之兵咸受節制。可招則招，可討則討，庶乎措置歸一，則事克有濟矣。

九擇將。

將帥猶難其人。本兵之地，當預養之，非一旦倉卒可得也。昔侯君集學兵於李靖，靖曰：「中原無事，吾教君集禦戎狄而已。」則用兵中原與禦戎狄異矣。今東北之

❶「技」，原作「枝」，據沈暉本改。
❷「計」，沈暉本作「謀」。

寇，用兵於中原也。燕、雲之帥，禦戎狄者，不識知其說者今有其人否？宜令兩制而上，各舉所知堪爲將帥者。有智勇足以敵愾待暴，久沉下僚未爲世用者，令監司郡守皆得以名聞。或自負材武不爲人知者，亦使得自陳，詢事考言有可採者，不次用之，則鼓刀販繒之傑，必有爲時而出者。未嘗求之，不可謂天下之廣咸無其人焉。此尤宜留意也。

十軍制。

都城居四達之衝，無高山巨浸以爲阻固，所恃者兵而已。凡衛士，皆天子之爪牙，不宜有間也。近見駕前有常入祗候者，巾服稍異，又聞有御前備緩急者。是衛士分爲二三矣，名號既殊則待之必異，待之有異則人懷異心，不可用也。承平之久，亦何緩急之有？而兵之彊弱，在統之得其人而已。昔李光弼於軍中無所更置，一號令之，氣色爲之精明。則兵之彊弱，豈不以其人哉？祖宗以來，軍制最爲詳密，不可增損也。

論金人入寇其一 十二月二十六日

切謂今日事勢，如卧之積薪之上，火已然矣，安危之機，間不容息。度事之可爲者，宜速爲之，不可緩也，緩之則必有後時之悔。❶時方艱危，當自奮勵，進賢退姦，竦動觀聽，庶或可爲。若示之以怯懼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不可不勉也。

山有虎，藜藿爲之不採。故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視公孫弘輩如發蒙耳。論黯，經

❶「悔」，原作「晦」，據繩祖本改。

世之才未必能過弘輩也，特其直氣，足以鎮壓奸雄之心耳。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如某人某人，若置之言路，必有可觀。如某人某人，雖一時忤旨得罪，而節義素爲中外所矚，召還則足以收人望也。

天下有道，守在四夷。今縱未能如是，當於要害處嚴爲守備。比至都城之下，尚何及哉！無徒紛紛，動揺人心，無益於事也。

其　二

某切計：虜人倏往倏來如禽獸然，必不能具糗糧越數千里而窺我也。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抄略無所得，則當自困矣。若攻城略地，本路帥司當遣援兵策應，必未能朝夕下也。若彼不爲攻城之計，俟其過，則附近城寨連兵以躡其後，[1]如中山、真定之類。有堅城重兵，然後出與之戰，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要之，虜人必不能持久也。

然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邊事之興，免夫之役，均被海内，人怨神怒，馴致今日，誤國之罪，宜有歸矣。小人剥民希寵，其事不一，而西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聞有旨一切罷去，此甚盛舉也。然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應奉之舟已銜尾至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去，人誰信之？欲去禍根，恐大臣難言。但言路得人，必有爲朝廷出力者。宿姦巨

[1]「附」，沈暉本作「四」。

蠹，借應奉之名，豪奪民財，蓋不可以數計。天下之人，含怒積忿，鬱而不得發幾二十年矣。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

夫天地之藏，取之不竭，實在山澤。摘山煮海之利，天下財計所從出也。今榷貨所入，歲以千萬計，皆諸路昔日之經費也。收之中都，諸路一毫不可得，則歲用安得不窘耶？凡上供之所須，與一路之經費，非出於漕臣之家，取諸民而已。此民力所由弊也。今雖蠲免歲額，罷比較，漕計無與焉，終無益也。不若一循舊制，歸之漕司，則歲用足而民力自紓矣。論者必謂舍此，朝廷必至於乏用。某切以謂不然。若臺諫有人，必能爲朝廷謀之，則財貨可不求而自足。然此事須得人而後見，非毫楮可以預言也。祖宗之時，轉般與鹽法相因以爲利，若盡復祖宗之法，則天下事思過半矣。今河北、山東民之凋弊已甚，雖欲取之，無所取也，所仰者東南而已。二浙夷傷之餘，瘡痍未合，更誅求不已，則前日方臘之事，可以爲監者。

昔唐方用兵之時，裴度復相，則先以延見士夫爲急，故能有成功。夫稽于衆，舍己從人，舜之爲舜，以此而已，況其下者乎？蓋天下之事，非廟堂之心可以獨運，合天下之智，則事無不濟矣。唐元和以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李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如平時。德裕寧任獨智自運，恝然不以軍務爲念哉？蓋鎮安人心，不得不如是耳。此皆前事，可驗也。今一有警，則倚城池試掛搭，得無動搖人心乎？兼燕人之走中都者，填溢衢巷，漫不知其數，雖夷夏

有異，而念墳墓、懷廬井，其心則同也。豈無姦細伺隙於其間乎？人心一摇，則其禍有不可測者。昔唐太宗寘降虜於内地，仍擇酋長備官京師，正與今日之事類。不數年，卒爲亂，然後驅之塞外，則已晚矣。此已事之驗，不可不監也。當今則不可遽爲之，當徐爲之謀，庶無後患也。

乞宫觀

某叨被詔恩，擢侍經幄，遂獲切近清光。某雖至愚，豈不知幸？特以衰病侵凌，兩脛痺弱，跪拜俱艱，不任朝謁。年逾七十，旦暮人也。食貧累重，未能引年辭位，忍耻僥求，冀得宫祠之禄，盡此餘年，負罪多矣。伏望均慈察其誠懇，[1]特爲奏除一宫觀差遣，任便居住，使垂盡之年，不至失所，不勝幸甚。

龜山先生集卷第四終

[1] 「均」，依文意疑當作「鈞」。

龜山先生集卷第五

經筵講義

尚書

吉人爲善節[1]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所謂吉人者，以其德惟一也。所謂凶人者，以其德二三也。蓋誠則一，不誠則矯誣妄作，故二三，此吉凶所由分也。

舜鷄鳴而起，禹思日孜孜，寸陰是惜，爲善惟日不足也。丹朱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爲不善惟日不足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孔子於禹無間然。人君所當法者，舜、禹而已。

夫世之亂亡之君，非盡無欲善之心，而天下卒至於不治者，以其見善不明，而所謂善者未必善故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於致知，致知所以明善也。欲致其知，非學不能，故傅説之告其君曰「念終始典于學」以此。

播棄犂老節

犂老宜親而播棄之，罪人宜遠而昵比之。冒色而至於淫，沉湎而至於溺，敢行暴虐而至於肆，則益甚矣，罔有悛心故也。

[1] 「節」，李熙本無，下同。

夫下之化上，猶影之隨形也。「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故臣下化而爲朋；淫湎肆虐，故臣下化而相滅。上下相比爲惡，則無辜陷刑者，無所赴愬，籲天而已。夫淫湎肆虐，行之於身，則流毒未遠，至於臣下化之，則害之加乎人者廣矣。此穢德所以彰聞也。

惟天惠民節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盈天地之間，皆物也，而人居一焉。人者，物之靈而已。天地子萬物，其生養之具，皆天之所以惠民也。元后繼天而爲之子，其聰明足以乂民，❶民之父母也。其子民也，授之常產，使寒而衣，饑而食，蓋天而惠民者也。

夏王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則自絶于天矣。天所以佑命成湯，降黜夏命也。然湯放桀，封其後於杞，非勦絶之，降黜而已。

惟受罪浮于桀節

「剥喪元良，賊虐諫輔。」非特敷虐于萬方百姓而已，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其慢神虐民，非特矯誣上天，布命于下而已。此紂之罪，所以浮於桀也。天之降黜夏命如是，則厥監不遠，在彼夏王而已。

夫人君昵比小人，則讒諛日進，而法家拂士，衆所共嫉也。分而爲朋，則其禍必至於相滅。顚治之君，可不戒之哉！

❶「乂」，繩祖本作「教」。

論　語

巧言令色章

「剛毅木訥」，不爲儀容辭令以外鶩，故近仁。巧言，非訥也；令色，非木也，故鮮仁。《記》曰：「服其服，則文之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之以君子之辭。」容辭以文之，則非木訥也。文之而實其德，則雖或巧令，未爲過矣。故《記》曰：「辭欲巧。」《詩》仲山甫則以「令儀令色」稱之，則巧令非盡無仁也，鮮而已矣。然二者之不仁，巧言爲甚。故《巧言》之詩，爲傷於讒而作也。蓋讒人之言常巧矣，故能變亂是非之實，中傷善類，以蔽惑人主之聽，不可不察也。

吾日三省吾身章

仁之於人，無彼己之異。謀之在人，猶在我也。謀而不忠，違仁遠矣。朋友之交，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同謂之達道，蓋人之大倫也；交而不信，違道遠矣。傳而不習，非尊其所聞也。口耳之學，難與進德矣。君子進德，以忠信爲主，故曾子之省其身以此。

夫民生之初，無相生養之道，寒而求衣，饑而求食，不能自爲之謀。謀之其在人君乎？先王爲之正經界而授之田，制里廬而與之居，植桑麻於墻下，蓄鷄彘於其間，使之衣帛食肉，養生送死而無憾。凡此皆爲人謀也。若夫征求無藝，擅天下之利而有之以爲己私，坐視民之流亡凍餒而莫之

恤，非爲人謀而忠者也。《伐木》之詩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此交朋友之道也。苟無尊德義之誠心，❶使賢者不獲自進，雖有輔仁之友，無益矣。人君能以是省其身，而患德之不修，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

道千乘之國章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故道千乘之國，以欽事而信爲先。蓋不欽則下慢，不信則下無適從，而事卒不立矣。

崇寧大臣輕變祖宗故事，而不能朞月守，如抄引之法是也，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寬恤之詔，年一舉之，❷徒掛之墻壁，而民不聽，以其易爲而無信故也。此前日之覆轍，可不監之哉！《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用不節，則必至於傷財，傷財必至於害人。故思愛人必先節用，節用而不以制度，則儉而或至於廢禮，非所以爲節也。

夫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其取之有道，用之有節，而各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故《周官》以九職任民，❸而後以九賦斂之。九賦之入各有所待，不相侵紊，而太宰又以九式均節之。下至公事芻秣之微，匪頒好用，咸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逾也。歲終制國用，則量入而

❶「尊」下，沈暉本有「樂」字。
❷「年」，李熙本、沈暉本作「季」。
❸「九」，原本空缺，據李熙本、沈暉本補。

爲出，此之謂制度。有不如式，則太宰得以均節之，所謂王及后、世子不會者，特有司之事耳。蓋有司當稟令而已，不可得而會也。崇寧以來，汙吏持不會之説以濟其姦，私竊横斂而莫之禁。故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尚何愛人之有？

古之於民，春析夏因，秋夷冬隩，各以其時。其使之也，家無過一人，歲無過三日，則數口之家，常有餘力矣。既蜡，則休老勞農，君子不興功，此愛人之道也。用之或違其時，使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澤矣。故言「節用愛人」而繼之以此也。

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重而有威矣。不重則易爲物遷，故學則不固。主忠信，求諸己也。尚友，取諸人也。取諸人以爲善，而友非其人，則淪胥而敗矣，故無友不如己者。合志同方，營道同術，所謂如己者也。聞善則相告，見不善則相戒，故能相觀而善也。過憚改，亦不足以成德矣。

夫古之聖人，前旒蔽明，非禮勿視；黈纊塞聽，非禮勿聽；行車則有和鸞之音，❶行步則有佩玉之聲。出入起居，容節必比於禮樂。人君所以自重其身也，故能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如是而物能遷之，無有也。

《中庸》曰：「天之所以爲天，文王之所以爲文，純亦不已。」《老子》曰：「公乃王，王乃天。」蓋王之與天，無二道也，一於誠而

❶「行」，沈暉本作「在」。

已。誠者，忠信之成名也。言而天下則之，動而天下道之。由是道也，可不主忠信乎？一失之，則天下相率而爲僞矣，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有天下者，其可忽之哉！

舜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蓋與之爲一體也，則其有賢，❶無不如己者。又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有違而臣得以弼之，則過宜不憚改矣，❷故能亮天功而成帝業。此人君所宜法也。末世之君，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則所友不如己者耳。故法家拂士遠而讒諂面諛之人至，所以不聞其過而天下日入於亂也。可不戒哉！

慎終追遠章

曾子者，孔子弟子曾參也。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足以當大事。」則大事，人子所宜慎也。故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夫一物不具，皆悔也，雖有悔焉，無及矣，此不可不慎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所以追遠也。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則孝子所以盡其心者至矣。❸

今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則其生厚矣。有妻子則慕妻子，知好色則慕少艾，仕則慕君，而不能終身慕父母者，因物

❶「有」，沈暉本作「友」。
❷「宜」，沈暉本作「而」。
❸「以」下，沈暉本有「自」字。

有遷也。至於追遠，猶且慎之而不忘，則終身慕可知矣。以是而帥之，民德其有不歸厚乎！歸者反其生之謂也。

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蓋舜自三十登庸，至於五十則備此三者，而未足以解憂，惟順父母爲足以解憂。故五十而慕，孟子獨於舜見之矣。舜之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無盛於此也。人君所宜取法者，舍舜何以哉！

夫子至於是邦也章

子禽，弟子陳亢也，字子禽；子貢，弟子端木賜，字子貢也。

「溫」也者，❶暴慢之氣不設於身體也。「良」者，善也，生而有之，不假於外也，與「良知」、「良能」之「良」同，惟君子爲能有之。「恭」則不侮，「儉」則不奪，「遜」則不爭。五者之德，夫豈聲音笑貌可爲哉？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睟然可見，而人樂與之也。以是而求，求在我也，所以「異乎人之求之與」。夫「溫、良、恭、儉、遜」，蓋常德也，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仲尼不爲已甚者，如是而已。世之人厭常不爲，而不知常德之爲貴。故賢知者過之，而道終不明不行矣。爲天下國家者，欲與之共政，舍常德宜無足與也。故《書》曰：「彰厥有常，吉哉。」此之謂也。

君子食無求飽章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則是心不可

---

❶「也者」，沈暉本作「煦也」。

須臾離也。食而飽，居而安，亦人情之所同欲者，君子豈獨異於人哉？蓋有求焉，則違是遠矣，故不爲也。夫敏事則有功，慎言則無口過，又能就有道而正焉，則其自視常若不及矣，斯其所以爲好學也。與夫「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非志於道者不能也。

古之聖人以天下爲心，其於居食之際，非徒若是而已。食而飽，必思天下之有未飽者；居而安，必思天下之有未安者。當禹之時，烝民未粒，故菲飲食，雖欲求飽，有未暇也。民未得平土而居，故卑宮室，過門不入，雖欲求安，有不可得也。聖人之以天下爲心者蓋如此，後之爲天下者，可不監之哉！

貧而無諂章

「貧而無諂」，則貧不至於濫；「富而無驕」，則富不至於淫。與夫貧而諂、富而驕，益有間矣。❶然孔子可之而未善也，故又以「貧而樂、富而好禮」告之。

夫貧而樂，❷非有道學者不能也；富而好禮，非自脩者不能也。故子貢以「切磋琢磨」言之。治骨曰切，治角曰磋。切磋者，資利器而爲之者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仁賢，所謂利器也。故道學如之。治玉曰琢，治石曰磨。琢磨用石以爲錯，則以石治石也。故自脩者如之。夫善教人者使人繼其志。孔子以「貧而樂、富而好禮」告之，而子貢於「切磋琢磨」之義自得於言意之表，可謂能繼其志

❶「益」，沈暉本作「蓋」。
❷「而」，原無，據沈暉本補。

也。其「知來」矣，其聞一以知二，於斯見之也。

夫人君舉天下之富而有之，❶凡海含地負之珍，畢陳於前；流辟之音，靡曼之色，日接乎耳目。苟無禮以節之，則狥物而忘返，雖竭天下之奉，不足以厭其欲矣。傷財害民，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富而好禮」，其可忽諸？惟古之聖人爲能反求之於身，則無倫之富，萬物備焉，無待於外也，而禮在其中矣，尚何好之足云乎！❷人君唯能以狥物爲戒，以古聖人爲法，動容周旋，無非禮者，則上下辨而民志定，而憂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

不患人之不己知章

君子求爲可知而已，人雖不知，而吾之可知者固自若也，無加損焉，何患之有？不知人則仁賢不肖混淆，而不知所以親遠之，則爲患也孰甚焉？然不知人，自天子至於庶人，其患一也，而天子爲尤甚。蓋君子小人之用舍，治亂之所由分也。故皋陶爲帝陳謨曰「在知人，在安民」，則安民之道以知人爲先故也。四凶之不誅，十六相之不舉，雖欲安民，其可得乎？然心有偏係，則不得其正；不得其正，則便嬖寵暱之私得以自近，而正士遠矣。夫公則明，私則弊，公天下之善惡而無容心焉，則君子小人之情得矣，亦何患之有！

龜山先生集卷第五終

❶「舉」，沈暉本作「擅」。
❷「尚」，原作「而」，據沈暉本改。

龜山先生集卷第六

辨　一

神宗日録辨[❶]

上問：「唐太宗如何主？」對曰：「陛下當以堯、舜爲法。唐太宗所爲，不盡合法度。末世學士大夫不能通知聖人之道，故常以堯、舜爲高而不可及，不知聖人經世立法，常以中人爲制也。」

夫道止於中而已矣。聖人經世立法，非固貶損，以中人爲制，道固然也。故堯、舜、禹三聖相授，皆曰「允執厥中」而已。蓋立法失中，其過與不及，皆非聖人之道也。

上問：「周公用天子禮樂，有之乎？」對曰：「於傳有之。」「然則人臣固可僭天子？」曰：「周公之功，衆人之所不能爲，天子禮樂，衆人所不得用。若衆人不能爲之功，報之衆人所不得用之禮樂，此所以爲稱也。然周用騂，而祭周公以白牡，雖用天子禮樂，亦不嫌於無別。」

周公之所爲，皆人臣之所當爲也。爲人臣之所當爲，是盡其職而已。若人臣所不當爲而爲之，[❷]是過也，豈足爲周公哉？使人臣皆能爲衆人之所不能，即報之以衆人所

❶「神宗日録辨」，原竄入下文「上問唐」下，文意上下不相屬，今據四庫本移正。沈暉本作「日録論」。

❷「所」上，沈暉本有「之」字。

不得用之禮樂，則朝廷無復有等威矣。故《記》曰：「魯之郊也，周公其衰矣。」又曰：「周用騂。」周公白牡，雖用天子之禮樂，不嫌於無別，是猶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爲有禮，非通論也。然周公用白牡，見於《明堂位》所載，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則白牡，❶商禮也，夏尚黑，周騂，則魯兼用也。以是爲有別，亦疎矣。

上問張端河北鹽議。對曰：「亦恐未可爲。」上言韓琦亦有文字。曰：「此事恐須少待，今且當以變通財利爲先。」上曰：「但理財節用，亦足以富，如此事，不爲可也。」曰：「今諸路皆用刑辟榷鹽，今北雖榷，❷似未有妨。」因言：「理財，誠方今所先。然人主當以禮義成廉耻之俗爲急。凡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義者陽也，陽當宣著。此天地之道，陰陽之理也。若宣著爲利之實，而禮義廉恥之俗壞，則天下不勝其弊，恐陛下不能得終於逸樂無爲而治也。」

取之有藝，用之有節，先王所以理財也。故什一，天下之中制，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取其所當取，則利即義矣。故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則義利初無二致焉，何宣著、隱伏之有？若夫宣著爲善之名，而陰收爲利之實，此五霸假仁義之術，王者不爲也。故青苗意在於取息，而以補助爲說，皆此意也。昔哀公問「年飢，用不足」，而有若對曰「盍徹乎」。孔子之徒，其

❶「則」，原作「别」，據李熙本、沈暉本改。
❷「今」，四庫本作「河」。

理財蓋如此。使後世之士言之，人必以爲迂也。非深知先王之道者，何足以語此？

上問：「如何得陝西錢重，可積邊穀？」對曰：「欲錢重，當修天下開闔斂散之法。」因爲言：「泉府一官，先王所以摧制兼并、❶均濟貧弱、變通天下之財，而使利出於一孔者，以有此也。其言曰：『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蓋經費，則有常賦以待之，至於國有事，則財用取具於泉府。後世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自秦、漢以來，學者不能推明其法，以爲人主不當與百姓争利。」又因請内藏可出幾何以爲均輸之本。上曰：「三二百萬或三五百萬，可出也。」

桑弘羊爲均輸之法，置大司農丞數十人分主郡國，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是將擅天下商賈之利而取之也。先王以九職任萬民。阜通貨財，商賈之職也。今爲法盡籠天下之貨而居之，商賈豈不失職乎？余嘗考泉府之官，「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夫物貨之有無，民用之羸乏，常相因而至也。不售者，有以斂之，蓋將使行者無滯貨，非以其賤故買之也。不時買者，有以待之，蓋將使居者無乏用，非以其貴故賣之也。此商賈所以願藏於王之市，而有無羸乏皆濟矣。其法豈與桑弘羊同日議哉？然泉府所以斂貨者，以市之征布而已。市之征布，廛人所斂者是也，其斂能幾何？

❶「摧」，沈暉本作「推」。

以市之征布，與市人交易，乃其宜耳。今乃欲借内藏之錢，何也？夫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此經費也。邦之大用，内府待之；小用，外府待之。大用謂大故大事也。泉府所謂國事之待用者，❶特内外府之所待與夫經費之外者耳。其所用而取具，蓋亦可知矣。而謂以是通變天下之用，❷皆飾説也。

王氏云：「陛下誠能慎察義理所在，若不循理之人，❸敢爲妄言以沮亂政事，誠宜示之以好惡。經或言知仁勇，或言仁知勇，未有先言勇者，獨稱湯曰『天乃錫王勇知』者，何也？《書》曰：『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湯以七十里起於衰亂之中，其初爲流俗小人不悦，艱難如此，若非勇知，何能自濟！所以能自濟，尤在於勇。陛下救今日之弊，誠患不可以不勇。今朝廷異議紛紛，小有才而不便於朝廷任事之人者不過數人，亦不必人人有意。但如今朝士不識理者衆，合爲異論，則舉朝爲所惑。」

湯之「克寛克仁，彰信兆民」，故能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非有流俗小人不悦也。爲其一怒安天下之民，故以勇知言之。「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蓋言肇邦于有夏如此。若夫立法造事，不爲衆論所與，一以力勝之，而能成天

❶「待」，李熙本、沈暉本作「財」。
❷「用」，沈暉本作「財」。
❸「所在若」，原作「而左右」，據李熙本改。

下之務，未之有也。

上問：「程顥言不可賣祠部添常平本錢事，如何？」余曰：「顥所言，以爲王道之正。臣以爲顥所言，未達王道之權。『男女授受不親，❶禮也。嫂溺，援之以手，權也。嫂溺不援，是豺狼也。』今祠部所可致粟四五十萬。若凶年，人貸三石，可全十五萬性命。今欲爲凶年計，當以凶歲爲之，❷而國用有所不暇，故賣祠部所剃三千人頭，而所可救活者十五萬人性命。若以爲不可，是不知權也。」

鬻祠部三千，蓋六十餘萬緡，固非三千人所能自具也，取之於力本之民而已。由是得以不蠶而衣，不耕而食，亦取貲於力本之民而已。❸故其徒益繁，則其害益甚。是未及賑饑，❹而先困吾民以資游手也。先王之時，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積，故凶年饑歲，民免於死亡，以其豫備故也。不知爲政，❺乃欲髡其人而取其貲，以爲賑饑之術，正孟子所謂「雖得禽若丘陵，弗爲也」，以是爲王道之權，豈不謬哉？《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上因問：「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何謂也？」余曰：「能不以外物累其心者，誠也。誠則於物無所蔽，於物無所蔽則明矣。能學先王之道以解其心之蔽者，❻明也。明則外物不能累其心；外

❶「授」，原作「受」，據李熙本、沈暉本改。
❷「凶」，李熙本作「豐」。
❸「貲」，李熙本、沈暉本作「資」。
❹「賑」，李熙本、沈暉本作「振」。
❺「政」，沈暉本作「此」。
❻「能」上，沈暉本有「誠」字。

物不能累其心，則誠矣。人之所以不明者，以其有利欲以昏之。如能不爲利欲所昏，則未有不明也。明者，性之所有也。」

誠者，天之道也，非外物不能累其心者所能盡也。告子之不動心，豈利欲能昏之哉？然而未嘗知義也。未嘗知義，非明也。然則所謂明者，非物格知至，烏足與此哉！荆公自謂能不以外物累其心，故其言每以是爲至。蓋以其未嘗知天道故也。

前一日，陳升之言：「制置三司條例司，升之難爲更簽書，只總領商量。」余曰：「如此則合令誰簽書？」升之曰：「只諫議與押。」余不答。既起，與之同行歸廳。余曰：「相公不欲簽書制置司文字，何意？」升之曰：「體不便。」余曰：「參知政事，恐非參知宰相政事，參知天子政事。」於是升之欲令孫莘老、吕吉甫領局，余與升之提舉。余曰：「臣熟思之，此事但可如故。向時陛下使輔臣領此局，今亦只是輔臣領局，有何不可？」升之曰：「臣待罪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難稱司。」余曰：「於文，反后爲司。后者，君道也。司者，臣道也。人臣稱司，何害於理？」升之曰：「今之有司、曹司，皆領一職之名，非執政所稱。」余曰：「古六卿，即今執政。故有司徒、司馬、司空，各名一職，何害於理？」曾公曰：[1]「今執政，古三公，六卿只是今六尚書。」余

[1] 「曾公」，沈暉本作「魯公」。宋人楊仲良《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六十六載此事作「曾公亮」。按曾公亮封魯國公，人多以「魯公」稱之，下文亦多有稱「魯公」處。

曰：「三公無官，只以六卿爲官。如周公，只以三公爲冢宰，蓋其它三公，或爲司馬，或爲司徒，或爲司空。古之三公，猶今之三師；古之六卿，猶今兩府也。宰相雖無不統，然亦不過如古冢宰，只掌邦治，即不掌邦教、邦政、邦禮、邦刑、邦事，則雖冢宰，亦有所分掌。今制置三司條例，豈是卑者之事？掌之，有何不可？」又云：「制置條例是人主職業，所謂制度也。《禮記》曰『非天子不制度』，臣不知制置條例，使宰相領之，有何不可？」

《周官》六卿，皆以上大夫爲之，而冢宰掌邦之六典，❶雖掌邦治，實兼總六職，蓋教、禮、政、刑、事，皆治之具故也。故冢宰施法于官府，而小宰以六職辨邦治，則其兼總可知矣。故周公以三公爲之，蓋宰相之任也，未聞有三公爲司徒、司馬、司寇、司空者。舜曰「疇咨若予采」，蓋天下之事，無非王事也。故舜自謂「予采」，則凡所以成天下之事，皆天子之職業矣。今之勑令，所以誅賞廢置，人主之大柄也，亦以有司爲之，何止三司一司條例，獨爲天子職業，而使宰相專領之乎？以宰相爲有司，於體誠非宜，此但以口給禦人，取勝同列，非篤論也。一云：於理誠非宜。曾子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則有司非所以處宰相也。

凡興事造業，振救衰弊，誠須臨事而懼。若顧恤流俗人情，畏其不安，即不能爲周公所爲。商人與三監畔，征之三年。若畏人情不安，則必大赦以安之。及事平，乃更遷其世族庶士，居之

❶「邦」上，沈暉本有「建」字。

洛邑，彰善癉惡，以教訓之，初無畏衆之意。此所以能制禮樂而成周之太平也。柴世宗一日斬大將樊愛能以下二十七人，以能者代之。當時人情豈得帖然無不安者？古之有爲者，上如周公，下如柴世宗，皆不苟畏人情而但務因循，所以能各隨其材分，興起功業。周公東征三年，而東人欲其留，西人欲其歸。遷其世族庶士，居之洛邑，使密邇王室，以教訓之，非厲之也。人情何爲而有不安者？柴世宗方用兵討伐，斬二十七人以正軍律，故能有功，非安平無事之時可爲也。夫興造事業，不稽乎衆，而欲以辨給勝之，一有異己，則指爲流俗，而妄引周公、世宗之事以惑聖聽，不亦異乎！

上患內藏、三司見錢少。余曰：「納絹差多而不知變轉見錢，❶則積日月至於不可勝多。去年，三司以斛斗合納見錢，乃令變轉金銀匹帛上京。在京已患金銀匹帛多於見錢，乃更令送金銀匹帛。外方既折納到見錢，却須要金銀匹帛，諸路不免科買。民被科買，至買銀一兩，用錢千七八，此皆有司不知開闔、斂散、輕重之權所致。」

魯公曰：「只爲人人皆言諸路若般却見錢，則錢荒不便。」又曰：「王安石常以爲今錢不少，然人皆患錢少。」余曰：「假令錢少，亦無可患。在唐正觀中，米斗數錢，可謂錢少。然其時更爲樂歲，人無所苦。唯唐中世用兩税法，令百姓以錢爲税，然后人始苦錢少。此由責人必變粟帛爲錢輸官，則人人

❶「納」，沈暉本作「紬」。

皆當以粟帛易錢，則不得不以錢少爲患。此乃上設法爲患，非錢少爲患也。今二税令人輸粟帛，至今令輸錢則取情願，何由能致人患？」陽叔曰：❶「於古輸誠然。今如官中給賜，用錢不少。若斗米五錢，則斗米可折得五錢。官中合用錢，何由辨給？則錢少亦不得不以爲患。」余曰：「今官司用錢爲多者，莫如糧草。若錢少而重，則糧草更不費錢。今近邊百萬貫，不能糴得百萬石米。若斗米五錢，則五萬貫足致百萬石。至於其它用見錢，亦豈能多於糧草？就令用見錢處多，若錢重自可。如今合賜錢處折以它物，此乃人主輕重之權，何至更以錢少爲患？」

二税用錢，故民間以錢少爲患。三司以斛斗折錢，何異一税？❷而不以錢少爲患，此何理也？今兩税輸粟帛皆有常數，若輸錢，取其情願，則斗米五錢，所輸無幾矣，官司豈得不以錢少爲患乎？若必令輸粟，則是不取情願，非法也；若不以時直輸錢，則民受弊矣，皆不可也。夫錢重則物輕。若用處折以它物，則用物亦多矣。用物多，則它物亦恐不足以給也。民之所有，粟帛而已，而錢者，官中所積也。終歲勤動，而斗粟尺帛，❸不過數錢。雖邊儲百萬石可致，其傷農甚矣。而謂錢少不足患，尤非理也。

呈程顥奏「王廣淵不當妄意迎合俵粟，

❶「陽叔」，按此指陳升之，字暘叔，「陽」或通用字。
❷「二」，沈暉本作「兩」。
❸「斗」，李熙本作「石」。

乞俵絲錢及折税絹作納錢」云云。呈孫覺劄子，至「周公時天下已無兼并，又公私富實，故爲此法陰相之，不專用此爲治」。余曰：「無兼并，又公私富實，尚須此相。民兼并多，民乏絶者衆，則此法豈可少？且覺言周公不專用此爲治，今豈全廢餘事，專行此法？」又讀至「周公所以取息者，欲民勤生節用，不妄稱貸故也」。余曰：「覺言今法，則以爲掊利；言周公之法，則以爲欲民勤生節用，不妄稱貸。若説今法之意如説周法，則今法何由致人異論？」又至「象箸玉杯」及「作俑」之説，以爲今法雖未有害，及至後世，必有「剥膚椎髓」者。余曰：「此周公所不以爲慮，而孫覺慮後世乃過於周公，此可謂私憂過計也。」覺所言無理至多，讀不至終而止。

《周官》：「平頒其興積。」《新義》曰：「無問其欲否，概與之也，故謂之平。」則俵粟不取情願，蓋其本旨也。故臺諫言廣淵，不惟不以廣淵爲罪，乃更以爲盡力。夫《周官》所謂「平」者，豈「概與」之謂哉？謂無偏陂而已。爲是説者，特矯誣先王之法以爲己資耳。《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蓋貸民，所以助不給。田不耕，宅不毛，猶使之出屋粟里布，則游惰之民自致困乏，與夫實非不給而妄冒稱貸者，有司辨之，宜若弗授也。又以國服爲之息，則民不輕貸矣。莘老所謂「欲民勤生節用，不妄稱貸」，未爲過論也。今兼并之家能以其資困細民者，初非能抑勒使之稱貸也，皆其自願耳。然而其求之

艱，其出息重，非迫於其急不得已，❶則人孰肯貸也？今比户之民概與之，豈盡迫於甚急不得已哉？❷細民無遠慮，率多願貸者，以其易得而息輕故也。以易貸之金，資不急之用，至期而無以償，則荷校束手爲囚虜矣。乃復舉貸於兼并之家，出倍稱之息以償官逋，❸明年復貸於官以還私債，歲歲轉易無窮已也。欲摧兼并，其實助之，興利之源，蓋自兹始。而莘老之比作俑者，❹亦不爲過論也。余以謂青苗利害，不在願與不願，正在官司以輕息誘致之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青苗其意乃在取息而已。行周公之法而無仁心仁聞，是謂「徒法」。然則周公法、今法，安得不爲異？

呈朱越乞小郡。上問朱越，僉取實對。又問：「越何處人？因甚人説它？」余曰：「朱越是江寧人，臣久居江寧，與之相識。言者或以爲臣欲差此人知建州。建州地遠事繁，無職田，無錫賜，無酬獎。朱越素廉潔有行，居官無敗事。又是大卿，比鞏申、王秉彝輩，只有過之即無不及。理須與一郡如建州者。」上曰：「聞亦廉介，可殺年老。」❺僉言其不老。❻上曰：「若在京，好一見之。」余曰：「雖在京，陛下亦何須見？建州知州，自來只是中書差，何足掛聖念？如臣者，忠信誕謾之

❶「其」，沈暉本作「甚」。
❷「甚」，四庫本作「其」。
❸「償」，原脱，據李熙本、沈暉本補。
❹「莘」、「俑」，原作「衰」、「福」，據沈暉本改。
❺「殺」，繩祖本作「惜」。
❻「僉」，繩祖本作「余」。

實，陛下乃當審察。若臣誕謾不足信任，便改命忠信之人，付之政事，以天下之大，豈無忠信可任以差除建州知州者？」[1]上曰：「非爲如此，只是人言，欲考實。」余曰：「陛下每事欲考實，甚善，然所當考實乃有急於建州者。」又曰：「人主防人臣爲姦，當博見人、窮理道、考事實。窮理道、考事實，則雖見姦人無害；博見人，則人臣不能爲朋黨蔽欺。人臣爲奸，尤惡人主博見人。故李逢吉之黨相與謀，以爲人主即位，當深防次對官。」上説。

荆公每言人主博見人，則人臣不能爲朋黨蔽欺。至除朱越建州，則固拒人主使不得見。此何意也？朱越果材耶，見之何害？果不材，則固拒人主不得見，非蔽欺而何？觀其言之彊悖，雖同列不可堪也，況君臣乎？夫君子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故暴慢之氣不設於身體。於君臣之間，狠愎如此，其所養蓋可知矣。

上論不尚賢。余曰：「尊尊、親親、賢賢並用，先王之政事也。老子不尚賢，是道德之言。」

《書》曰：「德惟善政。」孔子曰：「爲政以德。」離道德而爲政事，非先王之政事也。

上曰：「用兵須有名，如何？」余以爲無名則不可用兵。上曰：「恐但顧力如何，不計有名無名。」余曰：「苟可以用兵，不患無名。非兼弱攻昧，則取亂侮亡。欲加兵於弱昧亂亡之國，豈患無名？但患德與力不足耳。」

[1]「無」下，沈暉本有「一」字。「可」，原作「何」，據沈暉本改。

弱昧亂亡之國，不足以有其民。而上無政刑，廢誅不加焉，而後兼取之，則有名矣。此《書》稱湯於桀之時爲然也。乃曰「用兵不患無名」，此乃管仲責包茅不入之説耳，王佐不爲也。

上曰：「使釋、老之説行，則人不務爲功名，一切偷惰，則天下何由治？」余曰：「如老子言道德，乃人主所以運天下。但中人以下不明其旨，則相率亂俗，陷爲偷惰，如西晉是也。」上曰：「乃人主所以運天下，非所以訓示衆人者也。」余曰：「誠如此。若夫功名爵禄，乃先王所以役使羣衆。使人人薄功名爵禄，上何以使下？故先王所以運天下，必有出於功名爵禄之外者，而未嘗示人以薄功名爵禄也。」

「聖人，人倫之至也。」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各盡其道，所謂至也。至以其身爲天下用，豈爲功名爵禄哉？蓋君臣者，人倫之大，爲臣義當如此也。故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人倫明於上，則人知自盡。雖有高明超卓之士出於功名爵禄之外者，亦孰敢不爲用也哉？先王所以運天下，用此道而已。外是，皆謬悠荒唐之説也。夫名位爵禄，天之所以待有德，人主不得而私焉者也。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五服五章不以命有德，乃欲以是役使羣衆，非所以奉天也。蓋其學不足以知天，故其論每如此。

上曰：「商鞅何嘗變詐？」余曰：「鞅爲國，不失於變詐，失於不能以禮義廉恥成民而已。」

商鞅狹持浮説，❶以帝王之道干孝公，其術蓋本於變詐，尚何禮義廉恥成民之有哉？故謂其失不在於變詐，蓋亦不究其本矣。故其操術，每以鞅爲是。

上聞酸棗有升下户入上户，手敕「如此，則是有免第四等役錢之名，而無其實」云云。於是司農有狀，乞約束升降，並須約見今等第物力。如或敢將物力不及今下等第之人升作上等，務要足約定之數，則官吏並科違制，不在去官赦降原減之限。上以爲然，從司農所奏。余曰：「治百姓當知其情僞利害，不可示以姑息。若驕之，使紛紛妄經中書、御史臺，或打鼓截駕，恃衆爲僥倖，則亦非所以爲政。天下事大計已定，其餘責之有司。有不當，則罪有司而已。今每一小事，陛下輒再三手敕質問，❷臣恐此體傷於叢脞，則股肱倚辦於上，不得不惰也。」

升降等第，最爲役法利害之要。平時差役不到下户，今升下户爲上户，使之輸錢，則貧弱受弊，而上户免役，爲法之害，孰大於此？而人主不得質問，質問則以爲叢脞，此何理也？堯之時，天下大計已定矣，然而設謗木，詢蒭蕘，豈固示之姑息耶？蓋上下之情不通，而能審知其情僞利害者，未之有也。必使斯民無所赴愬而後可以爲政，則誤國多矣。

「吕公著正所謂静言庸違，象恭滔天。」又云：「如陳襄姦邪，附下罔上，雖放流竄殛，自其常分。」又云：「歐陽永叔

❶「狹」，沈暉本作「挾」，當是。
❷「手」，原脱，據沈暉本補。

乞致仕，馮固留之。上弗許。余論永叔：以韓琦爲社稷臣，則脩爲忠良，否則脩不免爲附麗邪人。故如脩輩，尤惡綱紀立、風俗變。」又云：「如此人，與一州即壞一州，留在朝廷則專附流俗，壞朝廷政令，留之何所用！」又云：「鯀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富弼兼此二罪，止奪使相，誠爲未盡法。」

自韓、富而下，皆元勳世臣，名儒碩德，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一有異己，則指爲奸邪，待以四凶。詆誣大臣，顛倒邪正，蓋自此始也。作俑之禍，抑又甚焉。

保甲

先王爲比、閭、族、黨、州、鄉，以立軍政，居則爲力耕之農，出則爲敵愾之士。蓋當是時，天下無不受田之夫，故均無貧焉，而人知食力而已。游惰姦凶不軌之民，無所容於其間也。自井田之法廢，民無常産久矣。富者饜膏粱，❶被文綉，酣豢逸樂，未嘗知有服勞也。貧者終歲勤動，僅能糊其口，一有失職，則饑殍隨之。游惰之民，往往應募而爲兵，一繫軍籍，則上下臨制，如束濕薪，雖有姦凶，無所逞也。自祖宗以來，討平禍亂，兼制夷狄，用此而已，未聞有它虞也。今欲什伍其民以代募兵，則富者安於逸樂，脆軟而不可用，貧者更番月閱，則老弱無所賴，轉爲溝中瘠矣。游惰姦凶無所拘係，則散而爲盜賊，皆理之必至也。比户之民，既已輸賦租以充軍食矣，而身又不免焉，豈不

❶「粱」，原作「梁」，據沈暉本改。

舜作漆器，羣臣咸諫，况竭天下之力以自奉乎？雖庸人知其不可爲也。荆公以師臣自任爲天下儒宗，而所以導其君如此。百世而下，諛臣得以藉口，爲天下禍，庸非斯言乎？

余奏「既立結吴延征，即須處分王韶招捉木征，然後蕃部無向背，專附延征」云云。潞曰：「夷狄自是夷狄，略近勤遠非義，即自已深入險阻，費運饋，不可不計下梢。」曰：「秦、漢以後事不足論。如《詩》稱高宗『奮伐荆、楚，深入其阻』，『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非是不攻夷狄。如火烈烈，其師必衆。師重困民乎？❶若以賦租可減，則自熙寧至元豐十有餘年，未聞有減也。予以謂井田既不可復，而欲一兵農，未見其可也。

三司節略却吕嘉問起請儀鸞司供内中綵帛文字，却奏請爲擬吕嘉問起請乞指揮。其意欲以内東門要綵供上元禁中用，而嘉問起請致妨闕，中傷嘉問，又歸咎於中書立法云云。余曰：「如此等事，非陛下躬儉，即人臣豈敢如此立法？臣見陛下於殿檻上蓋氊，尚御批減省，以此知不肯用上等匹帛糜費於結絡。」上曰：「本朝祖宗皆愛惜天物，不忍横費，如此糜費，圖作甚？漢文帝曰：『朕爲天下守財耳。』」❷余曰：「人主若能以堯、舜之政澤天下之民，❸雖竭天下之力以充奉乘輿，不爲過當。守財之言，非天下之正理。」

❶「民」上，沈暉本有「吾」字。

❷「下」，原作「子」，據李熙本、沈暉本改。

❸「主」，原作「生」，據沈暉本改。

衆，必用糧食，非是不費運饋。如鎮洮，更自是中國地，久爲夷狄所陷。今來經略，亦不至勞費。」

先王之於夷狄，至於不得已而用兵，蓋有之矣。争城争地而戰，則孟子所謂服上刑者，而引《詩》以爲證，不亦異乎？

上曰：「市易賣果子，煩細，且令罷却，如何？」余曰：「市易司但以細民爲官科買所困，下爲兼并取息所困，故自投狀，經市易司乞借官錢出息，行倉法，供納官果子。自立法以來，販者比舊皆便得見錢，無留滯云云。陛下爲其煩細，以爲有傷國體。臣愚竊謂不然。今設官監酒，一升亦沽，設官監税，一錢亦税，豈非細碎？人不以爲非，習見故也。臣以爲酒、税如此，不爲非義，何則？自三代之法固已如此。《周官》固已征商，然不云幾錢以上乃征之。《泉府》之法：物貨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以待不時而買者。亦不言幾錢以上乃買賣。周公制法如此。不以煩細爲恥者，細大並舉，乃爲政體。尊者任其大，卑者務其細，此先王之法，乃天地自然之理。如陛下朝夕檢察市易務事，乃似煩細，非帝王大體。此乃《書》所謂『元首叢脞』也。」

古之爲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征商，古無有也，蓋自賤丈夫始，恐無一錢亦税也。先王之時，惟祀兹酒，故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雖紂爲人君，數其罪，亦不過沈湎于酒耳。必不設法招致，使民酣醟，而日較其增虧也。榷酤之法，自桑弘羊爲之。當時

以謂「烹弘羊乃雨」，則人情可知矣。以爲因襲之久，國計賴之，未能遽已可也，以爲三代之法已如此，其欺我哉！《周官・泉府》「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以其價買之，以待不時之買者」，所以阜通貨賄也。若果子，非有不售而滯於民用者，而官皆斂之，此與賤丈夫登龍斷而罔市利者何異哉？以是爲政體，不亦謬乎？

夫柄臣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授之有司。有司不奉法，柄臣察之可也。柄臣議法失其旨，其誰當正之？固人主所當察也。故上無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而民被其澤矣。論道之官，議法罔利，煩細如此，實傷國體。而人主不得問，問之則以爲「叢脞」，果何理哉？

余曰：「陛下正當爲天之所爲。知天之所爲，然後能爲天之所爲。爲天之所爲者，樂天也。樂天者，❶然後能保天下。不知天之所爲，則當畏天。畏天者，不足以保天下。故『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者，爲諸侯之孝而已。所謂天之所爲者，如河决是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然河决以壞民屋，而天不恤者，任理而無情故也。故祁寒暑雨，人以爲怨，而天不爲之變，以爲非祁寒暑雨不能成歲功故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堯使鯀治水，『汩陳其五行』九載。以陛下憂恤百姓之心，宜其寢食不甘，而堯晏然不以爲慮。此能爲天之所爲，任理而無情故也。」

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横流，汎濫於中

❶「者」，李熙本作「也」。

國，孟子謂「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而安石乃曰「堯晏然不以爲慮」，不知何所據而然也？以憂恤百姓爲不知天之所爲，則文王視民如傷，其不知天甚矣。夫民窮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蓋土潰之勢也。保丁賣襖以置弓箭，甚者斷指以免丁，其致怨可知矣。而導其君以爲不必恤，不亦誤乎？

余曰：「如今要作事，何能免人紛紜？三代以前盛王未有無征誅而治也。文王『侵阮徂共』，❶以至伐崇，乃能成王業。用凶器，行危事，尚不得已，何況流俗議論？」

周之王業，肇基太王。然太王避狄去豳，未聞有征誅也。先王用凶器，行危事，蓋有不得已。若以謂必有征誅乃能成王業，❷此何理？必使后世希功要利之臣，❸藉斯言爲興王之本以欺其君。其禍天下，豈淺哉！

呈内藏庫紬絹許人户情願納見錢事。因白上：❹「今歲兩浙被三司令，人户情願納見錢，折税紬絹。薛向近奏，添俵預買紬絹錢，乃得平準輕重之意。」

預買紬絹，每匹俵錢一千。三司以紬絹折納見錢，❺必高其估。此與王廣淵俵絲錢折納税紬絹一體。聚斂之臣，罔民取利以欺朝廷。故民間常以折變爲患。今乃以折納見錢添俵預買爲得平準輕重之意，恐非先王裕民之道也。

魯公曰：「議者以爲提舉官將先催常

❶「王」，原作「曰」，據李熙本、沈暉本改。
❷「若」，沈暉本作「者」，則當從上讀。
❸「必」，沈暉本作「也」，則當從上讀。
❹「白」，原作「曰」，據沈暉本改。
❺「紬」，原作「納」，據沈暉本改。

平，後催税，復如王廣淵義倉事。」❶余曰：「先催常平物固無害，與義倉事不同。義倉是朝廷令勸誘，豈可先以百姓税物充？常平是出官本貸與，先催有何不可？若不許先催，則是令税足之後，方以枷棒催常平貸物，則自然致人議論。」又云：「枷棒亦不可廢。今和買紬絹，若不納，可不决否？今民間賖貸，亦須以枷棒理之。若明示百姓不可以枷棒理，即一散之後，何由可斂？既情願貸官物，又收息少，縱使枷棒催之，亦何所妨？」

先催足常平，而後催税，則税必欠。雖不用枷棒催貸物，必用枷棒催税矣。此乃朝三暮四之説，而民受其弊則一也。私債於法不受理，而兼并之家初非有枷棒催貸物也，已足以困細民，則此固可知矣。夫和買用枷棒，蓋州縣之過，非法意也。常平斂散，自謂先王補助之法，竊意先王補助，必無取息用枷棒追索之理。不務出此，乃引州縣之過以自況，不亦異乎？

論常平。陳曰：「此只是財利事，不行得，有何所妨？臣在政府，日夕紛紛挍計財利，臣實恥之。」余曰：「理財用者，乃所謂政事，真宰相之職也，何可以爲恥？若爲大臣而畏流俗浮沉，不能爲人主守法者，臣亦恥之。」

《周官·太宰》「以九賦斂財用，以九式疏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則理財真宰相之職也。蓋古之制國用者，量入以爲出，故以九賦斂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使用財無偏重不足之處，所謂均節也。取之有藝，

❶「後催税復」，原脱，據沈暉本補。

用之有節，然後足以服邦國，以致其用。「致」猶「致人」之致，使其自至也。若天王求車，則非致也。然則先王所謂理財者，亦均節之，使當理而已。徒紛紛較其贏餘，以爲宰相之職，則非其義也。

濮王不稱皇，乃御史之力。上曰：「稱皇是不得耶？」余曰：「無臣而爲有臣，孔子以爲欺天。濮王以人臣終而稱皇，是無臣而爲有臣之類。且孝子慈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推濮王之心，豈敢當褒崇？❶然則如此褒崇，非事死亡如生存之道也。」

濮廟非帝業所基，與太王、王季異，故褒崇之禮不宜稱皇，得禮之正也。荆公謂「濮王以人臣終而稱皇，是無臣而爲有臣之類」，蓋未嘗深考周公追王之意也。周公豈欺天乎？❷

陝西諸帥稍探得西人欲作過，❸即勾下番兵馬。余以爲當約束，勿使其然。慶曆中，西事所陷殺不過十萬人。計天下一歲飢饉疾疫所死，何啻十萬人，於天下未覺有損也。而天下以西事故大困窮者，妄費糧餉，最方今所宜戒。

邊吏不能捍敵，致陷殺無辜之民。而以飢饉疾疫死亡者爲比，又以一路殺傷之數，與合天下較其多寡，此尤爲無理。夫以十萬之衆，合天下之廣言之，宜未覺有損也。以陝西一路言之，安得不以爲多乎？昔者太王之避狄也，以爲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故去之。今乃以妄費糧餉爲宜戒，而

❶「當」下，李熙本有「此」字。
❷「豈」下，李熙本有「敢」字。
❸「作」，李熙本作「行」。

十萬無辜之民肝腦塗地爲無所損，非謀國者之所宜言也。

上召兩府對資政殿，出慶州軍變文字。潞言「朝廷多所變更，人不安」云云。馮言「府界淤田，又脩差役，又作保甲，人極勞弊，不易」云云。余曰：「云云。更張事，誠非得已。但更張去人害，則爲之；更張而更害人，則不可爲。又有事誠可爲，而時勢之宜未可以爲者，亦未可以爲。如討夷狄，招邊境，於今時事之宜，是未可爲者。《禮記》以爲『事前定，則不跲』。今天下事要須前定，不臨時爲人議論所移。」

用王韶，日以開邊招生羌團結蕃户爲功，乃曰「討夷狄，招邊境，於今時事之宜，是未可爲者」。此言果何爲也？方子華之西也，荆公嘗自請往，未嘗一言及此。因一敗衂，輒出此言以自蓋。然則咎將焉歸乎？是欲以人主自任也。平時與同列争議，雖小事必勝而後已。興師動衆，安危所繫，心知未可爲而不言，尤非理也。

潞言：「人多言仁義，鮮能行。」上曰：「實能言仁義者不爲多，仁義之實，亦自難知。」余曰：「楊朱不知義，墨翟不知仁，惟孟子乃能知仁義。」

楊氏爲我，不知仁也。墨氏兼愛，不知義也。至於無父無君，乃其末流耳，非其本也。仁義之實難知，其信矣乎！

上曰「朝廷亦無阿蔽，但外方亦未免有用意不均事，如何上勘河事官員，乃獨遺却程昉」云云。余曰：「云云。今秉常幼，國人饑饉困弱已甚，陛下不能使之即叙，陛下不可不思其所以。此非不察於小事，乃不明於帝王之大略故

也。陛下以今日所爲，不知終能調一天下、兼制夷狄否？臣愚竊恐終不能也。陛下若謂方今人材不足，臣又以爲不然。臣蒙陛下知奬，拔擢在羣臣之右，臣但敢言不欺陛下，若言爲陛下自竭，臣實未敢。」

荆公行一事立一法，朝廷必從乃肯已，於君臣之際，殆不可磯也。至或比神考爲元帝，爲桓、靈，論一程昉用意不均事，則以爲不明帝王之大略，終不能調一天下，兼制夷狄，亦可謂盡言矣。其言之悖，雖敵己以下有不能堪者，猶以爲未敢自竭，不知何如乃可以自竭也？蓋其得君如彼其專，行乎國政如彼其久，而功烈乃無足稱者，故增爲此言以自蓋耳，恐非當時之言也。

龜山先生集卷第六終

龜山先生集卷第七

辨　二

王氏字説辨❶

空　無土以爲穴，則空無相。無工以穴之，則空無作。無相無作，則空名不立。

作相之説出於佛氏，吾儒無有也。佛之言曰：「空即無相，無相即無作。」則空之名不爲作相而立也。工穴之爲空，是滅色明空，佛氏以爲斷空，非真空也。太空之空，豈工能穴之耶？色空，吾儒本無此説。其義於儒、佛兩失之矣。

倥侗　真空者，離人焉。「倥」異於是，特中無所有耳。大同者，離人焉。「侗」異於是，特不能爲異耳。

「真空者，離人焉」，是離色，則空非即空也。「大同者，離人焉」，有離，則非大同也。列子曰：「和者大同於物。」夫五味，非一也，相得而後和，有離焉，則非和也。萬物固非一類也，各於類而同之，則所同不廣矣。合而和之，然後爲大同。

同　彼亦一是非也，此亦一是非也，物之所以不同。冂一口，則是非同矣。

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非冂其一口所能同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必潰矣，

❶ 標題，沈暉本作「字説論」。

何同之有？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乃能同也。同異之名，不爲是非而有也。如樂統同，禮辨異，同姓異姓之類，何是非之有？

金銅　金，正西也，土於此終，水於此始。銅，赤金也，爲火所勝，而不自守，反同乎火。

《月令》於金、木、水、火，皆以成數言之，惟土曰「其數五」而已，蓋五行皆主土而後成。❶故土王於四季，❷無終於正西之理。水土俱生於申，則正西亦非水土始終之所也。五金皆爲火所勝而不能自守，反同於火，非特銅而已。然謂之銅者，蓋五金皆金，正謂黄金爲金，銅亦黄也，同於金而已。

童　始生而蒙，信本立矣。方起而穉，仁端見矣。

四端皆根於人心，與生俱生也，非特信仁而已。以蒙爲信本，穉爲仁端，皆無是理也。

中　中通上下，得中則制命焉。

中者天下之大本，非特通上下而已。是未知中之爲中也。

忠　有中心，有外心。所謂忠者，中心也。

心無中外，以忠爲中心，無是理也。《禮器》曰：「禮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也；以少爲貴者，以其内心也。」蓋用心之有内外耳，非心有内外也。

洪　洪則水共而大。《洪範》所謂洪者，五行也亦共而大。

「《洪範》所謂洪者，五行也亦共而大」，夫五行有休囚廢王，無共大之理。

---

❶ 「主」，李熙本、沈暉本作「資」。

❷ 「故土王」，沈暉本作「蓋土主」。

鴻　大曰鴻，小曰鴈，所居未嘗有正，可謂反矣。然而大夫贄此者，以知去就爲義。小者隨時，如此而已。乃若大者隨時，則能以其智興事造業矣。鴻从水，言智，工言業，故又訓大。《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若大夫者，不能充也。❶

鴻鴈一物也，有小大之異。鴻亦無興事造業之理。「若大夫者，不能充此」，《周官·大宰》「卿一人」，卿即上大夫也。故《王制》曰「上大夫卿」，而《周官》有「中大夫」而已，則上大夫卿是也。大宰所謂一相也，不能充此，其孰能充之？

公　公雖尊位，亦事人，亦事事。

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非事事故也。

松栢　松華猶槐也，而實亦玄。然華以春，非公所以事上之道。栢視松也，猶伯視公。伯用詘，所執躬圭者以此；公用直，所執桓圭者以此。

「松華猶槐也，而實亦玄。然華以春，非公所以事上之道」，不知孰爲事上之道耶？「栢視松也，猶伯視公」，伯執躬圭，公執桓圭，無取諸松栢之義。皆私意之鑿也。

籠　从竹从龍，内虚而有節，所以籠物。雖若龍者，亦可籠焉。

龍，非可籠之物也。

冬　春徂夏爲天出而之人，秋徂冬爲人反而之天。

四時之運，終則有始，天行也。無「之天」、「之人」之異。

天示❷　一而大者天也，二而小者示

---

❶「也」，沈暉本作「此」。

❷「示」下，沈暉本有「示」字。

也。又曰：❶天得一而大，地得一而小。

「一而大者天也，二而小者示也」，又曰「地得一而小」，何也？ 夫域中有四大，而地居一焉，何小之有？

羲和❷　斂仁氣以爲羲，散義氣以爲和。❸

犧牲　殘而殺之，和所以制物；完而生之，羲所以始物。❹

「斂仁氣以爲和」，❺又曰「殘而殺之，和所以制物」，「散義氣以爲羲」，又曰「完而生之，羲所以始物」，殊無理也。

戲　自人道言之，交則用豆，辨則用戈。慮而後動，不可戲也。戲實生患。自道言之，無人焉用豆？ 無我焉用戈？ 無我無人，何慮之有？ 用戈用豆，以一致爲百慮，特戲事耳。戲非正事，故又爲「於戲」、「傾戲」之字。

自人言之，君臣之義，夫婦之别，皆辨也，何用戈之有？ 禮之用豆，無非道也。以用豆、用戈爲戲事，❻則先王所以交神人，討有罪，皆戲耳。此何理也？

置罷　上取數備，有以冂下，則直者可置，使無貳適，惟我所措而已。能者可罷，使無妄作，惟我所爲而已。

❶「曰」，李熙本作「示」，沈暉本作「亦」。

❷「羲」，原作「義」，據沈暉本改。本條諸「羲」字皆倣此。

❸「斂仁」至「爲和」，據宋林之奇《尚書全解》卷一引王氏説作「散義氣以爲羲，斂仁氣以爲和」，與下文合。又宋黄倫《尚書精義》卷一引張九成説作「散天地之義氣以爲羲，斂天地之仁氣以爲和」，亦可相證。

❹「始物」，原作「物始」，據沈暉本及下文引改。

❺「氣」，原作「義」，據沈暉本改。

❻「戲」，原作「虛」，據沈暉本改。

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未聞直者可置，使無貳適，惟我所措而已。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願立於其朝矣。」未聞能者可罷，使無妄作，惟我所爲而已。熙寧之初，賢能不容於朝，紛更祖宗之法，惟我所爲而已，用此説也。其爲害豈淺哉！使其説行，則其禍天下後世，商君之法，不如是烈矣！

終　無時也，無物也，則無終始。

終則有始，天行也。時、物由是有焉。天行非有時、物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蓋惟無息故爾，又奚時、物之有？

聽　於事則聽思聰，於道則聽忽矣。❶

事、道初無二也。故孔子之相師，亦道也。聖人憲天之聰，天非有事也，何多事而聽之有？

思　出思不思，則思出於不思。若是者，其心未嘗動出也，故心在內。

「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思之至於無思，❷則天之道也。故「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出思不思，則思出於不思」，無是理也，與所謂「出怒不怒」異矣。

菋，荎藸　菋一艸而五味具焉。即一即五，非一非五，故謂之荎。衆而出乎一，亦反乎一，故謂之藸。

未有一物而具五味者。「即一即五，非一非五」，皆謬悠之辭也。

之　有所之者，皆出乎一。或反隱

❶「忽」，沈暉本作「恖」。
❷「之」，李熙本作「如」。

以之顯，或戾静以之動，中而卜者，❶所之正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隱顯一理也，非反隱以之顯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静一體也，非戾静以之動也。非夫通幽明之故，知神之所爲，孰能與於此？

懿徽　壹而恣之者懿也，俊德之美也。微而糾之者徽也，玄德之美也。

俊德非恣之所能，玄德非糾之所及。

除　有陰有陽，新故相除者，天也。有處有辨，新故相除者，人也。

一日之頃，一身之中，而有陰中之陽，陽中之陰，新新不窮，未嘗相除也。有處有辨，與陰陽異矣。

蟋蟀　蟋蟀，陰陽帥萬物以出入，至於蟋蟀，其率之爲悉，蟋蟀能帥陰陽之悉者也，故《詩》每況焉。

陰陽之運，萬物由之而生成焉，非帥萬物以出入也。陰陽亦非蟋蟀所能帥也。

紅紫　紅以白入赤也，火革金，以工器成焉。❷凡色，以糸染也。❸紫以赤入黑也。赤與萬物相見，黑復而辨於物，爲此而已。夫有彼也，乃有此也。道所貴，故在糸上。工者，事也。此者，德也。

白受采。五采皆以白爲質，非特火革金爲紅也。「赤與萬物相見，黑復而辨於物，爲此而已」，不知「爲此」者，何義也？

豐　豐者用豆之時。

❶「卜」，沈暉本作「一」。
❷「以」，沈暉本作「從」，言紅字從工，似亦可通。
❸「糸」，原作「系」，據沈暉本改。下一「糸」字同。

「祭用數之仂，豐年不奢，凶年不儉。」用豆非特豐之時而已。

崇高　高言事，崇指物，陰陽之義。崇高，無陰陽之義。

龜山先生集卷第七終

龜山先生集卷第八

經解

春秋義

始隱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黍離》降而爲《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而無政，《春秋》所以作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詩》亡適在平王之終，而隱公之初，《春秋》所以始隱。

不書即位

天子崩，嗣子爲君，則朝諸侯，布命於明堂，此即位之禮也，《康王之誥》是已。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小大雖殊，其所以承宗廟之重則同耳。以天子之事考之，則諸侯繼世爲君者，其亦若此歟！故《春秋》於諸公所以書「即位」也。

然隱、莊、閔、僖不書「即位」，何也？《穀梁》曰：「繼弑君不書即位，正也。繼弑君而行即位，是與聞乎弑也。」此説是已。蓋寢苫枕塊，❶終身不仕，而恥讎之不復者，人子之志也。況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嗣子遽可以行即位乎？此不書「即位」，所以爲正也。

❶「塊」，李熙本、沈暉本作「干」。

然隱非繼弑君而亦不書，何也？以三《傳》考之，皆謂有讓桓之志，則不書「即位」者，蓋所以成公志也。古者君薨而世子生，❶則百官總己以聽冢宰。隱之不敢爲公也，蓋亦有冢宰之事乎？奚必踐南面而稱公也？不知出此，而徒謂「有讓桓之志」，則其貽禍也，不亦宜乎！

夫禮，諸侯一娶而九女。元妃卒，則次妃攝行内事而已，未聞有再娶之禮也。用是言之，則仲子非夫人，桓公非嫡子，隱何爲而不敢爲公也？然則蔿氏之禍，隱實爲之也。隱之不即位，其失遠矣。故《春秋》著之，其有旨哉。

鄭伯克段于鄢

「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比其得衆也，雖欲制之，反畏人之多言，則克段非國人之志也。

故不稱國討，而書「鄭伯」以譏之。夫爲人君不能明義以善俗，使不義者得衆，則鄭伯之過大矣。孔子曰：「我戰則克。」克者，勝敵之辭也。書「克」，以見段之盛彊也。「段不弟，故不言弟」，所以參譏之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惠公仲子喪，不見於《春秋》，於此始賵，不及事也。

❶「生」，沈暉本作「未立」。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及者，内爲主也。宋人，外之微者也。屈千乘之尊而與微者盟，故不書「公」，蓋諱也。❶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來，不稱「使」，非王命也，私來也。書之者，惡其外交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戎狄之道，徑情而直行，非可以禮信結也。與之會盟，失之矣。蓋中國微，然後戎狄始與諸侯抗。與之會盟，非得已也。至是，而王綱可知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入者，以兵入也。《公羊》謂「得而不居」是也。❷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譏不親迎也。以文王親迎于渭，諸侯不親迎，非禮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之盈虧，有數存焉。此巧歷者所知

❶ 「諱」下，沈暉本有「之」字。

❷ 「謂」，原作「論」；「而」，原作「向」，據李熙本、沈暉本改。

也，何與於人事？而先王爲之恐懼修省者，謹天戒而已。蓋於其常也，賓餞出納，欽致其至，所以若天道、秩民事，尤重於此。則其有變也，可不爲之警戒乎？故《春秋》日食必書之，所以重其變也。然或言「朔」，或言「日」，或不言「朔」「日」，或「朔」「日」並書之，史失之詳略異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王崩，國之大事，故書之。不書葬，魯不會葬故也。新王即位不書，魯不朝也。蓋以《書》考之，則王既尸天子，二伯各帥諸侯入應門左右，禮也。魯之不朝，則諸侯之不臣可知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外卒皆名，而此言尹氏者，譏世爵也。古者爲臣不敢貳其君，故非銜君命則束修之問不出境，所以致臣節也。生無相問，則其死也，何訃告之有乎？不書可也。後世國亂君昏，而爲大夫者交政於中國，故生或同盟，死或相訃，非禮也。故《春秋》於其訃告而書之，所以正臣子之分。❶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子者，未命也。父死，子將襲爵，故稱「武氏子」以譏之。不稱「使」，王有喪，

❶「分」，沈暉本作「外交也」。

未出命故也。夫邦有大事，而魯不賻，雖問罪可也。德不足以致之，反求焉，則天子微，魯之跋扈不臣，可知矣。求者，《穀梁》謂「得不得，未可知之辭」，是也。

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奔謂之「孫」，內諱也。文姜之於齊，猶父母之國也。雖父母亡，無歸寧之義，猶不當以「奔」志之也。蓋文姜通於齊侯而殺其夫，則於義有可絶，而兄弟之倫喪矣。故不書姜氏，而以「奔」志之，明其義當與齊絶也。

姜氏，齊姓也，獨此不書姜氏者，於其始奔，正之也。

夏單伯逆王姬

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禮也。單伯，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魯君弑於齊，而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則天子固失義矣。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衰麻，非所以接冕弁。則魯之臣子，亦不當受也。故書曰「單伯逆王姬」，以罪魯之臣子不辭而往逆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王姬之館，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嫌，於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爲之改築，禮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則築于外，非禮也。魯之主王姬，違義悖禮，其惡大矣。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桓公在所誅絶，而反追錫之，則王綱之紊甚矣。

紀侯大去其國

「大去」者，「舉國而去之」之辭也。紀季以酅入于齊，事之以土地也，猶不免焉，故舉國以違其難。此智者之事，畏天者所爲也。《春秋》善之，書曰「大去」，與夫書「奔」者異矣。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故國君死社稷，義之不得避也。然則紀侯之去國，無亦傷世守之義乎？」曰：「昔者大王避狄而去邠，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孟子所以教滕文公者，亦如是而已。此古人皆然，何獨至於紀侯而疑之乎？」

詩　義

將　仲　子

孟子曰：「取之而燕民悦，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文王之所爲，不違民而已。「夫共叔段繕甲治兵，國人説而歸之，而詩人以刺莊公，何也？」曰：「叔段以不義得衆，其失在莊公之不制其早也。君明義以正衆，使衆知義，則雖有不義者，莫之與也，雖有僭竊者，莫之助也，尚何使人説而歸之哉？民説而歸之，則其取之也，固不説

矣。故莊公雖以仲叔爲可懷，而終畏人之多言也。」「夫取之而燕民不悦則勿取，文王固嘗行之矣。叔段得衆而民説，則勿取，不亦可乎？」曰：「彼其得衆以不義也，則民化而爲不義。不義則後其君矣，勿取則危亡之本也。」

叔于田

「仁且有禮矣，而又有武焉。固宜國人之所説而歸之也。雖使之一天下，朝諸侯，無不可矣。而《詩》猶以爲不義得衆，何也？」曰：「先王之迹微，而禮義消亡，政教不明，而國俗傷敗，故人之好惡不足以當是非，而毁譽不足以公善惡。則其所譽而好之者，未必誠善也；所毁而惡之者，未必誠惡也。叔段不義而爲衆所説者，亦以衰俗好惡、毁譽不當其實故也。然則所謂仁者，豈誠有仁哉？所謂禮者，豈誠有禮哉？所謂武者，亦若此而已。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而禮者，節文斯二者而已。』莊公之於叔段，以仁言之則兄也，以義言之則君也。彼誠仁且有禮矣，則孰肯遺而後之哉？以是觀之，則俗之所好惡可知矣。」

狡童

「不與我言兮」，是弗與治天職也。「不與我食兮」，是弗與食天禄也。爲人臣任君之事，然後食君之禄者，義也。故弗與治天職，則其憂至於「不能餐」。弗與食天禄，則

不與賢人圖事，❶又甚矣，故其憂又至於「不能息」也。

孟　子　解

梁惠王問利國

君子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使其民不後其君親，則國治矣。利孰大焉？故曰：「亦有仁義而已，何必曰利？」

賢者亦樂此乎

人君當樂民之樂。臺池鳥獸，豈足樂哉！

移民移粟

移民轉粟，荒政之所不廢也。不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爲盡心，宜孟子之不與也。夫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自「不違農時」而下「使民養生送死無憾」者，仁心仁聞而已，未及爲政也，故爲「王道之始」。自「五畝之宅」而下至「黎民不饑不寒」，此「制民之産」，先王之政也。如是而後王道成矣，故曰：「不王者未之有也。」

夫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是謂「徒善」，徒善不足以爲政。行先王之政而無仁心仁聞，是謂「徒法」，徒法不能以自

❶「圖」，原作「國」，據沈暉本改。

行。二者不可偏舉也。故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其斯之謂也。

仁者無敵

一視而同仁，夫誰與爲敵？

無道桓文之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亦樂此乎？」而孟子對以晏子之言，則霸者之事，非無傳也。君子務引其君於當道，則桓、文之事不足爲也已。蓋大匠不爲拙工改其繩墨，故曰：「無以，則王乎？」

是心足以王矣

爲天下，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其王也，孰禦焉？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又以「制民之産」告之，使民不饑不寒，而後曰「不王者，未之有也」。

今樂猶古樂

魏文侯曰：「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則今樂與古樂，固異矣。而孟子之言如此者，蓋樂者，天地之和也。而樂以和爲主，人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之矣。使人聞鍾鼓管絃之音，舉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

《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憂以天下樂以天下

「憂民之憂，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民亦樂其樂。」出乎尔者，必反之。理之固然也。

徵招角招

角爲民，徵爲事。巡所守，述所職，省耕斂，皆民事也。故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曰《徵招》、《角招》是也。

王欲行王政則勿毁之矣

世儒或以孟子教齊宣王行王政，爲臣不忠，與孔子尊王之意異，蓋未嘗論世故也。春秋之時，名位未亡，天下猶以爲君也，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至孟子時，諸侯皆稱王，則天下不復有周也。分爲東西君，則位號亦亡矣。[1]雖欲尊之，尚可得乎？聖賢之趨時合變，各有所當也。世儒不論其世，而謬爲之説，失其旨矣。

好色好貨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也。」知知之，仁守之，勇行之，三者闕一焉非達德也。則人君固不可無勇矣。而齊王以是爲有疾，故孟子告以文、武之事，使廓而大之，則安

[1] 「則」，原作「之」，據沈暉本改。

天下無足爲者矣。若夫好貨好色，則生于人君之邪心，不可爲也。然而孟子不以爲不可者，蓋譬之水逆行中流而遏之，其患必至於決溢，因其勢而利道之，則庶乎其通諸海也。故以公劉、太王之事告之。陳古之善而閉其邪心，引之於當道也。其自謂「齊人莫如我敬王」者以此。《易》之《睽》曰「遇主于巷」，亦斯之謂也。

聞誅一夫

三仁未去，紂非獨夫也。三仁去，則天下不以爲君矣，是「誅一夫」也，何弑君之有？世儒有謂湯、武非聖人也，有南史之筆，則鳴條、牧野之事，當書曰「篡弑」，蓋其智不足以知聖人而妄論之矣。

姑舍女所學而從我

此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故其言如此。

亦運而已矣

民之去燕，猶避水火也，故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齊王又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是水益深、火益熱矣。民將復避之也，故曰「亦運而已」。運者，反覆運轉之謂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國君死社稷，故告之以「效死勿去」，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太王去邠之事告之，非

得已也。然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亦在彊爲善而已。故太王去邠，民從之如歸市。不知爲善而去國，則民將適彼樂土矣，尚誰從之哉？然滕文公未必能如太王也。使其去國而遂亡，則不若「效死勿去」之爲愈也，故又請擇於斯二者。

不遇魯侯天也

孟子之遇不遇，治亂興衰之所繫，天實爲之，非人所能也。夫何怨尤之有？

尔何曾比予於管仲

孔子謂：「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稱管仲曰：「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則管仲之功，非子路所能也。而曾西謂子路孰賢？則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問管仲，則艴然不説曰：「爾何曾比予於是！」❶何也？曰：昔者王良與嬖奚乘，爲之範驅馳，終日而不獲一；爲詭遇，❷一朝而獲十。若子路者爲之範也，雖不獲一而不爲歉；管仲詭遇也，雖得禽若丘陵，射者弗爲也。仲尼之門，羞稱管、晏，亦猶是耳。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齊王不忍牛之觳觫而易之以羊，非愛其財而易之也。而百姓謂王爲愛，無以自解。所謂不得於言也不求其心，則齊王誠爲愛其

❶「於」，原作「如」，據李熙本、沈暉本改。
❷「爲」下，沈暉本有「之」字。

財而易之矣。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者，心之所之也，而志爲氣之帥，則氣從之矣。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

志，氣之帥，則氣從志而已。故曰：「志至焉，氣次焉。」氣之從志，則「持其志」可也。又曰「無暴其氣」者，蓋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氣一亦能動志故也。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

通天下一氣耳。天地其體也，氣，體之充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一氣耳，故「至大」；集義所生，故「至剛」。氣之剛大，「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蓋氣之本體也。氣無形聲之可名，故難言也。而以道義配之，所以著名之也。

勿忘勿助長

「必有事焉，勿忘也。勿正，勿助長也。」助長，老子所謂益生也。益生不祥。忘與助長，所趨雖異，而其爲害則同矣。循其自然而順養之，❶無加損焉，則無二者之害矣。

伯夷柳下惠

伯夷、柳下惠之風，聞之者莫不興起，

❶「自」，沈暉本作「固」。

故可爲百世師。至其流風之弊，隘與不恭，則君子不由也。

孟子將朝王

齊王欲見孟子，孟子辭以疾。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夫孟子將朝王，則見王固所欲也，爲其召之，故不往。明日出弔，蓋取瑟而歌之，意欲其知之也。雖公孫丑猶不諭其旨，況餘人乎？此景丑氏所以問也。

「夫天下有大戒二，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爲大戒。」先王之時，「天下定于一」，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則士於其時，無適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則君命召不俟駕行矣，禮也。周衰，諸侯各擅其土地，士不遇於齊則之楚、之魏，無不可者，非一國所能專制也。故士於斯時，有不爲臣之義。時君苟無尊德樂道之誠心，不足與有爲，則雖欲亟見之且不可得，況得而召之乎？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徹者徹也，蓋兼貢、助而通用也。故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方里爲井，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爲公田，所謂九一而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用貢法矣。此周人所以爲徹也。鄭氏謂周制「畿内用貢法，邦國用助法」，有得於此歟！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

舜之臣子十有二人，而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所謂五人者，孟子所言者是也。夫洪水橫流，草木暢茂，禽獸偪人，則禹雖欲施功，未可也。故孟子論五人者，命益使烈山澤而焚之，在禹之先。天下既平，則命益若鳥獸草木，乃在皐陶之後。蓋治人與若鳥獸草木，其先後之常叙宜如此也。不同，亦時焉而已矣。

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道一而已矣，人心之所同然，無二致也。聖人，先得人心之所同然者。故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衆人特夢而未始覺耳。而伊尹「以斯道覺斯民」，非外襲而取之以與民也，特覺之而已矣。

百世而下聞者莫不興起

伯夷、柳下惠，道不行於天下，而流風足以澤世起後而已，❶故百世而下有聞風而起者。伊尹德被生民，功施後世。夫子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門人謂賢於堯、舜，則其流風不足道也。

遲遲吾行也

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然「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何

❶ 「世起後」，沈暉本作「後世」。

遲遲之有？曰：孔子之欲去魯也久矣，「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燔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過此，復無辭以去，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惟義所在

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故孟子曰「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以發明孔子之意。

不失赤子之心

赤子之心，發而未離夫本也。故言大人，以此而已。語化之，則未也。

薛居州善士也

政不足與間也，人不足與適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則雖一人，可與王爲善矣。薛居州，善士而已，不足以與此。故「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

是皆已甚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内，皆已甚也。」孔子不爲已甚者，故陽貨先，不得不見。然「陽貨矙孔子之亡而饋蒸豚，孔子亦矙其亡而往拜之」，夫是之謂稱。楊子謂「詘身以伸道」，非也。

若合符節

舜之事瞽叟，與文王之事紂，其揆一也。易地則皆然，故曰「若合符節」。

君之視臣如犬馬

「臣之視君如國人」，若鄭以忽爲狂狡之童是也。「視君如寇讎」，若子胥之於楚平是也。世之爲臣，蓋有如此者，孟子爲齊宣王言之，❶使知爲君而遇其臣，不可不以其道也。若夫君子，於君臣之際，無是理也。

天下之言性

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告子曰「生之謂性」是也，列子曰「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生之謂性，氣質之性也。君子不謂之性，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如禹之治水，因其勢而利道之，行其所無事是也。不知行其所無事，而用私智之鑿，是以故滅命也。所謂命者，列子謂「不知吾所以然而然」是也。苟求其以利爲本，則雖天之高，星辰之遠，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孔子作春秋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爲《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則無政，《春秋》所以作也。然孔子曰「述

❶「宣」，原作「先」，據沈暉本改。

而不作，竊比於我老彭」，而孟子曰「孔子作《春秋》」，何也？ 蓋當是時，周雖未亡，所存者名位而已，慶賞刑威不行焉，孔子以一字爲褒貶，以代刑賞，前此未有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故謂之「作」。然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竊取之，是亦述之而已。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堯、舜之道，豈遠乎哉！ 孝弟而已矣。弟不弟，乃在乎行止疾徐之間，人病不求耳。伊尹樂堯、舜之道，即耕于有莘之野是已。寒而衣，饑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也。孔子之相師，亦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耳，知之，則無適而非道也。

盡　心

盡其心，然後能存心；知其性，然後能養性；知天，然後能事天，此其序也。世儒謂知我則敵，事我則卑，失其旨矣。

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禹思天下之溺猶己溺之，稷思天下之饑猶己饑之，至於「股無胈，脛無毛」，不當其可，與墨子「摩頂放踵」，無以異也。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未嘗仕也。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之「爲我」，亦無以異也。「子莫執中」，執爲我、兼愛之中也。「執中而無權，猶執一也。」鄉鄰有鬬而不知閉户，室中有鬬而不知救，是亦猶執一

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禹、稷、顔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權，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不能易地則皆然，是亦楊、墨而已矣。❶

柳下惠

不惡汙君，不辭小官，可謂和矣。而「不以三公易其介」，則雖和而不流，此所以爲柳下惠也。

同道不同道

禹、稷、顔回、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故曰同道。三聖人其行不同，不可以易地，故曰不同道。雖不同，其趨則同歸於仁而已。與商之三仁，或去或不去，同謂之仁，其揆一也。

五十而慕

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蓋人少則慕父母，而鮮能終身慕，因物有遷也。故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舜生三十徵庸」，至五十，則是數者具有之矣，而不足以解憂，惟順父母爲足以解憂，則終身慕可知矣。言「五十而慕」，蓋以此也。

五霸假之

堯、舜，性之由而行者也；湯、武，身之

❶「楊」，原作「陽」，據李熙本、沈暉本改。

體之者也。五霸則假之而已，非己有也。若管仲責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昭王南征不反，非謀伐之本意，假此爲説耳。

形色天性

形色即天性也，則踐形斯盡性矣，故惟聖人爲能，與釋氏色空之論一也。吾聖人以爲天下自然之理而以常事言之，❶故言近而聞者無懼焉。❷異端之學，自以爲精微之論，其徒累千百言不能竟其義，故學者莫知適從，而去道益遠矣。此儒、佛之辨也。

龜山先生集卷第八終

❶「自」，沈暉本作「固」，有注「一作自」。
❷「懼」，沈暉本作「恒」，有注「一作懼」。

龜山先生集卷第九

史論

藺相如

周室之季，天下分裂爲戰國。游談之士出於其間，各挾術以干時君，視其喜怒悲懼而捭闔之，徼名射利，固無足道者。間有感憤激昂以就一時之功，其材力有足過人而鮮克自重其身者，何多耶！予讀《藺相如傳》，未嘗不壯其爲人，而惜其如此也。

夫秦籍累世之資，肆虎狼之暴，搏噬天下，有并吞諸侯之心，非可與禮義接而論曲直也。相如區區掉三寸舌，入眦睚不測之秦，卒能以完璧歸，亦足壯哉！然當其捧璧睨柱示以必死，蓋亦摩虎牙矣。夫死非難，死不失義不傷勇，君子所難也。且秦、趙之不敵，蓋雄雌之國也。身之存亡，非特一璧之重，而社稷安危之機，亦不在夫璧之存亡也。然則趙之有璧，存可也，亡可也。初相如捧璧入秦，趙之君臣計議，非有親秦之心，特迫其威彊耳。夫以小事大，古之人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至棄國而逃，況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迺以孤單之使，逞螳怒之威，抗臂秦庭，當車轍之勢，其危如一髮引千鈞，豈不殆哉？當是時，使秦知趙璧終不可得，則欲徼幸不死，難矣。若是，則尚安得爲不失義、不傷勇乎？不三數年，趙卒有覆軍陷

城之禍者，徒以璧爲之祟也。然則全璧歸趙，何益哉！

至於澠池之會，則其危又甚矣。方趙王之西也，廉頗約以一月不返，則立太子以絶秦望，則是行也，非有萬全之計矣，雖無往可也。《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然後可以會。」三者一闕焉，則危事矣。挾萬乘之君，蹈危事，非得計也。相如爲趙卿相，其智勇不足重趙，使秦不敢惴焉，乃欲以頸血濺之，豈孔子所謂「暴虎憑河，死而無悔」者歟！

嗚呼！周道衰，士無中行久矣。區區戰國之際，尚足追議其失哉！予於相如，惜其雄傑俊偉，於戰國士有足稱者，而其失如此，故特爲論著云。

項羽

予讀《漢紀》，至高祖謂項王「有一范增不能用，故爲我擒」，常以爲信然。及讀《項羽傳》，觀范增所以佐羽者，然後知羽雖用增，無益於敗亡也。

夫秦人齮齕其民，天下背而去之，莫肯反顧。當是時，民之就有道，正猶饑者之嗜食，不必芻豢稻粱而皆可於口也。❶項籍以閭閻匹夫之資，首天下豪傑西向而並爭，視秦車之覆，曾不知戒，猶蹈其故轍，欲以力制天下，所過燒夷殘滅，是以秦攻秦也。范增曾無一言及此，乃區區欲立楚後，爲足以

❶「芻」，原無，據沈暉本補。「粱」，原作「梁」，據李熙本、沈暉本改。

懷民望，何其謬哉！其後項王卒有弑義帝之名，爲敵國之資，增實兆之也。增之得計，不過數欲害沛公耳。使項王不改其轍，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借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

張良

子房起布衣徒步，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其奇謀祕計，轉敗爲成，出於困急之中者數矣。故高祖稱之，配蕭、韓爲三傑。

天下既平，功高者往往以才見忌，疑釁一開，雖韓信有解衣推食之誠，猶不克終，竟以菹醢。蕭何雖能以功名自全，而見疑亦屢矣。是三人者，惟子房功成智隱，不邇權勢，視去權利如脱敝屣，❶雖寄身朝市，而倏然如江湖萬里之遠，鴻冥鳳舉，矰繳不及，方諸范蠡，其優矣哉！

夫漢興，將相於去就之際皆中機會而不違理義者，吾獨於子房得之矣。

蕭何

高皇帝收民於暴秦傷殘之餘，而何秉國鈞，盡革秦苛法，與之更始，天下宜之，作畫一之歌。其法令，終漢世守之，莫能損益也。班固謂爲一代宗臣，豈虚語哉？

然高皇帝既平天下，於功臣尤多忌刻。何爲宰輔，至出私財以助軍費，❷買田宅以自汙，以是媚上，僅能免其身，❸至於械繫

❶「去」，原作「夫」，據李熙本、沈暉本改。
❷「費」，原脱，據李熙本、沈暉本補。
❸「身」，原作「甚」，據沈暉本改。

之，猶不知引去，豈工於爲天下，而拙於謀身耶？蓋不學無聞，暗於功成身退之義，貪冒榮寵，惴惴然如持重寶，惟恐一跌。然而幾蹈者亦屢矣。

蓋高皇帝慢而侮人，而輕與人爵邑，故不能得廉節之士，而一時頑鈍嗜利無恥者多歸之。以何之賢，猶不免是。惜夫！

曹參

曹參從高帝起豐、沛間，與之並驅者，皆一時熊羆之士。而陷敵攻堅，必以參爲首，宜其勇悍彊鷙，果於擊斷。天下已定，參爲齊相，乃退然不自用，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既得蓋公，避正堂舍之，尊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爲漢相，亦以治齊者治天下，故其效如之。觀參所爲，其始以戰鬬爲功，而終則以清浄無爲自守，何其不相侔也？非其資務學問，樂用人言，而勇於自克，其何能爾？若參者，可不謂賢矣夫？

初參與蕭何有隙，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用何法。二人者，苟無體國之誠心，忘一己之私忿，則排陷紛更，將無所不至。推之以爲賢，守之而勿失，尚何有哉？其卒爲一代宗臣，蓋有以也。

陳平

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難以獨任。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則高祖固有疑平之心矣。然終其世，不見其隙。蓋天下初定，國家多故，諸侯内叛，夷狄外

陵，平爲護軍，常從征伐，不據重兵，不親國柄，故能免也。

然高祖謂平難獨任，王陵可以佐之，而陵終以戇見疎，無益於國。其後平專爲丞相，天下無間言，卒以功名終，不其反歟？「知人，惟帝難之」，信矣夫！

周　勃

將視軍如臂指然，唯所用耳。以義驅之，雖赴水火可也。絳侯之入北軍也，乃令之曰：「爲劉氏者左袒，爲吕氏者右袒。」使吕氏能得士心，軍皆右袒，則斯言豈不召亂乎？ 蓋不學無術，居其位而不知其任，皆此類也。

至其以列侯就國也，嘗自畏恐誅，每河東郡守尉行縣至絳，必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是果欲何爲耶？ 使天子欲誅之也，則被甲持兵將拒之耶？ 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者，乃其自召也。以文帝之寬仁，故卒能全宥。使在高帝、吕氏之時，而所爲若是，猶欲以功名自全，難矣。

張耳　陳餘

遷、固謂耳、餘爲勢利之交，非也。張耳鉅鹿之圍，責餘以俱死。黶、澤没於秦軍，耳大不信，以爲殺之，二人所以相失也。是豈有勢利之交耶？❶

予謂耳、餘之交，❷蓋失於相結之深而相知淺也。使其相知如管、鮑，寧有是耶？

❶「之交耶」，李熙本作「定争」，沈暉本作「足争耶」。
❷「交」，原作「友」，據沈暉本改。

韓信

韓信以機變之才，因思歸之衆，以臨關東，而燕、代、趙、齊之間，無堅城彊敵矣。其用奇無窮，所向風靡。自漢興名將，未有倫擬也。至其軍脩武也，又輔以張耳，二人皆勇略蓋世。

余竊怪漢王自稱漢使，晨馳入壁，即卧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而耳、信未之知也。此其禁防闊疎，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耶？使敵人投間竊發，則二人者可得而虜也，豈古所謂有制之兵者，信亦有未逮歟？

彭越

天下之禍，莫大乎不明分。分之不明，由較材程力之過也。余觀韓、彭之亡，皆以此歟？

蓋西漢之初，高皇帝以匹夫起阡陌之中，一時名將，非屠販亡命輕猾之徒，則里巷齠齔布衣之交也。其平居握手，素非有君臣等威也，論其材力，亦豈足相過哉？天下未平，而大者已王，小者已侯，皆連城數郡，一摇足則秦、項之爭復搆矣。漢方牧民於百戰凋瘵之餘，❶而臨諸侯王之上，凛乎其猶蹈春冰，而常恐其潰也，故疑隙一開，則葅醢隨之矣。嗚呼！是豈知先王所以維持天下者哉？雖朝委裘、植遺腹而不亂者，亦有名義以正其分耳。❷

故君君臣臣而天下治。如將較材程力

❶「牧」，原作「收」，據李熙本、沈暉本改。

❷「名」，李熙本、沈暉本作「明」。

以彊弱勝負爲君臣，則天下之禍何時已哉？漢之君臣不知出此，卒至相夷而不悟，悲矣！

季布

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孔子稱其仁。管仲之不死，繩以《春秋》之法，則其義固有在矣。世莫有能窺之者。

方季布髡鉗，奴辱於朱家，非有深計遠慮也，期以免死而已。班固謂「賢者誠重其死」。夫死非其所，固賢者所重也。然君子固有舍生而取義者。固之爲此説，豈非以管仲之事與之乎？是皆未明《春秋》之法者。❶楊子曰：「明哲不終事項。」其義得之矣。

趙堯 周昌

余讀漢史，至呂、戚之事，未嘗不爲之廢卷太息也。以高皇之明，❷惓惓於趙王，其念深矣。然卒用趙堯之策，可謂以金注也。且呂后以堅忍之資，濟之深怨積怒，其於趙王也，欲得而甘心焉久矣。雖韓、彭之强，有弗利於己，去之猶發蒙耳。一貴强相，何足以重趙哉！

善爲高皇計者，蓋亦反諸己而已？不以衽席燕好之私，亂嫡妾之分，使貴者不陵，賤者不逼，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是將化天下以婦道如《關雎》之時，豈特無母

❶「法」，原無，據李熙本、沈暉本補。
❷「皇」，李熙本、沈暉本作「帝」。

禍而已哉？

叔孫通

叔孫通欲徵諸生共起朝儀，而魯有兩生不從。夫叔孫通量君之能以爲禮，阿世苟合，其道不足尚也，不從誠宜。

然天下新出於戰爭之餘，朝廷之間，皆武夫壯士，非復有禮文相際也。以至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其漸烏可久哉？故叔孫通所欲起者，朝儀而已，非如先王之制作也。二生拒之如此，失其旨矣。楊雄謂魯有大臣，豈其然乎？

張蒼

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斗牛之初。其次爲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時爲冬至，其辰居丑。故子丑可以爲正者，以日月五星所從起也。子爲正者得天統，以時言也；丑爲正者得地統，以辰言也。

孔子曰：「行夏之時。」蓋三代之時，惟夏時爲正，而人取則焉，故得人統也。三正之相循，猶忠質文之尚，不可增易也。至秦以十月爲正，失其旨矣。

張蒼吹律調樂，定律令，若百工作程品，其有意乎？推本之也。當是時，漢廷公卿皆武夫、軍吏，無能知書者，唯蒼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尤邃於律曆，有所建明，宜無不從也。然其術學踈陋，猶以漢當水德之盛，正朔宜因秦弗革，卒以此絀。惜夫！

酈　寄

諸呂之王，非漢約，天下莫與也。産、禄擅兵，欲危劉氏，忠臣所共切齒，而酈寄固與之交善，❶而商亦莫之禁，何也？其謀吕禄也，劫之而後從，則商、寄之罪均矣。雖絳侯賴之以入北軍，功不足以贖其罪也。使商不執劫而吕氏得志，則寄之父子，得無非望乎？其賣友，非其本心也。

朱虚侯

予讀《高五王傳》，❷至劉章言田事及誅諸吕一人亡酒者，未嘗不爲之寒心也。方高后欲强諸吕，雖大臣平、勃等，皆俛首取容而已，其志非忘漢也。觀王陵之事，則可監矣。使章以才見忌，不得宿衛禁中，則後雖欲有爲也，尚何及哉？然章之獲全於吕后之時，而卒能成功，亦幸而已。

田　叔

班固謂：「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余謂田叔之隨王，雖身死之，何益於趙？此與婢妾賤人感慨自殺者，何以異哉？烏在其爲知所處？

孟舒爲雲中守，而士争臨城死敵，此誠長者。而田叔乃以隨張王事首稱之。斯言豈特爲舒而發，抑亦自賢耳。夫譽人以自賢，是豈長者之言乎？

❶「交」，李熙本、沈暉本作「友」。

❷「高」下，原有「后」字，據李熙本、沈暉本删。

婁敬

婁敬建和親之策，欲以嫡長公主妻單于，且謂：「冒頓在，固爲子壻。子壻死，外孫爲單于，豈聞孫敢與大父亢禮哉？可毋戰以漸臣也。」其說何謬哉！且子壻與外孫，❶孰與父子親也？彼且殺父以代立，況妻之父乎？其何足恃哉！然屬人主厭兵，故以一言之謬，而遂成千載之患。惜夫！

賈誼

賈誼以少年英銳之資，抱負其器，頗見識拔，慨然遂以身任天下。而絳、灌之徒，出於織簿販繒之武夫，先王之典章文物，彼烏足與議哉？高皇帝所以平天下，❷定法令，又皆其身親見之也。誼以疏逖晚進之人，欲一日悉更易之，❸彼其心，豈能恝然耶？此讒釁之所由起也。

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已而後進，非固要君也。蓋天下重器，不可易爲之，王業之大，必遲久而後成。故人君非有至誠不倦之心，則不足與有爲也。其尊德樂義，一有不至，則引而去之，萬鍾於我何加焉？非忘天下，道固然也。

誼之草具儀法，與夫三表、五餌，❹其術固疎矣。當是時，人君方且謙讓未遑也。誼身非宰輔，乃汲汲然自進其說，蓋亦不自

❶「與」上，李熙本、沈暉本有「之」字。
❷「以」，李熙本、沈暉本作「與」。
❸「易」，李熙本、沈暉本作「奏」。
❹「三」，原作「二」，據李熙本、沈暉本改。

重矣。在我者不重，故人聽之也輕。及夫以才見忌，不容于朝，出爲王傅，其論國事，猶曰「陛下曾不與如臣者議之」，則是欲嬰撫在庭之臣而出其上也，豈不召禍與？孔子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於誼有之矣。

賈山

孝文之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爲喻，盛言其侈靡貪狼暴虐，宜若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故舜之臣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爲過也。後世驕君諛臣，恃天下無虞而不知儆戒，有聞斯言，必以爲訕矣。其取禍敗，不亦宜乎！

申屠嘉

文帝以竇廣國有賢行，欲相之，恐天下以爲私，不用，用申屠嘉。此乃文帝以私意自嫌，而不以至公處己也。廣國果賢耶，雖親不可廢；果不賢耶，雖踈不可用。吾何容心哉？當是時，承平日久，英材間出，擇可用者用之可也。必曰高帝舊臣，過矣。

馮唐

馮唐謂文帝不能用頗、牧，其言雖有激，然亦深中其病也。

夫李牧之爲趙將也，軍市之租皆自用，「賞賜皆決於外，不從中覆」，故能有成功。魏尚守雲中，上功首虜差六級，文吏即以法

繩之。以是較之，文帝不能用李牧信矣。

楊雄謂文帝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爲不能用頗、牧？夫孫武斬吴王之寵姬，穰苴斬齊君之寵臣與其使者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皆在軍不受君令也。古之爲將者皆然，豈獨亞夫乎？然則文帝未嘗詘，而亞夫之軍未嘗信也。謂之有激云爾，則得矣。

張釋之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利口捷給，古人賤之。若上林尉，居其位不知其任，至十餘問不能對，是謂不任職，非訥於言者也。釋之以絳侯、張相如方之，過矣。

文帝問絳侯天下一歲決獄幾何，絳侯不能對，又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又不能對。帝以問陳平，平條析甚辨，文帝善之。絳侯愧汗洽背，自以其能不及平遠甚。若是以絳侯爲賢，平爲喋喋，可乎？

余謂上林尉，真亡賴，而虎圈嗇夫，雖口對響應亡窮，然上所問，乃其職事，非利口捷給也，豈足深過之歟？

袁盎

淮南王之驕恣，其荏禍久矣。然徵之即至，則反形未具，以檻車遷之，是將置之必死也。不早辨之，養成其禍，卒至乎敗國亡身，文帝不無罪也。鄭共叔不義得衆，詩人以刺莊公，而《春秋》交譏之，正謂此也。然則人君不幸有弟如淮南者，宜奈何？若舜之於象，放之有庳可也。盎不能明義以正其君，乃以無稽之言謂之，不亦過乎？

若七國之反，聞晁錯之欲治己也，反以奇禍中之，此戰國策士之常也。然二人之相賊，其志一也，特繫其發之先後耳。不念國家之大計，乃欲因禍以釋一己之私怨，若二人，又何足誅哉？而班固謂盎「仁心爲質」，誤矣。

晁錯

晁錯曰「人君必知術數」，又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而自親事」，操是説，蓋未嘗知治體也。夫天下大器，非智力所能勝也。舜之惇五典、庸五禮、用五刑，皆因天而已，未嘗爲也。雖股肱耳目付之臣，而不自用，況以術數而自親事乎？使後世懷諂者誤其君，挾術以自用，必質是言也，其爲禍豈淺哉！

若吴、楚之反，不在錯，天下已知之矣。景帝用讒邪之謀以誅錯，其失計不已甚乎？當是時，兵之勝負，國之安危，未可知也，而誅其謀首，豈不殆哉？而在庭之臣，無一人爲錯言者，蓋變起倉卒，各欲僥倖於無事，而莫敢以身任之也。然而錯亦有以取之矣。

夫漢之有七國，未若魯之三家也。孔子墮三都之城，而三家無敢不受命者，則其處之必有道矣。孟子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使孟子而得志，❶固將損之也。錯無碩德重望以鎮服其心，而强爲之謀，其召亂而取禍，蓋無足怪者。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視公孫弘輩如發蒙耳，則天下果非智

❶「使」，原脱，據沈暉本補。

力可爲也。以一汲黯，猶足以寢淮南之謀，況不爲黯者乎？

鄒陽　枚乘

吴王怨望，陰有邪謀。鄒陽、枚乘之徒，不能明義以導其君，而區區以利説之，宜乎其無益也。及吴兵西嚮，而枚乘猶以民之輕重、國之大小爲言，則是使吴重大而漢輕小，則吴兵可得而進也。吴亡，乘不及禍，而卒以取重於世，幸矣夫！

竇嬰　灌夫　田蚡

景帝燕兄弟，欲以天位傳梁王，竇嬰以漢約阻之，忤太后旨，可謂不阿矣。及爲丞相，推轂士類，專用儒術，❶雖藉福之辨，不能遷惑其所守，直己以往，不撓權貴，其節義有足稱者。至晚節末路，❷失位不得志，而與灌夫相爲引重。二人者，並位公侯，顯名當世。其平生意氣，何其壯哉！

田蚡以外戚進顯，淫奢無度，尊己以下人。壯夫義士，宜恥出其門，而二人者，乃幸其臨況以爲名高，其志慕又何其汙也。蓋鶩勢榮者，勢窮則辱，而氣隨以奪，其理然矣。

若灌夫者，勇悍不遜，有死之道焉，終以一朝之忿亡其身，非自取與？竇嬰區區復鋭於爲救，果何益哉？故卒與俱滅，是亦不知量也。田蚡規利賣國，其不族，幸矣。

❶「專」，李熙本、沈暉本作「尊」。
❷「至」下，沈暉本有「其」字。

彼方欲肆欺以罔吾之信，爲數以敗吾之義，而吾且欲決而去之，而自爲不信，其見棄也，不亦宜乎？

予讀《更生傳》，見其惓惓於其君，未嘗不爲之歎息也。惜其不知義命之歸，故一蹶而不振。悲夫！

朱穆

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觀其立朝論議，有足稱者。然乃從梁冀之辟，何也？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以穆之賢而主梁冀，烏在其爲貞孤哉？

然邕之從董卓，無異於梁冀，宜其不以朱穆爲過也。

劉向

初，孝宣循武帝故事，招置名儒，而更生以通達善屬文與選中，可謂遇主矣。其後，上復興神僊方術之士，而更生得淮南《枕中鴻寶祕書》獻之，言黄金可成。其所爲，未免長君之過也。豈其逢世希合而爲之歟？抑年少，學猶未能無惑於異端歟？其後與望之、堪、猛輩並立于朝，爲羣小側目。更生乃令外親上變事，其義安在哉？

夫君子小人，相爲盛衰，蓋天地之大義也。消息盈虚，天地且不能不以其漸，况於人乎？且許、史、恭、顯之於漢也，憑籍私昵寵嬖之恩非一日矣，其培根深，其滋蔓廣，非所以朝升而暮罷。而君子之去小人，又非智謀之足恃也，亦有吾之仁義而已。

臧洪

臧洪初爲張超功曹，後遇袁紹，以爲青州刺史。二人之遇洪，其義均矣，而洪之報二人者，何其異哉！

方曹公圍超於雍丘，洪欲赴難，而請兵於紹。袁、曹方睦，❶而紹之與超，素無一日之歡，則雍丘之圍，非切於己也。欲其背好用師以濟不切之難，則紹之不聽未爲過，而洪之絶紹，豈亦不量彼己歟？其不屈而死也，蓋亦匹夫匹婦之爲諒也已。

竇武　何進

桓、靈之間，昏弱相仍，太后臨朝，❷權移近習久矣。王甫、曹節以臺廝之賤，便嬖寵昵之私，竊弄神器，固天下之所同疾也。

竇武倚元舅之親，操國重柄，招集天下名儒碩德，布在王庭，相與仗義協謀，勦絶凶類，正猶因迅風之勢以揚稃粃耳，豈不易哉？然而身敗功頽，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猶豫也。方武之不受詔，馳入步軍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勢猶足以有爲也。張奐，北州之人豪，素非中人之黨，可以義動也，不能乘機決策，收爲己用，而乃遲回達旦，使逆賊得與奐等合，豈不惜哉？

何進親見竇氏之敗，而不用陳琳、鄭公業之諫，躬蹈覆轍，引姦凶而授之柄，卒成移鼎之禍，進實兆之也。范曄乃引「天廢

❶「睦」，李熙本、沈暉本作「穆」。
❷「太」，李熙本、沈暉本作「女」。

商」之言，豈不謬哉！

荀彧

厲王流彘，周、召二公共和爲政，延及宣王，卒有中興之功。天下之存亡，豈不以其人哉？當桓、靈之衰，其禍未甚於流彘也。董卓之亂，天之未厭漢德，豈有異於共和之時乎？而議者謂曹公非取天下於漢，其説非也。

方曹公以强忍之資因亂假義，挾主威以令諸侯，其包藏禍心，天下庸人知之矣。而荀彧間關河、冀，擇其所歸，卒從曹氏，志欲扶義奮謀，以舒倒懸之急。迹其行事，可謂勇智兼人矣，乃獨不知曹氏之無君乎？其拒董昭之議，何也？夫豈誠有忠貞之節歟？抑欲以晚節蓋之歟？❶由前則不智，由後則不忠。不智不忠，而求免於亂臣，宜乎其難矣！

嗚呼！荀彧安得無罪歟？觀其臨大義，斷大謀，❷操弄强敵於股掌之間，輔成曹氏霸業，至其威加海内，下陵上逼，乃欲潛杜其不軌，是猶汪瀾潰堤以成滔天之勢，❸而後徐以一葦障之，尚可得乎？而范曄猶謂「彧有殺身成仁之美」，吾不知其説也。

郊祀

漢武元鼎、元封之間，燕、齊之士争言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故淫祠於漢

❶「欲」，原無，據李熙本、沈暉本補。
❷「義斷大」，原脱，據李熙本、沈暉本補。
❸「汪」，李熙本作「揚」，沈暉本作「狂」。

世爲多。雖當時名儒碩德繼登宰輔，莫有能定正之者。❶

元、成之際，衡、譚用事，始奮然欲盡去淫祠，正以古義，又幸世主從之，其志行矣。未幾，以劉向一言而廢祠復興，豈不惜哉？蓋人情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謬，宜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賢，猶溺於習見，❷況餘人乎？

汲　黯

周勃起布衣，蓋椎朴鄙人，以其重厚，故可屬大事。則天下重任，固非狷忿褊迫者所能勝也。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至論公孫弘輩，若發蒙尔。

夫汲黯之直，爲天下敬憚如此。予獨疑其狷忿褊迫，臨大事不能無輕動。輕動則失事機，難與成功。故武帝謂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其有得於此乎？

周世宗家人傳

予讀周世宗家人傳，至守禮殺人，世宗不問，史氏以爲知權。

予竊思之：以謂父子者，一人之私恩；法者，天下之公義。二者相爲輕重，不可偏舉也。故恩勝義，則詘法以伸恩；義勝恩，則掩恩以從法。恩義輕重不足以相勝，則兩盡其道而已。舜爲天子，瞽叟殺人，臯陶執之而不釋，爲舜者，豈不能赦其父哉？

❶「定」，李熙本、沈暉本作「足」。

❷「溺」，原作「弱」，據李熙本、沈暉本改。

蓋殺人而釋之，則廢法；誅其父，則傷恩。其意若曰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法，天子亦不可一日而亡其父，民則不患乎無君也。故寧與其執之以正天下之公義，竊負而逃以伸己之私恩，此舜所以兩全其道也。

方守禮殺人，有司不能執之，而徒以聞，故世宗得而不問也。❶有如皐陶者執之而不釋，則雖欲不問，❷得乎哉？然世宗取天下於百戰之餘，未易以舜之事望之者。然則宜奈何？亦寘諸法而已矣。法有八議，而貴居一焉。爲天子父可謂貴矣，此禮律之通義也。一寘諸法，而兩不傷焉，何爲不可哉？

龜山先生集卷第九終

❶「世宗得」，沈暉本作「得置」。

❷「欲」，原無，據李熙本、沈暉本補。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

語録一

荊州所聞 甲申四月至乙酉十一月

先生曰：「自堯、舜以前，載籍未具，世所有者，獨宓犧所畫八卦耳。當是之時，聖賢如彼其多也。自孔子删定繫作之後，更秦歷漢以迄于今，其書至不可勝記，人之所資以爲學者，宜易於古。然其間千數百年，求一人如古之聖賢，卒不易得，何哉？豈道之所傳，固不在於文字之多寡乎？夫堯、舜、禹、皋陶，皆偁『若稽古』，非無待於學也。其學果何以乎？由是觀之，聖賢之所以爲聖賢，其用心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察之也。」

觀孔門弟子之徒，其事師，雖至於流離困餓，濱於死而不去，非要譽而規利也，所以甘心焉者，其所求也大矣。流離困餓，且濱於死，有不足道者。學者知此，然後知學之不可已矣。

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爲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爲可至，則必以爲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

問：「曾西不爲管仲，而於子路則曰

『吾先子之所畏』。或曰：羞管仲之所已爲，慕子路之所未就。此説是否？」曰：「孔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爲，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如之何？」曰：「管仲之功，子路未必能之。然子路譬之御者，則範我馳驅者也。若管仲，蓋詭遇耳。曾西，仲尼之徒也，蓋不道管仲之事。」

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脩性」，惟楊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脩。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❶孟子言「存心」、「養性」。佛氏和順於道德之意蓋有之，理於義則未也。

聖人以爲尋常事者，莊周則夸言之。❷莊周之博，乃禪家呵佛罵祖之類是也。如《逍遥游》、《養生主》，曲譬廣喻，張大其説。論其要，則《逍遥游》一篇，乃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而《養生主》一篇，乃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而已。

問：「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何也？」曰：「至所謂極也。極猶室之極，❸所處則至矣。下是爲不及，上焉則爲過。」或者曰：「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處人。如此，則是聖賢所以自待者常過，而以其所賤者事君親也，而可乎？然則如之何？」曰：「高明即中庸也。高明者中庸之

❶「記言正」三字，原重出，據《四部叢刊續編》影宋本《龜山先生語録》單行本（以下簡稱「《語録》單行本」）删。

❷「之」，原無，據底本行間校語補。《語録》部分行間校語乃前人據宋吴堅刻《龜山先生語録》所校。後皆倣此。

❸「室」，《語録》單行本作「屋」。

體，中庸者高明之用耳，高明亦猶所謂至也。」

問：「或曰：中所以立常，權所以盡變。不知權則不足以應物，知權則中有時乎不必用矣。是否？」曰：「知中則一作「即」。知權，不知權，是不知中也。」曰：「既謂之中，斯有定所，必有權焉。是中與權固異矣？」曰：「猶坐於此室，室自有中。移而坐於堂，則向之所謂中者，今不中矣，堂固自有中。合堂室而觀之，蓋又有堂室之中焉。若居今之所，守向之中，是不知權，豈非不知中乎？又如以一尺之物，約五寸而執之，❶中也。一尺而厚薄小大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爲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厚薄小大之中也。欲求厚薄小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唯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蓋所謂權也。」一連下段。

舜、跖之分，利與善之間也。利善之間，相去甚微，學者不可不知。

爲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温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於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争氣而已，何以事君？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❷

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沖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

❶「五」，原作「一」，據行間校語改。

❷「邪」，原作「衺」，據行間校語改。疑此字初作「衺」，底本因形近譌作「衰」。

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老子》曰：「公乃王。」

儒、佛深處，所差杪忽耳。見儒者之道分明，則佛在其下矣。今學之徒，曰儒者之道在其下，是不見吾道之大也。爲佛者既不讀儒書，或讀之而不深究其義，爲儒者又自小也，然則道何由明哉？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説者曰：「飲食必有祭是也。」曰：「如是則造次顛沛之際，遑遽急迫甚矣，欲不離仁，仁之道安在？且飲食必有祭，小人亦然，豈能仁哉？」

孔子以其子妻公冶長，以其兄之子妻南容。説者曰：「君子之處其子與處其兄之子，固不同也？」曰：「兄弟之子猶子也，❶何擇乎？」「誠如所言，是聖人猶有私意也。」「聖人不容有私意。若二女之少長美惡，必求其對，所妻之先後，未必同時，安在其厚於兄而薄於己邪？記此者，特言如是二人，可託以女子之終身。且聖人爲子擇配，不求其它，故可法也。」

或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此言勝物而小之？」曰：「使聖人以勝物爲心，是將自小，安能勝物？❷聖人本無勝物之心，身之所處者高，則物自不得不下耳。」

葉公以證父之攘羊爲直，而孔子以爲「吾黨之直者，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夫父子之真情，豈欲相暴其惡哉？行其真情，乃所謂直。反情以爲直，則失其所以直矣。乞醯之不得爲直，亦猶是也。

❶「猶」，原無，據行間校語補。

❷「勝」，《語録》單行本作「小」。

《周禮》：王燕則以膳夫爲獻主。說者曰：「君臣之義，不可以燕廢。」曰：「是不然。此孟子所謂養君子之道也。禮：受爵於君前，則降而再拜。燕所以待羣臣嘉賓也，而使之有升降拜揖之勞，是以犬馬畜之矣。故以膳夫爲獻主，而主不自獻酧焉。是乃所以爲養君子之道，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之義也。」

《周禮》：凡用皆會，唯王及后不會。說者曰：「不得以有司之法制之。」曰：「有司之不能制天子也固矣，然而九式之職，冢宰任之，王恣其費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九式論於王矣。故王、后不會，非蕩然無以禁止之也。制之有冢宰之義，而非以有司之法故也。」

或曰：「《書》之終《秦誓》，以見聖人之樂人悔過也。故凡過而能悔者，取其悔而不追其過，可也。今有殺人而被刑者，臨刑而曰『吾惟殺人，以至此也』。仁者於此亦必哀而捨之？」曰：「《書》之有《秦》、《費》二誓，以誌帝王之誥命於是絕故也。其大意則言，有國者不可廢誓。於誓之中，其事又有可取者，則如《秦》之罪己而不責人是也。若曰取其悔而已，不咎其過，其既悔而有過也，亦不當罪乎？聖人以恕待人，於人之悔也，嘉之可也。如以悔爲是，而不問其改與不改，則改過者尟矣。[1] 故君子之取人也，取其改，不取其悔。且殺人至於被刑，而自狀其過，蓋傷其死之不善也。使殺人而不必死，其肯悔乎？崤之戰不敗，則秦自以爲功矣。何以知之？以濟河之師知之也。濟河之師何義哉？」

[1] 「尟」，行間校語作「鮮」，下同。

君子務本。言凡所務者，惟本而已。若仁之於孝悌，其本之一端耳。蓋爲仁，必自孝悌推之，然後能爲仁也。其曰「爲仁」，與體仁者異矣。體仁則無本末之別矣。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無待乎推之也。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推之也。推之，所謂「爲仁」。

問：「子貢貨殖，誠如史遷之言否？」曰：「孔門所謂貨殖者，但其中未能忘利耳，豈若商賈之爲哉？」曰：「樊遲請學稼、學圃，如何？」曰：「此亦非爲利也。其所願學，正許子並耕之意。而命之爲『小人』者，蓋稼圃乃小人之事，而非君子之所當務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先生嘗夜夢人問：「王由足用爲善，何以見？」語之曰：「齊王只是朴實，故足以爲善。如好貨、好色、好勇與夫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其朴實可知。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爲？」

《狼跋》之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之遇謗，何其安閒而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想其氣味，則《詩》之意得矣。

孟子言：「說大人，則藐之。」至於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若孔子，則無此矣。觀《鄉黨》一篇「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以至「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如此，何暇藐人？《禮》曰：「貴貴，爲其近於君也。敬長，爲其近於親也。」故孔子謂君子畏大人。

「孔子言由、求爲具臣，曰：『弒父與

君，亦不從也。』由、求如是而已乎？」曰：「弑父與君，言其大者。蓋小者，不能不從故也。若季氏旅泰山、伐顓臾而不能救之之事是已。」「然則或許其升堂，且皆在政事之科，何也？」曰：「小事之失，亦未必皆從。但自弑父與君而下或從一事，則不得爲不從。若弑父與君，則決不從矣。進此一等，便爲大臣。如孔、孟之事君是也。故孔、孟雖當亂世而遇庸暗之主，一毫亦不放過。」

事道與禄仕不同。常夷甫家貧，召入朝。神宗欲優厚之，令兼數局，如登聞鼓、染院之類，庶幾俸給可贍其家。❶夷甫一切受之不辭。及正叔以白衣擢爲勸講之官，朝廷亦使之兼它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爲道也，則今日之仕，須是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禄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之辭受取舍，人鮮能知之。故常公之不辭，人不以爲非，而程公之辭，人亦不以爲是。

王逢原才高識遠，未必見道，觀其所著，乃高論怨誹之流。假使用之，亦何能爲？

《春秋》昭如日星，但説者斷以己意，故有異同之論。若義理已明，《春秋》不難知也。《春秋》始於隱，其説紛紛無定論。孟子有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據平王之崩，在隱公之三年也，則隱公即位，實在平王之時。自幽王爲犬戎所滅，而平王立於東遷，當是時，《黍離》降而爲《國風》，則王者之《詩》亡矣。此《春秋》所以作也。

❶「贍」，原作「瞻」，據《語録》單行本改。

《易》於《咸》卦初六言「咸其拇」，六二言「咸其腓」，九三言「咸其股」，九五言「咸其脢」，上六言「咸其輔頰舌」；至於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獨不言心。其説以謂有心以感物，則其應必狹矣。唯忘心而待物之感，故能無所不應。其繇辭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思，皆緣其類而已，不能周也。所謂「朋從」者，以類而應故也。故孔子《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或曰：「思造形之上極，過是，非思之所能及，故唯天下之至神，則無思也。無思所以體道，有思所以應世。」此爲不知《易》之義也。《易》所謂無思者，以謂無所事乎思云耳。故其於天下之故，感而通之而已。今而曰不可以有思，又曰不能無思，此何理哉？

或曰：「聖人所以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天下之弊耳。昔伊尹之任，其弊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故伯夷出而救之。伯夷之清，其弊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故柳下惠出而救之。柳下惠之和，其弊多洿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故孔子出而救之。是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任；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清。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故孔子集其行而大成萬世之法，然後聖人之道無弊。其所以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爲終始也。使三聖人者當孔子之時，皆足以爲孔子矣。」曰：「何不思之甚也？由湯至於文王之時，五百有餘

歲。其間賢聖之君六七作，其成就人才之衆，至其衰世，尤有存者。使伊尹有弊，當時更世之久，上之爲君，下之爲臣，皆足以有爲，獨無以革之乎？由周至于戰國之際，又五百有餘歲，文、武、周公之化，不爲不深，使伯夷之弊至是猶在，則周之聖人所謂一道德以同風俗者，殆無補於世，而獨俟一柳下惠邪？況孔子去柳下惠未遠。若柳下惠能矯伯夷之清，使天下從之，其弊不應繼踵而作，而孔子救之，又何其遽也？且孔子之時，荷蕢、荷蓧、接輿、沮、溺之流，必退者尚多也，則柳下惠之所爲，是果何益乎？故爲聖人救弊之説者，是亦不思而已矣。夫伊尹，固聖人之任者，然以爲必於進，則不可也。湯三使往聘之，然後幡然以就湯，不然將不從其聘矣，❶則伊尹之不必進可見。伯夷，固聖人之清者，然以爲必於退，則不可也。方其辟紂居諸海濱以待天下清，❷聞西伯善養老者則歸之，則伯夷之不必退亦可見。若柳下惠，孔子蓋以謂「直道而事人」，孟子亦偁其「不以三公易其介」矣，❸亦豈以同爲和乎？由是觀之，其弊果何自而得之邪？若曰孔子之道所以無弊者，四人者相爲終始，使三聖人當孔子之時，亦皆足以爲孔子。此尤不可。孟子曰：「伯夷、伊尹不同道。」又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而伯夷、伊尹不足以班之。而其所謂同者，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而已。彼爲任、爲清、爲

❶「矣」，行間校語作「耶」。
❷「清」上，行間校語補「之」字。
❸「矣」，行間校語改「夫」，則當從下讀。

和一節之至於聖人者也，其可以爲孔子乎？夫以三人爲聖者，孟子發之也。而孟子之言，其辨如彼。今釋孟子之言，安得彊爲之説乎？雖然，此孟子之言也。學者於聖人，又當自有所見，自無所見，縱得孟子之旨，何與吾事？」

問：「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何也？」曰：「其就湯也，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然則何爲事桀？」曰：「既就湯，則當以湯之心爲心，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不得已而伐之也。人歸之，天命之耳。方其進伊尹以事桀也，蓋欲其悔過遷善而已。苟悔過遷善，則吾北面而臣之，固所願也。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意，而伊尹遂相之，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

問：「伯夷、伊尹、柳下惠之行，固不同矣。使伯夷居湯之世，就湯之聘乎？」曰：「安得而不就？」「然則湯使之就桀，則就之乎？」曰：「否。」「何以知其然？」曰：「伯夷聞文王作興則歸之，宜其就湯之聘，然而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使之事桀，蓋有所不屑矣。」「然則其果相湯也，肯伐桀乎？」曰：「至天下共叛之，桀爲獨夫，伯夷伐之，亦何卹哉？」

或曰：「湯之伐桀也，衆以爲我后不卹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而湯告以必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是聖之清者也。」曰：「非也。湯伐桀，❶雖其衆有不悦之言，憚勞而已。若夏之人則不然，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故攸徂之民，室家相慶，簞食壺漿以

❶「湯」下，《語録》單行本有「之」字。

迎王師。湯雖不往，不可得矣。文王之時，紂猶有天下三分之一，民猶以爲君，則文王安得而不事之？至於武王，而受罔有悛心，賢人君子不爲所殺，則或爲囚奴，或去國，紂之在天下，爲一夫矣。故武王誅之，亦不得已也。孟子不云『取之而燕民不悦，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取之而燕民悦，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由此觀之，湯非樂爲任，而文王非樂爲清也，會逢其適而已。」

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其善心而革其非，不止就事論事。如論齊王之愛牛，而曰「是心足以王」。論王之好樂，而使之「與百姓同樂」。論王之好貨、好色、好勇，而陳周之先王之事。若使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而其君肯聽，豈不能堯、舜其君？

又曰：「孟子對人君論事，句句未嘗離仁，此所謂王道也。」曰：「安得句句不離乎仁？」曰：「須是知『一以貫之』之理。」曰：「一以貫之，仁足以盡之否？」曰：「孟子固曰『一者何？曰仁也』，仁之用大矣。今之學者，仁之體亦不曾體究得。」

齊王顧鴻雁麋鹿以問孟子，孟子因以爲賢者而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桀之所以異，則獨樂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爲臺沼苑囿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而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當道。唯孟子之言，常於豪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廷，則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言易行也。❶

❶「言」，行間校語作「君」。

或曰：「居今之世，去就之際，不必一一中節。欲其皆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者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如孔、孟雖在戰國之時，其進必以正，以至終於不得行而死，是矣。顧今之世，獨不如戰國之時乎？使不卹其去就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或曰：「以術行道而心正，如何？」曰：「謂之君子，豈有心不正者？當論其所行之是否爾。且以術行道，未免枉己。與其自枉，不若不得行之愈也。」

宋牼以利説秦、楚，使之罷兵，以息兩國之争，其心未爲過也，然孟子力抵之。蓋君子之事君，其説不可惟利之從。苟惟利之從，則人君所見者利而已，彼有軋吾謀者，其説又利於我，吾説必見屈矣，故不若與之談道理。道理既明，人自不能勝也。所謂道理之談，孟子之仁義是也。王、霸之佐，其利、義之間乎？❶ 一毫爲利，則不足爲王矣。後世道學不明，人以顔子、伯夷只作一節之士。若孟子之論，則是兩人者，豈清修介潔者邪？如伯夷直許之以朝諸侯、一天下，顔子直許之以禹、稷之事。

方太公釣於渭，不遇文王，特一老漁父耳。及一朝用之，乃有鷹揚之勇。非文王有獨見之明，誰能知之？學者須體此意，然後進退隱顯，各得其當。

或曰：「德而已矣，奚取於聰明？」曰：「徒取其德，或有有德而不聰明者。如此則人得以欺罔之，何以濟務？故《書》稱堯、

❶「利義」，《語録》單行本作「義利」。

舜、禹、湯、文、武，皆言其聰明，爲是故也。」

黄叔度學充其德，雖顔子，可至矣。

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與，故能禄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自後世觀之，則一介不以予人爲太吝，一介不以取諸人爲太潔。然君子之取予，適於義而已。予之嗇，取之微，雖若不足道矣，然苟害於義，又何多寡之間乎？孔子於公西赤之富，❶不卹其請，於原憲之貧，不許其辭。此知所予者也。孟子言，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此知所取者也。

孟子偁舜「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此語最宜味之。夫舜之意，唯恐不獲於象也，則象喜舜自喜。夫豈有僞乎？是之謂不藏怒，不宿怨。

問：「象日以殺舜爲事，而舜終不爲所殺，何也？」曰：「堯在上，天下豈容有殺兄者乎？此語自是萬章所傳之謬。據《書》所載，❷但云象傲而已。觀萬章之言，傲何足以盡之？其言殺舜之時，堯已妻之二女，又使其子九男百官皆事舜於畎畝之中，象必不敢。但萬章所問，其大意不在此，故孟子當時亦不暇辨。」

孟子言舜之怨慕，非深知舜之心不能及此。據舜惟患不順於父母，不謂其盡孝也。《凱風》之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孝子之事親如此。此孔子所以取之也。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若乃自以爲能，則失之矣。

❶「公」，原脱，據《語録》單行本補。
❷「書」，原無，據行間校語補。

顔子所學，學舜而已。蓋舜於人倫，無所不盡也。以爲父子，盡父子之道；以爲君臣，盡君臣之道；以爲夫，盡夫道；以爲兄，盡兄道。此孟子所謂「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也。孟子所憂，亦憂不如舜耳。人能以舜爲心，其學不患不進。

問：「將順其美。後世之説，或成阿諛，恐是引其君以當道？」曰：「然。此正如孟子所謂『是心足以王』。若曰『以小易大』，則非其情。以謂見牛未見羊，而欲以羊易牛，乃所以爲仁。引之使知王政之可爲，是謂將順。」又曰：「詳味此一章，可見古人事君之心。」

韓信用兵，在楚、漢之間則爲善矣。方之五霸，已自不及，以無節制故也。如信之軍修武，高祖即其卧内奪之印，易置諸將，信尚未知。此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但信用兵，能以術驅人，使自爲戰。當時亦無有以節制之兵當之者，故信數得以取勝也。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然亦不可以計敗。後世惟諸葛亮、李靖爲知兵。如諸葛亮已死，司馬仲達觀其行營軍壘，不覺歎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此爲得法制之意而不務僥倖者也。古人未嘗不知兵，如《周官》之法，雖坐作進退之末，莫不有節。若平時不學，一旦緩急，何以應敵？如此，則學者於行師御衆戰陣營壘之事，不可不講。

史言成安君儒者，故爲韓信所勝。成安君豈真儒者哉？若真儒，必不爲韓信所詐。如曰「吾行仁義」云耳。人得而罔之，是木偶人也。夫兵雖不貴詐，亦人所不得而詐，然後爲善。觀戰國用兵，中原之戰也。若今之用兵，禦夷狄耳。力可以戰則戰，勢利於守則守，來則拒之，去則勿追，則

邊鄙自然無事。今乃反挑之，且侵其地，已非理矣。其決勝必取，而至於用狙詐也，又何足怪？若賢將，必不以窮黷遠討爲事，何用狙詐？蓋夷狄之戰與中原之戰異。夷狄難與較曲直是非，惟恃力耳，但以禽獸待之可也。以禽獸待之，如前所爲是矣。

問：「今之爲將帥者，不必用狙詐固是。柰兵官武人之有智略者，莫非狙詐之流。若無狙詐，如何使人？」曰：「君子無所往而不以誠，但至誠惻怛，則人自感動。」曰：「至誠惻怛可也。然今之置帥，朝除暮易，若以至誠爲務，須是積久上下相諳，其效方見，卒然施之，未必有補。」曰：「誠動於此，物應於彼，速於影響，豈必在久？如郭子儀守河陽，李光弼代之，一號令而金鼓旗幟爲之精明，此特其號令各有體耳。推誠亦猶是也。」

正叔先生過范堯夫治所，謂堯夫曰：「聞公有言：作帥當使三軍愛之如父母。是否？」曰：「然。非歟？」曰：「公第能言之耳，未必能行也。」曰：「何以言之？」曰：「聞舊帥方卒，公始代之，便設筵張樂犒軍，此所以知公之必不能使三軍愛之如父母也。」曰：「當時自合打散，設筵張樂却是錯？」曰：「打散亦不可。彼卒伍之所利者財食也。使其不得財食，則知新帥之所以不給賜財食者，爲舊帥之亡也。夫舊帥，亦父母也。今其亡未久，而給賜如常，卒伍之愚，忘其上以此耳。然則不能使之覩舊帥如父母，則必不能使之以我爲父母矣。」堯夫是日追送正叔曰：「若不遠出，不聞此言。」

祖宗能用人命，故太祖嘗曰：「我以一縑易一胡人首，不過十萬，匈奴之衆可盡。

唯能如此，此所以能取天下。」今獲一劫盜，亦須以數十千賞之。若只使一縑欲易一胡人首，人必不爲用。唯不能用人命，此所以必至於厚賞也。觀祖宗時江南擅强，河東未服，兩浙、川、廣尚守巢穴。方是時，所有財賦，特中原之地耳。其聚斂科派，❶蓋不若今之悉也。其後祖宗削平僭亂，只用所有，不患乏財。使如今日厚賞，安能取天下？

陸宣公當擾攘之際，説其君未嘗用數，觀其奏議可見。欲論天下事，當以此爲法。宣公在朝，自以不卹其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遷貶，唯杜門集古方書而已，可謂知進退者。

吕晦叔真大人，其言簡而意足。孫莘老嘗與晦叔言裕陵好問，❷且曰：「好問則裕。」晦叔曰：「好問而裕，不若聽德而聰。」人有非劉向强聒而不舍者，吕晦叔曰：「劉向貴戚之卿。」此語可謂忠厚。然向之眷眷於漢室而不忍去，則是也，至於上變論事，亦可謂不知命矣。

問：「以匹夫一日而見天子，天子問焉，盡所懷而陳之，則事必有窒礙者，不盡則爲不忠，如何？」曰：「事亦須量深淺。孔子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易》之《恒》曰：『浚恒，凶。』此恒之初也。故當以漸而不可以浚，浚則凶矣。假如問人臣之忠邪，其親信者誰歟？遽與之辨别是非，則有失身之悔。君子於此，但不可以忠爲邪，以邪爲忠。語言之間，故不無委曲也。至於論理則不然。如惠王問孟子『何

❶「派」，行間校語作「配」。

❷「與晦叔」，原無，據繩祖本補。

以利吾國』，則當言『何必曰利』。宣王問孟子『卿不同』，則當以正對。蓋不直則道不見故也。世之君子，其平居談道甚明，論議可聽，至其出立朝廷之上，則其行事多與所言相戾，至有圖王而實霸，行義而規利者。蓋以其學得之文字之中，而未嘗以心驗之故也。若心之所得，則曰吾所以爲己而已。是故心迹常判而爲二。心迹既判而爲二，故事事違其所學。」

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説？如此，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

或曰：「特旨，乃人君威福之權，不可無也。」曰：「不然。古者用刑，王三宥之。若案法定罪而不敢赦，則在有司。夫惟有司守法而不敢移，故人主得以養其仁心。今也法不應誅，而人主必以特旨誅之，是有司之法不必守，而使人主失仁心矣。」

荆公在上前争論，或爲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似不至無廉耻，如何不足信？」且論事，當問事之是非利害如何，豈可以素有廉耻，劫人使信己也？夫廉耻，在常人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耻，亦淺矣。蓋廉耻，自君子所當爲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贓。」不受贓，豈分外事乎？

理財、作人兩事，其説非不善。然世儒所謂理財者，務爲聚斂，而所謂作人者，起其奔競好進之心而已。《易》之言「理財」，《詩》之言「作人」，似不如此。

《周官》「平頒其興積」。説者曰：「無問其欲否，概與之也。」故假此爲青苗之法：當春則平頒，秋成則入之，又加息焉。以謂不取息，則舟車之費，鼠雀之耗，官吏

之俸給，無所從出，故不得不然。此爲之辭耳。先王省耕斂而爲之補助，以救民急而已。方其出也，未嘗望入，豈復求息？取其息而曰非漁利也，❶其可乎？孟子論法，以謂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使民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偁貸而益之，是爲不善。今也無問其欲否而頒之，亦無問年之豐凶而必取其息，不然，則以刑法加焉。《周官》之意，果如是乎？

朝廷設法賣酒，所在官吏遂張樂集妓女以來小民。此最爲害教，而必爲之辭曰：「與民同樂。」豈不誣哉？夫誘引無知之民以漁其財，是在百姓爲之，理亦當禁，而官吏爲之，上下不以爲怪，不知爲政之過也。且民之有財，亦須上之人與之愛惜，不與之愛惜而巧求暗取之，雖無鞭笞以强民，其所爲有甚於鞭笞矣。余在潭州瀏陽，方官散青苗時，凡酒肆、食店與夫俳優、戲劇之罔民財者，悉有以禁之。散錢已，然後令如故。官賣酒，舊嘗至是時，亦必以妓樂隨處張設，頗得民利。或以請，不許。往往民間得錢，遂用之有方。

常平法，州縣寺舍，歲用有餘，則以歸官，賑民之窮餓者。余爲瀏陽日，方爲立法，使行旅之疾病飢踣於道者，隨所在申縣，縣令寺舍飲食之。欲人之入吾境者，無不得其所也。其事未及行，而余以罪去官，至今以爲恨。

錢塘内造什物，守臣不知其數，恣宦官所爲，至數年未已，傷財害民，莫此爲甚。使其器用一一得以奉御，玆固無嫌。其實公得其一，私得其十；其十者非以自奉，則

❶「非」下，行間校補「以」字。

過奇技淫巧，❶以自獻於上，與夫宫嬪之貴幸者。此弊尤不可言！使予守錢塘，必先奏上，乞降所造之數，付有司爲之以進，庶幾宦官不得容其奸。是雖於事未有大補，亦守臣安百姓、節國用之一端也。如此而得罪，則有名矣。

或勸先生解經。曰：「不敢易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夫傳而不習，以處己則不信，以待人則不忠，三者胥失也。昔有勸正叔先生出《易傳》示人者，正叔曰：『獨不望學之進乎？姑遲之，覺耄即傳矣。』蓋已耄，則學不復進故也。學不復進，若猶不可傳，是其言不足以垂後矣。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爲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爲無用之文，徼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

今所謂博學者，特通歷代之故事而已。必欲取堯、舜、三代之法，兼明而默識之，以斷後世所爲之中否而去取焉，蓋未能也。孟子之學，蓋有以爲不足學而不學者矣，若諸侯之禮是也，未有當學而不學者也。❷余觀熙寧、元豐之君子，皆通曉世務，而所取以爲證者，秦、漢以下之事而已。故有爲秦、漢以上之説者與之争，輒不勝。若今之論事者，多以三代爲言，其實未必曉。有能以三代之法一一與之剖析是非，有不戰而自屈者。然此須深知三代致治之意方可。若《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也，不可不講。若有意於世，須是事事明了，胸中無

❶「過」下，行間校補「爲」字。
❷「矣若」至「學者」，原無，據行間校語補。

疑，方能濟務。如馬周以一介艸茅，言天下事若素宦於朝，若非嘗學來，安得生知？因論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線路，終是不如魏徵之正，如諫太宗避暑事親之道甚善。然又曰：「鑾輿之出有日，不可遽止，願示還期。」若事非是，即從而止之。何用如此？正孟子所謂「月攘一雞」者，❶豈是以堯、舜望其君乎！

褚遂良脩《起居注》，唐太宗曰：「朕有不善，亦當記之乎？」或爲之言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當記之。」曰：「此語亦善。但人主好名，則可以此動之耳，未盡也。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慎。縱使史官不記，而民之應違如此，雖欲自掩其不善，其可得乎？」

試教授宏辭科，乃是以文字自售。古人行己，似不如此。今之進士，使豪傑者出，必不肯就。然以謂舍此則仕進無路，故爲不得已之計。或是爲貧，或欲緣是少試其才，既得官矣，又以僥求榮達，此何義哉？

朝廷立法：臺察不許言天下利害，諫官不許論人才。命爲臺諫，是使之言也，而又禁之，何理哉？如命以中書舍人，或升黜不當，繳還詞頭，則更屬它中書舍人爲之。命以給事中，或有必行之事，則不復過門下。而所謂中書舍人、給事中者，亦更不整理。且如此，是不得其職矣。不得其職則當去。而今之君子安爲之，其義焉在？近又常平司有支用，雖是敕取，法當執奏。近又免執奏之法。關防甚密，何可免也？使吾

❶「正」上，《語録》單行本有「此」字。

輩得爲常平官，如此等事，亦當辨明，則知今之要路，大抵難處也。先王之時，工執藝事以諫。自此推之，則當是時，凡有職者，皆得執其事以諫矣。若人人有職事，皆能思其利害以諫，法度何憂不完？政事何憂不成？且古者百工猶能信度以申其説，而今之侍從監司，蓋内外之達官，人主所親信者，反未嘗知諫，此又何理也？

天生聰明時乂。所謂天生者，因其固然而無作之謂也。無所作聰明，是謂憲天聰明。憲天云者，任理而已矣。故伊尹曰：「視遠惟明，聽德惟聰。」知此然後可與論人君之聰明矣。或曰：「爲人君，須聰明有以勝人，然後可以制人而止其亂。」曰：「天聰明，期於勝人，非也。如人聽訟，必欲即揣知其情狀是非，亦或屢中，若不任理，只是億度而已，非所謂聰明。故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人君如不聽德，每事即揣知情狀是非，所中雖多，失人君之道矣，謂之不聰明可也。」

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尚譎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爲有補。若諫而涉於毁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温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之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淳和温公諸人《禊飲》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温厚也！

《考槃》之詩言：「永矢弗過。」説者曰：「誓不過君之朝。」非也。矢，陳也。亦曰永言其不得過耳。昔者有以是問常夷甫之子立，立對曰：「古之人蓋有視其君如寇讎者。」此尤害理，何則？孟子所謂「君之視

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讎」，以爲君言之也。爲君言，則施報之道，此固有之。若君子之自處，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心蓋如此。《考槃》之詩，雖其時君使賢者退而窮處爲可罪，夫苟一日有悔過遷善之心，復以用我，我必復立其朝，何終「不過」之有？大抵今之説詩者，多以文害辭。非徒以文害辭也，又有甚者，分析字之偏傍以取義理，如此豈復有詩？孟子引「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❶曰「故有物必有則，❷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其釋詩也，於其本文加四字而已，而語自分明矣。今之説詩者，殊不知此。

郭汾陽不問發墓之人，雖古之齊物我者不能過。

問：「謝安屐齒折事，識者不信，是否？」曰：「此事未必無，但史於此亦失之億度，安知其非偶然乎？若破賊而喜，在謝安固不足怪，然屐齒必不爲一時遑遽而致折也。」

或謂：「人當無利心，然後爲君子。」曰：「以此自爲可也，以此責人，恐不勝責矣。人但能於得處知辨義理，亦自難得。故孔子以見利思義稱成人，而以見得思義偁士焉。此其辨也。」

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溝洫之量，不可以容江河，江河之量，不可以容滄海，有所局故也。若君子，則以天地爲量，何所不容？有能捐一金而不顧

---

❶「德」，原脱，據《語録》單行本補。

❷ 上「有」字下，原衍一「有」字，據《語録》單行本删。

者，未必能捐十金，能捐十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百金。此由所見之熟與不熟，非能真知其義之當與否也。若得其義矣，雖一介不妄予，❶亦不妄取。

世之事鬼神，所以陷於淫諂者，皆其不知鬼神之情狀，祭祀之深意也，學者當求知之。漢儒言祖有功、宗有德，不毀，所以勸也。曰：非也。子孫之祭其親，豈有功德而後祭之乎？❷若以爲有功德然後祭，是子孫得揀擇其祖宗而尊之也，豈事親之道哉？秦少游以韋元成爲腐儒，惡其建毀廟之議。其説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夫營之，先親而後身；則毀之，先身而後親可知矣。漢之離宮別館，長楊、五柞，已大侈靡，未聞其毀，乃取韋元成毀廟之説亟行之，此元帝寢疾，所以夢祖譴責也。其後又復，豈終可改乎？」曰：審宗廟也，則不容以所未當毀者而毀之矣。先王之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支子不祭，有事則祭于宗子之家，❸明非繼體也。如是，則祭與不祭，皆不可苟矣。漢之廟在郡國，蓋以千數，歲時皆諸侯王主祭，豈古禮哉？使漢祖宗有靈，當不享矣。立無度之廟，致不享之祭，以此事神，尚不欲毀邪？以夢寐而復，既未知鬼神之情狀，引之爲證，其説陋矣。且誠如所論，先王當行之矣。先王豈不敬神哉？

耳、餘之交，相責之深，相知之淺耳，故

❶「介」，原作「分」，據《語録》單行本改。
❷「有」，行間校語作「爲其」。
❸「子」，原作「廟」，據《語録》單行本改。

不終。

知合内外之道，則顔子、禹、稷之所同可見。蓋自誠意、正心推之，至於可以平天下，此内外之道所以合也。故觀其意誠心正，則知天下由是而平。觀其天下平，則知非意誠心正不能也。兹乃禹、稷、顔回之所以同也。

問：「『師也辟』，何以見？」曰：「《語》云：『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蓋幾於辟。然此其初也。學於孔門者，皆終有進焉。若子張，後來論交曰：『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此豈介僻之流？」

孟子曰：「人之有四端，猶其有四體也。」夫四體與生俱生，身體不備，謂之不成人，闕一不可，亦無先後之次。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是特見後世爲禮者之弊耳。先王之禮，本諸人心，所以節文仁義是也，顧所用如何，豈有先後？雖然，老子之薄而末之者，其意欲民還淳反樸，以救一時之弊而已。夫果能使民還淳反樸，不亦善乎？然天下豈有此理？夫禮，文其質而已，非能有所增益也。故禮行而君臣父子之道得。使一日去禮，則天下亂矣。若去禮，是去君臣父子之道也，而可乎？唯不可去，此四端所以猶人之有四體也。

今學者將仁小却，故不知求仁。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孔子尚不敢當，且罕言之，則仁之道，不亦大乎？然則所謂「合而言之，道也」，何也？曰：由仁義行，則仁義，❶所謂合也。《洪範傳》曰：「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唯天下至神爲能與於此。」此爲不知道與命也。

❶「行則」，原作「則行」，據《語録》單行本改。

孔子之言道曰：「誰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其言命曰：「道之將行也歟，❶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夫道非能使人由之，命非能使人聽之，人自不能違耳。聖人雖至神，以謂體道而至於命則可也。若曰「無所由，無所聽」，將焉之乎？且聖人未嘗不欲道之興，以無可奈何，故委之於命。如使孔子必可以爲周公之事，其不爲之乎？可爲而不爲，則是欲道之廢矣，豈孔子之心哉？故曰「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者，不知道與命之言也。

《洪範傳》論水、火、金、木、土自然之數，配諸人之一身，皆有先後之序。此有序乎？夫五行在天地之間，有則俱有，故曰闕一不可。今曰有水然後有火，有火然後有木，有木然後有金，有金然後有土，雖常人皆知其不然矣。然則謂精神魂魄意爲有序，失之矣。

或問：「臺諫官如何作？」曰：「《剥》之象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夫君子之於小人，方其進也，不可以驟去。觀剥之象，斯可見矣。剥，坤下而艮上。坤順也，艮止也。此天理之不可易者也。順而止之，其漸而非暴之謂乎？陰陽之氣，消息盈虚，必以其漸。君子所尚，蓋在於此。」

君子之治心養氣，接物應事，唯直而已。直則無所事矣。康子饋藥，孔子既拜而受之矣，乃曰「丘未達，不敢嘗」。此疑於拂人情。然聖人慎疾，豈敢嘗未達之藥，既不敢嘗，則直言之，何用委曲？微生高乞鄰醯以與人，是在今之君子蓋常事耳，顧亦

❶「之」，原無，據行間校語補。

何害？然孔子不以爲直。以所以辭康子之言觀之，信乎其不直也。《維摩經》云：「直心是道場。」儒、佛至此實無二理。學者必欲進德，則行己不可不直。蓋孔子之門人皆於其師無隱情者，知直故也。如宰我短喪之問之類。

范濟美問：「讀《論語》，以何爲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説仁處最宜玩味。」曰：「孔子説處甚多，尤的當是何語？」曰：「皆的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異。只如言『剛毅木訥近仁』，自此而求之，仁之道亦自可知。」蓋嘗謂曾子在孔門，當時以爲魯。魯者學道，尤宜難於它人。然子思之《中庸》，聖學所賴以傳者也。考其淵源，乃自曾子。則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矣，豈非魯得之乎？由此觀之，聰明辨智，未必不害道，而剛毅木訥，信乎於仁爲近矣。

呂吉甫解《孝經義》首章云：「是曾子力所不能問，故孔子以其未曉而盡告之。」曰：「豈有人未之曉而可以盡告之乎？觀孔子門人問爲邦者，惟顔子一人，其它敢爲國者尚少。今《孝經》所論，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無不及者。若其力有未至而盡告之，在孔子爲失言，於曾子爲無益，豈聖賢教與學之道哉？孔子云『參也魯』蓋其初時，而後語之以『一以貫之』，曾子於此默喻，則其所得深矣。猶以爲魯，是學於孔門者獨無所進乎？觀《論語》所載曾子將死之言，孟子推明不事有若之意，又詳考子思、孟子傳道之所自，是特以魯終其身者邪？學有所患，在守陳編而不能斷以獨見之明，此其於古人是非所以多失之也。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終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一

語録二

京師所聞丙戌四月至六月

李似祖、曹令德問：「何以知仁？」曰：「孟子以惻隱之心爲仁之端，平居但以此體究，久久自見。」因問似祖、令德尋常如何説隱？似祖云：「如有隱憂，勤卹民隱，皆疾痛之謂也。」曰：「孺子將入於井，而人見之者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己也，而爲之疾痛，何也？」似祖曰：「出於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二人退，余從容問曰：「萬物與我爲一，其仁之體乎？」曰：「然。」

問：「《論語》言仁處，何語最爲親切？」曰：「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爲親切。」

豐尚書稷嘗言：「少時見雪竇教人惜福云：『人無壽夭，禄盡則死。』昔元厚之死而復生，於陰府見主吏，謂之曰：『君禄未盡，它時官至兩府。然須惜福，乃可延年。』厚之一生，雖一梧飯亦必先減而後食，其餘奉養皆不敢過。❶故身爲執政，壽逾七十，雪竇之言，於是可驗。今日貴人相高以侈，視

❶「奉」，原作「其」，據《語録》單行本改。

其費用，皆是無益，畢竟何補？」公聞之，曰：「此猶以利言也。若以義言之，則簞食萬鍾，顧吾所得爲者如何耳。」

吴審律儀勸解《易》曰：「《易》難解。」曰：「及今可以致力，若後力衰却難。」曰：「某嘗觀聖人言《易》，便覺措辭不得。只如乾、坤兩卦，聖人嘗釋其義於後，是則解《易》之法也。《乾》之初九：『潛龍勿用。』釋云『陽在下也』，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此一爻耳，反覆推明，至五變其説然後已。今之釋者，其於它卦能如是推明乎？若不能爾，則一爻之義只可用之一事。《易》三百八十四爻，爻指一事，則是其用止於三百八十四事而已。如《易》所該，其果極於此乎？若三百八十四事不足以盡之，則一爻之用，不止於一事亦明矣。觀聖人於《繫辭》發明卦義，尚多其説，果如今之解《易》者乎？故某嘗謂説《易》須髣髴聖人之意然後可以下筆，此其所以未敢苟也。」

問：「邵堯夫云：『誰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删後更無詩。』畫前有易，何以見？」曰：「畫前有易，其理甚微。然即用孔子之已發明者言之，未有畫前蓋可見也。如云神農氏之耒耜，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蓋取諸噬嗑；黄帝、堯、舜之舟楫，蓋取諸涣；服牛乘馬，蓋取諸隨。益、噬嗑、涣、隨，重卦也。當神農、黄帝、堯、舜之時，重卦未畫，此理真。❶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故通變以宜民，而《易》之道得矣。然則非畫前元有易乎？」

問：「《墻有茨》之詩，若以爲勸戒，似

❶「真」，清納蘭性德《大易集義粹言》卷七十二引作「已具」，似可從。

不必存。」曰：「著此者欲知此惡不可爲耳。所以不可爲，以行無隱而不彰，雖幽闇深僻之中，人亦可以知其詳也。人之爲惡，多以人莫之知而密爲之，然終不能掩。密爲之者，其初心也，至於不能掩，蓋已無如之何耳，豈其所欲哉？此君子所以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也。」

自非狙詐之徒，皆知義足以勝利，然不爲利疚而遷者幾希。如管仲亦知義，故其所爲多假義而行。自王者之迹熄，天下以詐力相高，故常溺於利而不知反。❶由孔子而後，爲天下國家不以利言者，唯孟子一人守得定。

九月丁卯，子同生。曰子同者，正名其爲桓公之子也。《猗嗟》之詩序曰：「人以爲齊侯之子。」其詩曰：「展我甥兮。」則明莊公非齊侯之子矣。以經考之，莊公之生，桓公之六年也，至十八年始書「夫人姜氏遂如齊」。而《左傳》因載申繻之諫與桓公適齊之事，則前此文姜蓋未嘗如齊也。未嘗如齊，而人以莊公爲齊侯之子，《春秋》安得而不辨乎？此《春秋》所以爲别嫌明微也。

閔二年書「鄭弃其師」，觀《清人》之詩序可見矣。文公惡高克，使之將兵禦狄，久而不召，遂使衆散而歸，豈非弃其師乎？蓋惡其人而使之將兵以外之。兵何罪，故止罪鄭。

「齊桓公攘戎狄而封衛，未嘗請命于天子而專封之也。故《春秋》書『城楚丘』而不言其封衛，蓋無取焉。然則《木瓜》美桓公，孔子何以取之？」曰：「《木瓜》之詩，衛人之詩也。衛爲狄所滅，桓公救而封之，其恩

❶「溺」，原作「弱」，據《語録》單行本改。

豈可忘也？欲厚報之，不亦宜乎？在衛人之義，不得不以爲美，其取之也，以衛人之義而已。若《春秋》褒貶，示天下之公，故無取。」

鄭季常作太學博士，言：「養士之道，當先善其心。今殊失此意，未知所以善之之方。」曰：「由今之道，雖賢者爲教官，必不能善人心。」曰：「使荊公當此職，不知如何？」曰：「荊公爲相，其道蓋行乎當年。今日學法，荊公之法也，已不能善之矣。」季常良久曰：「如是如是。」

與季常言：「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着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❶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可去，答之以『去兵』。於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氏『民無信不立』之説。若今之人問政，使之足食與兵，何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子曰『知人』。是蓋甚明白，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於智之道，不其庶矣乎？然遲退而見子夏，猶申問『舉直錯諸枉』之義，於是又得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爲證，故仁智兼盡其説。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直推至於『曰禮後乎』然後已。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復疑矣。蓋嘗謂古人以爲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季常曰：「某平生爲學，亦常自謂無疑。今觀所言，方知古之學者善學。」

❶「尚」，原作「當」，據行間校語改。

問：「《中庸》只論誠，而《論語》曾不一及誠，何也？」曰：「《論語》之教人，凡言恭敬忠信，所以求仁而進德之事，莫非誠也。《論語》示人以其入之之方，《中庸》言其至也。蓋《中庸》，子思傳道之書，不正言其至，則道不明。孔子所罕言，孟子常言之，亦猶是矣。」

《易》曰：「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無僞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爲有方矣。「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内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

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品第甚高，何以見？」曰：「觀其死猶不忘結纓，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邪？苟非其人，則遑遽急迫之際，方寸亂矣。」

問：「宰我於三年之喪猶有疑問，何也？」曰：「此其所以爲宰我也。凡學於孔子者，皆欲窮究到無疑處方已。三年之喪，在它人於此不敢發之，宰我疑以朞斷，故必求質於聖人，雖被深責，所不辭也。」

四科之目，不盡孔門弟子之賢，非可指爲定論。

楊雄作《太玄》，準《易》。此最爲誑後學。後之人徒見其言艱深，其數汗漫，遂謂雄真有得於《易》，故不敢輕議。其實雄未嘗知《易》。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既不可忘，又不可助長，當如何着力？」曰：「孟子固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雖未嘗忘，亦不助長。」

「温、良、恭、儉、讓」，此五者，非足以盡孔子。然必聞其政者，以此耳。

「毋意」云者，謂無私意耳。若誠意，則不可無也。

所謂「時習」者，如嬰兒之習書，點畫固求其似也。若習之而不似，亦何用習？學者學聖人，亦當如此。大概必踐履聖人之事，方名爲學習。又不可不察。習而不察，與不習同。若今之學者，固未嘗習，而況於察？

問：「何謂屢空？」曰：「此顔子所以殆庶幾也。學至於聖人，則一物不留於胸次，乃其常也。回未至此，屢空而已。謂之屢空，則有時乎不空。」

「億則屢中」，非至誠前知也，故不足取。

問：「操則存，如何？」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佩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故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夫博奕，非君子所爲。而云爾者，以是可以收其放心爾。說經義至不可踐履處，便非經義。若聖人之言，豈有人做不得處？學者所以不免求之釋、老，爲其有高明處。如六經中自有妙理，却不深思，只於平易中認了，曾不知聖人將妙理只於尋常事説了。」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人須能弘，然後有容。因言陳述古先生云：「丈夫當容人，勿爲人所容。」

「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宰相之任也。今宰相欲擢任一人，必令登對，然後取旨用之。夫人之賢不肖，一見之頃，安能盡知？此蓋起於後世宰相不堪委任之過。

荆公云：「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義者

陽也，陽當宣著。」此説源流發於董仲舒。然此正王氏心術之蔽。觀其所爲，雖名爲義，其實爲利。

《春秋》正是聖人處置事處，它經言其理，此明其用。理既明，則其用不難知也。

聖人作處，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故以孔子之聖，孟子止言其「不爲已甚」而已。

或問「操心」。曰：「《書》云『以禮制心』，所謂操也。如顔子『克己復禮』，最學者之要。若學至聖人，則不必操而常存。楊雄言：『能常操而存者，其唯聖人乎？』此爲不知聖人。」論及莊周言天人處，曰：「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曰：「是亦天也。若絡牛首穿馬鼻，則不可謂之天。」論《西銘》，曰：「河南先生言『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且以一身觀之，四體百骸皆具，所謂體也。至其用處，則屨不可加之於首，冠不可納之於足，則即體而言，分在其中矣。」

「吾從周」，非從其文也，從其損益之意而已。

《易》言「利見」、「利用」，而終不言所以利，故孔子罕言利。或謂死與鬼神，子路所不得而問。蓋不曉一致之理，故錯認聖人之言。

宰我問三年之喪，非不知其爲薄也，只爲有疑，故不敢隱於孔子。只此無隱，便是聖人作處。

問：「伯夷聖人，猶有隘，何也？」曰：「此自氣禀不同耳。若觀其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頑夫廉，偄夫有立志，此是甚力量！」

餘杭所聞 丁亥三月自侍下來

周公東征，邦君御事，皆以爲不可。周公徒得十夫之助，決意征之。禹征有苗，會羣后誓之。既已出師，朝廷上下，宜無不以爲當者。而益以一言贊之，禹遂振旅而還，而苗亦隨格。豈周公之德不逮禹乎？蓋舜之時，在廷莫非君子，而天下已大治矣，其敢逆命者，獨有苗而已。縱而不治，未足爲害，如必欲誅之，則太平之民自受其病矣。故與其勤師遠伐，不若脩德以待其來之爲愈也。若夫三監之叛，其變起王室，非可以夷狄待之也。況又成王幼沖，涖政之初，君子之道不勝，小人不誅而縱之，其禍將不勝救矣。當是之時，雖無十夫之助，周公亦不可已，此所以必征之也。《易》曰：「莧陸夬夬，中行無咎。」其舜之事乎？如往年靖州之師，其出固有名。若以舜之事言之，其孰爲得？自靖爲郡，荆湖至今被其害。

問：「『帝乃誕敷文德。』則自班師之後，然後敷之也。敷文德之事何以見？」曰：「舞干羽是也。古之時，文武一道。故干戈，兵器也，用之於戰陣則爲武，用之於舞蹈則爲文。曰『敷文德』云者，已不爲武備矣。」

「『人之生也直』，是以君子無所往而不用直。直則心得其正矣。以乞醯、證父爲直，不得其正者也。古之於幼子，常示毋誑，所以養其直也。其養之也有素如此。以怨報怨，以德報怨，皆非直也。所謂直者，公天下之好惡而不爲私焉耳。」曰：「如是，則以德報德，何以辨之？」曰：「所謂

德，非姑息之謂也，亦盡其道而不爲私焉耳。若姑息，則不能無私矣。」曰：「人有德於我，不幸而適遇所當施之者，非吾意之所欲，能不少有委曲，如庾公之斯之於子濯孺子，不亦可乎？」曰：「然。」

問：「舜之時，在廷之臣多矣。至傳禹以天下，而禹獨推皋陶，何也？」曰：「舜徒得此兩人而天下已治故也。禹總百揆，而皋陶施刑，内外之治舉矣。古者兵刑之官合爲一，觀舜之命皋陶，蠻夷猾夏，是其責也。則皋陶之職，所施於外者爲詳。故皋陶雖不可以無禹，而禹不可以無皋陶。❶是以當舜之欲傳位，禹獨推之，餘人不與焉。孟子曰：『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而子夏亦言：『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蓋有見乎此。」

忠信乃爲進德之基本。無忠信，則如在虛空中行，德何以進？

問：「孔子於舊館人之喪，遇於一哀而出涕，遂説驂以賻之，❷曰：『吾惡夫涕之無從也。』而顔淵死，子哭之慟。顔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而不與，何也？」曰：「遇於一哀而出涕者，不期然而然也。然哀有餘也，故必有以文之。此説驂之禮所由起乎？顔淵死，子曰：『天喪予！天喪予！』則其存亡與之爲一矣。故其哭之也，不自知其慟也。其於此奚以文爲？文非所以施於顔淵，則車之與不與也，惟義所在而已。」

「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弗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弗信乎朋友

❶ 「而」，原無，據行間校語補。「禹」下，《語録》單行本有「亦」字。

❷ 「説」，原作「脱」，據行間校語改。

矣。順乎親有道，反身不誠，不説於親矣。」今之君子欲行道以成天下之務，反不知誠其身。豈知一不誠，它日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乎？故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夫以事上則上疑，以交朋友則朋友疑，至於無往而不爲人所疑，道何可行哉？蓋忘機，則非其類可親；機心一萌，鷗鳥舞而不下矣。

《大學》一篇，聖學之門户。其取道至徑，故二程多令初學者讀之。蓋《大學》自正心誠意至治國家天下只一理，此《中庸》所謂「合内外之道也」。若内外之道不合，則所守與所行自判而爲二矣。孔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思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孟子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皆明此也。

伊尹所以事君，更無回互，唯知忠而已，所以能爲放太甲之事。然如此而天下不疑者，誠意素著故也。因問：「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後世之爲人臣者不幸而適遇此事而有伊尹之志，不知行得否？若行不得，是伊尹之事不可法於後也。」曰：「若有伊尹之志，其素行足信，何爲不可？但觀蜀先主當時以其子屬諸葛孔明曰：『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君自取之。』備死，孔明操一國之權。當時軍國大務，人材進退，唯孔明是聽，而蜀之人亦莫之疑也。蓋孔明自非篡弑之人，其素行足信也。若如司馬懿，其誰信之？伊尹之事，自後世觀之以爲異，其實亦所謂中道。」

問：「成湯放桀，惟有慚德，何也？」曰：「横渠嘗言，湯、武之功，聖人之不幸也。若論君臣之義，則爲臣而事其君，當使其君如堯、舜乃是，既不能使其君如堯、舜，至其君得罪於天下而放之，豈其所欲哉？

成湯之事以言，順乎天而應乎人，何慚之有？然自人情觀之，既以堯、舜之禪爲盡善，則征誅而有天下，安能無愧乎？」

問：「文姜與齊侯淫，詩人以不能防閑其母刺莊公。莊公固當深罪乎？」曰：「固可罪也。觀《載驅》之詩，言『魯道有蕩』，則魯之君臣蕩然無以禁止之也。夫君夫人之出入，其威儀物數甚備，❶其曰『齊子發夕』，❷又何其易乎？禮：婦人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既曰『從子』，子乃不能防閑之，恣其淫亂，於誰責而可乎？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而義不得，其賦《載馳》之詩曰：『大夫君子，無我有尤。』是雖欲歸，不可得也。」曰：「《凱風》何以美孝子？」曰：「『不能安其室』，是求嫁也。嫁猶以正，非如姜氏之淫于齊也。又此詩之所取，特美其負罪引慝而已。若《叔于田》之詩，序所謂『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其刺之，蓋與《猗嗟》之刺莊公同意。」

或曰：「吕吉甫云：管仲，今人未可輕議之。如《列子》所載，仲論隰朋之爲人，上忘而下不叛，媿不若黄帝而哀不已若者。又如《論語》偁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没齒無怨言』，則其所能者，亦可謂高矣。❸如仲者，但不如孔子耳，何可輕議！」曰：「此未見『仲小器』之實也。若管仲只不如孔子，曾西何以不爲？」

「艮止也，止其所也。」故《繫辭》曰：「止萬物者，莫善乎艮。」又曰：「成言乎艮。」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止

❶「備」，行間校語作「矣」。
❷「發夕」，原作「夕發」，據《詩經·齊風·載驅》改。
❸「者亦」，《語録》單行本作「所爲」。

於此矣，復出乎震，不終止也。故《艮》卦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誠意所寓故也。古人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本於誠吾意而已。《詩》、《書》所言，莫非明此者。但人自信不及，故無其效。聖人知其效必本於此，是以必由也。或曰：「正心於此，安得天下便平治？」曰：「正心一事，自是人未嘗深知之，若深知而體之，自有其效。觀後世治天下，皆未嘗識此。然此亦惟聖人力做得徹，蓋心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一毫少差，即不得其正。自非聖人，必須有不正處。然有意乎此者，隨其淺深，必有見效，但不如聖人之效著矣。觀王氏之學，蓋未造乎此，其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脩身之潔，宜足以化民矣，然卒未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君實諸人者，❶以其所爲無誠意故也。明道常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深達乎此。」❷因問：「顏子『克己』，欲正心邪？」曰：「然。」

或問：「經綸天下，須有方法，亦須才氣運轉得行。」曰：「《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先王經綸之迹也，其效博矣。然觀其作處，豈嘗費力？本之誠意而已。今《鹿鳴》、《四牡》諸詩皆在，先王所歌以燕羣臣、勞使臣者也。若徒取而歌之，其有效乎？然則先王之用心，蓋有在矣。如《書·堯典》序言『克明俊德』，以至『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法度蓋未及也，而其效已臻。『黎民於變時雝』，然後『乃命

❶「未」，行間校語作「不」。
❷「蓋」，原作「益」，據《語録》單行本改。

義、和，欽若昊天』之事，然則法度雖不可廢，豈所宜先？」

未見易而玩《易》之文以言《易》，若説得深，即不是聖人作用處；若説得淺，常人之談耳。

因言秦、漢以下事，曰：「亦須是一一識别得過。欲識别得過，須用着意六經。六經不可容易看了。今人多言要作事須看史，史固不可不看，然六經先王之迹在焉，是亦足用矣。必待觀史，未有史書以前，人何以爲據？蓋孔子不存史而作《春秋》，《春秋》所以正史之失得也。今人自是不留意六經，❶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學愈博而道愈遠。若經術明，自無工夫及之；使有工夫及之，則取次提起一事，便須斷遣，處置得行，何患不能識别？」

「盥而不薦」，初未嘗致物也。威儀度數，亦皆未舉，而已「有孚顒若」。其所以交於神明者，蓋有在矣。又云：「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灌。蓋求鬼神於幽陰之時，未致其文。於此而能致誠以格鬼神，則自灌而往，其威儀度數足觀矣。若不究其實而徒以繁文從事，❷何足觀乎？故孔子嘗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蓋歎時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又曰：「二簋可用享。」其不貴物而貴誠如此。又云：古人所以交神而接人，其道一主於誠，初無二也。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幽明本一理，故所以感之者，亦以一理。「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所謂神道，誠意而已。誠

❶「自」，原作「目」，據《語録》單行本改。

❷「究」，行間校語作「既」。

意，天德也。

又云：無誠意以用禮，則所爲繁文末節者，僞而已。故老子絶滅禮學，而曰「忠信之薄，亂之首」也。

「予欲觀古人之象。」「汝明」，非謂明其禮意也。衣服所以章有德。五服五章，或非其稱，不明孰甚焉？

《棠棣》之言，朋友不可相責望，蓋君子恕以處朋友也。若爲人朋友，所以自處則不可爾。《周官》以孝友睦婣任卹，考人之行。若不可責人，聖人何以制法？夫鄰里鄉黨，力足以相助相持，猶不敢不勉，而況於朋友乎？

問：「所解《論語》『犯而不校』處，云視天下無一物非仁也，故雖犯而不校。此如四海皆兄弟之義看否？」曰：「然。仁者與物無對，自不見其有犯我者，更與誰校？如孟子言『仁者無敵』，亦是此理。」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一終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二

語録 三

餘杭所聞

楊雄云：「多聞，守之以約；多見，守之以卓。」其言終有病，不如孟子言「博學而詳説之，將以反説約也」爲無病。蓋博學詳説，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之守以「約」、「卓」於多聞多見之中，將何守？見此理分明，然後知孟子之後其道不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運於掌」爲不妄。

正心到寂然不動處方是極致。以此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於平天下也何有？

曾子開不以顔色語言假借人，其慎重爲得大臣之體，於今可以庶幾前輩風流者，惟此一人耳。

「齊戰，在聖人何以慎？」曰：「齊所以事神，戰所以用民命，固當慎也。」曰：「孔子云『我戰則克，祭則受福』，何也？」曰：「此非聖人之言。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敢自謂其能克乎？夫祭之爲道，初不爲致福，故祭祀不祈。君子於其親，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其它所祭，報本反始而已，何求福之有？」又曰：「武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度德量力，皆足以勝受而無疑焉，而曰『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是不敢必其戰之勝也。而《記》偁孔子之言曰『我戰則克』，必不然矣。」

問：「或謂人主之權當自主持，是否？」曰：「不爲臣下奪其威柄，此固是也。《書》偁湯曰：『用人惟己。』而孟子亦曰：『見賢焉，然後用之。』則人君之權，豈可爲人所分？ 然孟子之論用人、去人、殺人，雖不聽左右、諸大夫之毀譽，亦不聽國人之公是非。因國人之公是非，吾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後行，如此則權常在我矣。若初無所見，姑信己意爲之，亦必終爲人所惑，不能固執矣。」

問：「或謂衛於王室爲近，懿公爲狄所滅，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當是時，夷狄横而中國微，桓公獨能如此，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爲其功如此也。觀晉室之亂，胡羯猖獗於中原。當是時，只爲無一管仲，故顛沛如此。然則管仲之功，後世信難及也。」曰：「若以後世論之，其功不可謂不大；自王道觀之，則不可以爲大也。今人只爲見管仲有此，故莫敢輕議，不知孔、孟有爲，規模自别。見得孔、孟作處，則管仲自小。」曰：「孔、孟如何？」曰：「必也以《天保》以上治内，以《采薇》以下治外，雖有夷狄，安得遽至中原乎？ 如《小雅》盡廢，則政事所以自治者俱亡，四夷安得而不交侵，中國安得而不微？ 方是時，縱能救之於已亂，雖使中國之人不至被髮左衽，蓋所以敢輕鄙之者，蓋以非王道不行故也。」曰：「然則孔子何爲深取之？」曰：「聖人之於人，雖有毫末之善必録之，而況於仲乎？ 若使孔子得君如管仲，則管仲之事，蓋不暇爲矣。」

問：「或謂今世直道難行，必有術焉。若事事要是自立不任道，如何行得？ 觀周

勃、狄仁傑之在漢、唐，必須優柔浸灌，蒙恥忍垢，俟時而後發，故功成事遂。如必危言極論，則速禍無補矣。」曰：「學者當以聖王爲師，如周勃何人而可取法？勃之不爲禄、産戮也幸矣。觀其提北軍而入也，號於衆曰：『爲劉氏者左袒。』此最爲無謀。設使當時吕氏之黨先有以固結衆心，皆爲之右袒，何以處之？非唯皆右袒，只使左右袒者相半，亦不能決勝矣，豈不危乎？」曰：「勃須知衆皆爲劉氏，❶故爲此説。」曰：「既知其皆爲劉氏，則此説尤爲贅語。爲勃之計，但當問義之所在，以義驅之可也。如當時平、勃兩人俛首以事吕后，其在平則或有謀，在勃驅之爲亂，亦固從之矣，此何可保？觀勃初無學術，亦無智略，庸謬人耳。方文帝諭之就國，畏帝以事誅之，至使人以兵甲左右爲衛。若果君命見誅，勃殆將以所自衛者叛乎？此尤可笑也。後之人多以成敗論人物，故如勃者得與忠賢之列，亦可謂幸矣。狄仁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謂之社稷臣可也。然亦何嘗挾數任術？觀史氏所載，其議論未嘗不以正。當時但以母子天性之説告武后，其濱於死者亦屢矣。卒至武后怒而言曰：『還汝太子！』夫豈嘗姑務柔從，以陰幸事之成乎？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臣之事君，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可也，豈可枉己以求難必之功乎？」又言西漢之士多尚權謀，戰國餘俗也。觀高祖時，只有一張子房乃君子人，其它少有可取者。又言班固偁高祖謂王陵少戇，可以佐陳平，然安劉

❶「劉」，原無，今據《語録》單行本補。下一「劉」字同。

氏者必勃。此語蓋未驗也。陳平獨任事甚久，王陵一言而免，終不曾佐得陳平。平獨任，亦無變。

孟子言：「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蓋人與政俱不足道，則須使人君心術開悟，然後天下事可循序整頓。然格君心之非，須要有大人之德，大人過人處，只是正己。正己，則上可以正君，下可以正人。今之賢者多尚權智，不把正己爲先，縱得好時節，終是做不徹。或謂權智之人，亦可以救時。據某所見，正不欲得。如此人在人君左右，壞人君心術。

因言：「人君喻臺諫言事，若事當言，可以言否？」曰：「英宗朝，傅欽之奏劄子，上不從，因言臺諫有合理會事，❶却不理會。上欽之曰：『不知方今合理會者是何事？』上曰：『何不言蔡襄？』欽之云：『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竟正典刑責之？安用臣等言？』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欽之云：『若付之公議，臣但見蔡襄辨山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爲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

因言特旨及御筆行遣事，曰：「仁宗時，或勸云：『陛下當收攬權柄，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如何收攬權柄？』或曰：『凡事須當自中出，則福威歸陛下矣。』仁宗曰：『此固是，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自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如有不是，難於更改，不如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以爲不便，則臺諫得言其失，於是改之爲易矣。』據仁宗識慮如此，天下安得

❶「言」，行間校語作「曰」。

不治？人君無心如天，仁宗是也。」

曾子開端嚴可畏，有大臣之風。若其輩流，雖位崇望重，少不以言語禮皃牢籠人者，殊爲失體。

章郇公在私第，子弟有夜叩門稟事者，公曰：「若是公事，明早來待漏院理會，若是私事，即於堂前夫人處稟覆。」在中書，一日坐處地陷，徐起，使人塡之，不以爲怪。家人聞之，甚憂。及公還家，亦不言。至晚，公與弟虞部者對飲。虞部問公：「今日聞中書地陷，是否？」曰：「中書地何干汝事？」竟不言。前輩大抵有此氣象，卒乍摇撼不動。

爲政要得厲威嚴，使事事齊整甚易，但失於不寬，便不是古人作處。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又曰：「寬則得衆。」若使寬非常道，聖人不只如此說了。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覺見寬政悶人。不知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耳。然寬亦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唯務寬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己，操縱予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伯淳作縣，常於坐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媿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錯決撻了人。古人於民，若保赤子，爲其無知也，常以無知恕之，則雖有可怒之事，亦無所施其怒。無知則固不察利害所在，教之趣利避害，全在保者。今赤子若無人保，則雖有坑穽在前，蹈之而不知。故凡事疑有後害，而民所見未到者，❶當與它做主始得。州縣

❶「而」，原作「於」，據行間校語改。

近來勸誘富民買鹽，❶勸誘即須有買者。但異時令百姓買鹽，其初亦令勸誘，百姓名一入官以後，便不可脱。爲民父母，豈可暫時罔之，使之終身受其害？

《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❷論邪説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説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

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列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内全無見處，更説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問：「如管仲之才，使孔子得志，行乎天下，還用之否？」曰：「管仲高才，自不應廢，但紀綱法度，不出自它，儘有用處。」曰：「若不使它自爲，或不肯退聽時，如何？」曰：「如此則聖人廢之，不問其才。」因言王道本於誠意。觀管仲亦有是處，但其意别耳。如伐楚事，責之以包茅不貢，其言則是；若其意，豈爲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齊耳。尊齊而不尊周，管仲亦莫之詰也。若實尊周，專封之事，仲豈宜爲之？故孟子曰：「五霸假之也。」蓋言其不

❶「來」，《語録》單行本作「令」。
❷「羞」，原作「善」，據《語録》單行本改。

以誠爲之也。今蘇州朱沖，施貧度僧置安樂院，給病者醫藥，人賴以活甚衆。其置物業，則厚其直，及其收息，則視衆人所取而輕之。此皆是好事，只爲其意正在於規利而竊譽於人，故人終不以好人許之。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而孟子直截不比數之，其意亦猶此也。又言自孟子後，人不敢小管仲，只爲見它不破。近世儒者如荆公，雖知卑管仲，其實亦識它未盡，況於餘人？人若知王良羞與嬖奚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之意，則管仲自然不足道。又言管仲只爲行詐，故與王者别。若王者，純用公道而已。又言霸者之民，驩虞如也。治民使之驩樂，有甚不得？但如所謂皥皥如也，則氣象便與霸者之世不同。蓋彼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教人喜，亦不教人怒。

瑩中言乘舟事最好。然元祐舟，不知爲甚椿得太重。及紹聖時，不知却如何亦偏多載了。據此，兩舟所載者，因何物得重，今當減去何物則適平，若被人問到此，須有處置始得。如是本分處置得事之人，必須有規矩繩墨，一一調和得是，不令錯了。若只説得總腦便休，亦不濟事。孟子言「天下可運於掌」，如彼所言，天下誠可運於掌也。

謂曾見志完云：❶上合下，便執得「繼述」兩字牢，更不可易。因言「繼述」兩字自好，但今用之非是。當時自合説與真箇道理，且「好貨好色」，孟子猶不鄙其説而推明之，而況上有繼述之意，豈容無所開道，而使小人乘間謬爲邪説以進？則其末流激

❶「完」，原作「宣」，據行間校語改。志完，鄒浩之字。

成今日之弊，不足怪矣。夫繼述之説始於《記》所偁武王、周公。今且舉周公一二事明之：文王耕者九一，至周公則更而爲徹。文王關市譏而不征，至周公則征之。武王克商，乃反商政，政由舊。逮周公七年，制禮作樂。昔者文、武所由之政安在？聖人作處，唯求一箇「是」底道理。若果是，雖紂之政有所不革；果非，雖文、武之政有所不因。聖人何所容心，因時乘理，欲天下國家安利而已。且如神考十九年間，艱難勤苦，制爲法度，蓋欲以救時弊、便百姓也。便百姓則其志，救時弊則其事，此獨不當繼述乎？今繼述足以救時弊、便百姓也，是亦神考而已。釋此不務，乃欲一二以循熙、豐之迹，不然則爲不孝。此何理也？且如祖宗有天下百有餘年，海内安樂，其法度豈皆不善？神考一起而更之，神考亦謂之不孝可乎？自唐末至五代，禍亂極矣。太祖、太宗順人心，定天下，傳數世而無變，此豈常人做得？然而法度不免有弊者，時使之然爾。若謂時使之然，則神考之法，豈容獨能無弊？補偏救弊，是乃神考所以望乎後世也，何害於繼述，而顧以爲不孝乎？今之所患，但人自不敢以正論陳之於上，恐有滯礙妨嫌。若吾輩在朝廷，須是如此説始得，其聽不聽，則有去就之義焉。議論不知道理所在，徒有口辯，❶即勝它識道理人不過。如戰國説士，遇孟子便無開口處。

問：「或謂荆公晚年詩，多有譏誚神宗處，❷若下註脚，儘做得謗訕宗廟，它日亦拈得出。」曰：「君子作事，只是循一箇道理。

❶「辯」，原作「辦」，據行間校語改。

❷「宗」，《語録》單行本作「考」。

不成荆公之徒，箋註人詩文，陷人以謗訕宗廟之罪，吾輩也便學它？」「昔王文正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了印，萊公須勾吏人行遣。它日，密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❶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學它不是。』更不問。如今日所罪謗訕宗廟、毁謗朝政者，自是不是。先王之時，惟恐不聞其過，故許人規諫。至於舜求言，乃立謗木，是真欲人之謗己也。《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蓋聖人之於天下，常懼夫在己者有所未至，故雖小人怨詈，亦使人主自反。《詩》三百篇，經聖人删過，皆可以爲後王法。今其所言，譏刺時君者幾半，不知當時遭謗訕之罪者幾人。夫禁止謗訕，自出於後世無道之君，不是美事，何足爲法？若祖宗功德，自有天下後世公議在，豈容小己有所抑揚？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夫爲人子孫，豈不欲聖賢其祖考？但公議以惡名歸之，則雖欲改之，不能得也。其曰名之曰『幽』、『厲』，當時誰實名之？兹豈獨其子孫之不孝乎？如此在人主前開陳，乃是正理。今之君子，但見人言繼述亦言繼述，見人罪謗訕，亦欲求人謗訕之迹罪之。如此只是相把持，正理安在？如元祐臣寮章疏論事，今乃以爲謗訕，此理尤非。使君子得志，須當理會令分明。今反謂它門亦嘗謗訕，不唯效尤，兼是使元祐賢人君子愈出脱不得，濟甚事？」

言季常在京時，嘗問正心誠意如何便

❶「者」，原作「有」，據《語録》單行本改。

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則其未有爲之時，人固已心悦而誠服之矣。使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其效宜何如！」

叔孫通作原廟，是不使人主改過，而教之恥過作非也。此爲萬世之害。今太廟却閒了，只嚴奉景靈宫。是舍先王之禮，而從一謬妄之叔孫通也，豈不過乎？❷

因讀東坡和淵明形、影、神詩，其影答形云：「君如煙上火，火盡君乃别。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曰：「影因形而有無，是生滅相。故佛嘗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正言其非實有也，何謂不滅？」它日，亦嘗讀《九成臺銘》，云：「此説得之莊

可以平天下。與之言：後世自是無人正心，若正得心，其效自然如此。此心一念之間，豪髮有差，便是不正。要得常正，除非聖人始得。且如吾輩，還敢便道自己心得其正否？此須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於喜怒哀樂之後能得所謂「和」。致中和，則天地可位，萬物可育，其於平天下何有？因論孟子直以禹、稷比方顔子，只顔子在陋巷時，如禹、稷事業，便可爲之無難。若正心誠意不足以平天下，則禹，稷功巍巍如此，如顔子者，如何做得。

問：「伯夷、柳下惠如何見得能朝諸侯、一天下？」曰：「只看顔子在陋巷，便做得禹、稷事業，則夷、惠之能朝諸侯、一天下可知。❶聖人之得邦家，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自是力量不同。如夷、惠之風，能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鄙夫寬，薄夫敦，奮乎百

❶「侯」，原無，今據《語録》單行本補。

❷此條下，行間校語又補一條：「毋意只是去私意，若誠意則不可去也。重見。」

周，然而以江山吞吐、艸木俯仰、衆竅呼吸、鳥獸號鳴爲天籟，此乃周所謂地籟也。但其文精妙，讀之者或不之察耳。」

言荆公云：「『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是未知性命之理。其曰『使我』，正所謂使然也。然使者可以爲命乎？以命在我爲性，則命自一物。若《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性即天命也，又豈二物哉？如云在天爲命，在人爲性，此語似無病，然亦不須如此説。性命初無二理，第所由之者異耳。『率性之謂道』，如《易》所謂『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也。」

謂常問志寧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其理是否？」志寧曰：「是。」曰：「若爾，公何不殺人放火？」志寧無語。

楊雄云：「學所以脩性。」夫物有變壞，然後可脩，性無變壞，豈可脩乎？惟不假脩，故《中庸》但言「率性」、「尊德性」，孟子但言「養性」，孔子但言「盡性」。

因論荆公法云：青苗、免役亦是法，然非藏於民之道。如青苗取息雖不多，然歲散萬緡，則奪民二千緡入官。既入官，則民間不復可得矣。免役法取民間錢，雇人役於官，其得此錢用者，蓋皆州縣市井之人，不及鄉民。鄉民惟知輸而已，而不得用，故今鄉民多乏於財也。青苗二分之息，可謂輕矣，而不見有利於百姓，何也？今民間舉債，其息少者亦須五七分，多者或倍，而亦不覺其爲害。曰：惟其利輕，且官中易得，人徒知目前之利，而不顧後患，是以樂請。若民間舉債則利重，又百端要勒，得之極難，故人得已且已。又青苗雖名取二分之息，其實亦與民間無異。蓋小民既有非不得已而請者，又有非不得已用之。且如

請錢千，或遇親舊於州縣間，須有酒食之費，不然，亦須置小小不急之物。只使二百錢，已可比民間四分之息。又請納時往來之用，與官中門户之賂遺，至少亦不下百錢，況又有胥吏追呼之煩，非貨不行。而公家期限又與私家不同，而民之畏法者，至舉債以輸官，往往沿此遂破蕩産業者固多矣。此所以有害而無利也。或云：官中息輕，民得之，可以自爲經營，歲豈無二分之息乎？蓋未之思也。若用之商販，則錢散而難集，正公家期逼，卒收不聚，失所指準，其患不細。往年富家知此患也，官中派之請，❶不得已請而藏之，比及期，出私錢爲息，輸之官，乃無患。然使民如此，是無事而侵擾之也，何名補助之政乎？

翟霖送正叔先生西遷，道宿僧舍，坐處背塑像。先生令轉倚勿背，霖問曰：「豈以其徒敬之，故亦當敬邪？」正叔曰：「但具人形皃，便不當慢。」因賞此語，曰：「孔子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蓋象人而用之，其流必至於用人。君子無所不用其敬，見似人者不忽，於人可知矣。若於似人者而生慢易之心，其流必至於輕忽人。」

孟子言「仁者如射」，蓋生於子思「射有似乎君子」之説。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蓋生於孔子以「言必信，行必果」爲「硜硜然小人」之説。

學校養士，反不如居養安濟所費之多。如餘杭學今止有三十人，而居養安濟乃共有百餘人。居養安濟，人給米二升、錢二十，爲士者所給如其數，加四錢耳。而士未

❶「派」，《語録》單行本作「配」。

必常在學也，則其所費固寡於彼矣。若其所養實是窮民疾病者誠善，然所養止浮浪游手之徒耳。夫厲良民而養游手，是何政事？近詔又收養年五十者。自此往往來者益多，所費當益廣。夫年五十則子自可昏，女自可嫁，安得爲無告之窮民乎？又其所養多聚異鄉之人，不許根問來處，則雖有父子、夫婦，官吏何緣得知？故其弊爲甚。若只許土著人就本貫收養，❶亦易爲檢察，而其弊減矣。

因看合浦論無爲軍役法，曰：「天下役法多有不同處。如所論，與潭州處置全別。潭州紹聖間所定，皆出公之手。」又言：吏有禄，本要養其廉恥。及不廉，故可從而責之。此爲待之盡然。亦須養得過方得，若養它不過，不如勿給，徒費財耳。何則？彼爲吏於此，蓋欲以活父母、妻子，故爲之。今也養之不過，雖有刑戮在前，寧免其受賕乎？如法曹之俸月十千，而法司乃十二千，則法吏之禄，爲過於法官。又常平吏人月給六千，此乃可責之以不受賕。其餘千錢，或二三千而已，給紙札尚不足，安能活其家？則其勢須至乞覓。如必若法司、常平吏人，重其禄，則財用之費無所從出。兼是吏禄亦有不用多給者，如學士、茶鹽司吏人，近制禄皆不減十千。彼有何事繁難，作何情弊，而可以當此禄乎？若此，雖謂之妄費，可也。

民之於上，不從其令，而朝廷惟以言諭之，宜其以爲虛文而莫之聽也。今天下非徒不從上令，而有司亦不自守成法。觀官吏所奉行，惟奉行朝廷之意而已，若皆守

❶「土」，原作「上」，據行間校語校。

法，則法亦自足以致治。且如役法，耆長許募而不許差，輒差者徒二年。然法當募上户，其傭二千錢。逐州縣定。此餘杭所定。❶豈有上户肯利若干錢而願役於官乎？上户不願，則其勢須至彊使爲之，是名募而實差也，其如法何？又如近日買翎毛，郡不敷諸縣令買者，以於法不許抑派故也。❷然翎毛非人所常有，而郡中文移督責諸縣，但使之催人以其所收藏翎毛輸之官。若縣中只依法行遣，安得辦集？其勢亦須至抑派。是名「和買」，而實「抑派」也。如此者，皆法之不可行者也。法至於不可行，則人惟意之從而已。

立法要使人易避而難犯，則必行而無赦，此法之所以行也。今法太嚴密，❸直使人於其間轉側不得，故易犯。是以犯法之人，官吏多不忍行法，❹必宛轉爲犯者之地，法如何行得？

人各有勝心。勝心去盡，而惟天理之循，則機巧變詐不作。若懷其勝心，施之於事，必以一己之是非爲正，其間不能無窒礙處。又固執之不移，此機巧變詐之所由生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知命，只是事事循天理而已。循天理，則於事無固必。無固必，則計較無所用。

神考問伯淳：「王安石如何人？」伯淳云：「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又嘗問：「是聖人否？」伯淳云：「《詩》偁周公『公孫碩膚，赤舃几几』，聖人蓋如是。若

❶「逐州」至「所定」，原爲正文，據《語録》單行本改爲注文。
❷「派」，行間校語作「配」，下同。
❸「今」，原作「令」，據行間校語改。
❹「忍」，原作「必」，據行間校語改。

安石，剛褊自任，恐聖人不然。」

問：「子思之不使白也喪出母也，是乎？」曰：「禮：適子不爲出母服。」曰：「何也？」曰：「繼體也。」

問：「陳莊子死，赴於魯。❶縣子謂繆公哭之，❷而曰：『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夫哭之也以畏，何也？」曰：「以言世有然也，非古之禮也。若古之大夫，則束脩之問不出竟，故生無相問，其死也何赴告之有哉？後世國亂而君昏，爲臣者交政於中國，故生則同盟，死則赴告，非禮也。故《春秋》因其卒而書之，所以著其罪也。」

仲素問：「横渠云『氣質之性』，如何？」曰：「人所資稟，固有不同者，若論其本，則無不善。蓋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無不善，而人則受之以生故也。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和，則爲安樂人；及其有疾也，以氣不和而然也。然氣不和非其常，治之而使其和，❸則反常矣，其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横渠説氣質之性，亦云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彊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水，清者其常然也，至於汩濁，❹則沙泥混之矣。沙泥既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求清之議歟？」❺

因見王逢原文集，曰：「此高論怨誹之人也。」它日嘗曰：「此子才則高矣，見道則未。」《中庸》深處，多見於《孟子》之書，其所

❶「赴」，原作「訃」，據行間校語改，下同。
❷「繆」，原作「謬」，據《語録》單行本改。
❸「而然」至「其和」，原無，據行間校語補。
❹「汩」，行間校語作「湛」。
❺「求清之議」，行間校語作「水清之義」。

傳也歟？

徐師川歸洪州，欲不復來。先生問之曰：「公免得仕宦否？若端的有以自贍，不必復來固好，第亦須着仕宦，如何？」師川曰：「亦以免仕宦未得。」曰：「如此則當復來。仕職仕宦，處處一般，既未免得，須復爲它官。逃此之彼，彼亦宜有不安處。是無地可以自容也。」師川曰：「來此復爲人所羅織，陷於禍，奈何？」曰：「顧吾所自爲者如何耳。苟自爲者皆合道理而無媿，然而不能免者命也。不以道理爲可憑依而徒懼其不免，則無義無命矣。」師川曰：「極是。亦待來此。若做不得，去之未爲晚。」又言：「人只爲不知命，故纔有些事，便自勞攘；若知得徹，便於事無不安。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固嘗解云：使孔子不免於桓魋之難，是亦天也。桓魋其如何哉？蓋聖人之於命如此。夫富貴死生，人無與焉，何尤人之有？孟子分明爲臧倉所毁，不遇於魯侯，而以爲不遇非臧倉之力，蓋知命也。列子曰：『桓公非能用讎也，不得不用；管仲非能舉賢，不得不舉。』此説得之矣。」曰：「列子此説似知命，然至其論夷、惠，以爲矜清、貞之尤，以放於餓死、寡宗，以公孫朝、穆之事爲得計，以堯、舜、桀、紂之事爲不足較，玆豈非其過乎？」曰：「其過也。若聖人所謂知命，義常在其中矣。」「然則彼亦豈得之而不盡者乎？」曰：「然。」

仲素問：「知微之顯，莫只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否？」曰：「然。」因言：「有僧入僧堂，不言而出。或曰莫道不言，其聲如雷。莊周之『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可謂善言者也。」

孟子直是知命。滕文公以齊人築薛爲恐，問救之之術，而對以「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以「竭力事大國則不得免」問安之之道，而對以「太王居邠，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而繼之以「效死不去」之策。自世俗觀之，可謂無謀矣，然以理言之，只得如此說。捨此則必爲儀、秦之爲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天理即所謂命。

語羅仲素云：「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着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略無豪髮髣髴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通古今爲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爲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仲素問：「《詩》如何看？」曰：「《詩》極難卒説。大抵須要人體會，不在推尋文義。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者情之所發也。今觀是詩之言，則必先觀是詩之情如何；不知其情，則雖精窮文義，謂之不知詩可也。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以謂『可與言詩』。如此全要體會。何謂體會？且如《關雎》之詩，詩人以興后妃之德。蓋如此

也，須當想象雎鳩爲何物。知雎鳩爲摯而有别之禽，則又想象關關爲何聲。知關關之聲爲和而適，❶則又想象在河之洲是何所在。知河之洲爲幽閒遠人之地，則知如是之禽，其鳴聲如是，而又居幽閒遠人之地，則后妃之德可以意曉矣。是之謂體會。惟體會得，故看詩有味。至於有味，則詩之用在我矣。」

語仲素：「《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因論蘇明允《權書》、《衡論》曰：「觀其著書之名已非，豈有山林逸民立言垂世，乃汲汲於用兵如此，所見安得不爲荆公所薄？」曰：「大蘇以當時不去二虜之患，則天下不可爲。又其《審敵篇》引鼂錯説景帝削地之策，曰：『今日夷狄之勢，是亦七國之勢。』其意蓋欲掃蕩二虜，然後致太平耳。」曰：「纔以用兵爲事，只見搔擾，何時是天下息肩時節？以仁宗之世視二虜，豈不勝如戰國時節？❷而孟子在戰國時所論，全不以兵爲先，豈以崇虚名而受實弊乎？亦必有道矣。」

問：「秦少游進卷，論所以禦戎，乃欲以五路之兵，歲出一路以擾夏人之耕。如此是吾五歲一出兵，而使夏人歲歲用兵。此滅狄之道也。當時元祐間有主此議者，此果可用否？」曰：「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必不得已，誅其君而弔其民可也。豈容如此？兼是亦無此理。今常以五路之師合攻夏人，尚時有不支。歲出一路，其傾國而來，攻城破邑，吾其可止以一路之衆當之

❶「適」，行間校語作「通」。
❷「節」，行間校語作「然」，則當從下讀。

乎？大抵今之士人議論，只是口頭説得，施之於事，未必有效。」

言朱公掞上殿，神考欲再舉安南之師，[1]公掞對：「願陛下禽獸畜之。蓋夷狄，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得已且已，須要廣土闢地，何益？自紹聖、崇寧以來，所以待夏人，大是失策。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今不務德以致人，徒得其空地，又運中國之財以守之，是何所見？」

君臣之間，要當一德一心，方作得事。觀古之聖賢相與以濟大業，蓋無不然者。舜命禹征有苗，已誓師往伐，而益以一言贊禹，禹遂班師。舜以禹之班師，便爲之誕敷文德，而有苗格矣。舜命禹徂征。禹既行，而益有言，宜告之舜，不告舜而告之禹；禹承命於舜，及其不遂行也，宜先禀之舜，乃擅反兵，而不疑。舜於二人者，無責焉可也，乃徇其所爲，從而相之。益之意，豈不曰禹猶舜？而禹之意，豈不曰舜猶己也歟？夫是之謂一德一心。自今觀之，則益之言，可以謂之沮壞成事；而禹之事，爲逗留君命矣。然古之君臣各相體悉如此。古人立功所以易，而後世成事所以難也。

語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静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某所爲者如此。」

又云：「《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爲主，[2]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

[1] 「考」下，《語録》單行本有「問」字。

[2] 「主」，《語録》單行本作「文」。

仲素問：「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心底道理？」曰：「未言盡心，須先理會心是何物。」又問。曰：「心之爲物，明白洞達，廣大静一，若體會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未理會得心，盡箇甚？能盡其心，自然知性，不用問人。大抵須先理會仁之爲道，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是三者，初無異也。横渠作《西銘》，亦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論及陽城事，謂永叔不取，❶純夫取之。其言曰：「陽城蓋有待而爲者也。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此論似近厚。曰：陽城固可取，然以爲法則不可。裴延齡之欲相，其來非一朝一夕，何不救之於漸乎？至於陸贄之貶，然後論延齡之奸佞，無益矣。觀古人退小人之道不然。《易》之《姤》卦曰：「女壯，勿用取女。」夫姤，一陰生未壯也。而曰壯者，生而不已，固有壯之理也。「取女」，則引而與之齊也。引而與之齊，則難制矣。陰者，小人之象也。小人固當制之於漸也。故當陰之生，則知其有壯之理。其有壯之理，則「勿用取女」可也。是以《姤》之初爻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金柅，止車之行也。陰之初動，必有以柅之，其制之於漸乎？蓋小人之惡，制之於未成則易，制之於已成則難。延齡之用事，權傾宰相，雖不正名其爲相，其惡自若也，何更云待其爲相，然後取白麻壞之邪？然城之所爲，當時所難能也，取之亦是，但不可以爲法耳。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二終

❶「取」，行間校語作「能」。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三

語録四

餘杭所聞

神宗賜金荆公，荆公即時賜蔣山僧寺爲常住。了翁云：「嘗見人説，以此爲曠古所難，其實能有多少物。人所以難之，蓋自其眼孔淺耳。」曰：「荆公作此事，絶無義理。古者人君賜之果，尚懷其核。懷核，所以敬君賜也。所賜金，義當受則受，當辭則辭，其可名而受之，而施之僧寺乎？是賤君賜也。金可賤，君賜不可賤。《書》曰：『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於義當受而家已足，不願藏之家，而班諸昆弟之貧者，則合禮矣。」

真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密啓，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訧？」曰：「祖宗時宰相如此，天下安得不治！」

因説唐明皇欲取石堡城，王忠嗣不可。李光弼勸之，忠嗣曰：「石堡城非殺數萬人不可取。忠嗣今不奉詔，縱得罪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一官易數萬人之命哉？」忠嗣如此，極知輕重。曰：「忠嗣之言甚善，[1]然不能無過。夫人臣之事君，苟利於國，死生以

[1] 「言」，行間校語作「意」。

之，不應以官職之不足顧計爲言也。謂官職之不足道，此猶以利言。若是古之賢聖處事，只論是非而已。如以利言，❶則禍患有大於一將軍宿衛、黔中上佐，是將從之乎？惜乎，忠嗣之處此未盡也。」「然則其言合如何？」曰：「當云：『今得罪主上，不過一身之利害危辱耳，豈可以一身之重而輕數萬人之命哉？』如此，則其言無病。」

因言真宗朝有百姓争財，以狀投匭，其語有比上德爲桀、紂者。比奏御，真宗令宫中録所訴之事付有司根治而匿其狀，曰：「百姓意在争財，其實無它。若并其狀付有司，非惟所訴之事不得其直，必須先按其指斥乘輿之罪。百姓無知，亦可憐也。」曰：「祖宗慈仁如此。《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祖宗分明有此氣象，天下安得而不治？」言真宗時，監司有以羨餘進奉者，議賞。内批云：「國家賦有常數，安得羨餘？果有之，若非入時大量，即是出時減刻，安可賞？」因曰：「祖宗不爲文章，然似此語言，萬世可傳誦也。」

謂楊子雲作《太玄》，只據它立名便不是。既定却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不知如何相錯得？八卦所以可變而爲六十四者，只爲可相錯，故可變耳。惟相錯，則其變出於自然也。

問：「正叔先生云，或説《易》曰『乾天道，坤地道』，正是亂説。曰：乾坤非天地之道邪？」曰：「乾豈止言天？坤豈止言地？」又言：「問：乾坤不止言天地，而乾卦多言天，坤卦多言地，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乾

❶「以」，原作「此」，據行間校語改。

卦言天，坤卦言地，只爲語其類耳。如《説卦》於乾，雖言爲天，又言爲金，爲玉，以至爲駁馬、良馬，爲木果之類，豈盡言天？故《繫辭》曰：『伏羲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若此者，所謂類萬物之情也。只如《説卦》所類，亦不止此。爲之每發其端，使後之學《易》者觸類而求之耳。蓋作《易》者，『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故孔子《繫辭》推明之，曰此卦於天文地理則爲某物，於鳥獸艸木則爲某物，於身於物則爲某物，各以例舉，不盡言也。學者觸類而求之，則思過半矣。不然，《説卦》所叙，何所用之？」

論横渠，曰：「正叔先生亦自不許它。」曰：「先生嘗言自孟子之後無它見識，何也？」曰：「如彼見識，秦、漢以來何人到得？」論與叔，曰：「正叔先生嘗言，與叔只是守横渠説，更不肯易，才東邊扶得起，又倒從西邊去。」此二人爲常有疑焉，故問。

謂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今天下上自朝廷大臣，下至州縣官吏，莫不以欺誕爲事，而未有以救之。只此風俗，怎抵當它？

謂學校以分數多少校士人文章，使之胸中日夕只在利害上，如此作人，要何用？

謂正叔云：古之學者，四十而仕。未仕以前二十餘年，得盡力於學問，無它營也，故人之成材可用。今之士，十四五以上便學綴文覓官，豈嘗有意爲己之學？夫以不學之人一旦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長民治事，宜其效不如古也。故今之在仕路者，人物多凡下不足道以此。

謂毛富陽云：「士人如張孝伯，真可謂

恬於進取者。」因説張孝伯好，曰：「愿人也，然終無使它處。若據此人天資，直是美，惜其少學耳。」問：「孝伯，樂正子之流否？」曰：「非也，彼已無進爲撫世之意。若樂正子，將爲政於魯。孟子聞之，爲之喜而不寐。孟子不徒喜也，蓋望其能有爲也。如孝伯，恐不足以當人望，只是一箇愿慤可尚耳。」問：「愿與善人，如此其異乎？」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豈愿者之事？」因又問九德。曰：「愿而恭。蓋愿必濟以恭，然後能成德也。然愿者自應恭謹。」「何謂相濟？」曰：「愿者自爲之人耳。如孟子所謂責難於君，愿做不得；責難於君，愿特兒恭而已。」

謂與季常言：「王氏只是以政刑治天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之事全無。」它日，季常曰：「細思之，實如公言。但道以德、齊以禮之事，於今如何做？」曰：「須有會做。只爲如今不用着此等人。若是他依本分會底，必有道理。」

《君子陽陽》之詩，序以謂「閔周」。蓋言君子至於相招爲禄仕，全身遠害，於周不足刺也，可閔而已。夫賢人才士，苟以得禄養父母、活妻孥爲事，而無致君行道之心，誰與爲治？此所以亂益亂也，尚足刺乎？

二《南》爲王道之基本，只爲正家而天下定故也。

問：「共姜之父母不知夫婦之義，不當責邪？」曰：「以共姜之自誓不嫁爲守義，則彼欲奪而嫁之者爲不義可知。取此則去彼矣。」

作文字要只説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驚怛人不能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能也。

問：「父子之間不責善，固是。至於不教子，不亦過乎？」曰：「不教，不親教也。雖不責善，豈不欲其爲善？然必親教之，其勢必至於責善，故孔子所以遠其子也。」曰：「使之學《詩》、學禮，非教乎？」曰：「此亦非强教之也。如學《詩》、學禮，必欲其學有所至，則非孔子所以待其子，故告之。學則不可不告。及其不學，亦無如之何。」

因論特旨，曰：「此非先王之道。先王只是好生，故《書》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爲天子，豈應以殺人爲己任？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曰國人殺之也。』謂國人殺之，則殺之者非一人之私意，不得已也。古者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致刑。夫宥之者，天子之德；而刑之者，有司之公。天子以好生爲德，有司以執法爲公，則刑不濫矣。若罪不當刑，而天子必刑之，寧免於濫乎？然此事其漸有因，非獨人主之過。使法官得其人，則此弊可去矣。舜爲天子，若瞽叟殺人，皐陶得而執之，舜猶不能禁也。且法者，天下之公，豈宜徇一人之意？嘗怪張釋之論渭橋犯蹕事宜罰金。❶文帝怒，釋之對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此說甚好。然而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以謂爲後世人主開殺人之端者，必此言也。夫法，既曰『天子與天下公共』，則得罪者，天子必付之有司，安得擅殺？使當時可使人誅之，今雖下廷尉，越法而誅之，亦可也。」

因論爲政曰：「《書》云：『毋忿疾于

❶「金」，原作「全」，據《語録》單行本改。

頑。』若忿疾于頑，便失之嚴。嚴便非居上之道。」

問：「有人問正叔：『周公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其知命乎？』正叔曰：『只是要代兄死，豈更問命？』此語如何？」曰：「是也。」曰：「聖人不應不知天理，天理既不然而必行之，其誠不幾於無物否？」曰：「聖人固知天理，然只爲情切，猶於此僥倖萬一也。故至誠爲之。」又曰：「金縢之事有之。然其間亦有言語可疑者，如云『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聖人似不應如此說。」

因言：「正叔云：『人言沛公用張良，沛公豈能用張良？張良用沛公耳。良之從沛公，以爲韓報秦也。既滅秦，於是置沛公關中，辭歸韓而已。見沛公有可以取天下之勢，故又從之。已取天下，便欲弃人間事，從赤松游。良不爲高祖之臣，可見矣。』此論甚好，以前無人及此。」曰：「此論亦未盡。張良蓋終始爲韓者。方沛公爲漢王，之國，遣良歸韓。良因說沛公燒絶棧道，此豈復有事漢之意？及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先是良說項梁以韓諸公子横陽君成可立，梁遂使良求韓成，立爲韓王，良爲韓司徒。良以成見殺之故，於是又間行歸漢，其意蓋欲爲韓報項羽也。至漢，高祖用其謀。已破項羽，平定天下，從高祖西都關中，於是始有導引、辟穀、從赤松子之語，蓋爲韓報仇之心於是方已故也。據良先說高祖絶棧道然後歸韓，此亦似有意。使韓王成若在，良輔之，并天下未可知。良意以謂可與之平天下者獨高祖。高祖既阻蜀不出，其它不足慮矣。不幸韓王成爲項羽所殺，故無以自資，而卒歸漢也。如高

祖，亦自用張良，不盡良之術亦不止，於此須更有事在。其臣高祖，非其心也，不得已耳。」

因言：「曾與季常論鑄鼎云：鼎之爲説，《左傳》曾道來，後之人得以藉口者，以此爾。然使如丘明之説不誣，亦不過象物之形，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奸而已。後之人主用方士厭勝祈禳之法，此何所據？丘明云：『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卜年，天所命也。』然而《洛誥》，周公所作，當時所爲，無不載者。若鼎之爲物，乃社稷重器，當載而莫之載者，何也？鼎鑄于夏時。夏之法制，莫詳於《禹貢》之書，豈有九牧貢金，成此重器，欲以恊上下，承天休，而《禹貢》曾無一語及之乎？《易》六十四卦，其在鼎也取象爲備。如丘明之説，略無毫髮相類，而況於後之紛紛者乎？故凡事無徵者，皆不可爲也。

後世如曹參，❶可謂能克己者。攻堅陷敵，是其所長。至其治國爲天下，乃以清静無爲爲事，氣質都變了。

因論寒士乍得官，非不曉事，便是妄作。大抵科舉取人不得，間有得者，自是豪傑之士，因科舉以進耳。問：「李德裕言公卿大夫家子弟可用，進士未必可用。此論不偏否？」曰：「德裕爲此論，至今人以爲偏。當時人以德裕用資蔭進身，不由科舉，故爲此論。此最無謂。以德裕之才應唐之科目極容易，自是不爲耳。且資蔭得官與進士得官，孰爲優劣？以進士爲勝，以資蔭爲慊者，此自後世流俗之論。至使人恥

❶「後世如曹參」段，原本緊接「皆不可爲也」，合爲一篇，今據繩祖本，另立一節。

受其父祖之澤而甘心工無益之習，以與孤寒之士角勝於場屋，❶僥倖一第以爲榮，是何見識？夫應舉，亦是寒士無禄，❷不得已藉此進身耳，如得已，何用應舉？范堯夫最有見識，然亦以資蔭與進士分優劣，❸建言於有無出身人銜位上帶『左』、『右』字，不可謂無所蔽也。其言曰：『欲使公卿家子弟讀書耳。』此意甚善。❹但以應舉得官者爲讀書而加奬勸焉，可也。彼讀書者，應舉得官而止耳，豈真學道之人？至如韓持國，自是經國之才，用爲執政亦了得，不可以無出身，便廢其執政之才。」曰：「堯夫所别異者，莫非此等人否？」曰：「執政不是合下便做，亦自小官以次遷之。如後來吴坦求等，在紹聖中被駁了博士，以無出身故也。彼自布衣中，朝廷以其有學行，賜之爵命。至其宜爲博士，乃復以爲無出身奪之，此何理也？資蔭、進士中俱有人。惟其人用之加一『右』字，亦自沮人爲善。」

朝廷作事，若要上下、小大同心同德，須是道理明。蓋天下只是一理，故其所爲必同。若用智謀，則人人出其私意，私意萬人萬樣，安得同？因舉舊記正叔先生之語云：「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猶面，其蔽於私乎？」

自孟子没，王道不傳，故世無王佐之才。既無王佐之才，故其治效終不如古。若要行道，才説計較要行便不是，何故？自家先負一箇「不誠」了，安得事成？劉向

❶「勝」，行間校語作「務」。
❷「是」，《語録》單行本作「自」。
❸「分」，原作「今」，據行間校語改。
❹「甚」字原漫漶，據《語録》單行本補；行間校補「故」字，恐非。

多少忠於漢，只爲做計較太甚，才被看破，手足俱露，是甚模樣。

言季常曾問楊雄來，應之曰：「不知聖人，何足道！」季常駭之。淵因語：「後世學道不明爾，被流俗之蔽。只如它取楊雄，亦未能免流俗也。卓乎天下之習不能蔽也，程正叔一人而已。觀正叔所言，未嘗務脱流俗，只是一箇是底道理，自然不墮流俗中。」先生曰：「然。觀其論婦人不再適人，以謂寧餓死，若不是見得道理分明，如何敢説這樣話？」

南都所聞己丑四月自京都回，至七月。

薛宗博請諸職事會茶，曰：「禮豈出於人心？如此事，本非意之所欲，但不得已耳。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荀子曰：『禮起於聖人之僞。』真箇是！」因問之曰：「所以召茶者何謂？」薛曰：「前後例如此。近日以事多，與此等稍疏闊，心中打不過，須一請之。」曰：「只爲前後例合如此，心中自打不過，豈自外來？如云『辭遜之心，禮之端』，亦只是心有所不安，故當辭遜。只此是禮，非僞爲也。」

問：「《易》曰：『乾、坤，其《易》之門邪？』所謂門，莫是學《易》自此入否？」曰：「不然。今人多如此説，故有喻《易》爲屋室，謂其入必有其門，則乾、坤是也。爲此言者，只爲元不曉《易》。夫易與乾坤，豈有二物？孰爲内外？謂之乾、坤者，因其健順而命之名耳。乾坤即易，易即乾坤。故孔子曰『乾坤毁，則無以見易』。蓋無乾坤則不見易，非易則無乾坤。謂乾坤爲易之門者，陰陽之氣有動静屈伸爾。一動一

靜，或屈或伸，闔闢之象也。故孔子又曰『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所謂門者如此。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夫氣之闔闢往來，豈有窮哉！有闔有闢，變由是生。其變無常，非易而何？小蔡云：『輕清者上爲天，神應之爲乾；重濁者下爲地，神應之爲坤。』似此解釋，夢也，未夢見易。大抵看《易》，須先識它根本，然後有得。夫《易》，求之吾身，斯可見矣，豈應外求？張横渠於《正蒙》中曾略説破云：『乾坤之闔闢，出作入息之象也。』非見得徹，言不能及此。某舊曾作《明道哀辭》云：❶『通闔闢於一息兮，❷尸者其誰？』蓋言易之在我也。人人有易，不知自求，只於文字上用功，要作何用？此等語，若非以見問，終説不到。如某與定夫相會，亦未嘗及從問。某常疑定夫學《易》，亦恐出它荆公，未得。荆公於《易》，只是理會文義，未必心通，若非心通，縱説得分明徹了，不濟事。《易》不比它經，須心通始得。如龔深父説《易》，元無所見，可憐一生用功，都無是處。」問：「乾坤即陰陽之氣否？」曰：「分明説乾陽物，坤陰物。」「既是陰陽，又曰乾坤，何也？」曰：「乾坤正言其健順爾。識破本根，須是知體同名異，自然意義曉然。」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坤本無體，天地之位定則乾坤斯定，不有天地，乾坤何辨？」問：「天地即輕清重濁之氣升降否？」曰：「然。天地、乾坤，亦是異名同體，其本一物，變生則名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亦此物也。但因變化出來，故千

❶ 「曾」，原無，今據行間校語補。
❷ 「兮」，行間校語作「耶」。

態萬變，各自陳露。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變化，神之所爲也。其所以變化，孰從而見之？因其成象於天，成形於地，然後變化可得而見焉。云舊常解此義，❶云無象無形，則神之所爲隱矣；有象有形，變化於是乎著。」因問：「乾坤毁，則無以見易。如此，則易不屬無矣？」曰：「易固非無。」「張横渠深闢老子有無之論，莫有見於此否？」曰：「然。才説無，便成斷滅去，如釋氏説『空』，又曰『非空』，到了費力。聖人只説易，最爲的當。」因言孟子論養氣，到此方見有功於前聖。曰：「如孟子者，方是能曉《易》。如説『必有事焉』，非見得分明，此説如何撰得？」又問：「正叔先生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一句，某嘗疑『勿正』心似非聖賢語意。及見此，乃知正叔先生讀書有力。」曰：「事説『勿正』則可，心説『勿正』則不可。正叔讀書，直是不草草，它議論方是議論。」「伯思言正叔以『至大至剛以直』爲一句，『養而無害』爲一句。或云伯淳曾言：『至大至剛之氣，須以直養。』正叔堅云：『先兄無此説。』若曰『以直養而無害』，莫不妨？」曰：「嫌於將一物養一物，不如『養而無害』較渾全。它門説話，須是與它思量體究，方見好處。」

問：「易有太極，莫便是道之所謂『中』否？」曰：「然。」「若是，則本無定位，當處即是太極邪？」曰：「然。」「兩儀、四象、八卦，如何自此生？」曰：「既有太極，便有上下；有上下，便有左右前後；有左右前後四方，便有四維。皆自然之理也。」

人君所以御其臣，只有一箇名分不可

❶ 「云」上，《語録》單行本有「因」字。

易。名分既正，上下自定，雖有幼沖之主在上，而天下不亂。若以智籠臣下，智有時而困，則彼不爲用矣，其勢須至於誅殛之然後已。觀西漢之君臣多尚權謀，當時大臣少有能全身者，蓋以此。某舊作十論，曾有一篇及此。朝廷上做事，須先令學術粗明，然後可以有爲。不然，人人説一般話，如何做得事？

王章論王鳳，當時人君非不悟，❶但以力弱，被王鳳才理會起，便推從王章身上去，章終被禍。人君如此，誰敢與它放脚手做事？

正叔在經筵，潞公入劄子，要宰相以下聽講。講罷，諸公皆退。晦叔云：「可謂稱職。」堯夫云：「真侍講。」又一人云：「不知古人告其君還能如此否？」只爲諸公欽服它。它又多忤人，❷所以後來謗生。因説正叔經筵開陳，故及此。所論列有處記。

《圓覺經》言作、止、任、滅是四病，作即所謂「助長」，止即所謂「不芸苗」，任、滅即是「無事」。

解經大抵須得理會而語簡。舊嘗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云：「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如是則天下之理得矣。」又言：「行其所無事，一以貫之，只是一箇自然之理。《繫辭》中語言，直有難理會處。今人注解，只是亂説。」

問：「正叔云，《詩》非聖人所作，當時所取只以其止於禮義，至如比其君『狡童』、『碩鼠』，則已甚。其説如何？」曰：「此理舊疑來，因學《春秋》，遂知其意。《春秋》書

❶ 「悟」，原作「悮」，據《語録》單行本改。
❷ 「忤」，原作「悟」，據行間校語改。

突之奔及其歸，皆曰『鄭伯突』。其書忽，止曰『鄭忽』，蓋不以忽爲君故也。不以爲君，故詩人目之爲『狡童』。觀《褰裳》之詩，云『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其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言人心已離，若大國見正，國人必從之矣。人之視忽如此，尚誰以爲君？若猶以爲君，則比之狡童，誠不可矣。」「《碩鼠》如何？」曰：「魏之重斂，至使人欲適彼樂國，則人心之離，亦可見矣。」又云：「人心合而從之則爲君，離而去之則爲獨夫。」

學者若不以敬爲事，便無用心處。致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人言《春秋》難知，其實昭如日星。孔子於五經中言其理，於《春秋》，著其行事。學者若得五經之理，《春秋》誠不難知。又云：「伯淳先生嘗有語云：『看《春秋》，若經不通，則當求之傳，傳不通，則當求之經。』某曾問之云：『傳不通，則當求之經，何也？』曰：『只如《左氏春秋》書「君氏卒」，君氏乃惠公繼室聲子也。而《公羊春秋》則書曰「尹氏」，傳云「大夫」也。然聲子而書曰「君氏」，是何義？須當以尹氏爲正，❶此所謂求之經。』」

問：「乾、坤用九、六，荊公曰『進君子退小人』，固非自然之理，而正叔云『觀《河圖》數可見』，何也？」曰：「此多有議論，少有分明。《繫辭》分明說云『叁天兩地而倚數』，九，叁天；六，兩地也。」

因言：「了翁說《易》，多以一字貫衆義，如何？」曰：「《易卦》用字有如此者，有不如此者。如云『習坎，重險也』，又言『天

❶ 此段中三「君氏」，原皆作「尹氏」，據《語録》單行本改。

險』、『地險』、『王公設險』，則險爲善。『睽，乖也』，又言『天地睽而萬物通，男女睽而其志同』，則乖爲善。蓋一字兩用，字非此類則不可。如師是師旅之師，豈可説爲師友之師？以來書云爾，故及之。」

「形色，天性也。」有物必有則也。「物」即是形色，「則」即是天性。❶「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履也，體性故也。蓋形色必有所以爲形色者，是聖人之所履也。謂形色爲天性，亦猶所謂「色即是空」。

毗陵所聞 辛卯七月十一日自沙縣來，至十月去。❷

劉元承言：「相之無所不用其敬，嘗掛真武畫像於帳中，其不欺暗室可知。」曰：「相之不自欺則固可取，然以神像置帳中，❸亦可謂不智。」曰：「何以言之？」曰：「果有真武，則敬而遠之，乃所謂智。帳中卧之處，至褻之所也，何可置神像？」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所謂「喻於義」，則唯義而已。自義之外，非君子之所當務也，夫然後所守者約。如孟施舍知守氣，可謂約矣，所以不及曾子者，以曾子唯義之從故也。

或曰：「文王所謂至德，以不累於高名厚利故也。所謂不累於厚利者，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所謂不累於高名者，有其二而弗辭。」曰：「如是，則武王之取天下，以爲累於利而可乎？孟子之言曰：『取之而燕民悦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

❶「則」，原無，據繩祖本補。

❷「沙縣來至十月去」七字，原無，據《語録》單行本補。

❸「神」，原在下「何以言之」「何」字下，據行間校語改。

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此論盡矣。蓋文王所謂至德者，三分天下有其二矣，以取天下，何難之有？而文王勿取者，視天而已，初無用心於其間也。夫是之謂至德。」

舜在側微，堯舉而試之。「慎徽五典則五典克從，納于百揆則百揆時序，賓于四門則四門穆穆」，以至以天下授之而不疑。觀其所施設，舜之所以爲舜，其才其德可謂大矣，宜非深山之中所能久處。而爲舜者，當堯未之知，方且飯糗茹艸，若將終身。若使今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已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不爲，然後能有爲也，非有爲之難，其不爲尤難矣。只如伊尹耕於莘，非湯三聘則必不起；諸葛亮卧艸廬，非先主三顧亦必不起。非要之也，義當然也。以諸葛之智尚知如此，又況不爲諸葛者乎？然則居畎畝之中，而以天下爲己憂可也。或不知消息盈虛之運，犯分妄作，豈正理哉？

舜可謂無爲。有天下初無所與，其任九官去四凶，視其功罪如何。舜無毫髮之私也。

劉向之所謂忠，可以爲戒。不幸似之，非所以全德。大抵人能住得，然後可以有爲。才智之士，非有學力，却住不得。

孟子言「大人正己而物正」。荆公却云：「正己而不期於正物，則無義；正己而必期於正物，則無命。」若如所論，孟子自當言正己以正物，不應言「正己而物正」矣。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知正己而已。若物之正，何可必乎？惟能正己，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荆公之學，本不知此。

張茂則，宦官之賢者也。元祐間，曾請諸公啜茶觀畫。惟正叔不往，辭之曰：「某素不識畫，亦不喜茶。」如正叔真箇不去得。它人到此，須容情與它去。

或問：「正叔先生云：『邵堯夫易數至今無傳。』當時何不問它，看如何？」先生曰：「若是公等須打不過，必問它。」

《字說》所謂「大同於物者，離人焉」。曰：「楊子言『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不知是同是不同？若以爲同，未嘗離人。又所謂『性覺真空者，離人焉』。若離人而之天，正所謂頑空通。總老言經中說十識，第八庵摩羅識，唐言白浄無垢；第九阿賴耶識，❶唐言善惡種子。白浄無垢，即孟子之言性善是也。言性善，可謂探其本。言善惡混，乃是於善惡已萌處看。荊公蓋不知此。」

蕭山所聞 壬辰五月又自沙縣來，至八月去。

橫渠言「性未成則善惡混，亹亹而繼善者斯爲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伯思疑此以問。公曰：「不知橫渠因何如此說。據此說，於《易》之文亦自不通。」却令伯思說。伯思言：「善與性，皆當就人言。繼之爲說，如子繼父，成乃無所虧之名矣。若非人，即不能繼而成之。」曰：「不獨指人言，萬物得陰陽而生，皆可言繼之。善亦有多般。如乾之四德，有仁、義、禮、智之不同。後人以配四時。若如四時，則春固不可爲秋，冬固不可

❶「耶」，原作「邪」，據《語録》單行本改。

爲夏，其實皆善也。元者，❶特善之長也，固出於道，故曰繼之者善。性則具足圓成，本無虧欠，要成此道，除是性也。今或以萬物之性爲不足以成之，蓋不知萬物所以賦得偏者自其氣禀之異，非性之偏也。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性特貴於萬物耳，何常與物是兩般性？」

「《伊川語録》云：『以忠恕爲一貫，除是曾子説方可信，若它人説，則不可信。』如何？」曰：「明道説，却不如此。」問明道説。曰：「只某所著新義，以忠恕爲曾子所以告門人，便是明道説。」問：「《中庸》發明忠恕之理，以有一貫之意，如何？」曰：「何以言之？」曰：「物我兼體。」曰：「只爲不是物我兼體，若物我兼體，則固一矣。此正孟子所謂『善推其所以爲』者，乃是參彼己爲言。若知孔子以『能近取譬爲仁之方』，不謂之仁，則知此意。」曰：「即己即物，可謂一否？」曰：「然。」

「孟子言孔子『集大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夫仁且智，斯之謂聖。今以聖之事或不足於智，何也？」曰：「聖則具仁智矣。但此發明『中』處，乃智之事，聖則其所『至』也，未必皆『中』。」曰：「孟子曰『智之於賢者』，則智但可語賢者，若乃大而化之，則雖智而忘其智矣。如所謂從容中道，從心不踰矩，❷智何足以名之？」曰：「如伊尹、伯夷、柳下惠，只於清、任、和處『中』，其它則未必皆『中』，則其智容有所不周。」

「智便是用處？」曰：「用智，莫非所以

❶「元」，原作「先」，據行間校語改。
❷「從」，行間校語作「縱」。

言聖人。若曰『行其所無事』，則由智行，非行智者也。」曰：「觀此，却是以智爲妙？」曰：「聖人之於智，見無全牛，萬理洞開，即便是從容處，豈不謂之妙？若伯夷、伊尹、柳下惠，於清、任、和處，已至聖人，但其它處，未必皆『中』。其『至』與孔子同，而其『中』與孔子異，只爲不能無偏故也。若『隘與不恭』，其所偏歟？」

「充類至義之盡」，言不可以謂之盜也。「獵較猶可」，則取於民，猶禦者受其所賜，何爲不可？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此與聖人之和互相發邪？乃所以爲和邪？」曰：「若觀其和，疑若不介，故此特言之。」曰：「何以知其介？」曰：「只不卑小官之意，便自可見。如柳下惠之才，以爲大官，何所不可？而樂於爲小官，則其剛介可知矣。」

「『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莫將做天下一人看？」曰：「固是。」

東坡言「直方大」云：「既直且方，非大而何？」曰：「直方蓋所以爲大，然其辭却似不達。孔子云：『敬義立而德不孤。』德不孤，乃所謂大。德不孤，則四海之內皆兄弟之意。夫能使四海之內皆兄弟，此所以爲大也。」

東坡云：「萬物覩，乃是萬物欲見之。」言欲見之，便非。「聖人作而萬物覩」，如日在天，萬物便見。聖人唯恐不作，作則即時覩矣。作與覩，同時事也。啐啄同作。[1]

乾之九三，獨言「君子」。蓋九三，人之位也。履正居中，在此一爻。故《文言》於九四則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於九三止言「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已。其

[1] 「作」，《語録》單行本作「時」。

曰「君子行此四德者」，蓋乾之所謂君子也。曰「所以爲君子者」，乃行此德之人耳。

上治，如所謂正己也。

讀書須看古人立意所發明者何事，不可只於言上理會。如萬章問「象日以殺舜爲事」，孟子答舜所以處之之道，其意在説聖人誠信無僞。此尤不可不知。若從枝葉上理會，只如「象欲使二嫂治朕棲」之語，此豈可信？堯在上，不容有此等人，若或有之，不知則已，然堯於舜，既以女妻之，其弟如此，豈有不知？知則治之矣。

若使死可以救世，則雖死不足卹。然豈有殺賢人君子之人君子能使天下治？❶以死救天下，乃君子分上事，不足怪，然亦須死得是。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如必要以死任事爲能外死生，是乃以死生爲大事者也，未必能外生死。

鄭季常問：「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然而『燔肉不至，不脱冕而行』，豈得爲遲遲？」曰：「孔子欲去之意蓋久，待燔肉不至而行，不欲爲苟去，乃所謂遲遲。若它國，則君不用便當去，豈待燔肉之不至然後行？」曰：「何以見其去它國之速？」曰：「衛靈公問陳，一語不契，明日遂行。」

孟子所言，皆精粗兼備。其言甚近，而妙義在焉。如龐居士云：「神通并妙用，運水與般柴。」此自得者之言，最爲適理。❷若孟子之言，則無適不然，如許大堯、舜之道，只於行止疾徐之間，教人做了。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三終

❶ 下「子」字，疑衍。

❷ 「適」，《語録》單行本作「達」。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四

答　問

答胡德輝問

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克』謂其克人也。若顔子克己，然後可以不克人。『伐』謂伐其功也，伐其善也。雖大禹猶有待乎告戒，所謂『汝惟不伐』是已。『怨』必如伯夷，求仁而得仁，然後可以無怨。『欲』必如公綽，然後可以謂之不欲。夫顔子亞聖者也，禹入聖域者也，伯夷聖之清者也，而公綽不欲，又爲成人之質。今於四者不行，❶宜可以爲仁矣。今止謂之『可以爲難』，不已輕乎？求其説而不得。」

答：「克、伐、怨、欲，在常情易發難制，有而不行焉，可以爲難矣。若夫仁，則又何克、伐、怨、欲之有？」

問：「『思無邪。』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發。《詩》三百篇，大抵思之發也。❷思而無邪，《詩》何不然哉？或曰，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思無邪者，惟有思而無所思乎？佛語以迷真起妄最初一念爲念之正。此理合矣。然是説也，果聖人當時告門人之意乎？」

❶「於」，原作「欲」，據沈暉本改。
❷「之」下，李熙本、沈暉本有「所」字。

答：「《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孔子曰：『君子有九思。』夫思可以作聖，而君子於貌、言、視、聽，必有思焉，而謂有思皆邪可乎？《繫辭》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自『至神』而下，蓋未能無思也。惟無思爲足以感通天下之故，而謂『無思土木也』，可乎？此非窮神知化，未足與議也。《詩》三百出於國史，固未能不思而得，然而皆止於禮義，以其所思無邪而已。」

問：「『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或謂性也、天也、道也，三者同出而異名。知性之未始有物也，雖天亦然；知天之未始有物也，雖性亦然。或曰不然。性明其理，天道明其事。明理之際，或疑其無；明事之際，或疑其有。必也理事俱融，此其説之難聞也。故經言天道皆以禍福善惡焉，異乎言性也。二説孰是？」

答：「『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性、命、道三者一體而異名，初無二致也。故在天曰命，在人曰性，率性而行曰道，特所從言之異耳。所謂天道者，率性是也，豈遠乎哉？夫子之文章，乃所以言性與天道，非有二也，聞者自異耳。子貢至是始與知焉，則將進乎此矣。」

問：「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心不違仁，必不待見之言行也。然非行，何自而知之？仲尼知顔子，亦有説矣。」

答：「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其不違可知矣。」

問：「『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逆其詐，將有不勝其詐；億其

不信，將有不勝其不信。先覺之人，所病在是。不逆詐，不億不信，此其所賢也。不然，先覺適爲智料隱匿者爾，非其賢也。或曰不然。孔子謂先覺，君子亦以是爲賢，非獨我也。」

答：「君子一於誠而已。惟至誠爲可以前知，故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抑亦以是爲賢乎？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爲小人所欺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問：「『回也其庶乎，屢空。』説者謂若莊周，所謂『忘仁義禮樂』與夫『坐忘』之謂也。❶然下文言『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則所謂『空』者，非忘仁義之類也。然空必謂之『屢』者何如？」

答：「『其心三月不違仁』，則蓋有時而違也。然而其復不遠，則其空也屢矣。空也者，不以一物置其胸中也。子貢貨殖，未能無物也。孔門所謂貨殖者，豈若世之營營者耶？特於物未能忘焉耳。」

問：「『子見南子，子路不説。』子路，平居受教孔子者也。孔子見南子，雖如子路者且有不諭，他人何自而諭哉？蓋聖人用權處，平居不以語學者，此子路所以疑而不説也。南子不可見，審矣，今見所不見，不害爲孔子者，何説？」

答：「南子，衛靈公之妾。以妾爲妻，五霸之所不容，況孔子而可以見之乎？子路所以不説也。然當是時，窮爲旅人，不得而正之者，天實厭之也。孔子而得位，固將正之也。然衛之人皆以爲小君，而謂過吾國者必見吾寡小君，則孔子安得而不見？否之時，『包承，小人吉』。此大人處否而亨之

❶「禮」上，沈暉本有「忘」字。

道也。」

問：「『原壤夷俟。』以原壤爲賢耶，聖人固以『不遜弟』罪之矣。以原壤爲不賢耶，然於聖人敢以『夷俟』，聖人不絶之，又從而『以杖叩其脛』，則壤果何人者耶？或曰：聖人如此，『故者，無失其爲故也』。然則仲尼故亦多矣，何獨於壤見之？」

答：「原壤之母死，登木而歌，孔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其置之禮法之外久矣。若原壤，蓋莊生所謂游方之外者也，故敢以夷俟孔子，而孔子切責之，❶畏其亂俗也。然謂之爲賊而叩其脛，不已甚乎？而彼皆受之而不辭，非自索於形骸之内而不以毁譽經其心，孰能如是？蓋惟原壤而後待之可以如此。」

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終身行仁者也，當時學士大夫有不知。奈何顔子一日爲仁，而使天下歸仁焉？或曰不然。天下歸仁，猶皇極之道，天下所共由也。顔子克己太過，其末將有墨氏之弊，人之樂於爲仁者鮮矣，此仲尼所以救之。一日能然者，由一日而積也。後之知是説者，惟孟子。其然乎？」

答：「吕與叔嘗作《克己復禮頌》，曾見之否？其略曰：『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斯言得之。若未見，俟尋本録去。」❷

問：「『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論語》一書，未嘗及老氏，蓋設教不

❶「而孔子」，原脱，據李熙本、沈暉本補。

❷沈暉本於末句下有小注：「與叔，諱大臨，明道先生之高弟，亦嘗師伊川者。」

倫也。或説此所謂老彭，乃老氏與彭籛，非謂彭之壽而謂之老彭也。然老氏之書，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者乎？」

答：「老氏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

問：「『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聞樂而至於忘味，有之矣，至於三月不知，豈近人情乎？或説『聞《韶》音不知肉味』耳。蓋『三月』者，『音』字之誤也。」

答：「謂『音』字誤爲『三月』，伊川之説如此。」

問：「『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其意甚類。❶或説『問仁』乃『問行』爾，亦字之誤。」

答：「學者求仁而已，行則由是而之焉者也。其語相似，無足疑者。世儒之論仁，不過乎博愛、自愛之類。孔子之言則異乎此。其告諸門人可謂詳矣，然而猶曰『罕言』者，蓋其所言皆求仁之方而已，仁之體未嘗言故也。要當徧觀而熟味之，而後隱之於心而安，則庶乎有得，非言論所及也。」

問：「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莊子言『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嗒然似喪其耦』。曾子明夫子之道，亦在乎一『唯』之間，蓋與『仰天而嘘』不異也。若爾，下文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理似不然。或謂忠恕，亦自有理。」

答：「曾子未嘗問，而夫子以是告之，蓋當其可也，故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此

❶「意」，沈暉本作「答」。

曾子之門人也，未足以語此，故告之曰『夫子之道，❶忠恕而已矣』。忠恕，固不足以盡道，然其違道不遠。由是求之，則於一以貫之，其庶矣乎？」

問：「『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説者謂有高明之至德，有中庸之至德。君子以高明者，人所難勉，中庸者人所易行，故以人所難勉者立己，而以人所易行者同民，將使人人能之。其言『民鮮久矣』，蓋上失其道非一日也。而考之《中庸》，則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又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又曰：『舜其大知也與？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又曰：『回之爲人，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夫君子得是而時中，聖人依是而遯世。進爲撫世莫如舜，退隱就閒莫如顔。然且有所執、有所擇，如是果人之所可到。然聖人以『民鮮久矣』言之，則中庸者，亦人之所易行矣。願究言之，使學者有所適從。」

答：「道止於中而已矣。出乎中則過，未至則不及，故惟中爲至。夫中也者，道之至極。故中又謂之極。屋極亦謂之極，蓋中而高故也。極高明而不道乎中庸，則賢智者過之也；道中庸而不極乎高明，則愚不肖者之不及也。世儒以高明、中庸析爲二致，非知中庸也。以謂聖人以高明處己，中庸待人，則聖人處己常過之，道終不明不行，與愚不肖者無以異矣。夫道若大路，行之則至。故孟子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

❶「之」，原脱，據李熙本、沈暉本補。

矣。』其爲孝悌，乃在乎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皆夫婦之愚所與知者。雖舜、顏不能離此而爲聖賢也，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❶

問：「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或謂仲由服仲尼恥惡衣之戒，故至於是。方其言志，曰：『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豈能無狐貉之念哉？聖人許之，何説？」

答：「士志於道，於緼袍、狐貉何容心哉？隨所有而安之耳。『衣緼袍』，不以惡衣爲恥，『與朋友共敝之』，不以小己自私，初不相妨也。」

問：「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之而不惰』與子路『聞斯行諸』不異，然未得爲顏子之徒，何也？」

答：「『語之而不惰』，於吾言無所不説是也，與「聞斯行之」異矣。子曰『吾與回言終日』，則所言非一二也。今《論語》所記無幾，則孔子與回言，蓋有衆人不得而聞者。聖人之教人，各當其可也。故子路雖『聞斯行之』，而孔子猶告之以『有父兄在』，則未得爲顏子徒宜矣。」

問：「『毋友不如己者。』商也日進，以其好與勝己者處也，然『我之不賢，人將拒我』，如之何其可相友也？」

答：「所謂『如己』者，合志同方而已，不必勝己也。」

問：「『道不同，不相爲謀。』道一而已，『不同』者何説？」

答：「『天下殊塗而同歸』，故道有不同者。

❶「特」，原作「侍」，據李熙本、沈暉本改。「日」，李熙本無此字。

途雖殊，其歸則同；道不同，其趨則一也。若伯夷、伊尹之去就，則難相爲謀矣。」

問：「『君子貞而不諒。』君子不諒，可乎？」

答：「惟貞，故可以不諒。所謂『貞』者，惟義所在也。」

問：「『君子矜而不争。』《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争能。』君子可矜乎？」

答：「『矜』者，矜莊之矜，非謂矜伐也。古人用字，各有所當，難以一説該也。」

問：「『君子泰而不驕。』孟子傳食於諸侯，人或以爲泰。君子可泰乎？」

答：「非侈泰之泰，若心廣體胖是也。」

問：「『放鄭聲，遠佞人。』言『鄭聲』而不及於慝禮，言『佞人』而不及於讒説，何也？」

答：「『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無非禮者，則慝禮自放矣。佞人禦人以口給，則讒説在其中矣。」

問：「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不欲者，成人之質也。人而有欲，雖知如武仲，勇如卞莊，藝如冉求，蓋不足爲成人。而仲尼之言『不欲』，必先之以『知』，何也？」

答：「雖有其質，不先於致知，則無自而入德矣。」

問：「『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或謂『由己』者，猶在我而已，顔子於仁，何待如是告戒？或人之説，恐不然。」

答：「一視而同仁，則天下歸仁矣。非由己而何？」

問：「『祝鮀治宗廟』，伯夷典天地人之三禮，聖人命之，聞其直矣。祝鮀之佞，顧

足以治宗廟者，何説？」

答：「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雖聖人亦有不知者，故于『入太廟，每事問』。蓋儀章器數，祝史之事，有司之職也。然禮藏於器，治之不得其人，亦不足以成禮矣。祝鮀所治，蓋有司之職，非典禮之官也。《書》所謂『直哉惟清』者，若大宗伯，然後可以責此。」

問：「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❶允執其中。』《書》言『天之曆數』，而繼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然後至於『允執厥中』。仲尼所叙，其略如是。將所謂中者，已在乎人心、道心之間，特在夫『精一』以執之耶？將當時之人不足語，是故略之耶？未諭其旨。」

答：「道心之微，非精一，其孰能執之？惟道心之微，而驗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則其義自見，非言論所及也。堯咨舜，舜命禹，三聖相授，惟『中』而已。孔子之言非略也。」

問：「沈同問：『燕可伐與？』孟子對曰：『可。』嘗觀孟子對滕文公問『爲國』，孟子對曰：『民事不可緩也。』又曰：『無常産者無常心，苟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❷及沈同問『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及其敗也，則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民且不可罔，而問伐國如斯，何也？」

答：「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因孟子之言而遂伐之，誅其君而吊其民，何不可之有？而其虐至於係累其子弟，而後

❶「躬」，原作「窮」，據沈暉本改。

❷「也」，原作「之」，據李熙本、沈暉本改。

燕人叛之，以是而歸罪孟子之言，非也。」

問：「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也？』❶説者以『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也』，亦若固有之也。孟子尊王而卑霸，夫仁之爲道，❷惟聖人然後能踐之，而謂霸者爲固有，果其然乎？意以謂外雖久假，勉而行之，非其本心，然誰知其中本無有也？願詳教之。」

答曰：「管仲伐楚，以『包茅不入』爲辭，所謂假之也。初非有勤王之誠心，卒能以正天下，❸假而不歸者也，烏知其非有？故孔子以仁與之，蓋其功可録也。」

答周伯忱問

問：「《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孚先竊謂：所謂聖者，謂有聖人資質。一不念，則流入於狂。狂者進取，曾晳之徒是也。借如顏子，不能拳拳服膺，亦必至於此。若是聖人，則從心所欲不踰矩，雖不念，亦無害也。」

答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聖，通明之稱。狂，狂愚之稱。」

問：「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静。知者樂，仁者壽。』孚先竊謂：樂山、樂水，狀仁智之體；動與静，述仁智之用；樂與壽，明仁智之效。智則能知之，能知之則務窮物理，務窮物理則運用不息，故樂水。水謂其周流也，故

❶「烏」，原作「鳥」，據李熙本改。「有」，原無，據李熙本、沈暉本補。
❷「夫」，李熙本作「知」，沈暉本作「矧」，疑沈本是。
❸「以」，沈暉本作「一」。

動。動謂其理之無窮也，故樂。樂謂其無所疑也。仁則能體之，能體之則有得於所性，有得於所性則循理而行之，故樂山。山謂其安止也，故靜。靜謂其無待於外也，故壽。壽謂其達生理也。」

答：「言意未能體仁智，且宜潛思。」

問：「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乎先竊謂：此語是告學者，亦是入道之序。故『知及之』者，見得到也。『仁能守之』者，孳孳於此也，『莊以涖之』者，外設藩垣以遠暴慢也。動之以禮，觀時應用，皆欲中節也。或者謂此是事君。」

答：「臨政處己，莫不皆然。所謂『仁能守之』者，孳孳於此也。此言未能體仁，且宜致思。仁則安矣，所謂云仁守也。❶」

問：「先生舊常語門人云：『天下至忙者，無如禪客。市井之人，雖曰營利，猶有休息時。禪客行、住、坐、卧，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常忙。』乎先竊謂：此語如孟子所謂『必先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若正、若助長，即是忙也。或者謂此語非爲學者設，謂以聖方之，則是禪客未嘗閑。若學者，須是行、住、坐、卧在道。」

答：「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助長。方其學也，固當有事，亦當知助長之非。」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四終

❶「云」，四庫本無此字。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五

策問

書契之興，至數千百歲，其間聖帝明王，公侯賢士大夫，暴君汙吏，檮杌嵬瑣之人，賢妃淑女，艷妻嬖妾，與夫山林居窮處獨之士，隱德潛耀，見于載籍，蓋不可勝記焉。然歷世綿遠，編脱簡去，❶其存而略可知者，亦未易一二數也。班固表古今人，列爲九等之序，究極經傳，旁質諸子，馳騁數千歲之中，如度量權衡之較物，銖分不遺也。❷抑其書有所受歟？將亦奮私智而爲之歟？何其説之詳明也！夫由千載而下，而上論千載之人，智愚賢否，儔列等降，若親覿焉，斯亦難哉！其是非得失，亦將必有在矣。諸君試考而折衷之。

孟子没，聖學失傳，六經之旨晦蝕於異端。諸子之書，名家而傳後世者，非一人也。然而論不詭於聖人者，有無幾焉。❸楊雄之《太玄》，王通之《續經》，皆擬聖人之作也。二人者，亦以斯文爲己任。其爲書，宜有異於諸子焉。然當時之論，尚或以雄非聖人而作經，猶吴、楚之君僭號而偁王，蓋貶絶之罪也。後之論通者亦然。予以謂爲此論者，是特以名譏之，❹未究其實也。使其書不謬於聖人，而有補於六經，則二子也

❶「去」，沈暉本作「亡」。
❷「銖分不遺也」，沈暉本作「銖分也不遺」。
❸「有」，沈暉本作「百」。
❹「譏」，沈暉本作「議」。

奚罪焉？學者審其是而已，又奚以名爲？然觀雄之書，三摹、四分、九據，極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❶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氣候，星日度數，律曆之紀，無不備具。其閎意眇旨，馳騁乎有無之際，可謂至矣。其於《易》也，何準焉？通之《續經》，其始終之義，❷四名五志，策命誥詔，贊議誡諫，斷疑褒貶之法，具載於其書，可考而知。諸君試明其所以準《易》之旨，與夫《續經》之作，是非得失，詳擇而折衷之，以釋論者之疑焉，毋或謂其僭擬而不足道也。

古者士不患無名，而患實之不至；不患無位，而患德之不孚。故公卿大夫士，至于抱關擊柝，乘田委吏之賤，皆因實與名，量能授位。其養之有素，考之有漸，而賢愚善否，不容相殽。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而士亦無覬覦於其間也。周衰，教養選士之法廢，而縱横之士始相與乘時射利，觀時君之好，因其剛柔緩急，喜怒愛惡之變，陽開陰闔，以遷惑其志，❸搖吻動喙，卒取卿相者，無國無之。自是朝無常度，而士亦鮮克有廉恥之行矣。漢初，剗除前弊，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中興以後，復增四行，以網羅遺逸，其規範雖未足方古，其猶庶幾乎！唐以六科取士，至楊綰，舉詞藻宏麗，❹又加詩賦。國家因之，專用聲律。熙寧更新法度，登延儒臣，講明六經之旨，盡革雕蟲之習。未十餘年間，士之應科舉者，類皆剽掠補綴，迭相祖襲，有司眩於銓擇。

❶「一」，原脱，據沈暉本補。
❷「始終」，沈暉本作「終始」。
❸「惑」，李熙本作「感」。
❹自「麗」至下「皆卓然一代之」共三百九十四字，原闕，據李熙本補。

識者患之，欲復加詩賦，而國論未一。諸君究觀前世得失，試詳明之，無或隱焉。

宗廟之制尚矣。漢興至本始間，凡祖宗廟與在郡國者，❶合百六十七所。其歲時祠祀與衛士、祝宰、樂人皆以鉅萬數。至元帝時，貢禹始議罷郡國廟，定迭毁之禮，未及施行而禹卒。其後天子追用其議，然而通儒或非之，異論紛如也。而班固述父彪之言，則獨稱劉歆之論博而篤。❷其是非安在？幸詳明之。

羿，天下之善射也，而弓撥矢鈎，則雖羿不能取中。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而輿脱馬疲，雖造父不能以致遠。人主，天下之利勢也，而輔之以庸人小夫，則雖有利勢，其能爲治乎？予觀虞、周之間，何其盛哉！以舜、武之爲君，后稷、周、召之爲臣，而相與共成帝王之業，豈不易歟？孔子稱曰「才難」，則自古豪傑俊偉之人固不可多得，然亦果不俟乎多得而後可以爲治也。西漢之初，承暴秦殘刻之餘，高、惠之間，卒至太平。其佐命之臣，則有若蕭、曹而已。至孝宣中興，丙、魏有聲。兹四人者，皆卓然一代之良弼也。❸唐興垂三百年，則亦前偁房、杜，後偁姚、宋而已。所謂豪傑俊偉之人自古不可多得者，豈不信然歟！然漢、唐之治，號偁近古，而文采足以表見於後世者，抑亦兹數人之力。其致治之方，所操之術，亦必有可言者。然卒不能追復舜、武之盛，以自附於伊、周、禹、稷之列者，其故何哉？豈所操之術有未盡歟？然是數人者

---

❶「者」上，沈暉本有「有」字。

❷「篤」，沈暉本作「當」。

❸「麗又加詩賦」至「皆卓然一代之」共三百九十四字，原闕，據李熙本補。

之器業遠近優劣，亦可以概見。諸君其悉著于篇，以觀所學。

《傳》曰：「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樂興。」此自古帝王不易之道也。❶熙寧更新百度，無非以理財爲務，其知此乎？故爲之「青苗」以寬民之財，❷「免役」以寬民之力，立「市易」以權貨賄之阜通，使兼并無所侵漁，而窮乏者安其生，❸農得盡力於耕，而游惰兼有所事，❹其施設之意厚矣。然未十餘年間，❺羨餘之息充溢府庫，而民反有受其弊者，其故何哉？是豈立法之方未盡與？❻主上鋭意於爲治，凡法有害於民者，一切蠲除之，可謂善矣。然抑兼并，振窮乏，寬民力，役游惰，其可無術乎？將欲兼數者之利而無其害，❼學者宜知其說也。幸悉陳之，以俟采擇焉。

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議者多非之。史氏謂深圖遠算，將有以焉。其說安在？

周德衰，聖王不作，寇攘爭取之禍起，而名實不加於天下久矣。孔子懼而作《春秋》，以明先王之法，綱條大小，罔不畢舉，善善惡惡，因實偁情，而輕重長短，各中權度，無錙銖分毫之差。振幽顯微，而亂臣賊子知懼焉。孔子没，更戰國，至秦，遂焚書坑學，❽微言中絶。漢興，六藝殘缺，蓋久而後完。而《春秋》之學列爲三家，雖異端競

❶「此」，原脱，據李熙本補。
❷「爲」，原作「謂」，據李熙本改。
❸「生」，李熙本作「土」。
❹「惰」下，李熙本、沈暉本有「者」字。
❺「餘」，原作「有」，據李熙本改。
❻「未」上，李熙本、沈暉本有「有」字。
❼「兼」，原脱，據李熙本補。
❽「學」下，李熙本有「士」字。

起，然自昔通才博識，❶未有不由此而學也。國家崇尚經術以訓釋之，造極其精微，而於《春秋》獨廢而不講，是何耶？議者欲置博士，與諸經比，或者其可乎？幸明言之，將以告于有司。

三代之政亡，而暴君汙吏慢其經界。天下無常産，自戰國以來尚矣。民無常産則無常心，乘之以饑饉，則老弱者操瓢囊轉乎溝壑，壯者則聚而爲盜，此其常也。國家興利脩廢，務以保民爲心，獨能無意於此乎？然乘千載之弊，將欲追復三代之政，使天下之人各有常産，宜何施而可？幸明言之，抑亦觀諸君之所蘊。

三代教學廢，而禮義之澤竭。士無中行，非特今日也。熙寧之初，天子尤鋭意於辟雍、成均之法，以作新人材爲務，其有不在於兹乎？然士雖無卑近之習，而忠信之道微，❷革雕蟲之弊，而浮誕詭異之風熾。薄廉恥而敦進取，則士之失又不特無中行也。今將欲追三代教學之法，以漸磨士類，使無過行，宜何施而可？博古之君子，幸詳言之毋隱。

荆江合蜀衆水所委，源高而流下，自夷陵以東，地多沮洳陂澤，無高山太陵以爲阻固，所恃以禦水者，隄防而已。人力一不至，則靡潰千里，瀦爲平流，不見涯涘。昔人有支爲九河以疏瀹之者，而後水之爲患消，荆人利之非一日矣。瀕河之民，玩習久安，乃始盜河爲田，而河之故道湮没，無復存者。比年以來，水患浸劇，而今歲爲尤甚，意者其職此之由乎？國家脩明百度，置丞以貳令，正以變移水陸爲先務。苟可以除民患者，亦

❶「昔」，原脱，據李熙本補。

❷「道」，李熙本作「德」。

無不舉也。諸君親被其害者，知其所自矣。願詳言之，將以告于有司。

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於斯三者，不得已而去之，則先兵。又不得已而去之，則先食，而信不可去。夫聖人恃民之信，如此其重也。國家遴選儒臣，鎮撫茲土，師出有名，士以義奮，投甲徒裼以趨敵也。❶馘舌之酋，係頸束手，爲地千里，紹成先志，可謂盛矣。議者猶患兵食之不足，而有成役轉輸之勞，不可以持久。諸君境地相鄰，宜習知其利害。而承學之久，孔子所謂去兵去食而恃民之信，亦必有説也。幸詳言之，毋隱。

孟子没，聖人之道不傳，六經微言晦蝕於異論，士不知所以學，非一日也。自熙寧以來，訓明經術以幸多士，所以迪之，可謂至矣。然《大學》之道，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不知所止而欲應酬曲當，是猶射者未知正鵠之所在而欲取中也，其可得乎？諸君承學之久，宜知所止矣。異時施於有政，將必有道也。願試言之，以觀攸趣。

孟子言「禹、稷、顔回同道」。夫回之在陋巷，飯蔬飲水，終日如愚人然，邈乎其若無意於世也。禹思天下之溺者猶己溺之也，稷思天下之饑者猶己饑之也，❷其以身任天下之責，可謂重矣。則三人者，疑若内外之不相及也，而孟子曰「易地則皆然」，則古之人所以修身善世之道，蓋一而已。後世道學不明，士大夫窮而善其身，❸則進無

❶「裼」，原作「楊」，據沈暉本改。
❷「饑之」，原倒，據沈暉本改。
❸「士」上，沈暉本有「學」字。

以經世之務，汲汲於事功，則退無以處簞瓢捽茹之樂。自漢唐以來，往往皆是也。其失果安在哉？國家比詔有司，推原熙、豐三舍之令，播告之修，所以迪士者至矣。蓋將養天下之成材而望之以禹、稷之事也。承學之士，宜知古人所以修身善世之道與夫後世之失，躬蹈而力行之，以副朝廷出長入治之選，請試言之。

三代之政亡，暴君汙吏慢其經界，天下無常産，自戰國以來尚矣。民無常産則無常心。乘之以饑饉，則流亡轉徙，救死之不瞻，❶欲驅而之善，尚可得乎？國家修明百度，凛凛乎成周之際矣。議者欲爲限田之法，漸復古制，此三代甚盛之舉也。然豪宗大族，富連阡陌，一旦奪其有餘以與不足，得無紛紛乎？此當今之要務。施設之方，學者宜知其説也。幸詳言之，將以獻于有司。

「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此天下之常分，古今之通義也。先王度地以居民，分田以制禄，五家之寡，❷則以一下士長之，其治野人，可謂詳矣。自比長而上至于鄉老大夫，皆養於野人者也。一鄉之廣，又二千五百家而已。以今較之，猶非赤望縣之比也。而卿大夫士列於其間，無慮數千人，豈不冗且多乎？先王未嘗以餼廪爲憂，而野人之養君子者，亦不以爲厲。今之郡縣，官有常員，宜其易禄矣，而議者每以冗官爲患，何也？國家修飾治具，將復三代之制，致治之原，有在於此。學者宜知其説也，幸著于篇。

太極函三爲一，一而三之，歷十二辰而五數備。陰陽合德，氣鍾於子，而黄鐘之實

❶「瞻」，原作「瞻」，據沈暉本改。
❷「寡」，李熙本作「比」。

全焉。[1]其長爲度，其籥爲量，其重爲權，其實一也。三者立，斯民不約而信矣。故曰律爲萬事根本。而舜所以同律度量衡，而天下治也。周衰，更秦，反古是今，變亂先王之制，無復存者。魏、晉而下，因陋襲弊，律尺不同，而諸儒紛紛，無復稽正，權衡度量，至或家自爲之，莫能相一，上無以考其數度，下無以立民信，而禮樂亦或幾乎熄矣，可勝悼哉！國家審法度，修廢官，凡先王爲治之具，蓋無不舉矣。而舜之所以同律度量衡，與孔子所謂謹權量者，或未備也，獨何歟？豈本末先後固有序歟？諸君講明經世之務詳矣，[2]願悉陳之。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五終

[1]「全」，李熙本作「生」。
[2]「經」，原空闕，據沈暉本補。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六

書　一

見明道先生[1]

某鄙朴無知，不量力之不足也。竊慕古人之學，誦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爲人而師之有日矣。然以淺聞卑見，未能灼知古人大體，故刻意雖堅，終未有得也。嘗觀古之爲士者，所至遠近雖不同，其秉節勵行，皆有以自立於世，豈其材悉能過人耶？特以先王教學之道明，而士於此時，無私習之蔽故也。周道衰，庠序之法廢，故家遺俗，隨以熄滅。幸而有孔子出焉，振先王已墜之教，駕説於當世。而從之游者，若參之魯，師之辟，由之喭，師之過，商之不及，其材固非有大過人也，然其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而餘言遺行，有後世宿儒皓首而不能窮者，則士之得所依歸，豈曰小補之哉！自秦、漢迄于魏、晉、隋、唐之間，明知之士，見於其時，不無人矣。間有一節一義可傳於世者，概以聖人中道，非過則不及，豈其材皆不逮古耶？徒以學無師承，不知所以裁之故也。以今較古，則學之難易，又可知已。

且三代而上，道德明而異端熄，邪説詖行不作於下，士之朝夕蹈襲者，無非禮樂之間，則其學豈不易致耶？末世以來，

[1] 李熙本、沈暉本標題下有「書」字。以下各篇同。

諸子百家，異端並起，是非紛錯，無所考正。士之始學者，如適九達之衢，從横曲折，眩然莫知所之，非有導其前，則終身未見其至也。嗚呼！師道廢久矣！後世之士，不能望見古人之萬一者，豈不以此歟？

某嘗悲夫世之人自蔽曲學，不求有道者正之，❶而又自悲其欲求有道者而未之得也。調官至京師，❷於朋游間，獲聞先生之緒言，鄙俗之心，固以潛釋，於是慨然興起曰：古之人，其相去甚遠矣，尚或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爲人而師之，又況親逢其人哉？其往不可後矣，❸此區區所以有今日之請也。先生其將哀其愚，憫其志而進之，使供洒掃於門下，則千萬幸甚！

寄明道先生

其一

自奔走南歸，不聞誨言久矣。所居窮僻，賢士大夫不至其境，每學有所疑，則中懷罔然，思所以考正，徒北鄉瞻望而已。附語者以其視聽不用耳目，故能傳死者之事，有人所不知者。既已聞命矣，然其所以能視聽不用耳目，則未聞其說。

古者冠婚喪祭，必筮之吉，然後行事。則古之人，其動作未嘗不擇日也。其旨安

❶「正」，李熙本作「事」。
❷「調」上，沈暉本有「比以」二字。
❸「後」，繩祖本作「復」，疑是。

在？《春秋》不書「即位」者四，隱、莊、閔、僖是也。諸儒之論，紛然莫知所從。《左氏》謂隱公爲「攝」。以經考之，則隱非攝明矣。然三《傳》皆謂有「讓桓」之志，其果何也？

先王之時，諸侯疑無相盟之事。然考之《周官》司盟之職曰：「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覲禮》朝諸侯於壇訖，乃加方明於壇而祀之，列諸侯於庭。❶《玉府》「共珠盤玉敦」，《戎右》「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司盟》北面詔告明神，諸侯以次歃血。則諸侯相盟，禮所有也。不識二《禮》之說，果可以爲據耶？抑亦附會之説耶？《春秋》之凡書盟者，又何謂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以傳考之，則仲子者，惠公之妾，桓公之母也。從之説者，❷皆以爲惠公之母，其曰惠公仲子者，以別惠公之母耳。其不同若此，何也？

《春秋》之學不傳久矣，每以不得從容左右，親受指誨爲恨。鄙心所疑，非止一二，但未敢縷陳，恐煩聽覽耳。惟先生不以愚鄙見棄，一一見教，幸甚。

其二

某嘗欲治《春秋》，讀之數卷，淺識未能窺見其門户。遠去師席，疑無質問，中欲輟之，又惜其初心之勤，惓惓不能自已。誦習之餘，每妄有所億，然未知聖人之旨果可以如此求

❶「庭」，李熙本作「次」。
❷「從」，沈暉本作「後」。

否？謹録之，以質諸左右。儻因暇時一賜觀覽，正其非謬，以開導之，則幸甚矣。

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段以不義得衆，公弗能制，終欲制之，畏人之多言，則克段者鄭伯而已，非國人所欲也。故不係國討而書曰「鄭伯」，蓋交譏之也。夫仁人之親愛其弟，非徒富貴之而已，亦必爲之節也。❶富貴而不爲之節，使之驕慢陵僭以速禍敗，則其親愛之也，適所以害之耳。故《詩》稱「鄭伯不勝其母，以害其弟」，而《春秋》書曰「鄭伯克段」，正謂是歟？夫「克」者，勝敵之辭。以勝敵之辭加之，則段之强可知矣。段之强，由辨之不早辨也。

「日有食之」，《穀梁》曰：「吐者外壤，食者内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言有物食之也。夫日月之變，有常數焉，此巧曆所能窮也。而《春秋》記以爲異者，蓋先王

克謹天戒，因以正厥事，則日之有變，豈徒然哉？必有以也，故書曰「日有食之」。而其辭若有食之者，蓋所以歸咎於人事，而不以常數爲不足畏也。

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夫宋督殺其君，而公成其亂，取郜大鼎以歸。公弑隱公，而鄭伯會公于垂，以璧假許田，則魯之亂，鄭伯成之也。不書，爲内諱也。夫鄭伯之假田與公之取鼎，其求賂一也，而書之異辭，内外之分然也。

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胥命，蓋若葵丘之會，束牲載書而不歃血，有五命之類是也。齊、衛適國，莫爲命主，故

❶「節」下，沈暉本有「之」字。

曰「胥命」也。至治之時，諸侯述職，以聽天子之命而已，何胥命之有哉？然葵丘之會，不書「命」，何也？蓋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實爲盟主，❶故不書「命」，蓋不與其擅命也。

其他若「及宋」之類，義例甚衆，并前書所問，皆未能曉。略賜疏示，乃至願也。浼瀆左右，徒用愧畏。惟先生誨人不倦，未拒絶之，幸甚！

寄伊川先生 論西銘❷

某竊謂道之不明，智者過之。《西銘》之書，其幾於此乎？❸

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顔淵、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方耳，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仁之盡，最親無如此者。然本體用兼舉兩言之，❹未聞如《西銘》之説也。孔、孟豈有隱哉？蓋不敢過之，以起後學之弊也。且墨氏兼愛，固仁者之事也，其流卒至於無父，豈墨子之罪耶？孟子力攻之，必歸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正謂此耳。

《西銘》之書，發明聖人微言至深，❺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横渠也。

❶「盟」，沈暉本作「命」。
❷ 小注「論西銘」三字，原無，據沈暉本補。
❸「此」，沈暉本作「過」。
❹「本」，李熙本、沈暉本作「亦」。
❺「言」，李熙本、沈暉本作「意」。

某竊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謹行之者也。願得一言，推明其用，與之並行，庶乎學者體用兼明，而不至於流蕩也。横渠之學，造極天人之藴，非後學所能窺測。然所疑如此，故輒言之，先生以爲如何？

附：伊川答論西銘❶

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纔一覩，便爲人借去，俟更子細看。

《西銘》之論，則未然。横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❷豈墨氏之比哉？」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❸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則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答伊川先生

示論《西銘》微旨，曉然具悉，如侍几席親承訓誘也。幸甚幸甚！

某昔從明道，即授以《西銘》使讀之，

---

❶「附」，原無，據沈暉本標題「伊川答書附」補一「附」字。李熙本無此篇。

❷小注「二者亦前聖所未發」八字，原爲大字竄入正文，據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二程文集》卷十改。

❸小注「老幼」至「本二也」十四字，原爲大字竄入正文，據沈暉本改。

尋繹累日，乃若有得，始知爲學之大方，是將終身佩服，豈敢妄疑其失，比同於墨氏？前書所論，謂《西銘》之書，以民爲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鰥寡孤獨爲兄弟之無告者，所謂明「理一」也。然其弊，❶無親親之殺，非明者默識於言意之表，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切恐其流遂至於兼愛，非謂《西銘》之書爲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

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爲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無事乎推矣。無事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而平施之，兹所以爲仁之至、義之盡也。何謂稱物？親疏遠近各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某昔者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方，❷無稱物之義，故曰「言體而不及用」，蓋指仁義爲說也。故仁之過，其蔽無分，無分則妨義。義之過，其流自私，自私則害仁。害仁則楊氏之爲我也，妨義則墨氏之兼愛也。二者其失雖殊，其所以得罪於聖人則均矣。

《西銘》之旨，隱奧難知，固前聖所未發也。前書所論，竊謂過之者，特疑其辭有未達耳。今得先生開論，❸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

相去阻脩，未緣趨侍以請畢餘教，兹爲恨耳。

❶「弊」，沈暉本作「辭」。
❷「方」，沈暉本作「心」。
❸「論」，沈暉本作「諭」。

與楊仲遠

其一

得所惠書，謂能不變於俗，此固區區所望，而吾子所當勉也。甚慰甚慰！

道廢千年，學士大夫溺於異端之習久矣，天下靡然成風，莫知以爲非。士志於道者，❶非見善明、用心剛，往往受變而不自知。此俗習之移人，甚可畏也。若夫外勢利聲色，不爲流俗詭譎之行，以是爲不變於俗，則於學者未足道也，❷吾子勉之。

先帝睿聖，方將大有爲，而遽有凶變如此，固天下所同戚也。今天子即位，務在寬民，一時聚斂之臣，遷謫殆盡。東州民吏，如釋重負，息陰休迹，而遇清風也。幸甚幸甚！不知吾鄉亦覺如此否？

司馬君實已作兩府，甚慰民望。伯淳先生近自汝召作宗丞，想已在京師。君玉或未作歸計，❸早晚當勉之令就學也。❹

某苟禄如常，賤吏冗職，無補於萬分，而舊學日廢。以此易彼，孰得孰失？

其二

近日不審爲學何地，向者欲往定夫處，今果然否？夫爲己之學，正猶饑渴之於飲

❶「士志」，李熙本作「害惑」。
❷「者」，李熙本作「所」。
❸「君玉」，李熙本作「吾子」。「作」，原無，據李熙本、沈暉本補。
❹「早晚當」，沈暉本作「非晚當作書」，李熙本「書」字空闕。

食，非有悦乎外也。以爲弗飲弗食，則飢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爲人。其病蓋無異於飢渴者，此固學之不可已也。

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倀倀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見其難矣。此理宜切求之，不可忽也。

某迂拙之學無以希世，而望古不及，又不自量力之不足也，猶孜孜不已，宜爲後生豪俊之所憫笑。而乃過爲吾弟之所取信，故尤區區不敢默也。惟亮之！

其三

辱示高文，用意精深，益見好學之篤也。夫養氣之道如治苗然，舍之而不耘，則有稂莠之傷；助之長，則揠之而稿矣。其説是也。然將不舍而耘之，則宜奈何？與夫助之長者，又何辨？此近似之際，體之者尤當慎擇也。夫以天廢人，以人滅天，固不可也。然養氣者不廢人，不滅天，則天人猶兩立矣，烏覩所謂合一者哉？

「反身」者，反求諸身也。蓋萬物皆備於我，非自外得，反諸身而已。反身而至於誠，則利仁者不足道也。❶

伯夷「求仁而得仁」。子貢以是知孔子不爲衛君，其言正爲讓國而發。至於天下視之爲去就，則夷、齊非求爲此也，烏得以此爲求仁之效哉？是猶未免以迹論也。

「生之謂性」，未有過也。告子論生之所以謂之性，則失之矣。老氏之「有無」，佛

❶ 「仁」，原作「人」，據沈暉本改。

氏之「色空」，蓋將明天下至賾，非有人物之異也。老子以有生於無，又曰「有無之相生」，是不知有無一致矣。《正蒙》謂萬象爲太虚中所見物，則物與虚不相資，卒陷於浮圖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説。山河大地，正指物言之也。若謂指物言之可也，則浮圖見病之説，不足非矣。此與佛氏以心法起滅天地，更當究觀。所謂心法起滅天地之旨，未易以一言攻之也。更詳味之，如何？或有未盡，無惜疏示。

其　四

寄示雜論，用意精確，益見好學之篤也。甚慰甚慰！

夫克己者，楊雄所謂勝己之私是也。反身而誠，則常體而足，❶無所克也。故前書論「反身」與「克己」異意耳。更詳考之。告子知生之謂性，而不知生之所以謂之性，故失之，非「生之謂性」有二説也，特告子未達耳。

乾之六爻有臣位，而坤之六爻無君位。夫乾之九二雖曰有臣位，然君德也，故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其此之謂乎？用是求之，則乾坤君臣之位可推而知也。

某在此雖多事，亦時得開卷。聞於經史頗有論著，❷并所講乾、坤義，無惜録示。冗迫，書不能究。

❶「常」，李熙本、沈暉本作「當」。
❷「聞」，沈暉本作「間」。

其五

世之學者，皆言窮達有命，特信之未篤。某竊謂其知之未至也，知之，斯信之矣。今告人曰：「水火不可蹈。」人必信之，以其知之也。告人曰：「富貴在天，不可求。」亦必曰然，而未有信而不求者，以其知之不若蹈水火之著明也。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又曰：「得之不得爲有命。」世之後生晚學，讀《孟子》者皆知之矣。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豈今之後學者，皆能如孔子必至五十而後知耶？蓋孔子之所知，殆不止此也。宦學之餘，試一思之，如何？

其六

諸子之學，折諸聖人，猶望洋向若，其辨自屈也。儒、佛之論，造其極致，則所差眇忽耳，其義難知，而又其辭善遁，非操戈入室，未易攻也。雖横渠之博辨精深，猶未能屈之爲城下之盟，況餘人乎？置而勿論可也。要當深造而自得之，則其辨自見矣。

近日治經讀史如何？家居既不爲外事湮汩，諒須精到也。或有論議，寄示爲幸。

先生書録去。某到此，未暇開卷。西廳稍寬曠，有園亭足以自適。旬日事漸定，計可温尋舊學也。冗迫，不能盡萬一。

寄程二十三明道先生子，汝陽簿。

其一

自去年夏曾奉問并潁川書一角，及得吾友遞中附到八月書，乃知未達，不審此書竟能達否？

某正月盡離鄉，四月初方到官所。敝司事稍簡，不至廢學。然彭城士類凋落，友朋絶少，索居終日，無過門者，不聞道義之益，恐遂默默，[1]浸爲庸人，深可憂畏。追思在潁之樂，進趨文席，退講所聞，邈不可得。汝陽邇日所遊從者何人？所讀者何書？因書示及。未涯良會，惟希力學慎愛。

其二

爲别倏兩年，窮居寡便郵置，安否之問，彼此曠絶。傾念之至，每形夢寐。邇日不審起居何如？

某到官逾月矣，人事稍息，過此漸可追尋舊學。汝陽亦不至多事，想不廢讀書。因風願以所得來告，尚遠高論。暑毒，切冀自重。

與楊君玉

久别，不審爲況何如？比得足下書，辭旨超邁，慨然似有志者，甚慰甚慰！

[1]「遂」，李熙本、沈暉本作「逐」。

夫君子之學，求仁而已。孔子之徒，自子貢以下，其説有未聞者。而吾子自謂知之，其所造遠矣。然知之者，不如好之者。願加好焉，則異日所進，未易量也。

某諸況如昨，無足念者。未間，千萬加愛。

與楊孟堅

相去之遠，不及朝夕趨侍，欵奉談論，中懷欿然，每以爲恨。欽慕之至，不能去心。夏熱，伏審尊候起居萬福。

吾丈以高才盛德，宜在顯位，以澤吾民，久沉下僚，不副輿論。然清時引年，五福兼備，蟬蜕囂塵之中，俯仰泉石之下，高蹈物表，與世之酣豢富貴而不知反者有間矣。此固哲人之所榮，非常俗可到。欽羡欽羡！

詩二篇，輒浼左右，辭鄙意陋，不足以游揚盛美，徒有累乎高明耳。慚悚慚悚！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六終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七

書　二

與鄒堯叟 堯叟名夔，劉執中婿。

遞中伏辱賜教，并以詩見酬，辭精旨遠，深用欽服。非君子篤於故舊，何以及此？幸甚幸甚！仍審秋涼起居萬福，又良慰也！

某窮居下邑，與世不相聞，出無所之，行無所從，閉門一室，聊以自娱。俯仰几席之間，游泳乎《詩》、《書》之淵，雖鄙鈍無所得，然與世之競紛華、冒聲色以昏聾其耳目者較之，其亦足樂矣。惟是不親師友之訓，於中不無歉然也。未涯趨會，切希爲國自壽。

與林志寧[1]

事稍息，過此漸可追尋舊學。汝陽亦不至多事，想不廢讀書。因風願以所得見告，尚遠高論。暑毒，[2]切冀自重。

與吴國華别紙 元祐丙寅[3]

朝廷議更科舉，遂廢王氏之學。往往

❶ 此函與前《寄程二十三》第二函末段相似，疑有誤。
❷ 「毒」，原脱，據沈暉本補。
❸ 「元祐丙寅」，原無，據沈暉本補。

前輩喜攻其非，然而真知其非者或寡矣。某嘗謂王金陵力學而不知道，妄以私智曲説眩瞀學者耳目，❶天下共守之，非一日也。今將盡革前習，奪其所守，吾畏學者失其故步，將有匍匐而歸者矣。

國華爲士人依歸，欲何術以開後學乎？❷幸明告我，庶警不逮。

答吴國華

辱賜教，伏審夏熱起居平寧，甚慰懷仰。仍蒙諄復誨諭，開其所未悟，幸甚幸甚！然其間似有未相悉者，義不可苟止。且某於程氏之門，所謂過其藩未入其域者也，安敢自附爲黨與以攻王氏之學？夫王氏之學，其失在人耳目，誠不待攻，而攻之者，亦何罪耶？

昔人有爲神農之言者，其徒自以爲聖，而孟子鄙之曰「鴃舌之人」。仲子之廉，孟子則曰「蚓而後可」。❸伯夷、柳下惠皆聖人也，至其隘與不恭，孟子則曰「君子不由」。仲尼之門，三尺童子羞稱管、晏。人有毁仲尼者，其門弟子皆稱譽，以爲不可及。若孟子者，豈喜攻人之惡？而爲孔氏徒者，率皆不顧於義，立黨尚氣相攻耶？不然，何爲其亦紛紛譊譊也？蓋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孟子所不得已也。孟子時去孔子未遠，其徒相與傳守，故其流風餘韻，猶有存者。當是時，楊、墨肆行，孟子且不能默而拒之，至不知者以爲「好辯」，況今去孟子

❶「瞀」，沈暉本作「惑」。
❷「學」，沈暉本作「進」。
❸「蚓」，原作「矧」，據沈暉本改。

千有餘歲，聖學失傳，異端競起，其害有過於楊、墨者！幸而有得聖人之道者，則曰吾不敢攻人之惡，姑自守而已。爲其徒者，又畏天下指爲黨人，遂皆膠口閉舌，不敢別白是非，則世之人，亦何賴乎知道者哉？某以爲如是，恐非聖賢之用心也。其自惟淺陋，不足取合於世，故未嘗敢輒出所有告語於人，以取譏訕。竊謂於國華忝爲同道，故妄肆狂瞽，瀆聞乎左右，非敢攻人之惡。蓋欲審其是非，以觀朋友之合否耳。

然前書所論，謂王氏不知道而已。語人不知道，即謂之攻人之惡，是必譽天下之人爲聖賢然後可也。自守所學以排異端，即謂之立黨尚氣相攻，是必無擇是非，一切雷同然後可也。

國華謂王氏固多不中理之言。言有不中理，皆不知道者也。由漢而來，爲傳註者多矣，❶其言之合道者，亦自過半，然不可果謂之知道者，❷以不中理者多故也。古之言知味者稱易牙，夫豈以辛鹹酸苦，人皆不能知耶？然必以易牙爲知味者，謂淄、澠之合而不失也。如易牙，亦時有中否焉。即謂之知味，則天下皆易牙也，何足相過哉？

國華謂知道與盡道者固異，又曰知道而未盡則不能無惑，故王氏末年溺於釋、老，又爲《字説》，此爲大戾。夫知道者，果且有「大戾」乎？且王氏奉佛，至舍其所居以爲佛寺。其徒有爲僧者，則作詩以奬就其志，若有羨而不及者。夫儒、佛不兩立久矣。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又佛之去

❶「註」，沈暉本作「道」。

❷「果」，沈暉本作「概」。

中國，不知其幾千萬里，正孟子所謂「鴃舌之人」也。王氏乃不會其是非邪正，❶尊其人，師其道，是與陳良之徒無以異也，而謂知道者爲之乎？夫所貴乎知道者，謂其能別是非、審邪正也。如是非邪正無所分辨，則亦烏在其知道哉？然以其博極羣書，某故謂其力學；溺於異端以從夷狄，某故謂其不知道。

國華毋謂某何以見其如此也。且古人之於道，蓋有知之未盡，行之未至者。如燕人適越，至吴而止，則可謂行之而未至。觀越之都，望其郛郭城社，而未能究知宗廟之美，則可謂知越而未盡。若夫將適越而北其轅，則不可謂行之未至也；指吴爲越，則不可謂知之未盡也。今王氏所行，皆北其轅者也。尊佛、老爲聖人，是指吴爲越也，烏得謂知之未盡、行之未至耶？昔者管仲以區區之齊，乃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曾西猶謂「其功烈如彼其卑也」，而羞比之。王氏擅天下利勢，其功烈無足稱者，非特卑而已矣。然則知道者，固無補於治亂也，而士亦烏用知道爲哉？以王氏之博物洽聞，某雖窮日夜之力以終身焉，不敢望其至也。若以知道如王氏而止，則某不敢與聞焉。

國華所論孔子之徒，皆未可以一言斷其終身也。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則其始之未聞，❷何足怪哉？然其後之所進者遠矣，但學者未之考也。

國華謂詔書無廢王學之命。某觀王氏之學，其精微要妙之義，多在《字説》，既已

❶ 「會」，沈暉本作「審」。

❷ 「聞」下，沈暉本有「道」字。

禁之，則名雖未廢而實廢之矣。雖然，廢不廢，君子何容心哉？謹守其是者而已矣。前書所以及之者，爲應科舉者言也。

人行急，辭不逮意。國華試思之，❶如何？如未中理，願更疏示，當謹承教也。

又答吴國華❷

前書云云，初無勝慮，而長者以爲然。某復何言哉！謹當承教耳。

知道之説，考繹前言，竟未能諭。道之不明久矣，是非不聞，殆非筆舌所能盡也。吾徒各當勉進所學以要其成，庶乎異日其必有合矣。

何由展奉，一盡所懷。

寄俞仲寬别紙

其一

閩之八州，惟建、劍、汀、邵武之民，多計産育子。習之成風，雖士人間亦爲之，恬不知怪。某嘗竊悼之，恨世未有誠意足以感格流俗者與之廣諭曲譬，使少變其習。近得吉甫《解惑》讀之，隱然有得於吾心，然尚恨其説似猶以利害告之也。若以利言，則「多男多憂」，蓋古語有之，非特今日也。孰若以理諭之，使民曉然知有不可爲之義，則庶乎其惑可解矣。

❶ 「試」，原作「誠」，據沈暉本改。

❷ 此篇原無，據沈暉本卷十書二補，並加標題。

吾郡吾邑，❶此風唯順昌獨甚。富民之家，不過二男一女；中下之家，大率一男而已。小人暴殄天理，侮悖人義，至身陷大惡而不知省，且爲父而殺其子，雖豺虎猶不忍爲，孰謂人而爲之乎？某比乘舟過境，見有赤子暴尸洲渚間爲烏鷹食者，惻然感之，有泚吾顙。竊惟仲寬仁民愛物，出於誠心，計未有以此言聞于左右者，故輒及之。莅事間有衣冠之士儻或相接，願以至言諭之，使少變一二，莫大之福也。

狂瞽之言，何足仰裨高明萬一，徒用增愧耳。

其二

某軟懦不立，迷方之學，無以趨今，而望古益遠，常懼自晝，❷爲士君子鄙棄。每思得朋游共學，前引後驅，以進其不及。而所寓乃在乎小州下邑，僻陋之邦，賢士大夫罕至其境。鄉黨之與居，旦暮之與游，不過田夫野老，與夫後生晚學、章句之儒，辯析聲病，爲科舉之文耳。以是而求道，幾何不見笑於大方之家？比因經由，得接教論，❸若將引至於道者，使駑鈍之質，增激懦心，慨然知聖人之可窺，❹而忘其力之不足也。幸甚幸甚！

迫於之官，不得款奉，徒深歉然耳。因風幸時見教，乃所願望。

❶ 下「吾」字，沈暉本作「五」。
❷ 「懼」，沈暉本作「愧」。
❸ 「論」，依文意，疑當作「諭」。
❹ 「人」，沈暉本作「學」。

其三

順昌之學，久不正師席，得長者留意，學者幸幸！❶好德云何？有意相從否？邑令師諸生詣門，❷嚴師之禮，自近年以來未有如此者，固有道者之不宜辭也。某亦有書勉之矣。

答吳仲敢

承示雜論，文高旨遠，玩味數日，欣然不知登涉之勞、道途之遠也，開發未聞者爲多，幸甚幸甚！然其間於鄙意猶有所疑者。

若孔子諾陽貨將仕爲無所屈，嘗面講之矣。此不復論。夫屈身以避患，君子有之。至無義而屈身，雖鄉里自好者不爲也，況於孔子乎？孟子特未嘗罹患耳，詎知其不屈耶？罹患而不屈，卒至於自陷，則非明哲也。《中庸》曰：「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以孟子爲過之，則與不肖者無以異，何以爲孟子？韓子曰：「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其意蓋曰由仁義而之焉，斯謂之道；充仁義而足乎己，❸斯謂之德。則所謂道德云者，仁義而已矣。故以仁義爲定名，道德爲虛位。《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仁義，性所有也，則捨仁義而言道者，固非也；道固有仁義，而仁義不足以盡道，則以道德爲虛位者，亦非

❶「幸幸」，沈暉本作「甚幸」。
❷「師」，沈暉本作「帥」。
❸「充」，原無，據沈暉本補。

也。孔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則仁知者，乃道之一隅，果不足以盡道也。如仲敢所引「和順道德而理於義」，又引士「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某謂若以道德爲虚位，則士依於仁足矣，又奚必志於道，據於德？理於義足矣，又奚曰和順道德？有可以和順，有可以志據，則道德固非虚位也。

章子之不孝，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絶耳。而仲敢乃獨責其反於舜，使其行合於舜，則是聖人之徒也。孟子固當進而友之，豈獨禮貌之而不絶歟？夫原壤登木而歌，亦可謂不孝矣，孔子猶不棄之。若章子者，不亦可乎？

文帝之去肉刑，其用志固善也。夫紂作炮烙之刑，其甚至於刳剔孕婦，則雖秦之用刑，不慘於是矣；而商之頑民，亦非素教，不聞周繼之而廢肉刑，豈武王、周公皆忍人哉？若文帝之承秦，蓋亦務爲厚養而素教之耳，不思所以教養之，而去肉刑，是亦圖其末也。則王通謂其傷於義，恐未爲過論。及夫廢之已久，而崔、鄭之徒，乃驟議復之，則其不知本末也甚矣。

孟子曰「易子而教」，蓋考之孔子爲然也。鯉趨而過庭，孔子問之曰：「子未學《詩》乎？不學《詩》，無以言。」他日，鯉趨而過庭，又問曰：「子未學禮乎？不學禮，無以立。」陳亢曰：「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若孔子自教之，則鯉之所未學者，蓋亦知之矣，又奚問焉？陳亢又奚稱曰「君子之遠其子」也？《書》曰：「羣飲

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以令言之，❶則羣飲宜不至於殺也。然先王之時，處民有制，故庶民無故不食珍，七十而後可以食肉。無故而食珍且不可，況飲酒乎？飲酒且不可，況羣飲乎？《書》稱商其淪喪，乃在乎方興沉酗于酒，❷而武王數紂之罪，亦不過乎沉湎。則酒之流，遂至於亡天下，其禍大矣。夫紂爲人君，猶以飲酒爲大惡，況凡民乎？雖殺之，恐未爲濫刑也。《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先時、不及時者，其輕重與群飲者豈相遠哉？而皆至於殺。蓋先王以爲急，而後世以爲緩者，率多此類也。

仲敢之學，發明聖賢大旨極多，固非淺識者所能窺測。然朋友講學，不可苟異，亦不可苟同，當各出所有以爲質，庶同趨於是而後止。某之所見者如此，仲敢試思之，❸如何？果未中理，願詳見教，以開未悟。

寄翁好德

其一

前日公皂還，❹倉卒奉問，不謹，深用惶愧。爲別踰月，不審孝履何如？伏惟萬福！

某愚無似，加以齒少，視公爲前輩，每辱眷遇，進之爲執友之游，顧何足當？自惟直諒多聞之益，所得於長者多矣。然至於古人爲學之大方，則語未嘗及也。今兹經由，因得奉晤語，慨然乃自進於聖人之

❶「令」，沈暉本作「今」。
❷「方興」，原作「萬姓」，據沈暉本改。
❸「思」，原作「以」，據李熙本、沈暉本改。
❹「皂」，原作「早」，據李熙本、沈暉本改。

學，非篤信好古，其何能爾？益使惛懦之心，思自奮勵，鋭然知聖域之可到，而不知愚鄙之不可彊也。幸甚幸甚！

方且進己之有，挹公之餘，以相扶助，❶屬之官有期，遽然西歸，不得從容以盡講習之樂，至今猶以爲恨。然嘗謂君子之學，求仁而已。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皆聖人也，其道不同，而趨向則同者何？曰仁而已矣。故古之君子，雖相去千里，相望異世，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未嘗同，及考其所歸，若合符契。然則吾徒所學，又奚必朝聞而暮講之歟？要同歸於仁而止。苟知此，則前日之遽然，猶不足恨也。

夫求仁之方，孔子蓋言之詳矣。然而親炙之徒，其説猶有未聞者，豈孔子有隱於彼歟？猶之大匠能誨人以規矩，不能與之巧。故言之在我，聞不聞者在彼，雖聖人亦不能進其不及也。後世之士，未嘗精思力究，妄以膚見臆度，求盡聖人之微言，分文析字，❷寸量銖較，自謂得之，而不知去本益遠矣。夫至道之歸，固非筆舌能盡也，要以身體之，心驗之，雍容自盡於燕閑静一之中，默而識之，兼忘於書言意象之表，則庶乎其至矣。反是，皆口耳誦數之學也。

嗚呼！道無傳久矣！舉天下皆溺於末習，不有豪傑之士，孰能自拔流俗以追聖學？❸若某之不肖，豈敢自謂能爾。幸嘗側聞先生長者之餘論，竊有志焉。尚賴朋游共學，左右提掖，相進於此道。每得一人焉，則通夕不寐，喜見顔面。今又得吾好

❶「扶」，沈暉本作「饫」。
❷「析」，原作「拆」，據沈暉本改。李熙本作「折」。
❸「俗」，原作「浴」，據李熙本、沈暉本改。

德，益知朋友之足望也。區區臨紙不能盡萬一。未間，惟力學愼愛。

其　二

《明道行狀》，計已讀之。惟吾先生道學行義，足以澤世垂後，進不得行其志，退未及明之書而死。使其道將遂泯滅而無傳，則學者不忍焉。此《行狀》敘述所以作也。

道廢千年，士不知所止，故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析爲二致，❶天下泯然，莫以爲非也。故《行狀》之末，深論吾先生之趨，以明世學之失，庶幾志道之士，有聞風而起者，則《行狀》之傳，蓋將以明道，非如長者所疑也。幸亮之！

某向亦嘗作哀辭一篇，謾録去，試一觀之，如何耳？

好德閑居，與學者相聚，勢未能免。仲寬禮意勤厚，不必辭。若於僧寺中得十數人而止，❷如公前日之言，固善矣。但恐同邑之士，翕然從之，則公亦不得而拒也。使縣庠一空，則於邑中事有所未順。公更思之。

嘗許見過，尚能如言否？非敢望也，乃所願耳。

與俞彦修名袞，仲寬子。

其　一

某昏蔽之久，無以自發。幸蒙君子不

❶「析爲二致」，原作「折爲一致」，據李熙本、沈暉本改。

❷「寺」，原作「等」，據李熙本、沈暉本改。

見鄙外，曲加獎引，猥賜示問，過自損抑，若將有求者，某何以當之？

所諭方寸之間，暗浪時時間作，此病豈獨公耶？蓋學者通患也。「從心不踰矩」，孔子至七十而後能，況餘人乎？苟未至七十，則猶須操而後存也。故孟子論不動心之道，亦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曰「持」之，曰「無暴」，則是雖孟子猶不敢任其自爾也。雖然，忘之不可也，助長又不可也，其用力固有在矣。循是充之，使吾胸中浩然，則暗浪豈不自息歟？

浼瀆高明，非敢謂足以資足下之所須，姑欲取正其是非耳。言之是耶，固願與朋友共之，或未中理，幸明告我，庶警未悟。

其二

某愚無似，無過人器識，又學未優而仕，爲世累羈纏，堅白未能萬一於古人，而磨涅不已，幾何而不至於淄磷歟？從遊之徒，又無箴規磨切之益，恐遂至於目盲齒豁，老死於無聞。故每逢學士真儒，則愧汗惕息發於顏面，豈意足下收憐，猶以君子望之。幸甚幸甚！敢不刻意自勉，庶幾不負所期耶？

未涯良晤，馳想何已！

答陳子安

向恃朋友之愛，不量可否，妄以書勉公爲禄仕。重承録示高文，開諭丁寧，徒用慚悚。

所謂君子之爲貧，蓋多術矣，誠如所論也。然某竊謂古之爲貧者，豈特耕稼陶漁而已乎？膠鬲起於魚鹽，百里奚起於市。苟不失義，雖賈儈可爲也。然君子亦任其力之所能堪，不彊其力之所不能任。今使吾徒耕稼，能之乎？不能也。使之陶漁，能之乎？不能也。使與市人交易，逐什一於錐刀之末，能之乎？不能也。舍是數者不能，則是將坐待爲溝中瘠耳，而可乎？不然，則未免有求於人，如墦間之爲也。與其屈己以求人，孰若以義受禄於吾君爲安乎？前書招爲禄仕者，殆爲此也。

子安之學，究極聖賢之藴，其所以自謀，必審矣。苟能任其力之所能堪，而不失理義之歸，亦何必仕哉！然君子之仕，有時而爲貧，古人有之，《簡兮》之詩是也。孟子豈虚語哉？若曰爲貧而仕，古人無有，則予亦未敢聞命也。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七終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八

書　三

與陸思仲

某愚不肖，嘗竊念聖人没，逮今千數百年，學士大夫皆外誘勢利，鮮克爲己者。幸吾數人稍知自立，不役志於俗，尚齊驅並逐，以相先後，庶乎異日各有所到。比聞吾友乃欲削髮爲僧，甚乖所期。中夜思之，寐不交睫，不覺起立，爲之歎息也。

且佛之爲中國害久矣，士之有志於古者，力排而疾攻之，世常有焉。若唐之韓退之，今之孫明復、石守道、歐陽公之徒，皆其人也。然此數人者，其智未足以明先王之道，傳孔、孟之學，其所守不叛於道蓋寡矣，況如彼何哉？是猶以一盃水救一輿薪之火，其不勝也宜矣。

某自抵京師，與定夫從河南二程先生游，❶朝夕粗聞其緒言，雖未能窺聖學門墻，然亦不爲異端遷惑矣。今夫所謂道者，無適而非也，況君臣、父子、夫婦乎？故即君臣而有君臣之義，即父子而有父子之仁，即夫婦而有夫婦之别，此吾聖人所以無適而非道也。離此而即彼，則取舍之心多矣，以取舍之心求道，則其分於道也，不已遠乎？彼其君臣、父子、夫婦且不能容之，❷則其爲

❶「定夫」下，沈暉本有注：「一本作子通。」
❷「其」下，李熙本有「於」字。

道也，不已隘乎？且佛之言曰「吾之道足以斷輪迴，出死生」，故溺其説者争趨之，彼以死生爲足厭苦而求免之，果足爲道耶？其信然耶？

夫古之大學之道，必先明天德。知天德，則死生之説，鬼神之情狀，當自見矣。是道也，聖人詳言於《易》，不必徇邪説而外求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子姑盡心，然後儒、佛之是非較然，而信吾言之不惑也。世之爲佛之徒者，將以爲道耶，則廢人倫，逆天理，非所以爲道也；將以求福田利益，則與世之行謁公門以徼名逐利者，無以異也，尚何足道哉？左右無一可者，而且爲之，在先王之時，宜有誅焉，而謂賢者可爲乎？吾友智明志剛，於朋游中爲可畏者，此不肖汲汲望其成而進於吾道者也。今反若是，則吾於他人復何望歟？夫道終不復於古乎？安得豪傑之士不易乎世者與之共言乎？

朋友道廢久矣，某於思仲，非特一朝燕游之好也，故不敢不以所聞告。吾子其慎思之，毋以吾言爲不足聽也！

子之爲是也，内則貽吾親之憂，❶外則干先王之誅，失朋友之望，宜速反之無緩。區區臨紙不能盡所懷，姑道此布左右。伏惟亮之，幸甚！

謝程灊博文

某閩陬鄙人也。在昔執事出守鄉邦，某方竊居下邑，嘗誤辱一言之譽，欲召寘學

❶「吾」，李熙本、沈暉本作「偏」。

校。自惟荒薄，不敢承命，以取忝冒無實之譏。比來湖湘，始得從部吏之末，瞻望爲履，碌碌無適時才用，方愧懼，跼蹐不寧，恐明知之下，無以自逭瘝曠，故不敢輙恃昔日眷遇之私，妄進一言，上浼高明。豈虞過聽，遠示教翰，見索鄙文。奉命驚惶，榮愧交集。

夫荆湖望高地重，譬之據九達之衢，舟車之會，四方百物，蓋銜尾結轍而至，明璣翡翠，夜光之璧，❶照乘之珍，爲不乏矣。有人於此，持千金之資，坐市區，售奇貨，宜無不獲也。而搜羅掇拾，猶下及於三家之市，非務欲兼收盡取，不遺一物，其何爾乎？長沙蓋南北衝會之市區也，執事以清名重德，簡在君相，餘論所及，天下以爲輕重，而士之榮辱繫焉，則所持之資，非特千金也。部屬之吏，負超卓瓌異之才，❷抱其器，欲賈於左右者，豈一二哉？往往以疏逖無先爲容者，不能自達。顧某何人，乃獨以經術取知，非執事敦大兼容，欲盡取三家之市，❸何以得此乎？惠出非望，刻銘肺腑，不敢忘也。

某自少嘗從事於學，六經微言，雖未能究觀盡識，然嘗側聞縉紳先生緒論，竊有意焉。夫《易》於六經尤難知。自漢、魏以來，以《易》名家者殆數十百人。觀其用力之勤，蓋自謂能窺天人之奥，著爲成書，足以師後世。然其書具在，不爲士大夫譏評訕笑，❹用覆醬瓿者無幾矣。然則《易》其可易言乎？以孔子之聖，猶曰「加我數年，

❶「璧」，原作「壁」，據沈暉本改。
❷「瓌」，原作「環」，據李熙本、沈暉本改。
❸「取」下，沈暉本有「於」字。
❹「譏」，原作「議」，據沈暉本改。

五十以學《易》」，其玩味之久，至於「韋編三絶」，況其下者乎？某用是於《易》，雖欲自進一辭，而不能措筆於其間也。雖然，學《易》者貴有得於象意之表而已，區區於章句之末，又安能免於譏評訕笑乎？故承命以來，無以上副所知，愧汗惕息，若無所容措。

蒙索他文，謹録古律詩序記，合一編冒獻。玷浼清視，不勝惶懼戰慄之至。

與翁子静

可中會佛於一，蓋心傳自到之學，其在辟廱，學者翕然從之。其所與，獨以子静、聖任爲偁首。古人從師，必見其可師焉而後從之。既得其傳，則終身守之，不可遷惑也。某比往還京師，見凡與子静游從者，皆道子静之言，意其居之安，自信之篤，無復有疑者。前書云云乃爾，是豈真疑之耶？其過自損抑而姑爲之説耶？此區區所以欲有言而未敢也。

某竊謂學者當知聖人，知聖人然後知所以學。舜在深山中，與木石居、鹿豕游，無以異於深山之野人也，而四岳知其可以託天下。顔淵在陋巷，終日如愚，然而孟子稱其與禹、稷同道，❶夫豈苟言哉？其中必有誠然不可揜者。夫舜之可以託天下，顔淵之可以爲禹、稷，其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知也。知此，則知所以學矣。

世之所謂善知識者，皆自謂與諸佛齊肩矣。付之以天下之任，未知果能爲禹、稷否？孔子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

❶ 「與」，原無，據李熙本、沈暉本補。

故不過。」苟道不足以濟天下，皆過也。子静試以其自得者隱之於心而安，推之天下而可行，❶則雖聖人復起，不吾易也。夫何疑之有？

仲素行急，作此，辭不逮意。

答李杭

良佐足下：某愚，不知力學，未足以窺古人大體。凡平居毫聚銖積而僅有之者，皆陳腐熟爛，無以誇示流俗，故膠口自絶，不敢輒出一語與時相聞。犬馬之齒已衰矣，而碌碌猶無聞焉，蓋孔子所謂不足畏者，宜士大夫之所憫笑，背而去之也。足下乃過自貶損，若有求於不肖者，其所稱道語皆過情，雖名世有不敢當者。憔僥之童，付之以千鈞之重，非其任也，故捧讀愧汗踧踖不寧者累日。雖然，某則陋矣，而厚意不可以虚辱。昔嘗側聞先生長者之餘論，試一言之，足下自擇焉。

夫今人與古人之學異，來書論之悉矣。此不復道。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舜、跖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乎善、利之間。則爲堯、舜者，亦力於爲善而已。顔子曰：「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論顔子之學，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此古之人用力，可考而知也。夫「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異於人乎哉？堯、舜之道曰孝弟，不過行止疾徐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也。

❶「推」，沈暉本作「措」。

譬之莫不飲食而知味者鮮矣，推是而求之則堯、舜與人同，其可知也已。

然而爲是道者，必先乎明善，然後知所以爲善也。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號物之多至於萬，則物蓋有不可勝窮者。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形色具於吾身者，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反而求之，則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參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

夫入德之門，有宜先傳者，有後倦者，其序不可誣也。若洒掃應對，則門人小子所宜先傳者。苟於成人而復使爲之，則或倦矣。然聖人所謂性與天道者，亦豈嘗離夫洒掃應對之間哉？其始也，即此而爲學；其卒也，非離此以爲道。後倦焉者，皆由之而不知者也。故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某之所聞如此。足下試思之，如何？老倦，艱於執筆，辭不逮意。幸亮之！

答吴敦智❶

某嘗謂舜、跖之分，在善、利而已。使世無科舉足以取榮利，則父不以詔其子，而士不以學也。如是而不爲跖之徒也幾希。❷足下乃獨切切然以明善爲急，其度越世人遠矣。勉而卒之，無怠而止焉，則其終爲舜之徒也必矣。所示問，其旨已具李君書，此不復言，取而觀之可也。幸照亮！

❶「吴」，沈暉本作「吕」；李熙本作「吴」，但目録作「吕」。

❷「跖」，原作「蹠」，據李熙本、沈暉本改。

上毛憲名漸，字正仲。

某愚無似，家世業儒，而名不隸於農工商賈之籍，惟是專篤於文學。❶以天資頑鄙，不能雕繪組織，著爲文辭，以取名當世，獨好觀古人大節。

自三代以來，風聲氣俗，興衰治亂，與士之遭時遇變，出處語默，竊嘗窺較其一二。而謂當先王之盛，禮義之澤，漸磨浸灌，天下亹亹，向風承德，敦厚而成俗。於斯時也，士游乎膠庠術序之間，❷攬六藝之英華，而充飫乎道德之實，凡耳目之所習聞者，皆足以迪己而勵行，優游自得，不見異物而遷焉。此三代之士，所以彬彬多全德也。

夷陵至於戰國，暴君污吏，各逞其私欲，磨牙摇毒相吞噬者，❸天下相環也。機會之變，間不容髮，故從人合之以效其謀，衡人離之以攻其後。掉三寸之舌，鬭天下之諸侯，斂爲己功。由是靡靡，日入於亂也。

漢興，襲秦遺俗。而高皇帝起於布衣户伍之中，一呼而有天下，慢而侮人，尤不喜儒士，故一時貪利頑鈍無恥者多歸之。雖秉國鈞衡爲一代宗臣者，猶且囚拘縲紲而不知去，況其餘人乎？

光武中興，尤旌節義之士，而依違附逆之徒多見戮辱。故宏儒遠志、累行高舉、激揚風流者，方軌而出。及其衰也，懷濟時之志，則以觸權而嬰禍；謝事丘壑，則以黨錮

❶「專篤」，沈暉本作「篤專」。
❷「膠」，沈暉本作「郊」。
❸「摇」，原作「淫」，據沈暉本改。

而陷刑。雖輿敗輻脱，❶猶不忍改轍；一犯清議，則蹈鈇伏鑕而不悔。終漢之社稷，僅如垂髮而不絶者，亦衆君子之力也。

東晉之興，士懲前軌，皆遺世絶俗，視天下治亂翛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而晉從而亡。此氣俗之不同，然亦興衰治亂之所繫也。

故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徇正道；西漢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通時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孚實用，是皆爲世變所移，而昧乎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則不然，不以世治而堅其操，世亂而敗其度，❷雖變故日更，而吾之所守自若也。

某竊觀仁宗皇帝，承祖宗遺烈，綱紀法度，一循舊典。四十二年之間，天下熙然詠仁而蹈德。上自朝廷，下至乎郡縣，皆習爲寬大，而其卒也，縱弛而不振。迨夫神宗皇帝，勵精爲治，綜核名實，而奉承之吏，多失其旨，類皆以苛察爲明，裒斂爲功，其極也，慘覈少恩。主上即位，盡蠲前弊。而昔之慘覈者，往往變其舊習，勉爲寬厚以自媚于上者，不可勝計也。

恭惟閣下，以清名重德，簡在二聖。世方慘覈，不矯激以赴功；俗尚寬厚，不矜飾以干譽。挺然中立，不爲世變所移，是真常德君子也。非夫藴道藏器、復古聖賢之軌躅者，其何能爾？

某閩海之鄙人，竊承下風之日久矣。今兹使旆按臨，某也實爲部吏，幸得摳衣斂板，朝夕進趨于左右。自惟碌碌無可偁者，

❶「輻」，沈暉本作「轅」。
❷「敗」，沈暉本作「改」。

而遽辱一言之知，在愚賤踈逖之分，其何以當此？非中行之士，不狃於勢利者，殆無以及此也。故輒詳列古人之大節，與夫平昔景慕之意，以爲請見之資。進之退之，俯伏俟命，不勝戰悚之至。❶

寄毛憲

始聞湖北溪洞寇邊，將臣失於制禦，或恐使旆當有湖北之命。一方小警，固不足煩經略。然公之威德，素爲邊民信畏，旌馭一行，使朝廷無南顧之憂，亦非小補也。

某嘗謂邊事之興，多出於饕功幸利之人，媟武玩寇，不以朝廷大計爲念，視生靈荼毒若非己事，恬不以爲戚。夫蠻獠猖獗，自古然也。緩之則豺噬狶勇，干紀而不受命；急之則鳥驚魚散，依險以自匿，蓋其常態也。不務撫馴之，使恩威兩行，乃欲幸其有事，草薙而獸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衄不支，❷上貽朝廷憂。此邊吏之大弊也。

某愚無知，不能曉時事，然自少游四方，竊觀當世公卿賢士大夫爲不少矣。然未見憂國如家，視民如赤子有如公者。此正朝廷今日寄委之意也。然溪洞之民，恃險爲奸非一日也，必欲加兵盡誅之，則正猶馳韓盧搏蹇兔於穴中，雖有疾足，無所騁也。更願縻以歲月，無急近功，要足以安馴服之而已。夫致人而不致於人，爲主而不爲客，亦兵家常勝之道也。

識淺智昏，暗於事機，何足以上裨高

❶「悚」，沈暉本作「慄」。
❷「衄」，沈暉本作「刼」。

明？然自以爲辱大君子之知，而意之所欲言者，不敢不自盡耳。浼瀆清視，惟仁明矜察。幸甚！

上提舉

某聞之，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乎上有道，其本在於明善誠身而已。某愚無似，雖未能明善誠身，竊有志焉。不幸迫於窮空，故未及信而仕，徒苟升合之禄以自活。然一邑之中，有民有社，休戚繫焉，又不得如古之抱關擊柝者之無責也。其自視欲然，懼終無以取獲乎上。方罪戾是憂，尚何望治民之效哉？

恭惟閣下，以清德重望，爲時顯人。當朝廷更法造令之初，遴柬賢才，出將使指，而閣下首被其選，則明天子所以眷倚之意何如哉！下車之初，某幸得從部吏之末，瞻望舄履，與聞謦欬之餘論。高明之見，洞照幽隱，而不以賢貴自挾，詢謀博訪，務盡下情。凡所以丁寧教戒者，無非以民爲念，非篤厚仁人，以天下之重自任，其何能爾哉？某退而私自喜幸曰：閣下之盛德兼容如此，某雖愚無似，不足以取獲乎上，亦庶乎有賴以自全也。既而寮吏相與言曰：閣下之務盡下情如此，法令有疑而未安者，可不自盡哉？疑而匿情，非所以事大君子之道也。

某私竊識之。近承州符録準使命：應舊係代名人役未滿而募充者，例不支錢。此於法有疑而未安者，故不敢不自盡也。

某不能周知十邑之利害。寧鄉之請如此，是必寧鄉可行也。瀏陽之民未罷役以前而僱人代充者，皆月計其直。然每有踰

期不償而至於理訴者，時時有之。官既罷役矣，而彼自願充，則又安肯復與之直？推之人情，萬無此也。夫募役者，亦豈有他意哉？爲利而來耳。既不與之直，則誰復願者！若令取諸舊役者，則官既罷其役矣，而又使之出其直，則是昔之放罷皆罔之也。使代名者不願而求去，則如之何？勢須彊之。彊之雖從，而匱乏者無資以自給，則勢不能久也，而遂至於逃亡，則如之何？必以刑加之。如是，得無駭民乎？然朝旨自有明文，特爲鄉差未滿者設耳。代名之人，法所不載，不惟於理勢未安，於前後敕旨亦自有妨，幸加明察。如寧鄉可行則行之，他邑使各陳其可否，然後徐審處之，莫大之幸也。

如郴州議保正長不支錢，此固元豐舊法，行之可也。然什伍之法，蓋兆於治古之時。而元豐保正之役，其實三大户也。既使之輸錢，又使之充役，則免役之名浮矣。元祐之間，果於罷去而不疑者，特籍此爲説耳。故朝廷更法之初，指言不得用保正長者，蓋亦懲此説也。今又議不支錢，恐非朝廷始意，且不能使元祐議法者無辭也。某竊謂不若計其歲雇之直，蠲減所出役錢爲善耳。夫建議不支錢者，其意不過欲寡取於民也。某不能周知一路。以長沙一郡計之，所敷之數比元豐舊額固已十蠲其六七矣。元祐差役自二百五十畝以上充弓手，大抵十年兩役也。計其雇直，則十年所出，無慮二百千。以今法言之，有田二百五十畝，十年所輸才五十餘千耳。其爲法豈不優哉？方之元豐，所蠲如此，較之元祐，其利又如此。雖取之，何傷也？又奚必銖銖計其多寡哉！某愚不自量，妄以狂瞽之言

聞于左右。是即蓍龜之神以自取瀆耳，何足以上裨高明萬一！然惓惓之情，不敢不自盡者，蓋以爲事大君子之道義當如此也。惟仁明察其愚誠，不加妄言之誅則幸矣。冒犯威嚴，俯伏俟命，不勝戰慄之至。

代人上王令

某嘗謂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非獨上之人貴之也，士亦知自貴焉。秦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也，士亦輕自賤焉。自秦而來，迄于今千有餘歲，士之知自貴者何其少，❶而輕自賤者何多耶！

蓋古之士，雖一介之賤，厠於編户齊民之間，短褐不完，含菽飲水，❷裕然有餘，而不知王公之爲尊與夫膏粱文繡之爲美也。❸三公之位，❹非其道也，有弗屑焉；萬金之餽，非其義也，有弗受焉。夫如是，上之人雖欲挾貴自尊，以輕天下之士，其可得乎？後世之士，顛冥利欲，而不知有貴於己者，故守道循理之志薄，而偷合苟得之行多。伺候公卿之門，奔走權勢之塗，❺脇肩諂笑以取容悦，其自處如是，而欲人貴之，其可得乎？故愚竊謂士之貴賤，雖視勢盛衰，然其所以貴賤者，皆其自取也。某誦斯言久矣，故常自屏乎窮閻陋屋，聲迹昧昧，不敢輕爲自賤之行，以求聞於人。

今兹執事來宰是邑，下車臨政，未旬浹間，民吏肅清，不敢爲奸。某私竊自幸，以

❶「自」，原作「有」，據沈暉本改。
❷「含」，原作「令」，據沈暉本改。
❸「粱」，原作「梁」，據沈暉本改。
❹「公」，沈暉本作「旌」。
❺「權」，沈暉本作「形」。

謂君子之治，既有以服人，必有以養人。養人以善，當自庠術始。某幸爲士，則教之育之以成就其志者，宜在今日也。故輒隨諸生，俯伏門仞，以俟進退之命，非敢求聞于左右也，殆以爲後日請教之資耳。❶

代人上江令

士以贄見先達之門者三：太上爲道，其次爲禮，其下爲名。君子之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資之以爲仁，此爲道者也。今之守令，實古之諸侯，爲其士民者，有古君臣之義。以臣見君，此爲禮者也。飾竿牘之勤，借齒牙之論，欲以取重於時，此爲名也。爲名者，君子恥之，而滔滔者皆是也。

某昏懦不肖，自視無以取名，然亦不願乎名之過實也。其才質之下，固不足以語道，然竊嘗有志焉。

恭惟執事，高才盛名，聞于四方。某也承下風而望餘光久矣。今茲來吾邑，某幸隨諸生，奔走車塵轍迹之間，得聞謦欬之音，粹面盎背，溢於所聞多矣。下車莅政，而老奸宿吏，下至編户細民，無不風動。某也託迹封域之間，日被德化，夙昔爲道之志，其庶乎得伸於今日也。故敢輒書所志，冒進于左右。然未知執事將哀其志而進之耶？將以昏愚而棄之耶？

俯伏門墻，進退俟命。

與張秀才

某辱書勤懇，似有求者，僞道過當，皆盛

❶「殆」，沈暉本作「始」。

德所宜辭，非老拙者敢當也。慚悚慚悚！

某齒髮向衰，自惟陳腐背馳之學，無以仰追時好，逢學士大夫，[1]不敢輒出一語，自取譏笑。不意足下惓惓乃爾，得無過愛者妄以溢美之言欺左右乎？不敢當。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八終

[1] 「逢」上，沈暉本有「每」字。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九

書四

與游定夫

其一

春初至建安，曾託志寧附書，計塵聽覽。爲别滋久，瞻系之至，旦夜不能忘。夏熱，不審起居何如？

某自衢買舟渡江，沿淮入清河，過吕梁、百步，凡五十有二日始達彭城。東南風波之險，所歷幾盡，幸而舉家幼累各安，差足爲慰。彭城古郡僻寂，達官顯人不至其境，頗無將迎之勞，而民事又簡。雖弊司有庫務兼局之多，然出納有時，亦不至勞力，尤偁養拙也。在鄙心爲可悔恨者，特去親遠耳。其他無足念者。所懷千萬，臨紙不能悉布，惟冀爲道自重。

其二

某四月二日到官舍，初四日交承職事。彭城風物質陋，與吾鄉大異。幸有魚稻鶉雉之類，足以充食，故南人處之，差爲便耳。大守王大夫寬厚，頗有愷悌之風，屬吏之幸也。某離家將半年，思親之懷日甚一日，其情意若不可堪，不知愈久何以處之。

定夫官期猶一年，思復時常相聚，❶講學之樂何可量，但欽羡耳。志寧曾來相會否？企仰高論，無日忘之。惟數以書見教，庶足少慰鄙心。

暑毒，千萬珍衛。

其　三

某窮居習聞久矣，❷乍爾莅事，不無應接之煩。然義所當勉，亦不敢苟且自墮事。有間即讀《易》。然無朋游共學，相與講明，每有所疑，徒切瞻企耳。去年相別時，定夫亦讀《易》，計須精到，有便願以所得見教，不宜有吝也。蓋吾儕所學，既與世背馳，朋友數人，又各南北，切磋之益，以待面求，亦無及矣。公宜亮之！固不敢嘿嘿，亦當有浼問以取質左右也。

吾友閒居，從游者必多，所得有人否？其質有可進者，宜切誘掖之，不當以疆聒爲恥也。

敝鄉二楊與舍弟欲親炙席下，果然否？幸加驅策。區區非紙可盡。

其　四

主上睿聖，方進退大臣以興復太平之功，元豐丕績，計指日可望。政令一新，但恐踈愚，無以奉承耳。學中長貳爲誰？近不聞報。蘇季明向除博士，曾到任否？

京師非食貧之地，公聚口頗衆，度其勢能久居否？趨舍之方，宜審處也。游守太學

❶「時」，沈暉本作「必」。

❷「聞」，沈暉本作「閒」。

博士得此書，❶即求補外，蓋紹聖改元也。

其五

《易傳》後序，顯道爲之，某跋尾，已削去不用。前年在京師，與顯道議云：先生亦嘗有意令門人成之，故其序述如此。蓋舊本西人傳之已多，惟東南未有此書。欲以傳東南學者，不叙其所以，恐異時見其文有異同，不足傳信也。與顯道初議如此。恐此書方秘藏，未敢出示人，或未安，更希示諭。

序云「隨時變易以從道」，某初亦疑此語。細思之，如《繫辭》云「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不可謂易與性命爲二也。乾之六爻，初則潛，二則見，三則乾乾。若此類，皆隨時變易以從道，於理似無害。更思之，如何？

其六

伊川先生在時，世人迂怪之論皆歸之，以爲訕笑。今往矣，士大夫尊信其學者漸衆，殊不可曉也。

先生語録，傳之浸廣，其間記録頗有失真者。某欲收聚，删去重複與其可疑者。公幸閑居無事，可更博爲尋訪，恐有遺失。聞朱教授在洛中，❷所傳頗多，康侯皆有之。俟尋便以書詢求，❸異時更相校對，稍加潤色，共成一書，以傳後學，不爲無補。

❶「游守」以下，原作正文，今據沈暉本改爲小字注。
❷「中」，李熙本作「他」，屬下讀。
❸「俟」，原作「侯」，據李熙本、沈暉本改。

先生之門，所存惟吾二人耳，不得不任其責也。

與鄒至完

竊惟天子睿聖，方嗣位之始，未有左右便嬖近習之私迎意而取悦，未有姦邪讒佞欺負之徒投間而亂其聰，聖度虚明，忠言易入。《書》曰：「爲上爲德。」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此正其時，不可失也。宜迪之以先王道德之要言、爲治之大方，參之以古今成敗之明效，使聖智益明，則天下之利病、左右之忠邪自判矣。舍此，宜無足爲者。

公之道學，究極天人之藴。某之所知，蓋公之所厭餘者，安能上裨高明萬一？然愚鄙，嘗辱一眄之私，❶故輒自竭。惟寬仁不罪其狂瞽，乃幸也。

與劉器之

向承垂示許丞《易義》，其用意精深，自成一家之學。伏讀之久，開發多矣。然鄙意猶有疑者。

復卦義曰：「怒，惡之使也，東方之情也。元，善之長也，東方之德也。善惡之分，吉凶始焉。」《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四者一本於中，則怒不可獨謂惡之使也。怒而中節，是謂達道。而遂以「元」、「怒」爲善惡之分，亦恐未可也。又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所謂出

❶「眄」，沈暉本作「盼」。

怒不怒，蓋以救世，非修身之道也。修身則致虛守靜，不可以動，動則有怒，有怒與仁違矣。」❶某以謂誠者合内外之道，成己乃所以成物也。謂不可以修身而可以救世，恐無是理。修身不可與仁違，治天下獨可與仁違乎？顏子不遷怒，非無怒也，不遷而已。是謂中節。此顏子所以修身也。而孟子以禹、稷之事與之，謂之「易地則皆然」。蓋救世、修身，本無二道故也。《大學》論治天下國家，❷必始於正心誠意。孟子則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皆是意也。夫物我易觀，❸不能通天下爲一，正今日學者之失。此弊尤當救之，不可畏也。❹

又曰「孟子四十不動心，顏子之年未至也」，是未以不動心與顏子也。又曰「顏子復禮以存心，故其靜也仁」，是以仁與之也。公孫丑問不動心，孟子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夫仁，孔子不敢居。不動心，告子之所易。以孔子不敢居者與之，而不與告子之所易者，恐似不倫也。又曰：「孟子之言不動心也，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此方以不動涉動者也。不動則專氣致柔，復以自知而已；動則養氣以爲馬，知言以爲途也。」孟子論知言養氣，乃不動心之道，所以異告子者，恐非專爲涉動也。

又曰「顏子之所養夜氣也，孟子之所養旦氣也」。夜氣不存，則於旦氣乎何有？

❶「怒」，李熙本作「過」，則「有過」當屬上讀。
❷「大」上，李熙本、沈暉本有「故」字。
❸「易」，沈暉本作「異」。
❹「畏」，沈暉本作「長」。

旦書之所爲，有以梏亡之，❶則夜氣亦不存矣。但深考孟子之言，則其義可見，恐所養不須離而爲二也。

古之好學者，必就有道而正焉。某不敢自謂好學，至於就有道而正焉，心不敢忘也。故輒布所聞，取正於左右。如未中理，願詳見教。

答陳瑩中

其一

辱示《華嚴》大旨，辭義精奥，得所未聞。幸甚！然此書昔嘗讀之，雖未盡解，要之大略可見。其論布施也，至於刳心剔髓而不吝，此其用心廣矣。來書所謂「其施也不欲狹，其濟也不欲寡」，豈不信然歟？

然某每讀《孟子》書，至其論墨子苟利天下，雖摩頂放踵爲之，未嘗不憫其爲人也。原其心，豈有他哉！蓋亦施不欲狹，濟不欲寡而已。此與世之横目自營者，固不可同日議也。而孟子力攻之，至比禽獸，孟子豈責人已甚乎？蓋君子所以施諸身，措之天下，各欲當其可而已。禹思天下之溺猶己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己飢之，過門不入，弗子其子，至胼胝手足而不爲病，君子不謂之過。顔淵在陋巷，飯蔬飲水，終日如愚人，然君子不謂之不及。蓋禹、稷被髪纓冠而往救之者也，顔淵閉户者也，故孟子曰「易地則皆然」。若顔淵、禹、稷不當其可，則是楊、墨而已，君子不與也。此古人

❶「亡」，原作「忘」，據沈暉本改。

之樣轍，章章明矣。

今公卿大夫比肩在上，則天下有任其責者，❶自惟愚鄙，無所用於世，雖閉户可也。故不敢出位，冒天下之責而任之，以貽身憂，非忘天下也，循古樣轍而已。若謂不辭一身之有過，願成來者之無過，竊意賢知者過之，則道終不明不行矣，而欲來者之無過，或恐未能也。

所謂「仲尼無言，顏子有言」，考之吾儒之書，不知所自。荒蕪之學，欲質於左右者，非一二事。願無惜見教，以開未悟。

其二

康節先天之學，不傳於世，非妙契天地之心，不足以知此。某蓋嘗玩之，而陋識淺聞，未及足以叩其關鍵。❷八卦有定位，而先天以乾、巽居南，坤、震居北，離、兑居東，坎、艮居西。又以十數分配八卦，獨艮、坎同爲三數。此必有説也。以爻當期，其原出於《繫辭》。而以星日氣候分布諸爻，《易》未有也，其説詳於《緯書》，世傳《稽覽圖》是也。楊子草《玄》，蓋用此耳。卦氣起於中孚，冬至卦也，《太玄》以中准之；其次復卦，《太玄》以周準之；升，大寒卦也，《太玄》以干準之。今之曆書亦然，則自漢迄今，同用此説也。而先天以復爲冬至，噬嗑爲大寒，又謂八卦與文王異。若此類，皆莫能曉也。

康節之學，究極天人之藴。玩味之久，未能窺其端倪，況敢議其是非耶？以公之

❶「責」，李熙本作「勝」。

❷「關」，原作「開」，據沈暉本改。

精識，貫通古今，於先天必能洞見之矣。願疏示一二。

所論康節學伏羲，温公學仲尼，某亦不知其説。夫自八卦重而爲六十四，《易》之大成也。孔子於《易》贊之而已，竊謂無所加損焉。而分爲二説，皆深所未諭也，併乞開示。

夫孔子之贊《易》，尤詳於乾、坤二卦，《繫辭》中論釋諸爻亦多矣，然未有及象數者，豈得意而忘象，真孔子之學耶？

無由面承，東望，徒增企仰耳。

其　三

辱示法界三門大旨，引據精博，極儒、佛之奥，使蔽陋者與聞焉，幸甚幸甚！然其間鄙意有疑者，敢不以請？❶

《繫辭》曰：「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賁之《彖》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剛柔相雜，賁之所以爲文也。白賁，受色者也。賁無色，色色者也。惟有質爲能受，惟無色爲能賁。爻之辭曰「白賁」，而卒乃曰「賁無色」，斯謂之普融可也。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此學者之事而已。謂之會色歸空，吾儒之書或恐無此意也。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則爲詩猶有得失焉。❷爲之如高叟，是「固」而已，非知詩者，則「爲」之一言，恐未足以蔽二《南》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二《南》固在其中矣，恐不須他求也。

❶「以」，原無，據沈暉本補。
❷「得」，李熙本作「所」。

顔淵三月不違仁，非由仁者，蓋有時而違也。然而其復不遠矣，故以復之初爻當之，復之未遠也。❶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夫坤之初，陰始凝也，未至乎堅冰矣，而卒乎堅冰者，理之必至也。辨之者不於始凝之時，而於堅冰而後辨，❷則鮮不及矣。若魯昭公、高貴鄉公是也。❸此二爻以禹、稷、顔淵出入往來之事當之，亦恐不相似也。

夫乾一變而爲姤，五變而爲剥；坤一變而爲復，五變而爲夬。復者陽之來，而剥者陰之極也。陽極生陰，陰極生陽，故剥窮而反，反而復陰，極故也。竊意剥者，其乾之終乎？自古亂臣賊子，其初豈有意哉？馴致其道以至於此耳。故《易》於小人幾微之際，每致意焉。姤之辭曰：「女壯，勿用取女。」姤之初，陰始生也。女也者，陰始生之象也。始生未至於壯也，而有壯之道焉，猶坤所謂「履霜，堅冰至」也，故曰「勿用取女」。蓋取之，則引而與之齊。引而與之齊，則終未如之何也已。

昔陽城之於唐，其任職非不久也。其初，裴延齡未用也，不於未壯之時止之，至天子將用爲相，乃欲取白麻裂之而哭於庭，豈不晚乎？夫白麻，王言也，不可裂，天子之庭，非哭所也。以是而處昏主亂相之間，❹其免也幸而已矣。故姤之初六曰：「繫于金柅。」蓋於其未壯而止之，使勿行也，與坤初六異矣。坤之《文言》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而其卒也有疑陽之

❶「復」上，李熙本、沈暉本有「復之初」三字。
❷上「而」字，沈暉本作「至」。
❸「鄉」，原作「卿」，據沈暉本改。
❹「主」，沈暉本作「上」。

戰，順而無以止之故也。自姤至於剥，陰之進極矣。坤順而艮止，剥之所以成象也。觀剥之象，則知所以治剥矣。故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消息盈虚，天且不能暴爲之，而況於人乎？然君子之尚消息盈虚，無時而不然，獨於剥言之者，蓋君子小人相爲消長，至剥而極矣。此成敗之機，而邦之興喪繫焉。雖動息語默之微，一失其機，不可復救矣，況施於事乎？東漢之衰，君子欲以力勝之，引姦凶而授之柄，卒至乎俱傷兩敗，而國隨以亡，不知此故也。後之治剥者，可不監之哉！至於夬，則陽之進極矣。君子衆而小人獨，其夬之易矣。然疾之已甚，亂也。故「莧陸夬夬」，雖「中行」，僅「無咎」而已。未光也，況過之乎？當是時，若禹之班師可也。夫亂世不能無君子，治世不能無小人，特其消長異耳。此天地之義，陰陽之理也。故治世能使小人不爲惡而已，不能絶之使無也。此處夬之道也。

承示論坤、復之義，故輒及此，以取質左右。高明以爲如何？或未中理，幸明教我。

其　四

康節先生，某少嘗聞其風矣。每恨不及見，洛中諸嘗從先生游者皆略識之，亦嘗見其子問之，俱莫能傳其所學萬一也。前書所疑，雖蒙諄誨，愚陋終未能曉。夫八卦有伏羲、文王之辨，於經無見也。天下之賾存焉，豈人私智能爲哉？康節之言，必有稽也。索隱之士，宜知其所以然者，恨未得親叩之耳。

乾南而坤北，離上而坎下，位不同也。自乾左而至震，一、二、三、四；自坤右而至巽，八、七、六、五。本宫之卦，乾一、兑二、離三、震四，坤一、艮二、坎三、巽四，數不同也。以爲未嘗同，默而識之可也。位與數相爲異同者明如此，❶安得無説乎？

自羲、農以來，更六七聖，人所因習者，八卦而已，六十四卦之名未有也。其制器尚象乃有取於十三卦，則羲、農之世卦雖未重，而六十四卦之用已在鑪錘之中矣，特其名未顯也。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用是言之，文王之易固具於伏羲畫卦之初，文王能因而用之，❷不能有所加損也。乾、坤、屯、蒙之序，意必文王爲之，孔子序卦，特釋其義而已。乾、履、大有、大壯之序，於《易》不見其端倪，所謂文王闔其門而拒其出者。「文王闔之，康節闢之。」此來書中語。其數其義，必有可玩而習者矣。凡此，皆某所深疑而未諭也。願略疏示，使得稽其門、叩其鍵而入，則爲賜多矣。

《太玄》之書，昔嘗讀之，雖未竟其義，而其略可識也。子雲潭思渾天，三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首，旁則三摹九據，極之七百二十九贊。當期之日，又爲踦贏二贊，以盡餘分之數。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星日之紀，與《泰初曆》相應，其取數似與《易》異矣。其爲書，則欲自成一家，初無意於贊《易》也。考諸《解難》之文可見矣。夫《易》之六十四卦，八卦相錯而成也。《玄》之有方、州、部、家，則各有分域矣，不可相錯也。故一而三之，自三而九，又三之

❶「者」，沈暉本作「著」，義勝。
❷「用」，沈暉本作「重」。

爲二十七，終於八十一，而《玄》之首畢矣。方、州、部各三之爲九，又三之爲二十七家。此八十一家又離爲三，以極三玄之數。贊辭一玄之數也。以次比之，不可相易。自一至九，配麗五行，而日星、節候分布其間，皆有成數，恐其書特《易》中之一事，與《易經》不盡相涉也。世之治曆者守成法而已，非知曆也。自漢迄今，曆法之更，不知其幾，人未有不知曆理而能創法也。求《玄》於曆理之内，亦恐未足以盡《玄》之妙，更深考之，併以見教。

近得温公《太玄論》閱之，皆先儒所共知者。其隱賾不著之事，殆未可窺其藴也。温公之學，篤於自信，雖《論語》亦有未然者，非其深造自得、隱之於心而不疑，不輕以爲信，真善學者，與世之耳濡目染遂以爲得者有間矣。然子雲、温公之學，與《語》、《孟子》書，其遠近淺深，必有能辨之者，不可誣也。温公自孔子而下，獨楊雄爲知道。❶雄之論孟子曰：「知言之要，知德之奥，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又曰：「諸子者，以其異於孔子也。孟子異乎？不異！」夫雄之言，以孟子不異於孔子，則其尊孟子也至矣。温公於孟子乃疑之，則雖以雄爲知道，而於雄書亦未盡信也。夫衆言殽亂，折諸聖。自漢田、焦、費氏之學興，而三家之傳不一。後雖名儒繼出，而異説益滋。《易》之微言隱矣，❷學者將安折衷乎？折諸孔子而已。某嘗用是學《易》，以謂孔子之已言者，當詳説而謹守之，其未言而不見其兆者，雖略之可也。《皇極》之書，皆孔子

❶「獨」下，李熙本、沈暉本有「謂」字。

❷「矣」，沈暉本作「義」。

之所未言者，然其論古今治亂成敗之變，若合符節，故不敢略之，恨未得其門而入耳。至其論《易》、《詩》、《春秋》，配四時之府，生長收藏，與《易》之類，竊恐聖人復起，未能不易其言也。譬之觀奕，必以李、劉爲信。《法言》曰：「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夫孟、楊之自任重矣。由漢而來，士以李、劉望之，非一日也。李、劉亦來書語。今其書具在，疑而未信者如此，則後之視今，又焉知不猶今之視昔乎？學者審其是而已，於疑信尤當慎擇也。然某於雄昔嘗疑之，重蒙誨諭，繼今當力求之以補前過。

末由展晤，一快蔽蒙。❶東望，徒增惓耳。❷

其五

惡詩非敢自附于賢者之作，❸厚意不可虛辱，故勉强繼之。重蒙稱與過當，徒用增愧。「先生」，有德齒之稱也，宜施於前輩，如某之不肖，徒有犬馬之齒耳，輒以見稱，何也？恐聞者以爲失言，使老拙者重爲世所訕笑。繼此幸削去，至懇。

其六

《孟子》之書，世儒未嘗深考之，故尊之

❶「快」，沈暉本作「抉」。
❷「惓」，沈暉本重此字。
❸「附」，沈暉本作「偕」。

者或過其實，❶疑之者或損其真，非灼知聖賢之心，未易以私意論也。世之尊孟子者多失其傳，非孟子過也，而遂疑之，亦過矣。近見一書，力詆孟子之非，恐非有所授，難遽以口舌争也。謂晁以道。

無由展奉，一盡區區。

其　七

德齒之説，前書盡之，重蒙以《師説》見諭，三復來貺，益用慚惕。古之人其道足以師世範俗，惟孔、孟足以當之。東漢而下，師道益嚴，然稽其所知所行，皆不足以勝其任也。唐之韓愈，固嘗欲以師道自居矣，其視李翺、張籍輩，皆謂「從吾游」。今翺、籍之文具在，考其言，未嘗以「弟子」自列，則「師」果可好爲乎？苟其道未足以達材成德，則雖欲爲之而人不與也。愈且如是，況其下者乎？

某愚陋，齒髮已衰矣，而未有聞焉，蓋孔子所謂不足畏者。方且拘縻升斗之禄，未能從黑髮之士以承教左右，❷而反以見謂，是豈當然乎哉？非公樂與人爲善，務欲搜揚隱伏，何以有此？將使清和之士，不終爲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蓋古聖賢之用心也。第恐設之不當，徒有累於高明耳。幸亮之！

臨紙愧汗，言不能究。

❶「過」，原作「遇」，據沈暉本改。
❷「以」上，沈暉本有「重」字。

其八

《先天圖》得太極所生自然數，非人私智所能爲也。昔未嘗見，幸得一觀，此非堯夫不能知也。

蒙示《法養觀》，與「相見乎離」辭異旨同，開發蔽陋多矣。幸甚！世之昧者妄以狂瞽無稽之言眩瞀學者，方自以爲得，惡足與論此哉？然杜順集此，不涉《華嚴》一字，束以二門，謂足以貫六經之旨，可謂能説約矣。然不知二門者於經何施也？❶願更開示，以警未悟。

請媒書❷

言念聲猷沉寂，族系單微，自知分止於窮閻，何意仰希於高援。然以第幾男某行當弱冠，宜有室家。伏聞某人小娘子令德中純，婉容外淑，欲求姻好，莫有寅緣。敢憑君子之重言，使遂鄙心之至願。

婚書

言念布策兆龜，既符於有慶；奠雁納吉，尚慚於弗堪。恭聽嗣音，辱惠嘉命，懋承先典，用伸五兩之儀；衹奉腆辭，永合二姓之好。

龜山先生集卷第十九終

❶「二」上，沈暉本有「所謂」二字。
❷《請媒書》及《婚書》二篇，原無，據李熙本卷二補。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

書五

答胡康侯

其一

辱疏示所疑，非公敦朋友之義，不以賢自挾，何能如是？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士無此風久矣，乃今得吾康侯也。幸甚！以某之不肖，何足以知之？然不敢不盡所聞以求切磋之益。言而是耶，固願與朋友共之；言而非耶，亦願公見告，庶乎其有警也。

「致知格物」，蓋言致知當極盡物理也。理有不盡，則天下之物皆足以亂吾之知，思祈於意誠心正遠矣。《書》云：「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執中之道，精一是也。夫中者，不偏之謂也。一物不該焉，則偏矣。《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但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時中之義自見，❶非精一烏能執之？

夫盈天地之間，孰非道乎？道而可離，則道有在矣。譬之四方，有定位焉。適東則離乎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可離也。❷若夫無適而非道，則烏得而離耶？如寒而

❶「時」，沈暉本作「則」。
❷「斯」下，李熙本、沈暉本有「則」字。

衣，❶饑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而樂之乎？即耕于有莘之野是已。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❷而伊尹之樂有在乎是。若伊尹，所謂知之者也。

夫「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此合内外之道也。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權其分之輕重，無銖分之差，則精矣。夫「爲仁由己」爾，何力不足之有？顏淵之「克己復禮」，仲弓之「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若此皆用力處也。但以身體之，當自知爾。

夫通天下一氣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盈虛常與天地流通，寧非剛大乎？人惟自梏於形體，故不見其至大；不知集義所生，故不見其至剛。善養氣者，無加損焉，勿暴之而已，乃所謂直也。用意以養之，皆揠苗者也，曲孰甚焉？❸

某之鄙意如此。公試思之，如何？適會同官黎君到，而來僕立候，倉卒奉答，不逮意。❹幸亮之！

其　二

某辱示問，皆聖賢大致。某也何足以知？然試嘗語其所聞。

孟子曰：「雞鳴而起，孶孶爲善，舜之

❶「如」，李熙本、沈暉本作「故」。

❷「所」下，沈暉本有「以」字。

❸「曲」，沈暉本作「害」。

❹「不」上，沈暉本有「書」字。

徒也；孳孳爲利，跖之徒也。」舜、跖之相去遠矣，而其分迺在乎善、利之間。故顏淵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其學爲舜，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而已。舜、文之聖，若合符節，則潛心乎文王者，亦豈外是乎？《記》曰：「當其可之謂時。」孔子聖之時，一當其可之謂也。故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是皆天下之中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故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非真知之，烏能以是稱孔子乎？然則所願學者，亦求所謂當其可已矣。❶

夫參也魯，疑非通敏之才也。然某切嘗謂曾子竟以魯得之。若夫便儇皦厲，❷則其去道也遠矣。自孟子没，聖學失傳，荀卿而下，皆未得其門而入者也。七篇之書具在，始終考之，不過「道性善」而已。知此，則天下之理得，而諸子之失其傳皆可見也。夫學道者，捨先聖之書，何求哉？譬之適九達之衢，未知所之，六經能指其攸趣而已，因其所指而之焉，則庶乎其有至也。徒敝精神於章句之間，則末矣。孔子「固天縱之將聖」也，❸其學宜不俟十年乃一進。蓋聖人以其身爲天下法，故言之序如此。顏淵未至乎從心，故未達者一間也。夫論伯夷之清，則聖人之清也，柳下惠之和，則聖人之和也，故孟子曰「皆古聖人也」，未至乎大成，故孔子曰「賢人」而已。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三幣聘之，乃幡然而改。伯夷特「不事非君」爾，聞文作興，❹則曰：「盍歸乎

❶「可」下，李熙本、沈暉本有「而」字。
❷「皦」，原作「激」，據沈暉本改。
❸「固」，原作「故」，據李熙本、沈暉本改。
❹「文」下，沈暉本有「王」字。

來？」方伯夷居北海之濱，文王以三幣聘之，伊尹居有莘之野，湯致之，不以其道，二人者，宜如何哉？此未可論必進必退也。伊尹利澤及天下，故孟子不言伊尹之風者，則後世又安得有弊乎？孔子之時，去柳下惠亦未遠矣。長沮、桀溺、荷蓧、楚狂之徒，皆不進者也。❶柳下惠所以救其弊者，其效安在？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第深考此言，則二人之風，不爲進退明矣。然其風足以廉貪敦薄，故可爲百世之師。論其學，則必至於「隘與不恭」矣。此君子所以不由也。

田常爲亂於齊，齊君蓋弗勝也。宰予附田常，則誰得而殺之？使其爲齊君而死，則予何罪焉？當是時，有闞止字子我，死於田常之亂，是必傳之者誤而爲宰我也。孔子謂「於予與何誅」，豈以予無質而遂棄之乎？則人之有賴乎聖人者鮮矣。謂之不誅，乃所以切責之也。凡孔子之門人，皆未可以一言斷其終身也。後之所進者多矣，與於四科，何足怪哉？管仲爲政於齊，足以合諸侯而正天下，其功足録也。然學當爲王者事，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者。昔嬖奚與王良乘，王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管仲之功，曾西未必能爲之。然管仲之功，詭遇也，詭遇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曾西羞比管仲，正類是歟？

朋友道喪久矣，切磋之益，吾徒所當勉也。鄙意如此，恐未中理，願以見告。

❶「進」上，沈暉本有「知」字。

示諭。別後持五戒，益知進學之力也。欣慰欣慰！

某竊謂古之善授戒者，莫如孔子；善持戒者，莫如顔淵。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持此，則士之所以修身慎行者，無遺力矣。持之奈何？曰禮而已。此一言足以蔽之，約而易守也。不窒其源，而杜其末流，雖日省之，遇事輒發矣，不可不知也。❶

其　三

《春秋義》探賾精到，恨不及見全書也。玩味欽嘆。然《周官》有司盟之職。凡詛盟，皆天子以吏治之，❷諸侯不得私相盟也。一有渝盟，則刑隨之。春秋之時，諸侯不復聽命於天子，故口血未乾，而報復之兵已至其境，失政刑矣。凡書「盟」者，皆惡之。《記》言「大道既隱，天下爲家」，謂三代盛時也。

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若《湯誓》、《泰誓》之類，❸蓋湯、武之事。此數者，似非聖人之言，恐不足引以爲證。更思之，如何？

其　四

《正蒙》之書，關中學者尊信之與《論語》等，其徒未嘗輕以示人，蓋恐未信者不惟無益，徒增其鄙慢爾。如《西銘》一篇，伊川謂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皆前

❶ 下「不」字，原脱，據李熙本、沈暉本補。

❷ 「吏」，李熙本作「史」。

❸ 「泰」，原作「秦」，據沈暉本改。

聖所未發也。詳味之，乃見其用意之深。

性命之説，雖楊雄猶未能造其藩籬，況他人乎？而世儒易言之，多見其妄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以孔子之聖，猶待五十而後知。其所知，蓋有未易言者，非止如世儒之説也。學者當求之聖人，不當徒爲空言而已。

公之篤志好學，而每蒙謙虚，不見鄙外，故輒肆言之，而不自知其愚也。惟亮之！

其五

承示及《春秋事實》，鄙意猶有疑者。所論虞氏之史，直書其君之名而不避，載其父母昆弟之惡而不隱。某竊謂四岳稱舜之父頑、母嚚、象傲，乃舜在側微，未登庸之時言之，宜若無害。周人雖以諱事神，而有謚法，然且名之曰幽、厲，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則雖有謚，其惡猶不隱也。《禮》曰「臨文不諱」。故文王名昌，而《雍》之詩曰「克昌厥後」。武王名發，而《小宛》之詩曰「明發不寐」。若此類，皆臨文不諱也。雖周亦然。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不可謂從虞史之質。

《將仲子》、《叔于田》皆刺莊公也，《清人》刺文公也。「不勝其母而害其弟」，詩人以刺莊公而不及段。「使高克將兵，久而不召，衆散而歸」，詩人以刺文公而不及克。則莊、文之罪著矣，[❶]不待《春秋》書之而後見。

鄙意如此，更思之，如何？

---

❶「則」，原作「以」，據李熙本、沈暉本改。

其六

劉質夫受經於明道、伊川之門，積有年矣。其論「元年」之義詳甚，某故未敢輕議其說。蒙録示第一段義，非高明不見鄙外，何以得此？幸甚幸甚！公之用意精深，非淺陋所能窺其閫奥。然意有所疑，義不敢默，姑試言之。

所謂元者仁也，仁者心也。《春秋》深明其義，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其説似太支離矣，恐改元初無此意。

三代正朔，如忠質文之尚，循環無端，不可增損也。秦以亥爲正，失其旨矣。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時爲冬至，其辰爲丑。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爲首，周環五行之道也。周據天統，以時言也；商據地統，以辰言也；夏據人統，以人事言也。故三代之時，惟夏爲正。謂《春秋》以周正紀事是也。正朔必自天子出。改正朔，恐聖人不爲也。若謂以夏時冠月，如「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以夏時言之，則十月隕霜，乃其時也，不足爲災異。周十月，乃夏之八月。若以夏時冠月，當曰「秋十月」也。正朔如建子丑是也。雖用夏時月，不可謂改正朔。

鄙意如此。公試思之，如何？如未中理，更希疏示，以開未悟。

其七

聖學不明，士志於道者，往往汩於世習而不知。雖英才異稟，卒能自拔於流俗者

無幾也。

某嘗私竊謂學者之視聖人，其猶射者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遠近中否之不齊，未有不志於正鵠而可以言射也。❶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所造固不同，未有不同乎聖人而可以言學也。❷譬之升堂奧者，必得其門而入乃可至；過其藩，望望然去之，則終身不能至。然則志學非難，❸知所以學爲難。

某愚，不自量力之不足也，妄有意焉。思得朋游共學，左右提掖，覬獲一游其藩，乃今得康侯，蓋知衰老之有望也。

其八

承示問政事先後緩急之序，與夫要領所在。某目視昏眊，何足以知之？以公積學之久，經綸之業，皆素所饜飫者，乃下詢於陳腐陋儒，非公不以賢自挾，❹樂取諸人以爲善，何以有此？三復來貺，欽嘆無已。然厚意不可以虚辱。試誦其所聞，惟寬明不以僭瀆爲罪，則萬萬幸甚！

某切觀自金人渝盟，河北、淮南諸郡皆非吾有，民物凋弊，賦入無幾，軍儲資用，十百於前日。天時、地利在今日皆不可恃也，所恃者人和而已。方時艱難，不早爲之經畫，一日有不足，不免暴取於民。一失民心，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不得不慮也。

某竊謂當今政事，惟理財最爲急務。考之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

❶「志」，原作「至」，據沈暉本改。
❷「同」，沈暉本作「志」。
❸「志」，原作「至」，據李熙本、沈暉本改。
❹「挾」，原作「授」，據沈暉本改。

有之也；取之有道，用之有節，各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故《周官》以九職任之，而後以九賦斂之，其取之可謂有道矣。九賦之入，各有所待，如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之類是也。邦之大用，内府受之；邦之小用，外府受焉，有不可得而侵紊之也。冢宰以九式均節之，下至工事芻秣之微，匪頒好用，皆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逾也，所謂惟王及后、世子不會，特膳服之類而已。有不如式，雖有司不會，冢宰得以式論之矣。世儒以謂至尊不可以法數制之，非正論也。

夫天之所生，地之所藏，今猶昔也。昔常有餘，而今不足，其弊必有在矣。朝廷蓋未之究也。建隆之初，荆湖、江浙、河東、川廣、福建皆非朝廷有也，所有者淮南、京東西數郡而已。❶當五季之亂，干戈日尋，然未嘗以用不足爲憂。崇寧以來，承祖宗積累之厚，❷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而日以不足爲憂，何哉？處之不得其道故也。國家景德、皇祐嘗爲《會計録》以總核天下財賦之出入，百官餼廪之奉，軍儲邊計，凡邦國之經用，皆有常數。如内府所藏，以待軍興、郊賞之費；茶鹽之入，以待邊儲。元豐之備對，元祐之會計，皆放此也。此祖宗之遺法，蓋得《周官》待用之意也。今宜爲《紹興會計録》，取祖宗三書參較之；凡吏員之增減，兵旅之多寡，户口之登耗，賦入之盈虚，皆可考也。知有餘不足之弊根，可以究見矣，然後量入以爲出，而

❶「淮」，原作「惟」，據沈暉本改。
❷「宗」，原脱，據沈暉本補。

均節之。殘破州縣，使有無相補，庶無闕事矣。

祖宗設制置發運司，蓋始於王朴之議。其措畫可謂詳盡矣。朝廷捐數百萬緡以爲糴本，使總六路之計，通融移用，與三司相爲表裏，以給中都之費。六路豐凶，更有不常。一路歲稔，則增糴以充漕計，饑凶去處，則罷糴，使輸折斛錢而已。故上下俱寬，而中都不乏，最爲良法。

自胡師文以糴本爲羨餘以獻，發運司拱手無可爲者，此直達之議所從起也。既行直達，而鹽法隨變，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蓋轉搬與鹽法相因以爲利，不可偏舉也。❶祖宗時，荆湖南北、江東西，漕米至真、揚下卸，❷即載鹽以歸。諸路每歲所得鹽課，無慮數十萬緡，以充經費。故漕計不乏，則橫斂不加於民，而上下裕矣。自抄鹽之法行，鹽課悉歸榷貨，諸路一無所得，故漕計日以不給。而經用不可闕，非出於漕臣之家，亦取諸民而已，此上下所以俱受其弊也。閩中舊官賣鹽，每觔二十七文。今民間每觔至百二三十文，細民均被其害，而盜販所以公行也。所謂制置發運與三司相爲表裏者，蓋發運通融六路之計，錢穀銀絹之類，視三司所闕者爲之應辦，故中都常不闕也，❸其爲利多矣。

自黄帝立兵乘之法以寓軍政，❹歷世因之，未之有改也。至周爲尤詳，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爲伍、兩、軍、師之

❶「偏」，原作「徧」，據沈暉本改。
❷「揚」，原作「陽」，據沈暉本改。
❸「闕」下，沈暉本有「用」字。
❹「兵」，元陳友仁《周禮集說》卷六、明胡廣《性理大全書》卷六九皆引作「丘」。

制，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用一律也。天子無事，歲三田以供祭祀賓客，充君之庖而已，其事宜若緩而不切也。而王執路鼓親臨之，教以坐作進退，有不用命者，則刑戮隨之。其教習之嚴如此，故六鄉之兵出則無不勝，以其威令素行故也。丘井之廢久矣，兵農不可以復合，而伍、兩、軍、師之制，不可不講。無事之時，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用之於有事之際，則申之以束伍之令，督之旌旗指揮之節。臨難而不相救，見敵而不用命，必戮無赦，使士卒畏我而不畏敵，然後可用。若夫伍法不修，雖有百萬之師，如養驕子，不可用也。傳曰：「秦之善士不可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某竊謂雖有仁義之兵，苟無節制，亦不可以取勝。《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弗用命，則孥戮女！」《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蓋如此，故聖人著之於經，以爲後世法也。故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

夫軍政不修，無甚於今日。閩中盜賊初嘯聚，不過數百而已，其後猖獗如此，蓋王師養成其禍也。賊在建安幾二年，無一人一騎至賊境者。王師所過，民被其毒，有甚於盜賊。百姓至相謂曰：「寧被盜賊，不願王師入境。」軍無律，❶一至於此！

此二事，最今日之急務。自蔡京用事，王黼、李邦彦繼之，祖宗之法掃蕩殆盡。如

❶「律」上，沈暉本有「紀」字。

尚書省戾祖宗之法者非一二事。冗官之末澄汰，與役法之弊，所當損益，未易縷數也。然今日二事，在《易》，蓋「蠱」之時也。「蠱」之成卦，「剛上而柔下」，剛柔不交，上下不相與，不足與有爲，「巽」而上無剛健之才，不能以有爲。此事之所以蠱也。《左傳》「皿蟲爲蠱」。❶蠱者，敗壞之象也。先王之治蠱也，如治陋室然。欂櫨店楔，❷各安所施，不易其處，則庶幾其苟完矣。物物而紛更之，腐者敗，傾者不可復支矣。夫「通變之謂事」，因其財而通變之則蠱元亨而天下治矣，此治蠱之道也。此二事，其大略如此。其委曲措畫，在執國柄者詳視而審處之，非毫楮可盡也。

夫執中不可以無權，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聖人所謂權者，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用之無銖兩之差，則物得其平矣。今物有首重而末輕者，執其中而不知權，則物失其平，非所以用中也。世人以用智爲知權，誤矣。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也。」蓋禹之行水，循固然之理，行其所無事而已。若用智以爲權，則皆智之鑿，孟子之所惡也。不可慎歟？

其九

伊川先生《語録》在念，未嘗忘也，但以兵火散失，收拾未聚。舊日惟羅仲素編集備甚，今仲素已死於道途，行李亦遭賊火。已託人於其家尋訪，若得五六，亦便下

❶「皿」，原作「血」，據四庫本、《左傳》昭公元年改。
❷「店」，原作「店」，據四庫本改。

手矣。

和卿誌文，深愧鄙拙，不足以發揚其美。蒙公見與，可以塞責矣。《三經義辨》已成書，俟脱藁即附去，以求參訂也。

近因傷冷，嗽大作，累日不能興。昨日方稍平，然飲食猶未復常。倦甚，作書不及一一。

其十❶

荆公黜王爵，罷配享，謂其所論多邪説，取怨於其徒多矣。此《三經義辨》，蓋不得已也。

如《日録》、《字説》亦有少論著，然此事不易爲，更須朋友參訂之也。今粗已成書，更俟審詳脱稿，即繕寫附去也。

其十一

某衰朽，杜門待盡，平時親故，凋喪略盡，絶無過從者，惟時親書册以自適耳。家所藏書，爲賊棄毁，僅存一二。《語録》常在念。先生之門，餘無人，某當任其責也。蒙寄示二册，尤荷留念。然兹事體大，雖寡陋不敢不勉。近因閲《三經義》，見有害義理處，略爲之著論，以正王氏之失。蓋嘗論之於朝，去其王爵，罷配享，後生晚學，未必知其非也，姑欲終此一事。書成，未脱稿，欸曲當録以納去，取正左右，庶可傳遠也。

❶「其十」，沈暉本與「其九」連爲一篇。

其十二

人至辱書，知已離豐城，台候動止萬福。欣慰欣慰！明仲回，想詳知湖外事。若衡湘可居，於公私計良便。衡湘去荆門不遠，舊業可漸葺治矣。益遠會集，❶臨紙惘然，蒸暑浸劇，伏冀爲道珍衛。❷

承諭及江西宣諭使風采可仰，吾鄉使者甚不撓，但未見惠澤及民、污吏革面者。盜賊得韓、申二將平之，今已無事。❸敝鄉去歲大疫，惡少舊常作過者死亡略盡，自此可無盜賊之虞矣。

近見報，襄陽鎮撫檄諸郡領兵收復中都屢捷，洋州亦有報殺獲金寇千餘人。所至有捷報，中興可指日望也。可喜可喜！

和卿平生相知，第鄙文不足以發盛美爲愧耳。浙中數事與初授恩命，皆某親聞見者，故不敢專用行狀，其他皆無更易。如宗室養他人子，初云財用不足，患之細也，養他人子，則宗枝亂矣。其建議乃云：「有父兄在，同居者減半，而養母勿給，於是其弊漸去。」則只是以財不足爲憂。凡宗室例皆裁減，與所謂亂宗枝之意不相應。公更問其詳，爲增損之，乃善。

伊川先生《語録》，昔嘗集諸門人所問，以類相從，編録成帙，今皆失之。羅仲素舊有一本，今仲素已死，着其壻尋之未到。近宣幹喻子才云有本甚多，❹計到浙中便

❶「益」，原作「蓋」，據沈暉本改。

❷「人至辱書」至「伏冀爲道珍衛」一段，原無，據沈暉本補。

❸「事」，沈暉本作「慮」。

❹「才」，原作「方」，據李熙本、沈暉本及下「其十四」改。

付來。

其十三

便中辱賜教，伏審邇辰燕休，台候萬福。欣慰欣慰！

某衰朽，杜門粗適。閩中自去歲來稍安静。❶而汀、邵與江西鄰，虔州時有竊發者侵逼境上。王師往來怓怓，不能治安也。❷昨日又聞建安有此警，❸帥司遣兵會合，未知如何也。江北雖屢有捷報，而所傳不一，聞之憂喜相半，未能釋然不以爲慮也。世事如此，奈何奈何！

示諭湖湘州縣皆帖然，人已歸業，殊可喜。此岳將之力也。然屯戍之多，所至艱窘，非特長沙也。閩中素貧，近降祠部一萬道，已敷配在民間，貧家所敷已二百千，❹未知所從出，細民可知矣。不知湖湘有此否？事之可憂者，非毫楮可盡。

餘寒未解，惟冀爲道保重，副此頌祝。

其十四

《語録》子才所寄已到，方編集諸公所録，以類相從，有異同，當一一考正，然後可以漸次删潤，非旬月可了也。❺俟書成即納去。某近著《三經義辨》，正王氏之學繆戾處，方就，俟脱藁納去，❻取正左右，庶可傳

❶「閩」，原作「閑」，據沈暉本改。
❷「治安」，沈暉本作「無擾」。
❸「此」，李熙本、沈暉本作「小」。
❹「已」，沈暉本作「幾」。
❺「月」，沈暉本作「日」。
❻「藁」下，李熙本、沈暉本有「當」字。

後學也。

曾吉甫頃在維揚，亦嘗相聚，但初未嘗講學耳。公既稱其如此，士大夫間豈易得哉？❶若得其來，時親其緒論，固所幸願也。

其十五

久不聞問，方深馳企。辱書，伏審旅寓台候萬福。欣慰欣慰！

某老拙如常。去冬松溪賊范忠大作，武尉被害，焚劫縣道略盡，首領已爲申將禽獲，殘黨出境，勢無能爲也。又傳虔寇陳顒犯漳、汀，朝廷已遣申將往討捕。敝邑相去差遠，民間不甚驚擾，稍得安居，時親書册，聊用自適耳。餘無足道者。

正遠瞻晤，惟冀對時爲道自重。

其十六

知令似龍圖，先往湖外，得近信否？長沙方易帥，勢未可往，更俟浙帥來，如何？徐行未晚也。伯紀言章醜詆之，以爲有跋扈之漸，天下知有宣撫，不知有朝廷。賴君相眷知，猶得宮祠而罷。甚幸！

浙帥尚在領表，不知何時可來湖中？么賊未殄，伯紀已有罷命。新帥未到，人情不無向背，萬一有警，爲之奈何？在伯紀尤可慮也。梁參議聞已歸，未到鄉里，云徑往福唐般家，得渠來，則湖外事可盡知也。

❶「士」上，沈暉本有「於」字。

得也。

其十七

某竊謂「令出惟行，弗惟反」，欲令之不反，當慎其始，始之不慎，雖欲不反，不可得也。

閩中二三年來，盜賊羣起，在四川軍被害爲甚，❶夷傷之餘，民力凋敝極矣。蒙恩放免紹興二年秋夏二税及役錢一料，非朝廷勤恤民隱，何以得此？既而漕司檢准紹興令，諸赦降放及倚閣税租者，各不得過三分，行下州縣，依舊催納七分，急於星火。民被其澤，方歡欣鼓舞，未逾月，遂轉而爲怨咨。良可惜也！

朝廷既有著令不得過三分，赦書不應全放，是徒爲文具罔民耳。後雖有德意，人誰信之？恐自是民不立矣，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赦書既已盡放，有司亦不宜沮格。二者胥失矣，皆不慎令之過也。放税租出於一時之異恩，自當量災傷分數減放，使民受實惠，何必著爲令格不得過三分，是豫爲罔民之具以資哀刻之吏耳，非令之善也。

某衰朽，杜門不欲聞外事，因催税者及門，見邑中行移如此，恐遠方利病，公所欲知，故輒及之。願勿以語人，恐貽不恤緯之謗。至禱！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終

❶「在」、「川」，沈暉本作「上」、「州」。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書　六

答曾元忠

其　一

先公道學行義，爲世儒宗，嘉言讜議，著在天下。過蒙以行述見屬，文鄙意陋，不足以發揚盛美。方自愧恨，復承賜翰，重加獎與。伏讀汗顔，無所容措。

相望南北，無由展奉。區區書不能究。

其　二

自還鄉，盜賊蜂起，兩年避地奔竄，未嘗一日安居。敝鄉今歲方稍寧息。

江西山黨未有悛心，時有竊發者出没境上，居民不無驚擾。虔寇未平，而此月初間，建昌復兵叛，閉城焚劫，南豐縣官骨肉與邑人多遁至建寧縣。昨日或傳已就招安，未知是否？弊邑已遣人往探問，更數日必有的耗也。此曹非勦滅之，無以懲後，若只招安，如養驕子，少不如意，則復思亂矣。世路如此，奈何？

秋暑尚熾，更切對時珍嗇。前膺召擢，慰此頌望。

其三

先公行述，寡陋不足以發揚德美，負愧多矣。遺稿爲諸子收去，今皆不在家。示諭有脱陋處，[1]公可自以意添入，或他有未安處，亦當以意損益之，無害。吾徒不必爲形迹之嫌也。

此文欲傳遠，不可草草。幸照亮！

答學者

其一

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唐虞禪，夏后、商、周繼，皆天也。聖人何容心哉？奉天而已。横渠先生曰：「舜之孝，武王之武，聖人之不幸也，征伐豈其所欲哉？不得已焉耳。」故曰「未盡善」也。帝王之號，亦因時而已，[2]皆非有心迹之異也。

《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學者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體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發而中節，中固未嘗亡也。孔子之慟，孟子之喜，因其可慟、可喜而已，於孔、孟何有哉？其慟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

鑑之照物，因物而異形，而鑑之明，未嘗異也。莊生所謂「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出爲無爲，則爲出於不爲」，亦此意也。

[1]「陋」，沈暉本作「漏」。
[2]「因」，原作「曰」，據沈暉本改。

若聖人而無喜怒哀樂，則天下之達道廢矣。一人横行於天下，武王亦不必耻也。故於是四者，當論其中節不中節，不當論其有無也。

夫聖人所謂「毋意」者，豈恝然若木石然哉？毋私意而已。誠意固不可毋也。若所謂示現者，則非誠意矣，聖人不爲也。故孟子論舜曰：「彼以愛兄之道來，❶則誠信而喜之，奚僞焉？」毋誠意是僞也。

武王之克商，纘文王之緒而已。故《泰誓》曰：❷「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又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則武王雖以一戎衣而有天下，蓋不自以爲功，歸諸文王而已。則嚴父配天，蓋武王之志也，周公其得已乎？然是禮也，肇自周公，故曰「周公其人也」。《中庸》曰「周公成文武之德」，❸正謂是歟？

道固有義，義不足以盡道。《易》曰：「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既曰「和順道德」矣，又曰「理於義」，則道於義固非一事。横渠「冰漚」之説，❹與釋氏「輪回」之説異，其詳具於《答吕和叔書》中。此是非異同，達者當自見之，非言論所及也。

致知必先於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斯知止矣。此其序也。蓋格物所以致知，格物而至於物格，則知之者至矣。所謂止者，乃其至處也。自脩身推而至於平天下，莫不有道焉，而皆以誠意爲主。苟無誠意，雖有其道，不能行也。故《中庸》論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卒曰「所以行之者一」。一者

❶「之道」，原無，據沈暉本補。
❷「泰」，原作「秦」，據沈暉本改。
❸「武」，原作「王」，據沈暉本、《中庸》改。
❹「冰」，原作「水」，據沈暉本改。

何？誠而已。蓋天下國家之大，未有不誠而能動者也。然而非格物致知，烏足以知其道哉？《大學》所論誠意、正心、脩身、治天下國家之道，其原乃在乎物格，推之而已。❶若謂意誠便足以平天下，則先王之典章文物皆虛器也。故明道先生嘗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耳。

其二❷

皎在中宗時，遣嗣虢王邕等鞫問，❸一意無二言，可謂忠於所事矣。其後雖位浸通顯，未嘗干紊朝政，無大過惡，特人主寵暱過分耳。

孟子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皎之流放，與其親厚者謫死，世以爲冤。源乾曜不能正，爲人所譏詆。非所謂「國人殺之也」，而欲因而乘之，連株逮黨盡誅之，不已甚乎？用刑如是，雖桀、紂之虐，不至是也。某竊謂如宋璟之論抑損之，❹足矣。

其三

直之爲義，如「必有事焉」之類，不相似。既曰未得夫直，則所養無本，則是以直

❶「推之」，沈暉本作「知至」。

❷其二、其三，李熙本、沈暉本與其一連成一篇，其四與其五連成一篇。

❸「虢」，原作「號」，據沈暉本改。

❹「抑」，原作「柳」，據沈暉本改。

爲氣本也。得夫直矣，養此可也，則養直而已。

所謂「至大至剛」者，又何物也？「以直養而無害」，「以」之字又是何義？更深思之！

「屢空」，有時乎不空，「三月不違仁」，則有時乎違是也。以空爲學之始，而仁之體未見，至於不違仁，則仁之體見矣。未知仁以何爲體？不可謂有一「仁」字便謂仁之體見，則《論語》之言仁處多矣。以空爲學之始，而孔子獨於顔淵稱之，豈諸子皆未嘗學耶？恐「屢空」，學者亦未易到也。

其　四

辱問所疑，益見力學用意之勤也。所謂小人自以爲中庸與舜、顔皆是也。若用中、建中皆施於民者，與所謂不可能異矣。不可能謂體道言之，蓋有能則有爲之者，爲之則與道二矣。「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皆此意。但詳味之，其義自見。

《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見其如此，即是上下察。古人引《詩》，皆斷章取義，不必泥全篇之意。如孔子以「戰戰兢兢，如臨深淵」爲諸侯之孝，亦猶是也。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蓋其妙萬物而無不在故也。

其　五❶

回人立俟，匆匆，辭不逮意。

承職事多暇，官長仁賢，日有相從之

❶ 此篇，沈暉本與上篇連爲一篇。

樂，尤用爲慰。

范元長，某所聞其賢久矣，❶純夫之子，申公之甥，元明之婿，吕氏兄弟能道其詳，恨未及一見也。因見，亦煩爲道區區嚮往之意。

答吕秀才

辱問以所疑，非荒薄者所能知也。試一言之，而吾子自擇焉。

夫誠者，天之道，性之德也。故《中庸》言天下之至誠，其卒曰：「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蓋惟聖人與天同德者，爲能誠焉。❷忠乃士之一節，未足與此也。古之所謂忠臣者，豈盡聖人哉？

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夫仁，孔子不敢居，而君子有不仁焉，則忠而未仁，❸亦何疑之有？《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則忠非盡道也，特其違不遠耳。然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蓋古之教者，當其可之謂時。孔子語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蓋若曾子者，所謂當其可也。曾子之門人，則未足以語此也。故告以「忠恕」，以示入德之方，使知由是而求焉，則不遠矣。

「君子道者三」，曾子所以語孟敬子者如此，故能近信、遠鄙倍暴慢而已，非其至也。自「致知」至於「慮而後得」，進德之序也。譬之適四方者未知所之，必問道所從出，所謂「致知」也。知其所之，則「知止」

❶「所」，沈暉本作「亦」。
❷「能」下，沈暉本有「盡」字。
❸「忠」，沈暉本作「中」。

矣。語「至」則未也，知止而至之，在學者力行而已，非教者之及也。❶

吾子其審思之，以爲何如？或未中理，無惜疏示。

答呂居仁

其一

承示《問學》一篇，博究先儒異同之論，益知好學之力也。然其間與鄙意不合者，❷敢不以告？

楊子「湍水」之説，荀子「杞柳」之説也，其論極善。《孟子》七篇之書，其要道性善而已。湍水之説，孟子固嘗辨之，不可與性善混爲一説明矣。而論者欲一之，皆未究其所以也。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言相近則不可謂一，孟子論「白羽之白」與「白雪之白」是也。惟相近，❸故以習而相遠。若叔魚之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若此類，是生而惡也。文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若此類，是生而善也。韓子不究其所以然，遂列爲三品，則失之矣。是數説，要之皆原於性善，然後爲得。

橫渠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斯言盡之，更當深考

❶「之」，李熙本、沈暉本作「所」。
❷「與」上，沈暉本有「有」字。
❸「惟」，李熙本作「性」。

之也。《中庸》曰：「反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大學》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蓋致知乃能明善，不致其知而能明善，未之有也。此不須分爲二説。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孔子論學與思如此。

既曰「學以成行」，又曰「學也者，受之性而發於文字言語者也」，斯言似不相應。世儒之病，正在以言語文字爲學，不可不知也。

淺陋妄意如此，高明試一思之，如何？兩日大暑，去人候書，揮汗作此，辭不逮意，幸亮之！

其　二

辱問所疑，皆非淺陋所知也。然厚意不可虚辱，輒試言之，請自擇焉。

夫守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敬足以直内而已，發之於外，則未能時措之宜也，故必有義以方外。毋我者，不任我也，若舜舍己從人之類是也。四者各有所施，故兼言之也。道固與我爲一也，非至於「從心所欲不踰矩」者，不足以與此。

言「志於道」、「依於仁」，固無害。《中庸》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道固不可爲也，然不示之以入德之方，則是以聖人望人，不容進學也。❶故卒曰「忠恕違道不遠，❷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勿施於人」，忠恕之道也。由是而求之，道不遠矣。孔子曰：「若聖與仁，

❶「進」，沈暉本作「有」。
❷「恕」，原作「怒」，據李熙本、沈暉本改，下「恕」字同。

則吾豈敢？」然非聖人，則不足以盡仁，而仁特未化而已。管仲之仁，蓋稱其功也。「利貞」者，言乾之性情也，《易傳》可以究觀之。

夫「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詩特發於言者，故於動天地，感鬼神，言近而已。

來人立候書，匆匆作此。

其　三

承問「格物」，向答李君書嘗道其略矣。六經之微言，天下之至賾存焉。古人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豈徒識其名哉？深探而力求之，皆格物之道也。夫學者必以孔、孟爲師，學而不求諸孔、孟之言則末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説之，將以反説約也。」世之學者，欲以彫繪組織爲工，誇多鬥靡，以資見聞而已，故摭其華，不茹其實，未嘗畜德而反約也。彼亦焉用學爲哉？

某老矣，雖有志焉而力不逮。區區有望於左右者，正在此而不在彼也。勉之勉之！

其　四❶

弊居窮僻，不聞往來之便，久失修問，第深嚮往。聞公職事清簡，不妨詩書之樂，殊用爲慰。

某習閑之久，老懶滋甚，飯蔬飲水，聊以度日，無餘念也。審察之命，非拙者所堪，姑以疾辭免。承見問，故及之。

❶「其四」一篇，原無，據沈暉本卷十四補。

承問以所疑，適以翁士特、李伯紀相繼至此，擾擾數日。又以廣伯索《春秋序》，稽緩之久，故且應副去。公所問事，續當奉答也。廣伯且記道意。以去人立候書，未及上問。匆匆作此，殊愧滅裂。

與鄒德久

其一

先公《奏議序》納去，鄙拙不足以發揚盛德，負愧多矣。

聞令弟欲令福唐鏤板，傳之久遠，甚善。然其間有彈擊權要，今子孫恐有當路者見之，遂爲世仇，不可不慮也。如歐公有從諫，正謂此耳。若鏤板，可節去彈擊之章，未須傳也。公更思之！

其二

相別之久，特蒙枉顧，殊慰傾企。非篤於情義，何以有此？間違忽復累月，比日不審爲況何如？伏惟燕休，德履佳勝。

江北雖屢有捷報，而所傳不一，殊令人憂疑不解。向承欲還毗陵，果成行否？近得小子適十月書，云城中人皆竄伏鄉下，虜寇猶未退，聽天兵往來，六飛親行，恐常、潤之人未得奠枕而居也。世事如此，奈何？

末由會集，切冀以時保嗇。

答胡處梅[1]

示諭持一「忍」字，益見好學用意之篤也。三復，欽歎！

某切謂學者以「致知格物」爲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夫鼎鑊陷穽之不可蹈，人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鼎鑊陷穽者，以其知之審故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鼎鑊陷穽也，而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真知之故也。使其真知爲不善如蹈鼎鑊陷穽，則人孰爲不善耶？

若夫物格而知至，[2]則目無全牛，游刃自有餘地矣，不待「忍」而能也。忍而不爲，恐物或誘之，有不可忍者，更切勉之！

答練質夫

辱書問以所疑，以某之淺陋，何足以知此？然厚意不可以虚辱。試一言之，質夫自擇焉。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萬物皆備於我，則數雖多，反而求之於吾身可也。故曰「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以己與人、物，性無二故也。夫道，豈難知難行哉？雖行止疾徐之間，有堯、舜之道存焉。世之人不知自己求之，道之所以難知難行也。

以質夫之篤志彊學，其所進豈易量

---

[1] 「梅」，沈暉本作「晦」。

[2] 「物格」，原作「格物」，據沈暉本改。

哉？勉而卒之無難矣。

屬詔使壓境，百冗併集，區區非毫楮可盡。

與黄用和

《記》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曰：「禫而内無哭者，樂作矣。」又曰：「是月禫，徙月樂。」故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曰：「踰月乃其善也。」朝祥暮歌，孔子不深罪之，特未爲善耳。《士虞禮》曰：「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鄭氏謂：「中猶間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❶蓋祖鄭氏説也。是月也吉祭，則無凶服可知。

大率今之士人，皆以垂脚幞頭爲居喪之服。若用此，悉與未經祥、禫者無異。若惨巾與其餘衣帶，從其色而薄之可也。

昔至完居喪，問蘇子容，云：「衣冠皆復常，但不着公服耳。」至完用之。考之古義，既祥，固可聞樂矣。然今之二十七月之喪，著在中令，❷釋服從吉，律有明文，欲髣髴古既祥爲之，恐不可也。衣冠復常，純用吉服，則禫制未終，無以爲別。竊謂衫用皂以布爲之可也。更請裁擇！

與許少尹

其一

伏承進陟殿中，士夫交慶，非獨朋游之

❶「此」，原無，據李熙本、沈暉本補。

❷「中」，李熙本作「甲」。

私喜也。積學之富，必有沃心之論。繩愆糾繆，乃其餘事耳。士氣久不振，佇聞鳳鳴，副此顒望。

其二❶

荒薄誤蒙諸公論薦，皆自公揄揚之過也。審察之命，臣子不當以疾爲辭，實以衰病薾然，❷力不能彊，愧懼于中，無所容措。高明必能亮之也。

所懷千萬，臨紙不能悉布。希照察。❸

其三

小子回，辱書，良荷眷勤。然稱與過當，皆非老拙所堪。伏讀，重增愧爾。過情之語，非所以施於朋友也，願簡去浮文爲幸。

邇來不審爲況何如？伏惟獻替之餘，神相多福。炎暑方熾，更希以時珍嗇，以膺峻擢。❹

其四❺

鹽法聞公屢有文字，東南夷傷之餘，非巨力幾無以自存，斯民受賜多矣。欽嘆欽嘆！

毘陵苦多雨，麥頗稔，而蠶不收，高田想可望。窮居所願，惟年豐耳。飯蔬飲水，

❶ 此篇，沈暉本與上篇合爲一篇。
❷ 「薾」，原作「爾」，據沈暉本改。
❸ 「希照察」三字，沈暉本無。
❹ 「以膺」，沈暉本作「前窮」。
❺ 此篇，沈暉本與上篇合爲一篇。

聊以卒歲，無足道也。

承書，腸血爲梗，君子神明所相，無妄之疾，當勿藥自愈。舊日志完亦聞此疾，徐典樂傳一方，服之立效。當爲就其子求此方，便附去。

竊謂《中庸》二篇，聖學所傳，具在此書。不自揆其荒淺，妄爲訓義，不敢輒以示人。方欲訓寫取正朋友，不知何緣遽徹清視？其間違義害理處必多，幸一一疏示，以警不逮。如公固所欲求教者，願勿示外人，以取嗤鄙。區區至祝。

答蕭子莊

其一

老朽文思衰落，重蒙以殿記見屬，不欲固違厚意，辭鄙意陋，不足以傳遠，徒負愧耳。

向在諫垣，嘗論王氏之失，太學諸生安於所習，鬨然群起而非之，賴君相之明，卒從之。今雖有定論，學者真知其非者或寡矣。屏居投閑，因摭《三經義》辨有害理處是正之，❶以示後學。文字多，未暇録去。俟小子早晚帶行過仙邑，可一覽也。

其二❷

仙里之别，倏忽累年，久不聞動静，第深傾企。辱書，伏審即日德履佳勝。某老

❶ 「辨」，沈暉本無。

❷ 其二及其三、其四，原無，據沈暉本卷十四補，底本「其一」於沈本爲第二篇，「其二」爲第一篇。

拙，幸如常。正遠會集，切希力道慎愛。[1]

其　三

某衰朽，退伏田廬，不爲世累所攖，意謂可以杜門自適。洎還家，盜賊四起，避地流徙，無一日得安其居。今歲方少寧。近日江北復擾，六飛親行，亦不能不以爲念也。世事如此，奈何？

歲暮寒劇，更切加愛。餘不一一。

其　四[2]

南浦劇邑，吴侯下車未數月，即留意學校，非才有餘，知所先務，何以及此？

示諭殿記，第恨老病，文思衰落，不足傳遠耳。事稍定，試勉爲之。有便附去，希照悉。

答胡明仲

趙參還朝，聞有立螭之命。方時艱難，仁賢彙征，中興之功，可指日而望也。既而除命不行，輿論不厭，在公未有加損，重爲朝廷惜也。公昆仲俱在侍下，想不廢講學，所得已多矣。

秋暑方劇，更希爲時自貴，[3]以副人望。

[1]「力」，依文意疑當作「爲」。
[2] 此篇文字原與上篇合爲一篇，今依文意另立一篇。
[3]「貴」，沈暉本作「重」。

答范伯達❶

某與先丈游從非一日，情義之厚，亦非他人比。誌銘之託，不敢後也。兩年避盜，狼狽奔竄無寧居，以故未及撰述。今叙其行事始終大節納上，可礌之墓上，以昭示來者。辭鄙意陋，不足以發揚盛美，負愧多矣。

人回，姑此爲報。區區書不能究。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一終

❶ 此篇原無，據沈暉本卷十四補。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二

書 七

答張子韶

自聞公省殿兩中魁選，爲之喜而不寐。即欲馳書爲賀，衰晚杜門却掃，不閑往來之便，❶故久而未能也。辱書勤勤，以諗歲寒之意，❷感慰感慰！比日不審起居何如？伏惟德履佳勝。廷對自更科以來未之有，非剛太之氣不爲得喪回屈不能爲也。三復，欽嘆！

公之名德已簡在君相，不日當有異用，必不久淹于外，然復之時，群陰在上，而陽始復焉，陰猶盛也，非一陽在下所能勝。小人衆而君子獨，豈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制哉？故必朋來而後無咎。然動而不以順行，則出入不能無疾。不能無疾，則害之者至。如是，身之不能保，尚何朋來之有？故於《復》曰「動，而以順行」，於《剥》曰「順而止之」，其道一也。故《剥》之《象》曰：「順而止之，觀象也。」蓋艮上而坤下，剥之成象也。觀剥之象，❸則知所以治剥矣。東漢之君子不知出此，欲以力勝之，卒至於俱傷兩敗，而國隨以亡，有以取之也。復之成卦，坤上而震下，動以順行，亦猶是耳。觀

❶「閑」，沈暉本作「閒」。
❷「以諗」，李熙本、沈暉本作「益認」。
❸「象」，原作「罪」，據沈暉本改。

四時陰陽之運，寒暑之變，天且不能暴爲之，況於人乎？故《豫》之《彖》曰：「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正謂此也。

公之言，朝廷略施行矣。竊聞左右已有側目者。某自謂與公非一日燕游之好，故輒及之，欲公異時慎處之也。

與劉希範

某竊觀車駕自建康移蹕會稽，未踰時，復有旨還浙西，鋭然有向敵之意。人情舉欣欣然，謂國勢稍振，中興之業可指日望也。未及渡江，聞建康有警，復還會稽，徑趨四明，欲乘桴爲閩之行。聞之惶駭，至寢食俱廢。

某竊觀自古興王，未有無根本之地而可以禦外者。高祖之興，蕭何守關中；光武之興，寇恂守河內，以爲根本。雖敗軍亡將，而調發兵食無缺乏之事，以有根本之地可依故也。❶若車駕駐蹕閩中，則僻在海隅，中原路斷矣。而今建康、錢塘不守，則根本去矣。諸將緩急，誰爲應援？萬一饋餉不繼，則意外之變，不可不虞也。

某竊謂隆祐在虔，而用自適耳。既蒙見許，切不可緩也。惟希爲道自重，慰此頌祝。

與李泰發

其一

去歲初聞被召，復在言路，喜慰無量！

❶「本」，原作「木」，據李熙本、沈暉本改。

君子在朝，庶幾輔成中興之業，乃復補外，殊乖所望也。

聞宣城寇盜充斥，皆已撫定爲我用，邦人安堵無他虞，所補不淺矣，亦足爲慰。

春深，寒温不常，更切爲民慎衛。❶區區頌望。

其　二

近日江、浙探報不一，喜懼相半。車駕駐永嘉，虜騎未聞退舍，福唐日傒翠華臨幸，而閩中空空無有。前日王瓊一軍過，只一二日，所費已七萬餘。若入閩中，則是舉中原棄之，江、湖、淮、浙運饋路絶，不知何以應副？每一念之，寢食俱廢，奈何？

近虔州又大擾，焚毁廬舍十八九，蕩然一空，不知隆祐可以安居彼否？若來閩中，日見狼狽，痛心疾首，無復生意，旦暮癡坐而已。

所懷千萬，臨紙不能具布。

其　三

某去歲夏初還至敝廬，日幸虜騎寧息，庶幾畢此餘生。諸公但爲遁逃之計，不復爲守禦之備，以至今日！若得諸郡皆如公守宣城，❷則猶或可望也，如李鄴、李棁輩身爲禁從，❸皆率先投降，他復何望耶？苦痛苦痛！

閩中去歲大水，田廬漂蕩十五六，民已

❶「民」上，沈暉本有「斯」字。
❷「得諸」，原無，據沈暉本補。
❸「李棁」，原無，據沈暉本補。「從」，原作「徒」，據沈暉本改。

艱食。今復科須不一，❶恐别致生事，奈何奈何？

其　四

公秉鈞軸，今日當以虔爲根本也。任肅寇之責，非公其誰？此天下之所屬望也。江西惟廬陵富實，湖北之荆南，湖南之潭湘，所有三省，宜擇吏總領，緩急以爲應援也。昔陸贄有言：「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日之患，正坐氣散而勢析也。樞密張公與趙觀察領兵入蜀，韓世忠、劉光世又分爲一處。❷兵分而勢弱，緩急首尾不相及，宜其力不支。爲今之計，莫若召還蜀兵，檄韓、劉二將恊力收建康爲急。

與秦丞相

便中辱賜鈞翰，良荷愛念。竊記近世名儒，❸自安定而下，如歐公輩，無不學《春秋》者。熙寧更科不用，其學遂廢。六經惟此書出於聖人之筆，餘皆述之而已。微辭奥旨，爛如日星，以爲不可讀，無是理也。今得公留意於此，斯文之幸也。

某兩年避地奔竄，平時所藏書籍，爲凶寇棄毁略盡。蒙見索文字，無以應命，第深惶愧。某自還家，昔之儕流無在者，索居終日，無過門者，惟親書册，❹温尋舊學，聊用自適

❶「科」，原作「料」，據沈暉本改。
❷「一」，四庫本作「二」，疑是。
❸「竊記」，沈暉本作「切觀」。
❹「親」上，沈暉本有「時」字。

耳。方欲綴集散亡，以待後學。稍有叙，當繕寫託薛漕附達，以取正左右。伏希照亮！

答李叔易

秋間，小子還毗陵，嘗上狀，計已塵徹。屏跡閩陬，下州小邑，士大夫不至其境，杜門索居，如坐井中。每思昔日從游之樂，恍若夢覺，不可追尋也。

近日屢聞江北捷報，喜慰無量。中興之功，可指日望也。鑾輿親征，想已至江上，士氣當百倍前日。此與澶淵之役無異也。可賀可賀！兵革之後，世事正須經理，❶公豈宜久居散地？佇聞新命，以副天下之望，非交朋之私願也。

長至只數日間，君子道長之時。切冀以時保嗇，慰此頌祝。

答李叔易書❷

便中辱惠問，殊慰渴德之勤。承諭《書》義已有成說，向嘗見《詩》義，亦有成書，望寄示爲幸。惟早得爲佳。衰朽杜門索居，平時朋游凋喪略盡，絶無過從者。惟時親書册，聊用自適耳。既蒙見許，切不可緩也。惟希爲道自重，慰此頌祝。

與李丞相

其一

兩日前得胡康侯書，備聞湖湘事，自馬

❶「世事」，原無，據沈暉本補。

❷此篇原無，據沈暉本補。

友等四寇繼至，截留税數，❶不以上供，又重加裒刻，剥民膚髓，官吏殘賊布滿州縣，皆欲變爲盜。及公到部，按治大奸贓數輩，稍選令佐，嚴禁科斂，奉行朝廷法令，遵守不違。百姓始知上有天臺之尊，下有州郡之體也。初撫三路，檄鼎帥進兵討楊么，❷潭兵先入，已破數寨。吕憲書云「有破竹之勢矣」。後聞有旨，鼎不受節制，賊復熾。湖湘之民深以爲恨。

鈞旆既東還，去思日甚。功名之會，自古所難，在公爲不足道，重爲朝廷惜也。相望數舍，無由面對。區區書不能究。

其　二

昔公在朝，威望隱然如長城，民恃以無恐。比年以來，世路日艱棘，毒流四方，淮、浙爲甚。延及吾閩，盜賊蜂起，無得寧息者，良可駭嘆！

鈞旆南還，士論以爲天意必有在，宇内共慶，非特小邑之私喜也。行遂參覲，他須面承乃究。

與許高老

自鈞旆西行，絶不聞耗。近親情自廬陵還，始知寄寓分寧，殊慰仰德之勤。不審比日起居如何？伏惟神明協相，福履增勝。

世路日益艱棘。去歲建康退衄，車駕移蹕，四明復不守，遂由海道至永嘉。永嘉

❶「數」，沈暉本作「賦」。
❷「么」，原作「公」，據沈暉本改。

隘陋，非萬乘可居。會稽以李鄴迎降，得免焚毀。今始駐蹕於此。又聞欲上霅上，❶未見報，不知如何？浙西夷傷無孑遺，而錢塘、蘇、秀爲甚，惟霅上獨全。會稽饋運路梗，勢必不能久居也。閩中自昔兵火不到，去年苗、劉焚劫浦城、邵武，近又建陽、松溪諸蠻殺傷縣官，盜賊蜂起。王瓚下潰兵入建、劍，虜掠殆盡，屋宇無有存者，被害尤甚於他處。殘寇以從温陵路去，未知所向。泉南今歲大歉，恐不能支。敝居將樂在山谷中，五季避地之所，賊逼鄰境，不免亦遷避。仰禄爲生，而州縣匱乏，俸廩不可得。貧窘遭此，殊難堪也。世事如此，奈何？

某避賊回方數日，傷暑濕，偶作寒瘧，未痊，今日當發。適有人行，凌晨扶病作此，不能盡所欲言者，殊愧草率。

答傅子駿

姑蘇之別，倏忽餘六年。便中遠辱賜逮。❷伏審邇辰，台候動止萬福，尤爲用慰。

某自還家，盜發建安，群凶響應，釋耒荷戈而起者，不可以數計。避地流徙，無一日得安其居，雖仰道之勤，❸日欲修問，以故久而未能。素荷愛厚，必蒙見諒也。❹

鄉邑焚劫蕩盡，所幸先廬獨存，得庇風雨，中外親族，俱無被害者。然公私所積，皆爲賊有。斗米千錢，細民艱食，殍死者相枕籍，良可憫念！賤累數十口，日食貴糴，

❶ 上「上」字，沈暉本作「往」。
❷ 「逮」，沈暉本作「教」。
❸ 「道」，沈暉本作「德」。
❹ 「蒙」，原作「故」，據沈暉本改。

困憊殆不可支。去春松溪、甌寧餘黨未殄，猶有竊發者，賴申將駐兵福唐，即時討滅，今方寧息，鄉民稍稍復業。

衰朽杜門索居，一時儕流凋喪，無一存者。後生晚進，❶老少異趣，絶無過從。惟時親書册，聊用自適耳，餘無足道者。方時艱難，正賴諸賢恊濟，如公豈宜置之散地？佇聞峻除，慰此頌望。

與傅國華

某切自念衰晚，不足爲世用，杜門待盡，無復餘念。故平居不敢輒至公卿之門，雖台旆持節往還，亦不敢通名于左右。不謂高明過聽，俯加論薦，在愚賤何以堪之？

道學不傳，士鮮知所止。某初不自量力之不足也，側聞先生長者之餘論，妄有意焉。今老矣，精力昏耗，寡陋滋甚，愧負初心，恐遂泯没，爲小人之歸。誤辱眷知，重增慚惕耳。審察之命，自度散材不中繩墨，故不敢冒進爲門下，必蒙見亮也。末由一造台屏，姑勒此少布萬一，下情不勝惓惓之至。

與執政

輒有少意冒聞，閩中地瘠人貧，天下所共知。比年建、劍、臨汀、邵武四郡，爲群凶焚劫，蕩盡無孑遺，而將樂爲尤甚。朝廷遣兵誅討，軍期所須不一，又每歲常賦之外，市銀數亦不少，皆出民力。加之饑饉，自春初至今，斗米逾千錢。人不堪命，皆昔所未

❶「晚進」，原無，據沈暉本補。

聞而今見之也。故細民荷戈持戟，群起而爲盜，動以萬計，皆平時負耒力耕之農，所至屯聚，未有寧息之期，非有他也，特爲艱食所迫，姑免死而已。然閩境之内，死於兵者十已三四，所存者皆夷傷飢羸之餘，雖剥膚椎髓無以供上之求也。

縣令不忍窮民無所赴調，已具狀申省，乞蠲免常賦之外如需須市銀之類一二年，以安集之，使復業爲平民。此良吏善意，邑人矯首西望，以需膏澤有日矣。猶未聞報，又群聚踵敝廬以告，謂某嘗游諸公之門，有一日之舊，庶幾鄙言可以上達。某以衰朽謝事里居，杜門待盡，而避地流徙半年餘，無一日得安其居，不當復干與時事，拒之至于再，至于三，去而復來，不可却。復切自念，朝廷方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天下大計無遺矣。❶ 恐僻陋之邦，去朝廷遠，民之隱微，或未盡知，亦仁人之所聞也，故輒奉尺牘，上瀆鈞聽。若蒙矜恤，如其所請，使一方之民更生，則爲賜不淺矣。

干犯威嚴，豈勝愧懼？恭惟仁明不加譴怒，萬萬幸甚！

與梁兼濟

榷酒利害，獻言者蓋未嘗究知本末。

榷法自祖宗以來，行之久矣。至嘉祐末年，流弊之久，民間苦官務酒惡不可飲，比户私醖，故官中每歲酒課不敷，而民間犯法者亦衆。此公私通患也。吾鄉陳氏名廣者，鄉人目爲陳萬户。經由朝廷獻利害，乞會計每歲官中所得酒課若干數目，均在人户作

❶「計」下，沈暉本有「固已畫計」四字。

酒利錢送納。吾郡合五邑人户，裒金資以往，朝廷下有司相度，從之。迄今六十餘年，上下安便，官中無一毫之費，而坐收厚利，民間亦免冒禁抵刑之患。此公私兩利也。

今若再榷，當張官置吏，役使兵夫，禄廩所費不貲。又須折科米麥，調度紛起，仍於人户免納酒利錢乃可。如此，官中何利之有？若不與免納酒利，則是榷之又榷，非今日所宜爲也。兵戈未息，所須不一，如官告度牒，敷在民間不少，人已不堪，若更意外生事，則百姓未有向安之期也。

承示諭，欲必争其不可，甚善。然罷榷法已是六十餘年前事。恐公未盡知所罷因依，故輒及之。

與廖用中

近聞朝廷詢究茶、鹽二法，某在諫省，其大概論之詳矣。問之幾叟，必能道之。然今日閩中二法，與他路不同。見行鹽法，不可更革也。

本路歲額，上供銀二十餘萬兩。上供錢物與官兵俸給，皆資於鹽息。抄法若行，則利歸權貨，漕司拱手無可爲者。歲計不貲，非出於漕臣之家，取諸民而已。兩年盜賊四起，軍須百出，取於民已多。上四州軍殘破特甚，亦不免科敷，每一錢産科借三文。福州爲不經殘破，每一錢産科借百文，民力凋敝，與殘破處無以異。近見郡官到邑中，云自二宣撫到，郡中應副到三十一萬緡。其何以堪？上四州軍之民彊壯者率

以兵死，弱者往往以餓死，存者十無二三。鄉下無牛無人，田皆荒廢，至今斗米猶不下八九百錢。若更有科敷，雖剥膚椎髓，無以供也。自政和以來，官吏以「應奉」爲名，取民無有限極，至於鹽法，猶不敢更革，豈今日可行耶？

茶引抑配人户，以爲常賦。然今日又非前日之比。本路産茶，無如建安，仍多精品商販。自江、淮以北，道路不通，商販不行，歲額取足於吾閩而已，人何以堪？茶司官吏，勢不可坐視虧欠，不免督迫郡縣敷足歲額。莫若復用搭息，罷此一司良便。若見丞相，當力爲言之，則一路受賜不淺矣。

閑居杜門，嫠不恤緯，縷縷及此，惟照亮。幸甚！

與吳大卿

聞隆祐六宫，先往江表。自江而南，皆江表也，詔書所謂江表者，必是江州。百司官府不與軍旅之事者皆從之，則建康不復治他事，悉力戰守耳。諸公能如是，則中興之功，可指日而望。天下之幸！

昔漢高祖之興，以蕭何守關中，光武以寇恂守河内，以爲根本。故楚、漢相守滎陽，❶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今上供物散在數處，不知甚處爲根本？廟堂必有成算，非衰老所能知也。

❶「滎」，原作「榮」，據沈暉本改。

與吳守

其一

杜門索居，渴仰風德，日益增劇。鄉邦雖僻左，而溪山之勝亦吾閩佳處，當無事時亦足樂也。但世故如此，縱有樂事，寧能解體國者之憂乎？苗、劉猶未獲，聞諸將環集，人神共誅，想不能復爲孽也。又聞池、饒尚有殘寇，未免調兵防拓，不知只爲苗、劉否？

前日得福州相識書，云召募海船甚急。福州二百隻，所費已不貲，不知吾郡能免否？雖有船由海道去，不知領之者爲誰？一非其人，則有害無補。今日之事，所憂非一，奈何奈何！

其二

累日劇暑，共審撫字之餘，台候動止萬福。

苗、劉陷溢亭，則建城逼矣，奈何？敝鄉民兵前此效用，獲級者不賞，死事者不加恤。防拓建安者幾千人，又無故遣之，今未及一月，又召之。此曹寧肯復爲用耶？鄉中去歲洪水橫流，瀕溪廬舍漂蕩殆盡，深山窮谷膏腴之地，悉變爲沙礫，農人坐視，無力修治，秋成何望焉？則今歲事又可知矣。即今斗米已百七十錢，某自省事以來，民饑未有如此者。歲凶，正宜存撫，而散利、薄征、弛力，尤荒政之不可緩也。此鄉頑民素喜爲亂，邑人日夕震懼，恐其迫窮生變。今調兵，又欲隨税錢科敷，是速其爲亂

也。科敷一事，得免之乃幸。萬一緣此生事，則科敷未必有得，而其患有不可測者，不可不慮也。如聞趙觀察領兵萬餘人自福唐來，其兵勢似可恃。若此而不能禦，雖有七百人，未必有濟。聞縣中欲以百人爲一番，逐次起發，亦似無害，庶幾人少易爲制馭，不至自擾也。

某居閒，不應妄論，素恃愛厚，故輒及之。惟寬明照亮！

與李提刑❶

近聞使司有旨揮，會合諸處巡尉，追捕張全餘黨。足見仁人君子，以斯民爲念，臨事不苟。欽歎無已！

然公方下車，恐僻遠郡縣細務未及詳知。如明溪賴文幹與張全等皆一時鄉兵同黨。其捕張全兄弟，乃是徒中自相屠滅，有罪無罪，俱未可知。事在清流，根治必見其實。所謂張全餘黨，只有張奴一人，聞已竄去。若天兵一往，恐群小驚疑，別致生事。然賴文幹等首領數人，昨李琮作過，勢已猖獗，不煩官事，❷即時撲滅，其功多矣。理當優於酬賞，未蒙保明申奏，不無觖望。若得早與保明，與一名目，則凶燄自息，庶無他虞矣。更希裁酌。

某閑居，不當僭易及此。然明溪與敝鄉接壤，一有警，則朝發而暮至。累年避盜流徙，無一日得安其居，今方少寧，萬一或致生事，則敝鄉先被其害，故輒以浼聞。惟仁明照亮！

❶「李」，沈暉本作「吕」。
❷「事」，沈暉本作「司」。

與陳公晦

其一

自公之東，無由通問。惟是傾念未嘗忘也。春寒，伏惟孝履支福。正遠披晤，伏冀節哀慎衛。

某辱尊公眷知最厚，義雖朋友，情實兄弟。自其棄世，每一念之，肝腑摧裂。共惟至性，萬里生還，不及一見，終天之恨，何以堪處？道路阻脩，無由馳慰。臨紙悲哽，區區不能悉布。

其二

去歲數月之間，定夫、民表相繼淪亡，朋友殆盡，無復存者，衰老殊不能堪也。念公乍還，家事能不費力否？通川僻郡，士人稀少，賴存諸任可以往還也。

寒陰未解，惟加愛是望。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二終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三

啓

謝太守

仕禄養親，素非求進，分曹涖職，自愧無堪。方虞譴責之難逃，豈意褒稱之偶及？寵榮過分，循省若驚。竊以郡縣王室之屏藩，而守令士民之師帥，尊卑雖異，任責則同，一非其人，衆受其弊。顧茲百里之重寄，實惟萬室之具瞻。軍國調度之須，所取非一；兵民什一之會，其職匪輕。嚴之以法，則衆離而不親；撫之以寬，則事弛而不集。苟非豈弟之君子，曷庇困窮之小民？古謂其難，今尤慎擇。矧夫極治之盛際，固多間出之英材。刃發新硎，莫匪庖丁之手；人胥易使，率皆言偃之風。宜得異能，稱此公舉。

如某者，駑駘下乘，樗櫟散材，自惟銜轡之難驅，敢希匠石之或顧。徒守過庭之訓，恥爲趨世之謀。一瓢屢空，方慕顏淵之好學；三釜而樂，又懷曾子之及親。雖未信辭仕，固賢者之宜；而公養爲貧，亦聖人不免。猥從科舉，❶誤玷縉紳，庶乎餼廩之微，足爲晨夕之奉。伶仃一病，流落八年，氣形並衰，神志俱耗。身同野鹿，甘自屏於樵漁；衣若懸鶉，復何心於軒冕？

方將投蛙足於缺甃，寄鷦巢乎一枝，俯

❶「猥」，沈暉本作「粤」。

仰終身，優游卒歲，徜徉塵垢之外，游泳詩書之淵。與世相忘，脱桁楊之接摺；放形自適，近魚鳥之沉浮。奈何糟糠無以畜妻孥，甘旨不足事父母！年豐病乏，冬暖嗟寒，在人情難以恬安，於人子尤當隱惻。遂參選調，補吏掾曹，來游會府之英躔，輒去衡門之陋處。

惟思竊食，何路進身？欲爲轍鮒之呼，逆知無濟；忍效冶金之躍，自取不祥。故雖幸餘光之可依，莫敢飾鄙辭而上黷。豈圖異寵，遽及非材。此蓋伏遇某官，擴大度以兼容，推至仁而博施。智雖周物，能不病人？未嘗片善之或遺，致此甚愚而不棄。受恩有地，圖報無階。敢不允蹈聖言，雅不忘於舊學；益勤職守，庶無負於己知。

謝楚大夫

右某啓：伏蒙知府大人先生，保舉某堪充職官任使者。

仕禄養親，素非求進；分曹莅職，自愧無堪。方虞譴責之難逃，豈意薦論之偶及？被恩優渥，撫己兢慚。竊聞以身徇道者，君子之格言；事君以人者，上臣之明義。懷瑾握瑜，欲有待也。雖鼓刀自溷，猶不爲辱；尊德樂義，欲有求也。雖忘勢自竭，乃其當然。永惟上下之相資，莫知貴賤之有間。世道淪喪，風猷浸隳。居下者以難仕爲迂謀，在上者以旁招爲末事。公論一廢，私謁肆行。待價而沽，顧連城而莫售；無因而至，雖照乘而難前。苟非先容，孰匪棄物？

如某者，賦材踈拙，禀性頑愚。徒聞師友之緒言，妄窺聖賢之遺學。麏頭鼠目之賤，何意求官？牛溲馬勃之汙，寧堪待用？已絶凌霄之望，方圖祭竈之安。欲爲轍鮒之呼，逆知無濟；忍效冶金之躍，自取不祥。豈謂未遑竿牘之修，遽玷齒牙之論？終懷直道，竊希東國之臣；已附青雲，不作西陵之餓。

此蓋伏遇某官，至公處己，内恕及人。以教育英材爲樂，而務在兼容；以推轂士類爲任，而常思博取。致兹庸妄，亦與甄收。敢不勉自激昂，仰懷知遇，無忘舊學，益勵前修。駑乘何能，幸嘗驂於驥尾；天池可到，終有待於鵬風。過此以還，❶未知所措。

謝張朝散

顯膺宸命，榮領郡符。方懷慶問之未遑，豈意緘封之先辱？

恭惟某官，賦材忠實，禀器純深，更貳正於名藩，藹休聲於輿論。果兹遴柬，付以承宣。雲翼怒飛，匪泠風之能負；霜蹄一躍，騁千里以誠宜。敢希得士之名，姑逭蔽賢之實。過蒙歸德，益用愧懷。

謝馬通直

顯奉綸言，榮升朝籍。恭惟某官，懿文外炳，碩德中純。芝草之靈，人皆知其美瑞；珪璋之質，初無事於先容。未遑竿牘之脩，遽辱緘題之及。褒榮過分，悚愧無涯。

❶「過」，原作「遇」，據沈暉本改。

賀林舍人

光膺宸綍，出總侯藩。伏惟某官，學際天人，識洞今古。摛辭禁掖，追三代之純深；懷紱故鄉，聳一時之榮觀。值此艱難之際，正須經濟之材。延閣清資，寧復漂纓於外寄；寵章顯服，貯瞻鳴玉以西歸。用寬北顧之憂，共濟中興之業。親仁有素，覿德未期。

代人謝呂漕

竊食聖時，空坐糜於餼廩；課功歲杪，曾莫效於涓埃。側身方俟廢歸，絶意敢希論薦。寵榮非分，喜愧來并。

竊念某識昧趨時，❶仕惟爲禄。遇事直前，而動多召怨；操行彌篤，而人猶見疑。仰首一鳴，三盡黔驢之技；窮年無補，終爲智叟之非。永惟玉瑩之無疵，或恐丹青之能變。每私循省，徒積憂虞。豈圖君子之并容，輒取衆人之共棄。

此蓋伏遇某官，至公處己，内恕及人，群言並聽，而罔惑於讒邪；小善必録，而不遺於疎遠。致兹庸陋，亦與甄收。敢不勉蹈前修，益堅素守。鷦鷯何慕，深林不過於一枝；駑馬雖疲，十駕尚期於千里。庶從驅策，以報私恩。

代人謝解

卞璧前陳，❷顧何求於燕石；秦醫並

❶「識」，原作「職」，據沈暉本改。
❷「璧」，原作「壁」，據沈暉本改。

畜，俄有取於猪苓。省分知榮，撫躬增愧。竊以難進者君子之義，易失者聖人之時。環轍載贄，將有行也，雖急仕，猶不以爲汙；操築鼓刀，將有待也，雖自溷，或不以爲辱。永惟出處之大致，固宜義命之兩全。貴乎中行，孰可已甚，況值離明之兩作，仍丁泰吉之大來？設科目以振拔滯淹，舉經行以網羅遺逸。朝以進賢爲急務，士知不穀爲可羞。故韜光晦迹者，棄岩穴之居；而懷瑾握瑜者，有廊廟之志。顧兹千載之興運，是爲希世之罕逢。凡有見聞，孰不奮勵？

如某者，學惟爲己，才不逮人，徒襲父兄之餘風，不墜箕裘之素業。並驅夷路，自慚跛鼈之難前；篤信所行，終類愚公而見笑。一竊鄉薦，旋黜春闈。分甘自屏於樵漁，意復何祈於軒冕？再攘之臂，忘搏虎之可虞；屢北之兵，徒聞風而猶駭。孰謂已歸之氣，俄伸久屈之中？退省厥由，所來有自。

此蓋伏遇某官，至公處己，内恕及人。以教育英材爲樂，而務在兼容；以推轂士類爲任，而常思博取。致兹庸妄，亦與甄收。敢不勉自激昂，仰懷知遇，益勤素學，愈礪前鋒。駑乘何能，幸嘗驂於驥尾；天池可到，終有待於鵬風。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虔守謝李運使

被命吴東，幸叨聯屬；領麾江左，獲庇恩私。顧惟無堪，曷稱公舉？

伏念某蚤膺聖眷，屢握使符。才不適時，愧無實用；學雖篤志，徒守空文。誤蒙彊敏之稱，復玷該通之譽。榮踰所望，愧溢于心。❶

❶ 「心」，沈暉本作「中」。

此蓋伏遇某官，大德并容，至仁博施。不忘敬故，益敦末俗之偷；于以包荒，或副中行之尚。致兹庸陋，特與甄收。敢不誓竭孤忠，永堅素守。

代賀蘇左丞

伏審光奉制書，進持綱轄。伏惟慶慰。恭惟某官，道隆淵懿，業茂經綸。誠明自格於元龜，器識允符於三鑑。從容常伯之任，登延内相之榮。序秩群才，董正六官之治；宣明密命，追還三代之文。來膺側席之求，大慰斯民之望。皇猷帝業，允賴於遠圖；繡紱龍章，行膺於異數。顧惟庸陋，久荷知憐。空懷慶忭之私，阻覘光塵之末。瞻仰之至，敷述奚周？

代謝筠守

伏審光膺綸命，分守侯邦。伏惟慶慰。恭惟某官，禀器宏深，迪心明哲。屈承宣於屏寄，行踐履於要途。未遑竿牘之修，以結鄰封之好，遽承緘貺，益佩謙冲。

代與檢法

茂膺綸命，出佐刑臺。伏惟歡慶。恭惟某官，秉義端方，迪心明允。誠能格物，初無可擇之言；恕以及人，終見治平之效。俄聞風而增悚，慶覿德之有期。瞻詠之懷，敷宣曷究？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三終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四

記

求仁齋記

元祐戊辰秋七月，❶予至自京師。友人黄君過予，問勞苦之暇，因謂予曰：「吾於縣北墉之隅，西山之麓，得廢址焉。薙草輂石，闢地爲黌舍，有講誦之堂，燕休寢息之廬，賓客之位，無一不完，將聚族親子弟教之，雖鄉人願至者不拒也。子盍爲我名之，盡其義以告？」❷居數日，予相與一臨之。❸其地高明亢爽，下臨康莊之衢，❹負城西南諸峰，首尾盤屬，聯亘十餘里，皆隱然得之几席之上。而俯仰之際，如在深山大澤，丘荒之間，埃壒之表，此真學者之所居也。予徘徊久之，乃昌言誦之曰：

吾邑距中州數千里之遠，舟車不通，縉紳先生與一時懷德秉義之主，❺足以表世範俗者，皆無自而至。士之欲爲君子者，何所取資耶？故後生晚學，無所窺觀，游談戲謔，❻不聞箴規切磨之益。同則嬉狎，異則相訾，至悖義踰禮而不悔。❼雖英材異禀，間時有之，亦不過誦六藝之文、百家之編，

❶「七」，沈暉本作「九」。
❷「盡」，沈暉本作「書」。
❸「一」，李熙本作「子」。
❹「下」，原作「不」，據沈暉本改。
❺「主」，沈暉本作「士」。
❻「談戲謔」，沈暉本作「於斯者」。
❼「踰禮」，沈暉本作「理」。

爲章句之儒，釣聲利而已。一日衒鬻而不售，則反視平昔所有，皆陳腐剽剥，無所用之，往往轉而易業者，十嘗六七。此與廛夫販父，積百貨坐市區，逐什一之利，流徙無常者，何異耶？予嘗悼之。又竊自悲其力之不足，欲逃此而未能。思得吾黨之士，柔不溺于隨，剛不憤于慾者，相進於道，庶幾少激頹俗。今吾子乃能經營於此，以教學爲事，是真有志者哉！然予嘗謂古之學者，求仁而已矣。傳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夫衒鬻而不售，轉而易業者，皆放於利而怨者也。吾願以「求仁」名子之齋，庶乎求之必得而無怨也！雖然，古之人所以求仁者，不不亦難乎？夫孔子之徒，問仁者多矣，而孔子所以告之者，豈一二言歟？然而猶曰「罕言」，豈不以仁之道至矣而言之不能盡歟？❶故凡孔子之所言者，皆求仁之方也。若夫仁，則蓋未之嘗言。是故其徒如由、賜者，雖曰「升堂」之士，至於仁則終身莫之許也。❷然則所謂求之難，不其然歟？

學者試以吾言思之，以究觀古之人所以求之之方，將必有得矣。

踵息庵記

通天下一氣耳，合而生，盡而死。凡有心知血氣之類，無物不然也。知合之非來，盡之非往，則其生也漚浮，其死也冰釋，如晝夜之常，無足悦戚者。世之羡生者，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欲以引年。甚者屢丹化

❶「豈」，李熙本、沈暉本作「者」，則當從上讀。

❷「身」，沈暉本無此字。

金，餌之以祈不死，厭常爲奇，卒以喪者十常六七而不悟。

余頃自京師得元道之書閲之，喜其言無益生之祥，切謂行之，其幾於道也。及來毗陵，聞道士嚴奉先得衛生之經，夜卧無出入息，其庶乎元道兀然自止者矣。造其室而問焉，聽其言，殆將有意乎莊生所謂「息以踵」者也。郡人張君諭捐金結茆於其宫東廡之隅以居之。百須之物，無一不具。幽閒深靚，不聞足音，蓋欲使之離世絶俗，直趨乎至道之域也。

周君伯忱與余游，致奉先之意，請名於余。故以「踵息」名之，所以勵其志，卒祈於有成也。張君爲之營地，❶勤劇若此，豈亦有意於斯乎？

沙縣陳諫議祠堂記

建中之初，右司諫陳公瑩中，論蔡氏弟兄忤旨，竄嶺表。公之南遷不以其罪，舉天下憤惜之，無敢言者。名隸黨籍除二十年，❷轉徙道途無寧歲，卒以窮死。

初，京爲翰林學士承旨，以辭命爲職，潛姦隱慝，未形於事，雖位通顯，世之人蓋莫知其非也。公於是時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爲腹心患，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聞之者往往甚其言，以爲京之惡不至是。已而陰結嬖倖，竊國柄，矯誣先烈，怙寵妄作，爲宗社禍，悉如公言。於是人始服公爲蓍

❶「張君爲之營地」，沈暉本作「强君爲之營治」。
❷「除」，沈暉本作「餘」，疑是。

龜也。

昔王文公安石以學行負時望，神宗皇帝引參大政，士大夫相慶於朝，謂三代之治，可以立致。呂公獻可獨以爲不然，抗章論之。雖文正温公，猶以爲太遽，欲獻可姑緩之。未幾，多變更祖宗故事，以興利開邊爲先務，諸公雖悉力交攻之，莫能奪。其流毒至於今未殄也。故温公每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余所不及。」心誠服之。余以謂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於文公，論之於既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先矣。❶二公之言，蓋異車而同轍也。

靖康中，朝廷欲盡復祖宗之舊，而一時故老無在者。天子念公之忠，追贈諫議大夫，官其四子，所以寵嘉之甚厚。此非私於陳氏，蓋將以風勵臣節也。而公之邑人，乃相與即縣庠爲祠堂以奉公祀。❷堂成，屬余爲記。

余曰：公之德業，足以澤世垂後。雖不用於時，而其流風餘韻，猶足以立懦夫之志。蓋天下士，非一鄉可得而擅也。然居今之世，流離擯斥，其施不廣。而邑之士大夫，誦其言，遵其道，仗節秉義，繼其風烈，時有人焉，則功施於其鄉爲多矣。

古者有功於人則祀之。則公之祠，當載之祀典以遺來世。是宜書，乃爲之書。

南劍州陳諫議祠堂記

延平舊有學，負城之隅，抗西山之巔，❸

❶ 下「先」字，沈暉本作「光」。
❷ 「堂」，原作「常」，據沈暉本改。
❸ 「抗」，沈暉本作「枕」。

士之肄業於其中者無虛室。建炎四年，爲賊所焚。知州事劉侯子翼視舊址險而隘，故遷之城南，就夷曠也。方經始，未及成而去。今太守周侯綰之來也，市材鳩工，以終其事。教授石君公轍實董其役。❶二人相與恊力成之。又即其西偏立諫議陳公瑩中之祠，歲時從祀焉。堂成，屬予爲記。

余謂周侯之政，知所先務矣。謹庠序之教，追祀前哲，以矜式士類，非有尊德樂義之誠心，無以及此也。世之爲吏者，舉以治文書、理民訟爲急，而不知使無訟者，有在於是也，可無述乎？乃究其本而爲之言曰：

自孟子没，聖學失傳，六經微言，晦蝕於異論。宋興，耡纇夷荒，養息百有餘年，名儒繼出。至嘉祐、治平間，文物之盛，未有前比也。熙寧更新法度，以經術造士。世儒妄以私智之鑿，分文析字，而枝辭蔓説亂經矣。假六藝之文，以濟其申、商之術，一有戾己，則流放竄殛之刑隨其後。雖世臣元老，概以四凶之罪目之。天下靡然，無敢忤其意者。故佞諛成風，而正論熄矣。士氣不振，積至于崇、宣述其事，而流毒滋甚焉。當是時，横流稽天，而瑩中以身扞之，幾滅頂而不悔。剛大之氣，充塞宇宙，先知之明，爲時蓍龜。非命世之才，而能自拔於流俗者，未之有也。寘之學校，使後生晚進日覩其遺像，宜有嚮風而興起者，異時羽儀天朝，使姦諛屏息，將必有人矣。至是，邦人思詠周侯之遺德，無窮已也。

❶「轍」，原作「徹」，據沈暉本改。

浦城縣重建文宣王殿記

周道衰，陵夷至于戰國，干戈日尋，帝王之迹熄，而典章文物淪喪無遺矣。孔子於是時，窮爲旅人，無所用於世，退而刪《詩》、《書》，定禮樂，而先王所以爲治之道，焕然著在方册，使後世有考焉。論其功，謂賢於堯、舜，豈虛語哉？故廟食百世，雖天子之尊，北面而奉之，爲道之存，非以是爲榮觀也。

國家慶曆中，詔天下郡縣立學。是時，陳公先生襄以經術德義爲一時儒宗，適主縣簿，孜孜以教育人才爲務，乃與其令謀，即縣之東南隅，築宮於其上，以延後學。邑人徐翹營殿於其中，不侈不陋，故三舍行，堂廉一新，❶而殿得以獨存。至建炎初，爲賊火所焚，春秋無以奉祀事。紹興三年冬，縣令吴侯來，視事之始，歷告諸神祠，獨吾聖師無瞻依所，❷喟然嘆曰：「今老、佛之徒，猶知嚴事其師，而吾徒獨不知之耶？」於是慨然有建立之意。不數月，召邑之諸生劉壽、吴元賓、吴震、全疇，相與董其事。經始於四年中夏，落成於秋七月。良材堅甓增於前，用人之力，與夫塑繪之工，其費無慮百餘萬，人樂輸之不爲厲。既而邑之士蕭顗，以吴俊之書，❸走吏詣予，求文以爲記，予爲之言曰：

學之廢久矣。詖淫邪遁之辭盈天下，士溺於所習，冥行而已。予嘗考之《周官》，

❶「廉」，沈暉本作「廡」。
❷「所」上，沈暉本有「之」字。
❸「俊」，沈暉本作「侯」。

司徒以知、仁、聖、義、忠、和六德教萬民。夫仁與聖，孔子不敢居，而先王以是教萬民者，蓋天地萬物一性耳，無聖賢知愚之異。故顔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亦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故學者必以聖人爲師，猶之射者，棲鵠於侯以爲的，惟巧、力具然後能中。巧而不至，至而不中，蓋有之矣，然不爲之的，則莫知孰爲中否也。❶司徒以仁、聖教民，蓋亦棲鵠之義與之爲的耳。然仁之爲仁，聖之爲聖，必有在矣。學者未知仁、聖之所以爲仁、聖，雖有學，猶虚器也。世之論者，以謂仁者愛而已矣，蓋未嘗究觀孔子之言耳。知孔子之言仁，則聖亦從而可知矣。

夫浦城之爲邑，蓋東南賢士大夫之材藪。❷英材異稟出而擢高科，登膴仕，進秉鈞軸者，世有人焉。吴侯用心於此，非徒飾其祠以誇耀之也，蓋欲邑之士肆業於其中者，溉其文，茹其實，心得而身行之，以趨聖賢之域，然後爲學之成也。故并以告之。

楊道真君洞記

縣城之地隅，❸封山之麓，有洞焉。聞之長老言，以爲楊道真君之所居也。楊道真君於傳記無傳，而其洞於圖經弗載，是非真僞，莫得而考也。

元祐五年，歲大旱，鄉人詣真君，禱雨輒應。❹予竊異之，欲往游焉而未暇。越二年壬申夏四月，因與二三昆弟躡屩擔簦，翛

❶「孰」，原無，據李熙本、沈暉本補。
❷「材」，沈暉本作「林」。
❸「地」，沈暉本作「北」。
❹「禱」，原作「擣」，據沈暉本改。

然而往。行近五里餘，而頹崖斷塹，荒翳險絶，初若不可投步，捫蘿引蔓，僅能至其上。而呀然一室，如神刓鬼刻，其中窈然，莫能窺其遠近也。洞之北户，有泉汪洋汗漫，意其能宅靈氣而興雲雨者，有在茲乎？

予彷彿久之，喟然嘆曰：今夫通邑大都，當舟輿之會，達官顯人纓紱相屬於其間。一有異境，則登覽賦咏，朝出乎筆舌之端，而暮傳四方矣。過情之文，雕繪百態，詭異而浮實者，十常六七，故聞風者每以未至爲恨也。至於窮山絶俗僻陋之邦，❶縉紳游士之所不至，雖有瓌奇絶特之觀，往往爲幽潛之士遯世而弗耀者擅而有之。是人也，雖欲窺尋其聲光且不可得，尚能顯其所寓哉？

於戲！物之顯晦，其不在人乎？雖然，顯晦者誠在人也，而天地之美，隱秀含媚於荒丘榛莽之間，常如如也，❷夫豈有加損哉？然則斯洞之無聞，未足以概吾心也。姑書其歲月，以爲記。

樂全亭記

君子以德爲輿，以忠信爲輗軏，以志爲御，以古聖賢爲前驅，以同方合志者爲驂乘，乃相與馳騁乎仁義之途，❸翶翔乎《詩》《書》之府，涉獵乎百家之園囿，而後稅駕乎至道之墟而止焉。此天下之至樂，而衆人不與也。

乘飛軨之車，御遺風之駟，鄭女曼姬，

❶「俗」，沈暉本作「谷」。
❷上「如」字，沈暉本作「自」。
❸「輿」，原作「興」，據沈暉本改。

扶輿挾輈，發軔乎康衢，柅輪于椒丘，銜觴列鼎，絲管間作，凡可以悦耳目而娱心意者，無不具焉。此衆人之至樂，而君子不爲也。是二樂也，不相爲謀，各適其適焉，而醇醨異味矣。

余嘗讀退之《圬者傳》，❶見其所稱，竊謂盛衰倚伏之理宜若是。比壯，宦學游四方，究觀近世公侯戚里，割脂田沐邑，爲陂池臺榭，佳花異卉，奇禽馴獸，充牣其中，盡瓌偉絶特之觀，興廢相尋，不一二世，卒如圬者所稱，可勝計耶？於是乃知夫酣豢富貴之佚欲，而不知君子之樂者，其患必至此也。古之人以燕安爲酖毒，而謂臺池鳥獸，惟賢者然後能樂，豈虚語哉？

里人余君，作亭於其屋之東偏，種花植竹，以資歲時燕游之好。又闢其後爲堂，聚先世所藏之書，以遺其子孫，使其登是堂也，擷六藝之英，茹道德之實，知慕夫君子之樂。而出游是亭也，能不爲玩物喪志，則内外之樂全矣。故以「樂全」名其亭。於戲！勉之哉！是將長有此樂也。

余君，予之妻黨也，屢踵吾門，求文以爲記。予嘉其志，知不獨騖乎衆人之樂也，於是乎書。

虎頭巖記

縣城之東南，有虎頭巖者。昔顯德間，邑人設像於其中，冶金鏤木爲鍾鼓，以警朝昏。旁有隙地，可以種藝稼穡，僧之居此者，足以衣食焉。自熙寧以來，旁之地爲漁利者所奪，而僧之居是巖者，無以濟朝夕，

❶「余」，沈暉本作「念」。

遂棄而之他。其後亦莫有守者。故巖之左右前後，薪木者不禁，❶剪伐陵踐，竹木無有遺蘖。❷於是巖之醜形，如張口待哺，聳據于東南之隅，邑人而求暇葺。❸

熙寧丁巳，封内有警，市人惶駭之，無一日安其居。縣令吴侯來，始爲之還定安集之，而民復得其所。及賊平，閭巷父老用昔者之言，❹以謂是禍也，斯巖寔召之。遂聞于公，請縣之僧可淳者，使葺是堂於巖腹，刻木爲像以鎮之，所謂均慶禪祖是也。❺復作亭于巖股，❻以待往來之遊觀者。落成，而僧可淳者求予文以誌之。乃爲之言曰：

物之廢興，無巨細，皆有數焉，非人力之所能爲也。窮山川，聚土石，頑然無關於利害，而謂能致禍福於百里之民，豈其然耶？蓋人之所欲完以葺于是者，數寔然也，不然，則如之何而人樂爲之也？且盜賊之興，其漸有故，❼非一日矣。肆凶怙力之民，❽慢令侮禁，相視以成俗。其御之也，在得其術而已。使後之長是邑者皆如吴侯，則彼之肆凶怙力者，方將遁形隱跡之不暇，尚安能病民哉？使後之人無術以御之，則盜賊之興有在矣，斯巖者何與焉？以步仞之虚，而層軒疊徑，雲烟杳靄之間，幽崖塞蹬，乃若繪畫。遠至于井邑之繁，谿山之秀，環目而盡得之，則又足爲游觀之美

❶「木」，沈暉本作「牧」。
❷「竹」，沈暉本作「草」。
❸「而求暇葺」，沈暉本作「病之而未暇葺也」。
❹「昔」，沈暉本作「日」。
❺「祖」，沈暉本作「師」。
❻「巖股」，沈暉本作「嶺腹」。
❼「有故」，沈暉本作「固」，與下連讀。
❽「之」，原無，據沈暉本補。

矣。故予因書其廢興之由以示往來者,使觀之無惑焉。❶

孝思堂記

紹聖元年,龍圖謝公以疾薨于位。越明年,其子以柩歸葬于建安。又明年襄事,乃作「孝思」之堂,屬予爲記。予爲之言曰:

孝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雖小夫賤隸,蕘童牧叟,下逮窮髮荒蜒無知之民,皆知其爲美稱也。一被之以「不孝」之名,則心蹴踖而顔忸怩。若夫夷考其實,則學士大夫誦六藝之文,講先生仁義之説,❷有病其難者。然則孝之德,其可謂至德矣乎!古之仁人孝子,豈他求哉? 亦不過乎物而已。所謂物者,凡受於吾親者是也。故身者親之枝,親者身之本,其體一也。流僻淊濫之音,奇邪慢戲之物,日褻於耳目,而視聽言動,一失其則焉,皆過乎物也。過乎物,是不敬其身也,不敬其身,是不敬其親也,可不慎歟? 故君子居處必莊,事君必忠,莅官必敬,朋友必信,戰陣必勇,而後足以成親之名。反是,皆忘親者也,又惡得爲孝乎?

惟公以布衣起閩陬數千里之外,隱然爲世名臣。其殊功異德,足以勵世範俗,銘鼎彝而鏤金石,爲邦家之光,况其所以訓迪子孫者哉? 今其子乃不忘乎「孝思」,是能承公之訓,將有志乎古之所謂孝也。吾是以知謝氏之後,能不墜其先烈,又光大之,

❶ 「使」上,沈暉本有「將」字。

❷ 「生」,沈暉本作「王」。

其有日矣。故余承命不辭，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歸鴻閣記

縣宇西北墉之隅，有廢址焉。久茀不治，畜豕之所游，鼯狌狸鼠之所家，荒堙蕪没，蔚爲穢墟。予一日曳杖躡屩，徜徉乎其下，周覽左右，洒然異之。披蓁薙蔓，而嘉木茂卉，連山窮谷，挺芳含媚，隱然四出。乃取縣廡之棄材，爲閣於其上。既成，肅賓而落之。相與揚眉拭目而望，微雲洞開，一目千里，於是以「歸鴻」名之，蓋取昔人所謂「目送歸鴻」之義也。

客有曰：「異乎哉，子之名閣也，始子以飛鷃名其亭，殆將有志乎蓬蒿之間也，今又以歸鴻名其閣，爾之中無乃觳觫而受變於物歟？」❶予瞥然不答，隱几而卧，俄而曰：「噫嘻！居，吾語汝！今人履步仞之丘，居環堵之室，雖有離朱之明，視不過尋常，踰閾之外，則不能矚。及夫登泰山之崖，游崑崙之墟，下臨虞淵，觀日之出入，則六合爲小矣。夫閣非有加損也，而所寓不同，見亦隨異焉。其所以見者，雖晉矇不亡也，❷物亦惡能變哉？且鴻之冥冥，乘飛雲，御冷風，上闚青天，子其以是爲高乎？鷃之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子其以是爲卑乎？是未知各適其適也。物各適其適，則天地之濱，猶蓬蒿也，惡覩其異哉？蓋天地之間一氣而萬形，一息而成古今。達觀之士，會物於一己，通晝夜而知，則雖死

❶「觳」，原作「殼」，據沈暉本改。
❷「矇」，原作「朦」，據沈暉本改。

生之變，無恒矣，又況其凡乎？惟世之人，舞智自私，而其明不足以窺天人之藴，故物我異觀，而肝膽之間楚、越矣，又惡足與語天理哉？子方疑我之觳觫而受變，予亦陋子之自梏於見聞也。」客於是規規然自失，忘其所以異，唯唯而退。予顧謂二三子：「誌之，鑱諸石。」

乾明寺修造記

建中靖國元年，歲在辛巳，余以漕檄二令于東陽，有大比丘惠康以書抵余曰：「乾明之爲禪寺，更四代，而康始繼之，棲佛之廬未完者十二，雨濡風剥，二閣蔽其前，尤如懸疣之在膚而翳之在目也，欲完而遷之久矣。計其瓌材堅甓之用，費累鉅萬，殆非毫聚銖積所能爲也。郡人吴某，乃捐金千緡助成吾志，竊用力之勤而施財之厚，皆不可以無述也。公盍爲我記之？」

是年冬，余在東陽，罷歸，過其門，而環廡翼然，丹楹曲檻，雕欒鏤碣，渥彩焜燿，如入化人之宫。峙二閣于東西序，虚明深靚，豁如疣抉而翳去也，乃喟然嘆曰：吾州當水陸之衝，舟輿之會，四方游士道閩中而過者，❶蓋艫相銜而輻相轢矣。而又山水之勝，清明偉麗，爲東南之最，宜有臺池園囿，魁殊詭異，以供賓客燕嬉之好。然而地瘠而貧，故其民勤約而敦本，嗇用而寡求，凡居室服器趨完而已，皆不足爲美觀也。

比年以來，歲屢不登，編户齊民，方且以艱食爲虞，而康師乃能於薦饑之時，導勤約之俗，厚施以成其事，其中必有足以感於

❶「士」，沈暉本作「仕」。

人者。❶是可嘆也已，乃爲之書。

白雲庵記

廖君無隅，一日過余而告曰：「先君得吉卜於孔山之陽，即其兆域之隅，結屋數楹，雜蒔松桂，間以奇花異卉，以爲歲時展省少休之地。未幾而先君歿。既襄事，乃因其舊而廣之，作慕堂以奉其像，寘佛其旁，命僧正持居之，又以『春暉』名其軒，『清風』名其亭，以示報親詒謀之義，而總名之曰『白雲庵』，蓋取狄梁公『望雲思親』之意也。願得一言識之，可乎？」

予告之曰：「君方筮仕之初，而預有去親之憂，用狄梁公之言名其庵，其志遠矣。然狄公當嬖臣孽后窮凶之時，羅織之獄起而毒流天下，亡身赤族者背項相望矣，乃欲以一葦之微障江河之流，魯縞之薄當燕弧朔幹之勁，❷豈易勝哉？公獨見義必爲，挺然不可回撓，其忠義貫白日矣，故雖一言之善，亦足以垂無窮。蓋其始終大節，有以聳動觀聽故也。使公之堅白不足而淄磷於世變，則雖頃步不忘其親，累千百言，亦惡足以示後世哉？君能追用其言而思其人，慕其大節以自立，則異時有望雲而思親，將必猶今之視昔也。君其勉之！」

含雲寺真祠遺像記

師諱慶真，姓蕭氏，順興大幹人。年十

❶「於」，沈暉本作「移」。
❷「幹」，沈暉本作「簳」。

四，棄家爲浮屠。十九受其戒。❶游江西，得法於泐潭月禪師。已而遍參諸方，而後歸老焉。建中靖國元年秋七月晦，晨興，以偈示衆，更衣坐逝。越翼日，用茶毗法，得五色舍利。以其骨葬於其寺之東南隅北庵之原，以所得舍利爲塑像，奉事之。政和乙未，予適自毗陵歸故丘，其徒惟覺詣予，求文爲記。

予與真師游非一日矣。是時，予尚幼，方肄業爲科舉之文，挾策讀書，窮日夜之力，爲進取計，蓋未知有亡羊之憂也。師每曳錫過堂下，釋椎鑿而議之數矣，予亦莫之省也。然見其神宇泰定，不以世累攖其心，雖未能盡知其所有，亦竊意其非凡僧也。比予年加漸長，知爲學之方，聽其言，考其所知，益信其賢，而予已出仕矣，始恨不得相從復如昔日也。

今其已矣！過其廬，升其堂，蕭然無復有斯人也，愴然興歎者久之。乃爲之書。

資聖院記

將溪據閩之上游，地險而隘，以崇山大陵爲郭郛，驚湍激流爲溝池，魚稻果蔬，與凡資身之具，無所仰而足。故五季之亂，人樂居焉。

負城之北有寺曰「橋庵」者，僞唐保大初僧師詰避地結茅之所也。乾祐三年，始以「資聖」名之，迄今百六十有六年矣。皇祐庚辰，僧無我東徙不百步，面東衢以便往來。未克完，而無我卒。更五十餘年，無繼之者。上漏旁穿，風雨弗庇。崇寧四年，始

❶「其」，沈暉本作「具」。

命僧永璘尸之，用日者之言，復其故址。既成，不遠千里以書求文爲記。

政和乙未，予還自毗陵。居數日，過其門，而寢廡殿宇皆完潔，無一不可喜者。又作彌陀、觀音、勢至像，而嚴飾之。望之睟然，金碧焜耀，乃喟然歎曰：天下之事，廢興豈不以人哉？此有國有家者之所同也。予去松楸十有四年始一歸，而昔之蘖者今拱矣。牛羊斧斤相尋於其上，而折泄者不可勝計，閭巷亦蕭然非昔日也，爲之愴然不能自釋者累日。獨是寺煥然一新，豈非居得其人哉？私自念丘墓之寄，舍此人其誰宜？故於其堂之西偏治一室焉，寘先人之遺像，以爲歲時展省之地，而璘師不予禦也。異時松楸折泄之患，庶幾其免乎。

甚矣夫，吾衰久矣！周流四方，欲營菟裘，而無易於吾之故丘者，豈特昔人樂居之哉？行當庇身先人之廬而歸老焉。幅巾杖屨，徜徉龜山之陰，與田夫野老相從於此，枕石漱流，竊自比於舞雩之下，將有日矣！

養浩堂記

建城之東，有寺曰「開元」，負山之阿，下臨清流之淵，林壑茂密，望之隱然若鼇戴而出也。吾友翁行簡昔嘗燕休其中，而以「養浩」名其所居之堂，屬予爲記。

予嘗論養氣之道，以謂體、心、氣、神，人之所同也。四者合於無，則天地與我其一乎？夫天地，其體也；氣，體之充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理固然矣。古之人負耒鼓刀而不爲污，任天下之重而不爲泰，臨之以斧鉞而不吾惴，豈其心獨有異於人乎哉？所養素定故耳。

行簡自少知名於時，而流落場屋，晚而後中第。❶人固意其頽墮而不自振也，而其行益修，氣益完，文日益工，莅官臨政，無細大，迎刃立解。此其所養，豈易量哉！吾知其才必爲世用也，今見其兆矣。異時推其所養而羽儀於朝，必有可觀者焉。故予承命不辭，而喜爲之道也。

婺州新城記

宣和三年，盜發幫原，蹂數州之地，皆狼顧失守，而婺女罹害尤甚。天子惻然念之，遴簡儒臣鎮撫茲土，河南范公實被其選。公至之日，殘孽未殄，四境之内，鉦鼓之聲相聞，環寇之師殆且數萬，而轉輸餽餉取具焉。夷傷之餘，竄伏山谷，還定安集，無一不得其所。越歲抄寇平，❷百廢具興，頑凶革心，屏息聽命，無敢復出爲惡者。

政成治定，乃顧謂僚屬曰：「國家承五季之亂，海内分裂，擅彊兵負固而不服者，地相屬也。獨錢氏據有全吴，首效臣順，爲國屏翰，垂二百年，無東顧之憂。故城郭不修，士卒不練，一夫跳梁，而六州爲之暴骨。蓋承平之久，吏惰而不知戒故也。則城郭之不完，其可忽諸？」

於是，因其舊而新之，周十里，基三丈，面廣三之一，而高倍之。濬隍而爲池，陶甓以爲堞。募七邑之夫，倍其庸直，因以濟其艱食，其費無慮數百萬，而一毫不取於民。又載食與醪，時往勞之，故人樂於趨事，而

❶「第」，原作「弟」，據沈暉本改。

❷「抄」，四庫本作「杪」。

忘其勤焉。以工計之，六萬一千七百有奇，經始於九月甲戌，告成於十有二月丁酉。望之屹然山立，不可陵犯。民吏歡忻鼓舞，相與詣余而告曰：「昔之垝垣廢址，踐爲通衢，故關無譏，宵行者無禁，草竊姦宄，得以自肆，而人受其弊。今吾民奠枕而居，無異時之患，寧可不知其所自耶？願紀成績，以昭示于後。」

余嘗讀《易》至《坎》之《彖》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而後知先王爲城郭溝池之固，蓋本諸天地義理之不可無者。故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卒命南仲往城朔方。以《六月》之詩考之，文、武所以治内外者，其本末先後，廢一不可也。故「《出車》廢，則功力缺矣」。今婺女之政，綱條紀律，纖悉備具，而又完其郭郛，爲邦人無窮之賴。芳猷偉績，追配南仲，是宜有紀也。使後之人，知本末先後之序，無廢前修，豈曰小補之哉？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四終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五

序

送吴子正序

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商、周之季，❶興衰治亂成敗之跡，救敝通變、因時損益之理，皆焕然可考。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諭曲譬，較然如數一二，宜乎後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撫卷而盡得之也。

予竊怪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於斯時，非有誦記操筆綴文然後爲學也。而其蘊道懷德，優入聖賢之域者何多邪？其達而位乎上，則昌言嘉謨，足以亮天工而成大業；雖困窮在下，而潛德隱行，猶足以經世勵俗，其芳猷美績，又何其章章也。自秦焚詩書，坑術士，六藝殘缺。漢儒收拾補綴，至建元之間，❷文辭粲如也。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繼武而出，雄文大筆，馳騁古今，沛然如決江、漢，浩無津涯，後雖有作者，未有能涉其波流也。然賈誼明申、韓，仲舒陳灾異，馬遷之多愛，相如之浮侈，皆未足與議。惟楊雄爲庶幾於道，然尚恨其有未盡者。積至于唐，文籍之備，蓋十百前古。元和之間，韓、柳輩出，咸以

❶「商」，原無，據沈暉本補。
❷「建元之間」，沈暉本作「建元元狩之間」。

古文名天下，然其論著不詭於聖人蓋寡矣。自漢迄唐千餘歲，而士之名能文者無過是數人。及考其所至，卒未有能唱明道學，窺聖人閫奥如古人者。

然則古之時，六籍未具，不害其善學，後世文籍雖多，亡益於得也。孔子曰：「予非多學而識之，予一以貫之。」豈不信矣哉！

武陽吴子正，余之畏友也，博聞强識，於諸子百氏之書，無所不究。循是而進，益求古人所謂卓約者而守之，庶乎其至矣。區區於漢、唐之士，以多文自富，務爲辭章以驚眩末俗，非善學也。

夫贈言爲别，以相規切，蓋古朋友之義也。故於子正之行，輒書以爲贈。

與陳傳道序

予嘗謂學者視聖人，其猶射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中否遠近之不齊，然未有不志乎正鵠而可以言射者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所造固不同，然未有不志乎聖人而可以言學者也。

自孔子没，更戰國至秦，遂焚書坑儒士，六經中絶。漢興，雖稍稍復出，然聖學之失其傳尚矣。由漢至唐千餘歲，士之博聞强識者，世豈無其人邪？而卒未有能窺聖學之堂奥者，豈當時之士，卒無志於聖人耶？而卓然自立者，何其少也！若唐之韓愈，蓋嘗謂「世無仲尼，不當在弟子之例」，則亦不可謂無其志也。及觀其所學，則不過乎欲雕章鏤句，取名譽而止耳。

然則士固不患不知有志乎聖人，而特患乎不知聖人之所以學也。且古之聖人，固宜莫如舜也。舜之在側微，與木石居，鹿豕游，固無異於深山之野人也，是豈以文采過人邪？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當是時，六經蓋未有也，而舜之所以聖者，果何自哉？夫舜聖人也，生而知之，無事乎學可也。自聖人而下，則未有可以不學者也。舜之臣二十有二人，相與共成帝業者，是果皆生知邪？不然，其何以學也！

由是觀之，六經雖聖人微言，而道之所存，蓋有言不能傳者。則經雖具，猶不能諭人之弗達也。然則聖之所以爲聖，賢之所以爲賢，其必有在矣。雖然，士之去聖遠矣，舍六經，亦何以求聖人哉？要當精思之，力行之，超然默會於言意之表，則庶乎有得矣。若夫過其藩籬，望其門墻，足未踰閾，而輒妄意其室中之藏，則幸其中也，難哉！

嗚呼！今之士未嘗以此學也！類皆分文析字，屑屑於章句之末，甚者廣記問，工言辭，欲誇多鬬靡而已，是烏用學爲哉？

彭城陳君傳道，志學之士也。其將之官也，求予言，故因爲發之，然未知陳君果以吾言爲然邪？❶其未以爲然耶？幸明告我，庶幾其有警也。

復古編後序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圖書之文，天實兆之，非人私智所能

❶「以吾言爲然邪」，原作「以吾然爲言邪」，據李熙本、沈暉本改。

爲也。秦人以吏爲師，嚴是古之禁，盡滅先王之籍。漢興，去秦未遠也，科斗書世已無能知者，況泯泯數千載之後乎？楊子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世傳小篆，蓋李斯、趙高之徒以反古逆亂之心爲之，其淵源可知矣。三家之學，與古文、奇字、繆蟲之書並行於時，雖去古浸遠，而六書僅存焉。先王之時，書必同文，故建官以達之，所以一道德之歸，立民信也。漢初，猶有六體課試之科，有司舉劾之，令以同天下之習。時變事異，法亦隨廢，故事作無正，而人用其私，古書幾亡矣，可勝惜哉！

吴興張友謙中，用意兹學，著《復古編》，三十年餘矣，而其書始成。形聲近似而用也不同，蓋眇忽之間耳。其辨析釐正，皆有稽據。後之有志於古者，必有取於斯也。

政和之初，余居毗陵，謙中以其書示余，求文以爲序。余嘉其用力之勤，而有補於字書也，故爲之説，以附于其後。謙中善篆，用筆有古意，當與李陽冰、徐常侍並驅爭先云。

書義序❶

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書》者，記言之史也。上自唐、虞，下迄于周，更千有餘年，聖賢之君繼作，其流風善政，可傳於後世者，具載于百篇之《書》，今其存者五十有九篇。予竊以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

堯之咨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禄永終。」舜亦以命禹。

❶「義」，沈暉本無此字。

夫三聖相授，蓋一道也。貴爲天子，而以天下與人，窮爲匹夫，[1]而受人之天下，其相與授受之際，豈不重哉？而所言止此。《仲虺之誥》稱湯曰：「建中于民。」箕子爲武王陳《洪範》曰：「皇建其有極。」然則帝之所以爲帝，王之所以爲王，率此道也。予故以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

夫所謂中者，豈執一之謂哉？亦貴乎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堯授舜，舜授禹，受而不爲泰；湯放桀，武王伐紂，取而不爲貪；以至爲臣而放其君，非篡也，爲弟而誅其兄，非逆也。《書》之所載，大倫大要，不越是數者。以其事觀之，豈不異哉！聖人安爲之而不疑者，蓋當其可也。是《堯典》之書爲讓舜而作，而其名謂之「典」，言大常也。蓋苟當其可，雖以天下與人，猶爲常而已。後世昧執中之權，而不知時措之宜，故狗名失實，流而爲子噲之讓、白公之争，自取絶滅者有之矣。至或臨之以兵而爲忠，小不可忍而爲仁，皆失是也，又烏足與論聖人之中道哉？

國家開設學校，建師儒之官，蓋將講明先王之道以善天下，非徒爲浮文以誇耀之也。以予之昏懦不肖，豈敢自謂足以充其任哉？姑誦所聞，以行其職耳。然聖言之奥，蓋有言不能論而意不能致者也。諸君其慎思之，超然默會於言意之表，則庶乎有得矣。

論語義序

學者之視聖人，其猶射之於正鵠乎！

[1]「爲」，沈暉本作「而」。

雖巧力所及，有遠近中否之不齊，然未有不志乎正鵠而可以言射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所造固不同，然未有不志乎聖人而可以言學也。道廢千有餘年，百家之言盈天下，學者將安取正乎？質諸聖人而已矣。

夫《論語》之書，孔子所以告其門人，群弟子所以學於孔子者也。聖學之傳，其不在茲乎？然而其言近，其指遠。世儒以其近也易之，以爲童子之習，而莫之究。入德之途，背而去之，如在荒墟之中，曾無蘧廬以託宿焉，況能宅天下之廣居乎？

善夫伯樂之論馬也，以爲天下馬不可以形容筋骨相，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則馬之絶塵弭轍者無遺矣。余於是得爲學之方焉。夫道之不可以言傳也審矣。士欲窺聖學淵源而區區於章句之末，是猶以形容筋骨而求天下馬也，其可得乎？余於是書，已於牝牡有不知者蓋多矣，學者能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則於余言其庶矣乎？

孟子義序

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儒、墨異同之辯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知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

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强威弱，挾衆暴寡，以謂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强挾衆，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

理，宜其迂闊而不足用也。故轍環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辯息，而姦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爲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爲知言也。

今其書具存，其要皆言行之迹而已。君子之言行，無所不在道，肆諸筆舌以傳後世，皆所以明道也。發諸身，措諸用捨，皆所以行道也。世之學者，因言以求其理，由行以觀其言，則聖人之庭户，可漸而進矣。

精思之，力行之，古之好學者皆然，而亦不肖之所望於諸君也。然聖道淵懿，非淺識所知，姑誦所聞，未知中否？諸君其擇之，反以告焉，是亦朋友之義也。

中庸義序

伊川先生有言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之書，蓋聖學之淵源，入德之大方也。

孔子殁，群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其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爲莊周，則其去本浸遠矣。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是也。孟子之書，其源蓋出於此。則道學之傳，有是書而已。世儒知尊孟氏，而於《中庸》之書，未有能盡心者，則其源流可知矣。

予昔在元豐中，嘗受學明道先生之門，得其緒言一二，未及卒業而先生殁。繼又

從伊川先生。未幾，先生復以罪流竄涪陵，其立言垂訓爲世大禁，學者膠口無敢復道。政和四年夏六月，予得請祠館，退居餘杭，杜門却掃，因得温尋舊學。悼斯文之將墜，於是追述先生之遺訓，著爲此書。以其所聞推其所未聞者，雖未足盡傳先生之奥，亦妄意其庶幾焉。學者因吾言而求之於聖學之門墻，庶乎可窺而入也。

校正伊川易傳後序

伊川先生著《易傳》，方草具，未及成書而先生得疾，將啓手足，以其書授門人張繹。未幾，而繹卒，故其書散亡，學者所傳無善本。政和之初，予友謝顯道得其書於京師，示予，而錯亂重復，幾不可讀。東歸，待次毗陵，乃始校定，去其重復。逾年而始完。

先生道學足爲世師，而於《易》尤盡心焉。其微辭妙旨，蓋有書不能傳者。恨得其書晚，不及親受旨訓。其謬悮有疑而未達者，姑存之以俟知者，不敢輒加損也。然學者讀其書得其意，忘言可也。

孫先生春秋傳序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爲《國風》，則王者之詩亡。王者之詩亡則《雅》不作，而天下無政矣，《春秋》所爲作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没，更秦燔書，微言中絶。漢興，諸儒守專門之學，互相疵病，至父子有異同之論，況餘人乎？然自昔通儒達識，

未有不由此而學也。熙寧之初，崇儒尊經，訓迪多士，以謂三《傳》異同，無所考正，於六經尤爲難知。故《春秋》不列於學官，非廢而不用也，而士方急於科舉之習，遂闕而不講，可勝惜哉！

高郵中丞孫公先生，以其饜餘，盡發聖人之蘊，著爲成書以傳後學。其微辭妙旨，多先儒之所未言者。啓其關鍵，使學者以稽其門叩其户，以窺堂奥，豈曰小補之哉？余得而伏讀之，不能釋手，聞所未聞多矣。而其孫廣伯，乃以其書屬余爲序。以予之淺陋，使得掛名經端，自託不腐，豈不幸矣哉？然承命以來，于兹有年矣，而不敢措筆於其間。竊謂先生以宗工鉅儒，世所師仰，雖片言寸簡，皆足以垂世傳後，況其成書邪？晚學後進，妄以蕪辭污鏝之，非惟不足以爲重，乃退之所謂言之適有累於高明也，故絶意不敢爲。而廣伯之請益至，乃勉爲之書其後，庶乎如古之附驥尾者。後之覽者，矜其意而勿誚焉可也。

鄒公侍郎奏議序

道鄉鄒公，❶自少以道學行義知名於時。其爲人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望之，睟然見於顔面，不問知其爲仁人君子也。其遇事接物，猶虚舟然，而堅挺之姿，如精金良玉，不可磨磷。

元符中，用侍臣之薦，擢居諫垣，從人望也。是時，哲宗皇帝厲精求治，用賢如不及，一見即以公輔期之。嘉言入告，無不從者。適中宫虚位之久，大臣欲自結於嬖暱

❶「鄉」，原作「卿」，據沈暉本改。

之私，爲保位之謀，迎意媚合，不以正。公力言之，以爲公議不允，忤上旨。姦諛之徒，惡其害己，相與協力擠之於陷穽之中，又下石焉，皆是也。公之章留中不下，乃僞爲之，加以詆誣不實之語，如取他人之子而殺其母之類。流布中外，欲天下聞之，真若有罪者。其爲謀深矣。雖有端人正士，無敢爲公辯明者。

公既歿，迨今二十餘年。昔之姦朋凋喪略盡，而正論行焉，真僞是非始有在矣。紹興三年，其子柄集公之奏議一編，屬余爲敍。余於公，非一朝燕游之好也，知公爲尤詳。其事之本末，皆余所親聞見者，故詳著之，以昭示來世，庶乎使小人知君子之爲善，終不可誣也。

公之將亡，余適還自京師。聞公疾革，未及弛擔，即馳往省之，見其薾然僅存餘息，然語不及私，猶以國事爲問。蓋其平生，以天下之重爲己任，至垂絶而不忘也。每追念及之，愴然不能釋。

嗚呼！世道凋喪久矣，不復有斯人也。

楊仲遠字序

楊君敦仁以其名求字於予，曰：「願聞一言，以進其不及。」自惟不肖，何足以副其求？然義不敢默，乃告之曰：「仁之道，其至矣乎？雖孔子猶罕言也，況餘人乎？然試嘗語子以吾所聞。」

夫忠恕者，仁之方也；寬裕温柔者，仁之質也；齊莊中正者，仁之守也；發強剛毅者，仁之用也。[1] 無迷其方，無毁其質，慎守

[1] 「也」，原無，據沈暉本補。

之，力行之，則仁其庶幾乎？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今吾子以敦仁自名，可謂知任重矣。予願以仲遠配子之名，益將期子於遠也。❶

夫任重而不期於致遠，中必自畫而已，其於仁乎何有？然古之爲此道者，果何求哉？亦曰無迷其方，無毁其質，慎守之，力行之而已。反是而求所謂仁其庶幾者，非吾所敢知也。

於戲！有名而不孚其實者，古人恥之，而今人不以爲恥也。吾子將有志乎古人，而求免於今人，則宜勉之，毋忽云。

鄧文伯字序

武陽鄧平，更其名曰洵武。間而語予曰：「平之名久矣，未有知其爲倒土也。夢有神人告我曰：『子之名平，其字倒土，使子之困窮也，殆以是夫！』予覺而異之，徐而思之，意者殆天將啓予乎？吾困窮之病，將由此有瘳乎？不然，何神之告我詳而警我之至也？越明，乃以洵武易之。吾子姑爲我字之，以相神之惠，斯亦故舊之義也。子其無辭！」予聞而諾之，爲之言曰：

夫一體之盈虛消息，通乎天地，應於物類，則禍福之來，兆於彼而此應之，亦其理也。然天棐諶，命靡常，而古之人所以應天者，亦求諸己而已。君宜勉之！

夫有武必濟之以文，請字曰「文伯」，并爲説以紀其事云。

❶「益」，沈暉本作「蓋」。

楊希旦文集序

先生諱某，字希旦，延平將樂人也。自少以文行知名，累舉不第，抱負其器，退老于家，以詩書自娱。其爲人敦朴夷易，不事表襮，睟然有長者之風，鄉黨稱其行焉。

先生既没，逾十年，其子循道始集其遺文數百篇，屬予爲序。予告之曰：士以一言輕重，足以信今傳後，惟有德者能之。予何敢當？然幼嘗得侍先生閒燕，其善言懿行，固已飫聞習見之矣。俯仰十餘年間，先生之交游親友凋喪略盡，能知先生所爲者漸不可得，則予之素所聞見者，猶當稱述顯揚之，使後進者與聞焉，況其遺文焉？予雖不肖，其何敢辭？

先生詩文，清切平易，不以雕琢爲工。覽之者，亦足想見其風度云。

謝君咏史詩序

君子積學積文，稽諸前言往行，參以古今之變，非徒侈聞見而已，將以畜德而廣業也。昔在堯、舜之爲君，禹、稷、皋陶之爲臣，相與都俞廟堂之上，共熙帝載，亦惟稽古耳，況其下者乎？然自漢、魏而來，更五代之季，述史者皆有善善惡惡之意，然而論不詭於聖人者無幾矣。士之欲稽古者，將安取正乎？楊子曰：「好書而不要之仲尼，書肆也。」信哉，是言！古之人，度在身，操之以驗物，則審矣。鏡在心，故物來而照之，妍媸無逃焉。夫不知明善以誠身，而欲以一言訂古人之是非，未有能者也。

婁川居士謝君，一日走僕致書踵吾門，

以其所著《咏史詩》合二編，屬予爲序。予聞謝君積十年之勤，窮探博取，而成此詩，其用力多矣。夫自溷於閭閻阡陌之中，與編户齊民爲伍，乃獨超然遠覽，究知前世興衰治亂，賢人哲士之終始，與世之老師宿儒並驅争先，豈易得哉？故予喜其爲人而樂爲之道也。

其詩詞尤麗可觀，與夫是非褒貶，覽者當自有得也。

田曹吴公文集序

吾郡審律先生，集録其先君遺文數百篇，以書屬予爲序。田曹吾不及見其人，因得誦其詩，論其世，稽其行事，得其所以修之身、刑之家、施諸有政者爲詳焉。而後益知嘉祐、治平之間，澤之入人深矣。當是時，學士大夫達而位乎朝則著之事業，光明碩大，追配前哲，其不顯而在下則載之空文猶足以私淑諸人，如公之徒是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之存亡，關時之盛衰，豈不信矣哉！

公之仕不充其志，而用不究其才，故未老而歸。其平居暇日，有動於中而形諸外者，一見於詩。其偶儷應用之文，亦皆有典則，其辭直而文，質而不俚，優游自適，有高人逸士之氣。故其流風餘韻，足以遺其子孫，化其鄉人，皆可見也。今其子弟之賢者，多隱德，不求聞達，而足以文行知名朝廷者二人焉，審律其一也。

審律名儀，去年以遺逸被召，相君説之，除大成府審驗音律。已而非其好也，浩然有歸志，蓋有公之遺風也。公之詩文，足

以自表於世，無待於余言。至其所以遺子孫者，世或未之知也，故詳著之，使夫樂道人之善者與聞焉。

公姓吴，諱輔，字鼎臣。

冰華先生文集序

冰華先生錢公，諱世雄，字濟明，常州晉陵人也。公年十六七時，其詩已爲名流所稱。比壯，遊東坡蘇公之門，與之方軌並馳者，皆一時豪英。而東坡獨稱其「探道著書，雲升川增」，則其推與之意至矣。然公以是取重於世，亦以是得罪於權要，廢之終身，卒以窮死。

公初在平江，雖爲郡貳，而政實在公出。老奸巨猾屏氣愓息，摧伏不敢逞，而善良有所怙。已而爲有力者所困，不得盡其所欲爲者，士論至今惜之，而邦人之思，愈久而不能忘也。公雖退休，益自刻厲，日以詩書自娱，無窮愁懟憾之氣。遇事感發，一見於詩，故其文於詩爲多。

公既没，其子詡集其遺文，屬予爲序。余竊謂東坡文妙天下，爲時儒宗，士有得其一言者，皆足以名世，況知之之深乎？則公之文，固世所願見，不待余言而傳也。然公之平生交游執友凋喪略盡，晚學後進無能知公者。故余不辭而爲之，因以著其出處之大略云。

王卿送行詩序

皇祐二年，光禄卿贈太尉王公謝事南歸。在庭公卿大夫設祖道供帳都門外，車數百輛，自祁公而下六十有六人，各賦詩以

紀其行。是行也，蟬蛻囂塵之中，而高蹈物表，與世之酣豢利祿而不知止者，相去遠矣。昔二疏辭位而去，都門供帳之盛則有之，至若公卿大夫播之聲詩，垂耀無窮，蓋未之有也。則公之歸，榮於二疏，有光矣。然余竊怪慶曆、皇祐間，君臣一心，收攬豪英，如建厦然，大而爲棟梁，細而爲欂櫨、店楔，無不盡其材者。究觀六十有六人，登金門、上玉堂、進居宰輔者，殆不可勝數。公以清名重德爲時望所屬，而位止列卿，高才遠識，獨不究其用，士論所以重惜之也。

昔公之子通奉公，嘗編集諸公送行詩爲上下二卷，欲鏤板以傳，未及而沒。今其孫大夫始克成先志，不遠數千里以書屬予爲序。

夫成德之後，苟非子孫世有人焉，而能顯揚無窮之聞者，未之有也。余以晚學後進，雖不登公之門，與聞謦欬之餘音，然得諸公之詩玩味之，亦足想見其風度矣。昔韓退之以文名擅天下，猶以詞列三王之次爲榮耀。余何人哉？乃獲載名諸公之間，故承命不辭，勉爲之書。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五終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六

題　跋

跋司馬温公帖

元豐末，神考登遐，文正温公奔訃至京師，都人擁馬首環聚而觀者，填溢衢巷，願公之留者，萬口一辭。方朝廷承積弊之後，正更化願治之時，太母以公宿望，擢二左省，慰安中外之心，其寄委不輕矣。

公以身任其責。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蓋公之素志也。天下大器，不可易爲之。故雖正位台鼎不以爲榮，而以爲懼。然卒能於期月之間，政令不出房闥，而海內丕變。雖懼於前，而垂名于後，其爲榮也遠矣。

今觀其手澤，猶想見風彩。披玩久之，不能釋手。因附其説于後。

跋富文二公帖

二公皆一時人傑。昔在慶曆中，虜騎叩關，渝平，鄭公持節兵間，以片言折之，而虜之君臣俯伏聽命，復守盟好。更百有餘年，雲、燕以南，無犬吠之驚。二公繼登宰輔，雍容廟堂之上，而四方萬里之遠，稽顙面內，❶無敢不享者。有德進則朝廷尊，豈不信矣夫！

❶「面」，原作「而」，據李熙本、沈暉本改。

方時艱難，覽其遺跡，想見其風采，益令人追念不能忘也。

跋趙清獻公愛直碑

幼安，清獻公之外孫，出東坡所撰《愛直碑》示予。其寶藏之，殆十襲也。公之流風，百世而下，聞者猶將興起，況其親且邇乎？吾知幼安非徒玩其辭翰而已。「高山仰止，[1]景行行止。」將必有得於斯文也。

跋橫渠先生書及康節先生人貴有精神詩

橫渠之學，其源出於程氏。而關中諸生尊其書，欲自爲一家。故余録此簡以示學者，使知橫渠雖細務必資於二程，則其他故可知已。

《人貴有精神詩》，康節作并書。康節詩云：「大筆快意。」余在洛中，得其遺藁讀之，皆大字，與此詩類。信乎，其以大筆快意也！明道亦嘗和其詩云：「客求墨妙多携卷。」蓋康節以書自喜，而士大夫多藏之以爲勝。其字畫端麗勁正，亦可觀德也。

橫渠先生字子厚，橫渠人。康節諱雍，字堯夫，康節乃朝廷追贈先生號也。

大觀元年八月己卯，餘杭東齋書。

題蕭欲仁大學篇後

學始於致知，終於知止而止焉。致知在格物，物固不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蒸民，有

[1] 「止」，原作「立」，據沈暉本改。

物有則。」凡形色之具於吾身，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鼻之於臭味，接乎外而不得遁焉者，其必有以也。知其體物而不可遺，則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則物與吾一也，其有能亂吾之知思，❶而意其有不誠乎？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贊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則其知可不謂之至矣乎？

知至矣，則宜有止也。譬之四方萬里之遠，苟無止焉，則將焉歸乎？故「見其進，未見其止」，孔子之所惜也。

古之聖人，自誠意正心至於平天下，其理一而已，所以合内外之道也。世儒之論，以高明處己，中庸處人，離内外，判心迹，其失是矣。故余竊謂《大學》者，其學者之門乎？不由其門，而欲望其堂奥，非余所知也。

蕭君欲仁，志學之士也，録示《大學》一篇，求余言以題其後。其意蓋非苟然者，故聊爲發之。苟於是盡心焉，則聖人之庭户，可策而進矣。欲仁其勉之哉！

題張公行狀後

右張公，吴時貴將，與楊行密俱起合淝，號三十六英雄，公其一也。方五季亂亡之時，群雄並争，公以拔山蓋世之才，躬蹈矢石，陷敵攻堅，爲一時稱首。宜其鷙悍强忍，而提師征行，乃未嘗妄戮一人，至止而人安之，則公之所以遺子孫者，其不在兹乎？同時輩流乘功名之會，鷹揚邁往之氣，犂相埒也，今其子孫散爲編氓，堙没而無聞者，可勝計哉！公獨世有顯人，又皆

❶「其」，原作「無」，據李熙本、沈暉本改。

以器業見稱於時，則公之所積可知矣。

政和之初，予來毗陵，始得與公之諸孫游。視其壯者，皆賢豪，雖童稚，亦彬彬可喜，益知公流澤未艾。公之孫牧之，以公之行狀示予。究觀始終，慨歎者久之，故附其說于後。

跋賀仙翁親筆詩

賀仙翁詩云：「有客來相問，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賀仙翁示人以治生之說，旨哉，有味其言也！豈徒可以遺子孫乎？至人所以養生盡年，亦在方寸之地自耕而已。不知出此，雖巖居水飲，盡爲壽之術，必有虎食其外也。

其人不可得而見，讀其詩，觀其字畫，亦足想見其人矣。

跋賀方回鑑湖集

元豐末年，予始筮仕，與方回俱在彭城，爲同僚友。自彭城一別，聲迹不相聞，蓋三十年餘矣。政和甲午秋八月，予還自京師，過平江，謁方回，披腹道舊，相視惘然，如昨夢耳。方回之詩，予見之舊矣。復出《鑑湖集》示予，其託物引類，辭義清遠，不見雕繪之迹，渾然天成，殆非前日詩也。

方回自少有奇才，若儀、秦之辯，良、平之畫，皆其胸中饜飫者，意謂其功名可必也。世變屢更，流落州郡不少振，豈詩真能窮人耶？然方回詩益工，名日益高，足以傳不朽矣，與世之酣豢富貴與草木同腐者，豈可同日議哉？以此易彼，亦可自釋也。

是年冬十有一月癸未，自餘杭徙居毗

陵，道過吴江舟中書。

跋鄒道鄉所書女誡❶

古者大夫以上，子生，立三母，必求其寛裕、慈惠、温良、恭慎而寡言者爲之師。女子十年不出，教之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❷禮相助奠。閨門之內，朝夕之所習聞者，惟是而已，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德、言、容、功不待異稟而能也。禮廢千有餘年，士且不知師，而況於女子乎？故膏粱之族，❸酣豢逸放於幽閒之中，而塗歌巷語，淫褻不可讀者，日積于耳目，其不淪胥而敗者，❹幸而已。

毗陵張氏，世有顯人。其子孫皆高才遠識，絶出倫輩，今見其人矣。牧之間出道鄉所書《女誡》示予，極稱其稚子之賢，益知張氏之刑家貽後者，其流未艾也。以圭璋之質，又得良工切磨之，其成豈易量哉？

道鄉，盛德之士也，言動足以經世範俗，其所書不特有補於張氏而已，後必有因斯文以興起者。其於世教，豈小補哉？

題了翁責沈

了翁以蓋世之才，邁往之氣，包括宇宙，宜其自視無前矣。乃退然不以賢知自居，而以不聞先生長者之名爲愧，非有尊德

❶「鄉」，原作「卿」，據沈暉本改。下同。
❷「籩」，原作「邊」，據李熙本、沈暉本改。
❸「粱」，原作「梁」，據沈暉本改。
❹「敗」，原作「散」，據沈暉本改。

樂義之誠心，而以自勝爲彊，何以及此？

高文大筆，著之簡册，使世之自廣而狹人者有所矜式，豈曰小補之哉？

跋了翁與韋深道書

道同則相望異世，其合有若符節者。氣禀有異，雖一身之内，肝膽楚、越矣。

三山在弱水之外，舟輿不通，居之者，形影自相弔耳。深道乃眷然念之，非聲氣相求，神交於萬里之外，寧有是夫？了翁天下士也，世以其言爲輕重，而相與如此。余雖未嘗知深道，而信其賢也無疑矣。

題中庸後示陳知默

熙寧以來，士於經蓋無所不究，獨於《中庸》，闕而不講。余以謂聖學所傳，具在此書，學者宜盡心焉，故爲之訓傳，藏於家，初不以示人也。雖聖言淵懿，非淺識所窺，竊妄意其庶幾焉。

吾子試以予言求之，將必有得矣。

跋曾伯智孝行類要

曾君伯智，以所著《孝行類要》示余。非博極傳記百家之言，不能成此書也，其用力勤矣。然古之君子，多識前言往行，非徒資見聞而已，蓋將以畜德也。觀伯智自叙，可謂知務本矣，蓋非苟知者。又欲使覽之者因是而感化，則其志遠矣。

君之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將必有得於斯書也。

跋公子血脉譜

右《春秋公子血脈譜》，得之於南康玉巖先生楊孝本，其傳本曰「荀卿撰」。

夫荀卿嘗仕於楚矣，不用，故退死蘭陵，而史不記其歲月。以其時考之，當在周、秦之間。而是書《秦譜》，乃下及乎項滅子嬰之際，吾知其非荀卿氏作明矣。

然自古帝王世系，與夫列國之君，得姓受氏，譜諜散亡，而史傳無所考據，于《春秋》之學，尤闕然也。而是書旁穿曲貫，枝分派别，較然如指諸掌，非殫見洽聞者不能爲也。然其間不無訛謬舛錯，學者其慎擇諸！

跋三墳傳

右《山墳》、《氣墳》、《形墳》，謂之《三墳》，世傳以爲古三皇書，非也。其辭簡而質，遠而無統，其有意於放古之爲乎？

孔子曰：「神無方，易無體。」又曰：「生生之謂易。」則易之爲易，其義深矣，殆不可以形數名也。是書《太古河圖代姓紀》曰「博厚而濁，謂之太易。太易之數三」，是以形數名易也。其言殆與孔子異乎？吾是以知其非古書也。其他不合者，非特一二而已。未敢以臆説論之，姑俟博古而深於道者考正焉。

題李丞相送幾叟序

丞相李公，以英偉剛明之才，任天下之重，蓋一時人傑也。其視了翁爲前輩，雖未嘗從游，而聲氣相求，非一日也。問道之勤，見於斯文，惓惓之意厚矣。

公初自左史言事，謫居沙陽，與幾叟游，爲布衣之交，不以賢貴自挾，而以道義爲重。因其有行也，累數百言以爲別。公於上下之交，可謂無諂瀆矣。

題翁士特文編

翁君士特示余詩文一編，辭義精奧，有古作者風氣，而古風辭氣尤工，皆非常流可到也。三復欽歎！

然予嘗考古聖賢爲學之方，竊謂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是時雖六經之文未有也，況他書乎？舜在深山，與草木居，[1]鹿豕游，無以異於深山之野人，固非有誦記操筆涉墨爲文詞也，其學果安自乎？夫舜，聖人也，生而知之，無事乎學可也。二十有二人，相與共成帝業者，豈皆生知耶？然則聖人之所以爲聖，賢人之所以爲賢，其學必有在矣。

漢之諸儒，若賈誼、相如、司馬遷輩，用力亦勤矣。自書契以來，簡册所存，下至陰陽星曆，山經地志，蟲魚草木，殊名詭號，該洽無一或遺者，其文宏妙，殆非後儒能造其域。然稽其道學淵源，論篤者終莫之與也。

[1] 「草木」，沈暉本作「木石」。

士特性資英邁，絶人遠甚，如欲以文高於世，則文固已足高世矣。然如士特之才，要當以聖賢爲師，入其門，窺其室家之好，内外進矣，然後爲至。此予之所以望士特者。區區漢儒，不足學也。

跋了翁書温公解禪偈

李君興祖以了翁所書温公《解禪偈》欲求余言，以刻諸石。温公蓋一代宗臣。了翁雖流離擯斥，不爲時用，而其流風餘韻，皆足以勵世範俗，❶其辭翰宜爲士夫之所寶玩。興祖乃能鏤石以永其傳，是宜書也。

跋諸公與徐仲車詩册

余昔過山陽，嘗一見先生，侍坐終日，得所未聞多矣。迨今二十餘年，追念不能忘也。紹興二年，其子安道來尉吾邑。一日，踵吾門，出諸公與先生往還詩書示余，求言以刻諸石。

余謂先生之節義如大圭，不琢而其美自見，非雕繪所能增飾也。然諸公皆一時名世之士，其言足以信今傳後，而歆慕如此。鏤之金石，使百世而下見之，必有聞風而興起者，❷亦非小補也。

跋鄒公送子詩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蓋人之於親，四世而緦服窮，六世而親屬竭。服窮則遺

❶「世」，原作「臣」，據沈暉本改。
❷「風」，原無，據沈暉本補。

澤浸微矣，故五世而斬，此古今之常理也。

舍人鄒公於其子筮仕之初，以詩贐行。其丁寧訓飭，不以寵禄爲榮，而以陰隲蒼生爲念。則其垂裕之意，豈淺哉？積至于道鄉，緦服已窮矣。今其元孫出其詩示余。余得而伏讀，觀公所以訓迪其子孫與道鄉所以奉承之志，則鄒氏之流澤，豈常理之足云？雖亘百世而益光矣。

跋司馬温公與明道先生帖

横渠先生既没，其門人欲謚爲明誠。中子以謚議質諸明道先生。先生與温公參訂之，故有是書。其辭義典奥，而引據精密，足以是正先儒之謬。故寶藏之，以傳後學。

附：司馬温公與明道先生帖温公家集中不載，故附見於此。

某昨日承問及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

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之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爲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没，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

子以爲欺天，門人厚葬顔淵，孔子嘆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真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

承關中諸君決疑於伯淳，而伯淳謙遜，❶博謀及於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以備萬一。惟伯淳裁擇而折衷之。光再拜伯淳大丞座右，正月十六日。

書李從政墓誌

公少時過錢塘，東平呂公惠卿得公之文，以示翰林沈公文通。二公奇其文，引爲忘年之交，謂人曰：「毗陵素多士，未有如李公者。」於是文日益有名。公於書無不讀，其心傳自到之學，蓋非淺者所能窺較也。晚在彭城，方計司議法興利之時，百役毛起，公處之裕如，手未嘗廢卷也。利國監有中貴人，陰以事中其同僚者，部使者付公治之甚急。已而事連中貴人，公請併治之。中貴人懼甚，部使者又欲兩釋之。公曰：「事未暴白，治不治在公而已；付之有司，則有法守。獄已具，不可易也。」使者不悦，度公不可以勢奪，卒移他司釋之。是時顔復長道居里中，聞之，謂予曰：「奄宦恃嬖暱之私，脇持上下，雖當路要官，無敢輒忤其意者。李君一以法繩之，不少貸，非秉義不可回屈不能爲也。」郡守高郵孫公覺尤深器之，事無大小，惟公聽也。蕭縣有劇賊竹軍者，土兵力不支，被重傷，亡其主將。通

❶「而伯淳」，原無，據李熙本、沈暉本及《儒藏》精華編二一〇册《温國文正公文集・補佚文一・答程伯淳書》補。

守李陶行縣，聞流言，謂士兵不戰而北，凡二十有五人，欲置之極典。公曰：「有司訊治，曲折詳盡，猶恐不得其情。今以道路之言，置人於死地，非審克之道也。」持之月餘，不能決。後卒如公言。微公争之力，幾爲淫刑濫誅矣。公之治獄平反，類如此，其小者不能悉數也。

政和之初，予待次毗陵，公之子殊以公誌銘示予，讀之蹙然。追念平昔，悼斯人之不復見也。惜其遺事可傳於後，又皆予所親見者，故序次之，以補誌文之闕。

跋道鄉帖

士不患無名，患實之不至。道鄉天下士也，以一言忤旨，流竄嶺表，終身不復。今手澤所存，士夫寶藏之，以爲珍玩。其身雖屈於一時，而世誦其美不厭，蓋名實既孚，則清議終不可掩也。

跋江民表與趙表之帖

民表將之官，以書抵予，告行期。未及修報，而凶訃至。人生如朝露，豈不信然歟？今見其手澤，惘然不覺爲之流涕也！

民表不妄許可。表之雖未及識，觀民表所與如此，則其人亦可知矣。

跋了翁祭鄧南夫文

余聞南夫平居，家人不見其喜怒。一日，因事怒甚，已而悔之，自恨其養之未至也。充是心以往，可謂知好學矣。了翁友之，其厚如此，不問可知其賢。

余幸與之同鄉，未及識而南夫已逝。悲夫！不復見斯人也！因讀了翁之文，悵然久之。故姑書其所聞，附于後。

題了翁送幾叟詩

「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了翁訓諸子姪，其辭如此，皆其平日躬自蹈者，所謂以身教也。能味其言，亦以身踐之，則其趨聖賢之域，豈遠哉？

若幾叟，蓋可與進斯道者，故告之如此。

題諸公邪説論後

昔王荆公以邪説暴行禍天下三十有餘年，余備位諫省，論之，去其王爵，罷配享。

大學諸生薰陶王氏之學久矣，閧然群起而非之，賴君相之明，卒從其議。今觀諸公之言，是非已有定論，則余之言，可以傳信矣。

跋彭器資送余仲勉序

彭公以盛德重望爲時名臣，士大夫得一望履舃者，如登膺門，況其厚善者乎？仲勉先生，余雖不獲從之游，觀其所與，則信其賢也審矣。

跋温公與劉侍御帖

熙寧之初，吴興劉公位臺端，論事忤大臣意，謫知江州。一時清議寃之，❶無敢言

❶「寃」，原作「寬」，據沈暉本改。

者。獨文正溫公抗章于廷諍之。❶事之本末，安撫參政張公論之詳矣。公將行，文正造門叙別，又以手翰問行期，有「道勝名立」之言，其相與之意厚矣。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二公終始一節，不約而同，其取友可知矣。

覽是遺墨，三復興歎，乃附其説于後。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六終

❶「正」，原作「公」，據四庫本改。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七

雜著

書銘

含其英，茹其實。精于思，貫于一。

言默戒

鄰之人，有雞夜鳴，惡其不祥，烹之。越數日，一鷄旦而不鳴，又烹之。已而謂予曰：「吾家之雞，或夜鳴，或旦而不鳴，其不祥奈何？」予告之曰：「夫鷄烏能爲不祥於人歟！其自爲不祥而已。或夜鳴，鳴之非其時也。旦而不鳴，不鳴非其時也。則自爲不祥而取烹也，人何與焉？若夫時然後鳴，則人將賴汝以時夜也，孰從而烹之乎？」

又思曰：人之言默，何以異此？未可言而言，與可言而不言，皆足取禍也。故書之，以爲言默戒。

勸學

志學之士，當知天下無不可爲之理，無不可見之道。思之宜深，無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篤，無使力淺而易奪。要當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則天地之心，日陳露於目前，而古人之大體已在我矣。不然，是未免荀卿所謂「口耳之學」，非所望於吾友也。

雜　說

東坡謂荀文若其才似子房，其道似伯夷。予以謂其才似子房則有之矣，伯夷不事非君，不立於惡人之朝，寧忍事操乎？以爲其道似伯夷，吾不知其説也。

黄門謂藺相如非戰國之士，使居平世，可以爲大臣矣。予以謂相如奉璧入秦，趙之君臣計議，非有親秦之心也，特畏其威彊耳。古人以小事大，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至棄國而去之，況於一璧乎？此知事大畏天者之所爲也。當其持璧睨柱，使秦知趙璧終不可得也，而欲徼倖於不死難矣，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歟？不一二年，卒有覆軍陷城之戚，雖完璧以歸，於趙何益哉！此其知不足稱也已。澠池之會，其危又甚矣。方趙王之西也，廉頗期以一月不反則立太子以絶秦望，則是行非有萬全之計也。相如爲國卿相，其勇略不足以重趙，使秦不敢惴焉，乃欲以頸血濺之，豈不殆哉！此特曹沫之流、戰國之雄者耳，而謂之以道事君，固如是乎？黄門以爲大臣，吾亦不知其説也。

哀公問社，論者以爲哀公將去三桓而不敢正言。古者戮人於社，其託於社者，有意於誅也。宰我知其意，而亦以隱答焉。其曰：「使民戰栗。」以誅告也。夫魯之微，三桓之盛而欲去之，豈易言哉！而以隱語語於人，爲宰我者謀人之國，亦以隱答之。一失其旨，則傾國亡身之禍隨之矣。而孔子亦以隱罪之，此何理也？夫隱語，古之滑稽者時有之，而謂聖人之徒爲之乎？

世儒之論曰：性之有習，習之有善惡，

譬如火之能熱與其能焚也。孟子之所謂善，得火之能熱者也，是火之得其性也。荀子之所謂惡，得火之能焚者也，火之失其性者也。夫天地之間，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此物之所同然也。故木以金尅之而火生焉。木與火未嘗相離，蓋子母之道也。火無形，麗木而有焉，非焚之則火之用息矣，何熱之有哉？而謂熱者火之得其性，焚者火之失其性，其察物也，蓋亦不審矣。夫子思之學，惟孟子之傳得其宗。異哉，世儒之論也！以爲孟子道性善，得子思之説而漸失之，而輕爲之議，其亦不思之過歟？

蘇子曰：「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則『一』也者，特道之有不可名言者耳，『中』亦非道也，道之寄而已。所謂道者果何物耶？子思因其語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説既出，而天下始知『一』與『中』在是矣。夫子思之言，中、和而已，此道之可以名言者也。所謂『一』者安在哉？孟子又推之以爲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夫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何自而枝耶？是必有説也。學者更深考之，則孟子、蘇氏之學，是非得失，必有不可誣者矣。

鄧氏真贊

婉婉夫人，夙有令儀。柔静以和，室家是宜。今其云亡，厥聲尚懿。圖形于兹，以永瞻視。

陳居士傳 諸公跋附

陳選，南劍州將樂人，世以豪貲爲鄉閭大姓。其爲人忠信愿慤，不妄與人交。晨興，正冠修容，坐堂上，夫婦相對如賓。非慶弔未嘗出門，雖連墻，有經時不見其面者。間有所之，必筮而後往。家人俟其歸，其跡可數也。平居恂恂，人莫見其喜怒，閨門之内雍如也。其遇人，無長幼，必盡誠敬，雖横逆有惡聲至，如弗聞。視其容貌泊然，若無足芥蔕者，以故人亦信之。後雖有喜侵暴者，不敢犯也。卒年四十六。

龜山楊某曰：予嘗讀沈公《筆談》，見其所載杜生事。沈公自謂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卧，罷甚，僚屬有談杜生者，聞之，不覺肅然，忘其勞。考公之所爲，於杜生幾可無悔矣。非其中有所養，詎能若是哉？惜公之亡，予尚幼，未能究知其所有，故不得而備論之也。當是時，陋郊小邑，無縉紳先生明道德之歸以覺斯人，又無高世之士含德隱耀，相與薰陶浸灌，輔成其美。此予所以深嗟而屢歎之也。然觀其襟度夷曠，不可汙撓，蓋有非學之所能至者。世之薄夫淺子，一有戾己，僅如毛髮，則悻悻然見於顔面，必反之而後已，其視公爲如何？故特爲之論著，以示其子孫，使知先世所以遺己者，在此不在彼也。

公少時有故人將亡，子尚幼，以白金數鎰委之者。比其子壯，公召與之。其人矍然謝之，初弗知也。蓋其信義足以託孤如此。然此在公爲不足書者，而邑人以是多公。故并述之，附于其末。

中立先生所撰《陳居士傳》，予兄孫

漸得其本，自餘杭來四明，出以示予。先生言行信于天下，所以深嗟而屢歎之者，雖晦于今，後當顯白。異時尚論之士，可不考歟？予與居士同鄉，而以不得見之爲恨。爲寫此傳以畀其子孫，使刻而藏之，以成先生論述之志。大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沙縣陳瓘書。

居士本不求知於人，人自知之。宗子博士楊公中立又爲之傳，以行於世。所以風勸來者，蓋不但一鄉而已也。大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晉陵鄒浩既篆其前已，因書此以見意云。

昔楊子雲稱蜀人之賢，以李仲元爲畏人。想見其人，信順之氣積於中而暢於外，蓋黄叔度之流，惟以生於遠方，不聞於中原士大夫，獨因雄書而名載於後世。今陳居士含德隱厚，沉冥於七閩之下邑，未有能知之者。吾友中立爲發其蘊以詔其子孫，吾知其與仲元俱不朽矣。此於名教豈小補哉？政和二年孟夏中瀚，建安游酢書。

予嘗愛范曄作《黄叔度傳》，初無言行可見之跡，後之識者，想望其人如不可及。今觀中立先生傳陳居士，其文亦然。居士處於僻遠，雖無卓然顯白于世者，既得佳傳，又得鄒、陳二公爲之書篆，且跋其後，以垂不朽。讀者想望其人，當與叔度齊驅而並駕云。宣和二年仲夏，梁谿李綱書。

張牧之子名

張氏世有清德，由聖得子，求名於侍講呂公原明，而名之曰清孫。

夫伯夷，聖之清者也，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而去之，若將浼焉。故其流風之弊，容德不足，而至於隘。今牧之得子而求名於予，請銘曰容孫，❶蓋將以濟其世德也。

致語

聳壑凌霄，共喜千齡之會；銜盃樂聖，仍逢四事之并。玉麈交輝，德星復聚。

恭惟知府朝請，南溟異禀，宛國上才，顧千里之難羈，姑六月而一息。簡在二聖，光于四賢，行聞衮繡之歸，佇有功名之享。通判大夫，職分郡貳，位列星躔。家傳清白之風，世歷要權之任。芳猷不墜，威望有加。相忘贛上之清歡，無愧山陰之盛集。偶兹勝事，敢獻鄙辭：

庭下秋風颭旆旌，使君爽氣逼人清。功名共喜千齡會，尊酒仍逢四事并。甘谷殘英留晚翠，雍門餘曲有新聲。莫辭酩酊同民樂，鳳詔行催上玉京。

又其二

伏以跨鯨溟渤，身出蓬瀛；桴槎天潢，道逢牛斗。斯一時之盛集，罄千里以交欣。

恭惟經略待制，❷儒席至珍，英躔逸步。脱跡東膠之列，蚤膺宣室之求。握筆螭頭，連飛鴈序，俄出分於屏寄，復承代於瓜時。豈惟聞望之隆，兹寔衣冠之盛。

知府朝請，天資曠達，德宇宏深。式慕

❶「銘」，四庫本作「名」。

❷「待」，原作「侍」，據沈暉本改。

子淵之用行，庶幾孔氏之毋意。思締交於大國，方講好於兩君。適兹化景之長，足爲賢者之樂。欲傳勝事，用播聲詩：

霱槎初泛斗牛間，隱隱晶光照夜寒。況是春城多樂事，果逢星節駐征鞍。使藩暫屈留旌旆，雲路終同接羽翰。已寫風猷傳樂府，更磨琴琰一時刊。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七終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八

哀　辭

哀明道先生

元豐八年夏六月既望，河南承議先生以疾終于官。是月晦，邸報至彭城。其門人楊某聞知，爲位慟哭於寢門，而以書訃諸嘗同學者。

嗚呼！道之無傳也久矣。孟子没千有餘歲，更漢歷唐，士之名世，楊雄氏而止耳。雄之自擇所處，於義命猶有未盡。自雄而下，其智足以窺聖學門墻者，蓋不可一二數也，況足與語道而傳之哉？宋興百年，士稍知師古。諸子百氏之籍，與夫佛、老荒唐謬悠之書，下迨戰國縱横之論，幽人逸士浮誇詭異可喜之文章，皆雜出而並傳。世之任道者，日夜憊精勞思，深探博取，可爲勤矣。然其支離蔓衍，不知慎擇而約守之，故其用志益勞，而去道彌遠。使天下學者靡然趨之，如適諸夏而棄通衢大道，犯荆棘之墟，行蒼崖之巔，眩然迷殆，而卒莫知自反者，其於世教何補哉？

先生於是時，乃獨守遺經，合内外之道，默識而性成之。其學之淵源，蓋智者不能窺，而善言者所不能稱説也。自周衰以來，天下之學，其失如彼，則後之得聖人之道而傳之者，於吾先生，可不獨任其責哉！

嗚呼！道之傳亦難矣。夫由堯、舜而來，至於湯、文、孔子，率五百有餘歲而後得

一人焉。孔子没，其徒環天下，然獨積百年，而後孟子出。由孟子而來，迄漢、唐千有餘歲，卒未有一人傳之者。若孔、孟，又皆窮老於衰世，其道方不得一施於天下。夫聖賢之不世出，而時之難值也如此。

今幸而有其人，又且遭時清明，朝廷方登崇俊良，而先生未及用而死，則予之慟哭，豈特以師弟子之私恩而已哉？故爲辭以泄其哀而自慰云：

余悲古人之不見兮，逢世德之險微。析道真之純美兮，肆敕歷切。全體而分封。❶駕異端而並逐兮，駢交轂乎多岐。❷亘千歲其泯泯兮，去聖遠而卓彼先覺兮惟德是仔。❸展斯文之在兹兮，萬世之師。耡榛棘之荒穢兮，闢正路之孔夷。伏聖賢之軌躅兮，背世轍而疾馳。帶鉤距而負繩兮，紛萬變而莫窺。弛銜勒而弗厲兮，尚回旋其中規。嗟命之縣於天兮，匪予敢知。畜溟渤而載華岳兮，曾涓塵之弗施。❹

嘆道之難行兮，孔孟窮老以栖栖。伊時勢則然兮，此云胡其若兹。通闔闢於一息兮，尸者其誰。斡天樞而自爾兮，❺一作「諒曲任而直推兮」。欲執咎其焉歸。

齊死生於晝夜兮，天理之常。匪往匪來兮，雖壽夭兮何傷。想德音其未遠兮，儼若在傍。固誠之不可掩兮，何有何亡。日月逝兮形魂藏，嗚呼已矣兮，斯亦難忘。

❶ 小注「敕歷切」三字，原漫漶，據李熙本補。

❷「交」，原作「支」，李熙本作「友」，據沈暉本改。

❸「仔」，沈暉本作「依」。按，此句疑有訛誤，康熙刻本《龜山先生年譜》「而」下有「遺真」二字，與上下文不韻，疑出後人增補。明廖道南《楚紀》卷五十九載此文，此句作「去聖遠而先覺是依」，亦不知何據。

❹「涓」，原作「有」，據沈暉本改。

❺「斡」，原作「幹」，據沈暉本改。

哀鄒堯叟

宋有君子，姓鄒名某，字堯叟，邵武泰寧人也。先生自少有文名，尤工辭賦。比壯，遊四方，始從中山劉公彝爲學。鐫磨浸灌，六經之旨，百氏之書，無不該洽。旁穿曲貫，各得其宗，不爲異端遷惑。汪洋大肆，發爲詞章，遂以名稱于時。

嘉祐中，登進士第。其涖官，雖冗職必盡其力。凡決獄聽訟，鉤考簿書，赴期會，他人視若不勝其煩，先生處之，日未嘗廢書也。其用志益深，後之所自得者多矣。

余自垂髫，誦先生之文。及長，聞其名籍甚，益歆慕之，尚恨未及見，叩其餘論。元豐初，余棄官家居，先生適丁家難，寄余里中，始獲從之游。先生不予棄，進而友之，殆一年，未嘗一日相舍也。其後先生官于閩，余適東徐，差池南北，遂不復相值。今其已矣。

於戲！先生學充其志，而用不究其才，其平昔朋友共學者，往往登顯仕，居要津，視其顛沛，忍不一引手提掖之，卒以窮死。噫！命矣，其誰尤！余獨恨相去之遠，不憑棺一慟，弔其遺孤，以盡其師友之情，故爲辭以泄其哀。其辭曰：

有美一人，衆之郛兮。❶邦國之禎，應時須兮。純明篤實，允式孚兮。胸中之藏，羅瓊琚兮。位卑德尊，慘莫舒兮。汗血龍駒，縶芳嶇兮。雲帆蔽天，膠沮洳兮。天地吸噓，鼓洪爐兮。鑄物範形，曾莫圖兮。自爾遭之，未所如兮。既實爾德，孰云癯兮？胡嗇爾壽，忽

❶「郛」下，原有「郭」字，據沈暉本删。

聞徂兮。嗟余與子，阻修途兮。不得憑棺，吊遺孤兮。飲恨于懷，曷由除兮？

哀郭思道

吾友思道，諱某，姓郭氏，福唐人也。先世皆隱德不仕，其族系蓋莫得而詳焉。

思道自少時尤喜黄、老之術，以求衛生之經。不利貨財，不近聲色，淡然自得，視天下之物，若無足以贅其身。晚頗好浮圖氏之説。其與人交，久而愈親，與朋友言，必以忠信。其辭氣抗直，不能與物逶迤，以苟悦世俗。

熙寧乙卯，同余游京師。余綴名秋官，思道失志，遂同入大學。今知制誥黄公見而悦之，用以爲直學。未幾，職小學教諭。其純德懿行，雖爲當路者之所知，其自處慊然，亦未嘗因之馳騁，以求見於世也。

於戲！周道衰，爲士者不孚于名實，而國論不出鄉閭州黨之間。盜名竊利之人，肆行機變，以欺世罔上，貪得忘義，屈道殉物，以至昏冥顛踣而不悟。雖妾婦乞人之所悲羞而不受者，猶將泰然矜耀以自得。其辭受取舍，尚何足誅哉？

君於是時也，超然遠覽，不以貧賤富貴攖拂其志，斯亦難矣。其志行雖未能盡概於古人，其賢於衆人也亦遠矣。余從之游且十年，得其所以治身養性之實，非一二也。以余之所言，推余所不言，蓋可知也。

享年三十有八，以疾終于京師。余聞之，爲之悲慟不能自已，故爲辭以泄其哀。辭曰：

嗟乎思道，木訥而仁。内行純懿，幽無責於鬼，明無非於人。宜得其禄，何顛沛於

道路，而終死於賤貧？宜享其壽，何棄世之遽，而夭年不及于中身？死誰葬兮，暴骸骨于汴之濱！魂無依兮，託厲鬼以爲鄰。自古聖賢兮，自有顯榮富貴，騰聲飛譽，振耀於無垠，亦有湮淪汩没，終屈而不伸，死同腐骨兮，俱磨滅乎埃塵。壽夭窮通，子能自達，吾亦不足以傷神。重以故人之情，追思感嘆，不覺涕淚之沾巾。

祭　文

祭楚守縣君

於惟夫人，伊、洛右族，歸嬪睢汭，懿柔静淑。功施於内，隱行弗彰。中外式孚，允也其臧。雝雝和鳴，禕衣編飾。大邑之封，視夫之秩。謂宜百年，黄髮偕老。天胡不相，中道而夭。歸旐翩翩，江流瀰瀰。魂兮何之？與水俱逝。酒殽既馨，用祖其行。薦以斯文，以寓哀誠。

祭思睿

嗟乎思睿，命奚止於斯耶？昔始同學，君方妙年，氣吞青雲，俊譽藹然。堂堂英姿，謂宜壽考，天胡爾嗇，中道而夭！競時多艱，未充其志，身後之嗟，孀親遺穉。

適子之館，升子之堂，追念平生，顧瞻彷徨。尚想音容，恍兮在傍，欲與之言，即之而亡。有肉在俎，有酒盈觴，子弗食飲，予心悲傷。長與子訣，隔乎幽荒，寓辭以奠，涕落沾裳。於戲已焉，曷日而忘？

祭吕侍講

宋興百年，世秉國鈞，篤生異人，惟茲世臣。時逢清明，與國休戚，身雖竄流，心在王室。伊昔師門，實傳聖學，道隆德尊，爲時先覺。嗟予晚進，鼠目麞頭，公不鄙予，進與之儔。

吾道之窮，公其已矣。河流混混，貫以清濟。胡不慭遺，以佑斯文？下民其咨，昊天不聞。臨風一慟，心志俱摧。公乎若存，其知我哀。

祭陳瑩中

嗚呼！天生我公，爲時元龜。精貫白日，而無以自表。氣包宇宙，而不容於時。止或尼之，非人能爲。嗟一跌而不振，卒困死於流離。賴遺言之未泯，導原委而東之。

念生死之永訣，悵南北之差池，徒反袂以長號，淚淋浪而沾衣。公乎不亡，其知我悲。

祭游定夫

嗚呼定夫，學通天人，而時不用，道足濟天下，而澤不加乎民。今其已矣，夫復何云！悵百年之永訣，猶想見其音塵。

念昔從師，同志三人。今皆淪亡，眇余獨存。雖未即死，而頭童齒豁，煢然孤立而誰憐？嗟吾先生，微言未泯，而學者所記，多失其真。賴公相與參訂，去其訛謬，以傳後學。書往未復，而訃之及門。嗚呼悲

夫！宜任其責者復誰歟？斯文將泯滅而無傳歟？抱遺編而求之，悼此志之不伸。重念南北相望，不得憑棺一慟，徒隕涕而馳神。余言之悲，聞乎不聞？

祭劉器之

嗚呼我公，惟德是孚，❶秉義直行，與天爲徒。元祐之初，聖賢相逢，位冠七人，爲時宗工。道大不容，遷于南服，劫火洞然，不燼惟玉。時方清明，仁賢彙征，昊天弗弔，喪我正臣。銜觴一慟，匪以其私，侑食以文，其知我悲！

祭鄒侍郎

於戲！天爵之尊，天宜嗇之，奚爲於公，獨厚錫之？大鈞賦物，實勞以生，胡反吝茲，而弗與齡？錫予之柄，尸之其誰？杳冥茫昧，理莫可推。

公昔在庭，朝陽鳳鳴，讒波弗溺，惟帝之明。建中之初，來自南荒，人争覩之，景星煌煌。秉義不回，屹如喬嶽，黄陂萬頃，莫能清濁。至言碩畫，百未一施，流離困厄，天實爲之。

公之云亡，梁木其壞，世亡仁賢，人將焉賴？生榮死哀，身詘道信，公則無憾，實哀斯人。

嗟予與公，聲氣相求，話言之出，其同不謀。頃來視公，公疾已困，匪疾之憂，國事是問。精貫白日，神其聽之，云胡不淑，而不憖遺？死而可贖，人百其身！旻天

❶「孚」，原作「仔」，據沈暉本改。

高高，邈乎不聞。道之窮矣，慟非以私，公乎不忘，其知我悲。

祭陳立道

於戲！以吾外祖之德，其後未有顯者。汝幼而聰穎，篤行彊學，年纔弱冠，已策名于薦書。意其大吾外氏之門者必汝也，遽止於此，何其痛耶！又使汝雙親垂白，有傷子之戚，孀妻穉子，失所依怙，何其酷耶？於戲天乎，理不可推！其命也夫！於戲哀哉！

祭陳氏十五娘子

於戲！吾聞汝言，自謂了達生死，視死如歸。又言若數盡而終，則忽然而往，使人莫知。皆以汝爲戲語，孰謂汝之卒踐其言？暮而飲酒，笑談終席，不見其有微疾。罷而歸寢，曾席未暖，而奄然已化。豈汝真能了死生，厭斯世，而將有所歸耶？抑數盡而不得不往，舍吾而逝耶？於戲哀哉！

念汝生而聰慧，長而知學，經史百家，雖未能盡通，而皆曉其大旨。吾愛汝而擇其配。既得所託矣，謂宜與之偕老；云胡不淑，中道人没？於戲哀哉！

汝之四女：一在江西，三在吾閩。在江西者，卒不得而訃，而在吾閩者，已遣人報之矣。汝其知之！

於戲！汝之面目宛若在前，而不見汝之形；汝之言猶在耳，不聞汝之聲。致此薄奠，以寫哀情。號呼痛切，汝聞不聞？

於戲！吾老矣，冀汝送吾之終，今返

送汝，使吾念之，肝肺摧裂。旻天高高，號呼不聞。余何罪辜，罹此鞠凶？死生永訣，逝不可追。汝尚有知，其知我悲！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八終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九

狀述

先君行狀

先君諱某，南劍州將樂縣人也，祖諱某，父諱某。先君爲人，質直而信厚。其遇事接物，初若不可忤，而胸中洞然，無含怒宿怨。其治家勤約有節，雖一介不妄以與人，亦不妄取人也。自皇祖而上，世爲農家。至先君始勵其子以學。熙寧中，某以進士出身，而先君喜不形于言色。其後，雖屏居不仕殆十年，而先君亦莫之問也。及聞其從師友之賢，磨切以德義，則充然厭其欲。其恬於榮利而樂於義方如此，蓋天性也。元祐五年十月戊戌，以疾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三。

先君娶陳氏，再娶廖氏，六年卒。有子二人，曰某，曰某。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石龜山之陰。

嗚呼！吾先君平生爲善，惟日不足。不幸少不從宦學，不得與當世賢士大夫游，故隱行弗彰。而其嗣孤某幼不肖，懼終無以成親之名，以昭示後世子孫，乃泣而書之，求銘于有道君子，藏諸幽宫，庶足爲亡者之慰云。

曾文昭公行述

公諱肇，字子開，建昌軍南豐縣人。曾

氏系出於鄫，少康之子曲列之始封也。更夏、商、周千有餘歲，微不見於經傳。春秋之際，爲莒所滅。其太子巫仕魯，乃去邑爲曾氏。巫生阜，阜生晳，晳生參，參生元、西，父子俱爲孔門高弟，曾氏遂有聞於世。自是復晦而不顯。又千有餘歲，至宋興，公之皇祖密公，始以文學仕太宗、真宗爲名臣。於時薦登膴仕者，代不乏人。

至公，又以文學登進士第。調台州黄巖縣主簿。邵安簡公聞其賢，請爲州學教授。四方之士，蓋有聞風重道接踵至者，踳門授經無虚席。

是時上方嚮用儒臣，欲以經術造士。近臣言公經行，宜居首善之地，不宜淹溜一郡。有旨延和殿賜對，公所陳皆上所欲聞者。酬問久之，殆將更僕矣。除崇文校書，兼國子直講。未幾，遷館閣校勘，删定《九域志》。改大理寺丞，同知太常禮院，權判太僕寺、殿中省。

元豐元年，除集賢校理，轉殿中丞。久之，上讀公所撰《曾魯公行狀》，稱善。會修仁宗、英宗兩朝正史，迺以公爲國史院編修官。中書公鞏入判太常，以親嫌罷禮官，判登聞鼓。

自秦以來，禮文殘缺，先儒各以臆説，無所稽據。公在職，多所釐正。親祠皇地祇於北郊，蓋自公發之。雖衆議不同，而公獨引經辨析，詞旨精愨，故異論莫能奪。其議明堂配享，徧及五帝，初雖不合，後亦卒見施用。

官制行，除吏部郎中，每便殿引選人，上常自送之，出殿門乃已。再遷朝奉郎。與脩兩朝《寶訓》。國史成，錫宴。故事：非侍從官不坐殿上。特命進公。其眷遇之

厚，蓋示將用公也。未幾，丁太夫人憂。居喪，哀毁瘠甚。年未四十，髭髮盡變。服除，入爲户部郎中。復還吏部，遷右司郎中，覃恩賜緋衣銀魚。

哲宗嗣位，宣仁太后垂簾聽政，用司馬温公、吕申公爲宰相，士多傅時自效，公獨挺然不爲世變所移。由是諸公益賢之，知其有常德也。以公先帝史官，故命公充《神宗實録》檢討官。擢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數月召試，即真。遷《實録》脩撰，賜三品服。

初除，未拜命書，會除葉康直直龍圖閣，知秦州。公即上疏，論康直素不聞有可用之材，昨在陜西隨軍，失亡爲多。先帝常命械繫，欲誅之，康直諂事李憲，卒賴以免，其人可知矣。正當黜退，以章先帝之明，豈可更加奬擢？執政訝不先白，言者承望，協力攻之。范公純仁在樞府，語人曰：「善人不見容，則純仁輩不可居此矣。」諸公知公議所與，咸爲之言。章請外，五上不聽，乃出視事。

門下侍郎韓公維面奏范百禄所爲不正，及有非理事十餘件。簾中怒甚，以爲輔臣奏劾臣僚，當公行，具章疏，明論曲直，既無明文，何異讒毁？黜知鄧州。公不草制，兩上章論之，曰：「維執政爲朝廷别白邪正是非，真得大臣體。雖案牘不具，出於口奏，豈可便謂之欺君？大臣參與國論，臧否人物，[1]不必一切須形文字，顧所言當與不當，行之人心服與不服耳。今陛下責維徒口奏而已，遂謂有欺君之意。臣恐命下之日，人心眩惑，謂陛下以疑似之罪逐大

[1] 「臧」，原作「或」，據沈暉本改。

臣，恐於陛下盛德不爲無損。執政大臣自此以維爲戒，無敢開口論議，臧否人物，君臣上下，更爲形迹，恐非陛下推赤心待大臣之誼，亦非大臣展布四體以事陛下之道也。」竟以他舍人行下。事雖不從，士論韙之。

諫官王覿言執政忤旨，落職知潤州。公封還詞頭，言：「覿之一身出入内外，不足爲重輕。而陛下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二者相須，不可闕一。今覿一言論及執政，即日去之，是何異愛腹心，塗耳目，豈不殆哉？」上悟，加覿直龍圖閣。

三省議更科舉，公獨建議，以謂三代、兩漢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者，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今雖詔内外官舉經明行脩之士，中第之日優其恩典，不獨取之以言，又本其行，庶乎近古。然徒使舉之而不由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與斯舉者，隨衆牒試於有司，糊名謄録，校一日之長，不惟士失自重之義，且於課試之際無以別異於衆人，則所謂本其行者亦徒虚文而已。謂宜別立一科，稍倣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法，因今之宜斟酌損益，要之無失古意而已。至於投牒乞試、糊名謄録之類非古制者，❶一切罷之。待遇恩數，盡居詞賦、經義等科之上，庶使學者尊經術，惇行義，人人篤於自脩，則人材不盛，風俗不美，未之有也。

太皇太后受册，有司檢用章獻明肅太后故事，當御文德殿。奏疏曰：「伏見太皇太后聽政以來，止於延和殿垂簾視事，受契丹人使朝見，亦止御崇政殿，未嘗出踐外

❶「類」，原作「數」，據沈暉本改。

朝。蓋外朝，天子之正宁，太皇太后崇執謙德，不欲臨御，以爲天下後世法。推此言之，受册外朝，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以故事當然耳。竊詳故事：天聖二年，兩制定皇太后受册於崇仁殿。仁宗自出聖意，特詔有司改文德殿，此蓋人主一時之制，非典法也。願下明詔，屈從天聖二年兩制之義，受册於崇政殿，仰稱太皇太后克己復禮謙恭抑損之盛德。」中批：令學士院降詔，如公所請。

是歲坤成節，禮官建議於崇政殿上壽。其升殿賜酒，并文武百官拜表班次，並用天聖三年故事。三省、樞密院時降朝旨，不全用天聖三年故事及有司之議，乃引九年會慶殿上壽如乾元節之儀。公奏疏曰：「太皇太后昨降詔書，以謂不敢自同章獻太后。今此舉似與前後本末不相稱，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執政大臣出於不思耳。」疏入，從之。公之畫規，太母之聽言，前古靡儷焉，非主聖臣直，寧有是夫？

皇太妃親屬有韋城縣民候偁者，負官錢，内批特與寬展納錢年限。公言此在縣官，事至微末，恐不足以上煩詔旨，以啓倖門。又言近日頗有干求内降特與差遣者。此雖未足仰累二聖大公至正之德，竊恐僥倖之人轉相扳援，煩瀆聖聽，杜漸防微，宜自今日。仍録仁宗戒敕内降八條以進，乞置之座右，少助省覽。

奉使契丹回，道過雄、瀛二州，百姓各經國信使副陳述役法不便事。公言：「臣於役法本不詳知，乞明詔有司更加考察，不憚增改，歸於便民而後已。昔在熙寧中，更定役法，臣兄布實與其事，臣今言之，不爲無嫌，但承乏從官將出使，親見二州之民有

所陳述，不敢顧避隱默，爲自全計也。」

又言：「臣以使事還至河北，聞朝廷命王孝先開孫村口，回河東流，復故道。及見運使謝卿材，言河流稍入地中，無可回之理，但當閉塞支流，縱之北去，正是行其所無事。卿材嘗畫八事聞於朝，❶簡易明白，似有可採。乞下水官及河北監司公共講求，及卿材所陳利害，孰爲得失，具奏朝廷，擇其善者，斷而行之，庶使論議早定。繼聞召都水使者王孝先、河北轉運使謝卿材、判官張景先，赴三省詢究利害，而三人所論不同。朝廷未敢臆决，遣官行視。然詔書但令相度孫村口有無，未及利害。如孫村口不可修，即於不近界河踏逐一處。則是雖曰遣官行視，而必欲回河之意，已先定於廟堂之上矣。然則遣二近臣，從數十官吏，銜命而出，不知果何爲也。」及二近臣還奏，如卿材説，遂出孝先知曹州，徙景先陝西路。公力疏其罪，執政不得已，爲之改命。至紹聖初，時論益主東流，而河回輒決，公私受弊，卒如公言。

秦王後止襲公爵，詔有司議所當立。公言：諸侯有國，子孫以嫡相承，禮也，況承亮先朝所立，傳國再世，可復議移奪乎？

四年春旱甚。中丞李公常請罷春宴，執政難之。公率彭公汝礪上疏曰：「天災方作，民食未充，正君臣側身畏懼憂恤百姓之時，乃相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復天變，導迎和氣。」翼日，有旨罷宴。

二公在朝論事，數與時忤，至是浸不容矣。當是時，丞相范公純仁、左丞王公存，

❶「嘗」，原作「當」，據沈暉本改。

論議多是，❶與二公合。異意者欲盡去之。會有以蔡丞相確安州詩上者，諫官交章以爲謗訕，謫新州。范、王二公争之不能得，同時罷去。

先是公與彭公約：「當制者，必極論之。」會公除給事中，未拜。彭公當制，言甚力。諫官多前日與公論異者，言彭公實公使之，誣以賣友。公不自辨，固辭新命。請外章四上，除寶文閣待制，知潁州。明年徙齊州，未至，改陳州。在潁，濬清河百餘里，以通東南物貨。人至今賴之。部使者議開八丈溝，踈陳、蔡積水。潁人素以爲患，公距其議，使者以語訹公，公復移書折之。及徙陳，執論益堅。人於是知公非私於一州也。越明年，移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守當東南孔道，士大夫舟車銜尾結軸而至，平時宴勞無虚日。公曰：「飾厨傳以邀往來之譽，吾不爲也。」乃積公帑之餘，大興學校，親加訓導，養成人材爲多。居數月，除中書舍人，命格不下。

七年秋還朝，守尚書禮部侍郎。是歲，哲宗初祀南郊，有詔合祭天地如祖宗故事。公守前議論之，語甚厲。不報，乃拜章自劾。徙刑部。不拜，請去不已。降知徐州。在徐數月，徙知江寧府，兼江南東路兵馬鈐轄。紹聖初，徙知瀛州，充高陽關路安撫使。

哲宗既親政，追用舊臣，盡復熙、豐之法，數稱公議禮有守。及公入對，口不及垂簾事，所陳皆國家大體。嘗謂：「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皆得其人，以爲立政之本。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治道，時

❶「多」，沈暉本無此字。

引虞世南等聚于禁中，號十八學士。退朝之暇，從容燕見，咨詢無倦，或至夜分，是以後世言治，獨稱貞觀。臣謂宜於此時慎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右，以參謀議，以備顧問。與夫深處法宫之中，親近褻狎之徒，其損益相去萬萬矣。」忤貴近意，故不得留。

是時，元祐諸公皆流竄嶺表，最後謫前史官范祖禹等，以《實録》譏訕爲罪。初，《實録》成，公與陸佃、林希以嘗在屬，例轉一官。公奏：「臣不逮成書，不可因人之功以叨賞典。」累辭不許。至是希爲中書舍人，納所遷官，在職。公恥自陳以覬幸免，遂與佃俱奪一官，降小郡。以公知滁州。御史言希不當與公異；佃與奏書，不當與公同。仍削佃職，除公集賢殿修撰。守滁歲滿，除知泰州。又二年，徙海州。

元符三年，上皇即位，欽聖太后權同聽斷。一日，二府奏事，簾中宣諭曰：「先帝在宫中，嘗稱曾某可用。魯公爲樞密，實與聞之。」先帝謂神宗也。召還，除中書舍人。即日請對，言：「治道在廣言路而已。祖宗以來，數詔百官，使以次對。神宗舉而行之於熙寧之初，以興起事功，爲後世法。願陛下迹神考之故事。脩轉對之制，下不諱之令，明詔百官，下及民庶，得極言時政，無有所隱。然後擇其善者而行之，且報之以賞，大則加以爵秩，小則錫之金帛。其言不足採，若狂妄抵梧者，❶一切置之，不以爲罪，庶以鼓動天下敢言之氣。」

會日蝕四月朔，故事：當降詔求直言。特命公草詔。因具著所以言於上者，敷告

❶「者」，原作「有」，據沈暉本改。

中外。於是投匭者日以千數，故上得盡聞天下事。大臣有欲害公者，未有以發，乃改公所撰《孔平仲復官制詞》，著平仲譏訕先烈之罪，激之使自辨，因以擠之。公録二詞白上，言：「陛下既赦其罪，俱當明著聖恩敘復之意，不必更載前來貶謫之罪。萬一可用用之，如不可用，則臣爲不稱職，即乞罷中書舍人職事，以允公議。」上察其非罪，促令赴省供職。及對，慰諭久之。

元祐士大夫再以赦甄叙，或復舊職，典方面。公奏：「生者蒙恩已厚矣，唯是游魂枯骴，未蒙聖澤，死而有知，豈得無望？請如寇準、曹利用故事，檢會臣寮昨已死被追貶或貶死未經叙復者，還其所奪官職及本蒙恩澤。」又乞如祖宗朝，每大赦後，置看詳編配罪人一司，命官典領，使流竄發錮之人，均被恩施。皆見納用。由是上恩溥及存没矣。

累遷朝請大夫。擢翰林學士，知制誥。又數月，兼侍讀。上嘗從容謂公曰：「卿學術在廷無過之者，非玉堂之上，不可以處卿。」公頓首謝，因言：「近世帝王，善爲治者莫如唐太宗，善言治者莫如唐陸贄。太宗貞觀之治，論者謂庶幾成、康，史官掇其大者，别爲一書，謂之《貞觀政要》。陸贄事唐德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要其歸，必本於帝王之道，必稽於六藝之文。此二書，一代之文章，實百王之龜鑑。伏願陛下退朝之暇，紬繹經史之餘，取此二書，置之坐右，留神省覽。發言行事，以此爲準，庶於盛德有補萬一。」又言：「伏覩詔書，知州軍辭見，與文臣帶一路兵鈐及監司職任者，並須上殿指揮，皆罷而不見。愚竊所未諭也。今陛下初即尊位，方當厲精爲治，日接群臣

以廣聰明，以通衆志之時，而遽有此變更，竊恐四方聞之，或意陛下倦於諮詢，或意陛下略於待士。而爲一監司長吏者，亦將苟且因循，無自勵之志，非所以崇德美、興治功也。」給事中二人相繼封駁除目，❶三省進呈，令中書舍人書讀行下。公言：「三省各有職守，不相侵踰。門下所以駁正中書違失，故中書舍人不兼給事中職事，恐因此墮壞官制，有損治體。」

諫官陳瓘以言及東朝與政事被謫。公適館伴虜使事畢還家，即奏書兩宫曰：「瓘昨日所論，臣雖不知其詳，以詔旨觀之，瓘言雖狂，其意則忠。何則？瓘以踈遠小臣，妄意宫闈之事，披寫腹心，無所顧避。此臣所謂狂也。皇太后有援立明聖不世之大功，有前期歸政過人之盛德，萬一有纖毫可以指議，則於清躬不爲無累。瓘以愛君之誠，陳預防之戒，欲以開悟聖心，保全盛美。忘身爲國，臣子所難。此臣所謂忠也。昔東漢明德馬皇后常謂章帝曰，『吾但含飴弄孫，不復關政』，章帝亦能不顧所生，極其尊事之禮，故一時母子之賢，著之史册，爲後世法。本朝慈聖光獻皇后歸政之後，游心物外，歷英宗、神宗兩朝，功隆德盛，稱美至今。」公所以處上母子之間，委曲詳盡，有人所難言者，不可縷載也。初瓘得罪，左右無敢言者，公獨盡言，請復瓘舊職。其犯顔嬰鋒，率此類也。

先是，禮部議哲宗升祔，宜於太廟殿增一室。公獻議，稱：「《書》、《禮記》皆云七廟。國朝自僖祖而下，至仁宗始備七世。故英宗祔廟，則遷順祖；神宗祔廟，則遷翼

❶「目」，原作「月」，據沈暉本改。

祖，三昭三穆，合於典禮。今大行皇帝祔廟，當與神宗爲昭穆。上遷宣祖以合禮文七世三昭三穆之誼。」時爲禮部者方執政，故公議見絀。時議者又言，上當爲哲宗服期從兄弟之服。公在邇英，讀《史記》至「堯崩，三年之喪畢」，因言堯、舜同出黄帝，舜且爲堯喪三年者，舜嘗臣堯故也。侍讀温益進言曰：「《史記》世次不足信。若堯、舜同出，則舜娶堯女，爲娶從祖姑。」公以《史記》世次、《禮記·祭法》《大傳》之説，質於上前，益語塞。

時有陳大中至正之論者，以元祐、紹聖均爲有失。魯公稱上命，命公推此意爲詔，明諭天下。公見上，言：「陛下欲建皇極，以消弭朋黨，須先分君子小人，賞善罰惡，不可偏廢。」開説甚至。已而詔自中出。上命魯公相，❶公適視草禁中，因舉數事爲戒，所謂休息百姓，總核庶工，甄叙材良，敦獎正直，澄清風俗，振肅紀綱。退與魯公言，未嘗不丁寧反復以此也。

本朝學士，弟草兄制，惟韓氏與公，無他比也。士論榮之。而公獨以滿盈爲懼，力祈補外。章三上，三請對，引祖宗朝學士許避親嫌故事，期於必得。上面諭曰：「朕初即位，首召用卿，豈可遽求出也？」除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一宫，兼集禧觀公事，修撰《哲宗實録》，仍侍讀如故。懇辭逾月，不受命，請郡益確。上封還乞外奏，逌出稱謝，然猶申前請。上固彊之，故退而奏詔。

朝廷更茶法，内侍閻守懃主之。公謂與民争利，不可爲。是時守懃方用事，勢傾中外，非守義弗渝，無敢忤其意也。

❶「公相」，原無，據沈暉本補。

元年，太史復奏四月朔太陽當蝕。公請對，言：「今連年日蝕，皆在正月，歲旦之夕，赤氣亘天，變不虛生，必有所自。」因陳天人精祲之説，至誠懇激，言發涕下。

退力請外，得知陳州。徙知太原府，充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奏：「西事素非所習，且臣兄布嘗與措置，議論之際，不無妨嫌。」力辭不赴。改知南京。公前自陳徙宋，遺愛未遠，是行稚耋送迎，交於境上。宋人聞公再來，歡動城邑。徙知楊州，兼淮南東路兵馬鈐轄。到官一日，徙知定州路安撫使。會元祐士大夫再被降黜，公義不獨全，請與俱貶。言者繼之，落龍圖閣學士，謫知和州，道除舒州靈仙觀。時崇寧元年七月也。

魯公已罷政，言路率公素所不合者，未敢誦言排公，迺言元符末有外臣上書議及宮禁，因疏大臣數人嘗有是議，而竄公名其間。坐奪兩官，徙居岳州。明年秋，治上封事異趣者千餘人，因追咎公草求言詔，貶濮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在汀二年，杜門不與人接，日閲書數卷而已。室内僅容一榻，坐卧其中，若將終身焉，人不堪其憂，而公處之裕如也。

手詔左遷官例許内徙，移公台州。魯公亦自衡徙舒，會于途中。未及徙所，又例還爵秩，授公散郎，與魯公還居潤州里第，戴白相從，人所歆慕。歲餘，二公同時寢疾。公遽命諸子，以生不及養太師，歿必返葬其墓下。自是旬日語不及家事。魯公薨，翼日，公亦不起，實大觀元年八月丙辰，享年六十一。

累勳上護軍，封曲阜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八寶恩追復朝請郎。後再以恩復朝

請大夫，集賢殿修撰。

公天資仁厚，而剛大之氣睟然見於顔面，望之若不可犯，而即之則温然可親，不問知其爲盛德君子也。與人交，無遠近踈戚之間，不爲虚詞飾貌，一以誠意。引掖後進，惟恐不及。一經品目，人人自好。自少力學，於六經、百氏之書，無所不究。含英茹實，以畜其德，非如世儒徒摭其華，雕繪組織爲辭章而已。經綸之業，蓋其素所藴積也。故其在朝，則以論思之責爲己任，出藩于外，則所至有成績。瀛州救荒之政，全活者不可以數計。至其受代，則民挽留之，圯道、闔門而不得去。更十一州，若此類不可悉數。然在公爲不足道，故略而不載。

平居於物無所嗜，惟藏書萬餘卷，手自讎校，終老不倦。窮探博取，無所遺忘。雖虜中山川道里，遠近夷險，無不洞悉，與遼使語，道其委曲，皆大驚服。及自朐山還朝，某官某送伴虜使，使者語某曰：「昨朝會日，執某事者，非曾舍人耶？吾聞其名久矣。」其爲夷狄欽慕如此。

家素貧，未嘗屑意有無，而以字孤振乏爲急。由布衣以至處顯，視其居處，被服飲食無少異。殁之日，陳無新衣，薦無完衾，帷帳器用敝惡，❶闔門千指無所歸。聞其風者，雖庸夫賤隸皆歎息爲之泣下。諸孤卜以二年十一月，葬公于南豐縣世賢鄉梅潭之原，遵治命也。

曾祖諱仁旺，累贈太師、沂國公，曾祖妣陳氏，楚國太夫人。祖諱致堯，尚書户部郎中，直史館，贈太師、密國公，祖妣黄氏，趙國太夫人。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太

❶「帳」，原無，據沈暉本補。

師、魯國公，妣周氏，周國太夫人，吴氏，吴國太夫人，朱氏，魯國太夫人。娶强氏，累封和義郡君，尚書祠部郎中、二司户部判官諱至之女也，有賢行，能宜家。

有子八人：長曰緄，通直郎，知楊州天長縣丞事；次曰縱，承事郎，監太平州蕪湖縣酒税務；絢，宣義郎，監兖州東嶽廟；統，將仕郎，監應天府柘城縣税務；絨，將仕郎，監睦州酒税務；緯，承務郎，權知泗州招信縣丞事；續、纁，舉進士。女四人：長適宣德郎王律，次適宣義郎劉侼，二尚幼。孫男二十人：悰、恪、慥、悦、懷、悟、憘、悌、恂、惎、怡、恢、恉、惲、憓、忳、惔、懔、懊、憺。孫女六人。

公以文學擅名，自結主知，朝廷每脩一書，必以公爲選首。自仁宗至哲宗四朝大典，公悉與焉。有《曲阜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奏議》十二卷，《邇英殿故事》一卷，《元祐外制集》十二卷，《庚辰外制集》三卷，《内制集》五卷，《尚書講議》八卷，《曾氏譜圖》一卷。

公殁逾二十年，今天子即位，盡還元祐貶死人官職，復公龍圖閣學士。紹興二年，賜謚文昭。公久在論思之職，參訂國論，獻替爲多。兵火之餘，朝廷載籍，焚滅殆盡。雖至言顯行，著在天下，然日月逝矣，恐浸久或失其傳，故掇其大節而詳著之，以備異日史氏採録焉。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二十九終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

誌銘一

王母朱氏墓誌❶

王母朱氏，世家延平，居士諱某之女。王父先娶蕭氏，夫人乃繼室也。

夫人之歸，曾大父已没，獨曾大母猶存。其爲人嚴憚，不妄戲笑，躬以勤儉，畜子孫有節，專静而無嗜好，人莫測其欲，以故左右給使鮮有中其意者。夫人事之，常得其歡心。治家事，中外輯睦。

配王父，無違德。其歲時奉祀，割牲省器，必親臨之，未嘗委諸婦，終其身不懈。生子二人。二婦皆少亡，諸孫幼失所恃。夫人朝夕撫養，必知其燠寒疾痛，綴完緝敝，悉躬爲之。比其成人，教以義方。故諸孫卒得所恃爲成人，夫人之力也。

其天資柔静婉淑，事無大小，喜怒未嘗見於色。居常好善，唯恐有弗及，故卒受天祉，以康寧壽考終其身。逮諸孫有婦，猶執女功不替。諸子孫或止之曰：「爲母而年八十，亦可以已矣，雖不躬爲之，其憂無人乎？何自苦如是耶？」夫人從容言曰：「爲婦而執女功，乃其常也。汝何異哉？且吾雖老矣，使吾明衰而視昏，則雖欲彊爲，可得乎？吾之所以不已者，第吾力之所能勝耳，汝何怪耶？」其後子孫雖屢止

❶「王」，原作「楊」，據沈暉本改。下同。

之，其志終不可奪也。

王父諱明，有子五人。曰某，曰某，夫人之出也。孫男六人：曰助，曰梦，曰時，曰度，曰州僕，曰二僕。曾孫三人：曰迪，曰迥，曰遹。女二人，皆幼。享年八十有三。熙寧十年某月某日以疾終。某年某月某日葬于白土之原。其仲孫時爲之表而告其子孫曰：

而子而孫，實繁其夥。誰其育之？王母是妥。迨其成人，棄汝而歸。寸草有心，孰報春暉？日往不復，形終此瘞。刻石墓左，以示來裔。

張氏墓誌銘

殿直楊君一日詣予，而告曰：「安持之皇祖考有高世之行，得無生忍法於善知識者。其事有禮部侍郎李公常、朝奉郎劉公誼之銘文可考，不誣也。二公皆當時顯人，而一言之出足以信後世，則雖没不朽矣。獨念吾母氏之賢，配先君無違德，而其没也，不克銘以葬，使閨門隱行湮滅而無聞，將無以昭示後世子孫，用是爲大懼，欲以銘累公，不識可乎？」

予得二公銘文讀之，竊歎楊氏世爲江西右族，貲累鉅萬，而其父子不以一毫入其胸次，飯蔬飲水，與遺世絶俗之士游，卒能坐亡立逝，無怛於死生之變，則其所養可知矣。而夫人事其舅以爲賢婦，配其夫以爲賢室，是宜銘。乃叙而銘之，使歸而揭之墓上。

夫人姓張氏，南康軍建昌人，居士諱某之室也。曾祖諱某，祖諱某，❶父諱某，皆隱

❶「祖諱某」，三字原脱，據沈暉本補。

德不仕。夫人資靜淑，尤謹於事佛，樂善好施，姻族內外貧窶者，必歸焉。元祐戊辰六月二十四日，以疾終于家。越明年正月二十日葬于洪源之南。享年四十有二。

生男八人，女四人。長曰安道；安世、安止、安行、安時，皆業儒；曰正真，爲浮屠氏；曰安持，紹聖中以材武得官，今爲左班殿直，監杭州餘杭縣浣坎鎮，乃其次子也。銘曰：

蠢茲世人，徇物喪己。驕吝日滋，富不期侈。於惟楊氏，己物兩亡。家累萬金，視猶粃糠。允矣夫人，其德克配。刻銘墓傍，以詔來裔。

蔡奉議墓誌銘

安禮既没之明年，其族兄某以其弟亢踵門而告曰：「先兄疾大漸，顧而謂亢曰：『吾不幸至於不諱，宜以銘屬公。』今葬有期，敢以請。」予曰：「吾於安禮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非一朝燕游好也。自幼學以至成人，十餘年間，出處語默，無一不同者。而以銘屬予，予雖不能文，其何可辭？」乃叙其世族歷官行事始終之大節而銘之。曰：

君姓蔡，諱元方，安禮其字也，南劍州將樂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君世富貲，諸父皆浮侈，安費殆盡，獨君之皇考能自力，不計有無，資君以學，君亦感激奮勵，焚膏繼晷，不少懈。窮探博取，發爲辭章，卒以名聞于時。熙寧九年同進士出身，主饒州鄱陽簿，移福州懷安、惠州博羅縣令。因薦改宣德郎，知建昌軍南豐縣。以年勞改奉議郎。紹聖四年某月某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四。

君爲人果毅明達，與朋友信，不詭合而

安隨，遇事立斷，不可回撓。初爲懷安。代有日，會更役法，君親爲按籍，一日而差畢。吏不得摇手爲姦利，用以爲怨。君去，❶旁邑吏舞籍爲隱漏，以贓敗，陷重辟，無一免者。吏始相慶，德君曰：「微令嚴而明，吾屬無類矣！」異時君過境上，故吏逆君拜庭下，以是爲謝。其在南豐，歲適大飢，流亡莩踣者相枕籍。君爲法賑之，賴以全活者不可勝紀。君之爲政彊敏，與民爲條約而不可犯。然簡節而踈目，民亦易避也。❷其破姦剔蠹，必鋤盡根穴乃止，故所至有風績。吏畏其威，而民安樂之也。

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卞山之麓。君娶鄭氏，生女。❸再娶黄氏。無男，以其弟之子某爲後。昔君每以書抵予，未嘗不以是爲憂。今其已矣，悲夫！銘曰：

謂天爾嗇兮胡德之純？謂天爾厚兮後胡不蕃？憑大靈兮騎雲，欸天閶而上訢兮邈乎不聞。惟有德爲不朽兮長存，後欲有考兮視此銘文。

俞氏墓誌銘

夫人俞氏，予伯父諱某之繼室也。曾祖諱英，祖諱懷選，父諱守瓊，世爲南劍州人。自皇考而上，隱德不仕，以貲傑其鄉。子弟始皆業儒，爲名進士。

夫人端静嚴飭，不妄笑語。雖遇子弟，未嘗有戲慢之色。治家勤約有節。中饋之事，必身親之，至老不懈。初伯父亡，子尚

❶「去」上，沈暉本有「既」字。
❷「民」，原作「明」，據沈暉本改。
❸「女」上，沈暉本有「二」字。

幼，夫人以孀稚自營，攻苦食淡，仰取俛拾，卒克有家。子孫賴之，不墜先業。

元符三年十有一月甲戌，以疾終，享年七十有二。伯父有子五人，其二，夫人出也，曰昞，曰允蹈。崇寧元年九月丙申葬于龜山之陰。

始夫人疾革，子方以漕檄竊食清流。比歸，❶省之床下，已不能言，猶頷之，若有囑予者。嗚呼！意欲何言耶？於其葬，乃泣而銘之。銘曰：

陰静而嗇，玆理之常。無非無儀，婦德乃光。淵哉夫人，展也其臧。刻銘幽宫，以示不忘。

游執中墓誌銘

昔吾爲太學生，吾友定夫，嘗爲余言其族父執中先生之賢。余聞而心識之，願見而未之得，蓋三十年餘矣。建中之初，余被檄貳令於其鄉邑，始獲從之游。聽其言，稽其行，參之於其所學，信乎定夫之所稱，無一辭溢也。於是相與爲忘年之交，而恨相得之晚。先生既没逾數年，而吾友定夫復狀其行，致其子處道之意，請銘於余。余何可辭？

先生諱復，字執中，姓游氏，世爲建州建陽人。曾祖諱惟真，祖諱耿，父諱仲孫，皆隱德不耀。先生資孝愛，總角已知彊學砥礪，竭力以養其親。家乏，無經月之儲，而親意未嘗一日不怡。族父元，聰明有精識，於子弟中尤器之，見謂有特操。❷既壯，

❶「比」，沈暉本作「北」。

❷「特」，原作「持」，據沈暉本改。

學益富，行益修。鄉里旁郡見者悚服，聞者悦而信之，多遣子弟從之游，遠近相屬也。其學以中庸爲宗，以誠意爲主，以閑邪寡慾爲入德之途，常以晝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未也。其與人謀，委曲周盡，不啻如在己，其教人，禁切其不善而開其善，鐫諭之詳，不少回隱，不啻如其父兄。故聽其言者，初若難入，然終察其爲愛己也。亦或以忠誨成懟憾，先生終不改，曰：「寧人負我，我無負人。」❶蓋直道不苟，自其性然也。❷以故鄉曲之士嘗受經其門者，往往率德自好，讀書亦求心到自得以善其身。其成就人才，蓋非碌碌口耳之習也。少不事舉業，晚狥親意，一舉於有司，不第而止。以某年某月某日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五。

夫人江氏，宣德郎汝舟之女。配于君子，能致婦順，以得舅姑之懽心，先先生十年卒。子男三人：處道，舉進士，亦遵遺訓，不敢失墜。處仁、處厚早卒。女一人，既嫁未兩年而嫠，守義不改適，皆其醖籍然也。處道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於歷衢之原。

先生貌温而氣和，望之如枯木槁灰，❸而堅挺之姿，睟然可見，不問知其爲常德君子也。道廢千有餘年，謬悠荒唐之辭盈天下。學者師其言，尊其道而侈大之，非徒雕龍炙輠而已。夷考其所知，未有能躐其樊者也。冥行之徒，猶擿埴於康莊之衢，眩然莫知其止，故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高明、

❶「我無」，沈暉本作「無我」。
❷「性」，原作「信」，據沈暉本改。
❸「灰」，沈暉本作「枝」。

中庸之學，析爲二致。士於斯時，欲肆業考疑則無其師，資以輔仁則無其友，而枝辭蔓説亂經矣。先生德足以私淑諸人，學足以垂世傳後，而士之欲求師友者，莫宜如先生也。不幸老死於窮閻陋屋之間，而不大顯於時，可哀也。銘曰：

於戲先生，珪璋之珍。韞質不耀，器藏于身。多文之富，曷云其癯？學無欲淆，惟道之腴。以此易彼，孰云不臧？人難弗堪，❶潛德愈光。歷衡之原，望之繹如。❷遺風若存，百世不渝。

鄒堯叟墓誌銘

先生諱某，字堯叟，姓鄒氏，其先出于魯國之邾，唐季之亂，避地閩中，故今爲邵武軍泰寧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

先生自少有文名，尤工詞賦。比壯，游四方，始從中山劉公先生彝爲學。六經之旨，百氏之書，無不該洽，旁穿曲貫，各得其宗，汪洋大肆，發爲文章，遂以名聞於時。

嘉祐中，登進士第，調淮陽軍司理參軍。丁父憂。服除，再調南劍州劍浦縣主簿，監建州買納茶場。移福州閩清縣令。用薦者改宣德郎，知宣州宣城縣。元祐四年二月十八日，以疾卒于官舍之正寢，享年五十有八。

先生爲人，重厚寡言，雖家人，未嘗見其喜愠。貌温而氣和，遇事堅正，不可以非義回屈。初在淮陽，卒有受杖不服而肆言，守怒，欲斬之。議不決，以其事付先生，已而復

❶「難」，沈暉本作「雖」。
❷「繹」，沈暉本作「睪」。

欲遂前議，先生不受令。守益怒。先生以爲事在有司，則有常法，執之不移。士論韙之。其涖官臨民，雖冗職必盡力，故所至有風績。其決獄聽訟，鈎考簿書，赴期會，他人觀之，若不勝其煩，先生處之裕如，手未嘗釋卷也。故其用志益深，學之所造者遠矣。

先生既没，子尚幼。大觀元年十二月十五日，始克葬于常州宜興縣善拳鄉橫山村黄宗塢之原。❶娶劉氏，先生彝之女也。子男若干，曰某，曰某。

嗚呼！先生學充其志，而用不究其才。一時朋游共學者登顯仕，居要津，視其顛仆，忍不一引手提掖之，卒以窮死！噫，命矣！其尚誰尤？故叙而銘之。銘曰：

有美斯人，君子儒兮。純明篤實，允式乎兮。胸中之藏，羅瓊琚兮。位卑德尊，慘莫舒兮。汗血龍駒，縶荒嶇兮。雲帆蔽天，膠沮洳兮。天地吸噓，鼓洪鑪兮。鑄物範形，曾莫圖兮。❷自爾遭之，人莫如兮。既厚爾德，孰云癯兮。黄宗之原，安此居兮。鏤石紀辭，永不渝兮。

吴國華墓誌銘

延平據閩之要津，號稱多士。而以學行著聞鄉閭者，吴氏有三人焉：曰某，字及之；曰某，字季明；而審律先生其一也。當嘉祐、治平之間，士方以聲律偶儷之文争名於時，而三人者，獨相與切磋，以窮經學古爲務，不事科舉，退老于家，若將終身焉。其能自拔，賢於流俗遠矣。其後季明以經行被召，不赴，授

❶「拳」，原作「奉」，據沈暉本改。
❷「莫」，原作「草」，據沈暉本改。

某官，而審律先生晚亦出仕，獨及之卒於布衣。予視三人者爲前輩，而少得從審律游最厚。先生不予鄙，進而友之。今其亡也，以銘屬予。何可辭？❶乃序焉銘之。

先生諱儀，字國華，世爲延平人。曾祖諱某，贈某官，父諱某，歷任某官。❷

先生爲人剛毅篤實，洞見城府，而善善惡惡，無所容貸。其事親以孝顯，交朋友以信義著。自少篤志彊學，老益不懈，六經、百氏之書，蓋無所不究，窮探博取，自信不疑，尤深於《詩》、《易》，皆有成説。晚益玩心於象數、音律之學，自爲一家。有文集若干卷。崇寧五年，詔求天下遺逸，部使者以先生應詔，辭不就。已而敦迫之，乃乘驛就道。今相太師公見而説之，授將仕郎，太晟府審驗音律。未幾府罷，先生亦浩然而歸，不復出矣。大觀元年某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若干。某月某日葬于某所。

先生娶陳氏，某人之女。無子。有女三人：長適某，次某，❸皆先卒；次適某官楊某。嗚呼！吾聞有德者必有後，而先生乃無子以奉其祀，是尤可哀也已！故爲銘詩以慰諸幽。銘曰：

人孰無宗？世久則遷。惟德與名，萬世之傳。德名之孚，先生有之。不亡者存，夫又何悲？

吴子正墓誌銘

君諱思，字子正，姓吴氏，邵武人也。

❶「何」上，沈暉本有「予」字。
❷「歷」，沈暉本作「皇」。
❸「次」下，沈暉本有「適」字。

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累贈宣德郎。母朱氏，封蓬萊、福昌二縣太君。君之皇考以上，世有隱德。至君始以進士起家，中元豐三年第。

授蘄州黄梅縣尉。再調處州右司理參軍。俗獷悍，喜訟鬭。吏明習法令，挾以爲姦，故獄事視他郡爲難治。君敏達彊濟，吏不能欺。事至，迎刃輒解，無留獄。會昌民有誣告毒死者，縣獄具，君爲直其冤，得不死者五人。令狠愎，訟君不已，彌年不敢決。❶其後更二獄，卒如君所直也。君之全活五人，法當遷秩，任事者不以聞，❷而君亦置不問也。曰：「吾爲理官，獄求生，蘄盡吾職而已，無他覬也。」聞者以君爲長者。

就移和州防禦推官，知吉州吉水縣。有老吏舞智玩法，❸爲邑巨蠹，君得其狀，繫治之。吏窮迫，欲以事污君，緩其獄，鬭君之亡，謬爲家問，置金其中，囑小吏内之。君夫人黄氏得書，覺重，疑之，却不受。君適自外至，發書得金，詰其所自。爲誣者情得，咸伏其辜。故縉紳皆知黄氏之賢，而益奇君繩家有法也。用是當路交薦之，改宣義郎，知池州建德縣。君始至，大興學校，勸農桑，教民力本。歲餘，邑大治。迄去，獄無繫囚。民到于今頌之。以年勞改宣德郎。

上即位，覃恩遷奉議郎，賜緋衣銀魚。辟福建路轉運司管勾文字。明年，丁太夫人憂。服除，監江州廣寧監。❹會更錢法，

❶「敢」，沈暉本作「能」。
❷「不」上，沈暉本有「隱」字。
❸「吏」，原作「父」，據沈暉本改。
❹「寧」，原作「臨」，據沈暉本改。

日夜鳩工，赴期會，旁視若不可堪，而君獨裕如也。未幾，以課最聞，再遷承議郎。還闕，除監大觀庫。遂以疾卒于京師。大觀元年某月某日也，享年五十三。

君娶黄氏，左中散大夫某之女，封壽安縣君，有賢行，配君無違德。男一人，曰偉明，擢崇寧五年進士第，秀州崇德縣尉。女二人，長適某，次適某。

君爲人樂易，不事表襮，居家奉親無違。兄亡，事寡嫂盡敬，畜其孤如己子。家素貧，清約自克，而賙卹族黨無吝色。内外姻睦，人無間言。

初與侍御鄒公某、管城尉游君某友善。二人皆蚤世，君教育其子，恤其家，卒克有立。古之朋友視兄弟，斯道廢久矣。觀公所爲，足以激頽俗也。性嗜學，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蓋無所不讀，下逮山經、地志、陰陽、卜筮、星曆之書，浮屠、道家之説，亦無所不究，旁穿曲貫，各得其宗。爲文長於論議，尤工於詩，辭義清遠，有作者風氣。莅官臨政，務近民，不爲進趨計。明達吏治，所至有稱。士論每以用不極其材爲恨，而君處筦庫恬然也。其自守不回蓋如此。有《文集》五十卷、《契丹西夏録》十卷，藏于家。

疾且革，爲治命數百言，惟以孝弟詔其子孫，不及其他。非守死善道，何以有此？

君既没之明年，其孤奉君之柩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于某所。道過錢塘，以尚書户部黄公之狀來乞銘，曰：「先君之友，惟公爲最厚，宜得銘以葬。」予雖不能銘，義不得辭，乃論次其平生歷官行治之大節而銘之。銘曰：

允矣吴侯，獮德在躬。閟弗大施，而卒于窮。其施惟何？二邑之思。澤卑不流，迺止于兹。其存不朽，有曄其文。銘昭于幽，以詔後人。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終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一

誌銘二

陳君玉墓誌銘

大觀三年，[1]歲在己丑，二月乙酉，居士陳君卒。越明年，其嗣孤經德不遠數千里，狀其行，走僕來睢陽乞銘於予。予雖未嘗知君也，而與其二子游厚善，今不遠數千里來請銘，義何可辭？乃爲之銘。

君諱某，字君玉，温州平陽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以好學篤行稱于州里。父諱某，皆隱德不仕。

君爲人剛果有遠志，迪諸子以學，資其費不吝，其遇人樂易，無疏戚之間。賓至，必爲具，盡歡乃已。人有善，雖小伎，稱之若不及。周人之急不責報，務盡其義。雖輮橐掃庾，不爲後日計留也。里俗尚鬼而信巫，有以癘疫死者，必累月乃敢發喪。君之母夫人亡，舉族獻疑，欲從俗，君獨曰：「吾寧死耳，奚忍爲是耶？」其孝誠不惑，蓋天性也。疾已革，召諸子而戒之曰：「汝等慎無析居，爲鄙俗常態。」義方之訓，死猶不忘，非篤於爲善，何以臻此？君喜佛學，而不爲求福田利益事。將屬纊，所親有爲浮屠氏者泣涕問所欲，對曰：「庭前栢樹子。」復問，乃曰：「已在言前。」則君於死生之際，可謂安矣。享年五十有九。

[1] 「三」，原作「二」，據沈暉本改。

娶繆氏，先君十四年卒。子男四人：經德、經邦、經辨，皆業儒。女四人：長適繆氏，次適季氏，次適張氏。其季皆早夭。某月某日葬君于樂溪大嶺之原，與其室繆氏同穴。

君既没，而經邦始以上舍賜第，人皆以君不及見爲恨，而君於死生之際，猶不累其心，況其他乎？然積善之報，其後也必大，可不占而知矣。故繫之詩曰：

天之於人不可求，服田力穡乃有秋。君乎有子皆珍璆，韞匱待價千金讎。樂溪之原蔚松楸，君其無憾安此坵。

李子約墓誌銘

公諱撰，字子約，姓李氏，本唐諸王苗裔。其先恭王明，以太宗子國於曹。有子五人俊、傑、价、備、偲，遭武氏之禍，屢更封，傳五王而絶。价生濟國公臻，無嗣。獨其季偲，官止左武衛大將軍，子孫蕃延，與唐始終，迄今班班可紀。

世居陳留。至公之七世祖澄爲温州永嘉令，始遷福州之連江。國初，三從祖亞筍，以進士高第起家，至三司鹽鐵判官任。公之祖，爲應天府法曹掾，稍遷至縣令、郡守，所至有能稱，最後以國子博士守毗陵，卒于位。柩將行，州人不忍其去，共挽留之，葬横山，泣送者填道。又圖其像，歲時祠之，至今人有疾，取壙土服之輒愈，其威惠在人，久而不忘蓋如此。國博君生五子。公之皇考，其冢嗣也。娶范氏，司封員外郎亢之女。國博之喪，諸孤無所歸，范爲營室于蘇，故今爲蘇人。

公九歲而孤，執喪奉親如禮。既冠，丁

母夫人憂。窶甚，家徒四壁，惟閉門自守，雖廩食不繼，澹如也。親故高之，争持薪米以餉。服除，游太學。聞南豐曾公鞏以文名天下，公往受業其門，❶刻意勵行，務多識以畜德，不爲進取計。南豐器其材，謂當爲世用。會熙寧五年詔郡國貢士，乃作《湖水碧》詩以勉其行。六年，遂登進士第。

調越州餘姚縣主簿。用舉者監楊州高郵縣酒税，移江州彭澤縣令，遷鎮安軍節度推官。知河南密縣事，除澶州州學教授。考滿，薦書應格，改左宣德郎。

曾魯公布帥青社，辟置公幕府。公少從南豐游，南豐兄弟三人皆登顯仕，有重望，而公尤爲翰林公所知。及從青社辟，其兄弟至以書相賀，謂幕府得忠信之士。礙吏部，格不行。青社移河間，再辟公州學教授。歲滿，除太僕寺主簿。轉奉議郎。坐乘騎誤過欽聖太后儀衛，貶饒州德興縣監酒税。

上即位，覃恩轉承議郎，加武騎尉，賜緋衣銀魚，通判莫州。轉朝奉郎，加雲騎尉。堂除人例不赴吏部選。公罷選，即自陳歸部，授通判永静軍。轉朝散郎。未赴，以堂除人衝罷，❷改授簽書泰寧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八寶赦轉朝請郎。用年勞，轉朝奉大夫，加驍騎尉。任滿，以恩例就差通判袁州。自永静改授及罷泰寧任，或勸公詣朝廷申理。公曰：「吾每以士人老不知退爲鑒，今固躬蹈之耶？」竟不往。執政大臣賢公行，就除通判保州。將引用，遽以疾終于正寢。實大觀三年七月二十日也，享年

❶「其」上，沈暉本有「於」字。

❷「衝」，原作「衝」，據沈暉本改。

六十有七。

公初在餘姚時，有茶商夜行，遇海舶，鉦鼓偕鳴，更相疑爲盜，持短兵格鬭，殺傷十餘人，繫蕭山獄。吏求正名不得，連年不能決。清獻趙公守越，聞公名，檄公攝縣事。公至，吏前負案盈積。公一視之，即得其情，曰：「犯時不知，在律勿論。」具聞于州，❶杖遣之。餘悉迎刃族解，無留。未幾，邑大治。清獻益知公能，薦公可任縣。

令彭澤。縣瀕江，俗窮陋喜訟，尚鬼而信巫。公一以信義道之。晨興視事，親爲決曲直，吏簪筆立庭下，屏氣惕息，受成命，行文，❷無敢出一語者。久而民化服，訟日益稀。使者按行見之，疑公不事事，既而勾稽帳簿，皆精緻，無毫髮疵戾可指摘。引囚詰吏，吏以素不深與不能對。❸公徐進，具道所以曲折詳盡，卒大喜，出。

朝廷下括田令，轉運使倚法務苛擾，欲多得匿户羨田爲功。公争以爲不可。使者怒，欲劾公留令，又沮格，無得申復。翌旦且行，公抱牘徑造卧内，使者驚問。公曰：「彭澤令以公事白，願起視之。」面抗論移時，且請就劾，并解印綬去。使者度不可屈，卒從之，然怒猶不置。是時，王公安禮爲部刺史。使者還金陵，盛言公抗對狀，陰激怒之，覬共置公罪。刺史反壯公所爲，曰：「縣令乃敢與部使者争衡，此必介特有守士也。」亟呼書吏，對使前草奏薦公。❹使者意沮，猶數陰伺短失，卒無一事可得。

巫覡有前期唱言某日某所災者，已而

❶「聞」，原作「開」，據沈暉本改。
❷「文」下，沈暉本有「書」字。
❸「對」上，沈暉本有「盡」字。
❹「使」下，沈暉本有「者」字。

果然。暴桀因緣爲姦，轉以相恐。公召群巫于庭，問以火將起狀、期日、處所，令將詣伺，有不信抵罪。又卜于城隍神祠，如所問巫言有不然者毁廟。皆曰無有。乃下令：「敢有復假鬼神造言惑衆者，坐之！」人心悉安。

朔方士鮮知學。公爲二州教授，始得名儒爲師，士向風，翕然一變。將門子弟至褫跗注衣縫掖爲諸生者，不可勝計。

澶淵瀕大河，自元豐初決小吴，河流不復由故道。元祐三年，始議遣使脩復。公作《復河賦》二篇，贊明禹功，究當時利害甚悉，上之，不報。大抵言河不可復，後卒如公言。又廣《孟子》説，著《養氣論》三篇傳學者。其言深切著明，皆可考而行也。

莫當虜使道，公至，謂宜先示以文教，迺增闢學舍，益市書，日親爲講説。士皆誦其言，化其德，初歲才五六人，未期至十倍。崇寧詔天下興學，莫遂爲邊郡第一。其在泰寧，事無小大，悉賴公爲理。雖守將屢易，幕府號爲省事。歲水災，首議賑救，民不知有饑，公之力也。

公性簡直，不汩於私欲。❶居家友順，遇妻子以禮，閨門之内，雍如也。收養孀稚，均其所有，中外無間言。不事生産，約於自奉。而周人之急，惟恐不及。交朋友，尤篤於信義。蒞官臨事，以理自將，澹乎若無意於仕者。至其遇事立斷，有不便於民，雖要權必争，不少回屈，率意盡誠，亦不爲矯激之行，徼名於世。雖仕筦庫，必盡力，故所至人安之，既去而久益思。流落州縣三十年，位不稱德，士論惜之。而公與家人

❶「汩」，原作「泊」，據沈暉本改。

言，未嘗有滯淹之歎，其視得喪無足介其胸中者。故天下識與不識，皆知其爲鉅人長者，及其亡，亦莫不咨嗟歎惜。

公晚尤深佛學。前數月，尚無恙，居静室，燕坐終日，對家人未嘗輒語，屏絶情累，若預有知者，間惟焚香誦佛書而已。家人私竊怪之，莫敢問。手書寒山詩一首，意若示諸子者。大抵以攻人之惡伐己之善爲戒。疾革，猶怡怡自若，卒無一言及後事。公於死生之際，安之若此，則其素所養可知矣。

曾祖諱慕玢，故任秘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工部員外郎。國博君諱餘慶，贈屯田郎中。考諱處常，故任忠武軍節度推官，贈朝請大夫。公娶柳氏，括蒼人，朝散郎珣之女，有賢行。生子男六人：彌性、彌倫、彌大、彌遜、彌中、彌正。女二人。彌倫以公遺奏補假將仕郎；彌大、彌遜，崇寧、大觀間連舉，登進士第；彌大登仕郎，興仁府宛亭縣主簿；彌遜，單州司户參軍。餘皆舉進士。長女適進士張延之，次適從仕郎廬州舒城縣尉陳温舒。孫男一人，女一人，❶皆幼。

公喜著述，文辭簡古，有理趣。作《毛詩訓解》二十卷，《孟子講義》十四卷，《文集》五十卷，《史贊論》五卷，藏于家。其孤將以政和元年二月二十四日葬公于横山祖塋之西，狀公之行與其族系世次來請銘。予雖未嘗知公，而與其子彌大游。考公之行與其歷官行事始終之大節，皆足以垂世傳後。是宜銘，乃叙而銘之。銘曰：

李本嬴姓，爰自高陽。天祚神堯，興于

❶「一」，沈暉本作「二」。

有唐。本支十三，明國于曹。或絶或封，惟時之遭。偲實其季，爲衛將軍。位雖不充，蕃蕃子孫。世載其德，著于毘陵。疾誰與瘳，邦君之靈。公藴大器，增光于前。匪斲匪雕，矩方規圓。問學有原，左右之逢。士得其師，靡然向風。有社有民，庇之以身。義在必争，力回千鈞。畜大不施，其行則躓。寄之去來，視猶一蜕。善無不報，不于其躬。力穡之勤，後穫必豐。矧公多子，惟公是似。責報于天，如執右契。橫山之陰，有墳其墟，公則無憾，永安此居。

許德占墓誌銘

政和五年春二月戊辰，居士許君卒，越三月癸酉，葬于晉陵萬安西鄉之原，與其先夫人同域。是時予方歸省松楸，其子知微不遠數千里以書來請銘。歲十一月，予至自延平，知微復踵門而告曰：「先君潛德隱行，足以貽範後昆。諸孤奉承，罔敢失墜。惟是幽堂之銘，所以譔德紀善，發揚幽光，而無詞以刻，大懼泯没無稱，以爲親羞，重諸孤之罪。敢以是請。」予來居毗陵久，竊謂居一鄉必有一鄉之善士。❶訪求之，得君之行治爲詳，又與其子知微游，其何可辭？

君諱玧，❷字德占，生而有至性純行。未十歲，喪其怙恃，哀毁如成人。家素豐美，而君獨澹然，不以一毫置其胸中，其所取僅足而已，不爲多寡計也。約於自奉，而急人之急，不翅如在己者。雖里巷踈逖之人，昏喪之不能具，疾病之無醫，必悉力周

❶「居」，原作「君」，據四庫本改。
❷「玧」，沈暉本作「玩」。

之，至倒廩傾囷不吝也。

娶李氏，有賢行，作配無違德，先二十三年卒。生子四人：長曰知微，處州縉雲縣丞；次曰知彰，大學内舍生；曰知柔，早夭；季曰知剛，處州貢士。三女：長適進士李敦復，次適承奉郎應天府中城縣丞晏躬行，❶次蚤卒。孫男三人：曰林，曰棅，曰櫟；女三人，皆幼。

平居勵諸子以學，曰：「士知爲己而已，須以發策决科以誇耀流俗，非吾志也。」初喪其夫人，年尚壯，即屏居于外，不復以世累攖拂其心，日味佛、老之書以自頤。蕭然一室，雖家人，有經日不見其面者。非静定，詎能爾乎？自縉雲得疾，其子沿檄奉君以歸。已而疾少瘳。忽一夜向晨，顧謂侍子曰：「今何時？」曰：「雞鳴矣。」遂命扶起，正其四體，反席而没，享年五十有八。

君爲人貌温而氣和，喜怒未嘗形於色，清慎寡欲，恂恂惟謹。輯睦中外，必盡誠意。故其存也無間言，其没也吊哭盡哀焉。

惟許氏之先曰堅者有卓行，浮沉廬阜、九華之間，初不知其何許人也。至君之高祖正顯，始自江寧徙居常州之晉陵，故今爲晉陵人。結廬東山之阿，與孫氏比居，友善。未幾，夫婦俱亡，而君之曾大父懷素尚幼，❷孫氏收鞠之。其後，族人自江寧來訪，堅之後者携而往；孫氏匿不以告。比其長，以其子妻之，且告之曰：「高人之後宜蕃衍，必有大其門者。」并其資付之而去，卒莫知所之。孫氏亡其名，殆堅之徒歟？

懷素生延福，延福生億，君其季子也。

❶「中」，應天府無中城縣，疑當作「宋」。

❷「尚」，原作「向」，據沈暉本改。

唐亡，更五季之亂，衣冠舊族，流離散徙，雖名卿大夫，有不知其所從出者，況堅之與世相忘乎？自堅至正顯，譜系中絕，其世次莫可考也。然邦人至今以君之居爲「許堅家」云。銘曰：

堅有卓行，其存不亡。展矣斯人，于堅有光。無墜前脩，必大其門。德人之言，以詔後昆。

楊氏墓誌銘

陳濤子通將葬其母夫人，不遠千里以書屬予銘。子通，予之外兄弟也。吾母與其父京皆居士諱選之子。居士，予昔爲之傳者，蓋隱德君子也。其夫婦俱蚤世，吾母與其兄少孤，友愛異甚。其爲人嚴恭儼恪，不妄嬉笑，静慎有父風。夫人尊事之，每順適其意，無少忤者。比其亡，而予尚幼，夫人撫存之，視猶子也。今欲誌其墓，舍予其誰宜？乃叙而銘之。

夫人楊氏，將樂人也。祖諱思，父諱苗，世爲田家。夫人年十六歸于陳氏。其事舅姑，以孝聞，事其夫，盡婦順。晨昏奉甘旨，必身親之，不少懈。輯睦中外，無間言。夫亡，勵其子以學，卒克有立。宣和元年六月十七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八十有九。子男二人：長曰渤，次曰濤。女二人：長適進士黄寧，與長子皆先夫人卒；次適進士孫昇。孫三人：曰致柔，曰致虚，曰宗虞。女孫一人。以是年十月九日葬于城南陽坑之原。銘曰：

富而壽，福所先兮。攸好德，力足賢兮。誌諸幽，永弗諼兮。

梁明道墓誌銘

政和八年七月戊戌，❶梁侯卒于其子崑山令之官舍。越明年，其孤欲扶柩歸于其鄉，以宣和二年八月十六日葬于蛟湖山之原，❷前期自青龍走毘陵乞予銘。予，梁侯同邑也，雖未之識，而聞諸鄉評，得其行熟矣。今其子又請之勤若是，義何可辭？乃爲之銘。

梁侯諱伯臣，字明道，南劍州將樂人也。曾龔，❸祖筠，父世廣。明道資孝友，事其親能盡力，撫諸弟無間言。母夫人得末疾餘三十年，未嘗斯須去其側。晨興奉盥，饋侍湯劑，必躬服其勞，終其身不懈。親亡，哀毁幾不勝喪，逾年乃能襄事。其遇人無踈戚，必盡誠意。歲饑，有告急者，雖掃庾賑之不吝，❹後雖自窶，弗顧也。人有稱貸，或負之弗償，悉焚券不問。其胸中洞然無纖毫芥蔕，皆此類也。

其姻家官于嶺外，而夫婦俱喪，子尚幼，五女未有歸。明道曰：「吾可坐視之乎？」乃命其子迎致之别館，爲辦奩具，以次擇士族歸焉。嗚呼！末俗日益偷，雖天屬之親，迫窮禍患，蓋有不相收者，況外姻乎？聞其風，可以少激矣。

梁氏世有隱德，至明道，始勵子弟以學，而其子澤民遂中上舍第。崑山之政有惠愛，明道陰相之力爲多，故邑人欣戴之。其病也，爲之祈禳，幾月無虚日；其没也，

❶「政」，原作「致」，據沈暉本改。
❷「蛟」，沈暉本作「交」。
❸「曾」下，沈暉本有「祖」字。
❹「庾」，原作「瘐」，據沈暉本改。

哭之無不盡哀焉。其得人心蓋如此。晚留心釋氏，疾且革，問棺斂之具已備，遂安寢而逝，享年五十有九。

娶蕭氏。有子男二人：長曰澤民，宣義郎，即崑山令也；次曰俊民。女一人，先五年卒。銘曰：

積善之報，于後必蕃。蛟湖之丘，❶其歸永安。

張進之墓誌銘

張氏諱序，字進之，常州晉陵人也。曾祖庭讚，祖延祚，不仕。父霖，以其子恩贈通直郎。進之兄弟七人，長曰巨，次曰與，俱登進士第。巨雖位不至通顯，而以學行爲歐陽文忠公所知，其所交皆一時名流，如右丞脩簡胡公、樞密蔣公是也，故張氏遂爲毘陵著姓。

進之幼孤，能自力。其爲人謹信原慤，與人有誠意。雖喜怒遇事輒發，無所容隱，過即夷然，未嘗宿怨也。輕財樂施，無疎戚之間，視其緩急，貸與無所吝。雖時有見負，折券不問也。親戚之貧者，月廩食之，有常數，行之十有餘年不少替。暴雨雪，鄉鄰艱食，則給薪米以振之。市材治棺，以待貧無周身者。每千人爲一録，曰冥惠，飯千僧以薦之。歲飢，殍死被原野，進之斂其遺骸藏之，殆不可以數計也。

俚俗信機巫，宗人得癘疾，闔户無敢往來者。進之日往省之，無難色。比其亡也，所遺一孤女爾，進之力爲經紀之。事無巨細，皆纖悉詳盡。又育其女，爲置奩具，擇

❶「蛟」，沈暉本作「交」。

良士歸之。郡寮有雅相善者貧甚，而抱疾久不愈，進之往撫其家，親爲調劑，周之無不至，將屬纊，以後事付之。又有閩士自京都還，暴卒于逆旅，煢然一小僮守之，無與語者。進之任其託，哀其無告，爲之棺斂。凡附於身者，咸使無悔焉。悉力賻之，資其柩以歸。二家存没，得以無憾。聞者義之。宣和四年二月初二日卒于正寢，享年五十有八。

前一日，澡浴更衣，若將遠適然，家人初莫之省也。越日，[1]盥櫛坐堂上，有親賓，與之笑語如常時。坐頃，忽瞑目。起視，屹然已亡矣。其於死生之際，與世之所謂善知識者，庸有異乎？蓋其平生於佛事，未嘗斯須忘于心。雖在塵勞中，而能自撥，樂與方外之士游，得其一言之善，則終身佩服而不敢失。其誠著于中，而自信其所得，故能安逝若此。爲善之效，其至矣夫！

初娶李氏，再娶孫氏。男二人：曰茹，曰蔚，皆有文行。女一人，適凌仲皋。孫二人。其孤將以是年四月二十一日葬于武進縣懷德南鄉巢野之原，以朝奉郎高元脩之狀來請銘。乃爲之銘，曰：

積德以潤身，施惠以及物。慶覃後昆，其永無極。

龜山先生全集卷三十一終

[1] 「日」，沈暉本作「明」。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二

誌銘三

李脩撰墓誌銘

宣和三年閏五月二十有七日，中大夫右文殿修撰，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李公，以疾終于家。歲八月二十有八日，葬于常州無錫縣開元鄉湛峴之原，與其夫人吴氏同穴。越明年，其孤以晉陵鄒柄狀來請銘。余與公俱閩人，又嘗同爲諸生，肄業于上庠，挾策考疑，時相從也。俯仰四十餘年，一時朋游，凋喪略盡，與公有平生之舊，而知公之詳蓋無遺矣，宜其有請於余也。余雖不能銘，其何可辭？

公諱夔，字斯和，其先江南人，唐末避亂，徙家邵武，故今爲邵武人。曾祖諱待，❶仕閩，以武力顯。閩亡，退處田野。祖諱僧護，考諱賡，皆隱德不仕。考以公貴，累贈正議大夫。妣黄氏，資政殿大學士履之姊，累贈高平郡大君；繼妣饒氏，累贈廣平郡太君，皆改贈太碩人。

公幼孤，鞠于外家。成童猶未知書，而穎悟絶人。舅氏大資政黄公擢第歸，一見器之，使賦詩，有驚人語，因授以書。凡耳濡目染，過即成誦，至日數千言。自是於六經、諸子百氏之書，下至毛鄭箋傳，朞年之間，無所不窺。學日進，文日益有名，從黄

❶「待」，沈暉本作「侍」。

公游者，咸推先焉。

是時朝廷方以經術造士，公聲聞籍甚，所至學者景從，贏糧重趼，越百舍而至者常相躡也。逮居上庠，所交皆一時知名士。初補監生，洎選内舍，皆弟一。龔公原得其文讀之，歎曰：「此必山林幽棲篤學之士所爲，今之學者，莫能爲也。」其後預天府薦，及試南省，皆第二，遂中元豐三年進士第。

釋褐，調秀州華亭尉。邑令所爲多不法，公每規正之。部使者欲有所按治，聲言行邑，公迓之境上，則以温言慰薦，且詢令所爲。公力庇之，不以言。部使者不悦，至邑，❶復詢之丞簿。丞簿與令素不協，則互訐所短。而令初不知公庇之也，亦言公嘗以私故不過廳。於是部使者以公爲長者。已而考覈，之三人者皆以罪去，而公獨無累。人以是知公之器度爲未易量也。

丁繼母饒氏太碩人憂。服除，調建州松溪縣尉，兼主簿。秩滿，移池州軍事推官。太守羅公彦輔，性彊愎，行事或失中，公必面折之，初雖不悦，而後卒相知也。民有乙與甲爭塘水而毆甲至死者。獄具，刑官欲寘之極典。公當書斷，建議，以爲事有所因，法不至死，爭之。得減等，公猶不已。太守怒甚，至以語詆公。公不爲屈，爭之愈力。於是命他官書斷。其後大理詳讞，以甲准盜論，乙乃止當杖。審刑書斷官以失入抵罪，衆始愧服。然公猶坐嘗簽書，及用薦者改官，降次等，授宣義郎。人多勸公直其事，公卒不自明也。

差知無爲軍廬江縣，改福州懷安縣。未赴，從故龍圖閣直學士陳公軒辟，知杭州

❶「至」，原作「正」，據沈暉本改。

錢塘縣事。有兄弟争財而訟者，累政不能決。公至，取案牘焚之，諭以同氣至情，財不足言。兄弟感泣，拜於庭而去。異日，公復過錢塘，二人猶求見公以謝。

故觀文殿大學士吕公惠卿帥鄜延，辟充經略安撫司勾當公事。初公之尉松溪，吕公謫居建州，得公之文奇之，一見如故，以是首辟公置幕下。至延安，未逾月，適夏人傾國入寇，號百萬，人心危慄。公徐爲吕公陳方略，一路賴以完。及米脂之役，工未畢，諜言賊兵十餘萬且至，諸將棄城而遁。公曰：「彼衆我寡，去將安之？是速死爾。不若按兵勿動，城雖未完，冒以樓櫓，彼將以我爲有備，必不敢進。兵法所以使敵人疑者，正謂此也。」諸將然之，卒如所料。凡築殄羌、威羌等十餘城，未嘗不在其間。其後奉進築圖至闕下，因上五議，欲使諸路乘虚互出，以伐其併兵之謀，進取横山，斷其右臂。參用漢、唐實邊轉輸之術，申命州郡廣招置之法，爲足食足兵之計，懲二虜輔車相依之勢，以備不虞。識者以爲切中邊事之要。

累賞，轉奉議郎，除江、淮、荆、浙等路制置發運司勾當公事。未赴，改授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嘗攝郡事，適當累政因循之後，獄繫甚衆，公命數吏分條其所犯，不日皆決遣之，遂以無事。

今上即位，覃恩轉承議郎勳武騎尉，賜五品服。以太學博士召。道除太常博士，轉朝奉郎。遷知大宗正丞事。因職事奏疏上四事，大略以謂緦麻親宜有蔭孫之法，非祖免以下小宗有未食禄者，宜廣流澤，特官之。宗室雖得以科舉進，尚宜許之入學，以養成其材。且罷刺史以上公使，以恤非祖

免無官之孤。皆當時所宜行者。有旨，送講議司。除屯田員外郎。以論鄜延進築功，特遷兩官，轉朝請郎勳雲騎尉。

久之，遷禮部員外郎。天子視學，公以爲盛德事，獻《視學頌》。有旨，第其文高等，遷朝奉大夫勳飛騎尉。

時朝廷議禮考文，禮官視他部爲重，非通知古今之學，不足以當其任。公傳經稽史無留事，兩以考課被賞。改司封員外郎。長貳相與舉留之，復還禮部。轉朝散大夫勳驍騎尉。然公雅意欲就閒曠，力請外補。除知蔡州。朝廷惜其去，留爲宗正少卿。訓辭有曰：「非清德老儒，曷任兹選？」士論榮之。

轉朝請大夫。天子受八寶，❶覃恩特遷左朝議大夫，兼學制局參詳官。移太常少卿。時故相劉公正夫在政府。劉公，大資政黄公壻也。以公聯姻婭，亟請避嫌。上曰：「此真太常也。」因批其奏曰：「公議所在，何嫌之有？」公遂就職。官制行，换中奉大夫。未幾，復慨然語所親曰：「吾平生爲禮學，方布衣時，已預脩衣冠制度。今備位卿寺，得司天子禮文，於吾足矣。士當知止，豈可冒進不已？」遂堅求退。或者勉公曰：「奉常清切，於禁從纔一間，盍少留乎？」公笑謝之。朝廷度其不可復挽，則除公集賢殿脩撰，知鄧州，兼京西南路安撫使。❷

陛辭，天子勞問優渥。公建言：「先帝常命官修《中書備對録》，以知官吏流品、户口錢穀之數，以知禮法文爲、軍兵名額之

❶「八」，原作「公」，據沈暉本改。
❷「京」，原脱，據沈暉本補。

數，以知刑罰赦宥、工事夫役之數，蓋體《周官》歲終受會之意，而所以周知天下之務也。方今内外事物之要，盈虚繁簡之實，欲有所稽考，盍命左右司略倣前制，爲一書上之，以資觀覽？」天子深然之。有旨，如公所請。公之意，蓋非苟然而已也。

南陽大藩，爲帥者多務大體，不親事，吏得舞文爲姦。公下車，盡革前弊，綱紀大整。與部使者議事，有所不合，公獨請于朝，事卒見聽。當路滋不悦，公弗顧也。然自是若有不釋然者，遂以疾請宫祠。朝廷意公憚安撫一路之勞，除知潁州。章再上，祈懇愈力。除提舉杭州洞霄宫勳騎都尉，賜爵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

公東歸，居於梁溪錫山之傍，日以文字爲娱，澹如也。子綱，爲鎮江教官。就養子舍，與賓客過從，盡登臨之適，優游自得，不復以世事介意。嘗有貴公素知公者被召，與公相遇於途，詢以所欲，公從容誦少陵「江漢垂綸」之句以答之。貴公咨美，還朝，每稱於諸公間，以爲不可及也。及綱爲尚書郎，丐迎養京師，除公提舉醴泉。轉中大夫，改右文殿修撰。頃之，以足疾不任朝謁，請復洞霄。凡爲宫祠者逾十年。綱自左史論事得罪，方遠謫，公誨之曰：「進退出處，士夫之常。汝勉自愛，毋以吾老爲念也。」父子之懿，聞者仰之。及歸，公喜見顔間，曰：「汝罪大謫輕。謫未久而歸，上恩厚矣，何以論報？」

時公方避寇海陵，盛夏遽促歸。既還，以微疾上章告老。命未及下，而公疾已革，顧諸子曰：「汝等皆在吾左右，吾何憂？」因不復語，怡然而逝，享年七十有五。

公天資純孝，繼母饒氏，性嚴肅，公事

之盡子道，得其歡心。於兄弟間，友愛尤篤。既除饒氏喪，盡以資産推與之，獨與季弟曼出居溮右，廪入之餘，一以付之，置不問。其後禋祀許及朞親，即以與其子緯。其教子以孝弟忠信爲本。聞人一善，於父子兄弟間譽之不容口，退而未嘗不以訓諸子也。

自爲小官，喜周人之急，禄雖微，不爲有無計。親族之貧不能家者，均養之。妹姪甥女，無資以遣者，必擇配歸之。故鄉里語風義，以公爲稱首。其交朋友盡信義。與人接，洞然無城府。尤喜提奬後進，孜孜不倦，門人之躋膴仕者相望也。其在朝廷，每有貢舉，公未嘗不爲考官。其所取多一時名士，人服其鑒裁。平生唯嗜書，無他好。幼學嘗苦無書，既仕，節衣貶食，而積書之富，至與巨室名家埒。

初黃公以名儒有重望，自熙寧以來，累踐大官，被遇泰陵，進位承轄，❶士之出其門者衆矣。公爲兒童時，甥舅自爲知己，而退然官州縣垂二十年。逮今上纂極，黄公已均逸于外，乃始以學官召擢，蓋黄公所以期公者遠，而公亦安於義命，不汲汲於進也。晚位通顯，而恬於進取。又率常數考一遷。至一日有歸意，則慨然決去不可留。其難進勇退如此。

公貌怡而氣和，襮順而中勁。少有大志，而深自韜養，不以所長自見。至其奮然持議，無所回隱，不爲世變所移，則有人所不能者。建中靖國初，丞相范忠宣公薨，太常議行易名，公爲博士，定其議曰：「公任臺諫，當朝廷清明、民物阜安之時，而公正

❶「承」，沈暉本作「丞」。

此人之所尤難，而公優爲之。蓋公以謂大臣之於國，有股肱心膂之托，而迺心王室，曾無内外之間，安往而不任其責邪？」方是時，范公名在罪籍，雖門生故吏，往往諱言之，而公之議，挺挺不撓如此。嗚呼！斯可以觀公之心矣。故余備載其辭，以是銘之，庶其流風猶足以立懦敦薄云。

公娶吴氏，奉議郎桓之女，初封仁和縣君，先公二十一年卒，累贈濮陽郡君，改贈令人。子男四人：曰綱，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官，以論事謫監南劍州沙縣税務。得旨，復本等差遣。曰維，承事郎，前監在京諸司糧料院。曰經，通仕郎，試補太學上舍生，未赴殿試。曰綸，通仕郎。女三人：長蚤卒，次適奉議郎杭州司儀曹事張端禮，次適

色立朝，力陳安危治亂之幾。至於法度之廢興，典章之施設，大臣之去留，人材之用舍，一有不當其心，則抗章論列，無所顧避，至有不得其言而去。其列侍從，居宥密，位台輔，益行所知，從容進見，有責難之恭。朝廷有大利害，與同列辨論上前，多以理勝，❶如罷大河東注之議，寢鬼章欵塞之質，下寬大之詔以安群心，釋朋黨之疑以全善類，皆自公發之。然公處心積慮，務在體國，持論平允，不以好憎易情，不以同異介意，惟其是之從也。故鄧綰移楊，公置綰前日論己之憾，而言今日指摘綰事之非。元祐紛更，公置熙寧論議不同之念，而言今日法度盡變之失。非公誠心慷慨，不爲利回，不爲義疚，孰能然哉？若夫救蔡確新州之貶，而忘高位厚禄之爲可懷；論吕大防等宜從寬宥之叙，而不知踈遠嫌疑之爲可避，

❶「多」，原作「各」，據沈暉本改。

迪功郎衢州司工曹事周琳。❶孫男六人：儀之、宗之、集之、琳之、文之、麟之。女三人。有《文集》二十卷，《禮記義》十卷，藏于家。銘曰：

目無全牛，奏刀砉然，❷不逢其族，孰知其難？世故屢更，❸鮮不畔援，秉義弗渝，其節乃見。公於建中，士方紛如，不倚不流，介然中居。哲人之萎，讒波稽天，鯁議直辭，如防在川。群言不孚，咸底于罪，皇明燭幽，公獨無悔。易名之美，自公發之，世濟之榮，公與有之。我作銘詩，以示萬世，庶其流風，聞者興起。

令人吳氏墓誌銘

中大夫右文殿脩撰李公諱夔之夫人吳氏，其先越州山陰人，仕唐爲諫大夫。❹董昌之亂，義不屈，遁居括州，故今爲括蒼劍川人。曾祖崇避哲宗諱，❺贈大理評事。祖瑴，贈承事郎。父桓，故任奉議郎，知湖州長興縣；母鮑氏，金華縣君。

夫人資孝謹，事父母能盡其力，飲食起居，未嘗斯須去側。省、定、溫、凊，各適其節。言、德、功、容，人鮮儷焉。父母賢之，謂必得名傑，乃可以爲配。是時李公以諸生與脩衣冠制度，名聞朝廷，繼而擢高科，遂以妻之。

惟吳氏世爲望族，夫人生大家，而李公

❶「琳」，沈暉本作「棶」。
❷「刀」，原作「力」，據沈暉本改。
❸「世」，原作「亡」，據沈暉本改。
❹「諫」下，沈暉本有「議」字。
❺「避哲宗諱」，原字體與正文同，據沈暉本改爲小字注；「哲宗」二字原互乙，據沈暉本改。

起寒素。夫人事之，盡婦順，能以清約自將，無驕矜氣。柔明端静，人不見其喜愠。治家有常法，遇妾媵有恩意，閨門之内，雍如也。方李公筮仕之初，官卑禄微，喜過從，賙人之急如不及。甥姪孤女未有家者，必擇對歸之。夫人躬治殽饌，必致其精旨，罄奩具資遣之，無吝容。人以爲難，而夫人安爲之，故鄉閭篤風義者必以李公爲稱首，夫人之力爲多也。

李公從辟鄜延，夫人挈諸子歸寧，而金華尚無恙，夫人事之益至。吴氏族大，間有不相能者，必迎致其家，聽其言，視其容色，而鄙倍必消矣。其懿範感人蓋如此。

建中靖國元年，李公自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被召爲太學博士。既登舟，而夫人感疾，遂不起，實正月七日也。以其年三月十八日葬于常州無錫縣開元鄉歷村湛峴山之原。享年四十有四。初封仁和、仁壽二縣君。李公之舅右丞黄公，以夫人之賢，奏賜冠帔。既没，累贈永嘉、濮陽郡君，改贈令人。

男四人：曰綱，起居郎，國史編脩官，坐言事謫監南劍州沙縣税務，有言牽復，未行；曰維，承事郎；曰經，曰綸，皆通仕郎。女三人：長蚤卒，次適奉議郎杭州司儀曹事張端禮，次適迪功郎衢州司功曹事周琳。❶宣和四年，余過錫山，以其舅從政郎爽侯彦申之狀屬余銘，且謂余曰：「吾母之亡，先子方趨朝，而諸孤皆稚弱，不克銘以葬。夫銘，所以論譔先美，而明著之後世也。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三者有一焉，人子

❶「琳」，沈暉本作「琳」。

之罪大矣。今吾母之德善可考不誣如此，而積二十有餘年，幽堂無辭以紀，諸孤不仁之罪，宜無以自逭，願得銘以補前過，庶幾發揚幽光，爲存没之慰。」余感其言，故不辭而銘之。銘曰：

内職之脩，閟而弗彰。有子之賢，其傳乃光。貽爾後人，視此銘章。

翁行簡墓誌銘

公諱彦約，字行簡。其先京兆人。唐末避地，子孫散居七閩。公之六世祖徙家建州之崇安白水鄉，故今爲崇安人。曾祖伯珍，不仕。祖元方，以其子恩賜朝奉郎。父仲通，以文行爲東南儒宗，學者咸師尊之，仕至朝奉郎，累贈銀青光禄大夫。有子三人，公其長也。

公天資穎悟絶人，自幼學已能屬文。既冠，博總經傳，尤深於禮學。元豐末，游上庠，聲聞籍甚，一時知名士皆慕與之交。元祐二年，與國學薦，以祖母壽昌君之喪未赴禮部試。銀青外除造朝，欲候公策名而後告老。公以謂用是緩吾親歸休計，非便也，請以世禄之恩授中第，銀青不許，力請而後從。已而兄弟更相推遜，聞于朝，事雖不行，縉紳義之。

公既不第，益自奮勵，術業益加進。建之舉進士者無慮五六十輩。公再舉，皆中首選。從而受業者常數十百人。

元符二年，上即位，以日食下詔求言。時公與計偕，奏《格言》二十篇。上篇自祇命、原化、典學、崇儉以至審治，言所以立德；下篇自擇術、因任、兼聽、務和以至審勢，言所以立政。皆陳古義以砭今非。言

近而不迫，直而不忤，識者重焉。

政和三年，擢進士第，調汝州龍興尉。丞相何公素知公，謂所親曰：「翁生縱未能用，不宜辱之捶楚間也。」改常州司刑曹事。

公涖事精敏，郡治賴之爲多。惡吏屏息，有遁逃訖公在幕府不敢出者。居二年，江、淮、荆、浙制置發運使以奏計對上問所部人材，使者與公初無雅故，以清議所在，首以公對。驛召爲《詳定九域圖誌》編修官。

政和七年，改宣教郎，除太常博士。以與脩《因革禮》，遷奉議郎。歲餘，乞補外。除提舉河北西路學事。及陛對，建言：「朝廷更八行法，使俱試于有司，以革奔競浮濫之弊，固善矣。然八行初非以文辭選也，今限以等第，有中程而不官者，與初立法異甚。」謂「凡入等，無問高下，俱與廷對，以示詳行實、略文華之意」。

時浙寇犯衢、處，公之弟中丞公由御史府得請鄉郡。公亟以書屬之曰：「賊方熾，勢必侵軼吾郡，自衢、信抵浦城、崇安，險阨易守，不可犯。惟處之龍泉至松溪、浦城，皆蕩野無捍蔽。龍泉破，則建危矣。龍泉之士有葉植者，其人邁往有智略，因之使拒守，宜可倚辦。」中丞公然之。比至鎮，植已率衆拒賊，即出兵益給糧械助之，卒如公所料。朔方士大夫聞之，謂公料賊於數千里外如指諸掌，非智慮精審過人，能如是乎？

公在朔部，尤以人材爲意。有所薦拔，必擇行能卓然者先之，如解習之徒是也。學政於民事初無與焉，公所至必諏訪民間利病，與夫實邊制勝之術，日與將士講畫，意謂異時以使事歸報面陳之，爲朝廷經遠

之慮。既罷使事，不復對。除權發遣黃州，[1]轉承議郎。

宣和四年夏之官，道改高郵軍。高郵當江淮孔道，商旅所出入，類多以貿易茶鹽爲業。姦民訐圭撮、銖兩之私，連逮抵罪者不可勝計。公下車，有告言者，隨决之無留。吏猶習故常，白於公，[2]欲以枝辭蔓其獄。公曰：「兩獄充斥，若等尚恨其少邪？」吏愕眙失對。於是一郡相慶，知公以民爲念，吏不得倚法爲姦也。歲大旱，公以禱祠疲甚，既雨而公得疾。[3]所親以是尤公，公曰：「民蘇而吾病，無憾矣。」病浸亟，遂乞致仕。章未報，以八月丁亥卒于軍治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二。

公性孝友，事親盡子道。於兄弟怡怡如也。敦睦姻族，人無間言。遇人無賢否，一以誠意，人人自以爲親厚，而與之同趣蓋鮮矣。延平陳公晚居淮南，見公喜，語人曰：「翁奉常靜恪有謀，使得志，殆能濟務。」其爲名流推重如此。公爲高郵，視事纔數日，屬疾，民或未識公面，及公之喪，行道之人皆出涕，曰：「失吾賢守也。」蓋誠之感人，未有不動者。

娶吳氏，奉議郎桓之女，封孺人。子男二人：曰挺，迪功郎，充兩浙轉運司管勾文字；曰抗，[4]未仕。女一人，適承事郎李維。內外孫男女十人。

有《文集》十卷。其文精緻潤縟，得作者之體，尤長於詩，藏于家。

昔公在太常，二弟俱持節還朝，列侍

[1]「遣」，原作「追」，據沈暉本改。
[2]「公」，原無，據沈暉本補。
[3]「雨」，原作「爾」，據沈暉本改。
[4]「曰」，原無，據沈暉本補。

從，居要官。公復出使于外。建雖多士爲東南最，而兄弟俱被榮寵，未有前比。意公晚仕，積厚而原深，其發必遠，遽爾淪喪，士論惜之。

其孤將以明年六月丁酉葬公于白水之原，[1]屬余銘。余於公有朋友之義，不得辭。銘曰：

獵德之勤，名則隨之。名實既孚，君子之歸。溜深有源，渭流未施。百世之傳，視此銘詩。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二終

[1] 「原」，原作「源」，據沈暉本改。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三

誌銘四

御史游公墓誌銘

吾友定夫既没之明年，其子某自歷陽涉大江，詣予而告曰：「先君之友，惟公爲最厚。今既葬，而幽堂之銘無辭以刻，恐遂堙没無傳焉，敢以是請。」予告之曰：「知先公之名德，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豈待予言而傳乎！然昔在元豐中，俱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謝良佐顯道，公其一也。三年之間，二公相繼淪亡，存者獨予而已。追念平生，觸事無一不可悲者。今吾子以銘見屬，舍予其奚之？」❶

公諱酢，定夫其字也，建州建陽人。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豪英。公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先生兄弟方以唱明道學爲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❷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君德氣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絶人遠甚。」其在師門見稱如此，則所造可知矣。

❶ 「奚之」，沈暉本作「誰宜」。

❷ 「河清」，原作「清河」，據沈暉本改。下一「河清」同。

公於元豐六年登進士第，調越州蕭山尉，用侍臣薦，召爲太學録。改宣德郎，除博士。公以食貧待次，奉親不便，就擬知河南府河清縣。忠宣范公判河南，待以國士，事有疑議，必與之參訂。移守潁昌，辟公自隨，爲府學教授。未幾還朝，復秉國政，❶即除公太學博士。已而忠宣罷政，公亦請外矣。除齊州簽書判官廳公事。用年勞改奉議郎。丁太中公憂。服除，再調泉州簽判。

上皇即位，覃恩改承議郎，賜緋衣、銀魚袋，還召爲監察御史。磨勘轉朝奉郎。出知和州。歲餘，管勾南京鴻慶宫，居太平州。兩乞再任，以八寳恩轉朝散郎。磨勘轉朝請郎，❷知漢陽軍。磨勘轉朝奉大夫。以親老，再乞宫祠。除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太碩人憂。服除，除知舒州。移知濠州。不數月，會從官謫守衡，❸罷歸，寓歷陽，因家焉。宣和五年五月乙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一。是年十二月丙午，與夫人合葬于和州含山縣昇城鄉車轅嶺之原，用治命也。

公自幼不群，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自到，❹不爲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其爲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❺交朋友有信。涖官遇僚吏有恩意，雖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❻

❶「國政」，沈暉本作「鈞軸」。
❷「請」，原作「清」，據沈暉本改。
❸「衡」，沈暉本作「衛」。
❹「自」，原作「目」，據沈暉本改。
❺「違」，原作「爲」，據李熙本、沈暉本改。
❻「久」，原作「多」，據沈暉本改。

筮仕之初，❶未更事，縣有疑獄，餘年不能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官者，❷人服其明。比年以來，編民困於征斂，而脩奉祠館，市材調夫無虛月，所至騷然。公歷守四郡，處之裕如，雖時有興造，民初不知而事集。此在公特其粃糠耳，無足道者，故不復縷載。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及用而死，此士論共惜之，非予一己之私言也。

曾祖尚，祖禮之，不仕。父潛，贈太中大夫。娶吕氏，封宜人，有賢行，事舅姑以孝聞，友姊姒，❸睦姻族，人無間言。公素貧，不治生産。夫人攻苦食淡，能宜其家，其内助多矣，先公三年卒，享年六十有六。子男七人：❹撝，文林郎，洪州司兵曹事，卒于官；撰、捄、握，皆蚤世；損，迪功郎，前授歸州司兵曹事；❺掞，將仕郎；拂，未仕。皆業儒，世其家。女一人，歸時之子適。孫男三人，女五人。有《中庸義》一卷，《詩二南義》一卷，《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文集》十卷，藏于家。銘曰：

嗚呼天乎，故不憖遺。方時清明，哲人其萎。道雖不行，斯文未亡。百世而下，其傳有光。

莫中奉墓誌銘

公諱表深，字智行，邵武人也。曾祖宬，仕爲三班奉職。祖及，不仕。父説，當

❶「仕」，原作「士」，據李熙本、沈暉本改。
❷「官」，沈暉本作「宦」，疑是。
❸「姊」，李熙本、沈暉本作「娣」。
❹「七」，原作「六」，據沈暉本改。
❺「兵」，李熙本、沈暉本作「刑」。

景祐、寶元間，士方以聲律決科，而君獨以窮經爲務，自閩陬數千里外，贏糧跰足至京師，從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先生游，講明道術。還家杜門，不復求仕進，以公恩累贈至通議大夫。

公自幼聞過庭之訓，問學有家法。是時，安定先生居霅上，爲世儒宗。公往師焉，一見奇之，謂公有器識，異日所至未易量也。自是浸以名聞於時。

元豐二年，登進士第，調洪州豐城尉。未赴，丁通議公憂。服除，再調建州建陽縣主簿。秩滿，用薦者移撫州宜黃令。適丁母碩人憂，不赴。終喪，授鳳翔府好畤縣令。

好畤在隴右爲劇邑，號難治。公至，明約信令，而人化服。終三年，無一人犯重辟者。仇齊路險絶，車輿不通，邑人病之久矣。公諭父老，鳩徒計工，治爲坦途，往來便之。侍郎張公舜民領漕事，見而謂人曰：「莫侯可謂知爲政矣。其爲利，非濟人溱、洧之比也。」率同列交薦之。

改宣德郎，知泗州昭信縣事。憲司有繫囚，事聯省曹，吏以枝辭蔓其獄，六吏推治不能決。命公往治之，一問而情得，人服其明。民有持牒棄妻屏子者。公詰其所由，曰：「以病而貧，力不足以相收，故及此，非得已也。」公惻然憫之，❶曰：「吾爲長民之吏，使人父子夫婦不相保，當任其咎者其誰與？」於是出私錢賑之。里巷編氓感公之義，皆協力以周其匱急，故其室家復安如初。比公之行，是人與其妻孥攀號於道，

❶「惻」，原作「側」，據四庫本改。

見者咸嗟嘆之。公惠政及人，有以厚風俗，❶多此類也。

上皇即位，覃恩遷奉議郎，賜緋衣銀魚，除真定府路都總管司勾當公事。會中宜之安撫朱公紱以公兼領帥事，❷賴公頗多。秩滿，通判新安。除御史臺主行。用中司不召，赴都堂審察。除光禄寺丞。未上，遷開封府司工曹事。朝廷更錢法，命夜下，公適直宿，陰爲處畫，人無知者。黎明揭示，大悉詳，下吏不得摇手爲姦。尹陛對，被奬諭，遂以公之名聞于上。睿旨親除左司録事。中都不治，吏習以爲常，黠胥舞知玩上，文移鉗紙尾以進，官署唯唯惟謹。公察其尤無良者，治其一二，一府屏息，無敢習故爲傲慢者。並僚恃權倖，雖役令悉趨之，❸公爲折其短，獨未嘗少屈，乃諷言章。政和三年，出公爲廣濟軍司録事。士論惜之，而公處之恬如也。

久之，朝廷察其非辜，起知睦州。公曰：「文正范公、清獻趙公嘗守是邦，其遺範未遠也，循而守之，則無餘事矣。」已而郡大治，民至今思之。過朝，除知饒州。東歸，待次毘陵，愛其土風，欲營菟裘爲歸休計，於是力請宫祠。除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未幾告老。宣和五年六月丁未，以疾終于常州私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一。是年十一月壬申，葬于宜興縣清泉鄉之梅林原。

公爲人端勁有守，孝于親，友于兄弟，人不間其言。畜幼孤如己子。莅官臨政，

❶「俗」下，沈暉本有「者」字。
❷「宜」，四庫本作「山」。
❸「役令」，原作「没一」，據四庫本改。

嚴而不苟，寬而有制，故吏畏其威，民懷其德。決滯訟，去民瘼，洞然幽隱，❶雖逢其族，迎刃立解，世之名能吏者，皆自以爲莫及也。公自奉議郎，或以年勞，或以恩典，九遷至中奉大夫，賜三品服，封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

娶方氏，太常少卿贈金紫光禄大夫諱嶠之女，有賢行，能宜其家，累封至令人。男二人：曰多聞，通直郎，監鎮江府排岸司。曰多見，迪功郎，明州慈溪縣尉。女二人：長適宣教郎、知襲慶府鄒縣事朱缶；次適迪功郎、信州州學教授江文中。孫男三人：曰革、曰萃，皆登仕郎；曰蒙，將仕郎。孫女二人，尚幼。

晚自號如如居士。有文集十五卷，曰《如如集》。既葬，其孤請銘於予。予與公有平生之舊，知公爲詳，義不得辭。乃爲之銘曰：

獵德之勤，積之在身。府寺踐更，蔚乎有聞。出蕃于外，惠施於民。去思不忘，久而彌新。百世之傳，視此銘文。

錢忠定公墓誌銘

宣和六年三月五日，龍圖閣學士正奉大夫致仕錢公以疾薨于毘陵私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一。訃聞，天子詔：特贈光禄大夫，賻賜加等，下所屬郡佽助其葬。其家上公行事于朝，考六家書，謚曰忠定。

越明年正月壬寅，諸孤護其喪歸，葬杭州大慈山之原。既乃詣予，泣而言曰：「先公勳德載史氏，易名議行，著于太常，褒贈

❶「然」，沈暉本作「照」。

崇卹，具存恩典，終始光榮，昭于一時。惟是幽堂之刻，發揚其親同爲不朽者，宜有以稱。大懼隕越，弗克以承子責，敢以是請。」予與公有同年之舊，義不得辭，乃叙而銘之。

公諱即，字中道，其先出於顓帝之後，曰陸終，封於彭城。至子孚，仕周爲錢府上士，遂以官命氏。子孫稍遷居下邳。至漢末，遜公避亂徙烏程，又徙錢塘之臨安。忠懿以吴、越入覲，公之高祖以宗屬錫官，遂居京師，爲開封人。曾大父子節，故任右班殿直；祖昌濟，故贈朝奉大夫；父垂範，故任朝散郎，知太平州，致仕，贈銀青光禄大夫。自皇考占籍宜興，今遂爲毘陵人。

公天資雋茂，穉齒已如成人。年十三居母喪，哀慕毁瘠，見者感動。既冠，遊太學，以文行知名於時。

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授安州司理參軍。吏有誣服自盜，抵死。屬邑具獄上於郡，公明其冤狀。守將喜而謂曰：「劾縣獄當得賞。」答曰：「治獄得情乃其職，擠人以論功，非吾志也。」聞者歎服。章敏滕公甫力薦之，稱有氣節，異時必爲名臣。

移博州防禦推官，知杭州臨安縣丞。異時縣民轉徙，豪右冒墾其田，官不能直者，悉奪還之，流冗復業。又除二税積弊，以蠲民瘼。至今邑人頌其遺愛。調福州觀察推官。福唐爲七閩都會，獄訟繁夥，連帥悉以付公，府無留事。

丁銀青憂。服除，調睦州軍事推官。三衢有冤獄，久不決。屬部使者以閭里宿怨檄往按治，挾薦牘動公，風欲鍛鍊以快其私。至則折獄平允，❶所全活者二十三人。

❶「折」，原作「析」，據沈暉本改。

或問之，對曰：「吾寧老冗選中，豈忍以數十人覓一薦哉！」未幾，改宣德郎。丁文安郡夫人憂。服除，知潁昌府郾城縣，脩奉泰陵。期會嚴促，乃躬自監督，役均費省，人樂趨事，先期告具。會汜水霖潦敗橋，府亟以屬公。三日橋成，人服其敏。繼奉二后園陵。辟爲京西轉運司。屬官有不下司體究採石事，事領於内侍，使者憚不敢，乃請代往按治，不撓收罪之，尤者寘于理。王博文帥鄜延，薦爲經撫司官。夏人有來歸者，當命以官。公察其言色有異，詰問，屈服，果所遣諜者。❶

崇寧中，朝廷欲撫納西羌，久而不至。主帥憂之，檄巡行塞下，宣諭德意。旬日，監軍貴酋欵塞降附者至數百人。代還，賜對稱旨，除提舉鄜延路弓箭手。蒐簡精密，占籍者皆爲戰士。盡括閑田爲將吏冒占者，以廣招募。初，塞上給田，人一頃，馬半之，牧者不足供芻秣，畜馬日久。至是始增之，概給一頃，人獲其利，而邊騎益衆矣。就除陝西路轉運判官。王師收復銀州，被旨專董芻糧。飛輓夙辦，第功居最。延帥經制五路邊事，除鄜延路經略安撫判官，兼總管勾權帥事。久之，經制罷，帥復領舊職。涇原兵失利，渭帥與總管爭訴於上，論者請付獄以正軍法。數遣官按治，觀望，奏報不直。特旨命公，遂馳至涇源，具得其實以聞。且言劉安、种師中有功邊陲，願少寬假以責來效。❷上從之，劉安止降秩。士論大愜。

崇寧中，陝西鐵幣日輕，視銅錢不能十

❶「諜」，原作「牒」，據沈暉本改。
❷「來」，原作「未」，據沈暉本改。

一，而官俸獨給鐵錢，在職者不能贍，官曠不補，事有浸廢。因建言倍給選人之俸，凡攝事者理任受舉，許同正員，人樂就職，百廢具舉。公自爲幕府，以方略聞。後稍權帥事，將使指，望實益孚。

上深知其才，驛召赴闕，亟命入對。上問西人兵力，公曰：「夏國本數州之地，盜據靈夏，浸以彊大。元豐中兵臨其城下，羌戎壅河决水，士馬殘殲，遂無成功。」上曰：「靈武終不可取耶？」公曰：「戎狄之民皆兵也。居不縻廩食，動不勞轉輸，故便於用衆。雖兵之去來，飄忽如風雨，而不能持久，又其所短也。願申戒邊臣，嚴飭武備，蒐練戎士，積粟堅壘，先爲不可勝之計，以覷其釁，屈其所長，而乘其所短，則可以得志矣。」上又問：「大寨泉可取否？」奏曰：「臣聞其地逼近靈武，曩時進取，號爲得策，計慮不審，亟築亟退，反爲夏人所有。距漢界百餘里，地皆潟鹵，無水泉，古所謂瀚海也，間有之，不可飲，馬口鼻皆裂。大兵不可往。」審問邊將，皆以爲然。上首肯之。

翼日，除直龍圖閣，知慶州，兼環慶路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再入謝，上宣諭曰：「屢詔環慶進築，久而無功，今當屬卿。」乃謝而言曰：「陛下過聽以任，臣顧雖綿薄，敢不罄竭，仰承睿訓？」旬日凡三進對，所陳邊防利害、攻守計策甚衆。上深嘉納之。事多施行，削稿不言。陛辭，乃賜三品服，以寵其行，詔趣之鎮，即日就道。

初，紹聖中，城清平關，關之左右皆沃壤，地曠，絕無扞蔽，人莫敢耕牧，乃即關之東西築徐丁臺、韋章坝，賜名曰安邊城，曰歸德堡，東西相望，控制要害，包地萬餘頃，人得以縱耕其中，歲收以數萬計，公私利

之。初城徐丁也，一日下令遣發，諸將愕眙，不知所爲。公曰：「亟往即事。」比及境上，大兵已集，芻粟版築之物，無一不具，三日而城畢。夏人駭歎，服其神速。環慶自大寨泉退衄之後，士氣沮傷，至是復大振。

踰年，移知延安府，兼鄜延路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河東、陝西皆邊夏國，人使文檄往來，獨由鄜延，號爲西邊門户。凡中國移檄與諸路理辨疆事，率由延帥刊定以付邊吏。夏人書檄至，密閱其當受與否，諸邊皆稟覆行。自公至烏延，每屈之以禮。朝廷初用八寶，夏人以所賜御寶大於曩時言於邊。公令邊吏諭以御寶度數非臣下所當議，拒却不受。自是西人畏服。使人入境，所舉小不如式，劾引伴者坐之，移檄夏國，責其失禮。其後至者，皆惕息惟謹，無敢縱以生事。

初羌人久拒命，上許其納欵。諜者數言將進誓表，而累歲不效。公策知敵情，言羌必不來，然至與不至不足問，當嚴備以待之耳，因條上備禦之策。上以爲然，除集賢殿修撰。乃城清遠、鎮邊二寨以遏賊衝，增築龍泉、御謀二城，保聚邊民，吾圉益固。

大觀初，關輔饑民流至邊。因上言：「常平官失職，使流冗就食塞下，則邊粟益貴，且非所以示夷狄，宜令所在資遣還鄉，[1]以振給之。」詔從其請，民得復業。

秋大霖雨，傳言敵聞城壞，將大入寇，諸將請起卒之踐更者以益兵。朝廷下走馬章，敕諸道增嚴備禦。他路調兵騷然，獨鄜延按堵如故。因上言：「臣審料夏人決不寇邊。」迄冬果無警，諸老將皆服公料敵精

[1]「遣」，底本漫漶不清，據沈暉本補。

審。詔以公守邊鎮静，備禦有倫，除徽猷閣待制，仍再任。西邊恃蕃兵弓箭手爲用，異時患蕃官侵擾，莫敢繩治，乃悉爲約束，犯者無貸。自是皆獲安業，人心感服，戰守賴之。鄜延邊袤千里，而諸城踈遂，敵易乘間，乃增置杏子、鎮青、盧移、萬世、屈丁堡，東接河東，西連環慶，聲援相屬，彌縫邊隙，敵不得間。除顯謨閣直學士，復再任。再上章懇辭，不允。

政和初，内侍童貫宣撫陝西，法有弛張可從宜者得罷行之。長安萬物騰躍，衆貨益輕，乃嚴設科條，欲力平之。計司承望風旨，取市價率減什四，違者重寘于法，民至罷市。又行均糴法，❶賤入民粟，增估金帛以償之，下至蕃兵射士之授田者，咸被抑配。全陝騷然，幾至生變。帥臣諸司不視利病，奉承推行惟恐後。公獨以爲不可，極陳其害。章上不報。時貫方用事，權傾中外，人皆爲之危慄，而抗章繼上，言益切至。士大夫聞章中詆貫，論事多質直語，往往争傳誦之。坐是貶永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然平物價、均糴亦爲之罷。

在永數月，上念其忠，亟復徽猷閣待制，除永興軍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永興軍府。❷在道，改知興仁府。朝廷復行夾錫錢，乃申敕公移，一準銅錢概用無偏，府中帖然，旁郡官私與民出納，自爲輕重，民疑以撓，交易不通，始大愧服，❸乃視興仁爲法。

尋移知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至

❶「糴」，原作「糶」，據沈暉本改。
❷「府」下，沈暉本有「事」字。
❸「愧」，原作「塊」，據沈暉本改。

鎮，改充河東路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太原府。以童貫領宣撫使，奏乞辭避。璽書褒答不允。河東諸司與被邊屬郡如代、嵐、石、麟、府，咸許以事宜聞。時傳虛聲，以勤憂顧。公曰：「閫寄當以靜勝。」乃嚴戒邊吏：「凡制事必慎擇可信者，重以賞罰御之。❶」自是警奏不妄，邊鄙晏如。

政和五年春，以足疾乞領宮祠。章五上，乃得請，提舉杭州洞霄宮，復徽猷閣直學士。

盜發幫原，聲震東南。起知宣州，捍蔽江左。或告公曰：「宣、歙俱鄰於賊，歙破即宣危矣。公誠久疾，❷可以力辭。」公曰：「方急難中，豈人臣愛身時也？」乃扶疾就任。時寇兵逼屬邑，民大振擾。公之威名凛然，人恃以安，郡境賴之，迄用保全。上心嘉賞，除龍圖閣學士。賊平，以疾乞致仕。章三上，未報。特召赴闕，除河東宣撫司參謀。❸乃力陳老疾，不足備驅策，詞意懇至，遂得請。特授正奉大夫致仕。家居三年，以疾薨。薨之夕，有星隕于寢室之上。

公剛毅方正，見義敢爲，不可回奪。雖犯權要蹈患難，不顧也。胸中無城府，推誠待人，洞見腹心。持己甚嚴，而遇下明恕。臨政愷悌，人不忍欺。久任帥閫，不爲貴倨闊略細務。聽訟折獄，纖悉得情，而歸於寬厚，民尤感服。雅以清約自將，一介不妄以取與。延帥圭田皆在極邊，將吏役所部爲之耕種，歲入千計。公至是乃捐其地，募弓

❶「賞」，原作「當」，據沈暉本改。
❷「誠」，原作「威」，據沈暉本改。
❸「河」上，沈暉本有「河北」二字。

箭手，絲毫無取。更兩鎮，凡十餘年，量敵制勝，❶動中機會。每以疆吏生事爲戒，語人曰：❷「爲國守邊，安危所繫，但當宣國威靈，嚴於自治，使夷狄不敢侵侮，邊陲得以晏然，是爲稱職。若覩小利，召戎起釁，圖尺寸功，冀幸寵榮，吾不忍爲也。」識者以爲至論。凡所辟薦，不假人以私，必視其能。拔自部曲，多爲一時名將，號爲知人。

性誠孝，每以褒贈不逮其祖爲恨，遂以所得官奏乞回授。特旨從之。敦穆宗族，恩意滿至。常遇郊恩，舍其子孫，先官猶子。斥俸餘置義田宅，近族子孫，❸聚而居之，養生之用，皆取具焉。有《文集》三十卷，《奏議》七十卷。❹娶同郡胡宗説之女，封碩人，先公十二年卒，贈淑人。子男二人：長曰耦，承議郎，真州排岸；次曰赦，朝奉郎，通判亳州軍州事，以學行吏能見稱於世。一女，適從政郎江寧府溧陽縣丞胡朝。孫男九人：曰徽言，登仕郎；曰太冲，曰如愚，曰康錫，皆承務郎；曰保衡，通仕郎。餘四人并女，尚幼。銘曰：

烈烈我公，惟時干城。威加羌戎，一塵不驚。嬖倖恃權，狂瀾稽天。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三終

❶「制」，沈暉本作「慮」。
❷「語」上，沈暉本有「嘗」字。
❸「近」上，沈暉本有「凡」字。
❹「奏」上，原有「提」字，據沈暉本删。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四

誌　銘　五

陸少卿墓誌銘

公諱愷，字疆仲，姓陸氏，其先吴郡人。六世祖櫂，唐末爲建安縣丞，值中原亂，不克歸，因家福州之候官，故今爲候官人。曾祖中和，贈職方員外郎。祖廙，任左侍禁。父長賓，任大理寺丞，累贈通議大夫；母吴氏，贈太碩人。

公自幼穎拔不群，博覽彊記。元豐初，未冠，游太學，標望絶人，一時名儒往往忘輩行踏門願交。元祐更新學校，祭酒孔公武仲得其文，奇之，稱譽不離口，學者益歆慕之。

元符三年，登進士第，調廬州司法參軍。太守龔公原一見待以殊禮，侍御史彭公汝霖、祭酒今丞相白公時中俱薦試學官。召檄至，公曰：「吾困科舉二十餘年，晚得一官，朝廷不吾知，欲使之裹飯復入場屋，吾不能也。」卒辭不就。

崇寧大興學校，郡以公兼掌錢穀。士不之教官之廬，而公之户外屨常滿矣。執經考疑，虚往實歸。秩滿，用薦者遷通仕郎。丞相劉公正夫以給事中兼領外諸司，辟公管勾文字。閲半歲，改宣教郎。外諸司罷，公之子調官濟南，❶憐其少，求與之

❶「濟」，原作「齊」，據四庫本改。

近，乞監密州板橋鎮。鎮瀕海，舶至多異國珍貨，吏習爲姦欺以漁取。公以身先之，一毫不少黷，❶海商便之。以外諸司賞典，轉奉議郎。又以八寶恩轉承議郎。

逾年，御史中丞石公公弼辟爲檢法官。已而石公以罪去，坐是二歲不遷。吳公執中復以儒學薦，召至政事堂，除大府寺丞。明年，遷司農寺丞。磨勘轉朝奉郎。上方搜訪人才，劉公以中書侍郎有異眷，薦士三人，以公爲稱首。賜對稱旨，擢司勳員外郎。車駕幸尚書省，轉朝散郎。遷光禄少卿。劉公既相，除宗正少卿。方將力薦，引以自助，劉公遽以病去，故弗克。時脩玉牒，❷公纂緝上臨御以來政事之大者十年爲一書上之，轉朝請郎。磨勘轉朝奉大夫。太常少卿缺員，有旨遴柬。丞相鄭公居中、余公深以公啓，擬命下之。數日，侍御史張樸進對論事畢，上忽謂樸曰：「朕用陸某奉常，識其人否？」樸對：「陸某老於儒學，有士望。」上深然之。

崇寧置議禮局，至是并歸禮寺。公於擬議參訂爲多。又脩《因革禮》一百卷。❸上覽嘉之，轉朝散大夫。磨勘轉朝請大夫，補外。❹乃以直徽猷閣知均州。關決庶務，無鉅細劇易，皆親之，吏斂手不敢爲非。先是人惰農，不知灌溉之利。公出郊爲之勸相，人始盡力。歲大稔，父老勒石道傍，爲耕者之勸。公之愛民，出於誠心。因旱禱龍祠，❺三日不雨，公對神自咎，曰：「守土

❶「黷」，沈暉本作「償」。
❷「時」，沈暉本作「寺」。
❸「一」，沈暉本作「二」。
❹「補」上，沈暉本有「求」字。
❺「因」上，沈暉本有「嘗」字。

之不職，宜菑其身，民何辜？將不粒食矣。」因泫然，左右爲感動。未旋車，大雨。鄰郡飛蝗，蔽地千里，過境弗下。父老候公出，迎拜，以手加額曰：「微公德化所感，民其餓殍矣！」襄、鄧大饑，仰粟于我郡，人請閉糴。公曰：「今天下一家，❶非秦、晉比，奚此疆彼界之異？晉之不義，《春秋》猶譏焉，吾不忍爲也。」於是轉輸相屬于道，饑民賴之以濟，其爲德厚矣。

三舍之法罷，士不知所歸。公至，聚生徒，擇屬吏之有學行者爲之師，講肄課試，悉視成均。郡人争遣子弟，獻腴田以資其費，唯恐後，士風復振。於暇日又時往臨之，❷申之以孝弟之義。郡大治，士民詠歌之，爲《均陽樂》十篇，以頌其德。

未幾，受代到闕，除知泉州。未行得疾，終于京師，實宣和六年四月辛酉也，享年六十有五。

娶黄氏，有賢行，配公無違德。子男五人：曰震，承議郎，大學博士，以學行知名於時；曰涣，宣教郎，開封府刑曹掾；曰鼎，以疾廢不仕；曰巽、曰需，皆將仕郎。諸子俱好學有立。女適從政郎汀州司儀曹事薛鋭。孫男六人，女二人。

公少孤，事母以孝聞。其爲人敦厚篤實，一言之出，終身可復。遇人以禮，無貴賤賢愚之間。平居恂恂，似不能言者，徐而叩之，亹亹無倦。其文純深，析理論事，足見其志。其爲詩，平淡清遠，有晉人之風，雖應用辭章，咸有典則。踐更省事，殆十年，同進者衮衮登禁從，公回翔不出故列，

❶「今」，原作「人」，據沈暉本改。
❷「於」上，沈暉本有「公」字。

無滯淹之歎。嘗謂人曰：「吾學古入官，期以報國利民，顧天下事非輔相大臣不得行，非諫官御史不得言，非侍從之臣不得與國論。今久處朝行，無一毫補，殆非素志。吾老矣，得一郡爲朝廷布宣德意，牧養小民，其可也。」遂抗章力請。既得郡，治有成績如其言。士論韙之。

公在均陽，歲薦豐，築亭臨漢上。時從僚吏往游焉，與民同樂。又賦詩以廣其意，郡人悉播之樂章。至是聞公之亡，登是亭者皆爲之感涕。

諸孤將以七年十二月辛酉葬公于懷安縣之馬鞍山，以毘陵守何公兖之狀來請銘。余未暇作也。葬有期，又不遠千里走僕致書速余銘。昔余在熙寧中，與其兄忱相友善。是時公尚少，頡頏諸兄間，眉宇秀發，意其必爲令器。以詩見貽，有成人風度，已而學益進，行益脩，挺然爲時聞人，則余之知公，蓋在諸公之先也。雖位不稱德，而見於事業者，亦足以垂世傳後矣。乃爲之銘曰：

昔公兄弟，聯車至止。公方妙齡，鸞鵠停峙。問學日滋，浸以文鳴。旋登于朝，爲時名卿。出藩于外，蔚有成績。飛蝗不下，神監其德。邦人之思，形於詠歌。勒銘幽宮，百世不磨。

曹子華墓誌銘

君諱璪，字子華。其先金陵人，避李氏之亂，徙居江陰，故今爲江陰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故贈朝議大夫；母朱氏，贈恭人。

曹氏自高祖以來無顯者，至君之世父

確，始以文行知名於時。熙寧更新學校，遴柬天下名儒，訓迪多士，公時在選中，擢爲國子直講。學者翕然師尊之，曹氏遂有聞於世。君之昆弟，幼從直講公爲學，得其緒言，紬繹不懈，故皆屹然有立。

初朝議公場屋不偶，退屏世累，從桑門之徒游。比其亡也，清窶滋甚。君亦以累舉不售，相其兄力治生，不計有無，資其弟以學。其後家日益富，而弟璉卒以名進士登科，通金閨籍，君與有力也。其爲子而孝於親，爲弟而恭其兄，爲兄而友其弟，篤於愛欽，中外無間言。

性夷易，不爲畦畛。與人言，洞見心膂。故人有過，雖面折之，而人亦莫之憾也。遇人不以貴賤貧富爲厚薄，一於誠而已。晚益閑放，以詩酒自娱，杜門索居，終日兀如也。

靖康元年四月癸亥，以疾終于家，享年五十。

娶趙氏，有賢行，配君無違德。子男一人，曰嶠，舉進士。女一人，適登仕郎慕容邦弼。有孫一人，未名。以是年某月壬辰葬于縣之順化鄉黄山之原。其孤娶余之女孫，以其叔朝請公之狀來請銘。乃爲之銘曰：

積善在躬，壽胡不多？天實爲之，命也奈何！瘞銘新阡，其永不磨。

向太中墓誌銘

向氏自微子封於宋，左師戌始見於《春秋》。秦、漢而下無顯者。至文簡公起布衣，相真宗，勳名載國史。繼以欽聖憲肅皇后配神宗，以盛德母儀天下，向氏遂爲

著姓。

公諱某，字某，文簡之曾孫，欽聖憲肅之從弟也。生而有異禀，自幼不戲弄。八歲而孤，哀毁如成人。及長，挺然有立，爲衆所欽憚。用憲肅恩，補右班殿直。調曹州定陶尉，監秦州酒。用薦者移伏羌城兵馬監押。又用薦者移通遠軍管界巡檢。特旨，差熙河路計置物貨局。陝西轉運使奏辟催促錢綱。四遷至西頭供奉官，遂以太子右司禦率府率致仕。以子封遷太子右衛率。又四遷爲右驍衛將軍。官制行，四遷爲武功大夫萊州團練使、榮州防禦使。换文資，兩遷至太中大夫，致仕。靖康元年六月七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六十有八。

公雖出於貴胄，而清約如寒儒，嗇於自奉，而親族之有匱急者則周之，不爲有無計。字兄之孤與己子，人不見其異也。中外輯睦無間言。諸子游仕四方，有以鮮衣獻者，輒藏之不服，曰：「昔吾父母未嘗有也。」於人無德不酬，而有負於己者未嘗形言色。嘗寓居棣州之七里鎮，清河水暴泛，居人危懼，公身率千餘人負土築隄爲捍蔽。隄成，水至不爲患。鎮人德之，至今不忘。定陶素多盜，公爲尉，威望隱然，盜潛伏出境，無敢犯者。涖事所至，有能稱。年未及奉身而歸，用不究其才，論者惜之。然居都城幾三十年，優游卒歲，視天下無一物足以攖其心者，其所得多矣。

祖諱某，故任國子博士，贈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祖母二李氏，皆累封太夫人。父諱某，故任西京左藏庫副使；母王氏，封太康縣君。娶夏侯氏，朝奉郎某之女，有賢行，配公無違德，累封令人。子男十二人：曰某，中奉大夫，權發遣京東路計度轉運副

使;某,武經郎,河間府路安撫司準備將領,爲國死事,贈武功郎;某,中奉大夫,河北、河東路宣撫司勾當公事;某,朝請郎,知虢州盧氏縣事;某,儒林郎,知太原府平晉縣事;某,通直郎,新中山府司録事;某,忠翊郎,監通天門;某,迪功郎,新渭川白馬縣丞;❶餘皆早世。女九人:長適宗室右班殿直令鍾;幼適文林郎吴并;餘皆先公卒。孫男二十七人,女十六人。某女長,適進士王叔夏,餘並幼。

諸孤將以是年七月某日葬公于豐臺村,狀公之行,請銘於余。余雖未及識公,而與其子游,習聞其風舊矣,乃爲之銘。銘曰:

公於軒裳,脱若蟬蜕。清約自將,其德靡悔。有子之賢,慶流必長。將大厥聲,公爲不亡。

孫龍圖墓誌銘

公諱諤,字正臣,邵武人也。崇寧中有旨改名,遂以字行。曾祖諱昌齡;祖諱文準,左宣德郎;父諱迪,太常博士,同提舉兩浙市易司,累贈通議大夫。

公幼敏慧,讀書數過輒成誦不忘。既冠,登進士第,授池州司法參軍。通議以公素謹厚,静默寡言笑,恐其不更事,而司法民命所屬,不可忽,故令就學律。明年試太法,中第一。是時舒王用事,中書置五房檢正,遴柬天下賢才以濟。公方筮仕,而以材名在選中,除監制敕庫。制敕庫用士人自公始。未幾,除吏房習學公事,同編脩《中

❶「川」,沈暉本作「州」。

書條例》。同列皆極一時之選。其後，列侍從、居要津者相屬也。習學，例一考即真。公未閱歲，丁通議憂去職。復除，會罷習學官，再監制敕庫，仍多攝五房職事。因議司農法，駮其不當者，大臣力主之，公猶反覆論不已，忤其意。又嘗叱堂吏，語有所侵。大臣聞而疾之，造爲訕上語以聞。賴神宗仁聖，察其無根，得不坐。會庫吏編進條目，漏常程劄子三道，公已自陳再進矣。大臣交詆之，出爲睦州司理參軍。

公兩爲宰屬，嘗與國論矣。蓋今尚書都司之任，侍臣之資也，一旦屈於偏州下吏，人意其不事事，而親吏牘，鈎獄情，委曲周盡，略不見遷謫容。爛盧酒户之僕，乘醉督逋，歐欠者至死，引其主爲之唱。主誣服，邑上其獄爲重辟。首公閱牘，得其情，曰：「歐之日，主適外未還，安得有唱？」即日釋之。青溪民有訴匿鑼者，詞已伏，而容色若有冤者。詰之，則曰：「託者飲我，出書，云已使人置鑼於舟底。酒酣，醉歸卧舟中。比及城登岸，猶未醒。其家執書以索，而舟已出矣。❶僦舟非有素，莫識爲誰。」公爲緩其獄，物色之，求僦舟者甚急。而舟人負鑼來告，且曰：❷「我聞孫檢正治獄不可欺，故以自歸也。」睦人至畫像祠之。

元豐五年，復召爲重脩編敕所删定官。書成論賞，就循一資，充詳定省曹寺監條貫删定官。三年，改宣議郎。元祐四年，監在京都進奏院。六年，遷左宣德郎，除太學博士。以大父母春秋高，乞就吏部，調通判建昌軍。將行，除太常博士，乃謁告歸省，而

❶「出」，沈暉本作「去」。
❷「且曰」，原誤倒，據沈暉本乙正。

後就職。王文公賜謚有定，一博士有欲爲其文，❶極言推尊，自結於用事者。公當筆，輒推其次，蓋事有近於追逐時好以取世資，終不屑爲也。

紹聖元年，遷秘書省正字。二年，權發遣梓州路轉運判官。八路差遣，例多狃襲拘礙，注擬不行。熙寧、元豐間，許在任官前期一年射闕，每一官闕，則徧問屬郡應入之人。其後，前期射闕之法廢，須罷任，以到銓爲先後之次，則人人身在銓所矣。而徧問之法猶存，往復待報有彌年者。公私病之。公建明季闕牓十日，非次及過滿，見闕五日限滿，如吏部法定差。朝廷善之，仍頒其法七路行焉。先是瀘南羅始党八姓生夷，自元豐中收服，團結爲義軍三千一營。歲月浸久，其數著籍者皆名存而實不足，驟覈之，必至於變故生事。公爲建言：「朝廷初以羅始党八姓依七姓十九姓熟夷團結者，止欲羈縻遠蕃，漸令習漢化耳。今夷情已安，則八姓前闕義軍之數可置勿問。今而後遇有闕，因犒設夷首，使轉相譯問，以本族願補者充。」從之，至今爲便。

三年，遷承議郎。四年，移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成都爲蜀劇郡，公裁處暇裕，而事細大畢集，相度開興助正鹽井，建明差選職令條制，人情愜當，所奏皆可。至於增置武寧諸軍，般買眉戎歲米，皆長久之利也。召爲尚書刑部員外郎，辭不拜。改吏部員外郎，復懇辭。前後章六七，不允。既就職，賜對從容，請儒臣討論官制而補完之，以成一代之典，追配《周官》。有旨：條具以聞。會言者擿公元祐辨訴，論罷職。出知南劍

❶「一」，沈暉本作「二」。

州。未赴，遇上皇登極，恩遷朝奉郎，賜緋魚袋，召爲司勳員外郎。遷朝散郎，除右司員外郎。

靖國初，差點檢皇太后園陵文字。還朝，除秘書少監、國子祭酒。崇寧改元，兼權秘書監。中外期公朝夕且進用，而抗章力請補外。除直龍圖閣，權發遣江、淮、荆、浙等路制置發運副使。

初蔡太師京一見公，奇之，爲户部尚書，薦以自代。及與政，欲以公爲刑部侍郎，辭免曰：「某昔嘗免刑部郎，今爲侍郎，非所安。」曰：「以爲他曹何如？」又辭曰：「異時聞從官闕，大臣有以某名進者，上未以爲然。公秉政，宜慎所引，毋以不肖累君也。」太師意未已。會有傳公趣與新政異者，遂罷發運，知潤州。未幾，得管勾杭州洞霄宫。公曰：「吾志也。」

大觀元年，遷朝請郎。二年，以八寶恩遷朝奉大夫，洞霄再任。恩復請差提舉舒州靈仙觀。一日，盥櫛更衣，謂家人曰：「生死去來無足深悲，惟念佛不忘，是真吾眷屬。」言訖而瞑，實三年己丑七月二十一日也，享年五十有九。是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葬于楊州江都縣善應鄉顔村青龍岡之原，❶從治命也。

母黄氏，再適游氏，封同安縣太君。公欲便親闈，故卜居高郵，盡斥先世資産與諸弟，而俸餘稍稍買田築室爲伏臘計。多病早衰，常欲謝事，自屏物外，恐傷慈懷，故不果。

公天資夷曠，貌如其心，平居恂恂似不

❶「江都」，原無，據沈暉本補。

能言。❶一旦，坐官府，胥吏紛紛持牒互進，公各使盡其意，徐以片言折之。群吏帖耳結舌不敢出息，退而相語曰：「公神明也，不可欺。」樂善急義，重然諾。薦士每先寒素，不可干以私。識慮精敏，多人意所未到。閑居七年，未嘗以一字至公門，兀兀自守，泊如也。妙洞心法，於佛書無所不觀，手録要義，皆成誦。其屏聲色，黜滋味，蓋篤信而然，非彊絶之也。常有疾，得異方，須鸜鴒。❷公素不殺，而厲物以衛生，不忍爲也，故藥久不就。忽有鷙禽擊死者墮庭中，❸公得而餌之，疾隨愈。此殆神相，非人力可致也。

公於刑書，中悉詳盡，世之名知法者，皆歎莫及。而朝廷欲以刑官處之，弗居也。於陰陽、星曆之學皆精到，而未嘗一言及之。異時嘗苦《天官曆》火、木二星及蝕時刻多不合，與姚舜輔所撰曆互有踈密，委官考詳，前後有異，秘書不能决。有旨，命公校之，其説遂定。九宫貴神壇位失次，悉釐正之。皆因事而見。蓋公以儒學自將，該洽有文，而以法家術數名世，非其志也。有《奏議》、《解經》、《雜著》、《文集》四十卷，藏於家。

前娶劉氏，追封真定縣君。今夫人劉氏，贈太中大夫處約之女，孝謹冲淡，克配君子，封靖安縣君。男二人：長曰鉅，假將仕郎，蚤卒；次曰鎮，脩職郎，今爲池州司兵曹事。女一人，適文林郎洪州司兵曹事游撝。

❶「言」下，沈暉本有「者」字。
❷「鸜」，原作「鸚」，據沈暉本改。
❸「擊」，沈暉本作「上」；「者」，沈暉本作「之」。

靖國郊祀，當任子，引舊比薦其弟諴，有司持元豐法，不報。後六年，宗祀卒以諴爲請，今爲奉議郎，知廬州慎縣事。❶ 公既没十有三年，其弟諴始以游公狀來請銘。乃爲之銘曰：

一德不回，踐更三世。不附于時，其節靡悔。不殺之戒，誠通于幽。有隕其庭，疾已隨瘳。刑名星曆，詳盡精到。法家者流，非志所好。公之神明，其德可欽。百世不朽，勒歌于珉。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四終

❶「廬」，原作「盧」，據文意改。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五

誌銘六

章端叔墓誌銘

公諱某，字端叔，姓章氏。八世祖及，爲康州刺史，自南康徙居建州之浦城。其孫仔鈞仕王氏，官至太傅，仔釗爲泉州團練副使，兄弟俱有功於閩，故號仔釗爲小太傅。仔鈞之後居西村，仔釗之後居珠林，自是分爲二族。宋興幾二百年，西族世有顯人，珠林久不振。至景德中，公之大王父始以進士中甲科，而位秘書丞。公於熙寧三年繼登科第，❶而後珠林之族浸顯矣。

公資穎悟，方幼學，已能屬文。年十四，即辭親求師友，薄游江、淮間殆十年，能自力，卒以名聞於時。初調撫州臨川尉，盜有劫行商殺人者。吏以支辭蔓其獄，連逮者以十數，累日情不得。公呼囚，令環坐，以事驗之。俄引三人出，曰：「汝實爲盜。」餘悉縱之使去。三人者，卒伏其辜無異辭。其遇事巧發奇中類如此，人莫能測也。

就移壽州壽春令。大臣有以公《孟子義》進者，詔付秘書省。除應天府國子監教授。用舉者改著作佐郎。官制行，换宣德郎，知越州山陰縣事。山陰號繁劇，訟牒日紛至，公處之裕如也。巨猾陸璋輩竄易户名以避征役。公閱籍，具得其姦狀，坐流配

❶「第」，原無，據沈暉本補。

者數人。老姦宿贓屏跡聽命，無敢復爲欺者，邑大治。境內有海塘，瀦水溉民田，歲久堙塞不治，爲旱患，公鳩徒濬之。仍爲經畫爲久計，民至今賴焉。秩滿，轉奉議郎，監左藏北庫。

哲宗即位，轉承議郎，通判宿州。先是南京押綱侍禁史士宗侵耗官米數百石，反訟倉官交納不公，獄久不決，朝廷以委公，至即片言折之。士宗雖坐流竄，而自以爲不冤。

又兩遷爲朝散郎。繼丁親憂，去喪，久之，除太府寺丞，轉朝請郎。召對稱旨，除府界提舉常平等事。鄢陵舊有雙泊河數溢爲民害，二縣以開濬爲請。公爲親行堤上，得舊河經始之意，本欲殺惠民河水流而歸之蔡河，稍加開濬，則惠民之注流益悍，而蔡河不足以吞納，則爲害滋甚，不若增濬河外故道，雙泊雖溢，可恃以無患。是歲，河朔飢民流而入畿甸者不可以數計。公召而廩給之，因以用其力，故堤成民不告病，而飢者得以全活。公私之利，蓋兩得之也。

上皇即位，轉朝奉大夫。未幾，除知虔州，爲江西劇郡，俗健訟。公下車，痛治妄訴者一人。迄公去，無或干政犯令者。是時，承平日久，屢豐年，天下諱言灾傷，無以民病告者。公還朝，首言淮甸歲凶，宜加振恤。大臣初雖不悦，而公誠意懇惻，故卒從之。翌日，遣使大發倉廩，而民賴以濟，公之力也。

崇寧初，黨論復興，義士膠口，無敢竊議者。公除郎官，得旨陛對。❶抗言：「元祐臣僚削秩投荒，皆緣國事。陛下即位，稍

❶「陛」，原作「陞」，據四庫本改。

令内徙，道路交慶。今復刻名著籍，禁錮其子孫，恐非陛下本意。臣竊惑焉。」上雖優容之，然亦由是與時論不合矣。會宰相曾公布得罪，言者因以微文詆公，從坐降一官，罷。尋知泰州，遂掛冠退居吴門。未幾，上記其姓名，特旨落致仕，復知泰州。之官數月，即乞宫祠，得提舉舒州靈仙觀。崇寧五年六月八日，以疾終于平江府之私第，享年六十二歲。以其年十二月十六日，葬于吴縣長山鄉仕墟村道士塢之原。❶

公莊重簡默，而接人以和氣。行己莅官，一本於誠，不表襮以自售。其論天下事，不苟不隨，期於當理而已。方元符末議役法，請循元豐爲便，或疑其朋附。及崇寧陛對，抗言黨錮非是，聞者駭汗，乃知公之用心，合天下至公，無彼時此時之間。公以是數忤權貴，竟以不遇。公仕於朝，兄弟請别籍，公盡以己所當得田業均之，且立券與之約，毋得輒典賣。而其後兄弟之子有破其産者，卒賴此以爲生。公之惇族爲之長慮蓋如此。

公平生無女妓珍奇之好，獨讀書萬卷，增校精至，手澤具在。有《文集》二十卷，《孟子解義》十四卷。

曾祖故任秘書丞，祖故不仕，父故任通直郎，贈朝奉大夫。

娶沈氏，起居舍人諱季長之女也，封宜人。公襟度簡遠，未嘗問生事，然奮羈旅起家，闔門千指，有宅以居，有田㠯食，夫人之力也。其經理家事，無巨細，皆有節法。豐而不侈，儉而不陋。正睦中外，雍如也。自政和以來，四方無虞，仕進者以攀附爲榮，

❶「村」，原脱，據沈暐本補。

而夫人每戒其子曰：「宜安素分，遠權門，盜賊且起，無遠官以貽吾憂。」諸子仕者謹奉其戒，卒無患。聞者服其遠識。建炎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四。以是年十月二十二日，祔葬于公之兆。子男八人：長愿，宣教郎，知杭州臨安縣事；次師中，早世；次懿，❶迪功郎，池州士曹掾；次愈，❷迪功郎，福州士曹掾；次惠，次憲，次懋，次悊，皆業儒，未仕。女四人：長適宣教郎知舒州宿松縣事孫寔，次適朝散郎直祕閣廣東路提舉常平等事王舜舉，次適奉議郎秀州司録事邵勳，❸次適奉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宫吕弸中。孫男女二十二人。

建炎之初，其子憲不遠數舍詣毘陵踵吾門而告曰：「先君之亡二十有餘年矣，而無幽堂之銘。其盛德中行，恐遂泯没無傳焉，敢以是請。」久之，余未暇作也。又遭母夫人之喪，復以書抵余而請之益至。余雖不及見公，而公之子憲、悊從余游，義不得辭也。乃爲銘，使歸而揭諸墓上。銘曰：

奮身羈窮，砥節不移。遵義而行，不苟不隨。黨籍之興，公獨有言。爲人不能，展也直賢。銘以昭之，庶永其傳。

忠毅向公墓誌銘

某年月日，虜騎襲陳。余時在行朝得報，謂同列曰：「陳守向公必死矣！」爲之廢寢食者累日。未幾訃至。人或問曰：

---

❶「懿」，沈暉本作「懃」。
❷「愈」，沈暉本作「兪」。
❸「次適奉議郎秀州司録事邵勳」，原無，據沈暉本補。

「方今雄藩巨鎮，擁重兵棄城而遁者踵交於道，陳無高城深池以爲阻固，❶以千百惰羸之卒當狂虜屢勝之兵，雖庸人知其不敵矣。避其鋒而去，宜無不可者，何自而知其必死也？」余曰：「公之忠精貫白日，❷非死生禍福能易其操者，其素行然也。余以是知之。」聞者莫不欽嘆。

其孤將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所某原，以通判潼川府朱震之狀來請銘。❸余告之曰：「公之仗節死義，有諫臣之章，議行易名，有太常之誄，❹褒贈之典，布在天下，其勳烈不待余言而傳也。然公自筮仕以來，所至皆有風績可書，世人或未知之也，亦不可湮没而無傳。」乃叙而銘之。

公諱子韶，字和卿，故相文簡公之曾孫，欽聖憲肅皇太后之再從姪也。世爲開封人。曾祖諱某，故任國子博士，贈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曾祖妣李氏，封太夫人。祖諱某，故任西京左藏庫副使；祖妣王氏，封太原縣君。考諱某，故任太中大夫，致仕，贈通奉大夫；妣夏侯氏，封碩人。

公生而有異禀，不妄嬉戲，莊重如成人。比志學，即游賢關，清約如寒士，人不知其爲相門后族之子姪也。其强學自勵，至焚膏繼晷不少懈。同舍相與語曰：「君子之於學也，息焉而後能安其學，❺君何自苦如是？」公愀然對曰：「家門衰替，敢不彊勉而自惰乎？」如永嘉劉安節輩皆伊川先生之門人，有識致，訝其語，因問之曰：

❶「陳」上，沈暉本有「惟」字。
❷「精」，原無，據李熙本、沈暉本補。
❸「川」，原作「州」，據沈暉本改。
❹「誄」，原作「誄」，據李熙本、沈暉本改。
❺「安」，沈暉本作「勤」。

「公家富貴聞天下，二郡王日奉朝請，❶仕于中外以材望顯者甚衆，何謂家門衰替也？」公曰：「先丞相事業寂寥久矣。」安節壯其言，引爲忘年交。元符二年，與國學薦，欽聖聞之喜甚，補假承奉郎。三年，擢進士第，唱名集英殿，欽聖登紫雲樓，密令宦者引公至樓下視之。翌日賜賚有加。注保州司法參軍。有旨，改承事郎。皆特恩也。差監在京炭場，會有族人除太府卿，以親嫌罷。改授簽書荆南府節度判官廳公事。

是時公方冠，初未更事，而練達政體如素官者。知荆南馬城器其才，❷府事多賴之。城去，董必代。公嘗具袍笏，而必以短帽束帶見之。必爲人簡嚴，屬吏無敢忤其意者，公移書責之不少屈。

秩滿，知蘇州吴江縣。蘇人私鑄黄錢，流布一路，諸邑聽民自便，郡守是之。公獨以爲不可，爲書極言其害，❸下令禁切之，一縣無敢犯者。中司論其事，詔置獄，繩故縱之吏。諸邑皆曰：「太守之命也，吴江令嘗力争，以爲不可，書具在。」公聞制使來，自謂理須被逮，即具舟束裝以俟。吏及門，即行。初太守意公以抗論不從爲功，❹比公至，卒無一言及太守者。守甚德之，而後信其爲仁人君子也。獄成，自太守而下皆貶秩，公獨賞一官。其後太守孫公傑召諸邑會議，欲一大保置一鼓樓，保丁五人，以備巡警，盜發則鳴鼓以相聞。公曰：「一大保二十五家而已。如吴江外鎮，有合境不過

❶「二」，沈暉本作「三」。

❷「城」，《宋史·蔡京傳》作「瑊」，《續資治通鑑長編》作「瑊」。

❸「爲」，李熙本作「騰」。

❹「以」上，李熙本、沈暉本有「必」字。

五里者，無慮數百家。若二十五家置一樓，則不可勝計矣。又以數十人持梃更巡，則其間不無彊悍不逞者遞相侵陵，則鬭争自兹始矣，不可爲也。」郡守意欲必行之，不從。公持之益堅，逾月不能決。同列厭苦之，謂公曰：「不若禀令而歸，到縣則措置在我矣。」公曰：「不可。禀令歸而不行，則有司得以慢令罪我矣。」久之，卒如公議。

大觀二年，除開封府右曹參軍。明年，轉朝散大夫。李彪欲言蔡京擅權誤國，書草具，未上，有告其事者。丞相何公取旨，下彪開封獄。有司謂彪謗訕大臣，欲置之重典。公方初來，力争之，❶李孝壽尹開封，依違不斷。丞相張公用公議，薄彪罪。已而京復相。御史論彪獄不當，乃流彪海島。李孝壽已死，追所贈五官，更追三官。公時已去職，監在京進奏院，追三官，停任。

四年，叙朝散郎，監保州鹽酒税。五年，以建儲赦，復朝散大夫，提點信州太霞宫。未幾，除知虢州，不就。六年，差主管西京外宗室財用。外宗室之法：❷未出仕者計口給食。至是，有養子以增數者。公與同官高大中論曰：「財用不足，患之細也。蓄養他人子，則本支亂矣。」公乃建議，爲之措畫，以去其弊。宗室財用，以黄河退灘地，淮、浙圍田及常平贍學所不取者充。案牘隔遠，吏緣爲姦，隱漏不可勝計。公手自翻閲，盡得其情，量入爲出，無匱乏之患。判外宗正趙仕暕常患不及，❸公笑而不答。它日，出其大數，沛然有餘，士暕服其明焉。

❶「方初來力」，沈暉本作「以未上」。

❷「法」，李熙本作「諸」，則當與下連讀。

❸「仕」，沈暉本作「士」，與下文合。「及」，沈暉本作「給」。

七年，移管南京外宗室財用。俄復還舊任。

宣和元年，除知虔州。又除知建昌軍。未赴，除夔州路轉運判官。❶朝廷議罷新開邊郡，公條陳利害，請罷溱、播、思、珍四州，反其縣。❷同官謂珍不可廢，公争之不能得，乃罷三州。而珍州至今以爲不便。

久之，瀘南帥劉亞夫復用夷冉萬要議，❸請開溪州路，南通辰、沅，西抵瀘、戎，置一州二縣。詔發潼川府及夔州兩路兵輸錢糧，辟官屬瀘南，遣南騎兵至涪州責錢絹甚急。❹公率同官王蕃論奏其事。蕃意難之，公曰：「若有疑，某自具奏。」蕃乃同上疏曰：「頃年龐寅孫守夔，創開邊隙。是時欲建溪州，冉萬要曰，險阻深僻，不可爲郡縣。今萬要與冉蠻老以仇怨相攻，乃更建議開路。且路之所經者十有一族，而七族被誘，四族不出。四族者蠻老在其中，又有蠻由册一族，❺以人爲糧。彼萬要意在報仇，假官軍以殺蠻老耳。且自昔夷人納土請置州郡，必先通路創屋以俟王人，官司遣人相視，然後調兵儲糧，經理其地。今請吏者未集，山谿未通，遽遣王師深入不測，是委肉於餓虎之蹊也。事大不便。」奏方上而大役已興矣，郡邑騷動，蕭然煩費，人心震恐，識者危之。公又爲書上二府，申御史臺，極陳開邊儌置州縣以蠻夷弊中國之害，争論甚力。俄得可報，亞夫削官，其役遂罷。

夔路廉訪使者曹東請築瞿唐關，乃唐

❶「官」，原作「管」，據沈暉本改。
❷「反」，李熙本、沈暉本作「及」。
❸「要」，沈暉本作「耍」。下「萬要」字倣此。
❹「遣南」，沈暉本無此二字。
❺「册」，沈暉本作「丹」。

夔州故基也。山嶺越溪谷，樓櫓城壁，費甚廣，請置兵三千屯守。公申尚書省曰：「世亂則守險，世治則去險而居平陸。守險者所以固强圉，居平陸者所以杜覬覦。故前代割據夔州，附瞿唐關。本朝削平僭亂，丁謂、薛顏乃移夔居魚腹以就平土。今無故勞民費財而起戰争，又屯兵于外，太阿倒持。若一夫閉關奮臂則夔州無兵可抗，非久長之利。」東怒，欲以他事中公，竟不能。而瞿唐關止因其舊而增葺之，卒如公議。

六年，使還，入對延和殿，首薦寒士。上皇頷之，曰：「進賢受上賞。」當路阻格之，不報。除知蔡州。下車去貪暴，屏巨猾，寬逋負，舉下吏可任以事者，然後興學校，延見儒士。有縣令狃舊例，獻遺利以入公帑。公判其狀，付州學養士。前守計份議開小河，❶泄積水，功大不能就。公論其非於部使者，曰：「小河淺狹，不足容諸水之入，徒費財力，有害而無利。」乃罷其役。八年，主管亳州明道宫。除知徐州。

靖康元年，近臣薦公材堪出使，除京東轉運副使。户部尚書聶昌以國用不足，諷諸路進羡餘。知密州郭奉世與昌有舊，進萬緡。昌薦諸朝，請賞之以勸天下。公劾奉世曰：「一路財用，有餘不足相補。設使密有餘財，當具數聞部使者，通融計會，資兵吏之費，安可不恤大計，不顧他州，進通用之財，徼非道之寵？不罰奉世，無以懲姦。而主計近臣，首開聚斂之端，浸不可長。」士論韙之。於是有旨，下京東治其事。會昌入副西樞，故事不竟，奉世罰金而已。山東久苦李彦暴虐，朝廷初罷梁山濼税、燕

❶「計」，沈暉本作「許」。

山夫錢，黜興利之臣，民凋瘵未復，❶盜賊相扇野聚。❷公條具民間利病十餘事上之。

丁通奉憂，解官，與諸弟居淮寧府。會蔡州缺守，州人邀使者馬首，願得公三年。使者上其事，而蔡已除新守矣。乃起復，就除知淮寧府。公三拜章，乞終喪，不許。公視事六月，虜兵至陳，公率諸弟城守，勵戰士，開諭百姓曰：「汝等墳墓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當以死守之！」虜晝夜攻城，公親擐甲胄，冒矢石，遣其弟子率赴東京留守司乞援兵，未至，虜益其衆。城陷，公猶率衆巷戰，力屈被執。虜坐城欲降之，酌酒於前，左右按令屈膝，公植立不動，❸戟手罵之，❹遂見害。時年五十，實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也。有陳掞默記其處。

公弟中奉大夫新知唐州事子褒，朝請郎子袞，迪功郎子某，皆見害。家已破散，掞入其府，取公誥敕藏之。季子鴻六歲，乳母抱去，遇虜，奪其母棄兒井中。有出之者，虜又擊之，一夕復活。他日過，復抱藏民家。後公子沈奔喪，乃得公遺骸并誥敕及鴻以歸。後二年，子率守儀真，遣人至淮寧訪尋，得公季女於民家，時年十一。

娶夏侯氏，封令人，先公八年卒。男十人，女五人。讓，將仕郎；混、汋及三女早亡。護，將仕郎；溥，通仕郎。菈、溥、瀚及洛、汝爲虜騎所掠，❺未知所在。沈，登仕郎；鴻，以褒典補將仕郎。孫女一人。

諫官上疏曰：「臣伏聞去冬夷人入寇，

❶「民」下，沈暉本有「猶」字。
❷「野」，沈暉本作「屯」。
❸「立」，原作「力」，據四庫本改。
❹「戟」，原無，據四庫本補。
❺「菈」，沈暉本作「涖」。

議大夫。久之，有言用兵以來仗節死義者甚少，朝廷所以風勵之有未至也。望明詔禮官，凡臨難不屈、死節昭著者，特賜之謚，使得垂名不朽，亦風勵節義之一端也。太常以公名聞。有旨：賜謚忠毅。聞者聳然以爲效忠義之勸。

公爲人端慤夷易，不事表暴。一言之出，洞見心膂。通奉公篤於惇族，公承其志，率諸弟分俸以均給本房之未仕及待闕者。遠方珍異，必以時至。通奉有疾，衣不解帶。與人交，主於忠信，不爲浮文末禮，以投衆人耳目。書尺不過一幅，語嚴而意盡。所至必與君子長者游。❷暇則觀書，門

❶「向」，李熙本、沈暉本作「況」。

❷「游」上，原有「之」字，據李熙本、沈暉本删。

無雜賓。與人議論匪一，❶然必反復曲折，歸於至當。發爲辭章，典雅温厚，有唐詞人之風。自始仕，由幕職至縣令，退爲筦庫，進而處刺史二千石，一以誠意爲主，不以色辭假人，故居官可紀，去必見思。至其蹈大難，臨大節而不可奪，非苟然者，蓋其胸中素定也。高才遠識，未究其用，而遽至此！嗚呼命矣夫！銘曰：

虜人侵彊，横流稽天。取義舍生，維公則然。秉節不渝，幾至覆宗。昊天不聞，罹此鞠凶。季子之幼，亡而復存。神實相之，將大其門。褒贈之榮，永光窀穸。忠毅之名，千古無斁。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五終

❶「匪一」，沈暉本作「衎衎」，則當屬下讀。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六

誌銘七

周憲之墓誌銘

公諱某，字憲之，姓周氏。其先本周苗裔。平王東遷，次子烈封汝墳。秦滅周，以汝墳爲郡，子孫因家焉。至十八世孫仁爲漢太中大夫，徙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自漢歷唐，世有顯人。其後緜遠族衆，散適他郡，有居處之遂昌者。公之遠祖避唐亂，自遂昌徙之浦城，❶故今爲浦城人。

王審知據閩，其三世孫璡仕王氏爲銀青光禄大夫，即公之七世祖也。生彦卿，爲王氏先鋒將。彦卿生文之，當閩滅入南唐，官至殿中丞。文之生隆。隆生衡，即公之曾祖也，娶黄氏、楊氏。生某，即公之祖也，累舉進士，以文學教授鄉里。祖妣李氏，用猶子禮部侍郎常陳乞推封所生，特封昌元縣太君。自高祖而下，雖隱德不仕，而皆以儒學行義稱于鄉邦。父諱某，仕至宣德郎，知廣德軍廣德縣事，卒于官，以公貴，累贈通議大夫。前母李氏，繼母郭氏，俱贈碩人。通議公以進士起家，事親以孝聞，屢爲縣令，公正豈弟，多陰德，有識之士知其慶必在後也。

公生而相貌異常。通議公嘗撫之曰：「大吾門者，必此兒也。」自爲兒童，卓犖不

❶「之」上，沈暉本有「建」字。

群，長益明敏。年十四，作進士詞賦已有可觀。乘間，更習他文，不專爲科目計。年十七補太學生，預廣文薦。會改科用經術，後進競尚浮華綴緝，公獨不追時好，必以古文爲法。時張公廷堅爲博士，少許可。公贄書見之，張展讀大驚，曰：「子妙年之詞若此，❶古人不難到也！」公之叔父侍郎，一日覽公所著《唐贊論》，持以賀通議公曰：「此已遠過於某。」其爲名公所推重如此。

紹聖四年，登進士第，授將仕郎、越州諸暨縣尉。丁通議憂，哀毀骨立。通議公仕宦二十餘年，以廉潔稱，捐館之日，家惟四壁。公扶護歸平江，竭力襄大事，安貧守分，人無間言。

服除，授青州益都縣主簿。到官之初，外邑訴水災，州檄公檢視，通守者吝於稅，且少公，輒大言曰：「若多放一粒租稅，即當奏劾！」公正色言：「惟知盡公而已，奚卹其他？」既而躬行田疇，所傷禾稼果可驗。訴者不誣，公悉准法蠲放之。通守雖極怒，然無如公何也。

秩滿，用薦者陞從事郎，知婺州金華縣丞。丁母憂。服除，授泗州録事參軍。鄧帥李夔改辟公知淅川縣事。前政以軟懦去官，公事或經歲不決。公到，迎刃而解，舊事决遣無留。凡斷獄，片言得其情僞，人人心服，老胥猾吏屏息聽命，邑以大治。士民稱頌，以爲前後所無也。州以公帑不足，委五邑賣醋，實皆抑勒，所得息以十之二皦縣官。諸邑既争奉州，且利二分，至有月輸六七百緡者。公以縣陋民貧，度不能盡免，所輸才一二而已，以其所得二分均之僚佐，未

❶「之」，沈暉本作「文」。

嘗受一錢。京西漕專領修洛陽大内，坑冶使者創行鑄新鐵錢，科兩路市彩色鐵炭之屬，民不堪命。州下諸邑均出所科。公言邑有大小，難以一概。力争之鄧帥許公光凝之前，引《春秋》平丘之會，子産争承，以謂「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由是，更以諸縣户口物力差次之，淅川遂減過半。許公先以文學易公，至是益加欽嘆，以爲有古循吏風也。

初公在任才一考，士民競於諸司投牒，願留再任，而諸司應照列薦守令，仍以公爲首。❶及公得代而歸，百姓攀戀號泣，遮道絶梁，累日不得行。乃相率畫公像於浮圖舍，歲時祠之焉。用薦者改宣教郎，授亳州司儀曹事。磨勘轉奉議郎。

政和七年，許公召還，薦公于朝，除武學博士。幾歲，擢監察御史。宣和二年，有上封事告淮南連歲荒旱，飢民相食，常平使者顧彦成坐視不救。上大怒，詔公察訪，亟行賑濟。公登對陳八事：一乞依法放免租税；二乞諸司錢斛並許支用；三乞州縣倚閣催民間積欠；四乞常平司錢斛已樁發未行者，並截留；五豪户有願出粟濟飢民者，許保奏推賞；六所在官山林塘泊暫弛其禁，❷聽飢民採食；七鄰路般販米斛入本路者，免收沿路力勝，庶得商旅輻輳；又小民有無業可歸願充軍伍者，委漕司多方招刺，以消攘奪之患。上皇一一開允，仍命行訖。及奏疏降中書，執政頗難之，所陳八事，❸從其四而已。

❶「以公」，原作小字「公以」，據沈暉本改。
❷「泊」，原作「洎」，據沈暉本改。
❸「所陳」，原誤倒，據沈暉本改。

公行，人或謂公曰：「上慈仁，博施固無不可。然執政不肯盡用公疏，其意可見矣，況淮南監司郡守皆出權倖之門，凡財用，又多以供應御前爲名，[1]公其慎之！」公曰：「吾受命訪察，若趣時顧避，則兩路生靈實吾殺之也。借使獲罪，豈敢愛一御史而輕億萬之命哉？」即檄監司、州縣問百姓疾苦，悉推行所以賑濟者。

宿守吴壽寧聞公將至，令諸門毋納飢民，遂至城外彊屍縱横，悉差公吏穴地藏之，乃申以無飢民，無可抄録。真守蘇之悌夜遣兵杖逼飢民，載之江中洲上，悉皆致死。二守皆宦官腹心，專以進奉花石、珍禽爲務，旁連漕使孫點，雄視江、淮間，莫敢誰何，公並劾之。由是官吏風靡。兩路所養飢民流移僅三十萬，賑給闕食人一十七萬有奇，振糶借貸穀三十餘萬，勸誘人户出糶及借貸七十萬有奇，計其所全活不知其幾萬也。[2]前所劾二守既以罪去，造爲飛語以動朝廷，遂有旨促公疾速赴闕，更不賑濟。

公既忤宦官之意，使還請對，閤門百端沮抑，公即上章丐外補。除權知常州。會常州係高麗使經由郡，守臣例賜對，上因問淮南事，公從容陳之。聖心感悟，留不行。除尚書比部員外郎。遷右司員外郎，假太常少卿，接伴大遼賀正旦使。磨勘轉承議郎。時遼使耶律懷義、留嗣卿皆猾虜也。公一見，即開懷待之，然與之言，未嘗少假借。舊例：國信私覿，皆售僞濫物，以其價廉。吏請循例，公不許。其所酬酢物，不較

[1] 「以」，原脱，據沈暉本補。
[2] 「其」，沈暉本作「共」。

其直，物皆精好，虜甚悦服。及對，上喜見于色，褒賞再三，且諭公將來送伴，如有合理會事，可一一憑内侍奏來。公聞而遲疑，上即曰：「卿識鄧文誥否？」公徐奏云：「臣起自疎賤，於今内臣中無有半面之交者。」上嗟嘆良久。翌日，加賜茶、錦、宫花等，蓋特恩也。

使還，差殿試初考官。進士對策，間有言極切直者。有例欲指爲「謗訕」取旨，公云：「今盜起東南，正是國家開言路之時，豈可吾儕先加以此名？」遂改「謗訕」二字爲「涉異」奏之。已而降旨，皆取于前列。宰相王黼建應奉司，公知黼不可盡言，姑欲以利害警之，造黼問焉。黼云：「此以中官領供應者不一，凡物既不可考覈，而搔擾已倍多，故總以一司。」公曰：「相公念應奉無節，不嫌以論道之任，下領有司，意則美矣，第恐外庭既行之，北司仍復干預，則用度將愈無算，而搔擾又倍前日。是使中官得以爲辭，而相公獨受其弊也。」黼變色曰：「理或如此。然掌九式九貢，正《周官》冢宰之職。」由是不悦公。磨勘轉朝奉郎。

是冬，復假大常少卿，充賀大遼正旦國信使。虜人聞公名，頗畏服，待之禮有加焉。公還，覩河朔軍政不脩，將士驕慢，因使畢賜對，上疏論之，言：「兵可百世不用，不可一日弛備。兵當畜鋭以待敵，不當玩敵而自怠。」上極嘉納。以公奉使稱職，賜五品服，擢侍御史。磨勘轉朝散郎。

先是王黼採公察訪淮南之譽，俾爲都司，意欲援之從班。其後以公議論不附己，又難其應奉事，屢奏出公爲河朔漕使。惟天子察公忠直，故任以言責。時患法制委靡，士風奔競。公上章乞正紀綱，崇名節。

又奏國朝技術雜流，命官皆從本色，遷轉有正法，比來寅緣幸會，或有至正任橫行者，名器不重，莫此之甚，宜詔有司，一遵舊制。又奏都水監修立大河堤岸，置文武官，以催促功料爲名，凡一百二十餘員，類皆權貴親舊，受牒家居。即日降旨，悉罷之。徽猷閣直學士應安道自宫祠起知宣州。公言安道昨知平江府，日贓汙，罪惡暴著，不可爲民師帥。其命遂寢。公每對，語必欵盡。既退，上常目送之，累欲擢公諫議大夫，皆爲王黼所梗。

四年冬，金國遣泛使來，上以公前使遼稱職，欲俾館伴，復以爲言。黼云：「館伴見宰執議事，❶不可領諫職。」更除顯謨閣待制，充館伴副使，賜三品服。又差報聘，充國信使。

先是政和間，遣歸朝官趙良嗣由海道使金國，約共起兵夾攻大遼，許其歲賂銀絹，以燕、雲地來歸。至是金人已盡併契丹故地，又西破雲中，而宣撫使童貫、蔡攸出師纔至瀘溝，百萬之衆，望風奔潰。金人遂據燕城，志愈驕悍，須索無厭。上既怒貫、攸，且疑良嗣，故特命公。良嗣見公專使，懼察其姦，力請偕往。乃改差公充副使，仍賜金帶。公到虜營，見其酋長、諸貴人議事，虜恃彊背約，曰：「燕山一道，全用大金兵力取到。除却平、灤等三州，❷每歲自出租稅六百萬緡。若南宋於歲賂外，更增得此數，乃可商量。」公言：「本朝與貴國元約云何，今何故輒生此議？况重賦暴斂，乃契丹亡國之法，何足稽也！

❶「見」上，沈暉本有「合」字。
❷「州」，原作「洲」，據沈暉本改。

某受命而來，除許贈二十萬銀絹之外，一疋一兩不敢輒專。」虜大怒曰：「此事上回商量以定，❶使人乃如此！ 争不知待望歸也無？」公答曰：「某持節出疆，以死報國，分也。若失辭而歸，將何面目以見主上！」虜拂袖而起。遂遣介冑者數十，起坐隨公，凡十有三日。聲言拘留，實欲脇公，俾許所欲。公愈不爲之屈，談笑如常，時與同行圍棋爲樂。虜日遣親信數輩覘公，知其終不可奪，因改館，遣其酋領來見，公譏之曰：「貴國用兵以來，雖號百戰百勝，然今深入燕地，西有天祚，北有四軍，東有張覺，而本朝大兵又在其南，盍思早爲定計？ 今行人見留，大事未成。以某觀之，恐非萬全也！」虜無以應，但憑公再請于朝廷。

公回至雄州，童貫、蔡攸懼公見上，發其誕謾，堅留公，惟令馳驛具奏，取朝廷指揮而已。公因上疏，歷言金國驕悍貪詐前後背違元約之事，本朝初用謀臣言，輕與通使，實未爲得計，但累年聘問，理難一旦拒絶。今請求無厭，傲狠自大，釁端漸起，必不能久保歡好。且詔大臣，深講所以禦戎之策，仍敕邊將，訓兵積粟，先爲隄備，庶幾緩急不失支吾。於是大忤宰相王黼之意。既而承朝廷指揮，前議增二十萬銀絹，更不施行，今别以中國所出物計直百萬緡爲賂。報聘禮成，與其使楊璞、撒毋等同至。進徽猷閣直學士，復差館伴。撒毋好爲大言，一日出語尤不遜，曰：「若此事不了，於南宋不便也。」公正色曰：「使者勿謂本朝昨瀘溝小失利，遂有輕中原心。堂堂大國，若遇

❶「回」，沈暉本作「面」。

倉猝，忠臣義士不爲無人。」時同館伴盧益恐言太過，目公乃止。又與公論國書內何不便稱大金皇帝尊號，及將雲中別作一事目，欲俾公奏改之。公曰：「國書出自聖訓裁定，一字不可移易。」撒毋云：「如此則將去不得。」公答以本朝今遣使報聘，此自是本朝使副將去，何預爾事也？當公與虜爭，聲聞館外。上知之，屢降宸翰於王黼，言周某氣直，何不再令報聘？黼多端沮抑，遂差盧益充國信使。上以公充送伴。

公送虜使至燕山，當賜御筵。楊璞謂：「燕地是大金取得，將與貴朝，少間，謝恩當先北向，同謝大金皇帝，然後南向同拜南朝皇帝。」❶公答云：「兩朝共取燕地。貴國依元約以地來歸，❷却受了本朝歲餉。今地已屬本朝，御筵又是本朝所賜，豈有先北向拜之理？」璞云：「如此，則御筵也赴不得。」公責之曰：「聖上優禮使人，不遠二千里遣使錫宴，豈可因議事待不赴？如此行事，於義理上全無一分去得。」反覆折難十次，公知其冥頑莫回，但移文照會而已。自朝廷與金人結約之後，虜勢日彊，肆爲驕蹇。前此，漢使例皆莫敢與之校，獨公毅然不顧，語言未嘗小假借，非理之求，一切不從。虜知無以加之，往往辭窮而退。

使還，除尚書刑部。❸王黼既不喜公，又見雄州之疏明其失計，故當國信結局，同僚並轉三官，進職三等，而公止遷直學士而已。上素知公孤立無朋，每加任用。在刑

❶「謝恩當先北向，同謝大金皇帝，然後南向同拜南朝」二十字，原無，今據沈暉本補。

❷「來」，原作「未」，據沈暉本改。

❸「部」下，沈暉本有「侍郎」二字。

部供職纔九日，擢御史中丞，特封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

初對，上宣諭曰：「比來言官多擴摭瑣屑。卿，朕所選用，官爲中司，當存朝廷事體。」公見宣和間朝政極弊，邊隙已開，知國家久已失計，但欲善後而已。首章舉臯陶戒舜「屢省乃成」，大概謂有虞之時，治功至矣，而贊襄之臣，尚以是爲戒，蓋恃其成而不加省，則其成不能保，遂至貽患有不可勝言者。上皇悟其旨，因稱公雄州所上疏。公奏曰：「今無如之何，惟當脩政事以待之耳。」上深然之，諭公曰：「觀女貞所爲，不如契丹遠甚。前此趙良嗣只與朕言此虜有威有信，可以永遠爲援。賴爲差得卿去，不爾，朕無緣得知也。」

公因上疏論瀘溝致敗之由，皆童貫、蔡攸不能節制諸軍，而屬官李宗振、統制王禀其罪爲大。李宗振本曹州一胥吏也，致位承宣使，爲貫腹心，貨賂公行，由是賞罰不明，將士解體。王禀初無武略，惟善附會，瀘溝之役，其軍實先退。乞將二人重加竄責。章凡三上，方施行。童貫歸自河朔，姦妄盡露。上務欲保全之，俾以公師致仕。貫乃怙權不捨，復用太師，除豫國公，遍檄陝西、河東經略司告諭蕃官首領：「若所在官司搔擾，令申貫審復聞奏。」公上疏論云：「貫名爲致仕，乃預軍旅邊務。其害政侵官，莫此爲甚。乞令凡事不得干預。」上即以公疏劄示貫。

執政以簡貴自居，凡國忌行香，率多託疾不赴。公奏謂：「大臣如此，何以表率百僚？宜嚴立法繩之。」詳定敕令官舊以二員爲額，後乃增至七員。學士待制領在京宮觀者，至有三十餘員。公奏謂：「局事不

加多，而領官數倍前日，有職事侍從官纔二十九員，今不任事者其數乃過之，甚失所輕重，宜加裁定。」又疏：「國家馭軍之法，至爲嚴密。承平不試，卒惰而驕。比陽武縣卒憤坐倉價錢不如所欲，乃敢群擊縣丞楊慶諒。向使慶諒殞于非命，彼知罪大無所容，則其爲患甚矣。願詔爪牙之臣，講明軍法而振起之。往者雖不復加誅，而來者必可使無犯也。」上皆行之。

觀文殿大學士林攄掊克其使臣丘大成，令陪過錢萬二千餘緡，致家計破蕩，無力供應，則又追捕其家屬繫獄。公奏：「攄身爲國執政大臣，而乃貪汙害物如此，乞委鄰路監司盡公根治。」攄坐是降秩二等。

宦官李某之子雍，奏乞與某析居，某遂奏令雍認姓。公謂雍之悖德亂常，其罪固不容誅，而某爲近臣，聞其子妄有奏陳，不能頓首謝，乃敢肆爲忿戾，上瀆君父，故某亦降秩。

時權要親故官于外者，秩將滿，多經營再任，致使孤寒之士擬官至于三四有未霑寸禄者。公云：「公朝仕進之路，豈可使不均如此？宜一切杜絶之。」

新法茶鹽初行，凡獲私販，論賞甚重，而部使者又起請州縣推勘，盡公者許保明推賞，朝廷從其請。公言：「自古豈有決獄而立賞格者？此法若行，則希進之徒歆慕榮寵，馴致深刻，甚非所以示天下忠厚之意。」奏罷之。

楊、洪二州闕帥，朝廷起孟揆、應安道爲之。公疏言：「揆昨任吏部侍郎，與鄧之綱有私隙，至詐傳命令，諷張楶言之，坐此貶置。安道昨知平江府，政以賄成，公納貨賂，嘗爲臣僚論列。究觀二人，固非忠實靖

共廉良愷悌者，豈可驟當方面之重？」皆罷，領宮祠。

宦官李環之子純雅詐爲御書，寅緣敗露，詔開封府獄根治。公奏：「若天府研究純雅等罪狀明白，固當正典刑。然環爲之父，恬不覺察，奚可逃責？」鄜延帥薛嗣昌輒執奏所辟司録士曹，特免河北、京東漕司，輒差贓罪失官之人，俾權親民職事。昌樂等縣起免夫錢，違元降指揮，恣爲侵漁。湖北提點刑獄臧時中，在任姦贓狼籍。前知泗州汪希旦，以失奉行常平事抵罪，後乃擢爲常平使者。都水監丞賈鎮嘗爲孟昌齡小吏，後乃擢任主客員外郎。公悉論列之，如此類甚多。上方信用公，故言無不從。磨勘轉朝請郎，差殿試詳定官。除兼侍讀。

公正色立朝，其所彈繫，皆將相權倖，或其親密。雖宸眷益厚，而怨仇多矣，乃上疏乞出，降詔不允。繼因登對面請，上曰：「朕自用卿爲耳目之官，得聞所未聞，豈可輕去朝廷，非久當別有委任。」會上復起童貫宣撫三路，貫偃蹇顧避，出不遜語。上再三敦論，乃曰：「臣昔平燕之時，惟不能深取信于陛下，致使周某乘間攻臣。今若周某仍任言路，臣終不能成功。」上不得已罷公御史中丞，以本官提舉亳州明道宮。其制詞云：「至使功罪不白，是非無所辨。」謂公昔言貫不當也。蓋貫總戎一十餘年，前後臺諫未嘗敢一言及之，獨公上疏廷論，故貫之怨公深入骨髓，日夜與其黨百端爲計，苟可以害公者不遺餘力。適當再用，故要上以逐公焉。

遇赦，復右文殿修撰。貫聞之愈不平，必欲致公於死地，於是親疏誣公昔使虜時，與趙良嗣結爲死黨，及爲中司，無一言及

之。上雖深知公，然重違貫意，復落公職，降授宣教郎，黄州居住。公聞命，即日就道。凡在黄州三年，日以詩酒自適，無漂泊流寓之嘆。

淵聖宣皇帝登極，復朝請郎，覃恩轉朝奉大夫。

今上即位，首召還公。已而除吏部侍郎。諫官鄧肅以新進不知前朝事實，率爾論公，以謂嘗建伐燕之謀，❶乞誅殛以謝天下。賴上睿明，灼見本末，又知公嘗諫上皇飭邊備，故肅之章留不降。公至南京，賜對上疏，勸上以固結人心爲本。又言自古輕舉妄動，未有不貽悔者，當艱難之際，尤宜慎之。上深以爲然。因諭公曰：「卿宿德重望，當即輔朕，且宜頻對。」又宣取公雄州之疏。翌日，徧示大臣曰：「周某所言，甚有理也。」

大駕南幸，公扈從至揚州。時選人赴行在磨勘者，部吏以文字不圓備，百端沮難。公建明權宜措置，舉狀不到部者，❷依舊例用奏檢照牒，其投下文字，並當日上簿。若有諸般違礙在上簿日後者，並依放散舉主法。及今後監司郡守舉官，並此上印紙。自是孤寒改官，不復留滯，而亦無敢僞冒者。中外依五月一日赦，舉文武材略出倫幾數百員。而遷謫之人，刑部亦節次檢舉，朝廷例皆不行。公奏言：「感人心者，必示大信，豈可使德音既下，而實惠未周乎？宜詔大臣，亟以敕令從事。」擢刑部尚書，兼侍讀。遷吏部尚書。用覃恩轉朝散大夫。

❶「伐」，原作「代」，據四庫本改。
❷「舉」上，沈暉本有「應」字。

是時上初踐祚，鋭意講學，公首在經筵，獻納居多。凡至安危治亂之機，必旁搜遠紹，極其規諫。時胡寇稍息，而朝廷上下偷安朝夕。公請對，引孟子之言：「『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今不乘時爲無窮之計，將何以善其後？願陛下深詔二府大臣，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於今者宜何先，人才如何而可得，民力如何而可紓，國用如何而可足，將帥如何而可選，兵勢如何而可彊，盜賊如何而可殄，奔競如何而可息。深謀熟講，果斷而力行之，毋以細務妨日力，毋尚因循度歲月，庶幾日積月累，以成中興之功。」又疏：「今宿將之在者無幾，而後來以武略稱者未見其人，乞詔武臣知州軍路分以上，❶各舉可以將兵者，召赴朝廷，量才授職。若有小警，付以一隊之衆，觀其臨敵果能立功，則與舉者同加褒賞。如其敗衄，責罰亦如之。」疏奏皆降付中書。

會臣僚上言三省舊未合併爲一，❷文書簡徑，事無留滯，詔侍從臺諫集議，公謂：「方今夷狄尚熾，盜賊未靖，軍防兵政，所宜討究者甚多，何暇倍費日力，講求併省條例？且門下、中書，未可併而爲一，其利害固自明白。至若尚書省六部，自更新制，其格目皆與往時不同。今若驟復其舊，則命官置吏，別案分窠，條畫纖微，其類不一。兼舊吏類多辭職，新吏懵不曉事，猝然改更，深恐紛擾，愈失其緒。言者不過欲吏無冗員，省無滯事耳。神宗皇帝分建三省之

❶「路」，原作「務」，據沈暉本改。

❷「三省」至「爲一」，據文意疑有誤，《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十三作「三省舊合爲一」。

初，人吏員額皆有常數，文書行移各有日限。比年以來，吏多額外，而行移者多違日限，故中外以爲病。今若依官制元立吏額及行遣日限，則無冗員滯事而得併省之實效矣。」

公前後爲銓曹長貳，究心吏治，多所建明。時士大夫出身告敕，或遭兵火毁失，而行在案籍又不全。凡參選注擬者，胥吏詰難，動涉歲月。公奏：「乞召官委保上簿，先次施行，續具勘當。」又奏：「前朝得罪黨人，既依赦復官，所有合得恩數，宜行給還。」

公自南京賜對，上即有柄用之意。比兩府虚位，而公在病告。上亟欲用公，屢從大臣詢公動止，及敕知閤門事韓翃曰：「如周某，下參假牓子，可先期奏聞。」虚心倚佇如此，而公已不復趨朝矣。

公初謁告且滿一月，念銓選劇部，不可曠職，上章乞罷。詔不允。更二旬，再申前請。上謂大臣曰：「當今人才如周某者，未見其比。雖病，固當留。」乃降旨賜寛假將理。而公求去益堅，復上章，詞極迫切。上仍欲留公。樞臣郭三益爲公開陳，乃除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公既遂所請，即欲歸吴中。已而疾亟，上章乞謝事。轉朝請大夫致仕，遂薨于楊州官舍，實建炎二年八月十六日也，享年五十有三。天子聞之震悼，對宰執大臣傷痛不已，特贈太中大夫，與所得恩澤。

公未薨三日前，飲食起居無異平日。一旦悉召諸子告之曰：「吾素寡病，今病至此，殆不復起。自念平生行己莅官無甚可愧，今官爲常伯，終于牖下，尚何求哉？吾殁，棺斂皆當從儉。百日之内，即營窀穸。

汝等各勉名節，視吾平時所爲，則吾無憾矣。」諸子悲不自勝，勉公以寬抱。公笑曰：「吾豈畏死者？」至疾革，神氣不亂。聞家人哭泣，則正色目之曰：「慷慨之士，豈當如此？」

公爲人剛毅端慤，粹雅疎通，而識量過人，喜怒不形于色，怡然有常，不爲事物遷動。平生無僞飾，其語言行事，一出於誠。其所施設，宏大高遠。外視雖如甚略，詳觀其中，則細故小物，莫不悉備。當時制詞稱之曰：「德本天成，渾然不見圭角。行惟言稱，考之皆有宮庭。」又曰：「險夷百爲，信厚一節。」公議不以爲過也。是以屢當國家委寄，任言責之重，使不測之虞，謀畫注措，沛然有餘。仕宦守節，概未嘗屈己以狥人，不爲權利所奪。宦官梁師成以待士傾一時，慕公名德，數願結交，公確然不納。梁之志愈堅，而公愈不回。梁雖甚銜之，然迫於公議，亦不敢加害也。鄭詳以公與其表兄焦公衍同僚，數憑焦以致委曲，公亦謝絕之。

平生喜薦士，得人爲多。其與人無怨惡，雖有仇怨，不務報復。公爲童貫、蔡攸所擠，謫居黃州。及攸敗，妻子過黃，中途失船，適公有一大舟，其子欲求而不敢言。公聞，即輟以與之。

自初仕至終，不營產業。當公爲御史時，被旨詣西京點檢諸陵，家留京師，臧獲不戒于火，生生之具一爇而盡。既歸，視之略不介意。素不與人交利，雖親故饋遺亦却之。至上有賜予，亦廉於所受。其使金國也，上遣中使黃珦賜黃金二百兩，公殿門外附珦奏辭之。上知公，特從其請。後累差館伴，例有支賜銀絹，公又以連併受賜爲

辭。降旨不許乃止。

公平居雖祁寒盛暑，對僮僕亦無怠容。待物樂易，不爲表襮。重然諾，敦篤契舊，雖貴顯，每見故交，握手道舊如平昔。其官州縣時舉將，後多尚在庶僚，公遇之，必執門生之禮。每賓客進，與之抗聲極談，簡直明辨，見者莫不愛服。

居處簡儉，無所嗜好，獨喜觀書史，日夜不倦，病甚猶手不釋卷。於經術務究大旨，雅嫌近代僻儒鑿空臆説，至於諸子百家之書，莫不該洽而疆記。每語及一事，輒誦數百言。常病《春秋左氏傳》叙事隔涉年月，學者不得其統，於是創新銓次其事，各列于諸國，俾易覽焉。公以文學名于世，餘暇留心翰墨，得歐陽率更筆法，所著《春秋左傳編類》三十卷，《史贊論》五卷，《武學講義》三卷，《奏議》十卷，《經筵講義》四卷，《斐然集》二十卷，《丹川集》七卷，《寧一堂雜藁》十卷，《齊安集》五卷，其遺逸不録者尚數百篇，别爲編集而未及成。

公初娶楊氏，朝奉郎致仕訓之女，早亡；繼室張氏，朝散大夫元衡之女，前公十年卒；俱贈淑人。六男：長曰某，舉進士，早卒；次某，通仕郎；次某、次某，並承務郎；次某，通仕郎；次某，未仕。女一人，適迪功郎韓愿冑。孫男二人：曰可大、彌大。孫女一人。

先是公二年前卜地於平江府吴縣太平鄉楞伽山妣淑人墳之右，穿爲壽藏，張淑人同墳。至是某等以建炎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壬寅，奉公之喪而葬焉，承先志也。

昔公任中司，嘗舉余爲代，是爲知余者。及在維揚同省，又同侍經筵，故知公爲詳。今其孤不遠千里狀其行，請銘於余。

余何可辭？乃掇其大概而爲之銘。銘曰：

在昔有言，達德惟三。於斯三者，公實無慚。黠虜驕悍，萌芽未熾。公策其終，宜飭邊備。先事而圖，惟公之知。淮南薦饑，帝聞其呻。命公出使，往撫其民。飢羸老稚，數十萬人。賴以全活，惟公之仁。閹寺之梟，貫爲擅寵。厲階是生，❶實微且尰。惟其兇燄，衆悚而奉。仇然廷擊，惟公之勇。雄州之言，國之蓍龜。違而莫從，其悔何追？上聖嗣服，惟公是思。擢長天官，天子是毗。方航而濟，喪其楫維。施而未光，爲世所悲。德必有後，天固可推。琢石幽宮，莫有愧辭。後欲考者，視此銘詩。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六終

❶「階」，原作「皆」，據沈暉本改。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七

銘表碣八

張安時墓誌銘

公諱某，字安時，姓張氏。高祖照，仕南唐，攝汀州幕官，遭亂退居沙縣，故今爲南劍州沙縣人。曾祖某，祖某，不仕。父某，以公貴，累贈正奉大夫，母鄧氏，贈碩人。

公自少力學有文。甫冠，中熙寧九年進士第，調興化司户參軍、福州閩縣主簿。改江州録事參軍，監湖州新市鎮、開封府東明縣酒税務。試學官，中選。除建州教授。未赴，改宣德郎，知德州德平鎮。

上皇嗣位，賜緋衣銀魚。召赴闕，除宗子博士，通判無爲軍。除太常博士。賜對稱旨，除監察御史。遷工部員外郎。逾年，出知興化軍。還朝，除知信陽軍。入爲兵部郎中。以郊祀恩，賜三品服，知廣濟軍。

初爲御史，會四郊齋宫以内侍董其役，畿邑騷然。公請付將作，而後民得不擾。在京百司皆隸臺察，而閤門、殿中監多嬖倖，持權者莅其職，獨不與，怙寵自肆，弊尤甚，無敢誰何者。公請隸臺察如他司。上從之。未數月，復如舊。公由是乞罷臺職，章再上，遷郎曹。

其在信陽，朝廷下京西市金炭，淮康鄰壤也，支邑十，義陽兩邑而已，所敷如淮康十之六，民以偏重訴之，而前守不加卹。公

下車，曰：「守令，民之父母，民猶赤子也，其可坐視其重困乎？」即致書漕臺，辨析之甚力，卒如所請乃已。民賴之，不爲横斂所困。其去思，至于今不忘。

京東歲薦飢，盜賊蜂起，民流亡相屬於道。有旨，蠲其賦租以賑卹之。公既免租，而定陶屯兵逾萬人，廩無見糧，遂奏乞支降金穀贍軍。時相怒，而以二租不當，免官。言路論之爲非辜。上悟，復官，還舊治。已而遇疾，遂引年而歸。

公爲人敦樸夷易，遇物無城府，洞見心膂。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平居卷不釋手，自六經、諸子、百氏書，一經目，輒成誦不忘，下至科舉之文，亦無所不記。每春官較藝舉天下士，公多與焉。晚學無根，類以剽截襲前爲工，公一燭之，皆莫能掩也，人服其明。其後門生登膴仕居要津者，不可勝計，而公不一至其門。其外勢利、恬於進取蓋如是。元祐中，禮部侍郎楊公畏以賢良方正薦公，未及居而科適罷，❶士論惜之。而歷仕五十餘年，以清約自將，歸無餘貲。而與兄弟同其有無，不以一毫私於己爲子孫後日計也。

初右司諫陳公瑩中論蔡氏兄弟，忤旨，竄嶺南。方京、卞用事之時，雖親戚故舊皆諱言其名，公獨附置郵，通問不絕。人皆爲公危之，而公自若也。非篤於風義，不爲刑禍所移，寧有是夫？故孝弟著於鄉，行義信於朋友，惠澤加乎民人，無賢愚，皆知其爲君子也。

自宣德郎九遷爲朝議大夫，以疾終於正寢，實建炎二年八月念九日也。享年七

❶「居」，四庫本作「對」。

十有三。娶鄧氏，先公卒，贈宜人。子男三人：周輔，迪功郎，亳州城父縣主簿；曰周佐，曰周俊，皆將仕郎。女三人：長適進士羅宋，次適進士陳應求，次適宣義郎直龍圖閣主管江州太平觀胡寅。孫男二人，女二人。

既卒之明年，其孤將以十一月初五日葬公於湖山之陽先塋之左。以右正言廖公剛之狀來請銘。余於公有同年之契，朋友之恩，義不得辭，乃爲之銘。銘曰：

少年逢時，❶歷事三世。不比不隨，獨行其志。儉以持身，富以多文。瘞銘新阡，以示後昆。

樞密曹公墓誌銘❷

宋興，臣一海内，養息天下，幾二百年，民生戴白不見兵革，自三代而下，承平之久，未有如是之盛也。崇寧以來，大臣肆爲蔽欺，盤游無度，侈汰日滋，諛言盈庭，而法家拂士，不容於時。故上下俱溺於燕安鴆毒，而瞑眩之藥弗進，天下病之，無敢言者。

是時，樞密曹公爲秘書省正字，獻書盡言，犯而無隱。上皇優容之，初不加怒。有旨，赴都堂問狀。宰臣王黼詰之，意有在焉，而公語不酬。黼怒，翌日編管郴州。❸人皆爲公危之，公獨怡然自若。雖名隸罪籍，而清議翕然歸之，以爲公輔器也。

淵聖嗣位，召爲御史。自御史六遷爲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從人望也。

❶「少」，沈暉本作「妙」。
❷「公」，原脱，據李熙本、沈暉本補。
❸「郴」，原作「柳」，繆荃孫《藝風堂文集》卷六《宋曹輔墓志跋》所據墓志拓本（此篇下文簡稱「拓本」）作「郴」，與《宋史》曹輔本傳合，據改。

公諱輔，字載德，❶南劍州沙縣人。曾祖逞，贈正奉大夫，曾祖妣鄧氏，咸安郡夫人，林氏，齊安郡夫人。祖寶臣，宣德郎致仕，❷贈正奉大夫，祖妣鄧氏，高平郡夫人。考孚，贈宣奉大夫，妣羅氏，咸寧郡夫人。

公幼，穎悟絶人。大父常奇之，謂異日大吾門者必此兒也。元符三年，中進士第，調福州寧德縣尉。以宣奉公卧病，乞侍養。丁母夫人憂。未除，丁宣奉公憂。服除，調壽州安豐縣主簿。改通仕郎，試中詞學兼茂科，特轉文林郎。除一司敕令所删定官，❸改宣教郎。乞補外，通判安肅軍。用年勞轉奉議郎。除主管南外宗室財用。❹未一月，除秘書省正字。磨勘轉承議郎。上書，編管郴州，❺坐廢。六年，量移袁州。

初在安肅，兼榷場事。得旨市北珠。公奏疏，其略曰：「以彼錙銖之物，易吾億萬之資。彼誠以此養士則士勇，以此賞戰則戰勝，是借寇兵資盗糧也。」上悟而罷。

靖康初，召還。被旨引對。論事畢，上曰：「今日所慮正在金虜。」公曰：「有賢相則金虜無足慮。」❻上曰：「朕所慮爲無將也。」公曰：「昔漢高祖得蕭何爲丞相，何進韓信爲大將軍，屬以兵柄，卒成帝業。相得人，則韓信出矣。無將，亦非所慮。」

他日，又論：「漢用蕭何而得韓信。漢王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何嘗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之衆會，

❶「載」，原作「戴」，據拓本及《宋史》本傳改。
❷「仕」，原作「任」，據沈暉本改。
❸「司」，原作「月」，據沈暉本、拓本改。
❹「主管」，拓本無此二字。
❺「郴」，原作「柳」，據李熙本改。
❻自「上曰」至「無足慮」二十一字，原無，據沈暉本補。

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何嘗轉漕關中，給食不乏。夫將與兵、食，當是時無急於此三者，而何獨辦之，則天下大計在得一相而已。今宰相縱不能如何所爲，盍亦各輸所長，兼採衆論，夙夜勤畏，恊心戮力，共濟艱難，以成中興之業？乃因循苟且，日復一日，無肯以身任責者，遂至緩於事機，誤國大計。此而不徵，後將何悔？願正其因循苟且之罪而罷黜之。」因而奏曰：❶「陛下用此數人於艱難之際，敗事必矣。」上曰：「卿姑待之。」公曰：「國家存亡在此一舉，不容猶豫。」上曰：「朕已有處置。」次日奏事罷，徐進曰：「臣前論宰執，陛下語臣已有處置，未見行遣。臣言官，論列大臣，勢不兩立。以臣言爲是，乞早施行。不然，臣且有罪，不復居此職。」退而居家待罪。上手詔褒諭，遣中使押令供職。

又乞以河北、河東、陜西三路，有習知山川險易出入向背，繪爲三圖以進，標揭控扼形勢之地，以究知分屯戰守制敵之要。遣將出師，則按圖指蹤，而廟算決矣。

又言：「王雲出使，遣人回奏，大金意欲得十六字徽號及玉輅、衮冕、儀物之類，❷且云不復索三鎮。朝廷釋然解憂，欲推尊借大爲不可加之語以崇奉之，乘輿上服徑推挽出境，以爲屈己愛民，社稷大計當如此。臣竊以爲社稷大計，在此一舉，誠不可忽。然或者知寬憂於一時，❸而不知移禍於異日，將使天地易位，❹神民失歸，逆行倒置，有不忍言者！爲患爲辱，古未有也。

❶「而」，沈暉本作「面」。
❷「徽」，原作「故」，據沈暉本、拓本改。
❸「知」，原脱，據沈暉本補。
❹「將」上，拓本有「異日之禍」四字。

何以言之？既與之以如是之名，彼將緣名而責實；既與之以如是之器，彼將緣器而致用。一二年間，或以觀兵較獵，或以省方巡狩爲名，悉其國衆，進壓我境，侈辭大意以號令我，自謂據域中最大，臣妾海宇。當是時，俛首而聽之乎？❶抑猶有以却之也？却之則强弱不敵，禍且甚於前；俛首聽從，則天地安得不易位，神民安得不失歸乎？」又引魯仲連却帝秦之説以爲證，累千餘言，曲折詳盡，此其大略也。

公在試院中，聞諸奉使計議人並改爲和議，左右一二輔臣議不協，❷遽圖引去。公奏疏曰：「今之議者一於和，非也；一於戰，亦非也。一於和，則虜勢憑陵，國威沮折，三鎮之求，❸復尋前約；一於戰，則堂堂二百年基業，决成敗於交鋒之間，其危甚矣。臣願以和爲名，以戰爲實，二者不可一廢，惟吾先後用之耳。」上深然之，即試院中除諫議大夫。及出院，又言：「金使王汭以和爲名，朝夕到闕，恐謀國之臣便以甘言軟語爲敵真情，或至緩備，墮黠虜計中，則前日之禍踵而至矣。」因論朝廷宜急而緩者五事以獻。如邢、洺、磁、相當虜南衝，而不命將分兵，團集民伍，置屯列寨之類是也，皆一時要務。

未幾，遷給事中。公言：「臣章疊上至數百紙，❹其間施行十未二三。❺陛下雖虛心聽納，而人臣置而不用，諫臣失職，負不

❶「俛」上，李熙本、沈暉本有「能」。
❷「一」，拓本無此字。
❸「求」，原脱，據沈暉本補。
❹「疊上」，原作「疊疊」，李熙本作「亹亹」，據沈暉本、拓本改。
❺「二三」，沈暉本作「一二」。

知去之罪，敢復冒榮而進乎？」懇辭，不允。左右或爲上言：「擢曹輔寘諫垣，令論事，忽有移命，得無以爲厭聽納乎？」上曰：「曹輔遇事輒發，斂怨多矣，姑令就閒耳。」不旬浹，除御史中丞。是時何㮚罷中書侍郎，兼領開封府事，眷遇猶厚。公稱謝中即奏㮚輕儇不可任。

及虜渡河，公即奏曰：「去歲虜寨城外，西北地勢卑下，不知決水灌，❶最爲失策。今分城中兵數萬出據東南，劄連珠寨以接外援。虜營西北，引水灌之，必得其利。」上以爲然。宰相唐恪曰：「水可決，城中兵留爲根本，不可出。」公曰：「兵留城中，用兵之死法。」恪堅持不出兵，❷先決水浸西北，東南無兵，爲虜所據，遂絕外援。及除簽書樞密院，而金虜犯城已三日矣。何㮚以宰相領守禦，公副之，㮚忌公，奏遣報謝虜軍。公留虜營七日而歸。㮚方信妖人郭景，用六甲兵，募市井無賴數千，堅將出戰。公曰：「自古用兵，未有以妖術成功者。」力爭不從，以病乞解機務。凡三章，未報。

京城已失守，金人以今上領大元帥握重兵在外，不自安，欲令迎還京師。朝廷不得已，遣公往興仁府迎之。公密啟上曰：「方今外援獨康王耳，不若留在外，使虜猶有所憚。」上曰：「卿言極是。但得一公文回報足矣。」公至興仁，以其情語守，遂收公文以歸。虜欲邀鑾輿出郊。❸議未決，何㮚奏事出，云：「車駕翌日出郊。」❹公遽云：

❶「灌」下，拓本有「之」字。
❷「持」下，拓本有「之」字。
❸「欲」，拓本作「再」。
❹「郊」，拓本作「青城」。

「虜意殆不可測，此行恐與前日不同。」㮚厲聲詆公，公又率馮澥共説之。澥與㮚同鄉，齒長，冀幸一聽，㮚不從。及幸虜營至北狩，皆如公所料。

虜將北去，遣使押公還。時張邦昌僭立已二十餘日矣。既歸私室，卧病不出。邦昌屢脅公視事，卒辭之，以死自誓，潛以書遣太學生楊愿、陳忭獻今上。會上遣宣贊舍人黄永錫至京師，公因具述圍城及遭變始末附以進，遂奔濟州迎駕。從至南京，首陳五事：「一曰分屯要害，以整兵伍；二曰疆理新都，以便公私；三曰甄收人材，駕御用之，共圖勳烈；四曰恩威並行，叛而討之，服而舍之；五曰裂近邊之地爲數節鎮，❶以謹防狄。」上嘉納之。

及上即位，赴召。立行事畢即奏言：「臣比備位樞府，以至宗社失守，乞賜誅殛。」不許，差内侍押赴都堂，依舊供職。是日得傷暑病，告假，因上章待罪。明日宣對，面諭曰：「前執政獨留卿，又以疾辭，何也？」特給假宣醫，早晚内侍存問。連上三章乞致仕，未允。以五月丙申薨于位，享年五十有九。訃聞，上爲之震悼，賜水銀龍腦以斂，仍賻恤其家，許陳乞恩例外，特與長子改京秩，❷敕有司擇日臨奠。夫人張氏再辭免，❸從之。建炎二年十二月丙辰葬于□縣治東崇安洲先塋之右。❹

初娶鄭氏，❺先公二十四年卒，追封和義郡夫人。再娶張氏，封永嘉郡夫人。長

❶「節」，原脱，據沈暉本補。
❷「子」，沈暉本作「二」。
❸「再」上，原有「一」字，據沈暉本、拓本删。
❹「□」，沈暉本無，李熙本作「沙平」。
❺「鄭」，拓本作「鄧」。

子紳，承事郎；次綸、紱、總，補承奉郎。女適承事郎羅永，❶二適將仕郎林次膺，❷次適進士鄧士饒，季未笄。

公天資孝謹，仁施宗族，而義著朋友。弟軹，幼鞠於季父，後復歸，公盡以所得貲産與之，不少留。士貧歸之，解衣推食無吝色。自少刻意力學，知名於時。涖官臨政，所至有能稱，更歷縣道，救荒賑飢，民賴其力多矣。然在公爲不足道，故不復縷載。有《籟鳴集》十五卷，《南行集》十卷，❸《奏議》十卷，藏於家。

既葬，其孤不遠數舍來請銘。乃爲之銘曰：

曹氏之先，仍世不逢，潛光于幽，公奮自躬。位卑志豪，言人所難，負罪南遷，隨遇而安。靖康之初，方時多虞，虜騎憑陵，庭論紛如。天子念公，邦之遺直，亟命賜還，薦膺顯秩。進居宥密，知無不爲，奉辭于虜，全璧而歸。天地易位，挺然一節，濟流貫河，在污而潔。公之清名，宜載鼎彝，作此銘詩，用廣厥垂。

樞密鄭公墓誌銘

建炎三年七月戊子，樞密鄭公薨于位。其子璵將以紹興三年十一月乙巳葬公于建州城衛紫芝山，以書屬予銘。予與公昆弟游非一日也，義不得辭。乃序而銘之。

公諱穀，字致剛，姓鄭氏。其先光州固始人。唐僖宗時避亂，從王潮入閩，居建城

❶「事」，沈暉本作「節」。
❷「二」，沈暉本作「次」。
❸「行」，李熙本作「可」。

南鄉之龍池，故今爲建州人。其上世皆晦迹不仕，至公之皇考宣奉公，始以詞學擅名鄉邦，勵諸子以學，相繼登科，皆有聞於時。公其季子也。政和八年，以貢士第除安陸教官。待次，權尉于信陽。用捕盜功，改承務郎，監南康酒稅。中司陸德先、侍御史鄭滋薦爲御史臺主簿。

金人入寇，中都失守，上以元帥揔戎于濟、濮。公挺身歸之，從至南都。上即位，除監察御史。明年，被上旨，治嘉興獄。回，稱旨，遷司諫。累章乞移蹕金陵，❶控大江以爲阻。因忤大臣意，事雖不行，上深知之。遷諫議大夫。明年，金人復犯維揚，公扈從渡江，上面諭曰：「不用卿言，以至此！」及駐蹕錢塘，苗傅、劉正彦逆亂，以上爲睿聖皇帝，册皇太子即位。公庭立，面折之，不能奪。私竊謂逆賊凶焰熾甚，非結外援無可爲者，乃上章待罪求去。將北走平江、金陵，與吕頤浩等議興復計，太后降詔不允。遷中司。二凶竊威福之柄，肆行殺戮，日至都堂，侵紊機政。❷公謂：「便宜軍法，行之所部士卒可也，餘當聞諸朝廷，付之有司。都堂，國論所從出，非外廷之臣可得而與也。」❸抗章力言之。乞告示傅等，宜一遵典法。章留中不下。公對：「懇請降付三省施行。亂臣雖以横逆加，臣死職，不當避也。」章下，傅等果出怨言，然亦少戢矣。

又聞以簽書樞密召吕頤浩，以禮部尚書召張浚，分張浚兵，❹令以五百人歸陝西。

❶「蹕」，原作「畢」，據沈暉本改。
❷「紊」，原作「秉」，據沈暉本改。
❸「廷」，原作「遷」，據沈暉本改。
❹「浚」，李熙本、沈暉本作「俊」。

而浚不受尚書之召，浚不肯分所部兵，❶遂謫浚以散官居郴州，擢俊以節度知鳳翔。公知出傅等姦謀，假朝命，使外無疆兵謀臣，内生變亂，得以自肆，❷遂具章乞留吕頤浩知金陵，浚不當謫降。即遣官更姓名、微服爲賈人，徒步如平江見張浚等，具言城中事，令嚴設兵備，❸張聲勢，持重緩進，使其自遁，無致城中之變驚動三宫，此爲上策。浚等聞知，皆感激奮勵爲赴難計。

又忽宣詔：以上爲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幼主爲皇太姪，監國。公震恐，不知所爲。即與大臣進議，以爲：「在廷公卿百司群吏，❹皆昔之臣屬也，今則與之比肩事主矣，稽之於古，則無所取法，行之於今，則實逆天道。或者謂爲大元帥可以任軍旅之大事，臣竊以爲不然。昔舜之禪禹也，猶命禹徂征有苗，則禹雖受禪，而征伐之事，舜猶親之也。唐之睿宗，傳位皇太子以聽小事，自尊爲太上皇以聽大事。如是無不可者，則稽之於古爲有法，行之於今爲得宜。太后依舊垂簾，同聽政，以安人心。」其命遂已。既而義師西向，上復位，公之力爲多也。遂除簽書樞密院事。上降御筆手詔獎諭，有「景想節義」之言，其事可知矣。車駕既還建康，留公彈壓，謂左右曰：「鄭某兵民所信愛，故令護太后駕，須其至，將國任焉。」❺其忠義結二聖之知蓋如此。

公自春徂夏，夙夜盡瘁，至忘寢食，因感暑濕，得腹疾。四日，上猶令赴省議事。疾

❶「浚」，沈暉本作「俊」。
❷「肆」，李熙本作「大」。
❸「令」，原作「合」，據沈暉本改。
❹「群」，原作「郡」，據沈暉本改。
❺「國」，沈暉本作「圖」。

甚，有旨宣醫。不效，遂不起。享年五十。訃聞，上嗟惜久之。前一日，皇太子薨。上顧謂大臣曰：「朕喪元子，猶能自排遣。鄭某訃至，殆不能釋也。」褒贈之典，皆度越夷等，特賜田十頃，居室五十間，以撫其孤。曾大父諱仁順，大父諱嵩，以公貴，贈正奉大夫；父鎮，故任登仕郎，贈宣奉大夫；母游氏，贈普安郡夫人。娶張氏，朝奉大夫微之女，封齊安郡夫人，有賢行，配公無違德，閨閤之內雍如也。公將葬，夫人以九月丁卯卒於建安之私第，享年五十有五。男二人：長曰璵，承務郎，簽書邵武軍判官廳公事；次曰珙，承奉郎。孫曰繼祖，承務郎，皆尚幼。❶

公於艱危中薦歷臺諫，章數十上，皆人所難言者。非安危所繫，皆略而不言，著其大節而已。事之本末，於公自叙之章可以概見。有旨章告中外，❷不可誣也。

銘曰：

烈烈鄭公，逢時多艱，狥國忘身，爲世大閑。抗言于庭，妖凶屏息，天位復常，繄公之力。守節不渝，載之宸翰，大哉王言，炳若星煥。❸弗磨弗泐，❹惟石之堅，刻銘幽宮，萬世之傳。

墓　表

居士余君墓表

居士余君，諱适，字永叔，南劍州將樂

❶「皆」上，疑有脱字。
❷「章」，沈暉本作「數」。
❸「焕」，沈暉本作「漢」。
❹「泐」，原作「切」，據沈暉本改。

人也。祖諱可，父諱思，世爲田家，以貲自雄。至君，始業儒，爲鄉進士。

其爲人倜儻，喜任俠，赴人之急，惟恐不及，雖陷憲網濱死地，弗顧也。四方君子過吾邑者，必歸焉。有無共之，雖倒廪傾囷，弗吝也。

晚益豪放，以詩酒自娛，尤喜讀《列子》之書。家無留藏，悉以資宴游之費。歌呼談笑，至淋漓顛倒而不厭。其自視了然，嘗曰：「人生適意耳，何苦以廢虐之生自刑也？」其爲詩，初若不用意，而語輒奇麗，至今儕類猶能道之。

熙寧九年五月己巳，以疾終于尤川之漆坑。其弟節以君之喪歸葬于邑之西山，是年六月壬子也，享年四十有二。

君娶廖氏，後君百有二日卒。無子，女一人，予之室也。

是時予方舉進士，竊名仕籍，而君之葬，不得臨穴視窆。已而游宦四方，❶必數年乃一歸，而君之墓有宿草矣。荒丘之間，馬鬛鱗比，幾不可識。予竊悲君之無後，而歲時展省，獨恃吾子孫，今其若此，可不爲之表識乎？故特叙其爲人大略，揭之墓上。雖予言不足以重君，尚庶吾後世子孫，知其爲君之墓而不忘也。

墓碣

范君墓碣

君諱某，字濟美，姓范氏，建州建陽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晦迹不仕。

❶「而」，原無，據沈暉本補。

君生而有異稟，自爲提孩，識慮已有過人者。閩中地瘠而人貧，俗儉陋，常以不足爲憂，多計産育子，雖士人不免者，❶浸而成風，恬不以爲怪。君時五歲，聞之惻然。適諸母有妊者，乃謂之曰：「他日所生，無問兒女，願勿棄之！生子而弗舉，人理不可爲也。我長立，當鞠養之，不須以貧窶爲念。」其慈惠蓋天性也。六歲即讀書，書過目輒成誦，日記數千言。未成童，從師友肄業于郡庠，敝衣菲食，與貴游子弟居，不少屈以苟合，視膏粱文繡澹如也。厥父聞之，喜曰：「吾有子矣，夫復何患！」既冠，入太學，與之方軌並馳者，皆一時豪士，然未能先之也。

政和五年，登進士第，授將仕郎。調河南府新安縣尉。就除宿州教授。官制行，改迪功郎。君在學，聲名籍甚，宿之士人，嚮風久矣。既涖職，學者造門授經，朝暮踵相躡，皆虚往而實歸。秩滿，士争請留，不報。用薦者改從事郎。

初，右丞薛公某常自負學有師承，爲世儒宗，聞君名，以禮幣延置門下，命諸子從游，間與之辨析疑義，雖逢其族，皆迎刃而解。由是薛公加敬畏焉。自符離罷還，會薛公被旨編集荆公遺文，辟爲檢討官。僅逾月，以疾終于京師甘泉坊，時宣和二年三月二十六日也。享年六十有一。

君爲人夷易，不事表襮，胸中洞然無城府。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遇人無賢愚，一以誠意，故中外無間言。博聞彊記，諸子百氏之書無所不究，如歉然常自以爲不足。雖晚暮，而志學不衰。

❶「不」上，沈暉本有「有」字。

初娶胡氏，故贈朝請大夫某之女。生二男，長曰某，從事郎，武安軍節度推官。次某。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七終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八

詩一

五言古風

此日不再得示同學

此日不再得，頹波注扶桑。躍躍黄小群，毛髮忽已蒼。願言媚學子，共惜此日光。術業貴及時，勉之在青陽。行己慎所之，[1]戒哉畏迷方。舜、跖善利間，所差亦毫芒。富貴如浮雲，苟得非所臧。貧賤豈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艱食，一瓢甘糟糠。所逢義適然，未殊行與藏。斯人已云没，簡編有遺芳。希顔亦顔徒，要在用心剛。譬猶適千里，駕言勿徊徨。驅馬日云遠，誰謂阻且長？末流學多岐，倚門誦韓、莊。出入四寸間，雕鐫事辭章。學成欲何用，奔趨利名場。挾策博塞游，異趣均亡羊。我懶心意衰，撫事多遺忘。念子方妙齡，壯圖宜自彊。至寶在高深，不憚勤梯航。茫茫定何求，所得安能常？萬物備吾身，求得舍即亡。鷄犬猶知尋，自棄良可傷。欲爲君子儒，勿謂予言狂。

嚴陵釣臺

漢綱久陵遲，國柄授權室。中興得英

[1]「己」，沈暉本作「矣」。

主，威明戒前失。三公經邦手，❶吏事困精覈。功臣欲圖全，猶不任以職。矧兹故人分，義等天倫戚。卓哉子陵心，秉哲固前識。投身豢名爵，豈得枉尋尺？萬鍾雖云富，樊雉非予匹。石瀨清且泚，蒼崖聳而直。揭竿事幽尋，釣水鮮可食。羊裘御冬温，衮繡未云益。三旌屠羊肆，義在不吾易。用舍各有趣，高風亘今昔。

冬至日聞雷

土圭日已南，百年生有期。新陽潛地脉，慘慘群陰微。尚覺雲氣昏，嚴飈弄寒威。狂雷與驟雨，奔逐如喧鼙。百虫誤驚蟄，生理亦已虧。向晚怒聲息，霰雪交餘輝。凌寒山驛孤，持盃空自疑。

土屋

土屋枕荒陂，周回僅容席。環堵異營窟，猶遺古風質。功雖勞版築，身自有餘力。依户鑿圓竇，寒光度如璧。❷户開迎温風，❸冬墐可栖息。胡爲棟宇麗，但免風雨阨。安居自寬暇，見者徒逼仄。寄言鄰舍翁，各自適汝適。慎勿慕華屋，澆漓非至德。

久不得家書

駃彼晨風飛，日暮歸鬱林。游子尚何

❶「手」，沈暉本作「國」。
❷「璧」，原作「壁」，據沈暉本改。
❸「户」，沈暉本作「夏」。

得，但寄千里心。庭闈斑白親，憶念我亦深。云何彼無耗，徒役夢寐尋。有如在空谷，歲久想足音。竹篇一行書，貴可抵萬金。踟蹰步前庭，復坐口欲瘖。淚墮不自知，但覺盈衣襟。人生本無待，豈受外物侵？歸當卧牛衣，竹籜横荆簪。

藏春峽 六咏。有序。

國華先生得幽谷於劍水之東，去其所居僅一里餘。負山之巔，闢地西向爲堂，名曰咏歸堂。堂下有亭曰老圃。亭之前有跡穿數畦，其南北有二茅亭：南植梅數株，名曰暗香；北種紫竹數竿，名曰虚心。又其南有一石竇，其下可容數人，名曰容照巖。合而名之藏春峽。其暗香亭以下四咏，見七言絶句類。

結廬東山阿，屹然俯全閩。下有黃龍淵，浮光抱層雲。彼美谷口翁，杖策來往頻。明月自爲友，顧影相爲鄰。擷芷佩芳蘭，不與麋鹿群。虚堂發輝素，黄卷日相親。采薇芼晨羹，弋鳧侑清樽。曝日負岩竇，爲童浴溪濆。微吟曳雙屐，踏破青苔紋。歸與自樂只，此意將誰論。點狂聖所與，聊欲繼餘芬。

右詠歸堂

昔君居隱鱗，投竿拂珊瑚。國華故居有隱鱗洞，洞前有釣臺。今來寓谷口，結亭事春鋤。亭下十餘畦，蔚蔚富嘉蔬。野果銜朱蕤，蔓實垂青桴。籬根有蹲鴟，晨炊勝彫胡。豈惟充君腹，鄰里亦厭餘。疏泉動地脉，磽确成膏腴。諒彼漢陰人，假脩匪吾徒。避俗柴桑翁，不復嘆荒蕪。卷懷經綸手，治平聲。

此一畝居。知子非隱淪，聊以寓壯圖。人生出處分，禮義安可踰？兹謀異樊須，甘事小人儒。

右老圃亭

送虔守楚大夫 元祐戊辰。

象緯辰心次，雄都水濁時。經天浮瑞彩，絶代出英姿。❶厚德千金璧，❷虛懷萬頃陂。霜蹄來漢苑，雲翮上天池。籍籍才猷美，皇皇使節馳。飛書騰衆吻，橫穽寘通逵。剖竹章流遠，還車蜀道巇。除成都憲，以臺章罷，得虔守。秦庭徒被指，趙璧本無玼。黄霸初勤細，裴公可範規。惠流三郡俗，名掩四賢祠。大厦資梁棟，承祧賴鼎彝。會須紆衮繡，寧久駐旌麾？畫舫行空挽，❸甘棠去益思。烟波迎棹急，江柳拂墻低。賤士行藏拙，參軍秩序卑。生涯惟蠹簡，事業付毛錐。懶惰文園病，伶仃曼倩飢。自甘同跛鼈，未忍舍靈龜。朽質難雕繪，❹餘生辱品題。寒荄回暖律，陰壑得晴曦。終愧麞頭賤，難酬國士知。兩行淵客淚，感激自沾頤。

縣齋書事寄張世賢

朝衙群吏集，戢戢同隊魚。暮衙群吏散，翩翩若驚鳬。歸來坐虛室，開編對璠璵。啓户闃無人，清風入吾廬。持盃邀明月，大嚼時與俱。跰躚步松陰，對影聊相

❶「絶」，沈暉本作「驚」。
❷「璧」，原作「壁」，據沈暉本改。
❸「舫」，原作「航」，據沈暉本改。
❹「質」，原作「資」，據沈暉本改。

娛。嗟予懶惰久，闊略與世疎。故人隔清湘，懷抱何由舒？爲問魯山翁，此意今何如？

黄彦昭時思閣前有連理檜。

狐丘鎖千岑，層閣跨雲起。永懷霜露思，時未薦醪醴。欽宗貴收族，蟄蟄神亦喜。故令傲霜根，駢枝復連理。黄侯渥注種，一躍不容擬。慶源如歸墟，萬壑自奔止。終見君子鄉，乃是嗚珂里。

江陵令張景常萬卷堂

民生結繩初，異宇本同體。誰令四目翁，破肉作瘡痏？龍龜出河洛，茲理固天啓。張侯瑚璉姿，高步軼前軌。買書費千金，充屋未云已。六經滄溟渤，百家雜原委。中流湧千波，舉體惟一水。參前有真趣，萬古一憑几。毫端吐奇芬，溢目麗紈綺。微言窺聖域，妙應期得髓。❶默坐筌蹄忘，斯文亦糠粃。

送蔡安禮

眷言與君違，寤寐念往昔。結歡自童稚，分比膠投漆。乖離成參商，出没俱齊汨。羲和鞭日御，過眼飛鳥疾。五載一相逢，俯仰如昨日。論情方繾綣，念子又何適。行矣不可留，惝怳心若失。人生惟所遇，行止或使尼。況復各宦遊，聚散何可一？嚶嚶黄鳥聲，上下求其匹。俛首聽遺音，飄零淚橫臆。

❶「應」，李熙本、沈暉本作「意」。

題愚齋溪東黄室。

結廬依林丘，回峰争盤紆。下闞清池淵，憑軒數游魚。飛閣出雲表，浮烟襲簷裾。中有傲世士，脱略自謂愚。高義輕贏金，貽謀有詩書。青編富充宇，散秩羅瓊琚。鱗鱗壁間題，一一露珊瑚。嗟予久昏塞，荒蹊少耘鋤。昌黎已隔世，將焉問夷塗？道逢北山公，荷鍤時與俱。皎皎河曲叟，朋儕共歔欷。高壘一來遊，❶豁然心神舒。籬東有餘址，誰能薙榛蕪。結茅可容席，一瓢來此居。寄謝陶彭澤，何必愛吾廬。

童氏必大亭生前作此亭。

超遥武夷翁，霞衣爛朝日。作亭依雲根，望壙兹焉息。仙游去不返，孤丘已陳迹。身雖隸編齊，貽謀有遺則。慶流終必大，名亭以爲識。伊昔晉公堂，三槐手親植。扶疎滿庭陰，貂蟬映圭璧。默視天人際，召應齊吕律。❷閭門容軒車，兹理固可必。終見童氏里，鳴珂聲赫奕。

江上晚步赴荆南詩。

鏡潭磨青空，璧月侵江淥。❸攬衣弄清泚，❹炯炯月在掬。泠然適我口，肝膈貯冰玉。流光頃百變，一玩不可復。歸來盡餘樽，醉卧媚幽獨。羲娥偶相憐，歲往如破

❶「壘」，沈暉本作「齋」。
❷「吕律」，原作「律吕」，據沈暉本改。
❸「璧」，原作「壁」，據沈暉本改。「侵」，沈暉本作「浸」。
❹「攬」，原作「欖」，據沈暉本改。

竹。餘生枕中付，勿問黃粱熟。

荊州偶作

鄭公嵇阮流，❶野性本麋鹿。平生傲羲皇，白首就羈束。天寒客無氈，❷官冷飯不足。顧予支離人，攘臂受餘粟。江魚尾盈尺，飽食勝粱肉。荊山富樵蘇，丈室有餘燠。頑踈愧前哲，所得踰往躅。談經追時好，俯仰負愧忸。流光逝不反，愁鬢日改綠。世道劫火燃，不爐乃良玉。晚交定難恃，雲雨手翻覆。官居真蘧廬，束擔聊託宿。求田意雖鄙，此計正宜速。歸尋谷口耕，勝賣成都卜。坐想帶經鋤，倚耒聽布谷。

送鄭季常赴大學正修

驅車出西城，眷言與君違。北顧臨康衢，問子將焉之？赤驥度渥洼，終當飲瑤池。成都九軌道，一躍不可追。浮塵暗荊棘，捷徑行多迷。長風戰秋林，零露沾人衣。青松不改柯，期子清霜時。

次韻何吉老遊金鑾寺

榮名嗟何爲，病木自生瘿。彭殤一夢覺，烏用論久頃？寄身淵明廬，翛然在人境。衛生鄙樊雉，放浪任流梗。相忘到形

❶「嵇阮」，原作「稽阮」，據沈暉本改。
❷「天」，原作「大」，據沈暉本改。

影，世累不須屏。剉鍼聊自營，寧復事干請？負暄有餘燠，蓬鬢亂垂頸。客來坐無氊，誰顧廣文冷！忽聞過吾門，冠屨不暇整。邀我招提游，並轡相與騁。僧關叩禪寂，未語心已領。並游皆韓徒，辭刃淬鋒穎。多聞富如坻，吾方拾遺秉。顧慚管窺陋，未覩豹文炳。謬追俊游後，如渴得甘井。願從借金篦，爲割眼中眚。❶鼻端堊漫久，妙質愧非郢。賡酬困詩律，恐坐杜陵瘖。相攜上層崗，出户畏深穽。每虞參也魯，蹞步輒三省。遲回月初上，雲間掛金餅。❷昏鴉鳴相呼，更覺林逾静。湖光湛星漢，渺渺天水永。歸蹊暗塵土，回首失清景。角聲下譙門，歸步怯脩嶺。晚市人迹稀，青燈耿疎影。金鑾有退之題名，故有「韓徒」之句。

送趙循道赴都講 南陵人。

鳳山鬱崔嵬，下有千頃陂。南陵鳳凰山大農陂溉田千頃。峻極不可攀，浮光亘長鬐。晦冥滴風雨，澄淡含瓌奇。❸吸呼入君懷，萬態羅心脾。吐辭麗金臒，煥若星斗垂。竭來荆渚游，紅蕖照清漪。故宮久零落，一洒增余輝。惇族貴老成，堯言下丹墀。浮驂駕雲帆，眷然成仳離。長裾曳王門，豈比困鹽虀？驊騮踏長坂，萬里誰能羈？

❶「割」，沈暉本作「刮」。
❷「間」，沈暉本作「關」。
❸「瓌」，原作「環」，據四庫本改。

送胡康侯使湖南

北溟有潛鱗，其廣數千里。揚鬐厲東海，汎汎等蜉蟻。百川競奔注，漫不見涯涘。寄之天地間，大澤礨空耳。胡侯荆山姿，妙質久礱砥。飛聲動旒冕，持節照湘水。功名與時會，事道從此始。驊騮駕輕車，夷路道九軌。❶朝燕暮騰越，快意未爲喜。聖門學須彊，一簣虧可恥。擴之天地寬，於道乃云邇。爲士貴弘毅，無忘味斯旨。

寄題趙貫道後樂亭亭在沂州新泰縣。

叢祠有狐鳴，群雛滿東州。彬彬齊魯郊，不復論軻丘。鼓刀販繒翁，衮衮封公侯。❷風流日凋弊，世久俗益偷。昔時戴經人，輟耕仍佩牛。椎埋晝行盜，閭里更相讎。趙子尉平陽，始止惟民憂。❸百花爛成圍，幽禽哢春柔。問子胡不樂，我心殊未休。威明揉彊梗，驕鷹化爲鳩。買犢解吴鈎，束身自鋤耰。田廬户無樞，長物弃不收。結亭自樂只，開編玩前脩。誰云酸寒吏，憂樂非身謀。乃知君子懷，與世異沉浮。嗟予一漫叟，放浪猶虚舟。舞雩有清風，遺迹今在不？君乎去此矣，欲往將誰儔？寄言春服成，尚覬一來游。

❶「道」，沈暉本作「通」。
❷「封」，沈暉本作「登」。
❸「止」，沈暉本作「至」。

謝詹司業送酒

鄭公負才名，流落四十年。高視隘八荒，天寒坐無氊。忘形賴司業，時與送酒錢。嗟予樗櫟材，臃腫世所捐。云何附青雲，拜賜追前賢。開壺對青樽，内愧顔靦然。公乎廊廟姿，直幹上參天。袨服群娃宫，❶不虞妒争妍。驊騮誤一蹶，萬里終騰騫。朝燕暮刷越，駑馬安能先。玉瑩本無瑕，寧須事磨鐫。宣室久虚席，兹行定詳延。陋儒氣填臆，感概聊自宣。辱惠不知報，强歌成短篇。

戲贈詹安世 喜談兵，慕耿弇之爲人，故有「虎牙」之句。

綵舟駐閶門，初與子相識。長空翥秋隼，爽氣横八極。摛辭鏤圭章，吐論森劍戟。鄧侯不願仕，志在書竹帛。長纓係單于，落落藴奇策。氣吞流沙外，意無燕然北。虎牙有餘勇，戎虜非彊敵。會當朔風勁，仗鉞控鳴鏑。老夫慚衰謝，見子徒感激。平生謬經綸，此意已寥寂。信哉功名會，事道古難必。窮通付時命，未足爲悦戚。餘生如鼹鼠，滿腹微分畢。行矣脱簪纓，儵然適吾適。安世乃司業之子，年少未受官。

隱几

上天不殞霜，萬木正鮮澤。青蒿與長松，各挺歲寒節。朔風吹沙寒，高嶺凍積雪。萬木已摧落，長松獨清潔。人生無艱

❶「娃」，沈暉本作「袴」。

危，君子竟何别？隱几試澄思，行藏易差轍。

留别富宣德

富侯荆山姿，落落混燕石。鐫磨經世故，不磷乃天質。軒裳儻來寄，既去寧須戚？❶驊騮走長坂，一跌未爲失。秦庭謬瑕疵，晛柱終完璧。君子有遠懷，事道先器識。千鈞等鴻毛，始見烏獲力。行矣各勉旃，他時賴三益。

别西齋諸友

浮雲如積酥，凉飆勁絃疾。溶溶渺天末，飄忽易相失。懸弧四方志，匏繫非予匹。平生結歡久，始願膠投漆。别離傷素懷，此身任萍迹。

遣懷

君子雖自嚴，至潔宜若汙。昭昭揭日月，所向將蝟如。天地一穽中，逼仄身亦孤。游世在虚己，浩蕩與時俱。靈府有天游，環中真道樞。

元豐壬戌歲暮書事

閩陬地力盡，種藝被山谷。涵濡一雨潤，鬱鬱原野緑。春風忽云徂，舒景變炎燠。❷凉飇動地軸，揫斂何神速！坐愁林

❶「既」，沈暉本作「寄」。
❷「燠」，原作「煥」，據沈暉本改。

巒空，俯視萬木禿。凝霜借風力，摧折到松竹。嗟予閉門人，感此亦愁蹙。幽庭有萱草，采采不盈掬。如聞糟牀註，取醉須百斛。沉酣樂時運，天關不須觸。萬物一芻狗，蒼蒼自高目。

綠猗軒

開池傍清軒，環除種蘭芷。虚明淡星漢，踈影薦舄履。君乎試憑軒，鑑此亭下水。❶ 盪風生微瀾，風定還泚泚。悠然得真趣，吉祥來止止。

迂踈堂

終南有捷徑，屈蠖終當伸。君獨耻不蹈，安得與世親？結廬寄人寰，獨往寧問津？形影廢酬贈，相忘誰與隣。寄謝漢陰叟，抱甕良非真。

鄱陽湖觀打魚 小龍廟在湖上。崇寧壬午。

秋高水初落，鱗介滿沙脊。浩如太倉粟，寧復數以粒？紛紛漁舟子，疑若俛可拾。❷ 橫湖沉密網，脱漏百無十。虫鰕雜魴鯉，駢首吐微濕。小人利口實，刀杌汙鱗鬣。鯤鯨亦狼狽，風雨移窟宅。玉淵有神祠，變化在噓吸。胡寧飽羶香，忍視萬魚急？幽潛不足恃，感嘆百憂集。寄謝漆園吏，於計未爲得。

❶「亭」，沈暉本作「庭」。

❷「拾」，原作「捨」，據沈暉本改。

送嚴尉

世路久艱棘，青冥翳妖氛。孤鳥叢祠中，豺虎填城闉。君能摘姦伏，竭澤無潛鱗。勿云功未酬，屈蠖終當伸。飛黃架輕車，一躍窮無垠。

檢田

尋崙上層崗，隨衝出高原。烟火一里餘，雞犬遥相聞。瘠壤僅容席，訟牒徒紛綸。齊魏兩蝸角，況復三家村？舉世競豪末，薄俗寧足論。吾衰過元亮，欲辨已忘言。

送向和卿還京子韶

江湖多秋風，惝怳夜不眠。念子將北歸，起視明星懸。君平翠虬姿，聳身蒼梧淵。高步隘八區，凌風上青天。妙質藴荆璞，寧須事磨鐫？贈言以爲别，妄意追前賢。聖言乃常珍，含咀真味全。奇辭暫時好，過眼如飛烟。❶潔身忌廉潔，❷觸物宜虚船。❸吾方病羸薾，市藥還自憐。明日隔長陂，相望空惘然。

龜山先生集卷第三十八終

❶「過」，原作「遇」，據李熙本、沈暉本改。
❷上「潔」字，行間校語作「子」。下「潔」字，李熙本、沈暉本作「劌」。
❸「宜」，原作「寘」，據李熙本、沈暉本改。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九

詩　二

七言古風附長短句

酬林志寧志寧從學河南二程先生。

君不見昔時卜年公，拆龜食墨瀍澗東。❶伊流洛水環紫宮，廣輪千里天地中。真人一往不復見，鼎湖弓劍空遺蹤。陰陽所交風雨會，和氣自古生英雄。邇來百千歲，零落多奇窮。嗚皐少室峥嶸倚天闕，下有回淵萬仞蟠雙龍，蒸雲結雨氣濛濛。惟有蒼髯紫頷包玄珠，時發光燄凌烟虹。成周太平鬱餘策，但令洙泗生清風。羨君妙齡有僊骨，乘槎暗與天潢通。萬里不一息，去若孤征鴻。決開銀河浪，分出一派懸秋空。顧予山野姿，未老心已慵。謬從君子游，營道術偶同。有如退之與東野，自慚青蒿倚長松。感君惠然抵山谷，開談冰雪清吾胸。高堂黑髮顔如童，未須念此心忡忡。幸有山前清泉泠可酌，❷與君啜甘茹草忘春冬。

題贈吴國華釣臺國華自作記，不取嚴陵。

君不見釣璜溪上白髮翁，一竿西去追

---

❶「拆」，原作「折」，據四庫本改。
❷「清泉泠」，沈暉本作「泉清泠」。

冥鴻。田車同載非羆熊，鷹揚烈飛如飄風。又不見羊裘石瀨垂綸叟，爽概凌天動星斗。萬乘故人親訪求，卧對鸞輿忍回首。聖賢遇合自有時，潔身亂倫非所知。高風寥寥古已往，較然得失知者誰？君有釣臺臨橘水，橘溪不與桐溪比。收身欲躡渭老蹤，❶笑撚長髯照清泚。❷澄潭夜月秋光浮，撇波短艇沿汀洲。❸長繩巨石不能繫，飛帆片席歸蓬丘。巨鈎沉餌牽九牛，一釣直掣金鰲頭。倏鱗擺鬣浪山起，雲鵬飛翻忽千里。跨雲憑翼上青冥，一點孤光厠箕尾。

贈別蔡武子被誣得釋赴泉州録參

君不見馬伏波，後車薏苡珠璣多；又不見章臺秦璧非有疵，相如謬使秦人疑。匡章不孝通國非，世無孟子知者誰？惜君高材兼衆美，完德從來速招毁。含沙怒欲陰中之，剛引涇流汙清泚。輕雲捲盡天日明，容光竅穴無潛形。刮磨玉瑩冰雪凝，楚人謾費塗丹青。齊庭有鳥又不鳴，❹會須一舉天衢亨，北冥欻起風雷驚，修鱗巨鬣隨波輕，❺不須回首顧潛鯨。好乘扶摇九萬里，奮迅六翮飛南冥。

入山行

蒼崖峭立青天涯，古徑蕪没沿清溪。深林四合晝亦暝，寂寂惟有哀猿啼。野人

❶「躡」，原作「攝」，據沈暉本改。
❷「撚」，原作「撫」，據沈暉本改。
❸「洲」，原作「州」，據沈暉本改。
❹「又」，沈暉本作「久」。
❺「巨」，沈暉本作「鼓」。

心形灰死如槁木，山禽見之猶驚飛。因嗟太古不可復，我無機械胡相疑。

假山

衡湘側南二千里，清淑之氣常蜿蟺。丹沙玉石氣所感，融結萬狀非磨鐫。❶窮源荒蹊異岱畎，❷不途禹績經棄捐。❸苔封土蝕誰復問，嶙峋偃卧當市廛。龜山老叟見之喜，鳩徒輦置羅前軒。岧嶤孤峰露仙掌，有一石如掌。屹若太華青摩天。傾崖斷壑坐中見，葱蒨似玉生雲烟。初疑祖龍未死日，浮梁擬跨咸池淵。神號鬼怒驅不前，捶繫刓磷成硏圈。又疑巨人出龍伯，揭竿來自崑崙巔。連鼇合負雲濤翻，蓬壺簸蕩留平川。緊予竟日倚欄檻，矯首便欲追靈仙。尻輪神馬自足駕，已覺兩腋風泠然。瓊臺浮游與世隔，醉傲笑柎洪崖肩。山間草木即靈餌，含英茹實資長年。悠悠廣息變今古，坐看溟渤成桑田。

寄練子安教授

憶昨吾子客上都，我獨奔走天南隅。各年未壯已多累，誤投世網身攣拘。飄零今日偶相值，乃復咫尺不得與子俱。人生委質金在爐，大冶鼓鑄誰號呼？惟愁踆踆走塵土，舊業已廢成荒蕪。❹惜君高才卓犖與世畸，雄文洒落珠陸離。雷驚電赫

❶「狀」，原作「伏」，據沈暉本改。
❷「畎」，沈暉本作「岳」。
❸「途」，沈暉本作「逢」。
❹「已」，沈暉本作「幾」。

轉坤軸，風號浪擊飛天池。珊瑚挺榦滄海竭，❶騏驎超軼不可羈。經綸有道世莫知，❷櫝中良璧始自奇。❸君不見扶藜隘巷蓬蓽居，短褐甕牖桑爲樞。擁門軒蓋何所慕，藜羹自飽非癯如。又不見楊雄寂寞守《太玄》，弃捐覆瓿真可憐。折腰小吏昔所恥，田園須賦《歸來篇》。終當結屋蒼厓巔，期子相與臨清泉。投簪解帶謝人世，拂塵披蠹親遺編。松皴檜老生青烟，雨餘風弄鳴哀絃。低回野興有真意，浮名鸛雀過吾前。結歡膠漆常連連，從游鹿豕終長年。

送富朝奉還闕 紹榮，字國華。

君不見慶曆承平道如砥，馳車八荒同一軌。虜人鴟張怒螳臂，❹百萬雲屯若封豕。又不見朔方橫流漲天起，腐麥蛾飛木生耳。扶攜道路雜老幼，操瓢溝中半爲鬼。關河日夜刁斗驚，嫚書乘駟來渝平。❺兵間持節得英傑，談笑坐使羈長纓。青社環城萬區屋，發廩分曹具饘粥。饑羸枯頰陡生光，叢塚不聞新鬼哭。臧孫有後天匪親，閭門容車何足論。堨來灘上見猶子，雄姿宛有典刑存。驊騮已渡渥洼水，朝燕暮越應千里。行看玉勒駕鑾輿，濯足瑤池從此始。

❶「珊」，原作「瑚」，據沈暉本改。
❷「有道世莫知」，原漫漶不清，據沈暉本補。
❸「始」，沈暉本作「姑」。
❹「虜」，原作「膚」，據沈暉本改。
❺「駟」，沈暉本作「馹」。

南康值雨

廬山卧龍庵有劉道人，自云百餘歲。碧眼不粒食，惟食栢飲水，❶每客至必先知之。欲往見之不果，故并記之。❷

平沙漲雪清江瀆，水花照日紅生鱗。軒然五老出城表，雕玉萬仞窺長身。雲巾星弁覆華頂，飛泉漱瀑垂天紳。平生未識廬山面，碧巘横雲望中見。江頭一夜雨銜天，❸奔浪號風作悲健。朝來淤泥没牛馬，咫尺坐論千里遠。芒鞋拄杖掛塵屋，神馬尻輪欻飛轉。❹卧龍庵前碧眼翁，日飲山淥滄溪松。神融氣合八荒外，此心炯炯宜先通。未須勤移却俗駕，❺會應一洗塵寰空。❻寄言歸侍壺丘子，他日來游當御風。

遊武夷

是日泛小舟至鷄窠岩，還遊冲佑觀。

函關崎嶔走秦鹿，天下並逐争群雄。抉雲翻空鰲足折，黔黎竄伏如寒蛩。武夷山深水清泚，避世猶有高人蹤。龍泓東注海波涌，嶺有投龍池，世傳與海通。玉女翠擁秋雲鬆。玉女峰。赤霄真骨寫虚壁，通泉凡筆慚非工。魏王峰前有畫鶴。藏舟浮梁跨絶壑，山間有小橋，橋西有一小舟，皆人跡不可到。隱見似與天潢通。當時雞犬不復見，窠巖依舊烟霞籠。

❶「栢」，沈暉本作「松」。
❷「不果，故并記之」，原無，據李熙本、沈暉本補。
❸「銜」，沈暉本作「行」。
❹「尻」，原作「凥」，據李熙本、沈暉本改。「欻」，沈暉本作「飆」。
❺「勤移」，沈暉本作「移勤」。
❻「寰」，李熙本、沈暉本作「凡」。

我來秋杪月既望，尚有幽菊埋榛叢。天容洗浄雨新霽，雲幕四卷清無風。掀篷進棹窮異境，注目想見流殘紅。回船杖屨躡幽徑，松竹窈窕環琳宮。翠琬温辭耀華衮，褒詔有石刻。金榜大字纏交龍。自憐病骨掛塵網，幔亭高會何由逢？解衣歸卧玉瑣碎，仰看明月穿踈篷。

向和卿覽余詩見贈次韻奉酬

杜陵頭白長昏昏，海圖舊繡冬不温。更遭惡卧布衾裂，盡室受凍憂黎元。詩人窮愁自古爾，豈若種藝依青門？嗟予老懶世不用，窮巷久雨無高軒。虫鳴鳥噪感時節，嫠不恤緯羞前言。殘章斷簡棄不録，自愧潢潦無根源。君胡衮字富褒飾，三復妙語將誰論？知君獨負青雲器，欲使飢者名長存。

贈程舍人近侍入閩

路公溪上鶴髮翁，❶眼光照日顏如童。厖眉垂鬢有仙骨，駢集五福天所鍾。螭頭暫輟三長手，杖節扶輿入閩嶠。弧南一夜晶輝浮，海隅草木俱榮耀。朱金拜後古所稀，繡紱全勝衣綵衣。玉觴薦壽須珍奇，更待蟠桃結子時。

岳陽書事

洞庭水落洲渚出，疊翠疏峰遠烟没。重樓百尺壓高城，畫棟沉沉倚天闕。湖光

❶「髮」，原作「法」，據李熙本、沈暉本改。

上下天水融，中以日月分西東。氣凌雲夢吞八九，欲與溟渤争雌雄。澄瀾無風雨新霽，一目萬頃磨青銅。❶琉璃夜影貯星漢，騎鯨已在銀河中。❷湘妃帝子昔何許？但有林巒青浮空。君山世傳湘君居此，因以得名。蒼梧雲深不可見，遺恨千古嗟何窮。須臾晦冥忽異色，❸風怒濤翻際天黑。乘陵瀨巒走魑魅，渟滀百怪誰能測？忽看舟子玩行險，更欲飛帆借風力。安得晴雲萬里開，依舊寒光浸虛碧。

遣興

嵩華千仞立，不礙天地寬。涇渭清濁流，不離海波瀾。人生過眼萬事役，記憶細故真童顏。

寄游定夫

憶昨相逢鳳山址，駒隙駸駸餘半紀。君趨烏府近清光，陸海驚濤漲天起。雲帆大舸半摧溺，艤岸得全誠偶爾。我時捧檄赴京渚，放浪江湖一浮蟻。談書考古老無用，哺啜糟醨咀糠粃。東歸雖復有民社，爲米折腰良可恥。市朝紛紛真羿彀，朔幹燕弧不容擬。投身中地竟誰免，未信棘端能捍矢。重樓百尺卧玄德，問舍求田不須鄙。早歲結鄰初有約，齒豁頭童今老矣。築場

❶「目」，原作「日」，據沈暉本改。
❷「銀河」，沈暉本作「銀漢」，行間校語作「眼波」。
❸「晦」，原作「悔」，據沈暉本改。

預想傍田廬，❶負耒耦耕何日始？❷

過錢塘江迎潮

銀潢翻空際天白，鯤怒鵬騫海波擊，洶雲噫氣聲怒號，萬馬馳車隨霹靂。低昂上下如桔槔，頃刻性命輕鴻毛。賫囊負笈有夷路，一日何事常千艘。❸因思羊腸盤九坂，攀援蜀道愁狖猱。❹人生觸處有萬險，豈必此地多風濤？願言夷險不須問，莫負對酒持霜螯。

觀獵

貂裘白馬誰家子，擁戟弦弧囊勁矢。褰身欲與鳥争飛，觸處塵埃雲四起。❺長繩驅逐狐兔驚，驕鷹掣臂流雙睛。飛揚雲間電光閃，旋復草際無遺生。鷙腸久厭鮮肥餌，顧盼方能伺人意。但矜鼎俎有餘甘，貪殘誰憐殄生類？安得淑氣回嚴秋，徐令困拙同鳴鳩。林間百鳥恣孳乳，雖欲擊搏無知由。

寄范正甫 時討西夏。

羈窮莫厭如牢圈，從古功名出屠販。男兒不負懸弧心，馬革裹尸猶足願。君不見淮陰寄食飢貧叟，一作竊瓜寄食淮陰叟。胯下英風亦何有。逢時吐氣雷電奔，金印纍纍

---

❶「塲」，原作「田」，據李熙本、沈暉本改。

❷「耒」，原作「來」，據李熙本、沈暉本及行間校語改。

❸「艘」，原作「般」，據沈暉本改。

❹「狖」，沈暉本作「猿」。

❺「雲」，原爲空格，據沈暉本補。

大如斗。玉門晝夜羽檄驚，睥睨欲塹天都城。叩關虎士鬱餘怒，科頭奮戟如鵰鷹。君從壯年蘊奇策，未宜縮首藏柴荆。昔人投筆真豪英，慨然萬里終成名。南山白額雖欲老，百獸遭之猶裂腦。

吴子正招飲時權酒局不赴作詩戲之

寒爐火冷浮青烟，勁風刮面如戈鋋。凝陰不動天欲雪，竟日兀兀成拘攣。廣文才名四十年，天寒坐客猶無氊。參軍官小技能薄，寂寞冷坐誠宜然。忘形杜老偶相覓，傳呼歌舞開華筵。嗟予簡書固可畏，不得對飲簪花前。❶謾有糟漿逆人鼻，汝陽口角空流涎。可能更似蘇司業，只與時時送酒錢。

寄題環翠樓記云：唐君作此樓以奉親。

方壺七萬神鼇連，瓊臺縹緲居靈仙。鯨翻海運成桑田，異境誰使夸娥遷？銛鋒四面蒼圭圓，巨靈巧以青瑤鐫。揉風洗雨净娟娟，修眉浮空秀争妍。清溪回旋瀉幽泉，下有澄瀾湛洄淵。繡楣雕欄欲飛翻，❷凌切漢道摩星躔。恍如直跨須彌巔，瑠璃凝光圍四天。喜君妙齡謝世喧，萱堂慈顔白盈顛。兒童牽衣戲蹁躚，優哉此樂誰與先？嗟予昔以三釜懸，投身世網百慮煎。今乎老矣誠可憐，狙猿何用簪纓纏？子雲終須守一廛，誅茅結屋纔數椽。薜衣雜佩

❶「對」，原爲空格，據沈暉本補。
❷「翻」，沈暉本作「翾」。

紉蘭茎，手披白蟫玩青編。春暉不報常欿然，雖有至樂安能全？

晚　雨

斷霞明滅天日黝，雨意晴暉争好醜。浮雲冉冉無定姿，白衣忽變如蒼狗。悲風激烈河漢翻，雨脚如麻飛霰寒。山深氣腥豺虎亂，乾坤四合誰云寬？將溪溪上野客懶成癖，怯寒手攣面如墨。把盃强吞僵立歌，閉門獨愁天已黑。

贈醫者鄧獻臣

天地一氣猶冶甄，埏埴萬彙隨方圓。神形九藏通九野，八風中物如戈鋋。天元玉册有遺義，探索始自三皇前。桑君越人不世出，鑱石鍼灸誰能傳？賤工增餘損不足，往往横夭殘天年。羡君妙齡踵其學，至理隱賾常精研。聞陰得陽以神遇，反視方術猶蹄筌。道隅蓱虀即爲餌，車上已有長蛇懸。嗟予羸薾苦多病，維摩丈室方蕭然。願君速已天下疾，爲予一洗沉痾痊。

與將樂令會飲揖仙亭

灘流斗落惟璠璵，雕欄照水光如濡。層巒疊巘争蟠紆，翠岩百尺蹲於菟。何年巨人出歸墟，揭竿合負神鰲趨。飄流人間峙蓬壺，至今猶爲僊聖居。飛軿往來誰與俱？下有馴雉隨雙鳧。英風爽氣凌清虚，楣間新詩露珊瑚。顧余老懶與世疎，欲往勾漏嗟無徒。會須策轡追雲車，無使吃口嗤癯儒。

離家作二首庚申歲作。[1]

敗葉辭故枝，驚飈送微雨。田廬向收穫，城中亟完補。游子欲何之？道路修且阻。俛首謝田父，予生厭羈旅。

又

胡鴈依朔風，群飛逐南翔。遊子方北征，朔風吹我裳。攬轡望雲間，夜色正蒼蒼。空羡南歸翼，幽懷增感傷。

過漢江

西極鰲足折，東南地維傾。衆流競趨下，汹汹歸滄溟。誰能跨明河，挽此經天行。世難乘槎翁，此意終冥冥。

龜山先生集卷第三十九終

[1] 末三首爲五言古風，底本誤置此卷中。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四十

詩 三

五言律

別游定夫

黽勉吾將仕，謀身力已分。漆雕慚未信，子夏又離羣。慘淡交情重，間關道路勤。至言宜遠寄，孤陋願頻聞。

過金山

澴望荆吴拆，[1]清江日夜流。飛騰潮汐浪，漂泊利名舟。山湧鰲番出，[2]樓嘘蜃氣浮。僧窗千古意，出没看輕漚。

枕上[3]

小智好自私，小德常自足。自私開人賊，自足心有目。瑕瑜不相掩，君子比良玉。默默枕上思，戒之在深篤。

[1] 「澴」，沈暉本作「環」。「吴折」，原作「吾折」，據李熙本、沈暉本改。

[2] 「番」，沈暉本作「蟠」。

[3] 此首非律詩。

雨寒

天幕陰雲積，蕭蕭雨正霪。泥污關市寂，水入御溝深。破屋寒侵骨，哀絃凍絶音。更愁風力健，瘦怯不能禁。

歸雁

天末驚風急，江湖夜思長。悲鳴愁絶塞，接翼冒清霜。澤岸多繒弋，雲間乏稻粱。茫然栖息地，飲啄欲何傷？❶

感事

世事浮雲薄，勞生一夢長。散材依櫟社，❷幽意慕濠梁。❸風激鷹鸇迅，霜殘草木黄。投閑如有約，早晚問耕桑。

過關山

牢落關山路，年來倦往還。長隨流梗泛，有愧白雲閑。親遠江天外，魂勞夢想間。泫然遊子淚，挹盡復汍瀾。

又

歲律行將暮，飈風凌九垓。山深人寂寞，路遠馬虺隤。幽意從誰展，愁懷殢酒開。衰遲仍惜日，投晚獨徘徊。

---

❶「傷」，沈暉本作「鄉」。
❷「依」，原作「衣」，據沈暉本改。
❸「梁」，原漫漶不清，據沈暉本補。

晩泊遇雪

向曉驚風急，飄零雪滿坰。氣升雲冪冪，天遠月冥冥。寒色終無賴，豐年謾寄聲。餔糟吾不慣，彊醉復還醒。

又

寒逼歸鴻急，悲鳴聲更哀。舞風斜翳日，帶月暗欺梅。平野光初合，陰雲凍不開。無聊還殢酒，顚倒盡餘盃。

偶成

天遠何須問，勞生聽若何。犂鋤三畝足，栖息一枝多。白雪寧堪冒，淸時只浪過。好尋明月影，醉舞自婆娑。

臨川驛偶成

冉冉朝仍暮，蕭條官舍幽。閉門三尺雪，觸物一虛舟。虫蠹生涯盡，萍漂世事浮。尚思方技學，多病未能休。

除夜感懷臨川驛。

歲律已云盡，思家日日深。二年爲客恨，千里倚門心。節物羅樽俎，兒童學語音。眩然如在目，恍惚夢難尋。

又

愛日乖予願，親顔長在心。遠遊仍換

歲，華髮想盈簪。永夜誰同席，殘盃憶共斟。相思空有淚，揮洒滿衣襟。

臨川道上

風雨離山驛，斷橋危欲顛。去心奔逸驥，行路上青天。鴈序江湖樂，雲歸島嶼連。悠悠遠征客，千里獨茫然。

旅舍書事

懶拙乖時尚，支離與世殊。饋漿驚御寇，避席愧陽居。觸事紛難解，忘形色易鋤。不須修混沌，機械本來無。

過清溪渡

天闊江銜雨，冥冥上客衣。潭清魚可數，沙晚鴈争飛。川谷留雲氣，鵁鶄傍釣磯。飄零滄海客，欺到一帆歸。❶

泛江至土坊

萬頃江湖遠，孤乘一葉船。雁飛雲外字，篷掩水中天。波静櫓聲息，❷風微帆影偏。回環聊注目，浩蕩接清烟。

❶「欺到」，沈暉本作「儌倒」。
❷「聲」，沈暉本作「音」。

秋日有懷寄從弟表民丁伯父憂。

羈旅吾方困，哀思汝正煩。望雲愁鴈序，回首憶鴒原。北圃蔬還盛，東軒菊想繁。飄零不相見，沾灑獨忘言。

和潭倅張朝請行縣言懷

夾道旌麾動，陰霾萬里開。霜迎威令肅，春逐馬蹄來。幽壑光初滿，寒荄暖自回。仰窺嵩華質，曾未施纖埃。

又用前韻和早梅二首

楚國春歸早，寒梅處處開。月和清艷冷，天與靚粧來。東閣詩魂動，南枝歲律回。蕭然冰雪態，無處覓輕埃。

又

星馳經行處，梅花忽已開。只疑春信早，先擁使旌來。嫩蕚紅初破，寒柯緑未回。凌霜半含月，皎皎絶纖埃。

感事

邊徼無虞日，王師討弗庭。收功誇廟算，行險毒生靈。❶川谷旌麾暗，風塵戰血腥。寂寥歸馬日，目斷華陽坰。

❶「險」，沈暉本作「政」。

又

虎士冰河側，日聞刀斗驚。氣吞沙漠盡，風蕩賊巢傾。關塞長年戍，邊塵幾日清？❶ 太平陳朽富，一旅百夫耕。

泗上

聞將閉汴口。

淮口平沙漲，檣烏向日斜。微雲變蒼狗，輕浪蹙浮花。風勁回飛鴈，林喧集暝鴉。河流應未閉，遲我到京華。

又

鬢蓬凋欲盡，岸幘任欹斜。瘦怯重裘重，慵看細字花。凍雲穿曉日，晴樹繞飛鴉。老大驚遲暮，飄零惜歲華。

又

聞道河流閉，逢人每問津。❷ 天高雲羃羃，風細水鱗鱗。未種江陵橘，空思千里蓴。且邀明月伴，相對解綸巾。

出京

己卯歲九月。

旅泊驚秋意，塵沙變客衣。明星爛河漢，殘月暗簾帷。風柳斜斜轉，雲帆片片飛。窮愁添別病，衰晚意多違。

❶「塵」，沈暉本作「城」。
❷「津」，原作「律」，據沈暉本改。

言溪早起❶

短日催征轡，聽雞踏曉霜。遠山頻入望，薄酒謾搜腸。湘浦蓴絲滑，吴松鱠縷長。何時一疎放，把釣卧滄浪。

漢坂舟行

曲岸通幽徑，疎籬映竹斜。塢深藏吠犬，林薄露人家。石瀨魚偏美，鄰村酒易賒。衹應雲水富，自是一生涯。

席太君挽辭二首

賢配無前古，❷傳家有子賢。四靈來薦瑞，一鶚已摩天。蒿里迷長夜，悲笳慘暮烟。蕭蕭原上路，猶想駕雲軿。

又

稟粹猗蘭秀，來嬪洛水濱。一窺識公輔，三徙得儒真。晝翣流雲氣，松阡卧石麟。哀榮今日事，誰復繼前塵。

湘君祠

烏鼠荒庭暮，秋花覆短墻。蒼梧雲不斷，湘水意何長。澤岸蒹葭緑，籬根草樹黄。蕭蕭竹間淚，千古一悲傷。

❶「言」，沈暉本作「吉」。
❷「賢」，沈暉本作「克」。

新湖夜行

平湖净無瀾，天容水中煥。浮舟跨雲行，冉冉躡星漢。烟昏山光淡，桅動林鴉散。夜深宿荒陂，獨與雁爲伴。

哀鴻

哀鴻常苦飢，悲鳴垂其翼。朔漠曉霜寒，江湖晚烟羃。乾坤一網罟，高飛亦何益。日暮無與群，驚風暗沙磧。

鄒公輓辭二首

一伏青蒲上，三年瘴海濱。泉甘不出户，公謫南方，所居無水，❶庭中忽湧甘泉。客醉豈無神？公在謫所，忽有醉客言公將歸，翌日赦至，果得歸。報國心長在，知恩志未伸。公所居堂名「知恩」。追懷垂絶語，空有淚盈巾。

又

舊德今誰在？雕零已不多。雲天開日月，陸海自風波。空嘆與齡夢，難留曳杖歌。生平濟川意，無處問施羅。公嘗有「與齡」之夢。

冬曉

着瓦霜華冷，暝空曉霧均。氣昏難見日，風過易生塵。洗硯冰紋破，憑爐火色

---

❶「居」下，沈暉本有「苦」字。

春。莫嫌寒尚薄，雨雪更愁人。

憑　高❶

觸物心如醉，憑高仍倚樓。目隨流水遠，事託片雲浮。戎虜川原赤，邊儲戍役愁。投戈知幾日，定遠未封侯。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四十終

❶《憑高》一首，原無，據沈暉本卷四補。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四十一

詩四

七言律

登桐君祠堂昔有隱者結廬於此，人問其姓，指桐樹示之，故號桐君。

霜染溪楓葉葉丹，翠鱗浮動汐波閑。盤盤路轉千峰表，冉冉雲扶兩腋間。掠水輕鷗晴自戲，凌風飛鴈暮争還。結廬姓字無人會，静對庭陰一解顔。

巖松

婆娑千尺倚巖巓，隱隱虬姿拂遠烟。尤喜地靈泉脉潤，獨愁天闊晝陰偏。❶孤根礙石盤彌固，直幹凌霜老益堅。臃腫不須逢匠伯，散材終得盡天年。

和鄭商老下弟❷

雨餘新惹一番愁，展轉衾寒客思悠。獻璞又添今日恨，登科空負昔人羞。林泉水石君先到，京國風塵我尚留。莫爲浮名

❶「晝」，原作「畫」，據沈暉本改。

❷「弟」，沈暉本作「第」。

苦憔悴，❶前春行釣巨鰲頭。

潁昌西湖泛舟 游賈丞相曲水園。

扁舟乘興謾追尋，路轉河回入柳陰。拂面落花春意盡，避人幽鳥野情深。慚無健思供吟筆，賴有寒光映客心。日暮倚風歸棹急，一鈎新月掛瑶岑。

春過鶯花無處尋，移舟行近古城陰。褰衣水上收殘片，傾耳枝間覓好音。山隔曲堤迷遠近，魚跳文藻亂浮沉。飄然自得江湖趣，❷陡起歸與萬里心。

送丁季深

烟含踈柳緑蒙茸，杏頰桃英入眼紅。邂逅與君逢臘雪，飄零獨我過春風。空愁轉轂音塵遠，且寄離懷笑語中。後夜月明人寂寂，相思那復一樽同。

蘄州早起

城頭雷動角聲哀，似共行人怨落梅。欲報晨炊粱未熟，唤回殘夢眼驚開。霜清暗覺貂裘冷，月淡空令邑犬猜。倚杖起肩風正慘，❸紫微繚繞俯三台。

合江亭晚眺

倚杖鈎簾兩水間，晴光飛影上雕欄。

❶「莫」，原作「若」，據沈暉本改。
❷「自」，沈暉本作「似」。
❸「肩」，沈暉本作「看」。

帆催畫鷁摶風去，雲吐銛鋒作劍攢。❶平野烟浮迷遠目，晚溪潮漲失前灘。騎鯨一往扶桑近，休問人間行路難。

含雲晚歸寄真師

每扣禪關即晚歸，塵中回首萬緣非。不愁幻翳迷心地，且聽潮音振祖衣。歸路往來無別徑，夜光清徹有餘輝。虎溪舊社知重約，陶令如今已息機。

遊玉華洞

蒼藤秀木遶空庭，疊石層巒擁畫屏。混沌鑿開幽竅遠，巨靈分破兩峰青。雲藏野色春長在，風入衣襟酒易醒。採玉遺蹤無處問，擬投簪紱學僊經。

次韻思睿見寄

聖賢千古愧難攀，力學方憂敢自閑。顧我久拋聲迹外，慚君猶掛齒牙間。平生拙計心長在，解帶高風志未還。捧檄于今非得已，謾勞魂夢遶溪山。

次韻蔡武子書懷

放形鋤色恐成光，斲堊能令鼻不傷。自信放魚真得計，却憐挾策亦亡羊。刃投有間多餘地，語到無言輒自忘。擾擾世紛何足問，松窗終日獨徊徨。

❶「雲」，原作「雪」，據沈暉本改。

感懷寄鄉友 時在處州。❶

漫浪人間已十年，簿書擾擾日羈纏。朱公謾有千金璧，季子初無二頃田。籬下蹲鴟餘晚實，雲間紫鼈奮新拳。❷淹留寸禄空回首，一望鄉關一悵然。

贈致政楊孟堅宣德 孟堅歷三世不改官，而諸子各有第宅，故以楊陸爲比。

子雲論薦有王音，孟堅累爲達官所薦。陸賈年來老境侵。自守一官歷三世，退令諸子分千金。平生器業成幽夢，白首功名負壯心。賴有新詩輕萬户，未須投紱嘆堙沉。

廣文官冷竟誰憐，空負才名四十年。孟堅及第已四十年。蕭散欲尋濠上侶，飛揚還作酒中仙。龍章繡紱榮何在？鶴氅綸巾静自便。遥憶瀨溪風物好，勝遊應不愧斜川。

寄湘鄉令張世賢

身游羿彀偶相逢，安得初終若駏蛩？道學未容窺閫奥，吏師應許叩隣封。蕭條此意君誰問？落托微官我更慵。盧白回旋真戲事，傍觀無用氣填胸。

縣齋書事

朱顔凋盡鬢鬖鬖，世路低回老益慚。偶影獨游聊自適，談書不輟竟何堪？神爐

❶「處」，沈暉本作「虔」。
❷「間」，沈暉本作「根」。

默默金徒踊，一作「天君默默情何在」。螘蛭紛紛夢正酣。誤把此身攖世網，自纏徽纆信如蚕。

次韻錢帳計

駸駸羲馭定難羈，過隙跳丸日夜馳。但見光陰如掣電，却尋稽覽已當期。飛黄汗血宜千里，秋鶚乘風此一時。芝草鳳凰真美瑞，清名應有退之知。

和張倅行縣

江浮疊巘弄清輝，雲外冥鴻江上歸。擊目自多幽興在，揮毫時見彩牋飛。應愁零雨侵星駕，好爲援戈却晚暉。帝室正須調鼎鼐，動移寄語不須譏。

沿幹游光大示犀老

山横杳靄有無中，疊觀層臺一梵宫。萬軸琅函方一作聊。杜口，數聲啼鳥正談空。溪雲抱影侵行屐，香篆飛烟褭晚風。薄宦羈人如接摺，自慚來往苦匆匆。

王簿清輝亭

黛染烟螺拂檻低，抱城流水緑逶迤。澄瀾碎影摇青鏡，斜日䟽峰隱半規。❶ 坐上盈樽無俗客，壁間照夜有新詩。登臨已動忘歸興，況復清談足解頤。

❶「䟽峰」，原作「流蜂」，據沈暉本改。

寄長沙簿孫昭遠 時以不催積欠被劾。

陽城衰晚拙催科，闔寢空慚罪亦多。祭竈請憐君自適，載醪祛惑我誰過？猗猗庭有蘭堪佩，寂寂門無雀可羅。歸去好尋溪上侶，❶爲投纓紱換漁簑。

安禮以宏詞見勉奉寄

吏部文章世所珍，終慚無補費精神。浮名膚外增餘贅，薄宦戈頭寄此身。養志吾方同邴曼，談書誰復問山賓？自憐坐頃二遺矢，❷衰晚那能用楚人。

秋晚偶成二首

纖纖晚雨洗秋容，庭樹蕭然策策風。萬籟自鳴群物外，四時長在不言中。坐臨流水襟懷冷，卧對浮雲世慮空。寂寞一廛吾自適，客嘲從更議楊雄。

風瓢淅瀝鬧諸鄰，却掃衡門涵世塵。天氣清明秋意態，夜光浮動月精神。流年漸覺侵雙鬢，生理從來付大鈞。臨水便同濠濮趣，翛然魚鳥自親人。

❶「好」，沈暉本作「行」。
❷「二」，李熙本、沈暉本作「三」，當是。

席上別蔡安禮 予方赴調，安禮赴博羅任。

故里相看眼暫明，一尊聊此話平生。杜陵蚤被微官縛，元亮今爲世網攖。長路關山吾北去，春風梅嶺子南征。結隣一作廬。莫負當時約，早晚滄浪共濯纓。

次韻安禮見寄

末俗相看老尚新，交游千里更誰親。蕭條身世聊安分，迂闊行藏懶狥人。宦路競羞關柝吏，勞生誰息利名身。我慚抱甕無機械，幽興惟思水石濱。

冬寒兩齒忽覺動搖因成書懷

未年三十髮先彫，歲晚俄驚兩齒搖。都爲踈慵成計拙，直緣衰病覺形焦。連經宿雨重裘冷，旋煮藜羹野興饒。擺脱塵樊猶未得，不堪回首問漁樵。

書　懷

駸駸塵土久方還，直道謀身力愈難。靖節每嗟嬰世網，漫郎何意出人間。❶ 風驚駭浪潛鱗伏，竹隱灣磯翠羽閑。好去杖藜穿蠟屐，伴雲隨月弄潺湲。

❶「漫」，原作「曼」，據沈暉本改。

汴上聞開月堤。

天上行雲曳白衣，半銜晴日在林扉。盤花落雁驚還起，啄食飢烏趁不飛。榆莢青錢飄已盡，月堤流水漭相圍。征途處處塵隨眼，多病長年與世違。

陳留書事

烏檣風纜欲飛翾，拍岸驚濤挽不前。曲浦漲沙仍積凍，踈林斜日自生烟。崎嶔道路真堪笑，放浪江湖已判年。一枕晝眠無好夢，空慚邊老腹便便。

予自長沙還植蘭竹於東西軒調官京師逾年而歸蘭竹皆衰悴感而成詩己卯

柴桑衰晚愛吾廬，三徑歸來手自鋤。但得叔卿長飽飯，不妨孝若老談書。蘭因採佩枝先瘁，竹爲凌霜葉自踈。留骨廟堂寧曳尾，魯門無用祀爰居。

和李倅游武夷

濃淡烟鬟半雨一作「雨半」。晴，溪光初借晚霞明。鼇頭湧出三峰秀，三層峰最爲秀拔。天漢融成一鑑清。魏王峰頂有天鑒池。枌社有誰藏舊牒，賓雲無處問遺聲。幔亭寂寞仙何在？勾漏丹砂早晚成。

荆州書事二首

江湖泛泛一虚舟，去作人間浪漫游。歲晚光陰雲冉冉，畏途風雨日浮浮。萬鍾信是樊中雉，一棹聊同水上鷗。投老虀鹽一作「簿書」。成底事，憑誰爲種橘千頭。

千里瀕江地可毛，結廬何必故山椒。載醪不過斜川路，飲水誰同陋巷瓢。勿問雞虫閒得失，但知鵬鷃各逍遥。黄塵滿眼僧窗静，坐對風花意已消。

天寧節

祥開若水射瑶光，淑氣先春景自長。玉陛風閑飛綵綬，獸爐烟暖襲珠囊。千秋節，賜綵綬珠囊，民間以此相饋遺。❶ 雲門羽鶴儀仙仗，❷天上蟠桃薦壽觴。已見晶輝環帝座，定應長照鼎宫傍。鼎宫傍一星，人主壽星也。

閑居書事

虚庭幽草翠相環，默坐頹然草色間。玩意詩書千古近，放懷天地一身閑。疎窗風度聊欹枕，永巷人稀獨掩關。誰信紅塵隨處净，不論城郭與青山。

直舍大風書事寄循道

枕書無寐首空搔，萬竅噓風正怒號。雪意浮空迷遠目，月林梳影見秋毫。幽庭

❶「遺」，原作「違」，據沈暉本改。
❷「門」，沈暉本作「間」。

所藉惟荒草，妙理應須付濁醪。誰念維舟江上客，落帆千里壓雲濤。

和席季成遊金鑾寺

朱甍碧瓦照孤城，杖屨翛然野色清。勝遊已覺非人境，妙語寧須味玉英。縠捲水風輕蕩漾，珠翻荷雨自虧盈。願借金篦聊刮目，❶不容幻翳有纖萌。

送王充道游三茅廬阜

荆吴相望各天涯，千里柴車鹿自隨。聖賢解纜定應春盡日，及歸宜待鶴來時。三茅中峰每歲八月十七日群鶴至，充道當候見物乃可回。若過匡廬莫負樽中淥，日月長爲物外遲。卧龍庵下有期頤。卧龍庵有劉道人，人言百歲壽。

春日有懷諸友

憑几無聊晝掩扉，芬芬晴氣減春衣。隔簾相應鶯初語，背日連飛鴈北歸。莫逆交游千里別，遠來音信兩年稀。追尋舊事成幽夢，觸物心行事事非。

望湖樓晚眺

斜日侵簾上玉鈎，簷花飛動錦文浮。湖光寫出千峰秀，天影融成十里秋。翠鷁翻風窺淺水，片雲隨意入滄洲。留連更待東窗月，注目晴空獨倚樓。

❶「刮」，原作「适」，據沈暉本改。

次韻晁以道庚寅年出京。

誰能載酒尋元亮，共寄一作把。無何作醉鄉。便好收身事農圃，不須驚世露文章。壺中日月春長在，塞上烟塵客自忙。千里同風無遠近，未分秦隴與瀟湘。

和錢濟明游官園常州。

虚舟觸物本無意，看花得句慚非才。名園古寺尋春色，不暈勿鄙雙魚鰓。是日與濟明遍遊諸平諸院觀雙魚花，抵暮至官園。木奴千頭比封户，秋實付與江風催。因思萬點愁人處，何似洞庭金作堆。蘇子美詩：洞庭柑熟客分金。

過吴江

天水相涵翠有餘，玻璃萬頃接方壺。山浮晚照清如洗，風遠飛帆細欲無。漫叟未應甘皂櫪，散人終欲傲江湖。維舟況值鱸魚美，鱠疊銀絲飫腹腴。

南歸書事

浪漫人間壓客塵，衡門長憶鎖榆枌。忘言擬盡輪人妙，陳迹慵尋史籀文。萬里功名心獨冷，一廛耕鑿力能勤。舊遊欲問南歸趣，寂寞吾今過子雲。

寸碧軒

隱隱遥山列畫屏，簷間寸碧與雲平。低回席上遺簪露，彷彿墻東翠黛横。虚景遠涵千里色，晚暉仍借一溪清。春風景物知多少，可稱收身樂此生。

冬旱書事

窈冥誰爲宰爐鎚，榮謝唯知歲序催。臘日未經梅已綻，春風尚遠凍先開。愁無潤澤歸芳樹，獨有餘寒着死荄。收盡浮雲天愈浄，夜深猶起望三台。

齒落書懷

身上蕭條事事空，齒牙凋落勝衰翁。渴心尚欠冰凌解，病骨長思藥力攻。文几倦親塵土暗，斷編慵理蠹魚封。南床穩卧陶公宅，枕上悠揚一榻風。

晚泊圍頭❶

水光天影湛清淵，澤岸沙汀斷復聯。江借晚風翻白浪，山銜斜日隔青煙。喧林鳥散穿雲去，架網人閒枕柁眠。獨倚篷窗静無語，微吟擁鼻不成篇。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四十一終

❶《晚泊圍頭》一首，原無，據沈暉本卷一補。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四十二

詩五

七言絶句

書懷少作。

敝裘千里北風寒，還憶簞瓢陋巷安。
位重金多非所慕，直緣三釜慰親歡。

端午日少作。

悠悠南北各天涯，欲望鄉關眼已花。
憶得親庭誰共語，應憐遊子未還家。

諸宮觀梅寄康侯

欲驅殘臘變春風，只有寒梅作選鋒。
莫把疎英輕鬬雪，好藏清艷月明中。

勉謝自明

少年力學志須彊，得失由來一夢長。
試問邯鄲欹枕客，人間幾度熟黄粱。

臘月見桃花

脂臉輕匀作艷粧，未應潔白似梅香。
夭紅不見凌霜操，謾向春前取次芳。

過蘭溪

紛紛朝市競秋毫，江上霜風正怒號。
不問揚瀾與彭浪，翩然東下日千艘。

夜雨

似聞踈雨打篷聲，枕上悠揚夢半醒。
明日覺來渾不記，隔船相語過前汀。

重經烏石鋪

夾屋青松翠藹中，去年經此亦匆匆。
重來烏石岡頭路，依舊松聲帶曉風。

江上

寒雲羃羃結秋陰，月淡霜娥冷不禁。
更祝江波休蕩漾，莫令清影碎浮金。

淮上獨酌

廉纖晚雨洗輕塵，天淡雲浮夜色新。
賴有麯生風味好，不須邀月作三人。

吳國華暗香亭

謾愁青女妬新粧，已有風傳處處香。
試問隱鱗溪上客，欲將春色若爲藏。

虚心亭

山横鰲背碧巑岏，[1]亭對浮筠縹緲間。《拾遺記》：蓬萊山有浮筠之幹，葉青莖紫。[2] 蕭散誰爲三徑侶，祇應長共白雲閑。

容照巖

清時投迹在嵚崟，一穴晴光破晚陰。刺草未容忘魏闕，故應長有子牟心。

藏春峽

山銜幽徑碧如環，一壑風烟自往還。不似武陵流出水，殘紅那得到人間。

緑陰亭上吴先生家。

沙邊幽鳥傍清漪，瀧下漁船逆浪歸。身在輞川圖畫裏，晴空惟欠雪花飛。

病中作

通衢隔轍斷經過，門巷空無雀可羅。驅去兒童卧虚室，蕭然惟一病維摩。

春波亭上

城頭飛蓋映朝暉，向晚遊人興未移。

[1]「屼」，原作「屼」，據沈暉本改。
[2]「紫」，原無，據四庫本補。

安得魯陽酣戰手，爲留羲馭更遲遲。

安禮以宏詞見勉因成絶句奉寄

萬鍾身外一牛毛，斗禄紛紛漫自勞。
窮涸寧爲獱獺笑，未容仰首試鳴號。

感　事

桑麻腴地想榛荆，騎士西來劒戟腥。
藜藿陋儒心更鄙，但思干羽舞虞廷。

藍田溪上

夾籬桃李趁溪斜，淺淺清流映落花。
欲問武陵源上路，度雲穿石認胡麻。

白公草堂

爐峰裊裊曉烟輕，雲入屏幃一枕清。
高興自應無世累，獨於妾馬未忘情。

久　旱

農郊阡陌起黄塵，望斷天涯絶點雲。
踈懶無情訟風伯，幽窗時讀退之文。

過七里瀨[1]

拂雲高鴈倚風摶，下視平湖萬里寬。
搔首扁舟又東去，錢塘江上看波瀾。

[1] 「瀨」，沈暉本作「灘」。

扁舟東下幾時還，一席飛帆插羽翰。
回首嚴陵臺上月，清風千古逼人寒。

勉懷

紛紛於我未忘情，疎懶多應捨怨憎。
便好世間師柳惠，不須巖下問孫登。

梭山候潮 十一日潮起信，是日潮小不到。

向晚牛羊沙岸歸，落帆烟浦候潮時。
誰言江上須忠信，潮到于今自失期。❶

徐郎廟

古廟靈場枕碧巔，松楸依約鎖風烟。
羽毛一去無消息，隨落人間幾百年。❷

送陳幾叟南歸 三首，丙戌年。

連墻東郭倦追尋，高卧毗耶老病侵。
自愧屠龍真拙技，謾令吾子費千金。

霾風霪雨濕征裾，隔雨樓臺半有無。
南去定逢韓閣老，歸愚當見問夷塗。❸ 是時幾叟過四明見了翁。

幾年夢想到親闈，身逐行雲萬里飛。苕水未殊沂上樂，春風無負舞雩歸。初授餘杭。

和陳瑩中了齋自警六絶

畫前有易方知易，曆上求玄恐未玄。

❶「到」，沈暉本作「信」。
❷「隨」，沈暉本、行間校語作「墮」。
❸「見」，沈暉本作「更」。

白首紛如成底事，蠹魚徒自老青編。

八荒同宇混車書，一視那知更有渠。
憑軾自應由砥道，徑蹊無處問歸歟。

行藏須信執中難，時措應容道屢遷。
一目全牛無肯綮，❶騞然投刃用方安。❷

造次欲安嗟孰是，參前無物若爲書。
蕭條此意人誰問，興廢由來命也歟。

聖門事業學須彊，俚耳從來笑折楊。
詭遇得禽非我事，但知無有是吾鄉。

盈科日進幾時休，到海方能止衆流。
只恐達多狂未歇，坐馳還愛鏡中頭。

附了翁自警

本無一字堯夫《易》，八十一篇楊子《玄》。今古是非那復辨，仲尼尤不廢韋編。

文章難寫伏羲書，字外成篇始見渠。
賜也能分可不可，一瓢居士只如愚。

過時不易始爲難，執處那知是變遷。
度盡千山無鳥迹，不勞傳語報平安。

手在何憂弓力彊，巧窮那得必穿楊。
太和有味人人飲，誰識醒時是醉鄉。

仲由行行終身誦，師也堂堂帶上書。
五柳却能知此意，無弦琴上賦歸歟。

只説爲山不説休，山成日夜水横流。
惜哉覆簣成迷復，只欠當初一掉頭。❸

閑居書事

輕風拂拂撼孤檉，庭户蕭然一室清。

❶「目」，原作「日」，據沈暉本改。
❷「騞」，原作「騞」，據沈暉本改。
❸「掉」，原作「棹」，據李熙本、沈暉本改。

隔葉蟬鳴微欲斷，又聞餘韻續殘聲。

送席二伊川婿。

摳衣丈席想多聞，高節應能與俗分。不用卑飛入幽谷，定知喬木在青雲。

寄游定夫在潁昌從明道先生。

絳帷燕侍每從容，一聽微言萬慮空。卻愧猶懸三釜樂，未能終此挹清風。

蕭條清潁一茅廬，魂夢長懷與子俱。五里橋西楊柳路，可能鞭馬復來無。

含雲寺書事六絕句

獸駭禽鳴翳蔚中，難將此意問鴻蒙。縈回小徑蒼苔滑，杖屨從今恐不通。

北山山下一漁翁，形解心凝骨已融。支枕睡餘人寂寂，一軒明月滿窗風。

山前咫尺市朝賒，垣屋蕭條似隱家。過客不須攜鼓吹，野塘終日有鳴蛙。

夾屋青松長數圍，午風搖影舞傲傲。幽禽葉底鳴相應，時引一作曳。殘聲過別枝。

竹間幽徑草成圍，藜杖穿雲翠滿衣。石上坐忘驚覺晚，山前明月伴人歸。

蝶夢輕揚一室空，夢回誰識此身同。窗前月冷松陰碎，一枕溪聲半夜風。

荷花

照眼紅雲鬭晚霞，重重青蓋半傾斜。[1]

[1] 「重重」，沈暉本作「童童」。

會須直跨三千仞，移取峰頭十丈花。

宜春溪上

斜斜踈柳照清漪，籍籍殘紅自滿蹊。刺眼藤梢牽不斷，欲尋流水路還迷。

宜春道上

艷杏夭桃日日稀，空餘淑氣尚遲遲。誰人爲作留春計，莫放風花自在飛。

過豐城

清江渺渺緑浮天，博物無人繼昔賢。應有斗間靈氣在，誰能更與斸龍泉。

瀏陽五咏

洄淵浩蕩白鷗飛，老懶時來坐釣磯。岸幘行人聊自適，❶不應憔悴似湘纍。　右渭水

簾捲晴空獨倚欄，冥鴻點點有無間。秋風注目無人會，時與白雲相對閑。　右歸鴻閣

芙蓉彫盡蕙蘭芳，杖屨翛然一漫郎。❷鳧鶴短長寧復一作「無足」。問，但知鵬鷃兩相忘。　右飛鷃亭

柔條疏蔓緑交加，烟鎖雲涵去路賒。繡紱貂纓無處問，空餘雞犬兩三家。　右相公臺

❶「人」，沈暉本作「吟」。

❷「漫」，原作「曼」，據沈暉本改。

聖童去後水雲閑，陳迹難尋草木間。❶獨有微言傳野史，洞天寂寂一作「從此」。在人寰。

右洞陽孫思邈修真所。

縣齋書事

簿書投老豈身謀，朱墨紛紛晚即休。平世功名歸稷禹，一瓢吾欲慕巢由。

一去人間二十年，空餘飛雪上華顛。清時最有求田樂，未愧陳登榻上眠。

身名於我兩悠悠，形影相忘懶贈酬。擬把一竿滄海去，漫然清世一虛舟。一作「不應沙上有驚鷗」。

醴陵丁君洋洋亭

依蒲泳藻兩相忘，宛有江湖氣味長。凭檻翛然真得計，秖應幽興在濠梁。

安西聞捷三首。呂吉甫持節。

鷹揚塞外得非熊，萬里金城一箭通。玉帳投壺隨燕豆，坐看飛將縛驍戎。

將軍新擁節旄閑，紫塞雲浮豹尾班。白首邊城休悵望，馬蹄未出玉門關。

雅歌不待來天馬，謝質今應閉玉門。早勒勳名上彝鼎，放回春色滿乾坤。

出尉氏

隔林殘雪弄輕風，日射晴光玉縷紅。桃杏渾如梅欲綻，直疑身在故園中。

---

❶「木」，沈暉本作「莽」。

感　事

權門車馬日紛紛，寂寞多應笑子雲。
玄白定知非世尚，解嘲那復彊云云。

過廬山遇雨

江風吹雨逐人來，行過山前首重回。
絶頂隔雲看不見，石稜崖角獨崔嵬。

題詩長老壁

維摩病士意超然，邊腹便便但晝眠。
共説平時忙底事，烹茶煮藥過殘年。

東林道上閒步三首

寂寞蓮塘七百秋，溪雲庭月兩悠悠。
我來欲問林間道，❶萬疊松聲自唱酬。

百年陳迹水溶溶，尚憶高人寄此中。
晉代衣冠誰復在，虎溪長有白蓮風。

碧眼龐眉老比丘，雲根高卧語難酬。
蕭然丈室無人問，一炷爐峰頂上浮。

江 上 夜 行 赴荆南道。

冰壺瀲灧接天浮，月色雲光寸寸秋。《古別離》云：碧瀾之下，寸寸秋色。不用乘槎厲東海，一江星漢擁行舟。

❶「道」，沈暉本作「趣」。

過石首謁縣官回有作壬午十二月。

萬事紛紛醉即休，無功可作酒泉侯。
誰能載取千缸去，且向舟中打拍浮。

直舍書事

鱗鱗池面水初生，萍底青蛙自在鳴。
誰使幽庭當鼓吹，雨餘時聽作新聲。

登峴首阻雨時自荆南入京。

羊公風績幾經秋，獨遶龜蚨爲少留。
欲問荆人尋舊事，一江清泚自東流。
江浮雲影抱層欄，❶雲外青山一水間。
盡日倚闌看不足，杖藜欲去更回還。

江風飛雨上雕欄，庭樹蕭蕭景自閒。
向晚微雲遮不盡，好山渾在有無間。
庭前古木已經秋，天外行雲暝不收。
倚杖却尋山下路，一川風雨濕征輈。

春早

雲天羃羃漏微光，踈懶惟添睡思長。
枕上隔籬聞鳥語，半殘春夢更悠揚。

出郊

雲根修蔓緑成陰，風雨園林懶重尋。
春自去來人不問，碧桃朱李付幽禽。

❶「浮」，行間校語作「風」。

春日五首

春深不見鶇鶹聲，❶百舌時聞自在鳴。獨步移床卧深屋，細看新燕巧經營。

薔薇正好結花棚，擬爲幽軒作錦屏。窮巷寂寥人不到，空藏春色鎖深扃。

一番微雨一番晴，淡淡一作「粧點」。春容照眼明。庭外幽花自開落，飛揚無處覓殘英。一作「可憐蜂蝶謾多情」。

晴明百鳥囀新聲，摧啄幽花折粉英。冷坐隔簾呼不起，惜春無計若爲情。一作「與忘情」。

雨餘殘日照窗明，風弄一作「收拾」。行雲點點輕。坐對庭陰一作「獨倚春風」。人閴寂，時聞蛛網掛虫聲。

春晚❷

雲靄浮空一作「雲淡煙輕」。半雨晴，茅簷未忍掃殘英。欲尋春物飄零盡，只有黄鸝一兩聲。

浮花浪蕊自紛紛，點綴梅苔作繡茵。❸獨有猗蘭香不歇，❹可紉幽佩繫餘春。

病中作南京

此身如幻病何傷，白日無人景自長。寄傲南窗容膝地，時時飛夢一作「清夢」。到

❶「鶇」，原作「鶫」，據沈暉本改。

❷「晚」，原作「曉」，據沈暉本改。

❸「梅」，沈暉本作「莓」。

❹「不」，沈暉本作「未」。

羲皇。

過簷赫日晝如燔，睡轉庭陰始一反。縱有諸人來問疾，毘耶居士已忘言。

寄形一榻日蘧然，❶倚杖支頤髻指天。莫逆過門無子祀，時來鑑井自跰𨇤。

古椿朝菌已忘年，貧病寧須更問天。石彈不妨隨物化，自求鴞炙自應便。❷

病　起

竹風帶雨作秋聲，半睡惟聞鳥雀争。老病衰殘惟骨立，白頭看鏡不須驚。

題陳宣事烟波泛宅

忘懷纓紱寄浮居，來泛烟波擬釣徒。我欲他時清洛上，爲君正櫓作鯿鯿。

偶　成

緑鬢潛驚老境催，更憐衰晚困低回。但知周道平如砥，莫問瞿唐灩澦堆。

悠揚春夢成幽興，冷落溪光醒酒魂。天闊雲浮遮不盡，浪平風過杳無痕。

右溪上

東林道上閒步二首❸

籃輿塵土滿簪纓，步入深雲澗谷清。

❶「蘧」，原作「遽」，據沈暉本改。

❷「鴞」，原作「鶚」，據沈暉本改。

❸《東林道上閒步二首》，原無，據沈暉本卷三補。

漱石枕流非我事，謾臨溪側聽泉聲。

懸崖絶磴碧巑岏，杖履行尋一水間。

藉草弄流塵土遠，似聞車馬隔人寰。

龜山先生集卷第四十二終

跋

龜山先生全集後語

後學豐城李琯譔

東南理學，倡之有宋者，龜山楊先生；倡之我朝者，康齋吴先生。二先生之學，大略尚躬行而寡著述，而出處一節，則有就有不就焉。余以二先生皆誦法孔子，龜山先生當徽、欽積弱之時，國勢不振，凡在忠臣義士，孰無尊主庇國之心？苟可以就，當委曲以赴功名之會，此以可而學孔子者也。康齋吴先生當英廟復辟之初，剛明在御，即石亨寵任方隆，亦逆知城狐社鼠，終無能爲，故堅去以全晚節，此以不可而學孔子者也。《易》曰「或出或處」、「二人同心」，此之謂矣。

龜山先生固已從祀孔廟，而康齋先生猶然宫墻外望，誠昭代一缺典也。且白沙、敬齋二先生，俱康齋先生高弟，白沙、敬齋以言官議祀，而康齋先生之祀獨缺焉弗講，豈事固有待歟？

余嘗謂康齋先生以布衣興起斯文，其精神氣力，當不在孟子下。龜山先生之集，得林令之刻而全。林令行有省臺之責者，將無意于康齋先生乎？余因跋龜山先生之集而併及康齋先生之出處，以俟夫知言者。

明萬曆十九年歲在辛卯閏三月朔日。

龜山先生全集後叙

後学海陽林熙春譔

夫有宋來，理學稱東南矣。而要之東南理學，至千萬禩，推爲鼻祖者，夫誰與歸哉？龜山楊先生産閩巖邑，去洛蓋六千里餘矣，風氣阻絶，與環齊、魯而居如七十者、如三千者，遠邇真天壤。然先生乃度樵川，涉盱江，泛彭蠡，溯江而漢而汝，以逾于洛，數年師事伯子，即嚴寒深雪，跬步不離。比歸，而伯子且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自是而豫章氏、延平氏、元晦氏爲東南正宗者，孰非始自先生耶？

先生之晚出也，後生少年猥有臆議，此未度于時耳。有宋式微，滿朝和筴，誰爲砥柱？先生力持恢復，書至六七上，而無少變其説，倘所稱善學孔子而庶幾不磷不緇，非耶？君子曰：「使當時盡用其言，亦須救得一半。」真知言矣。

先生之學之所自來，有諸名公叙在，不敢嚽。第其集僅存什一，即篤生地猶爾，謂續先範後何？余自官司理家得繕本，爲卷四十有二，爲篇七百有九，爲字約二十一萬八千有奇，迺告表章事所部督學使耿公，報可。而鄉之縉紳若楊、若揭、若張、若徐等，各助貲至若干金，遂召剞劂而付諸楮木，蓋始工於庚寅八月，脱板於辛卯二月。書成，上之大中丞趙公。趙公經文緯武餘，復讐校亥若豕焉，以布諸八閩。百世之下，考東南流派，得以遡宗及祖者，則此書實左券也。

雖然，先生特理學爲世真儒耶？自試令而直閣，所至有用，匪屬空譚。今余髮鬊

鬖長無聞，猶幸吏先生闕里也。倘吏先生闕里，輒夷鄙闕里之生生息息者，即盡取逸辭隻語哀之，恐亦無當先生矣。

是爲叙。

萬曆十九年歲在辛卯三月朔日。

附録

登桐君山❶

翠崖千尺崎雲高，樓殿翬飛壓巨濤。檻外回峰自連着，祇因潭下有靈鼇。宋董弅《嚴陵集》卷六　按：《嚴陵集》此題下收七律、七絶各一首，其中七律已收入《龜山集》卷四一，題爲《登桐君祠堂》。

讀東坡和陶影答形

君如烟上火，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宋周密《齊東野語》卷九

題清芬閣

雄飛古君子，隱德不隱身。高行聳流俗，詩名逸古人。堂深雲鎖檻，木古歲藏春。凛凛嚴光列，英華日轉新。影印《詩淵》册四頁三〇三八

初夏侍長上郊行分韻得偕字

講習豈無樂，鑽磨未有涯。書非貴口誦，學必到心齋。酒可陶吾性，詩堪述所懷。誰言曾點志，吾得與之偕。原注：此詩乃先生少時筆也，其敏學自幼已然。　清張伯行《濂洛風雅》卷四

❶《登桐君山》以下五首及詩末小注，原無，據《全宋詩》卷一一四四「楊時」五輯補。

送行和楊廷秀韻

學粗知方始爲人，敢崇文貌獨真誠。意雖阿世非忘世，志不謀身豈誤身。逐遇寛恩猶得禄，歸衝臘雪自生春。君詩正似秋風快，及我征帆故起蘋。　同上書卷六

和靖尹先生文集

〔宋〕尹焞 撰
周生春
吴永明 校點
孔祥來

目　録

校點説明

尹焞(一〇七一——一一四二),字彦明,一字德充,宋河南人(今河南洛陽),河内先生尹源之孫,河南先生尹洙姪孫。少孤,奉母陳氏以居,師事伊川程頤。應進士舉,策問《議誅元祐黨人》,不對而出,不復就舉。頤没,聚徒洛中,爲學者所宗。靖康初,以种師道薦,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紹興間,以崇政殿説書召,侍講經筵,歷任祕書郎,試祕書少監、試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説書,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官至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以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轉一官致仕。紹興十二年十一月,卒於會稽。尹焞著有《尹和靖集》、《論語解》、《孟子解》等,《宋史》卷四百二十八有傳。

尹焞繼承了程頤的思想,治學態度嚴謹,堅守師説,認爲先聖遺書,雖以講誦而傳,或以解説而陋;他以玩味、涵養、踐履作爲學問的途徑,並以曾子自我期許,在一個「魯」字上下工夫,主張「學貴力行,不貴空言」。

尹焞的文集南宋即有刻本。按明隆慶本所録南宋景定間劉承題跋:嘉定九年(一二一六),王涔刊《壁帖》及《語録》。越十年,林介復刊《文集》,分《年譜》一卷、《奏劄》一卷、《詩文壁帖》一卷、《附集》一卷。《語録》、《文集》始藏之庾司,後歸板于書院。劉承校正、鋟補五百餘字。隆慶中,蘇州知府蔡國熙迺次第其《文集》而翻刻之,隆慶本即是從宋本翻雕(隆慶本蔡國熙序)。

其文集多見録于南宋以來官私諸書目。如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十八、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八著録《尹和靖集》一卷、《附集》一卷,高儒《百川書志》卷十二著録《尹和靖文集》一卷、《附録》一卷、《年譜》一卷,焦竑《國史經籍志》卷五

著録《尹焞集》二卷，孫能傳《内閣藏書目録》卷三著録《和靖先生文集》二册，祁承㸁《澹生堂藏書目》集部上著録《尹和靖集》二册，季振宜《季滄葦藏書目》著録宋《和靖尹焞集》三卷，黄虞稷《千頃堂書目》卷二十九著録《和靖先生文集》十卷，馬瀛《唫香仙館書目》卷四著録《和靖集》十卷，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十九著録《尹和靖先生文集》六卷。

目前傳世的尹焞文集均源自宋本，主要有以下諸種：明嘉靖九年（一五三〇）所刻《和靖尹先生文集》十卷、附録一卷，現藏國家圖書館等處，上海圖書館所藏無附録。明天啟刻本、清刻本和清抄本《和靖尹先生文集》十卷、附録一卷，現藏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和浙江大學圖書館。明隆慶三年所刻《和静先生文集》三卷、附集一卷，現藏浙江圖書館等處。明刻本《和静先生文集》四卷，現藏上海圖書館，湖南省圖書館所藏有清王禮培批校。明刻宋王時敏輯、丁丙跋本《和静先生文集》四卷、附集一卷，現藏南京圖書館。清抄本《和靖尹先生文集》八卷，現藏浙江圖書館、河南省圖書館。（以上見《中國古籍善本總目》）以及《四庫全書》本《尹和靖文集》八卷等。

上述版本大致可分爲兩大系統。其一乃嘉靖本、天啓本、四庫本等十卷本和八卷本（無《附集》）《和靖尹先生文集》，均源自嘉靖本。嘉靖本乃紹興知府洪珠「哀拾其文集」，梓之尹焞祠中（見卷末洪珠《刻尹和靖文集後序》）。其二爲隆慶本和明刻四卷本《和静先生文集》。隆慶本乃蘇州知府蔡國熙次第宋林介所刊《文集》而翻刻之，無嘉靖本系統所收《師説》。丁丙跋明刻四卷本比隆慶本多出《會稽師説》一卷。《會稽師説》與嘉靖本系統同，當係從後者補入。兩相比較，以嘉靖本系統流行較廣。

此次校點，以《宋集珍本叢刊》影明嘉靖九年洪珠刻本爲底本（遇字跡漫漶不清處，則據《基本古籍庫》圖像版嘉靖本補正，文中不再一一出校説

明），以浙江圖書館所藏明隆慶三年（一五六九）蔡國熙刻本（簡稱「隆慶本」）、南京圖書館所藏丁丙跋明刻本（簡稱「南圖本」）爲主要對校本，間亦參考天啓本等其他版本。底本目録與正文標題互有詳略，多不對應，今按出版體例予以統一。如目録之題較詳者，則依目録改正文，並出校説明；如正文之題較詳者，則改目録從正文，不再出校。

此次校點得明旭博士協助甚多，特此致謝。

校點者　周生春　吴永明　孔祥來

刻尹和靖先生文集叙

宋尹和靖先生旅卒于越，迄今無祠之者。莆田西淙洪公出牧兹土，恒以顯賢導俗爲務，廼仍廢寺改新祠，比社學爲一區，以興仰止。間復梓其文集，以著終始。蓋欲人兼考其行而則之也。予嘗展讀終集，見其無往而非確實之心，無言而非確實之言，百世之下猶可想見敦篤儀範，而欲薰炙之也，况當世乎？譬諸布帛菽粟較之膏粱文繡，一時氣味采色雖或好尚同異，求其一家不可以一日缺，天下不可以一人無，人用之而人不厭，日用之而日見其可欲也，膏粱文繡果有是乎？夫知菽粟之若膏粱，知布帛之若文繡，其所見猶常見也。知菽粟之即膏粱，知布帛之即文繡，其見道也幾矣！和靖百載之下有是不惑者，其幾人乎？昔和靖嘗自道曰：「曾子以魯，焞平生得力亦惟以魯。」和靖不自欺也，而肯欺百世乎？故魯也者，確實之體而造道之器也。學者由尹子則可以入曾子矣，由曾子則可以入孔子矣，由孔子則可以入程子矣，由程子則可以入天地矣。確實也者，天地之恒心，而元氣之根本也。天地非確實不立，聖賢非確實不成，萬物非確實不生，風俗非確實不正。不由確實而飾辭絢功者，皆僞學也。非天地之誠，君子不貴也。西淙與我寧貴之乎？誦斯集者，蓋反以自考。西淙名珠，字玉方，辛巳進士。觀其所尚，則可知其所立。予不欲言之，西淙亦不欲言之，同歸確實而已矣。西淙曰：「其神當宗，其言當紀，其藏不可

没也。」尚當立石龍瑞山原，以表真儒之墓。

嘉靖九年六月望，白鹿山人蔡宗兗書。

和靖尹先生文集卷之一

年譜❶

神宗皇帝熙寧四年辛亥

是歲七月，辛未日戊戌時。先生生于河南府河南縣嘉善坊之第。祖，河内先生諱源，字子漸。叔祖，河南先生諱洙，字師魯。皆有文集行于世。考，虞部員外郎諱林。妣，陳氏，澗上陳公廙字叔易之女。

五年壬子　六年癸丑

七年甲寅　八年乙卯

九年丙辰　十年丁巳

元豐元年戊午

先生年八歲，丁虞部憂。

二年己未　三年庚申

四年辛酉　五年壬戌

六年癸亥　七年甲子

八年乙丑

哲宗皇帝元祐元年丙寅

先生年十六。

二年丁卯

先生年十七，爲舉子。時教授蘇昞季明一見大奇之，謂先生曰：「子以狀元及第即學乎？唯復科舉之外更有所謂學乎？」先生疑。❷一日，蘇因會茶，

❶「年」上，隆慶本、南圖本有「和静先生」四字。

❷「疑」下，隆慶本有「之」字。

舉盞以示曰：「此豈不是學？」❶先生遂往見伊川先生。

三年戊辰

伊川先生授先生以《大學》、《西銘》，又令看「敬」字。

四年己巳❷　五年庚午

先生年十九，應進士舉，策問「誅元祐黨籍」。先生嘆曰：「以此策士，吾尚可以干禄乎？」不對而出，告於伊川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汝有母，何以爲養？」先生歸，白陳夫人曰：「焞昨應舉，策問如此。焞不忍答而出，焞將不復應舉矣，恐無以爲養。」夫人曰：「汝以仕可爲善耶？汝以學可爲善耶？」先生曰：「皆爲善爾。」夫人曰：「吾但知汝以善養，不知以禄養。」先生喜，出告伊川，伊川曰：「賢哉母也！」

六年辛未

先生學《易》於伊川。

七年壬申

先生年二十二，娶張氏。

八年癸酉

紹聖元年甲戌四月十二日改元

二年乙亥　三年丙子

四年丁丑

伊川先生謫涪州。

元符元年戊寅六月一日改元

二年己卯　三年庚辰

徽宗皇帝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❶「學」，原作「舉」，據隆慶本、南圖本改。

❷天啓本將下文「先生年十九，應進士舉」事係於此年之下。

先生年三十一

崇寧元年壬午　二年癸未

三年甲申　四年乙酉

五年丙戌

伊川先生以《易傳》授先生。

大觀元年丁亥

先生年三十七。新學日興，諫官范致虛上言曰：「程頤倡爲異端，尹焞、張繹爲之羽翼。」

二年戊子　三年己丑

四年庚寅

致和元年辛卯　二年壬辰

三年癸巳　四年甲午

五年乙未　六年丙申

七年丁酉　八年戊戌

重和元年　二年己亥

宣和元年三月一日改元

二年庚子　三年辛丑

四年壬寅　五年癸卯

六年甲辰　七年乙巳

欽宗皇帝靖康元年

是歲九月，鎮洮軍節度使、同知樞密院事、京畿河北東路宣撫使种師道上表薦先生，乞召寘經筵。❶劄子云：臣竊惟陛下自臨御以來，德政更新，中外人才凡爲公論所與者，無不收用，況於尚德之選？苟有其人，理不可遺。伏見河南府布衣尹焞，故尹源之孫，尹洙之姪孫，學專師古，行足勵俗，潛心允蹈，踰三十年，西都學者皆稱仰之。未嘗應書，不求仕進。若蒙召致，俾預講說，必有補益。臣非職事，素所深知，冒昧薦聞，不勝惶懼之至。取進止。有旨召赴闕，令河南府以禮津遣。先生辭曰：「欲寡

❶「寘」，天啓本作「赴」。

過而未能，安足以上副此遣？」❶河南府守臣王襄引孔子「不俟駕」之語促行，先生曰：「焞草萊之臣，不敢當。『君命不俟駕』，此孔子當位時事。若不在其位，則不然也。」王襄曰：「先生辯矣。」再有旨促召，先生不得已至闕，又謝不敢朝，上知不能留也。十月，詔賜「和靖處士」，放還山。告詞云：勑西京布衣尹焞，慶曆間有賢臣焉，朕不見也。每覽國史，高其節概。爾能力學操行，以世其家，甘貧守約，不競榮利，是亦可嘉矣。用錫美名，式勸頹俗，爾其以行義教鄉里，使有矜式焉，則予惟爾嘉可，特賜「和靖處士」。靖康元年九月日，中書舍人劉正行。❷户部尚書梅公執禮、兵部尚書孫公傳、御史中丞吕公好問、户部侍郎邵公溥、中書舍人胡公安國、諫議大夫徐公秉哲又同奏，乞特加職擢。奏曰：臣等伏見河南布衣尹焞，德備中和，學窮根本，言動惟時，皆可師法，器識宏遠，可以任大。臣等淺陋，不足以盡知，然近來招延之士，無出其右者。昨蒙朝廷特召，河南府津遣赴闕，伏聞命之「處士」以歸。使焞韜藏國器，不爲時用，未副朝廷仄席求賢之意，伏望聖慈特加職擢，以慰天下士大夫之望。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二年丙午，金人陷洛陽。先生闔門遇害，張夫人與子均俱死于賊。先生死而復甦，門人潛載以逃，尋訪尹氏遺族，遇先生之弟武功府君燭，及武功夫人全氏携姪壎逃匿民舍。時

❶「遣」，隆慶本作「還」。

❷隆慶本無此《告詞》，但引折彦質、邵澤薦和靖語云：「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折彦質薦曰：『西都人士淵藪，上下服其學行，足以繼横渠、伊川之後。』邵澤攝宣撫使，薦以『行義純固，可爲師表』。」又注曰：「按孫逢吉舊跋，云皆未見全篇。」

亂兵間，尹氏僅存者先生與燭、塤三人耳。塤時甫八歲，❶後以先生郊恩補將仕郎，❷終於通判金州。先生傷重不能行，家人輿舁，匿山谷間。

高宗皇帝建炎元年丁未

先生年五十七，在長水山中。

二年戊申

先生在長水山中。長安陷，劉豫僭號，使其僞帥趙斌，❸卑詞厚禮，儀從甚盛，以兵劫先生于山中。先生抗罵不屈，夜徒步渡渭，携塤及邢氏女潛匿劉水谷中。

三年己酉

先生在劉水。

四年庚戌

先生自秦中至永興軍黄蓍谷。

紹興元年辛亥

先生年六十一。

二年壬子

先生隨楊彦中入蜀，至閬州。時張公浚宣撫川陜，門人吕稽中爲計議官，延請館先生于閬中，遂至遂寧，復往瀘南子婿邢純官所，又過戎淑。七月二十五日，有《題伊川易傳後語》。

三年癸丑

先生往來至巴中廣安軍，❹弟燭武功府君卒于廣安。

四年甲寅

七月二十三日，邢純監涪陵酒税，復迎侍先生以往。先生寓館於涪州千福

❶「歲」，原漫漶不清，據隆慶本補。
❷「郊」，原漫漶不清，據隆慶本補。
❸「帥」，原作「師」，據《附集》卷十、隆慶本改。
❹「至巴中」，隆慶本、南圖本皆作「巴中至」。

院。十二月望日，門人馮忠恕來，有《題馮聖先墓銘跋語》。

五年乙卯

先生寓涪，扁一室曰「六有齋」，名所居曰「習堂」。六月十五日，左朝奉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兼史館修撰，兼侍講，兼資善堂翊善范冲，舉先生自代。有旨：「尹焞召赴行在，仍令川陝宣撫司以禮津遣。」九月十二日，左朝奉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兼史館修撰、兼侍講、兼資善堂翊善臣范冲再奏：「蜀道雖通，然行旅艱難，自非州郡委曲津遣，無緣起發。」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令川陝宣撫司差撥人船，優給路費，以禮敦遣前來，赴行在所。」十月初三日，宣司發省劄至涪州。時涪守李瞻備禮至千福院津遣，先生申宣司辭免。二十八日，宣司再牒涪州，備坐聖旨指揮，差撥人船，以禮津遣。先生再申宣司，乞備録奏免。時上謂侍臣曰：「昔召程頤，蓋自布衣除崇政殿説書。」十一月六日，遂降旨：「尹焞特授左宣教郎，除崇政殿説書。」仍令川陝宣撫司依累降指揮，加禮津遣，赴行在所。」十一月二十七日，宣司准入内内侍省御前金字牌，并御前實封劄子，❶付下左宣教郎説書告，并差幹辦官蔣世雄來涪州尋訪先生居處，催促起發。涪守李瞻申：「尹處士獨處一室，嘉遯養浩，志尚高潔，邦人莫得而見，非有司文移可致。」

六年丙辰

❶「前」，隆慶本作「寶」。

正月，宣司差官委夔路運副韓固、運判王肇、知涪州李瞻詣先生之廬，備禮再三，勸勉起發。十三日，先生以告繳納涪州軍資庫，再申宣司辭免。三月六日，又降旨促召。四月六日，又准省劄催促。五月七日，宣司再得旨催促，及又差使臣史誠等解袍笏等來。先生不受，仍以繳納涪州軍資庫。八月十八日，有《跋馮聖先墓銘後序》。自五月以來，宣司所差官日夕候門不敢去。至九月十七日，先生迫不得已，登舟啓行。❶又申制司，以病不敢受誥，❷乞於前路聽候指揮。先是伊川先生有祠在涪之北巖，九月二十五日，先生以文告于伊川之祠而行。❸其文云：「有補於世則未也，不辱其門則有之」云云。先生既行，蜀人又於北巖立先生之祠焉。十月至夔。十二月二十六日，朝廷又降劄，促令疾速兼程前來，❹仍不許再有辭免。

七年丁巳

正月十三日，先生至荊南。朝廷再降劄促召。二十一日，至鄂州。二十三日，又准尚書省及御前實封劄子促召，先生又以疾乞自便將理。二月十九日，至江州。二十五日及三月十七日，又連准省劄催促。二十一日，又申江州，乞具奏辭免。四月四日至五月五日，凡三劄催促。五月二十日，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張浚又上疏力薦，乞更加禮

❶「啓」，隆慶本作「治」，南圖本作「制」。

❷「誥」，隆慶本作「告」，天啓本作「詔」。

❸「而」，原作「面」，據隆慶本改。

❹「兼」，隆慶本作「蹉」。

津遣。❶五月二十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五月二十九日巳時，御前金字牌備張公浚劄子又加促召。先生又繳申江州，乞自便尋醫。六月二十四日，又准省劄促召。先生又以疾辭。八月又得旨：「令江州守臣以禮津遣。」九月，先生至建康府界。先是左司諫陳公輔上言，請禁伊川學。至是，先生因併引以辭。涪州所差隨行軍員何伸，以本州所繳崇政殿説書告及袍笏等，❷繳納行在激賞庫。何伸狀云見《附集》。九月十一日，朝廷又以官告袍笏等劄下，責付先生家屬交領。❸又辭。上曰：「尹焞可謂恬退矣，辭免之奏十數上而未止。候疾痊安，即召對。」又降旨遣宰相趙鼎及參知政事秦檜，出國門存問慰勞，仍先賜御府金、帛、藥等。❹先生再力以疾辭官。九月十三日，又降旨：體劄下事理，❺疾速祇受告命，仍具知委文狀申尚書省。先生又列前後所上二十狀，繳連乞收還恩命。十月八日，又劄下：「令候痊安日，令閤門引見上殿。」先生以病未敢受告。閏十月一日，又劄下：「訪聞本官今已痊安，所有告命即疾速祇受。」閏月初八日，奉聖旨：「尹焞除祕書郎兼崇政殿説書。」先生又辭。十一日，奉聖旨：「不允。令先次朝見，赴講筵供職。」十二日，先生始入見，力辭於上前。上

❶「遣」下，隆慶本引張浚薦和靖先生劄子。
❷「及」，原作「乞」，據隆慶本改。
❸「責」，隆慶本作「資」。
❹「藥」上，隆慶本有「香」字。
❺「體」，隆慶本作「依」。

曰：「朕渴卿久矣。知卿從程頤學，俟卿以講學，不敢以有他。」先生遜謝，辭不獲命，遂供職講筵。承續講《衛靈公》之末章，稱旨，遂給筆札解《論語》以進。時先生又力辭祕書之命。十五日，奉聖旨：「不允。」先生既再辭不允，又乞致仕。左僕射趙公鼎奏曰：「尹焞有山林之志，不樂留此，願以禮留之。」上遂再加錫賚。

八年戊午

二月，車駕還錢塘，先生以病從百司先行。二十七日，除祕書少監，仍兼崇政殿説書。先生又凡五辭。三月，病少愈，力疾赴講筵。先生每當赴講之日前一夕，必沐浴更衣，以所講書置案上，朝服再拜，齋于燕室。學者問之，先生曰：「必欲以所言感悟君父，安得不敬？人君其尊如天，必須盡己之誠意。吾言得入，則天下蒙其利。不能入，則反之。又安得不敬？」十三日，詔促解《論語》。四月九日，乞免史館并修日曆職事，從之。十四日，再乞歸田里。十七日，又於經筵留身，求去，且曰：「士大夫不理會進退，安用所學？」上曰：「待與卿在内宫觀。」先生力辭。翌日，上以諭參知政事劉公大中，曰：「尹焞學問淵源足爲後學矜式，班列中得老成人爲之領袖，亦足以見朝廷氣象。」十八日，除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依舊兼崇政殿説書。凡三辭，不允。又乞致仕，又不允。二十日，進呈所解《論語》。五月四日，詔賜緋衣銀魚。復被旨解《孟子》。上曰：「楊時物故，胡安國、朱震又亡，同學之

人今無存者，朕甚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上曰：「震亦薦焞。」八月十三日，詔先生講《尚書》。冬，講筵初開，講「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先生曰：「此安而有之？」上語中書舍人吕本中，曰：「此尹焞受用處。」二十三日，除試太常少卿，兼職如故。先生力辭，不允。十一月十六日，先生以疾在告。十九日，除左通直郎，權禮部侍郎。時先生再已乞宫觀，❶不允。二十一日，❷又除兼侍講。凡十辭，皆不允。是時，秦檜獨相，力主和議。金虜遣張通古爲「詔諭江南使」。通古在舘浹旬，朝議未定，人情洶洶。先生在病中，力疾上疏極諫，以爲不可墮虜計，陛下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反復千餘言。又以書切責秦檜。檜大怒。書、疏並見文集。

九年己未

正月，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仍兼侍講。先生曰：「病不能朝，而寵禄日至，雖主上賢我，大臣安我，我何功德以當之？」上表力陳當去之義有五。檜見而益銜之，乃見上，具言尹焞負天下重望，凡所奏陳，乞付中書詳酌行之。先生又力辭，乞歸田里。遂差提舉江州太平觀，待制如故。十五日，先生既得祠，即離國門，仍乞追還待制職名，不允。二十日，至平江，寓居虎丘西庵，扁上方所居之室曰「三畏齋」。時門人吕稽中、吕堅中、祁寬、蔡仍、蔡

❶「再已」，隆慶本作「已再」。

❷「一」，隆慶本作「二」。

迨、黄循聖、徐正夫侍。十月十七日，有《書伊川修禊帖跋語》。

十年庚申

先生年七十。正月十七日，❶有《題蘭亭碑軸後語》。先生曰：「吾無功而爲從臣，吾去而不能復辭，七十而老尚矣。」遂上章乞致仕。二十二日，得旨：遷一官，依所乞致仕。時先生子壻程暐爲桐廬令。九月十五日，先生自平江往桐廬，舘于縣齋。二十五日，有《題桐廬縣齋詩》。十月初十日，有《題雜後語》。十二月，子壻邢純爲浙東撫屬，遂迎侍先生往會稽。時門人吕稽中、堅中、虞仲琳、祁寬從行。

十一年辛酉

先生寓居會稽。

十二年壬戌

三月晦日，有《題温公莊子節帖》。六月二十六日，有《答謝用休書》。十月，先生病。十一月初四日，先生病革。初五日，先生卒，年七十二。❷上聞而悼惜之，命特贈四官，自奉議郎贈朝請郎、徽猷閣待制，依條與致仕、遺表恩澤，賜銀絹三百疋兩給葬事，仍遣中使護其喪，葬于會稽縣五雲鄉龍瑞宮山之原。❸

和靖尹先生文集卷之一

❶「七」，隆慶本、南圖本作「一」。

❷「二」，原作「三」，據卷十《吕德元撰墓誌銘》、《年譜》、天啓本改。

❸「原」下，隆慶本復有「先生卒後七十有二年，吴之人合詞于官，請立先生之祠于虎丘西庵，即先生所嘗寓居之三畏齋也」三十九字。

和靖尹先生文集卷之二

奏劄上

諫講和劄子

紹興八年冬十一月，金人遣張通古爲詔諭江南使，蕭哲爲明威將軍，副之。且入境，朝廷遣起居舍人范同接伴。十一月甲申，殿中侍御史張戒曰：「不云國而直云江南，是用我太祖待李氏晚年之禮也。」上章力論之。禮部侍郎曾開亦奏，謂「不當忘仇敵而講和」。秦檜怒，罷曾開職。時先生先在告，朝廷之議未定，虜使在館已浹旬，朝野遑遑，乃上疏曰：

臣輒罄愚衷，上干聖聽，退循僭易，甘俟誅戮。伏念臣本山野陋儒，絶意仕宦。靖康之難，幸脱危辱。遭遇陛下，遠加聘召，不容固辭，力疾造朝，一歲四遷。乞身未從，便塵禁近。封章八上，天聽莫回。臣疏愚衰病，決難冒處。況今虜使在廷，國家之事，臣切意睿謨已定，足以懾敵。今者浹旬，未覩長策，中外憂憤，人心靡寧。臣屢欲親叩冕旒，少布愚見。而臣自十二月十六冒寒暴下，❶謁告卧家，雖加藥石，至今未愈。由是不能勉强祗命，覬望清光。又慮一旦溘先朝露，齎恨九泉，辜負陛下眷遇之意，臣之區區，不敢默已。切惟本朝戎虜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猾亂。昨者城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絶而續。陛下即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仇敵未殄，然賴祖宗

❶「六」下，南圖本有「日」字。

德澤之厚，陛下勤撫之至，所以億兆之心無有離貳，遠近愛戴，國勢可保。設若人心輕搖，豈至今日？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亦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爲事，遂使虜志益驕，謂我無人，乃再啓和議於今日，意欲潛圖混一，臣妾吾國。陛下必爲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决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徐謀而熟慮乎？抑且在廷之臣不以告也？臣觀陛下所以不顧衆説，力求和好者，不過謂梓宮未還，父兄宗族在人掌握。❶不知虜人之情，專尚姦詐，虜人之求，無有紀極。坐竭帑藏，斂及百姓。撼動人心，沮喪士氣。異時悔之，固無及已。《禮》曰：「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今陛下方將信仇敵之譎詐，而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又況使人之來，以「詔諭」爲名，以「割地」爲要，欲與陛下抗禮於廷，復使陛下北面其君，則是降也，非和也。今以不共戴天之讎與之和，猶且不可，況實降乎？臣切爲陛下痛惜之。或以金國内亂，懼我襲己，故爲甘言，以緩王師。倘或果然，尤當訓飭號令，申嚴賞罰，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耻，尚何和之爲務？臣願陛下深思熟慮，廣採衆論，以全大計，勿以成筭，重於改圖，則天下幸甚。仰惟聖謨默運，必使萬全，固非臣愚所能窺測。然而中外之議，跼蹐靡寧，機事之微，生靈所係，伏望陛下萬機之暇，曲賜睿覽。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❶「父」，隆慶本作「母」。

貽秦相書

先生上疏論和議，不報。金國人使在館多日，議論不決，乃貽書時宰秦檜。書曰：

焞比叨除目，即以病纏。念惟疏愚，謬與獻納辭避之請，屢上不從。方今虜使在燕，盡區區於冕旒之前，退見相公，論天下之大勢。邇來疾病日加，兩足寒痺，不能自勵，以効誠悃。前者輒具劄目，畧陳中外之議。今已浹旬，未聞朝廷有以待虜人之計。機會之微，間不容髮。焞雖昏憒之餘，不忍默已。相公亦知今日天下之心將失，軍旅之心將摇，士大夫之氣將喪，宗社之計岌岌而危乎？主上輟駕南轅，十二年矣。江淮之間，久無竊發。豐歉相繼，不至流亡。更加經理，足以自治。邊境之防，雖未盡善，歲竭帑藏，使之足食。不愛重禄，以爲信賞，將士之心，猶知逗遛無功之爲耻，決戰敢前之相尚。朝廷每有以激勵懲勸之，可收萬全之効，是豈非得人心而然乎？今若和於虜人，彼日益强，我日益削。中國號令皆從虜出，國事廢置皆從虜命。侵尋朘削，天下有被髮左衽之禍。讒間疑貳，將帥有誅戮奪權之害。姦宄生心，大勢奈何？將見異時，虜人坐收成功，相公被天下之責，無所歸咎。願相公榻前力陳大計，以謂虜人與我有不共戴天之讐。靖康以來，屢墮其術。今若一屈膝，使爲口實，賈怨飭兵，自困自斃，豈忍直爲此議？比者切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未聞虜人悔過，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宫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恨切骨，則虜人虎

狼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以此望於相公，覬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爲之已甚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之孝弟通於神明，主上之道德成於安强，勿以小智孑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焞病體衰羸，日甚一日。歸田之請，前後八上。投老山間，側聞作新之政，此相公之賜也，況天下乎？秦檜得書，讀之已不樂。至「勿以小智孑義而圖大功」，愈不悦。及又見先生《辭免萬壽觀劄子》有云：「比嘗不揣分守，輒及國事，識見迂闊，已驗於今。跡其愚庸，豈堪時用？」秦檜見「豈堪時用」字，深切銜之。乃見上，具言尹焞劄子有所議，不可不爲施行，乞將尹焞所上文字盡付中書，當爲詳酌行之。上遂以先生所上奏、上劄盡付中書，而秦檜遂切齒於先生矣。

涪州被召辭免狀[1]

和靖處士尹焞，今月准宣撫使司發到尚書劄子一道。據朝奉大夫、[2]充徽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兼史舘修撰、資善堂翊善臣范冲奏舉自代。六月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尹焞召赴行在，仍令川陝宣撫司以禮津遣前來者。」右焞伏念，昨於靖康中累被召旨，以疾力辭，誤蒙告命，賜之美名，聽其退處，方安田里。尋被金人侵犯河洛，全家遇害，僅存一身。脱命賊境，奔竄三蜀，流離累年，疾病憑陵，志意衰耗，有加前日。兼以所習迂濶之學，施之事功，一無可者，

[1] 「辭免狀」三字，原無，據目録補。
[2] 「朝」上，隆慶本有「左」字。

不待人諭，自知甚明。謹具狀申宣撫使司，伏乞鈞慈，採録焞狀，申尚書省，所有前降聖旨指揮施行寢罷，❶以安愚分。伏候鈞旨。紹興五年十月　日，具位狀。初二申發。

第二狀

右焞近准宣撫使司遞到尚書省劄子一道，坐徽猷閣待制范冲奏舉自代，奉聖旨：「召赴行在。」已具狀申使司，乞賜備申朝廷，伏望寢罷前降聖旨指揮去訖。今月二十八日，再准宣撫使司降下御寶，封發到尚書省劄子，坐范冲奏：「乞委所在州郡備禮敦遣及沿路津送，疾速前來。」奉聖旨：「令川陜宣撫司差撥人船，優給路費，以禮敦遣前來者。」❷伏念焞賦才至陋，禀性甚迂，蚤以授學程頤之門，大觀中嘗致人言。重惟布衣之賤，名玷臺章，杜門絶交於人者垂二十年，由兹世事懵不通曉。昨緣靖康當路之士誤採虚名，交薦于朝，屢被詔旨，以疾力辭，蒙恩授以「處士」，實遂田野之性。尋遭鄉關陷没，妻孥屠害，傷殘一身，逃竄萬里。今則憂患薰心，驚惶失志。耳聵足弱，聽履不任，形神俱瘁，又非往昔之比，豈足上副延求，遠膺號召？加之軍國多事，財用匱乏之際，有司津遣之費，莫非民力，其於愚分，尤所未安。兹者不避罄瀝肝膽，具陳忱懇，庶幾感動朝廷，追回召命。謹具申宣撫使司，伏望鈞慈特賜敷奏，所有前降聖旨指揮乞賜寢罷施行。伏候鈞旨。紹興五年十月　日，具位尹焞狀。二十九日發。

---

❶「施」，隆慶本作「乞」。

❷「敦」，隆慶本、南圖本作「津」。

第三狀

右焞先於去年十月内兩狀申宣撫使司，乞備録申奏朝廷，辭免召命，未奉指揮。間又於今月十二日，蒙宣撫使司差官齎到御前金字牌遞角一道，准去年十一月八日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尹焞特受左宣教郎，除崇政殿説書，仍令川陜宣撫司依累降指揮，加禮敦遣赴行在所者。」切惟國家極治之時，西閣講臣寔儒者之遴選。元祐之初，焞師程頤首自布衣召居此職，載之簡册，永爲令典。而焞人微材下，質薄器陋，徒以蚤承家訓，粗守師説，獲玷美名，已懷忝冒。豈爲朝廷過聽，屢頒召旨，繼下除書，改授京秩，俾參經幄。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焞衰病流離，傷殘窮獨之狀，如前所陳。加之晚塗多難，素業總廢，何以贊天子五學之成，當儒者千載之遇？矧惟中興圖治，兼收群策之日，其講讀之臣或備顧問，豈若平時尋章摘句，專於論説而已？宜得俊傑之士，博通古訓，深識時務者，來膺斯選，殆非疲老疏愚之人，可以冒處。伏望朝廷察其誠懇，檢會所陳事理，特行寢罷近降除命。謹具申宣撫使司，乞賜備録敷奏施行。伏候鈞旨。六年正月十二日。❶

第四狀

右焞今月十三日准宣撫使司牒，差使臣史誠齎擎到行在入内内侍省御前金字牌，遞送到告一軸，特授左宣教郎、充崇政

❶「日」字原無，據隆慶本補。

殿説書。契勘先於正月十二日准尚書省劄子照會，已除上件恩命。尋具狀申使司，伏乞備録，敷奏朝廷，辭免去訖，見在涪州聽候指揮。所有今來齎到告命，不敢祇受。除已繳申涪州寄納軍資庫。謹具狀申宣撫使司，伏乞照會。謹狀。六年二月十四日。

第五狀

右焞先蒙聖恩，召赴行在所，及准告特授宣教郎、崇政殿説書，累具辭免，奉聖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焞恭禀聖訓，不敢固違詔旨。除已力疾就道，起發前去，及候腰膝稍安日，謝恩授告，申陳去訖。伏念焞自夏涉秋，傷暑飲冷，臟腑不寧，腰膝至今未安，拜跪尚自艱難，所有告命，未敢祇受。兼以暑月江水泛漲未平，難以舟行起發，未得恭承嚴召。又以數月夙夜憂懼，不惶啓處。今於九月十七日，安舟起發前去。重念焞山野空疏，自度不足以副朝廷招延之禮。加之流離以來，多病少安，齒髮既衰，精神凋耗，兹緣病故，起發稽遲。雖已就道，亦恐觸冒風霜，不任寒暑，疾疹有加，筋力寖弱，既不堪朝廷職任，又不能入奉朝請，虛負聖恩，隕越無所。謹瀝誠懇，別具披陳，欲望朝廷察焞情實，非敢矯飾，乞將前降焞告命寢罷施行，庶俾衰老餘生，安分遂性，免迍邅於前路。聽候指揮。謹具申宣撫使司，乞賜備録，申奏施行。右劄下在十二月二十六日。

右五狀並在涪州具申四川宣撫司，乞備申朝廷。時朝命敦遣甚急，川陜官屬日夜敦禮候門，不容停止。遂不得已辭官，勉黽應詔起離。

第六狀見紹興七年正月十三日省劄

第七狀見正月二十三日省劄

第八狀

右云云。去歲以來，累蒙趣召。恩禮優渥，非所敢當。懇辭六七，未賜允俞。除不敢祗受告命外，扶疾遠來，既至江州，所苦增甚，不能前進。今奉聖旨：「令所至州軍以禮敦遣。」在於愚分，尤不遑安。伏念焞一芥草茅，初無寸長，舊學迂闊，忘廢殆盡。行年七十，疾病交攻，一日之間，半在枕席，耳目聾暗，步履艱難，衆所共知，非出矯僞。若使稍能支持，亦不敢以固陋爲辭，義當奔走闕下，少思補報，以稱聖朝招延之意，以合古人進退之道，豈當固違嚴召，自速罪愆？力求罷免，誠非得已。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還成命。俾得自便，訪求醫藥。免致重累，流離道路，實荷國家全活之賜。伏候指揮。

第九狀

和靖處士尹焞。右焞今月十九日巳時，准尚書省紹興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并七年正月十三日兩次降到劄子指揮，推促兼程前來，❶赴行在所。契勘自涪州起發日，具狀申四川制置大使司，乞備申辭免恩命，沿路聽候指揮。正月二十一日至鄂州，緣疾病有加，具狀申尚書省。二月十九日

❶「推」，南圖本作「催」。

至江州，再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寢罷前降恩命，未奉指揮。間於今年四月十七日，准二月二十五日御前金字牌御封尚書省劄子，續准都進奏院遞到四月初四日尚書省劄子，催促疾速起發，於十八日辰時兩具狀，自江州繳申尚書省再乞敷奏。今更不敢重疊冒瀆，伏望憐察愚誠，非敢飾詞，上欺朝廷。乞檢會前狀，早賜指揮施行。

第十狀 並見所下省劄

第十一狀

第十二狀

第十三狀

第十四狀 並署同

右焞今月二十五日戌時，准御前金字牌降到御封尚書省劄子一道，奉聖旨：「不許辭免，催促疾速赴行在所供職者。」重念焞鄉關陷没，全家遇禍，失身盜賊之區，積憂懷忿，潛伏山谷者累年。既而間關入蜀，萬里一身，年垂七十，白首無歸。人生窮獨，何以加此？方茲栖栖之餘，仰蒙聖君，誤採虛名，濫膺召命。自紹興五年十月内至今年四月，凡五被御前金字牌，再被尚書省劄子，累蒙朝廷指揮，令所在州軍以禮敦遣。以焞艱虞羈旅之迹，分甘委棄於聖時。以焞一芥草茅之賤，豈當俟駕而後行？况今國步尚艱，乃臣子効忠之日。即茲數事，在於分義，無一可辭。實以既老且病，學問

無取，耳聵足弱，聽履艱辛，疾病有加，日虞委頓，決不能支持。前者累狀陳懇，實出愚誠，非敢稍有毫髮懷私擇利，故爲矯激，妄欺朝廷，以速罪戾。兼焞已於今月十八日，兩具狀申江州繳申尚書省，乞特賜敷奏，許令自便，訪求醫藥，免致道路委填溝壑。佇瞻闕庭，日覬俞允，伏望早賜施行。

第十五狀

右焞今月初四日午時，准五月二十九日巳時御前金字牌降到御封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尚書左僕射奏，以焞辭免新命，未聞就道，令江州守臣疾速以禮津遣者。」伏念焞自父祖而上仕於本朝，食祿者八世。如焞愚蠢，自知不堪世用，分甘老死，明時亦常濫竊高世之美名，罯無片善之稱。在國家何負於焞？顧焞何補於國家？自荐膺召旨以來，實以疾病侵凌，乞追回成命已十四狀，賦性山野，言多拙直，不識時宜，冒犯朝廷，日覬罪戾之獲，豈謂猶加寬貸，尚欲招徠，禮益隆厚。仰見聖朝求賢待士之至，搜揚微陋之誠，聞命震驚，感恩流涕。若尚敢高卧養痾，夷倨抗請，在朝廷即行誅戮，固已晚矣。言君臣之分義者，固已切齒於焞矣。朝廷尚或憐而貸之，亦天地之所不容，鬼神之所不赦也。焞切見方今國步尚艱，中原未復，進退人才，當明緩急。今日之務，無非繁劇，宜先俊傑以濟艱難。白首書生，動輒迂闊，用於平時，徒美聽觀，施於今日，何益事功？縱俾犬馬之齒未衰，負薪之疾可力，其於時事，素不通曉，况使獨持老病之餘，接武英豪之後？見聞僻陋，冒列經筵，又何足以發明

旨義，啓沃聖聰，考古驗今，裨贊元化之萬一哉？僥倖以進，必致人言。負罪而去，在焞何惜？豈不念貽累朝廷，取笑四方，上辱君相，下負師友？焞今年垂七十，惟事安死。於時無補，於身何有？反求諸己，自知甚明。詢之於人，孰不指目？重念焞今疾病憂懼，全在床枕，俟罪之餘，惴惴待盡。前後所陳，實出迫切，雖在草野，敢忘愛君？若謂矯飾，非焞所學。伏望朝廷早回天地之大造，曲貸螻蟻之微生，許令自便，訪求醫藥，使終殘喘，實荷國恩。伏乞特賜敷奏施行。伏候指揮。

第十六狀

右焞五月二十九日准尚書省劄子，檢會四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催促疾速赴行在所供職者。」契看四月十八日及四月二十七日三具狀申尚書省，❶以焞疾病浸加，提携重累，乞賜俞允，訪求醫藥，得以自便。至今四十餘日，並未蒙朝廷施行。切念焞流離道路今已十月。自至江州，又已三月有餘。正此極暑，非惟焞一身見在枕席，全家老幼盡皆疾病，❷已見失所。不免仰于朝廷，乞賜憐恤，檢會四月十八日及二十七日三狀，早賜敷奏，放令自便，免致道路委填溝壑。伏候指揮。

第十七狀

右焞自紹興五年十月初二日被召命，

---

❶「看」，隆慶本作「勘」。

❷「全」上，隆慶本有「日近」二字。

紹興六年二月十三日准川陝宣撫司差官齎降到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説書告命一軸及袍履等。焞以疾病，拜跪艱難，有妨拜受，即時具狀，申繳在涪州軍資庫。至今前後十七次具狀，申朝廷辭免上件恩命，乞歸田里，訪醫自便。累准朝旨，未賜俞允。焞以沿路州軍不住敦迫，❶雖强扶持，❷已至國門。緣在路衝冒，所患轉加，見招醫調治，未獲痊愈，所有准今月十一日尚書省劄子再降到元給告命，委是祇受，未得除見，別具狀申辭免。乞特賜指揮，依舊將上件告命等付元寄官司收管，仍乞檢會累狀，早賜敷奏施行。伏候指揮。

第十八狀

右焞昨者誤蒙召命，敦遣出蜀，扶病登舟，日增惴懼。近者入建康府界，已及國門。竊念焞近日又苦痢疾，一夕之間輒十數起。見用建康府醫人王琦調治，畧未痊安，癃老廢疾，情實可憐。伏望特賜敷奏，許之自便，以畢餘生。伏候指揮。

第十九狀

右焞昨者誤蒙召命，敦遣出蜀。蓋已歷陳愚陋，無補事功。加之兩歲之間，經涉萬里，疾病侵尋，屢困道路。比復卧病國門，至于委頓。仰荷聖主親遣中使，就加撫勞，宣醫診視，賜予過儀，且令調治殘骸，入覲宸扆。而焞尫羸之質，倍費調攝，雖疾病

❶「住」，原作「敢」，據隆慶本改。
❷「持」，隆慶本作「疾」。

向安，而筋骸尚劣，大懼久稽君命，罪不容誅，早夜以思，罔知攸措。伏念焞前後懇辭，及今凡二十狀，情實切至，不敢誕誣。雖聖旨寬假，又許入城調治，以俟痊安，而焞偃仰稽留，豈遑安處？日月漸久，人將謂何？又慮疏賤之言，未必皆能上徹天聽，謹將前後二十狀録連在前，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還恩命，以協師言。伏候指揮。

右通涪州員司申狀，❶共計二十狀，係到闕日繳連具申辭免者。至閏十月初八日，又被旨除祕書省校書郎，兼崇政殿説書。所有辭免劄子録于後，除祕書郎恩命亦係三次辭免。

辭免除祕書郎劄子

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説書尹焞劄子：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祕書郎兼崇政殿説書。」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焞遠自草萊，誤蒙收召，經帷之命，已非所宜，方欲陛對之間，力陳固陋。今復躐處祕書，尤爲美職，恩榮重復，實不自安。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還成命。伏候指揮。閏月十一日有旨：「不允。今閤門先次朝見供職。」

第二劄

新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説書尹焞劄子奏：臣猥以非才，蒙陛下萬里招聘，道路連年，疾病屢作，懇辭數十，天眷日加，顧臣何人，得此異數？今者負薪之疾偶獲少瘳，既已入拜冕旒於軒陛之下，登對清光於

❶「員司申」，隆慶本、南圖本作「軍員何申」。《年譜》云「軍員何伸」。

咫尺之間，❶疏遠之臣，榮幸極矣。伏念焞材質凡陋，學問迂疏，已及衰殘，濟之疾病，自度無以開發聖明，裨補政治。伏乞依臣前件辭免，特賜收還崇政殿説書恩命，許臣在外自便。取進止。十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第三劄

近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焞祕書郎兼崇政殿説書。」已罄愚衷，乞行寢罷，奉聖旨：「不允，先次朝見，赴講筵供職。」伏念焞猥以庸虛，備數勸講，辭不獲命，愧懼已深。方念誠懇未伸，恩寵過厚，至於祕省美職，尤出非宜。兼焞被命以來，未有一字之稱，旬月之勞，僥倖如斯，敢復叨冒？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還新除祕書省祕書郎恩命，庶使稍獲自安，勉於經筵，粗圖報効。伏候指揮。

辭免除祕書少監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祕書少監，依前兼崇政殿説書。」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焞本草萊之人，誤蒙聘召，擢受臺郎，俾侍經帷，眷遇優異，不許固辭。叨冒累月，衰病日甚，絲毫無補，坐縻廪食。焞雖至愚，寧不知愧？徒以被旨解釋《論語》未就，未敢干告朝廷，乞歸田里。豈可更貪寵榮，躐進美職？聖恩雖厚，實出無名，况東觀令承以待英進，❷豈焞病廢，得以冒

❶「尺」，原無，據隆慶本、南圖本補。
❷「承」，隆慶本、南圖本作「丞」。

居？伏乞特賜敷奏，追回成命，以安愚分。伏候指揮。紹興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左宣教郎、祕書省祕書郎兼崇政殿説書尹焞狀。

第二狀

今月初二日准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除祕書少監，奉聖旨：「不候，受告日下，先次供職。」契勘先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前件差遣」，已具狀申尚書省，以焞衰病辭免，乞賜追寢恩命，未蒙指揮。伏念焞見以病瘡在假，不任步履，欲乞檢會前狀事理敷奏，乞行寢罷施行。伏候指揮。

第三狀

伏以圖書之府，朝廷待天下英才，以備任使。昨蒙聖恩，除祕書郎，自以衰老迂愚，名實不稱，顧視同僚，已極慙靦。今復躐處上列，非據益深，未被俞允，不知攸措。重念焞草萊寒士，本無見聞，昨蒙招延，俾待勸講，❶既已辭不獲命，止欲扶病造朝，一見聖主，即求退居田里。會有旨講解《論語》，又值車駕時巡，百司進發，所以未敢干瀆朝聽。豈謂誤恩，復加進擢，揣分量才，無一可者。伏望特賜敷奏，收還成命。伏候指揮。

第四狀

近三具狀，申瀆朝廷，乞寢罷新除祕書少監恩命，未蒙矜允。切念焞草萊寒士，本無所長，誤蒙聖主招延，寘之講席，非不知

❶「待」，隆慶本、南圖本皆作「侍」。

幸。加之一生迍邅，白首流落，初無姓名，在人齒牙，日者起自布衣，得侍聖主清閒之燕，豈不知榮幸至此，實爲過分？豈不欲勉勵愚鈍，少酧眷禮？但焞以才術淺拙，學問迂疏，疾病侵凌，志慮衰耗，技止於此，無補今時。惟有知足安分，戒之在得。或可以不累師友，不辱聖朝，少助廉恥之風，使天下謂朝廷聘召之人，粗知分守，亦足以爲朝廷美事。情實誠愨，非敢誕謾，拙於言辭，未能取信，伏望檢會累狀，曲賜敷奏，追寢新除祕書少監恩命。伏候指揮。右劄，三月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不許再有陳請。可速就職，以副崇重儒學之意。」

第五狀

近四具狀，乞寢罷新除祕書少監恩命者。伏念焞雖庸愚，粗知忠信，處身甚約，不敢過求，平生里社之間，去就取舍，未嘗以一語欺人，人頗以是信之。今年垂七十，濫稱儒士，豈敢矯情作僞，以不忠、不信之言欺於君父之前哉？實以學問荒唐，加之老病，昨蒙聘召，固已力陳其不堪。聖上過聽，必欲見其面目，促召再三，恩禮隆厚。臣子之分，懼獲譴誅，止欲扶病造朝，旬日之間，即求閒退。不謂荐蒙超擢，驟冠同列。使焞筋骸年齒稍可支持，其在素志，猶不敢當，況是尩羸昏忘，舉動艱難，少壯之榮，反成苦楚。唯有退閑自適，是爲重恩。方欲乞身，敢復叨據區區之懇。始末不渝，皆出忱誠，了無矯僞。伏望朝廷更賜敷奏，收還前件祕書少監恩命。伏候指揮。

辭免兼史館日曆狀

左宣教郎、試祕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尹焞狀：契勘本省長貳，依條不與修纂。至紹興元年七月内因祕書少監程俱申請，特令修纂《日曆》。後來緣重修《實録》，因而又兼史館職事。切緣焞見係崇政殿說書，不惟拙於文筆，不通史學，兼間日赴經筵進講文字，又有專得指揮解說《論語》未了，委是精力有限，難以兼管修纂，欲望許依舊來條例，特免史館《日曆》職事。伏候指揮。四月九日，三省同奉聖旨：❶「特依。」

和靖尹先生文集卷之二

❶「三」，原作「二」，據南圖本改。

和靖尹先生文集卷之三

奏　劄　下

再乞歸田里劄子

伏爲年齒衰邁，疾病侵尋，自昨初赴招延，已於奏對之日乞候旬月之間即歸田畝。近者又常面乞骸骨，不蒙允從。切緣焞日來疾病益多，加之嘔血，欲乞特賜敷奏，許歸田里。伏候指揮。

辭免除職宫觀二狀見四月二十一日及二十七日

二劄内

辭免直徽猷閣職名狀

右焞云云。伏念焞雖甚庸愚，豈不知遭遇聖世，眷戀君恩？但以行年七十，疾病百出，精神筋力，勉强不前，所以必求閑退，保養殘年。今不蒙朝廷許致仕而去，至於改授職名，奉祠闕下，使之便閑，時奉勸講。聖恩隆厚，不敢固辭，然而延閣寓直，❶實爲清選，請去而得，何異要求？焞今更不敢力請自便，止乞收還貼職，少安愚分。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施行。

❶「直」，原作「真」，據隆慶本改。

辭免賜緋章服狀

左宣教郎、新除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兼崇政殿説書尹焞准勑：「特賜緋魚袋。」伏念焞自被召除，叨榮有愧。比緣卧病，方請退閑，更蒙寵錫身章，益隆異數。在焞山野之質，有所未安。伏乞特賜敷奏，收還上件恩命。伏候指揮。

辭免太常少卿狀見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所下❶

第二狀

准尚書劄子，❷以焞辭免新除太常少卿，奉聖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伏念焞行年六十九歲，昨蒙朝廷察其衰病，罷免祕書少監，改授前件差遣。自後老病交攻，甚於前日。念惟坐享禄食，專以説書爲職。方聖上日御經筵，未敢求去，止欲候秋講罷日，乞歸田畝。今來復蒙除用，豈不知榮？但以年老久病，筋力衰廢，實難勉强。伏候勑旨。

辭免除禮部侍郎劄子

臣十一月十九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權禮部侍郎，張絢除太常少卿，❸並日下供職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切緣臣近以衝寒冒濕，臟腑暴下，於十

❶「見」上，隆慶本有小字「闕」。「下」下，隆慶本有「省劄」二字。
❷「書」下，隆慶本、南圖本有「省」字。
❸「絢」，原作「詢」，據隆慶本、南圖本改。下同。

一月十六日在假，權將執事交割與以次官主管，見今將理未安。今來除已遵次指揮，日下將太常少卿職事交割與張絢外，伏念臣本以庸虛，誤膺召用，尸素朝列，有愧於心，嘗以學術迂疏，年齒衰邁，丐歸田畝，未賜允俞，豈可更復叨冒寵榮，濫厠法從。上恩雖厚，公議謂何？欲望聖慈追還成命，以臣見今衰病伏枕，乞除一在外宮觀，以安愚分。伏候敕旨。

第二劄

伏念臣久侍經幄，無補聖朝，敢謂誤恩，復加陞用。眷惟臣學術迂陋，❶老疾侵凌，雖欲更冒寵榮，力雖勉强云云。再奉德音，惟深感懼。尚餘愚懇，必覬矜憐。伏念臣召自草萊，擢侍帷幄，虛辱禮遇，何補聖朝？屢丐歸田，誠非矯飾，繼請致仕，實坐衰遲，遂蒙處之直祠，❷養其老病，上體至意，莫獲固辭。豈期復被簡除，大駭聞聽，載惟寵異，彌切兢惶。念一歲四遷，顧恩榮之已極。而十日九病，則衰遲之可知。深負素飡，難逃清議。且人無既老復壯之理，而禮有辭尊居卑之謙，揣分度宜，無名可受。况臣近苦暴下，尤覺頓衰，致精力之昏疲，增聽履之蹇躓，既難任事，豈合貪榮？矧惟宗伯名曹，詎容妄受；講臣清選，奚得久居？伏望洞鑒丹衷，曲全素履，亟投閑散，使畢衰殘。貪禄忘歸，已厚顏於朝路。見得思義，敢重辱於師門？仰覬天聰，俯從人欲，所有上件恩命，欲乞寢罷。伏候

❶「術」，原作「日」，據南圖本改。

❷「直」，隆慶本、南圖本作「真」。

勑旨。

第三劄

伏念臣久侍經筵，畧無報効，坐縻廪食，分所不安。加之見病伏枕，日就困殆。欲望聖慈矜憫老病，特賜收還成命，以安愚分。伏候勑旨。

第四劄

伏念臣學識迂疏，豈堪時用？加之老疾，精力日衰。頃緣誤被招延，躐陞華要，聖恩隆厚，不聽固辭，然久竊寵榮，實增媿懼。近拜奉常新命，仰體眷意，未敢即便求歸田里。重念臣未奉上件恩命以前，爲苦暴下，已申臺省在假將理，丹藥雜進，畧未少安。復蒙簡除，第深感泣。惟從班清峻，固非鄙陋得以冒居，而衰病沉縈，實以筋力難於勉强。臣今老病以極，❶日就危殆，欲望聖慈，曲賜矜念，特許收還成命，俾遂安養。伏候勑旨。

第五劄

伏念臣行年六十九歲，見因暴下，氣喘足弱，疾勢日增，未有安期，雖欲勉强，必致顛仆。臣久荷聖知，粗守忠信，不敢矯僞，妄稱疾病，以欺君父。欲望聖慈特賜矜憫，收還成命，俾遂將理。

❶「以」，隆慶本、南圖本作「已」。

再乞歸田里劄子

新除左通直郎、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尹焞奏：臣伏爲任太常卿日，以感寒暴下，遂申臺省在假將理。病中蒙恩命，權禮部侍郎兼侍講，累具狀辭免，未奉俞允。忽蒙陛下哀憐，就蒙賜告，天地生成之恩，何以論報？臣豈不願力疾一出，上副陛下待遇之意？然臣今來所病，馴致虛極，醫藥不效，無有安期。況臣大病伏枕已二十餘日，衰老至此，見苦滑泄，氣虛喘促，足弱筋攣，耳聾目眩，心識昏耗，百病交攻，委難勉强。欲望聖慈，放歸田里，以便安養。伏候勑旨。

第二劄

臣伏自十二月十六日第八次具奏，辭免前件新除恩命，及緣老病，乞歸田里，至今十日，未奉俞旨，臥病伏枕，❶展轉呻吟已四十餘日，藥石雜進，畧無少痊。數日以來，更加心疼胷痞，眊眩繼作。自知衰羸，未易醫治。重念臣一生寒賤，晚遇聖明，朞月之間，致身侍從，豈無眷戀，少報生成？而自未蒙除授以前，得疾在告，至於憊甚。聞命之日，感激聖恩，雖欲自勵以趨，卒難勉强。況臣平生所學，粗守忠信，行年七十，何忍欺君？欲望陛下念臣實病，保臣殘年，特降聖旨，放歸田里。或除一在外宮

❶「臥」上，隆慶本有「臣」字。

觀，庶幾安養，可就痊平。臣病軀苦楚，日夜延望，必覬允從。仰惟天地父母之恩，少加矜念。臣頻有冒瀆天聽，甘俟斧鉞之誅。伏候勑旨。

辭免除徽猷閣待制

新除左通直郎尹焞，臣比因老病，前後十上章，乞收還新除禮部侍郎兼侍講恩命，放歸田里。正月初十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者。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本緣衰疾，不能拜命。故敢屢瀆天威，力請閑退。今復進職西清，奉祠行闕，尚使荒陋，綴直講筵，天眷加隆，感深涕霣。而臣懇誠殫盡，辭説已窮，未能感動淵衷，曲賜孚允，豈得辭勞就逸，求去復還，上欺朝廷，以要榮寵？其於義分，益所未安。況臣衰病日加，畧無痊愈，欲求追罷成命，檢會累奏，放歸田畝。伏候勑旨。

第二劄

伏念臣年老卧病，非敢詐罔。前後所陳，辭窮理盡，忱誠雖竭，天意未孚。且臣起自草莽，驟躐禁塗，得君遇時，千古罕見，豈不知君命之嚴，事上之義，在於臣子，只合遵承，安敢抗拒恩命，辭避榮寵？實緣疾病沉痼，决難勉强，凡在朝列，皆所見聞，欲望云云。

第三劄

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義」，迺君

臣之大倫，報施之道也。臣獲侍燕閒一歲之久，五遷名秩，率皆清華，則陛下所以使臣，可謂盡禮矣，臣敢不盡事君之義，圖報陛下乎？臣自辭免禮部侍郎恩命，章疏十上，條例懇請，❶悃愊殫盡，未奉俞允。臣草芥微賤，固無足道，而朝廷名器之重，豈宜輕以假人？深慮辭之不至，誠之未格，不避再三之瀆，重陳當去之義，仰干天聽。惟陛下赦其愚，使畢其説，以全事君之義，不勝幸甚！臣自造闕廷，職在勸講，而本無學術，蔑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叨厚禮，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臣義當去者一也。臣起自草萊，誤應召用，守道之語，形于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係素守，❷使朝廷非常不次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非特上累聖知，將復貽辱師友。此臣義當去者二也。臣每念誤受寵知，蔑聞補報。比嘗不量分守，輒及國事，識見迂愚，已驗于今，跡其庸愚，豈堪時用？此臣義當去者三也。臣昨拜命奉常，曾未踰月，方移病告，遽擢春官，卧疾至今，未嘗供職。以病丐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實，得以祗受？此臣義當去者四也。臣聞國朝典故，揆之禮經，年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之衰病，伏枕累月，實難支持。血氣既衰，所戒在得，先聖遺訓，其理甚微。此臣義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可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仰惟陛下眷知之深，洞照情實，曲推上聖之仁，俯成匹夫之志，特賜檢會累奏，放歸田畝。伏候

❶「例」，隆慶本作「列」。
❷「係」，隆慶本、南圖本作「移」。

勑旨。

授内宫觀再乞歸田里劄子❶

臣近緣第三次辭免新除左通直郎、充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恩命云云。伏念臣前所陳述，乃事君之大義，人臣之常分，盡出誠實，非事矯僞。欲望聖慈檢會臣累奏，特許臣退歸田里，俾養衰病，以盡殘年。伏候勑旨。二月八日，奉聖旨：「依舊徽猷閣待制，差提舉江州太平觀，任便居止。」

乞免辭謝劄子❷

左通直郎、充徽猷閣待制、提舉太平觀尹焞奏：臣近緣疾病羸困，乞歸田里，聖恩寬大，許令自便，准勑提舉江州太平觀。一介書生，何以仰朝廷成就憐憫之意？❸切念卧病之久，筋力疲乏，步履拜跪，不能勉强，無緣出赴謝辭。欲望特賜敷奏，放免辭謝，庶使羸軀，不至殞越。取進止。

辭免除次對職名劄子

臣已於今月十五日扶病出門，前去平江府以來就醫居住。伏念臣昨蒙陛下召從田野，寘在經筵，雖曾蒙除禮部侍郎，緣爲卧病在告，元不曾供職。今來仰荷聖恩，許從自便，但以次對之職，難以冒受，欲望云云。

❶「田里」二字原無，據目録補。

❷「免辭」，原作「辭免」，此據底本目録、下文及隆慶本、南圖本改。

❸「仰」下，隆慶本有「當」字。

乞致仕劄子

伏念臣本以庸愚，老于田野，頃值聖明，遠加聘召，牢辭弗獲，誤被寵光，起侍經帷，遂躋禁從，略無微効之可録，實以多病而得休。今者犬馬之年，已登七十，形神衰瘁，疾病侵淩，報國無時，拊躬知愧，安可尚叨廪稍，坐食祠庭？揣分據經，亟當請老，欲望聖旨，許臣依條致仕。伏候勑旨。

遺表 上表爲永辭軒陛事

臣焞言：焞聞有生必死，乃事理之固然。「事理」作「物理」。❶ 原始要終，亦臣心所深諭。獨有終身之恨，曾微報國一作主。之功，將死有陳，其言或善，臣焞中謝。伏念臣幼則孤蹇，長而賤貧，道不合時，志惟師古。幸有淵源之自，竊窺聖哲之心。顧得志之莫期，則終身而獨善，絶清時結綬之志，有後進舞雩之遊。不意垂老之年，乃遇中興之主，仲靖康招聘之意，易和靖安退之名，起從遐徼羈旅之中，寘之勸講侍從之列。來崎嶇者萬里，奉清燕者踰年，感得時之若斯，實有幡然之志。悵事君之已晚，莫勝薾爾之軀，終卧病而乞歸，尋引年而告老。始終被遇，自謂莫倫，死生之間，夫復何憾！伏望皇帝陛下益隆聖學，廣被名賢。惟祖宗爲陛下之規，惟方策爲陛下之鑑。洪惟我宋，度越前朝。惟子惟孫，有典有則。而况天方悔禍，民獲小康，益勤宵旰之憂，必復國家之始。永辭聖世，莫罄愚衷。臣無

❶「作」上，隆慶本有「一」字。

任瞻天仰聖，結戀於悒之至，謹奉遺表以聞。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紹興十二年十一月日，奉議郎、充徽猷閣待制、致仕臣尹焞。

和靖尹先生文集卷之三

和靖尹先生文集卷之四

詩

亡姑墓銘詩

嗟夫人之生兮，一氣凝乎混茫。變而之死兮，去不知其何鄉。唯懿德之在人兮，愈久而不忘。歸安此室兮，其千萬年無壞傷。

過种明逸故居題絶句

少年忘意學經綸，❶老矣空餘此一身。面似髑髏頭似雪，却來巖谷繼前塵。

自秦入蜀道中絶句三首

緑陰深處竹籬遮，也有紅花映白花。却憶故鄉卿相第，不及張三李四家。

曉來雨過槐陰潤，午霽風摇麥浪寒。自愧此身徒擾擾，未知何處可偷安。

南枝北枝春事休，啼鶯乳燕也含愁。朝來回首頻惆悵，身過秦川最盡頭。

避賊至商山絶句

西來幾被雪霜埋，鴻雁嗷嗷莫强猜。今朝始踏商山路，高視浮雲任去來。

❶ 「忘」，隆慶本、南圖本作「妄」。

雜文

進論語狀

孔子以來，道學屢絶。言語文字，去本益賒。是以先聖遺書，雖以講誦而傳，或以解説而陋。况其所論、所趨不無差謬，豈惟無益，害有甚焉。脱使窮其根本，謹其辭説，苟不踐行，等爲虚語。此先聖所以重講解，慎言辭也。❶况如臣者，材質甚愚，修爲無取，施之於己，未見其功，資以事君，亦將何有？其於聖賢言行，何足以窺測奥妙，發明指歸？强顔爲之，第塞詔旨。臣無任慙羞，恐懼之至。

論語解序

臣自布衣入侍經筵，被旨解《論語》以進。臣備職勸講，不敢以寡陋辭。竊惟是書廼集記孔子嘉言善行，苟能即其問答，如此親炙於聖人之門然，❷默識心受而躬行之，則可謂善學矣。後之解其文義者數十百家，俾臣復措説其下，亦不過稱贊而已。恭惟陛下聖學高明，出乎天縱。如舜好問，如湯日新。舉賢而遠不仁，修己以安百姓。固以合符乎夫子之道，施之於事業矣，復何有待於臣之説？然而學貴於力行，不貴空言。若欲意義新奇，文辭華贍，則非臣所知

❶「慎」，原作「甚」，據隆慶本改。
❷「此」，隆慶本作「己」。

也。姑摭所聞，以稱明詔。臣謹上。

題論語解後

焞紹興七年十一月被召到闕賜對，押赴經筵，承續講説《論語·衛靈公》之末一章。次日有旨，給筆札，解《論語》以進。念以説書爲職，不敢以固陋辭。方以病困殆，蒙賜寬假，病安日解進。明年二月，駕還錢塘，焞以病從百司先行。三月，病少愈，力疾日赴經筵。是月十三日，詔促成書以進。時手顫目昏，心思荒錯，深懼稽命之久，遂勉强爲之，姑塞上命。四月二十一日進至，[1]而學者祁寬、吕稽中、堅中在焉，書成皆三子之助也。九年春，復病，丐歸，蒙恩授以閑禄，聽其自便，遂寓居平江府虎丘寺之西菴。寬從余居上方，暇日見此秩云：「當時潛録，欲終身誦之。」甚矣！其嗜學也。相從既久，若是書也，講亦熟矣，豈不知此一時應詔而成，皆前人成説。雖有一二臆見，坐以老病拙訥，心之精微，詞不能達。今取觀之，徒有愧汗。先聖不云乎：「吾無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焞於諸公亦然，何用此爲？寬復請藏之，因識始末，併戒其勿以示人，幸諒區區之意。冬至後一日，書于三畏齋。

書易傳後序

焞至閬中求《易傳》，得上十卦於吕稽中，實余門生也。後至武信，壻邢純多方求獲全本，以所收紙，借筆吏成其書，爲生日

[1] 「至」，隆慶本、南圖本作「呈」。

之禮，殆與世俗相祝者異矣。敬而受之，乃言曰：「誓畢此生，當竭吾才，不負吾夫子傳道之意。」壬子七月二十五日，門人尹焞書。

師説序

焞年二十，始登先生之門，被教誘諄諄，垂二十年。昔得朱公掞所編《雜説》，呈先生：「此書可觀否？」先生留半月。一日請曰：「前日所呈《雜説》如何？」❶先生曰：「某在，何必觀此。若不得某心，只是記得他意。」經兵火來蜀中，得數本。竊觀之，其聞或詳或畧，❷因所問而答之。蓋學者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未能無失，不敢改易。焞雖未盡識其意，以所見無疑者，輒成此書，目爲《師説》。覽者各自得焉，不能詳告也。紹興六年四月二十一日，門人尹焞記。

跋西銘

横渠先生作此銘，或疑同於墨氏之「兼愛」。寓書以問伊川先生，答曰：「《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❸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❹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子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二本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

❶「日」，原作「目」，據南圖本改。
❷「聞」，隆慶本作「間」。
❸「聖」，隆慶本作「世」。
❹「二」，隆慶本、南圖本作「三」。

流，仁之方也。無别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爲不及，不亦異乎？」

題伊川先生語録

焞登先生之門後五年，見劉唐詢通直出示朱公掞給事所編先生《雜説》，焞欣然受之。録呈曰：「此書可觀否？」先生留半月。復請曰：「所留《雜説》何如？」先生曰：「某在，何必看此書。若不得某之心，只是記得他意，豈不有差？」焞後更不敢復讀。兵火之餘，偶至蜀中，見人人成編。蓋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細觀之，則失其意者不暇一一言也。焞侍坐，先生誨之曰：「夫子没而微言絶，七十子死而大義乖。」信然！今日道學絶講，親炙者無幾，則迷妄失真亦固多矣，可不哀哉？如世傳史評之類，皆非先生所著。寓九江，夏庭列惠然見訪，語此道，❶輒書以誌之。紹興七年四月二十八日，門人河南尹焞書。

題伊川先生像

焞至蜀累年，見伊川先生畫像數本，最得其真。然則望之儼然，即之也温，殆非畫工所能傳也。學生祁寬，好學守道，欲刊諸石以傳久遠，其志益可佳矣。門人河南尹焞題。

❶「語」下，隆慶本有「及」字。

題蜀本周易册後❶

易之道如日星，但患於理未精。失於機會，則暗於理者也。聖人復生，恐不易我之言。

書伊川先生修禊序帖

陳公廙，予之舅氏也，元豐戊午卜居於洛。後一年爲此會。少年常至其處，時先生在會中，有此文。黄循聖以此佳紙見示，遂爲之書。紹興九年十月七日，平江虎丘西庵三畏齋，洛陽尹焞書。

題温公莊子節帖

焞少年居鄉里，文正温公來謁。叔父諱材，得侍立左右。今觀其書，用筆端正。楊子雲云：「書，心畫也。」寧不信然？紹興十二年暮春晦月，河南尹焞謹題。

跋馮聖先墓誌

余友聖先，每至洛見先生，多同處以講此道也。焞貧居杜門，未嘗一到汝晦。❷其子忠恕，好學樂道。丙午秋九月，焞被召赴闕，忠恕相訪，不暇款語。兵火之餘，奔竄

❶「册」，原無，據目録補。
❷「晦」，隆慶本作「誨」。

來涪陵，再獲與其子會聚，遂録此銘見遺。時紹興四年十二月望日，偶書此以誌歲月云。

又

東皐處士馮聖先，余同門之友也。汝、洛相去甚遠，❶聖先至，必同處講學，忘鑽仰之勞。不幸早世，莫見施設。澗上丈人陳叔易，以文辭翰墨爲一時之妙，述君懿行，深有餘意。焞之言不足爲重輕，其子忠恕欲題其末，以信來世。謹書此，用慰孝心，非敢爲助也。紹興六年秋八月十有八日，洛陽尹焞題。前所題藏之於其家，後所題以授忠恕。

跋馮聖先詩集語

焞昔年洛中與聖先相會，遂出示佳篇。兵火之餘，至涪陵與其子忠恕相會，遂得遍觀，亦可見其志之所存也。感歎之餘，以識歲月。紹興六年重陽日，千福院三畏齋，洛陽尹焞謹題。

告伊川先生祠文

維紹興六年歲次丙辰九月丙寅朔二十有五日庚寅，門人和靖處士尹焞，詣伊川先生侍講祠而告曰：「焞甲寅孟秋始居涪陵，乙卯孟冬誤辱召命，繼下除書，實嗣講事。

❶「遠」，隆慶本作「邇」。

人微望輕，敢紹前躅？辭不獲命，勉赴行朝。有補於世則未也，不辱師門則有之。今茲啓行，惟先生有以鑒之。謹告。」

書

遺書

右焞啓：其生也，榮辱在大夫之後，❶得正而斃，庶乎君子之歸，敢陳將死之言，以告終天之别。伏念焞曩由羈旅，經涉亂離，竊希先哲之風，不改陋巷之樂。晚而有遇，遽陪侍橐之聯，病不能朝，獲遂賜骸之請。念始終進退之禮，繄生成坱圠之恩，無復更生，遂爲永訣。伏望平章、僕射、相公，佐佑王室，康濟斯民，力扶上聖之君，亟致中興之業。瞻依曷既，涕泗無從，謹奉遺書布叙，伏惟鑒察不宣。

答王信伯書❷

焞頓首啓：前月特蒙寵顧，以病軀不得款奉教益爲恨。繼辱賜書，併録示定夫所撰其叔父墓銘、顯道《書先生易傳後》，捧領披讀，感愧之心，有不勝言。專使至，承惠翰荷眷予不忘，甚幸甚幸！焞即此遠依麻庇，諸事粗遣，腰痛亦減七八，不煩過慮。曾憲來寓虎丘，日獲相見，或云可居旬日。車馬聞欲來此，遂得款聽益論。未間，尚冀爲斯文自重。懇切懇切！便還，❸專奉啓

❶「辱」，隆慶本作「厚」。
❷「書」字原無，據目録補。
❸「使」，隆慶本作「使」。

起居，兼謝下情。不周。焞頓首再拜。

録示《易傳》差誤，且據焞所收本寫呈乞檢，至更望訂其是非，他俟面議。焞再拜。

焞頓首啓：向寓虎丘，時蒙寵顧，極荷眷予之勤。去秋過高隱，辱舘待至厚。拜别之久，日益瞻仰。遠承惠問，獲聞動静，感慰兼集。即日大暑，伏惟尊體萬福。焞去年冬末來會稽，凡事安集，不敢有煩遠念。末由拜會，惟乞爲斯文，倍加保重，以副願望真切。謹專附手啓，上問不周。焞頓首再拜。六月二十四日謹空。❶

焞再啓：自至會稽，以退閑不修講人事，不遇便人，故久不得上問，必能深察。向承教《論語》二事，今已改正。或更有未安處，有的便無惜貶諭。朋友切磨之道，廢而不講，正賴吾信伯也。萬萬留念，顒望顒望！貴眷各叶吉慶。時暑，以保愛爲祝。小姪塽已受恩，今年三月得岳祠，亦薄有禄廪。僥倖！僥倖！亦恐知之。焞再拜。

答祁居之書❷

焞前年冬末相别，兩見改歲，衰老日甚。幸未昏憒，亦不敢虚度時日。十二月末到會稽。初至，稍困人事，今即遂安居。經夏，别無所苦，不煩遠念。半月前有人傳言，在餘杭幹事。方怪咫尺無一字見及，忽收專問，獲聞動静，欣慰可知。示諭附來書，未嘗得一，何也？今後非的便，不可附

❶「空」下，隆慶本有另行「又」字，南圖本有另行「答王信伯」四字。

❷「書」字原無，據目録補。

書，彼此無益。故此中未嘗附書者，蓋以此也。川中諸公，未嘗通問。馮貫道四月間專遣人至，猶題黔州通判銜位。向在桐廬見除梁山軍，未嘗來行朝，傳之者妄也。伯世何故尚留枝江？缺在何時？仲志在廬山，有所授未？景實來別，其兄德元往來過此，相聚甚款，不講人事，終日相從。德元在四明時通書，敦智間相見，此亦有一二學者相見，不保其往，恐知之。李習之《復性書》三篇，舊亦常讀。偶記韓退之《與孟簡書》云：「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習之亦韓門生也，却晚從釋氏，無足怪者。古人尚如此，況今日時去時來，果求何事？果見何理？而望終始不移，大難大難！居仁時得書見，勉倡此道。然老拙之職似當然，其如力薄何？此道如青天白日，誰不見之？昧者汩以利欲，一出一入，望知其至多，見其無益也。吾子勉旃，相會未期，暑氣尚炎，萬萬倍加保重。令弟必且在左右，不敢致問。秉筆揮汗，信筆作此，言無次叙，一讀焚之可也。六月二十五日，焞書啓上。

答謝用休書

焞頓首拜啓：向在行朝，遠辱惠問，尋亦拜答，以致謝懇，未審得達聽覽否？忽忽三年，不獲嗣音，想無便而然也。季夏極暑，伏惟燕居多暇，尊候萬福。焞己未仲春，得請宫祠，來居姑蘇虎丘山寺，人事廢絶，雖欲上狀，無從可致，未知高明能亮詧否？年老多病，去歲乞致仕，蒙恩允許。今春初，隨壻氏邢純來寓會稽。偶虞教授仲琳時見過，志學之士也，赴仙鄉新任，遂

專附手啓上問，伏幸照察不周。焞頓首再拜，用休先輩、友兄閣下。六月二十六日謹空。

焞蒙録示先生《雜説》，至感！至感！《易傳》必有此書，先生自爲，無一字可疑，向亦嘗與虞君言之矣。向在川中，見印行先生文字，焞有數伯字以辯之，未暇録呈。思叔祭先生文，已收得久矣。當時同祭者，范棫、孟厚、焞四人，亦恐要知。焞再拜。

焞再拜啓：焞處此之樂否，虞皆悉之，不果縷陳。向得請退閑，甚欲得謀居仙鄉，以力薄不能遂適。去年夏，偶壻氏除此中差遣，去彼不遠，仍是一路，此心終欲一到左右，又未知何如，人事未易前期也。向同來洛中諸兄，誰且安處鄉里者？後來俊秀，繼此學者爲誰？因有的便，切望示諭。在洛中時，曾有收得先生文字，或當時答學者之問者否？❶老兄不憚煩爲寄及，幸甚！幸甚！貴聚萬福。令嗣幾人相別久矣，南北遼遠，皆不知聞，並乞批諭。專托虞公尋訪高隱，未得詳悉，併冀照亮。

焞再拜啓：得虞教授書，知吾友作學録，甚慰鄙懷。今虞君作教官，吾友爲録，使鄉校知此道者衆，何難之不易也？虞君鄉論甚美，於此道信之極篤，每相見多言及此，但恨未能盡所欲言。見而知之與聞而知之，氣味未可據道。在吾友，尤宜勉。不妄！不妄！焞再拜上。

和靖尹先生文集卷之四

❶「否」，隆慶本作「告」。

和靖尹先生文集卷之五

壁　帖

聖　學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静虚、動直。静虚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❶焞謹書。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悦，弗信於友矣。悦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悦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

❶「乎」下，隆慶本、南圖本有「聖學」二字。

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耳。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爲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設謂虛設。信夫！銘諸牖以自訟。紹興八年正月二十二日，焞謹書。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衆、修己、安百姓，堯舜病諸。是知人有願有欲，❶不能窮其願欲。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順吉逆凶，天之命也。畏大人，與天地合其德。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

❶「人」下，隆慶本有「能」字。

失言。」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慚。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耳目口鼻，四支之欲，性也。然有分焉，不可謂我須要得，是命也。仁義禮智，天道在人，賦分有厚薄，是命也。然有性焉，可以學，故不謂性。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爲意，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固爲仁之端。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寥寥天氣已高秋，更倚凌虛百尺樓。世上利名群蠛蠓，❶古來興廢幾浮漚。退安陋巷顏淵樂，不見長安李白愁。兩事到頭須有得，我心處處自優游。

閑來無事不從容，❷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

❶「群」，隆慶本作「懷」。

❷「事」，隆慶本作「物」。

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右《秋日偶成》。紹興十年十月初七日，天氣清明，因筆書此，時居桐廬縣廨西西齋。❶

能言未是難，行得始爲難。須是真男子，方能無厚顔。

曉日都門颯旆旌，❷晚風鐃吹入三城。知公再爲蒼生起，不是尋常刺史行。

聞説獼猴性頗靈，相車來便滿山迎。鞭羸到此曾何見，始覺毛虫亦世情。❸

孔子生知非假習，孟軻先覺亦須修。誠明本屬吾家事，自是今人好外求。右《誠明吟》。❹

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言行，君子之樞機，可不慎乎？戒之慎之！日慎一日！造次顛沛，常在于斯。十一月初二日，尹焞謹書。

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趣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觀此，甚有省處。君子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無惡於志。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象，正惟儀形文王，當冥契天德，而萬邦信説。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❶「西西」，隆慶本、南圖本不重。

❷「颯」，隆慶本、南圖本作「颭」。

❸「亦」，隆慶本、南圖本作「更」。

❹「吟」下，隆慶本有「康節先生」四字。

賈瓊問群居之道。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曰：「可終身而行乎？」子曰：「烏乎而不可也❶？古之有道者，内不失真而外不殊俗。夫如此，故全也。」

薛收問：「聖人與天地如何？」子曰：「天生之，地長之，聖人成之。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

第一

《乾》《坤》《屯》《蒙》《需》
《訟》《師》《比》《小畜》《履》

第二

《泰》《否》《同人》《大有》《謙》
《豫》《隨》《蠱》《臨》《觀》

第三

《噬嗑》《賁》《剥》《復》《無妄》
《大畜》《頤》《大過》《習坎》《離》

第四

《咸》《恒》《遯》《大壯》《晉》
《明夷》《家人》《睽》《蹇》《解》
《損》《益》

第五

《夬》《姤》《萃》《升》《困》
《井》《革》《鼎》《震》《艮》《漸》
《歸妹》

第六

《豐》《旅》《巽》《兑》《涣》
《節》《中孚》《小過》《既濟》《未濟》

䷘震下乾上。天上震下。震，動也。動以天，爲無妄；動以人欲，則妄矣。無妄之義，大矣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❶「而」，隆慶本作「其」。

無妄，元亨利貞。

無妄，天之道也。卦言人由無妄之道也。利貞，法無妄之道。利在貞正，失貞正，則妄也。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故有匪正，則爲過眚。

䷚震下艮上。《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動息節宣以養生，飲食衣服以養形，威儀行義以養德，推己及物以養人。

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君子觀其象以養其身，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

䷛巽下兑上。《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君子觀《大過》之象，以立其大過人之行。天下非之而不顧，獨立不懼也。舉世不見知而不悔，遯世無悶也。

䷳艮下艮上。《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艮爲止。止之道，惟其時。行止動靜不以時，則妄也。不失其時，則順理而合義。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動靜合理義，不失其時也，乃其道之光明也。君子所貴乎時，仲尼行止久速是也。艮體篤實，❶有光明之義。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人之所當慎而止者，其言行也。五在

❶「篤」，南圖本作「爲」。

上，故以輔言。輔，言之所由出也。艮其輔，則不妄出而有序也。言輕發而無序，則有悔。止之於輔，故悔亡也。有序中節，有次序也。輔與頰舌，皆言所由出，而輔在中。艮其輔，謂止於中也。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五之所善者，中也。艮其輔，謂止於中也。言以得中爲正，止之於輔，使不失中，乃得正也。

☳☴震下巽上。《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乾下震上。《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❶

☰☶乾下艮上。《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兑下艮上。《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初九，不遠復，無秖悔，元吉。

復者，反來復也。❷陽，君子之道，故復爲反善之義。初剛陽來復，處卦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惟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秖，抵也。《玉篇》云：「接也。」義亦同。無秖悔，不至於悔也。《坎》卦曰「秖既平，無咎」，謂至既平也。顔子無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無秖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❶「履」，南圖本作「復」。

❷「反」上，依程頤《易傳》當有「陽」字。

不遠而復者，君子所以脩其身之道也。學問之道無它也，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隨，元，亨，利，貞，無咎。

隨之道，可以致大亨也。君子之道，爲衆所隨，與己隨於人，及臨事擇所隨，皆隨也。隨得其道，則可以致大亨也。凡人君之從義，❶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隨之道，利在於貞正，隨得其正，然後能大亨而無咎。失其正，則有咎矣，豈能亨乎？

隨時之義，大矣哉！

君子之道，隨時而動，從宜適變，❷不可爲典要。❸非造道之深，知幾能權者，不能與此也。故贊之曰：「大矣哉！」凡贊之者，欲人知其義之大，玩而識之也。此贊隨時之義大，與《豫》卦以下諸卦不同，諸卦時與義是兩事。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辯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辯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辯義。《巽》以行權。

❶「義」，隆慶本作「善」。
❷「變」，隆慶本作「便」。
❸「典」，原作「曲」，據隆慶本改。

讚《易》曰：❶至《序卦》曰：「大矣！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至《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子曰：「名實相生，利用相成，是非相明，去就相安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

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孔子上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孔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者，其惟孔子乎！

顏子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之所愛者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

❶「讚」上，隆慶本有「子」字。

大而忘小焉耳。得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❶則貴富賤貧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顔子亞聖。

畏天命，則可以不失付畀。畏大人，如此尊嚴，而亦自可畏。畏聖人之言，則可以進德。三者，學者之宜慎，予其思之。

窮不能卷，達不能舒，謂之知道，不亦難乎？右《窮達吟》。

《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❷待其人而後行。❸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皆是一貫。

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茂叔窗前草不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觀天地生物氣象，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爲難。

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萬物皆有理，順之則易，逆之則難。各循其理，何勞於己哉？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也。天理，皆實理也，人而信者爲難。

子曰：「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窮達，時也。有行之者，有遇之者。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一往一來，各以數至，豈徒云哉？」

意未萌于心，言未出諸口，神莫得而窺，人莫得而咎。君子貴慎獨，上不愧屋漏。人神亦吾心，口自處其後。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

❶「足」下，隆慶本後有「無不足」三字。
❷「威儀」，隆慶本、南圖本作「曲禮」。
❸「而」，隆慶本、南圖本作「然」。

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身生天地後，心在天地前。天地自我出，自餘何足言。右《自餘吟》。

家請官供不報答，無異雀鼠偷太倉。

子言：「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困辱非憂，取困辱惟憂。榮利非樂，忘榮利惟樂。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陌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❶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吾不仕，故成業。不動，故無悔。不廣求，故得。不襍學，故明。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薛收問《易》。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收退而歎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

周之人以石之韞玉者爲朴。❷鄭人之言，以鼠之腊者爲朴。❸鄭謂周曰：「欲朴乎？」周人大説，願屬目。出而視之，❹死鼠

❶「也」字，隆慶本無。
❷「朴」，隆慶本作「璞」。
❸「腊」，原作「暗」，據隆慶本改。
❹「視」，隆慶本作「示」。

也，唾之而去。

視聽言動，行住坐卧，謹之慎之，日求寡過。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

踐形有説常希孟，樂内無功可比回。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但人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耳。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由孟子，則可以觀《易》。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二月二日至此，閑過時日甚多。處此室不勤于學，誠吾師之罪人也。三月十五日書。

九月十九日。已後人有長短是非，不須論説。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似非己事，安知人不以己是爲非乎？戒之慎之，無蹈前過也。置之目前，日當三省。

治心以正，保躬以静。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則天。爲者敗之，不如自然。温公《無爲贊》。

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

子居家，雖孩孺必狎。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斂容。

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病莫大於不聞過，辱莫大於不知耻。

或問：「一日静坐，見萬事平等無礙，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曰：「是静中之功，蓋心虚氣平而然。須於應事時，常有

此氣象方好。」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失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誠哉斯言！守而勿失。

好仁如好色，好仁爲甚矣。見過而内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爲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誠其身。❶故孔子未見其人，必歎曰「已矣夫」，思之甚也。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古人避地隱居，須慎其所處。不爲人知姓名，乃善處者也。余尚未能絶交息游，是爲深病。年將七十，學不日進，道不加修，碌碌隨衆，實爲人世間一蠹物耳。書此以自訟。九月初七日謹書。

可勉者行，可信者言，可委者命，可託者天。《四可吟》

言不可妄，行不可隳，命不可忽，天不可違。《四不可吟》

耳不妄聽，目無妄顧，口無妄言，心無妄慮。四者不妄，聖賢之具。余何人哉？敢不希慕。季春初九日，焞謹書。

寸心明徹物難方，質直從來氣焰長。

❶「誠」，隆慶本、南圖本作「成」。

何事陋居藏不得，畫堂金殿借餘光。

百年光景擲梭如，無事休將世網拘。天蓋地承今昔在，争名懷利一歸虚。紹興十年三月中澣日，虎丘西庵三畏齋書。

和靖尹公先生遺墨一卷，[1]皆先生晚歲片紙手書聖賢所示治氣養心之要，粘之屋壁以自警戒者，其家緝而藏之。今陽夏趙侯，刻寘臨川郡齋，摹本見寄。熹竊惟念前賢進脩不倦，死而後已。其心炯炯，猶若可識。而趙侯所以摹刻之意，又非取其字畫之工，以供好事者之傳玩而已。捧讀終篇，恍然自失。因敬識其後，以自詔云。淳熙丙申三月丁巳，新安朱熹敬書。

和靖先生所居之齋，多以片紙書格言、至論寘于牕壁間，今往往藏於其家，如此所刻是也。反復玩繹遐想，其感發之趣深，存體之功至，而浹洽之味爲無窮也。嗟乎！學者於此，亦可以得師矣。淳熙丙申三月壬戌，廣漢張栻謹書。

和靖尹先生文集卷之五

[1] 「墨」，隆慶本作「書」。

和靖尹先生文集卷之六

師説　上❶

《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時敏他日問進德之序，先生曰：「進德須忠信。忠不欺，信不詐，不詐不欺，故可入德。昔夫子蓋嘗以『主忠信』告子張矣。《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

先生每與時敏講書，必具衣冠，或深衣。講畢，則曰：「盡誠及物者，我也。誠之者，其在子乎！」或引呂與叔《中庸後》曰：「諸君有意今日之講，猶有望焉。無意，則不肖。自爲譊譊無益，不幾於侮聖言者乎？」

先生曰：「學者切不可以富貴爲大事。富貴儻來之物，纔役心於此，則不可爲學矣。」

先生曰：「學者須是誠，須是敬。敬則誠矣。故《易》曰：『君子敬以直内。』若色厲内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類也歟！」

先生曰：「君子之爲學，問欲切，思欲近。若泛問而遠思，豈有所得哉？雖子夏之言，實有可取。」

先生曰：「學者不可無師友，師道嚴，須是友。觀《易·兑卦》，全説朋友。公且看樊遲問仁，孔子告以『愛人』；問知，告以『知人』。孔子竭始終言之，當時樊遲無所

❶「師説上」，南圖本作「會稽師説」，不分卷。

進，故又告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遲復無所進。及退而見子夏，子夏且以舜、湯之事言之，然後釋然，不復問。朋友之得，可謂多矣。」因言：「某昔從伊川，問不切，只是不答。若要切切偲偲，是朋友。」❶

先生曰：「孔、孟之門所以有大過人者，只是盡誠。公且看孔子閒居，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所樂者，蓋樂四子畧無僞飾。至子路終不得其死，則見於『行行』，其有僞乎？」

先生曰：「孔、孟門第，更無隱情，有疑便問。且如短喪、學稼，樊遲、宰我豈不知是小人不仁之事？蓋心有疑，不得不問。若不問，則終於自信矣。又如公孫丑問孟子：『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乃所願，則學孔子』，丑豈不知？亦見管、晏之功大，故舉而比之。得孟子一言之後，方知孟子之志在於道，而不在於功。後之人有所進益，亦公孫丑之力也。」

先生曰：「某在經筵進《論語解》，別無可取，只一篇序，却是某意。曰：『學貴力行，不貴空言。若欲意義新奇，文辭華贍，則非臣所知。』此是某意。」

時敏欲學讀《孟子》，問曰：「《孟子》不知誰解得好？」先生曰：「無出趙氏，公且看趙氏注。」因曰：「某被旨解《孟子》，《孟子》逐段自說分明。今更不復解，但與逐段作一説，提其要而已。」

先生曰：「孟子稱：『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惟知者爲能以小事大。』兩句若不相

❶ 「是」上，南圖本有「須」字。

干？」數日後，復申前説。時敏曰：「莫是仁智自此可見？以吾之大事彼之小，非仁者不能。蓋勢雖可爲而不忍爲，此所謂樂天。以小事大，但勢不敵，勉事之而已。所謂知者，知之也，故曰『畏天』。」先生曰：「是也。王、伯之分，於此可見。」

先生曰：「孟子之書，讀來讀去，不覺快活。」時敏問：「如何？」先生曰：「公且看關一也。古爲關以禦暴，今爲關以爲暴。爲暴大段不干事。」

先生曰：「明道説：『萬取千，千取百』最好，齊語謂『某處取某處遠近』。」

先生曰：「孟子浩然之氣，若非公孫丑之問，終不發出來，丑可謂有功矣！」

時敏問：「周公須得兼三王如何？」先生曰：「此聖人之公也。」

吕紫微書問：「配義與道，道、義如何分？」先生曰：「道是總名，義則見於事。」

時敏問：「許大伊尹，孟子只看一箇『任』字與之，恐不足以盡伊尹？」先生曰：「不然。孟子説話，字字要秤停。賢看他在畎畝時，只知以堯、舜之道自任。及幡然而起，則以天下自任。故曰：『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若己推而納之溝中。』非『任』而何？」

先生曰：「孟子説話，字字秤停，不肯妄與。如曰：『子路，人告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喜與拜固自不同，况能舍己從人，其氣象又大矣。非孟子，誰識之？」

先生曰：「《孟子》大段好文字。」時敏請益，先生曰：「孟子只要説箇爲政不因先生之道，可謂智乎？直自離婁之明説來，三代以後那有這文字。」

時敏問：「責難如何是恭？陳善閉邪如何是敬？」先生曰：「敬主内，言陳不陳在我。恭主外，言聽不聽在君。在我者，不可不敬。在君，則當致恭而已。故孔子言九思，事思敬，貌思恭。孟子亦曰：『我非堯、舜之道不陳，莫如我敬王也。』」

先生曰：「讀書要識賢者氣象，樂正子便自與孟子不同。魯平公將見孟子，嬖人臧倉沮之，樂正子未免言焉。孟子便别曰：『吾之不遇，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正與公伯寮愬子路意同。」

時敏問：「養生何故不足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先生曰：「父母之生，好惡取捨猶有言焉。孝子則順其志而已可也，故未足以當大事。及其亡也，子無所請，親無所言，好惡取捨子之心，親之心，始足盡其事而已。故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時敏問：「告子生之謂性，如何？」先生曰：「生之謂性，説得自是白玉、白羽、白雪，其白一也。只是被孟子以牛之性、人之性爲問，便錯了、倒了。只是内不明。」

時敏問：「《易傳》解『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引始終條理，其義何如？」先生曰：「此一段孟子别解得分明，曰：『始條理者，知之事也。』故譬則巧，今人運用智巧以求合乎事意者，皆是矣。至於終條理者，須是『聖人之事也』。故譬則力，智巧不侔焉。《易》曰『可與幾』者，便是智之事也；『可與存義』者，便是聖之事也。孟子尚慮人未曉，直以射譬之曰：其至者，雖爾力量之所及，其中，則非力也，用巧而已。三子自巧至聖，皆得一偏。若孔子，則集大成矣。故集大成，孟子指爲孔子而言。所謂集者，非

取諸三子也。」

先生曰：「『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此孟子説盡《井卦》。孰謂孟子尤長於《詩》《書》？要看《易》，先讀《孟子》一遍。」

先生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孟子説心，非説性也。」

先生曰：「德壽問某：『紂亦是君，孟子何故謂之一夫？』某曰：『此非孟子之言。』上曰：『誰言？』曰：『此武王誓師之辭也：獨夫紂，洪惟作威。』上又曰：『君視臣如土芥，則臣亦便可視君如寇仇？』某曰：『此亦非孟子之言。』上曰：『誰言？』曰：『此三代之民言也：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上大喜。他日，謂趙丞相曰：『朕嘗以此問張九成，九成曰：才不爲君，便是獨夫。若尹某，可謂明矣。若九成，殊不曉他意。』」

先生謂時敏曰：「齊宣王問湯、武之事有諸，孟子對以『一夫』，蓋以警當時時君。若土芥一段，孟子告齊宣之語。此『告』字，當如《書》『入告爾后』之『告』，同言君臣義合，報施之道必爾，亦所以深曉時君也。」

時敏因侍坐，語及《孟子》。先生曰：「近來看得如何？」對曰：「數日看得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先生大聲曰：「如斯而已矣。」既而曰：「盡得此，便是聖人。」

時敏請《論語》，先生曰：「須莊敬。見得如弟子之問，孔子之答。又見得弟子之言，與孔子之言，亦自有輕重。」因曰：「某昔在伊川席下，一日問某曰：『賢看《論語》如何？』某曰：『看《論語》句句是實。』伊川曰：『善自涵養。』」

先生曰：「某一日侍坐於伊川，請曰：

『某看曾子三省，誠而已。』伊川曰：『不意賢看到此緊要處。』」❶

紫微呂公領子文，同問學於先生，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呂即令文起，拜而書之紳。

時敏侍坐，有蚵蚾出於籬下，先生指之曰：「天地之間，無物不養。此雖細微，在所不棄。」因曰：「某往年在伊川席下，張思叔亦在，某問先生：『人不可以無一箇量？』先生曰：『賢要量如何大？』某曰：『須是如江河大。』先生曰：『聖人之量有甚窮盡？』某曰：『先生何以見其無窮盡？』先生曰：『於孔子見之，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若他人，須着一箇小人字，賢且看聖人之量如何大。』」

時敏問：「『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如其道，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先生曰：「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三年，則天時一變。先王制禮，設爲中制，使知者不敢過，不肖者不敢不及。三年無改，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曰：「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則改之何速也？」先生久之曰：「賢讀《書》不子細。鯀九載績用不成，堯誅之。堯崩三年，喪畢，舜始命禹以平水土。何止三年？」時敏歸以語呂文，呂曰：「『子細』二字極好。」故呂教人，必以「子細」。先生教人，全在涵養。

時敏問：「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一段，望先生垂教。」先生曰：「賢且讀，教句法分明。」曰：「『禮之用』是一句，以和爲貴，故『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❶「意」，南圖本作「易」。

言君子、小人皆得行此，以和爲重也。却『有所不行』者，知和矣。『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者，要以禮爲重也。大抵讀書，須是句法分明，下一字重。」

時敏問：「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此『好』字，欲如『仁者能好人』之『好』同，如何？」先生曰：「不須如此說，只是孝弟，順德也。順德，自無犯上，況作亂乎？」

省試出《克己復禮爲仁論參詳》，朱希直來問：「一日克己復禮，如何天下歸仁？」先生曰：「天下那有兩箇道理？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到那誠處，天下自然歸仁。」朱退。時敏問：「如何誠處，便天下歸仁？」先生曰：「孔子只說仁，不說誠。子思、孟子說出誠來，故曰：『誠者，天之道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到那誠處，便是仁，天下安能外此哉？故曰歸仁。」

先生曰：「《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此一段極好玩味。且周自稷封邰，至大王自邠遷岐，其時已自爲西伯。文王受命之祖，三分天下有二，非取諸殷也。非取諸殷，而以三分有二之天下不失臣節，此所以爲至德也歟？又如舜，白手將一箇天下與禹。兩聖人氣象如何地大！故曰舜、文『若合符節』。」

時敏問：「『子在川上』一段，先儒有以死生爲言者，其說如何？」先生曰：「不如此。某嘗以此問伊川，伊川曰：『此蓋形容道之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可窺而

易見者，莫如川。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某亦引解在第九篇。」

先生謂時敏曰：「賢在此，飲食恐麤糲？」時敏起謝曰：「時敏田家子，本無食禄分。今來分先生禄食，大段僭越，豈問麤糲！」先生笑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今士大夫好事治飲食，所謂『養其小體爲小人』。」因目其左右云。

先生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惟其喻之，是以好之。」

時敏問：「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且夫子之文章未嘗言，子貢則曰『可得而聞』。性與天道，夫子既言之，則曰『不可得而聞也』。且性與天道如何分？」先生曰：「如何分得？子思曰『天命之謂性』，則合天人而言耳。蓋子貢於此始有所得，既曰文章可得而易言矣，故曰聞也。性、天道非如文章可得而易言。所謂言者，如曰言夫子之於性與天道云耳。故曰『不可得而聞也』。」

時敏問：「子見南子，子路何故不悦？」先生曰：「昔在洛，沈元用亦以此問，某曰：『聖人所爲，賢人自不識。子路在當時已疑，況公生千載之後？自是疑也。』沈曰：『使先生，見南子否？』曰：『某不敢見。』沈曰：『何故？』曰：『待其磨不磷，涅不緇，雖佛肸召亦往，況南子乎？』沈曰：『某七年之疑，今日頓釋。』某曰：『未也，離此去，却又疑。』」因謂時敏曰：「南子非正，而靈公以爲夫人，使見夫子。夫子雖不欲見，安能拒之？子路以夫子爲彼强也，故不悦。夫子爲陳不得已之故，若道之否塞，蓋天厭之。《易》曰：『見惡人，無咎。』《象》

曰：『見惡人，以避咎也。』」

時敏問：「葉公問孔子於子路，何故不對？莫是子路誚葉公，有許大夫子而不知，故不對歟？」曰：「非也，亦夫子難於形容。賢且看夫子自道，不過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而已。發憤忘食，知之事也。樂以忘憂，仁之事也。仁且智，夫子聖矣乎！若常人，不過誇大而已。」

有新第人來見，先生退。先生爲時敏講《論語》第七篇，吕憲又送改官文字，邢叔端舉家甚喜。先生曰：「人心固不足，秀才望得解，得解望及第，緑衫望緋衫，緋衫望紫衫，何時是已？此所謂『小人長戚戚』。」因曰：「前輩各别，歐陽公及第後，棄其所業，與伯祖師魯習古文。近來如謝顯道、楊中立，皆因及第後來隨伊川。」時敏歸，語吕文。吕曰：「先生長者，説話有益。某祖父侍講在家，亦有新第人來見，是親戚，不欲言其名。久之，曰：『某待將《三經新義》編成門類，以便學者。』侍講曰：『公更待應舉耶？』其人大慙。」

和靖尹先生文集卷之六

和靖尹先生文集卷之七

師説中

先生既進《語解》，一日德壽忽謂趙丞相曰：「朕看尹某日間所行，全是一部《論語》。」趙曰：「陛下可謂知人矣。」德壽問先生：「卿如何養得如此粹厚？」先生曰：「臣但一生不敢作過。」上笑之。汪聖錫亦嘗舉此。❶

先生爲時敏説《中庸》，至「居下位，不悦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至「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拱手曰：「孟子所得於曾子者，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今孟子全取此一段載於其書，但改『誠之者』一字爲『思誠』而已。其本在於曾子之『三省』，與夫『一唯』而已。可謂學問源流，遠有端緒，不失其正也如此。」先生嘗寫横渠數語於壁，曰：「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益》：『長裕而不設。』設謂虚設。信夫！銘諸牖以自訟。年月日，某謹書。」顧時敏曰：「横渠之學，可謂勤矣。其心不閑。」

先生嘗寫「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兩句，帖之坐隅。顧謂時敏曰：

---

❶「此」下，南圖本多出如下文字：先生於卧榻前書一紙曰：「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静虚動直；静虚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某寫此兩句，也有來道好者，也有愛其字而乞去者，不知知某意否。」時敏問：「先生之意如何？」先生曰：「某意在此兩句，未能得到。賢且看從不敢上做來，做來做去，做到無擇地位，自然滿天下而無過。」時敏再請益，曰：「前有非先王之法服，至説言行則不言服。及終，則又曰三者備矣。豈言行無盡，服則不可加益歟？」曰：「不然。天子以德言，諸侯以位言，卿大夫以服言，士以行言，庶人則以利言，此其大畧。服至於卿大夫，則有降而無益。益則是王，故只説言行。」他日，又再書其後曰：「言行，君子之樞機，可不慎乎？戒之！慎之！日慎一日，造次顛沛，常在於斯。月日，某謹書。」❶

先生曰：「某舊在洛赴試，試官出『中於事君論』。某謂朋舊：若出一箇『終於立身』，最難做。」時敏問：「如何？」先生曰：「孔子却不説終於事君，而曰『終於立身』，蓋立身最難。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故曰『終於立身』。」

時敏問：「事父母孝，如何便能事天明，事地察？明察如何？」先生曰：「天地一也。尊卑之辨，不得不爾。天地，萬物之父母也。父母，人子之天地也。那有兩箇道理？故事父母孝，則自然明察乎事天地之理。察，審而已。舜明庶物，察人倫是

❶「書」下，南圖本多出如下文字：先生嘗自書曰：「古人避地隱居，須慎其所處。不必人知其姓名，乃善處者也。予尚未能絶交息游，是爲深病。年將七十，學不加進，道不加脩，碌碌隨衆，實人世間蠹物耳。書此自讁。」

也。賢於此上，更宜涵養教分明。」

時敏問：「『身體髮膚，孝之始也。立身行道，孝之終也。孝道終始於此盡矣。』又曰：『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前二而後三，且立身行道，非中於事君之謂耶？」先生曰：「前二者，言孝道之終始，不出乎行此三者。言行孝之道，不免有始、中、終之序。墨子二本，所以顛倒。」

吕紫微書問釋氏「生死輪回之説」，先生謂時敏曰：「居仁泥於生死輪回，某已作書喻之，引潮以喻輪回。賢他日見渠，作某拜意，問渠：『今世既做了中書舍人，後世更要做宰相？』輪回之説，佛家之愛，便宜也。」未幾，吕再書至，云：「既無輪回，人何苦爲善而不爲惡？」先生笑曰：「只這裏便是私心。《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生天地中，其本甚善，幾曾教你爲惡、作賤他來？得之太虚，還之太虚，我在何處？」

先生有書答吕文問胡《春秋》，與他祖父所問不同。辭云：「某再拜。屢承下問，所以未能一一拜答者，以居仁聰明，加之力學，何待老拙？豈非欲發其狂言乎？見詢《春秋》改用夏時，未嘗有此説。以傳爲案，經爲斷，尤背於理。往年侍坐，有一説諸經是律，《春秋》是斷，未嘗以傳爲案也。昔夏君廷列見訪，某嘗書數字與之，曰：『若不得某心，只是記他意。』此先生語，若非居仁疑，何以知其錯誤？甚幸！甚幸！遇荒歉，則憂死亡；遇患難，則生恐怖；此乃士大夫之常情，愚切以爲不然。此蓋見之未明，養之未熟，臨事乃爾。敢以愚見布左右，或以爲然，毋惜見教。某再拜。」

先生作書後，謂時敏曰：「前輩皆以

《左傳》是按，《春秋》是斷。如此，則是孔子因《傳》而爲《經》矣。孔子却與左丘明一般，先生那有此説？」

時敏欲請伊川成編之語，先生曰：「某無之。今日所與賢説底話，皆平日先生所以教某者，公但記取。若要看《雜説》，不如看《易傳》。《易傳》，先生之成書。《雜説》，他人之所記。」❶因出一紙云：「某登先生之門後五年，見劉唐詢出示朱公掞所編文字《雜説》，欣然受之，以呈先生，曰：『此書可觀否？』先生留半月。他日復請，曰：『所留《雜説》如何？』先生曰：『某在，何必看此書？若不得某心，只是記得他意，豈不有差？』某後更不敢復請。兵火之餘，偶至蜀中，見人人成編。蓋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細觀之，則失其意者，不暇一二言也。❷某侍坐，先生誨之曰：『夫子没而微言絶，七十子死而大義乖。』信然！今日道學絶講，親炙者無幾，則迷妄失真固亦多矣，可不哀哉！如世傳《史評》之類，皆非先生所著。寓九江，夏君廷列惠然見過，語及此道，輒書以諗之。紹興七年四月二十八日，門人河南尹焞書。十二年五月五日，重書以遺王時敏秀才。」其本今留汪尚書家。

呂紫微書問先生：「某祖父侍講，嘗説伊川矣：『諸儒解經不合全解。』謂：『聖人語言，自有人不到去處。更經秦火，言義豈無所續？某於《易傳》，或有所見，則隨記之。』今《易傳》乃成全書，與祖父所聞不同，何也？」先生曰：「某在先生席下數年，後方學《易》。序有七十二家《易傳》，先生初

❶「他」，南圖本作「也」。
❷「暇」，南圖本作「假」。

教某，或只得看一象、一爻，須説盡諸儒解。有未盡處，然後始於巾箱中出他所説。臨啓手足，連封以付張思叔。思叔，能文者也，庶有所潤色。明年，思叔死，其子以歸四明高抑崇。今慈谿本是矣，今見在。據當時所見考校，全書與不全書，亦未可知。」

時敏問：「伊川何不解《繫辭》？」先生曰：「洛人亦問及此，伊川曰：『《繫辭》所以明《易》，古謂之《大傳》。若又解之，是屋下架屋。❶某今但於《易傳》中一引證，庶亦盡一隅之舉。』」

吕紫微書問：「伊川退朝，納其告勑曰：『臣本布衣，誤蒙聖聽，置之講列，無補於世。今既歸田里，亦願只乞布衣爲榮。』今先生亦合乞布衣而歸，受四品服致仕，與伊川異，何也？」先生謂時敏曰：「居仁責我則是。但某荷聖恩，四章不允，復賜象簡、筆、墨、茶各一百，端硯、金絲匣、金鼎、硯滴各一，令講《孟子》以進，書成日，賜四品之服，當隨此上納。」

會稽有學者，欲將伊川語編成門類，請先生訂正。先生曰：「某學術淺陋，豈能訂正先生之言？兼是他人所記，某若説是，人便信之，豈不相誤？不如只據見定，識者自知其非。兼分成門類，却是舉業。」

時敏欲學讀《詩》，先生甚喜，曰：「孔子教其子，必先以此。」因舉横渠詩云：「置心平易始通《詩》。」又曰：「今人躐等，纔相見，便問《易》，問《春秋》。不知孔子讀《易》，韋編三絶；仲尼修經，游、夏一辭不措。二經豈易言也？若舉業，某又不曾理會多時。賢要看《詩》，甚善！」

❶「下」，南圖本作「上」。

先生爲時敏説《詩序》畢，因曰：「六經遭秦後，可惜燒了多少好文字！且如《詩序》與《易・繫辭》，皆須聖人作，非後儒可及。故讀《詩》不先之《大序》，猶入室不由户也。讀《易》不終之《繫辭》，猶飲食不知其味也。」時敏問：「《大序》孔子作，《小序》則誰爲之？」先生曰：「伊川云：『國史爲之。』既採此詩，必知其人，必知其所以刺美之義也，今首句是矣。下則解師所增，如：『蕩言天下，蕩蕩賫言。予酌言酌，先祖之道。』與首句全不干事，與《詩》亦不倫，故知解師所增無疑。」

先生曰：「伊川作《詩序》二篇，外人傳之不真。某一月請問：『曾作否？』伊川曰：『有之，但不欲示人。』再三請，乃曰：『爲子出此二篇。』今傳之者是也。」

時敏問先生：「伊川五經皆有解乎？」

先生曰：「只有《易傳》，他經則分與門人理會。俟他時，却欲會作一處看，不期謫涪。啓手足時，却有《中庸解》，取出燒了。曰：『《易傳》足矣，何以多爲？』」先生又曰：「得他留此書在也好，燒了可惜。《春秋》聞分與劉質夫，《詩》、《書》不知分與誰。《詩序》二篇，則先生自爲之，不可不知。」

先生曰：「某向在伊川席下，有學者云：『關中諸公欲節《禮記》出看。』伊川曰：『聖人語言，與漢儒甚不同。更幾時，某當爲之。』惜乎！伊川不及如言而死矣。」

先生到國門，有詩二首。一云：首句闕。「爲儒也道得成名。可憐白髮乖前志，懶着青衫逐後生。」一云：「少蒙師教指迷津，❶

❶「教」，南圖本作「友」。

老讀羲經味入神。無限青山隨意好，强來騎馬踏紅塵。」

沈元用欲將《易傳》逐爻取諸子、史，一話一言，或其人所行有合於此者，類而證之。先生曰：「如此，則三百八十四爻，三百八十四件事爾。」沈默然而笑。

先生經筵講《尚書》有二典見行，至説「道」，則曰：「道一也，豈可分而爲二？孔安國有大道、常道之分，則非矣。」張子韶敬服之，曰：「師門有人矣。」

先生曰：「孟子説『三樂』處極好玩味，一歸之天，二得之己，三施之人。王天下則果在外也。」

先生嘗與時敏言：「賢欲學文，須熟看韓文公《六月念六日白李生足下》一書。」檢之，乃《答李翊中》，云：「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先生之意在此。

先生曰：「《詩》稱『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中庸》之書稱之，則曰『至矣』。賢知其意乎？」時敏曰：「不知。」先生曰：「道有甚窮盡？《詩》爲文王作，故終之以文王。《中庸》爲萬世作，故終之以『至矣』。不成上天之載，只文王儀刑便了？」

先生曰：「《鄉黨》一篇，門人弟子寫出一箇聖人之德容，學者當潛心焉。」因曰：「《中庸》自『仲尼祖述』而下，至『無聲無臭至矣』，言孔子之大。《鄉黨》一篇自始至終，言孔子之小。子思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時敏問：「『寢不尸』，江山徐先生欲作

『坐如尸』之『尸』解，如何？曰：『既有寢衣長一身有半，則不寢，無舒尸之時矣。』」先生曰：「不必如此説，只是必有寢衣。伊川疑上文當連齋而言，故曰『必有』。」

先生讀《論語》，到「柴也愚、參也魯」，叉手而起曰：「某平生亦得一箇魯力。」

時敏問：「『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此必先民之言，夫子引之，故曰『誠哉，是言也』。」先生曰：「然。亦如南人有言，夫子引之，則曰『善夫』。」

先生引東坡云：「孔子未嘗輕以仁與人，亦未嘗輕以仁絶人。未嘗輕以仁與人，故『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爲難』而已。未嘗輕以仁絶人，故『剛毅木訥近仁』。如此立作，却也好做文字。」

時敏問：「向來鮑商霖問伊川云：『今之成人者何必然一段，是孔子説耶？』伊川須要作孔子説，若作子路説亦自好。」先生曰：「賢疑一箇『曰』字，意記語者既説兼此四人之長，可以成人矣，又不當以『曰』字起，故疑爲子路説耶？」時敏曰：「非也。以文義考之，意子路起説。蓋子路爲人，『見利則思義，見危則致命，久要則不忘平生之言』。以爲集四子之長，則成人大矣。故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此子路自道也。夫子不答，蓋有深意。」先生曰：「不然，四子之長，出於德性。三者之事，在於致思。德性則自然，致思則勉强。故曰『亦可以爲成人矣』。若『曰』字，則門人記其發語之辭，亦如『在齊聞韶，曰：不啚爲樂至於斯也』。不成『曰』字也是別人説？」

先生曰：「某向在虎丘，一日閑行，思量孔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兩句，大有所得。」時敏問：「何所得？」曰：「言之

易，行之難。今人要做聖賢，遮莫説不得。臨行一寸也進不成步，皆是不怍。」

先生曰：「『不逆詐，不億不信。』須是先覺者。惟賢若不能自明，則爲人詐而欺矣。故《大學》曰：『克明德』，『皆自明也』。」

時敏請益，先生曰：「須是問學。問學所以明理，理明則物莫能蔽。故孔子語仲由以『六言』『六蔽』，皆在於好學。」

先生曰：「孔子稱：『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恭己正南面而已。』却是楊子説得好：『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視天民之阜，無爲也。』」

和靖尹先生文集卷之七

和靖尹先生文集卷之八

師説　下

先生曰：「某舊在涪陵千佛寺居，扁坐處曰『三畏齋』。至此，復取舊額扁坐榻之前，聊以自警。後因看人編伊川《師説》，説『三畏』處曰：『畏天命，不負所畀付。畏大人，亦以自畏。畏聖人之言，以自進德也。』某不覺愧于中者累日。蓋平日以是名齋，自謂有深得，且如『畏聖人之言』，只是謂道之所在而已，又何嘗推得到此。乃知伊川凡語言必推用於己。自此亦當少戒輕爲人解釋聖言也。」又曰：「畏大人時，且如端莊而坐，亦所以自畏也。」

時敏問：「《語》曰：『是知津矣。』先儒以謂長沮譏孔子而言。時敏意謂二人耦而耕，曰：『是知津也。』作指桀溺而説，如何？」先生曰：「不須如此説。大抵學問不在新奇，全在涵養，以養其氣質而已。」

時敏問：「《論語》自第十八篇，皆門人追記孔子之論辨門人之優劣。十九篇，皆門人自述某所記聞，故無孔子之辭。至二十篇，則孔子平日所論二帝三王之道，孔子没，門人并記之。是否？」先生曰：「候更思之。」竟不得再請。

先生曰：「某昔在伊川席下，有學者來問六十四卦：『以某觀之，皆不須得，只《乾》、《坤》足矣。』伊川曰：『要去誰分上使？』其人曰：『聖人分上使。』伊川曰：『聖人分上，一字也不須得。』」

先生曰：「《文中子》亦好看，如薛收問《易》，子游孔子之廟，子讚《易》至《序卦》曰：『大哉！ 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至《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又曰：『名實相生，利用相成，是非相明，去就相安。』某皆帖之壁，非後人所及也。」

先生曰：「文中子儘勝荀子。荀子性尚不識，如曰『養心莫善於誠』，不知誠是何物。孟子『寡欲』之言，盡之矣。宜乎退之言『軻死，不得其傳』，蓋有所據云。」

先生愛潔浄，地有污穢，必去之。嘗説：「某只有這些克不去。」時敏問：「孔子告顔子『克己復禮』，若非禮之視、聽、言、動，亦須如此克耶？」先生曰：「是也。」因言：「伊川亦如此，一領黄衲道服，至破亦潔浄。嘗曰：『衣不欲異，欲其潔。食不欲異，欲其精。』」

先生曰：「學者須是勇，勇則必有所爲。孔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憂之如何？ 爲無勇也。《易》之《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勿履。』非禮勿履，不是大壯之人，其果能哉？」

先生曰：「讀聖人之書，須是有所自得。且如《論》、《孟》，從小知是孔子、孟子之書，不敢説爾非真知也。要如不知有孔、孟，而知爲孔、孟之説，乃所謂真知耳。」

先生嘗書數句説《易》，曰：「《易》之道如日星，但患於理未精。失於機會，則暗於理者也。聖人復生，恐不易吾之言。」祁寬問之，先生曰：「吾看《易》，運數也，故有是説。正在未到《泰》之上六，便要知《泰》之將極；未到《否》之上九，便要知《否》之欲

傾也。」

時敏問：「《伊川語録》載：人問『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答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時，只是弄精魂。』不知當時曾有此語否？」先生曰：「便是學者不善紀録。伊川教人，其不甚曉者，多以常言俗語引之，人便記了此兩句。某嘗問：『莫只是順理？』伊川曰：『到此吾人只得點頭。』今不成書『先生教我點頭』？」因曰：「在蜀中，有《師説》出，某嘗作一小序云：焞年二十，始登師門，被教誘諄諄，垂二十年。昔得朱公掞所編《雜説》，呈先生：『此書可觀否？』先生留半月。一日請曰：『前所留《雜説》如何？』先生曰：『某在，何必觀此。若不得某心，只是記得他意，豈不有差？❶』避寇來蜀，得數本，切觀之，其間或詳或畧，因所問而答之。蓋學者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未能無失，不敢改易。然雖未盡識其意，❷以所見無疑者，輒成此書，自爲《師説》。覽者各自得焉，不能詳告也。紹興六年四月一日，門人尹焞記。」

時敏問曰：「君子不施其親？」先生曰：「親者無失其爲親，故不待乎施也。」

先生曰：「乾坤成列，而《易》位乎其中矣。❸聖人便是《易》。」

時敏看《易》至《井卦》，先生曰：「吾人今日當且做第四爻工夫，曰『脩井』也。」

時敏問：「印行有《四先生〈中庸〉》，《明道集》載先生不曾講經，此《中庸》誰解之也？」先生曰：「乃呂與叔經筵所解，後

❶「豈不有差」，原脱，據《四庫全書》本補。
❷「然」，南圖本作「焞」。
❸「位」，南圖本作「立」。

來删修不用者，人取以爲明道，甚可怪也。」

先生曰：「伊川説《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一箇『致』字，非聖人，誰能道？」

先生曰：「《考槃》，横渠以爲小人之詩，則非。伊川與某人説得最好，蓋賢者自嘆之辭，曰：『永逝矣，弗得過君之朝矣。』」先生曰：「十畝之間，伊川亦不要如此説。先儒謂國削小，民無所居。國雖削小，民何至無所居耶？此蓋魏人見鄰國十畝之桑者，閑閑然因相約而去，曰：『行與子還兮，行與子逝兮。』故下篇又有『適彼樂國』、『樂郊』之語。」

時敏侍先生閑坐，聞寺中木魚聲，顧時敏曰：「寺中打木魚何意？」時敏對曰：「嘗有小説，石滕和尚言：『物死目皆瞑，惟魚死不瞑，以言定也。』」先生笑曰：「雖小道，亦有可觀。」又曰：「古人以魚喻民，今品數到者必佩之，蓋不忘卹民之意耳。」

邢叔端一日歸，謂先生曰：「府中諸公謂先生官已四品，雖小衫自當用紅鞓帶。」先生笑曰：「某已致仕，自是無官，何用此爲？皂帶不足，又要紅鞓。紅鞓不足，又要兼金。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心一而已，移來移去至於熱中，則無不爲矣。」

先生病革，見時敏，問曰：「近看甚書？」答：「以先生病，每日只與德元同候安否，亦無暇看書。」先生曰：「不可。有疑便問，病亦不妨，疑處更與德元商量。德元相隨亦久，想不至錯。」又曰：「人心須常有所事，孟子曰『必有事焉』，是矣。孔子曰『七十而從心』，便繼以『所欲不踰矩』。無

下一句，❶不幾於放心歟？」

吕德元請先生遺表，先生曰：「某一部《孟子》便是遺表。」德元請先生《孟子》，先生曰：「《孟子》也未成全書，尚有第三篇及第十四篇某章未備，公等將去修之。」時敏與德元皆泣，德元曰：「稽中等愚陋，豈敢修先生書？朝廷幸來取，當以藁進耳。」先生首肯之。

先生未啓手足前一月，高抑崇執弟子禮來見，先生辭以疾。先生無後，時敏與德元定鎮爲後，師魯之後。故抑崇挽詩云：「七日夢楹還有後，三年築室恨無從。」先生死時，時敏與德元疑所服，作書問抑崇：「以孔子死，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顔淵，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又曰：「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群居則絰，出則否。先儒謂吊服而加麻，去古既遠，所謂吊服，不知何服也？近世士大夫皆以皂衫、單帶、幞頭爲吊服。然羔裘、玄冠，其可吊也耶？若欲無服，則不近人情。若欲加絰，則無古制。今和靖不幸，時敏等不肖，情禮實有未安。吾丈博古，必有所見，願推以教萬一。」高答書，亦不過禮從宜而已。先生没，朝廷賜三百疋兩以葬，時敏等門人列狀回納。紹興十三年正月中旬，門人王時敏編。

師説附録

馮忠恕曰：「先生學聖人之學者也。聖人所言，吾當言也。聖人所爲，吾當爲也。詞章云乎哉？其要有三：一曰玩味，

❶「下」，原作「暇」，據上下文意及南圖本改。

諷味言辭，研索歸趣，以求聖賢用心之精微。二曰涵養，涵泳自得，蘊蓄不撓，存養氣質，成就充實，至於剛大，然後爲得也。三曰踐履，不徒謂其空言，要須見之行事，躬行之實施於日用，形於動靜語嘿，開物成務之際，不離此道。所謂修學，如此而已。所謂讀書，如此而已。」《記善録序》。

祁寬問：「如何是『主一』？願先生善諭。」公言：「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不着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明道嘗曰：「天下事，只是感與應耳。」公初聞之，以問伊川，伊川曰：「此事甚大，當自識之。」公曰：「『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亦感與應乎？」曰：「然。」

嘗請益於伊川曰：「某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鍾聲，某曰：「譬如鍾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

温州鮑若雨與鄉人十輩久從伊川，伊川遣之見和靖。次日，伊川曰：「諸人謂子靳學，不以教渠，果否？」公曰：「某以諸公來伊川先生之門受學，某豈敢輒爲他說？萬一有差，便不誤他一生？」伊川頷之。

公與張繹同時師事伊川，張繹以高識，公以篤行，俱爲所稱。

伊川問公：「與繹，尋常見處有同否？有差否？自覺如何？爲我言之。」公曰：「某不逮思叔。如凡請問，未達三四。請益，尚有未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先生纔說，便點頭會意，往往造妙。某雖愚鈍，自保守得。若思叔，則某未敢保他。」伊川笑曰：「也是，也是。」自是每同請益退，

伊川必謂諸郎曰：「張秀才如此，不待尹秀才肯得。」祁寬所《語録》。

公言：「某與思叔既相友善，伊川歸自涪，思叔始見穎悟疏通，伊川亦便喜之，自此同遊處。伊川以族女妻之，甚相敬待。和靖嘗因侍坐，禀伊川曰：『張某每聞先生語，言下解悟。某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他日持守，思叔恐不及某。』先生以爲然。思叔長於爲文，又善辦事。先生没未幾，思叔亦没。和靖被召，嘗曰：『思叔若在，到今自當召用，必能有爲於世。』伊川嘗言：『晚得二士。』」《記善録》。

先生嘗言：「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徐名度，字惇立，尹門人。問曰：「某有意於學，而未知所以爲問？」先生曰：「此語自好。若果有此意，歸而求之有餘師。」又語人曰：「放教虚閑，自然見道。」

先生在從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於郊外，先生與往。有問：「何以迎觀音也？」先生曰：「衆人皆迎，某安敢違衆？」又問曰：「然則拜乎？」曰：「固將拜也。」問者曰：「不得已而拜之與，抑誠拜也？」曰：「彼亦賢者也，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

徐度語及蘇氏「使民戰栗」義，問曰：「如何？」先生艴然曰：「訓經而欲新奇，無所不至矣。」

先生日看《光明經》一部，有問之，曰：「母命不敢違。」朱子云：「如此便是平日闕却諭父母於道一節，便致得如此。」

和靖言：「經雖以誦説而傳，亦以講解而陋。」此言深有味也。

和靖尹先生文集卷之八

和靖尹先生附集卷之九

薦　劄

靖康初諸公薦和靖先生劄子

种師道劄子：臣竊惟陛下臨御以來，德政更新，中外人才凡爲公論所與者，無不收用，况於尚德之選，茍有其人，理不可遺。伏見河南府布衣尹焞，故尹源之孫、尹洙之姪孫，學專師古，行足勵俗，潛心允蹈踰三四十年，西都學者皆稱仰之，未嘗應書，不求仕進，若蒙召致，俾預講説，必有補益。臣非職事，素所深知。冒昧薦聞，不勝惶懼之至。取進止。具位臣种某劄子。

户部尚書梅執禮、兵部尚書孫傅、御史中丞吕好問、户部侍郎邵溥、中書舍人胡安國、諫議大夫徐秉哲：❶臣等伏覩河南府布衣尹焞，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惟時，皆可師法，器識宏遠，可以任大，臣等淺陋，不足以盡知，然近來招延之士，無出其右者。昨蒙朝廷特召，河南府敦迫赴闕，伏闻命之「處士」以歸，使焞韜藏國器，不爲時用，未副朝廷仄席求賢之意。伏望聖慈，特加職擢，❷以慰士大夫之望。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❶「哲」下，隆慶本有「奏」字。
❷「職」，南圖本作「識」。

紹興五年范待制薦和靖先生劄子

左朝奉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兼史館修撰、兼侍講、資善堂翊善臣范沖奏：准令節文諸侍從官授訖，三日内舉官一員自代者。臣伏覩和靖處士尹焞，誠明之學，實有淵源，直方之行，動應規矩。靖康中，朝廷以布衣特起，累加敦遣，既至京師，懇辭還山，賜「處士」號。建炎間，逃竄山谷。翟興爲河南鎮撫使，聞其名，遣使迎聘，亦不就。今流落在蜀。臣與之遊處三十餘年，得其内外淳備，毫髮無玷，實爲鄉閭之所尊禮，士大夫之所矜式。陛下搜揚微陋，求賢如不及，有如焞者，可使遺逸？迹其自得於己，表見於外，❶臣無能髣髴，舉以自代，允愜公議。伏候勑旨。六月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尹焞召赴行在，仍令川陝宣撫司以禮津遣前來。」

左朝奉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兼史館脩撰、兼侍講、資善堂翊善臣范沖劄子奏：臣近准令舉自代，輒以和靖處士尹焞上達天聽。伏蒙聖慈即降指揮，召令赴行在。仰見陛下收録群才，不以人廢言。臣竊聞蜀道雖通，然行旅艱難，自非州郡委曲津遣，無緣起發。焞行義純固，始終如一，惜其年老，未蒙職擢，❷欲望朝廷委所在州郡，備禮敦遣及沿路津送，令疾速前來，庶幾仰稱陛下急親賢之意。取進止。九月十一日，❸三省同奉聖旨：「令川陝宣撫司

❶「外」，隆慶本作「己」。
❷「職」，隆慶本作「識」。
❸「一」，《年譜》、隆慶本作「二」。

差撥人船，優給路費，以禮敦遣，前來赴行在所。」

張魏公乞促召和靖先生劄子

特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提舉詳定一司、勅令監修國史臣張浚劄子奏：臣先備員川陜宣撫司置使，❶竊見和靖處士尹焞，緣叛臣劉豫父子迫以僞命，經涉大河，投身山谷，自長安徒步趨蜀，崎嶇千餘里，乞食問路，僅獲生全。臣嘗延至司，與之款接，觀所學所養，誠有大過人者。紹興甲寅春，臣被命還朝，蓋嘗以焞姓名達之天聽。今陛下博采群議，召寘經筵，而辭免新命，未聞就道。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江州守臣疾速以禮津遣。伏取進止。五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

告詞

賜和靖處士告詞

勅西京布衣尹焞：慶曆間有賢臣焉，朕不及見也。每覽國史，高其節概。爾能力學操行，以世其家，甘貧守約，不競榮利，是亦可嘉矣。用錫美名，式勸頹俗，爾其以行義教鄉里，使有矜式焉，則予惟爾嘉可，特授「和靖處士」。靖康元年九月日，中書舍人劉珏行。

❶「司」，隆慶本作「處」。

除崇政殿說書告詞

勑和靖處士尹焞：先王之道，具存方策，非得深純篤厚之士傳其師學，敷繹於前，則道固隱而不彰矣。朕博求碩儒，發明治要，聞爾安貧樂道，澹然無求，執德不回，久而益固，是用縻以好爵，列之經幃，勉從弓招，副朕虛佇，可特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紹興五年十一月初八日，中書舍人朱震行。

除祕書省祕書郎告詞

勑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尹焞：孔子之道，軻死不傳，學者不求於心，而尊記問之師，去古滋遠，其誰使正之？爾學有師承，本於自得，篤信力行，下不惑於百世，日者安車，何止三反？朕恨見之晚，而高卧益堅，是用促侍金華，仍寘養才之地，非特樂聞朝夕之益，亦使後學知所模範焉。可特授依前官除祕書省祕書郎兼崇政殿說書。紹興七年閏十月八日。

除祕書少監依舊兼崇政殿說書告詞

勑：伊洛之間有君子焉，明千載不傳之學，祛諸儒久弊之惑，孟氏以來一人而已。而爾親從之遊，得其奧旨，修身慎行，垂三十年，浮湛里閭，晚爲朕起，已試之効，綽焉可觀。圖書之府，豪俊所聚，俾爾往爲之長，以稱吾尊德樂道之意。爾其爲吾推明所學，盡見所藴，使後進之士咸有所矜式焉。則朕之得人，亦見不愧於古矣。爾尚

勉之！可特授依前官試祕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紹興八年三月三日。

除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依舊兼崇政殿說書告詞

勑左宣教郎、試祕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賜緋魚袋尹焞：王人求多聞，莫若古訓。君子懿文德，無如尚賢。朕網羅巖穴之才，位置朝廷之上，學爲王者事，其來久矣。自得師者王，孰敢廢之？爾行中規矩，言爲準的，奮身丘壑，通籍金門。在漢唐時，有樊英、李渤之故事。及祖宗世，有常秩、程頤之遺風。勸講金華，優游册府，爲天下之清選，實儒生之至榮。而乃力抗忱辭，祈歸畎畝，爾之自謀，可謂至矣。朕之進德，當何如哉？就禄真祠，升華延閣，不廢講讀，俾遂燕安。惟寵數之便蕃，使縉紳之矜式，當體至意，無有遐心。可特授依前官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兼崇政殿說書，賜如故。

除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告詞

勑左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兼崇政殿說書尹焞：朕守至正之論，定中興之業，堅如金石，信如四時。而爾經術行義，入輔台德，凡所稱述，悉由師說，充養之大，本之聖門。奉常禮樂之司，儒者之任，以是命爾爲四方法，使知吾好惡所在，而得有所矜式焉。衆志既定，國勢自安，爾之責也，可不勉哉！可特授依前官試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賜如故。

除禮部侍郎兼侍講告詞

勑：得遺賢而萬邦寧，舉逸民而天下服。自季路、原憲於游藝以争先，而蔣翊、薛方亦稱述之未廣。流風既遠，此道寖衰。我得其人，躋諸近列。左宣教郎、試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説書、賜緋魚袋尹焞，口誦百氏，腹笥九經，先王遺言，聞諸師訓，君子所養，得自躬行。蓋動静之有常，以進退之可度。申公已老，屢辭加璧之招。裴秀居中，□□追鋒之召。❶奏篇迭上，❷聖道益明。顧我荷橐之班，❸謀我佚賢之地，擢居宗伯，仍侍金華，往其欽哉！服我休命。可特授左通直郎、權禮部侍郎兼侍講。

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告詞

朕詳延天下方聞之士，登用諸朝，蓋將講議洽聞，興禮崇化，風示四方也。左通直郎、權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賜紫金魚袋尹焞，居蹈彝訓，動中繩約，淵源問學，得躬行君子之美，朕用嘉焉，擢貳春官，俾典秩宗之任。而勤勤懇懇，以疾爲言，豈朕委屬本意哉？然儀曹有緜蕝之務，祠庭無簿領之繁，是用廷列近班，均逸閒燕，入陪經幄，密奉疇咨，庶幾朕得優禮之宜，而卿遂委蛇之

❶「□□」，底本、隆慶本、南圖本皆兩字空闕，清許涵度校刻《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八十五引「尹焞除禮部侍郎兼侍講」告詞作「時赴」二字。

❷「迭」，底本漫漶不清，據隆慶本補。

❸「我」，隆慶本作「茲」。

適。其體眷意，益懋欽承。可特授依前左通直郎、充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賜如故。

除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告詞 闕❶

轉一官致仕告詞

昔孔戣告老，韓愈上疏請留，言：「貪賢之美，疏廣乞骸道路，觀者有賢哉之嘆。」夫貪賢而惜其去，固朝廷之事，而據經引年，以全進退之節者，亦士君子之素風也。我有耆德之臣，慈上乞身之請，宜頒涣渥，以示至懷。左通直郎、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賜紫金鱼袋尹焞，行配古人，名垂當世，蚤受大儒之道，獨傳聖學之歸，頃以特招，來儀邇列，露門勸講，顧未厭於詳延真館奉祠，遽願即於閒燕閲時，甫邇抗章復來，乃備瀝於懇誠，祈悉還於官政，雖嘉爾志，良咈予衷。其仍次對之班，往遂丘園之樂，勉親藥石，益介壽祺。可特授左奉議郎，依前充徽猷閣待制致仕，賜如故。

特贈四官賜銀絹三百疋兩給葬告詞

勅：歸而掛衣冠，方遂辭榮之樂。歿而啓手足，遽興殄瘁之悲。憫茲荷橐之良，可後密章之渥。故左奉議郎、充徽猷閣待制、賜紫金魚袋致仕尹焞，清名足以激頹俗，奧學足以發微言，晚被旌弓之招，未忘畎畝之志。顏駟已老，猶倚典刑之存；魏徵云亡，誰爲得失之鑑！肆陞崇秩，并録

❶「除」，原脱，據目録補。

後人，用示湛恩，追賁幽壤。可贈左朝請郎，餘如故。

謚肅公告詞

勑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吏部狀：准禮部送承送浙西提舉司、和靖書院山長劉承等《申侍郎和靖先生尹公謚》，復送考功覆謚到，實係侍講、待制、侍郎尹先生生前讀書之地，端平年間提舉曹祕丞建堂養士。先生少遊程門，能受師説，晚侍經筵，啓沃良多。已蒙朝廷下之太常，譔定謚議，以其主敬，謚之曰「肅」。近蒙禮部吴侍郎檢索初謚一宗，連送吏部考功，契勘復謚，仰見崇重先儒，主盟道學之盛心。先生，則孔門之曾子也。公初見程子，令看「敬」字。請益，曰：「主一則是敬。」公即心領神會。因讀《易》，至「敬以直内」，問程子曰：「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睹，當更無計較。」程子曰：「然且謂不易見得如此，自是涵養極精熟。」其後答或人之問曰：「收斂身心，便是主一。」試進士，策問《議誅元祐黨人》，不復就舉。抗疏排和議，而不顧當路之權臣。公淳茂之質，篤實之行，常以保守自許。程子亦獨以「不失其正」許之。要其所終，真知力行，一無愧怍，河南之門有光焉。稱公者种師道則曰：「學務師古，行足勵俗。」胡安國則曰：「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范冲則曰：「誠明之學，實有淵源。直方之行，動合規矩。」而文公朱子推獎尤的，曰：「尹和靖在程門，只就一『敬』字上做工夫，終做得成。」謹按謚法：「因嚴教敬曰肅。」肅，敬也。涵養之到，操存之熟，自謂心廣體胖，只有自樂。則公之所謂敬，始於主一，而終

於純一；始於持之固，而終於居之安。非躬履而身踐之，難以口耳形容也。凡其一動静語嘿，一出處進退，一背向趨舍，莫非從「敬」中來。善乎！黄公榦記公之祠有曰：「歷險難之極而不變，處貴顯之驟而不動。抱仁履義，終其身而不悔。非盛德，能若是乎？」又曰：「理義克於中，則禍福成敗，榮辱得喪，膠轕萬變，忽陳乎前而此心自若。」至以程門顔氏目之。進侍講，則前期齋沐，其敬發於事君之際。高宗謂尹焞「學問足爲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領袖，足以見朝廷氣象」。伊洛之一脉，幾絶復續。奉常議以「肅」易名，用合謚法，因嚴教敬之義，仍牒本家照會。景定元年三月三十日。

和靖尹先生附集卷之九

和靖尹先生附集卷之十

銘　記

吕德元撰墓誌銘

紹興十二年十一月丁酉，和靖先生殁于紹興，以其族孫鎮爲孫，奉先生後。丙午，葬先生于會稽縣五雲鄉石帆里。其子婿邢純謂門人吕稽中曰：「惟是喪葬嗣裔之事屬之我，文書論説傳于後世屬之子，尚行先生之志乎？」稽中曰：「然。」吾方銘先生墓，吾聞之先生矣：「昔者周公殁，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殁，聖人之道不傳。從千餘載之後，得不傳之學者，伊川程夫子也。」先生曰：「吾晚得伊川之道。」四方師事之如伊川。而稽中也，亦事先生二十年矣。嗟乎！孟軻氏殁，而道不傳，豈無傳之者哉？傳而差也！差則不勝其弊，雖有豪傑之士，擇焉而不精，小醇而大疵，謂之不傳可矣，而程夫子得之。程夫子之語門人，每恨其差也，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程夫子之殁久，門人高第日微，而説又差。先生自洛入秦，自秦入蜀，自蜀入吴、楚，朝行在所，退老于越，而後學者復聞其正，而知其差，而孔、孟、程氏之學復明。今先生殁矣，學者其謹傳之哉！昔者荀卿事子弓，而其傳至于韓非、李斯大壞。先王之道，考之於書，蓋自荀卿而差也，而況其下者哉！先生洛人也，姓尹氏，五世而上居太原，徙于汝，自汝徙居于洛，卒葬壽安之

任范里。至先生之曾祖仲宣，娶張氏，生七子而二子有大名。長子諱源，字子漸，是謂河内先生。次子諱洙，字師魯，是謂河南先生。河内娶何氏，生四子。其長子諱林，官至虞部員外郎，娶劉氏萬年縣君。劉氏卒，娶陳氏福昌縣君，是生先生。以先生貴，贈虞部爲朝散大夫，母皆贈令人。❶先生諱焞，字彦明，少孤，奉母陳氏以居，爲進士業。年二十，師事伊川程夫子。先生應進士舉，答策問《議誅元祐黨人》。先生曰：「噫！尚可以干禄乎哉！」不對而出，告于程夫子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夫子曰：「子有母在。」先生歸，以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爲善養，不以禄養。」於是先生退，不復就舉。程夫子聞之曰：「賢哉母也！」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爲異端，尹焞、張繹爲左右。」先生遂不欲仕，❷而聲聞益盛，❸同門之士皆尊畏之。程夫子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靖康元年，朝廷初辨忠邪，召用四方才德之士，懼先生不至，則以布衣召先生。先生謝不才。既往，又謝，不欲朝。❹大臣知不能留也，授以「和靖處士」而歸。明年，金人陷洛陽，先生之家死于賊。先生既死而復甦，竄于長安山中，轉徙四五年。而長安陷，劉豫僭位于京師，思以繫天下之望，則使其僞帥趙彬卑詞厚禮來招先生，具供帳衛，從于山中甚盛。先生逃去，夜徒步渡渭，匿蜀水谷中。當是時，上遣大臣宣撫處置川陜在閬中，而稽中爲官屬在行。先生

❶「令」上，隆慶本有「太」字。
❷「欲」，隆慶本、南圖本作「敢」。
❸「盛」，隆慶本、南圖本作「成」。
❹「欲」，南圖本作「敢」。

崎嶇走山間，遂至閬中，舘于子弟之舍。久之，先生往來巴中，止于涪。紹興五年，上召先生于涪，曰：「昔者之召程頤，蓋自布衣除崇政殿説書召。」遂以左宣教郎、崇政殿説書召。先生力辭，章十數上。勑有司加禮敦遣不已。六年，先生辭官而赴召，蜀之學者爲先生立祠于涪。七年，至九江，有言者攻毀程氏。先生復辭曰：「學程氏者，焞也，生事之二十年，今又三十年矣，請就斥。」朝廷耻之。於是大臣顯言先生拒劉豫之節，學問之正。上又思見先生，召之愈急，禮益至。先生辭避已數十，迫上命，布衣至行在所而病。上賜之金帛，使大臣存問慰勞，須病愈，必受命而後朝。病愈，先生朝，又辭於上前。上曰：「卿尚可辭邪？朕渴卿久矣。知卿之從伊川也，俟卿以講學，不敢以有他。」先生退，曰：「聖君也。」遂就職。又除祕書郎，先生年六十七矣。八年二月，除祕書少監。月餘，以病求去，不許。四月，賜緋衣、銀魚袋、象笏，與御前珍玩之物。❶先生益衰且病，益求去，改除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兼崇政殿説書。九月，除太常少卿。十一月，除禮部侍郎兼侍講，進官左通直郎，❷而先生病日作，不能朝，告病甚於朝廷。十二月，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先生曰：「病不能朝矣，而寵禄日至，雖主上賢我，大臣安我，吾何功德以當之？」上章十餘不能已。朝廷哀其病且老，九年二月，❸使以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而去。先生去之平江虎丘，見

❶「前」，南圖本作「府」。
❷「官」字，隆慶本無。
❸「二」，隆慶本、南圖本作「八」。

門弟子曰：「噫！吾老矣！再應聘而得君，舉朝之士皆我與，謂可以有爲矣。而吾衰病也，不可以筋力朝。傷哉！事君之晚。」十年正月，先生年七十，曰：「吾無功而爲從臣，吾去而不能復辭，以期月而老矣，七十而老尚矣。」遂致仕，進官左奉議郎而從其請。十二月，先生如紹興，其子婿邢純爲浙東安撫司准備差遣，侍先生以居。蓋居紹興二年而歿，年七十有二矣。上命越制以賻之，贈官四等。先生娶張氏，追封令人，生五男三女。坤、城、堪、增皆早喪，均仕爲將仕郎，娶趙氏，洛陽之陷，與張令人皆死。長女適進士伊川程暐，次適進士新安羅授，次適邢純者也。初，先生老無子，其弟燭死於武功，有孤曰塽，及長，先生以郊恩仕之矣。❶其從弟烈，在長水山中，生子曰繼奇，今九年而長水陷，不能以來，故立孫鎮爲均子，服三年之喪。稽中聞之，先生之學，學聖人者也，曰：「聖人必可以學而至也，而不可以爲也。翫味以索之，踐履以身之，涵養以成之，有叙於是乎！下學上達，窮理盡性而無贅無外者，學之正也。」故先生莊正仁實，不過於心，不欺闇室。自誠而明，以之開物成務，推而放諸四海而準。孟氏以後，莫如此學者矣。故先生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己，見于容貌聲音之間，望之儼如也，即之則温，言則厲。天下知道者，必宗之；不知者，慕之。小人見之，必革面。後有聖人，不易先生之道矣。然而先生進不得施之天下，退未嘗筆之於書，與群弟子言據六經，發明問答，不爲講解文字，弟子各記所聞見

❶「仕」，隆慶本、南圖本作「任」。

云。獨嘗奉詔撰《論語解》，今行於世。先生每病同門之士，昔者記伊川之言出他意，謬誤失本指，今傳于世者益多謬。在蜀中時，取諸家所記，考證去取，爲《師説》一編矣，復不傳諸外。曰：「伊川之成書，《易傳》而已矣。讀《易傳》足以知伊川之學。」故無書。今弟子記先生之言，亦各因其所得所知，必稽中與二三子參撰，整而行之，以見先生之學于後世。其銘曰：道之不明，學失其傳。或得其一，莫見其全。駭外恨遺，躐高滯卑。莫身其本，莫質其疑。流爲怪誕，變爲異端。滑稽支離，莫即其安。惟吾先生，得傳之正。既誠而明，窮理至命。上達無餘，下有根本。貫之則一，推之則準。惟性之復，畢顯于善。粹然其和，亦見於面。丕哉聖謨，六經之編。❶耳順心得，如誦己言。窮觀其韞，達俟其施。如何昊天，不相于時？疇昔方彊，如彼否窮？老而遇主，乃病乃終。不僭不忒，則畀後覺。我二三子，敢墜所學？學之不墜，惟不僭忒。百世之紹，萬世之則。惟億萬世，道不有定。我作銘詩，以俟後聖。

和靖處士雒陽尹公生祠記 在涪州❷

古者，名公卿賢士大夫往往所在立像置祠，或以德，或以功，或當時蒙澤，或後世聞風，皆所以紀盛德之容，使人瞻其儀範，知所畏仰。覽其清風餘韻，足以鼓動人心，使知矜式垂教之意，蓋無窮已。《詩》云：「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道盛德至善，民

❶「編」，隆慶本作「篇」。
❷「涪」，原作「沿」，據隆慶本、南圖本改。

之不能忘也。紹聖中，伊川先生謫居於涪，涪之學者咸尊仰之。紹興五年十月，郡太守李瞻，❶始以郡人之意立祠於北巖鈎深堂。是時，伊川先生門人和靖處士尹公，自雒陽遇狄人之難，適居於涪。粤明年，被召入侍講筵。九月，將行，郡太守程敦信、通守賈公傑，議繪和靖先生之像於伊川先生祠宇。和靖先生聞之，辭曰：「伊川先生令德重望，宜爲人瞻仰。如不肖，距先生何啻萬里，豈應僭越？謹不敢當。」郡侯以此爲邦人之意，敢固以請。和靖又辭，曰：「先生昔居於此，日與學者倡道，亦嘗著書，固應如此。焞逃難而來，杜門養疾，罕與賓客交，何德於邦人而及於是？」門下士請曰：「昔伊川先生以道德侍經筵，今先生膺召節，實嗣講事，前後相望，並應旁求，繼踵特起，吾道之光，師門之榮也。今茲設像，侍伊川先生之側，宛如燕居講道時，誾誾侃侃，洙泗之風藹如也。」語未既，而繪事已設矣，乃屬忠恕記其事。忠恕切惟先人與和靖先生同處師門，爲道義之交。忠恕緣契素侍杖屨，獲修子姪之禮。記事之始，不敢以無纇爲辭，❷姑序先生辭避郡侯之意，而爲之記，俾後之學者得以覽焉。紹興丙辰九月二十七日，左承議郎、黔州節度判官馮忠恕記。十月一日，右宣教郎、知涪陵縣事西水陳萃立石。

和靖先生虎丘祠堂記❸

和靖尹先生寓居平江府虎丘西庵，牓

❶「瞻」，原作「贍」，據底本《年譜》、隆慶本改。
❷「無」，隆慶本作「蕪」。
❸「虎丘」二字原無，據目録補。

曰「三畏齋」，所題《雜録》、《論語解》皆可考，所寓即上方也，去今七十有五年。郡守直祕閣莆陽陳君芾、通守古晉丁君熇、豫章李君太原，始度庵空地爲屋，繪先生像祠焉，尊前賢，厲後學也。榦之同門友黄士毅，因求文以記，不得以淺陋辭。先生諱焞，洛陽人，年二十師伊川程子。舉闈策士《議誅元祐黨》，不答，遂棄舉子業。靖康初，以布衣召，不至，詔褒爲「和靖處士」。洛陽陷，家殲焉。先生死復甦，竄長安山谷中。逆豫以禮聘，溺水逃去，展轉蜀道累年。紹興五年，以崇政殿説書召，凡二十辭。八年冬，始入見，除祕書郎。明年，遷少監、太常少卿、權禮部侍郎。每遷，輒力辭。其冬，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辭不已，遂奉外祠，即虎丘以居，年已七十矣，貧無以爲歸也。後二年，竟歿於會稽之寓舍。先生所遇於世如此。蓋嘗考先生之所學，篤於踐行，不爲虚語。未嘗求人之知，人亦莫能窺其所藴也。今其可見者，經帷進講，門人記録耳。惟即其所遇於世者，觀其所處，然後知先生之於道，卓乎不可及矣。利害者，人心之私。理義者，道心之公。公私之間，迭爲勝負。一取一舍，而賢、不肖可知也。至於歷險難之極而不變，處貴顯之驟而不動，抱仁履義終其身而不悔，非盛德能若是乎？理義充於中，則禍福成敗，榮辱得喪，膠轕萬變日陳乎前，而此心自若也。程子之門，從遊之士皆宏博俊偉，極天下之選，而於先生亟稱之，其察之審矣。顔淵退然如愚而夫子稱之，亦曰：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又曰：庶乎，屢空。然則先生者，程門之顔氏歟？里巷小人，顛冥於利害之塗，不足道。學士大夫，

則知理義矣，臨利害未毛髮許，棄其所守者，可歎也。聞先生之風，得無少愧歟？有志於道者，亦可自勉歟？三君爲是祠，有補於名教大矣！故述其躬行之大節，以示學者。庶幾驗之於身，而有得於先生之道云。嘉定七年六月既望，後學黄榦記，葉賀孫書并題額。❶

祭文挽章

折仲古樞密祭和靖先生文

嗚呼！讀儒家書，不爲進取之計。樂聖人之道，能忘飢寒之憂。忠節見乎布衣，姓名達於天下。白玉無瑕，喬松後彫，獨於先生見此盛美。維公晚遇上聖，浸躋顯明。閲日未深，歸卧江海。平生所學，曾未設施。天既難諶，空悲殄瘁。保家之主，亦復無人。福善禍淫，可能無惑？昔在西洛，見公閒居，執經問疑，每慙善誘。顧惟不肖，誰其與之？公語勝流，乃今高士。一經品藻，人或聞風。陵谷變遷，憂患各異。知公在蜀，貧病日滋。嘗告于朝，力莫云挽。罪逐遠州，初聆公來。庶幾異時，獲拜床下。書翰每至，略無他辭。冀未死間，得一握手。公今已矣，我復何師？念罪籍之未除，近王畿而不敢。素車白馬，難臨元伯之喪。斗酒隻雞，正遠喬公之墓。疇昔分遇，愧負何言！尚饗！

❶ 此篇下，隆慶本有《還和静先生祠堂記》、《和静書院之記》兩文。

呂德元祭和靖先生文

嗚呼！伊洛之學，洙泗是傳。孰入其室？先生粹然。惟吾先生，河南之裔。既成于師，亦後其世。先生之道，自誠而明。仰之惟高，吾未階升。既反於身，亦睟於面。復性之初，體易之變。下有根本，上達無餘。發之事業，準于八區。嗚呼後生，孰知此學？先生倡之，孰識孰覺？惟末小子，若弟堅中，今二十年，先生是從。窺其本末，亦履其跡。亦既竭力，莫其所從。凡此登門，四方之賢。惟新惟舊，莫易斯言。念昔閬中，先生顧語曰：「吾老矣！將子是付。」疇昔臥病，謂學者徒曰：「汝問呂，不殊於吾。」先生逝矣，微言斯絶。我二三子，斯中道絶。嗚呼先生！孰窮其初？老而遇主，孰病其軀？事主幾時，法語則富。壽踰七十，亦已有後。生爲先覺，没爲先師。先生何憾，如學者悲。

呂知存祭和靖先生文

嗚呼！公之先世，名聞簪纓。兩河之間，稱「二先生」。公實似之，克振家聲。儒者之盛，實惟兩程。發揚古學，聖道益明。公蚤從之，得於誠明。名利之塗，衆人所爭。公獨去之，曾無吝情。惟家法之是守，惟師言之是行。故時雖遇而位未稱，德禄雖厚而家無餘贏。年雖高而異鄉之是寓，德雖厚而繼世之莫承。何天畀之者，固與衆異？而公享之者，迄無一成？蓋所不足者，特當時之阨。而不可掩者，乃後世之名。顧斯理之昭昭，亦何憾乎冥冥？我昔

幼年，稔聞德馨。晚歲之幸，公堂屢登。聞其諄誨，如醉而醒。孰謂以病，遂不復興。俯仰今昔，涕泗交横。有肴在列，有酒在觥。公乎不昧，俯鑒微情。尚饗！

吕德元上和靖先生挽章

往在伊川學，他時洙泗傳。從來有高第，未覺喪前賢。繆列三千士，于今二十年。山頹與梁壞，淚盡會稽前。

四海尊師席，斯文特未衰。何其兩楹夢，遽使哲人萎。閩水從容意，稽山疾病時。勤勤付斯道，矢死奉成規。

垂老朝三聘，生平食一簞。絶知斯道在，遺恨得時難。廟謹先師祀，書傳後代看。形容銘墓石，三發喟然嘆。

曾朝請提宫班上和靖先生挽章

凛凛河南已百年，維公高行繼前賢。早施絳帳崇師席，晚入金華侍講筵。斯道未傳今逝矣，彼蒼難問竟茫然。回思昨日論交地，❶不見牙籤列簡編。

道直心無愧，師嚴貌有威。上方虚席待，公忽掛冠歸。王室懷元老，天星掩少微。簪紳竟相吊，奚獨我心悲。

高司業閌上和靖先生挽章

身占河南第一功，力行篤信守家風。淵源謾説斯文喪，深切今知此道東。七日

❶「交」，隆慶本作「文」。

夢楹終有待，三年築室恨無從。嵩伊千古温淳氣，收入稽山鑑影中。

陵陽李道傳謁和靖先生虎丘祠堂詩

涵養當用敬，進學在致知。如車去隻輪，跬步不可之。❶夫子受師説，惟敬實所持。升堂逮易簀，參倚日在斯。❷遺言落人間，取論極研幾。❸是心要收斂，中不容毫釐。大學著明法，格物乃階梯。放心苟不收，窮格將安爲。❹古人貴爲己，末習多外馳。豈無實踐者，玆焉當孰歸？❺晚生拜遺像，敷衽跪陳詞。願言服予膺，没齒終不渝。❻嘉定九年九月晦日。

韓無咎跋和靖先生論語解

和靖先生《論語解》，詞極簡嚴，將俾學者深味其旨，而有所自得也。乾道庚寅歲，元吉憂居上饒，遇先生門人王德修，問此書亡恙。且曰：「子異時官守，不刊行之耶？」元吉於是愧其言。會明年，行將官中都，度未可輯也，乃以舊年兄弟手所抄，❼付於故人趙德莊于建安，庶可成焉。昔和靖

❶「之」，隆慶本作「移」。
❷「斯」，隆慶本作「玆」。
❸「論」，隆慶本作「諭」。
❹「爲」，隆慶本作「施」。
❺「孰歸」，隆慶本作「反思」。
❻「終不渝」，隆慶本作「以爲期」。
❼「抄」下，隆慶本有「本」字。

嘗云：「某從伊川先生學《易》時，❶伊川出《易傳》七十餘家，和靖茫然不知所入。伊川曰：『日觀一爻可也。』繼有所質問，伊川色莊而氣嚴，未嘗語也。或曰：『未也，姑求之。』已而意有所會，伊川始忻然爲之剖析諸傳而伸以己説，蓋終身不忘也。」故其誨人，亦欲如此。此書所以簡嚴者歟？某年某月，潁川韓元吉記。

韓無咎跋和靖先生孟子解

和靖先生疾革，門人吕稽中、王時敏問遺表。先生曰：「焞受詔解《孟子》，未上，即遺表也。有第三篇及其某章皆未備，❷宜爲我足之。」稽中等泣曰：「先生經解，稽中輩安能足也？朝廷幸來取，但當以藁進爾。」先生顧而頷之，明日遂歿。元吉雖游先生之門，其病也不及見，而聞於時敏者如此。然先生既歿，是書藏于家，❸訖不果上也。近始傳而得之，語言嚴密，殆先生絶筆。❹其所謂未備者，亦可概見矣。而建安趙使君併與《論語解》刊於郡齋，因書其後，尚俾學者有攷云。乾道壬辰七月，潁川韓元吉謹題。

孫逢吉題和靖先生語録後❺

大觀中，和靖以布衣被言章，家居杜門，學行益高。靖康初，除「元祐之禁」，大臣交章論薦，始授「處士」。紹興以來，薦者

❶「某」，隆慶本作「少」。
❷「其」，隆慶本作「某篇」。
❸「家」上，隆慶本有「邢婿」二字。
❹「絶」，隆慶本作「之」。
❺「語録後」，隆慶本作「遺事」。

益衆，遂除經筵。今以所付告詞、❶薦章附録于此。在靖康時，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折彦質薦，其畧曰：「西都士人淵藪，上下服其學行，足以繼横渠、伊川之後。」邵澤攝宣撫使日，又嘗薦以「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特以未見全篇及其他諸公薦，他日尋訪，當備録云。❷

《和靖語録》凡數家，初欲盡刻之武陵學宫，❸而迫於終戍，力未之能，乃先刻《馮氏録》，而以臨川所刊先生墨迹與告詞、墓誌附見於其後。若祁氏、吕氏《録》，則有待於後之君子。淳熙戊戌三月辛丑，郡文學掾盧陵孫逢吉謹書。

晦庵跋和靖先生遺像及手書

河南尹君來自臨川，出示其大父和靖先生遺像及手書歐陽文忠公所作三《誌》，仰瞻不勝敬嘆。既撫其像，以藏于家，尹君又俾記于誌文之後。熹惟尹氏世德之盛，既得歐陽公之文以發揮之，而和靖手書唯謹，是亦足以傳世矣。孤愚晚學，何敢僭易，輒贊一詞？顧其請不已，乃別書幅紙，以附卷尾云。紹熙壬子十月二十九日，❹新安朱熹書。❺

和靖尹先生附集卷之十終

❶「付」，隆慶本作「得」。
❷「云」下，隆慶本有「孫逢吉題和静先生語録後」十一字。
❸「宫」，隆慶本、南圖本作「官」。
❹「九」，隆慶本作「五」。
❺「書」，隆慶本作「記」。

和靖尹先生祠附録

和靖尹先生祠堂記

夫誠，乾道也，進以健。夫敬，坤道也，止以順。敬，其誠之階乎？夫敬以直内，藏諸義也。義以方外，行吾敬也。敬，其義之門乎？是故心學之要端在乎是，而明道、伊川二先生之教，所爲喫緊者也。和靖尹先生不及見明道而獲事伊川，篤信終身，若事明神焉。夢寐炯炯，若龍之養珠焉。哀言損文，若歸根之木焉。蓋所以直諸其内者如此。及跡其隱顯常變之際，大義炳然，殆庶幾孟子所謂不能移、不能淫、不能屈焉者也。先生嘗曰：「收斂心身便是主一。」又曰：「某平生亦得一箇『魯』力。」信乎？魯故確確，故恒斂，故守守，故得也。昔者，吾夫子不得中行而與之，乃思狂狷。先生，其夫子之所思者歟？抑明道有言：「既得後，須放開。」又曰：「立於禮，便須知有得力處。成於樂，便須知有無所用力處。」蓋無所用其力，則敬忘矣。敬忘，則無不敬。而所謂誠者，斯其至矣！然則學者究先生之蘊，而默會明道之言，其斯善學先生者哉！先生洛人，因其壻邢純而旅葬於越者四百年矣。太守莆田洪侯珠，始作祠像，仍其語而扁之曰「習堂」，曰「三畏齋」，曰「六有」，而復翼之以二小學，并刻其遺書曰「六有」，而復翼之以二小學，并刻其遺書曠典也。淵目擊而有感焉，於其請而起，敬書之如此。先生之墓久湮矣，祠成而墓出，先生之靈，侯之精誠也。偶然乎哉？嘉靖

辛卯四月十五日，賜進士大中大夫、四川布政使司左參政後學臨海趙淵謹書。

古小學學記

國制，社必有學，古小學遺法也。有司概爲末務，率曠而弗舉。間舉焉，句讀爲業，則亦猶夫故耳。屬者明天子一新政令，特申飭府州縣，各立社學以端蒙養之教。繼有詔：「凡浮屠之居，有設而濫者，悉毀之歸于官，惟有司之所處。」甚盛典也。紹興郡守洪君珠，得廢寺於城南，因欲即其地以改建社學。謀于貳守孔君廷訓、通守洪君晢、節推李君逢，議以克合，乃上白于大巡瑞君廷赦。報曰：可。乃漸次繕理。前作大門，扁曰「古小學」，本其初也。內設祠宇，肖和靖尹先生像，示表勸也。祠之左扁曰「禮門」，右曰「義路」。祠後爲廳，扁曰「養正」。廣可容數百人，左右爲廊房，各數十楹，以處俊秀之有業次者。廳後爲堂，扁曰「游藝」，琴瑟簡編具焉。經始於往年十一月，落成於是年之四月。會稽尹王君文儒、山陰丞應君佐既皆協力於下，以訖此役，復徵言爲記。予惟童蒙之學，士君子最初用力之地，譬之道路然，引之而南則越，引之而北則燕矣。《易》：「蒙以養正，聖功也。」示人以重如此。故孟子命世大賢之資，猶有待於三遷之教而後定，矧世之後生小子乎？昔三代盛時，法制大備，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擇民俊秀而肄習焉。教之灑掃、應對、進退，以嚴其節。教之禮、樂，教之射、御、書、數，以養其中和，以正其容體，而開發其聰明與。凡事親從兄，尊君敬上之義，亦必時舉而反覆告詔之，以沃其義

理之良心，其於蒙養甚至也。及既長，乃復進之大學，擴其所未至，增益其所不能，使之日從事於道德，馴習之以歲月之久而須其成，以故教化洽而人材興焉。少稱有造，長曰有德。家有完行，國號多士。而在位者，皆羔羊之大夫。其起而履天下之任者，皆大聖大賢，爲純德君子。本末該而終始具，故其事業亦皆光明俊偉，可以揭宇宙而照�方來。夫孰得而企焉？後世此學不講，士大夫無修身之素，少而狂悖，長方自悟。長或未悛，老始自艾。回視故步，有不勝愧恧者。亦或樹立在天下，文采表見於一時。然考之家庭鄉鄙之間，則尚多貶議。如寇萊公力扶社稷，功非不茂也，而少年或病於失檢。曾子固星斗文章，其述作炳炳可誦，顧質以行義，則未能無歉焉者，亦何以收圭璋之舉哉？此君子養素之爲貴，而小學之教，誠不得而缺也明矣！紹興爲古會稽郡，以文獻甲東南，登高科，稱賢宰輔者相望今昔。近日，童丱之俊，動以千計，可謂盛矣。然各教以塾師，有司漠不之省也。洪君甫下車即已留意於此，慮其渙無統紀也，擇人以總之。慮其群爲遊狎也，取古小学之法，立條格以示之。又慮其狃於淺陋也，朔、望則會講五禮，以聳環堵之觀，時復臨蒞而誘奬之。翼翼濟濟，揖讓有容，渢渢乎絃誦之聲，其於文化也，美矣！至是復建此學，以爲統會之地，則作之愈勤，習之愈專，郡子弟有不勃然興起者乎？自此而益有修焉，豈無三代之人材出於其間乎？雖然蒙養固不可無教，然必捨其常，立異論以惑童子，其弊也將率而好怪。此歐陽之有懼於石公操也，其尚慎之哉！洪君字玉方，閩莆田人，少有志操。昔予督學

南闈時，得其文，復察其人，甚器之。未幾，果舉進士，歷郎署爲今官。其爲政公平廉潔，介直不阿，聲績可最列郡。是役也，舉官爲費，惟恐勞及於民，是亦惠政之一端。即此，他可類推矣。乃爲記之。嘉靖九年歲次庚寅冬十月上澣之吉，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奉勑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都察院左都御史、太子少保、前兵部右侍郎、賜閒官東泉子姚鏌撰。

和靖尹先生祠附録

刻尹和靖文集後序

《尹和靖集》，集先生遺文，凡八卷，總若干言。或曰：「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珠曰：「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先生之言，如震雷驚霆。在時雖片簡隻字，人已不啻拱璧之藏，况後世乎？惜其存者如岣嶁之碑，岐陽之鼓矣。夫道在天地間，古今如一，有而非無也，實而非虛也，至常而非怪，至近而非高遠，而難行也。初何嘗有病，人惟不反諸我之身，而求諸人之言，道斯病矣。先生學聖人之學者也，嘗言：『聖人遺經，雖以講解而傳，亦以講解而陋。』又曰：『學貴於力行，不貴空言。』故其用功汲汲焉，以玩味、涵養、踐履爲實地，而持以『主敬』之一言，卒能獨造明誠，窮理至命，篤實光輝，久而益密。説者謂先生『歷險難之極而不變，處貴顯之驟而不動，抱仁履義終其身而不悔』，其不然乎哉？朱子曰：『尹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做工夫，終做得成。』斯確論也。先生没，去今四百餘年，罕有能傳其學者。而麗辭詭行之徒，方且樹奇命怪以立敵，則先生之道荒矣。珠故因先生祠成，廼裒拾其文集梓之祠中，庶幾登先生之堂者，讀先生之文，悟先生之道，如親見先生焉。其於越後學，未必無萬分中之一助云。

嘉靖庚寅九月九日，後學莆田西淙洪珠書于越郡之清省堂。

附録　尹焞文集序跋

隆慶本蔡國熙尹和静先生文集序

昔者孔子既殁，惟曾氏之傳得其宗。蓋程夫子亡，惟和静先生之學不失其正。蓋參也魯，竟以魯得之。程子亦云「魯者終有守」，謂先生也。先生之學，篤於踐行，不爲虚語，未嘗求人之知，人亦莫能窺其所藴也。至於「歷險難之極而不變，處貴顯之驟而不動心，抱仁履義終其身而不悔」，非有守，能若是乎？先生晚年，常寓於吴之虎丘西菴，扁其齋曰「三畏」，後人即所寓爲祠以奉焉。宋憲使王公涔刊先生《壁帖》及《語録》置祠下。憲使林公介復刊先生《文集》，有《年譜》一卷，《奏劄》一卷，《詩文壁帖》一卷，《附集》一卷。千載而下，誦先生之遺文若親覩先生之踐履。觀其言語文字，粹然一出於正，而夷險順逆之遇，確然不易其守。蓋先生誠明之學，實有淵源，直方之行，動應規矩，持敬不倦，老而彌篤，有足徵焉。當是時，程子之門從游之士多闳博俊偉，極天下之選，而於先生獨稱其「魯」，信其有守而卒不誣於方將之行，其察之審矣。先生之學，其自得處固難測其涯涘，然其真修實詣，庶幾乎孔門之曾子哉！孔子有云：「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未之有得。」如先生者，非躬行之君子歟？又曰：「有德者必有言。」如先生之文，非有德之言歟？某之景慕先生，蓋有日矣。兹

幸承乏吴郡，獲瞻遺容於虎丘之祠，稍爲脩飭，歲時致祀。竊願與吴中人士共效先生之篤行，而未敢忘先生之格言也，廼次第其《文集》而翻刻之，輒序於首，昭示後學，俾學者咸知所重云。

隆慶己巳夏五月之吉，知蘇州府事、後學蔡國熙謹序。

隆慶本王涔壁帖跋

和静先生晚遇明主，服在論思。未幾告老，前後三四年間，手書聖賢格言，寘于座隅。時已從心，而警勵猶若此，後之學者其可不自加勉於持守之功哉？前貳車丁焴，以先生嘗寓居於虎丘西菴，既創祠于山北；憲使柴中行以寄菆在下，復還于三畏齋之左。涔將指此來，遷役甫畢，因得臨川墨本于同志黄士毅，遂囑長洲縣丞趙崇偘鐫石祠間。學者苟能拜先生之巍像，覩先生之遺墨，以求先生之用心而實踐於己，庶幾不負創祠之意云。嘉定九年八月中澣，襄陽王涔謹書。

隆慶本黄士毅壁帖跋

士毅三復此帖，又因朱子、張子之言而思之，益信夫學在存心，而存之之功惟貴乎密，愈密則罅隙愈微，而不存者斯寡矣。故昔聖人嚴爲之術，至於銘牖書紳，欲目擊心思而常警其忽忘也。是則先生日書格言至論粘于屋壁之意，而學者於此當知所以用力者矣。敢識臆見于末，以與同志共講焉。嘉定丙子九月旦日，莆田黄士毅謹書。

隆慶本劉承跋

和靜先生之祠創于嘉定甲戌，遷于丙子，黄勉齋榦、黄壺山士毅二《記》可考。憲使王公涔刊先生《壁帖》及《語録》置祠下。越十年，憲使林公介復刊《文集》。又十年，庾使曹公豳始請之朝，建書院。又二十年，承以朝旨來爲山長，訪求《語録》、《文集》，則藏之庾司□□，遂稟庾使孫公子秀，歸板于書院。暇日考之，訛舛頗多，亟命職負校正，鋟補五百餘字，因增入黄壺山《遷祠記》、劉漫塘《書院記》。而林公介《跋》語謂王右使枼創祠刊《語録》，與《記》文皆不合。《集》中載孫公逢吉《跋》既云未見全篇，又云祁氏、吕氏《録》有待於後，則與今之全書不類，徒啓學者之惑，皆删之。惟黄壺山既用《伊川年譜》例集爲先生《年譜》矣，而《文集》又别載《年譜》，歲月爲詳，姑兩存以備參考。所在書院皆有圖志，此獨缺文，方謀纂集以繼二書之後云。景定改元，上章涒灘，仲臯後學朴溪劉承謹題。

丁丙跋明刻本

《尹和靖先生文集》六卷，明刊本，怡府藏書。

宋尹焞撰。焞字彦明，少孤，奉母陳氏以居。應進士舉，策問「議誅元祐黨人」，不對而出。告於程夫子曰：「吾不復應舉。」程曰：「子有母在。」歸以告母，母曰：「吾知汝爲善養，不必禄養。」於是不復就舉。靖康元年，授「和靖處士」。金陷洛陽，全家死於賊，惟處士死而復甦，竄長安山中。劉豫

僭位，思以繫天下望，使其僞師來招，乃逃渡渭。紹興五年，召爲左宣教郎、崇政殿説書。八年，除太常少卿、禮部侍郎兼侍講。九年，使以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後致仕，殁於越，葬會稽山。嘗於紹興八年上劄子陳止講和，又有切責秦檜一書，皆載集中。嘉靖庚寅，莆田洪珠牧會稽，建祠，梓其文爲八卷。《附録》所本，當嘉靖以前所刊。首《年譜》，次奏劄、詩、文，爲四卷。再繼以《壁帖》一卷，乃後人録其黏壁自警之文。又《師説》一卷，則其門人王時敏所編也。有明善堂珍藏書畫印記、安樂堂藏書記。

天啓本王洽刻尹和靖先生文集序

和靖先生汴人而蜕於越，子孫蒸嘗，學士宗仰，不啻鄒、魯於孔、孟，河、閩於程、朱也。先是守越者闢古小學，塑先生遺像其中，俾見者興起，因以時講習弦誦而録其遺文，用存口授。余承乏兩浙，汎時首隆瞻謁，叩先生徙越始末及墳墓興廢，像教明晦。求遺文，出諸裔孫懋中，得竟讀焉，約二三十簡，又半述聖賢成語。然則先生之學主於躬行，而不以語言文字中標解脱争鞶帨也明矣！朱晦翁嘗稱先生「只就『敬』字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真儒學問原有主惱，所遺文采闇如，而一種篤實輝光之致隱隱提醒人。冏卿劉公宗周、廷評王公應遴，皆越中理學名達，相與搜廣訂正，付梓以惠來學。余序之曰：斯道如日月經天，無有住處。如以住處偶生宗仰，便似以隙延照，遂以所照爲道本。然孔門説敬，原是直指，先生於中有所得力。敬在各人，惺惺無昧，是即先生隨人設教於越，非住各處亦

然。梓集之意，有同鏤影。容光必照，文乃在茲。既新厥構，并勒斯序。墓祠千秋，與集同永。

賜進士出身、奉敕提督軍務、巡撫浙江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臨淄王洽頓首撰。

天啓本劉宗周重刻尹和靖先生文集

孔孟既没，傳聖人之道者，濂、洛諸君子也。而程氏之門，獨得其傳者，和靖尹先生也。夫先生何以傳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即聖人之心是已。堯、舜之兢業，禹之祇承，湯之日躋，文、武之緝熙執兢，皆聖人之心法也。是心也，仲尼傳之子思子以作《中庸》，則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而約之曰「慎獨」，遂爲萬世傳心的旨。道之不明也，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也。異端曲學、邪説暴行克塞仁義，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皆此無忌憚之心爲之而敝也久矣！後千餘年，河南程氏兩夫子繼濂溪氏作，直遡孔門心法，以一「敬」爲入德之方，廓除蓁莽，使聖道復明於世。及其門者，首稱四先生，晚年更得先生與張思叔云。今試論之，兩程子道大而詣高，門弟子各以質之所近爲學。如上蔡、定夫、中立，諸君子皆高才敏悟，出入師説，不免或雜於禪。中立出處一節，終費解説。思叔早世，亦未見所至。惟先生獨自附於古之魯者，以一「敬」做成。自動静語默，推之出處去就，死生之際，無不粹然，一出於正。而程叔子亦遂稱之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其期許之至矣。其後乾道、淳熙間，言程氏之學者，多推本先生

之旨，而中立不與焉。則先生之度越諸子，得統於程門信矣！遺文若干卷。其手著者爲「壁帖」，凡數百條。其他緒言爲門人所記者曰「師説」。而其上朝廷劄子，僅以明出處之概，非其至者。合之，凡以發揮一「敬」字止耳。此一「敬」字，亦本無多説，故著述特簡如此。及讀先生「壁帖」，又多舉古人成説，録以自警，亦不輕下一轉語。自有宋儒「語録」以來，絶無此風味，乃知先生本無事於著述也。先生所至，闢「三畏齋」以居，而「壁帖」即其齋中物。居恒誦言之，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嚴乎！此之謂傳聖人之心，以傳聖人之道也，學者幸無以著述求之。先生汴人，隨宋南渡，告老終於越，世祀郡城之古小學。舊《集》刻於前太守洪西淙公，逾百年，浸失其傳。會今撫臺蔥嶽王公祖行部至越，首訪先生俎豆所寄，已就圮，亟捐俸令有司新之，且重刻其遺文以惠多士。余不敏，竊嘗向往先生之學，因搜得舊本，稍加詮次，付之梓人，以副王公之志，而僭引其端如此。較讎者，友人廷評王君應遴。嗚呼！王公之刻是編也，蓋亦有感於後之學者不善於求心，而卒流爲小人之無忌憚，故借先生以坊乎？則衛道之功，於是乎大矣！

旹天啓歲在甲子冬月旦，山陰後學劉宗周啓東甫頓首撰。

正誼堂本張伯行序

二程多躬行實踐之弟子，尹肅公在伊川先生門尤爲領袖。朱子謂其十分鈍，「惟持一『敬』字工夫，終底於成」。信哉！迹其始也，以主「敬」爲學。迨其後議謚曰

「肅」，則「敬」之名實不昭然於天下後世哉！《易》曰：「敬以直內。」夫子曰：「修己以敬。」而示顏淵以克復之目，惟視、聽、言、動之四勿。聖賢以「敬」爲心法，必履薄臨深，兢兢無閒，乃可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彼夫怠則肆，肆則昧昧然，而大遠於君子矣。故處焉而倫紀之多乖，出焉而民社之遺害甚矣！「敬」與「不敬」，人道得失之所由分也。公年十八，伊川先生授《大學》、《西銘》，又令看「敬」字。其明年，不對「誅元祐黨籍」之策，歸而告於師，白於母。迄以「善養」承母歡，以學《易》體師訓，求在內而不求諸外。越三十餘年，而有靖康大臣之薦。公詣闕，力辭，詔賜「和靖處士」。還山又數載，而廷臣交章，召以崇政說書，强起趨朝。每赴講，先夕沐浴更衣，陳所講之書於案上，朝服再拜，齋於燕室，謂：「必欲以所言感悟君父，安得不敬？」進所解《論語》。又上疏切諫和議，忤秦檜。雖朝廷眷遇彌優，洊加奉常、少宗伯、侍講，而公秉難進易退之節，終始辭榮，予告而卒。嗚呼！公真不負所學矣。「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公生平可謂兼之。至今讀其《年譜》，誦其奏對，非純於主「敬」者而能如是乎？予服膺公之一於主「敬」也，爲校訂原《集》而重鐫之。庶幾學者有入德之津梁，從伊川而溯洙、泗，藉以自勉其鈍質，而厚望於士林之共勉云爾。

康熙戊子冬吉旦，儀封後學張伯行謹譔於榕城正誼堂。

豫章羅先生文集

〔宋〕羅從彦 撰
韓星 校點

目録

校點説明

《豫章羅先生文集》是宋儒羅從彦的詩文集。羅從彦(一〇七二—一一三五),字仲素,北宋熙寧五年(一〇七二)生於南平羅源里(今福建南平市水南街道羅源村)。宋儒尊稱「豫章先生」。早年師從吴儀,以窮經爲學。後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及時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熟察之,喜曰:「惟從彦可與言道。」時弟子千餘人,無及從彦者。(《宋史·道學傳》)學成,築室山中,倡道東南,往學者衆。後李侗拜羅從彦爲師,再傳朱熹。羅從彦一生貧困,家徒四壁,但幾十年如一日,「堅苦刻厲,篤志求道」(《沙縣志·儒林傳》)。羅從彦仕途坎坷,南宋紹興二年(一一三二)六十一歲時方得特科進士,授博羅縣主簿。紹興五年歸途中,逝於汀州,享年六十四歲。淳祐七年(一二四七),追謚「文質」。明萬曆四十二年(一六一四),詔從祀孔廟。清康熙四十五年(一七〇六)御書「奥學清節」賜贈羅從彦祠堂。《宋史·道學傳》有傳,《宋元學案·豫章學案》有其生平思想的資料,另有《南平縣志》、《沙縣志》及南平、沙縣兩地族譜等可供參考。

羅從彦著述有《遵堯録》、《春秋解》、《詩解》、《春秋指歸》、《春秋釋例》、《語孟師説》、《中庸説》、《台衡録》等。今考《豫章羅先生文集》内容,大體可歸五類(經解類祗有存目)。卷一《經解》有《詩解》、《春秋解》、《春秋指歸》、《春秋釋例》、《語孟師説》、《中庸説》,是對儒家經典的詮釋類文字,可惜遺缺。卷二至九爲《集録》中的《遵堯録》及《遵堯録别録》,爲政論性文字,主要記載宋開國至宣和末(一一二五)「聖君賢臣」的活動,藉以闡明道義,或進行諷諫,充分表達了他對政事的看法和心懷家國天下的憂患意識,實乃北宋一代歷史的總結,

通過「朝政闕失」與「人物評旦」，企盼達到「匡時濟世」的目的。卷十《二程先生語録》、《龜山先生語録》及卷十一至十二《雜著》中的《議論要語》是道學類文字，反映了作者思想的淵源和傾向。卷十三《詩》雖然不多，但頗有意趣，可以説是詩化的哲學。卷十四至十六《附録》、卷十七《外集》爲出處應酬類以及師友懷悼、評介的文字，多角度地展示了羅氏的生平事蹟和學術思想。

羅從彦治學强調「静心」，認爲修身養性的主要途徑是「去心害」、「適正道」，這樣則「舜人皆可爲矣」。朱熹對羅從彦評價甚高，認爲：「龜山唱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朱熹《延平先生李公行狀》）作爲閩學的創始人，羅從彦能够從當時社會現實出發去接受、理解和消化洛學，把閩學建立在時代需要的基礎之上。羅從彦的一生在求學、講學中度過，又注重身體力行。他繼承發展程顥、程頤「窮理」學説和楊時「致知必先格物」的「理一分殊」説，創立「静中觀理」説。「以主静爲宗」的修養論經過羅從彦的發揮和傳授，構成了早期閩學追求「静養」境界的特徵。羅從彦承楊時，傳李侗，啟朱熹，成爲宋代道學「道南」一脈中承前啟後之人物，在宋代理學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羅氏所著《遵堯録》，嘉定中有刊本，見於《直齋書録解題》。其文集，現存最早者爲元至正二十五年（一三六五）豫章書院刻《豫章先生文集》十七卷、《年譜》一卷，乃羅氏五世孫羅天澤請曹道振所纂次者，《年譜》即曹氏所撰。今南京圖書館藏有殘本，乃丁丙舊藏，闕卷四至六、八至十一，配以清鈔本。此至正刊本，爲後代諸刻之祖本。

在至正本之前，據曹道振識語，稱當時所見者唯有「郡人許源所刊《遺藁》五卷而已」。又據卷十六所收《豫章先生遺藁》序兩篇、跋四篇（其中胡清獻序、宋遇跋兩文已佚），其中馮夢得序稱咸淳六年（一二七〇）羅從彦之從孫羅泰孫出《遺藁》示之，黄大任跋亦作於是年，文中有「羅君編輯之勤」

語，恐亦指羅泰孫言。後劉將孫跋作於元貞二年（一二九六），文末稱「廬陵後學劉將孫拜手書先生從孫鄞叔所藏家集後」。揭祐民跋未署年月，文稱「其書初也散亡滅没於鄉里中，莫知所求」，又云許源以儒學時任南平教職，「密購遺本」，「亟鋟諸梓」。考揭傒斯《盱里子傳》，揭祐民以泰定中（一三二四—一三二七）任邵武經歷，此跋文或作於彼時，則許源刻本亦大致刻於泰定年間。綜上，似羅氏《遺藁》編輯於宋末，至泰定年間始刊刻流傳。祝尚書《宋人文集敘録》據馮夢得序，稱《遺藁》有咸淳刻本，恐未確。至正刊本所據者，除《遺藁》外，曹道振識語還提到邑人吴紹宗嘗編輯羅氏之文，曹氏得其藁而再加敘次，遂成十七卷本。此至正刻本前羅氏文集的編纂刊刻情况。

至正刊板於正統戊辰（一四四八）毁於兵燹。成化初，馮孜在延平重刻元本，後升任邵武太守，載版以隨。成化八年（一四七二），沙縣知事張泰又重刻元本。正德十二年（一五一七），有姜文魁翻刻張泰本。隆慶五年（一五七一）羅氏裔孫羅文明修補正德本。萬曆三十九年，羅氏裔孫羅應斗又重刊。嘉靖三十三年（一五四四），沙縣人謝鸞又翻刻張泰本，爲《四庫全書》底本。清代諸版本，《四庫全書》本之外，尚有康熙年間張伯行刊《正誼堂全書》本十卷、乾隆年間羅氏裔孫羅蒼校刊十二卷本、光緒年間十六卷本，皆就明刊删移篇卷而成。（以上略據此書「增補」中所收各版本序跋及祝尚書《宋人别集敘録》）

此次校點，以《宋集珍本叢刊》影印明馮孜刻本爲底本，因其爲現存最早的足本；以元至正豫章書院刻本（殘本，部分配以清鈔本，簡稱「豫章書院本」）與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文淵閣本」）爲校本，因前者爲現存最早，後者易得且經四庫館臣校勘也；部分疑問處參校了臺灣新文豐版《叢書集成新編》所收正誼堂本《羅豫章集》；並增補了部分史料，附於書後，供讀者參考。

校點者　韓　星

羅豫章先生文集重刊序

君子之學，務以講明道理，精思力行爲事，而文章詩賦，蓋非其所先者。然或因事感物，而有所著述，發於心而不能自已者，要皆不外乎道理之正，於己無累，於人有規，則君子亦所不廢也。若夫娛戲風月，模寫景光，足以蕩心而逸志者，奚可尚哉！羅豫章先生，師事龜山楊文靖公二十餘年，盡得不傳之秘。居鄉授徒，循道寂寞。晚始得官，爲博羅主簿，弗究厥施而歿。所幸者，有同郡李公愿中傳其學，斯文賴以不墜。再傳而得朱文公，其道遂大明於世。蓋先生清介絶俗，其學以誠篤不欺爲主，故傳於後，久而彌光。其平生所著詩文，又皆合乎道理之正。百世之下讀之者，可知其爲人。然則先生之所著述，世不可無。如《遵堯録》、❶《議論要語》，蓋其經濟之志之所寓，尤後人所當講誦而服膺者。惜經元季兵革，散亂之餘，間有存者，亦惟束之高閣而已。騷人墨客，競以模寫景光爲事，豈復知道理之言爲可貴哉！邵武太守南充馮侯孜，前在延平時，慕先生之爲人，搜訪遺文，得之民家，蓋元進士曹道振所編次者。首年譜，次詩文，次附録，次外集，凡十八卷，重加考訂，刻板以廣其傳。及來兹郡，又載以隨，惟恐或失之。誠以道理之言，有補於世者，所當貴也。貴道理之言，則其爲政，從可知矣。潛亦竊慕先生者，既

❶「遵」，原作「尊」，據正誼堂本改。

喜斯集之傳，俾後生晚學得以因之考見其道，有所感焉而興。又欲後之嗣政於此者，知侯能以振文右道爲心而勿替也，故僭序之。

成化七年春二月二十又八日，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經筵官同修國史莆田柯潛序。

豫章先生文集序

昔龜山楊文靖公從程夫子于河南，卒業辭歸，程子歎曰：「吾道南矣。」言若是其幾也，果前知乎哉？龜山既南，其傳則豫章羅先生一人而已。豫章羅先生傳延平李先生，李傳齊國朱文公，聖人之道於是乎大明于天下。程子之歎，其有開之先歟！先生上承程、楊二賢之傳，下傳李、朱二賢，爲天下正學之宗，於前後相逮之時，居中爲傳統之會，斯道之寄誠重矣。澄心默坐，體認天理之功，其精實已乎！潛思力行，任重詣極，知者雖鮮，而宗傳之統，至先生切要精確，愈久而彌章，何程子前知之明邪！

先生之志在《遵堯録》一書，一祖三宗之謨烈，名臣十賢之公忠，衍釋之所發，辨微之所明，誠一代之大法，君天下之軌範也。《別録》一卷，乃二賢斥小人之論，皆質諸鬼神而無疑者。《議論要語》如法律之嚴，見先生之學不徒空言。詩文皆發其自得之趣。《春秋指歸序》推明伊川之意，得聖人約修之本。惜其書與首卷諸目俱亡，何學者之不幸也！觀附録儒先所稱述，惟悵惋耳。即今所存而求之，必有得其傳於文辭之表者矣。然爲朱子之學，萬殊一貫，體用一原，行之以仁恕，充之以廣大。苟不究其師傳之統，惡克厎夫精實之極？於斯集也，可不致力以求之乎？先生五世孫天澤建書院，既得請前進士曹道振纂次先生文集，鋟以傳世。天澤子庭堅求序其端，仰惟道學之宗，豈膚淺所能任？以昔嘗求先生

遺言，而交其後人，用不敢辭而敬書之，以署朱傳之所自云。

至正二十有七年龍集丁未正月庚辰朏福建等處儒學提舉卓説序。

豫章羅先生年譜

曹道振編次校正❶

宋神宗熙寧五年壬子，先生生。

按：先生行實及羅革《題語孟解後》皆云：「先生享年六十四。」嘉定六年癸酉，郡守劉允濟《繳進遵堯録狀》云「七十九年，孤憤之氣，鬱鬱未伸」云云。咸淳六年庚午，馮夢得題先生文藁云：「余後七十歲而生。」又云：「自生髮未燥時，已知敬慕，今六十五年矣。」以是知先生生於壬子，歿於乙卯也。

元豐元年戊午，先生七歲。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先生一十五歲。

紹聖元年甲戌，先生二十三歲。

元符元年戊寅，先生二十七歲。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先生三十歲。

大觀元年丁亥，先生三十六歲。❷

政和元年辛卯，先生四十歲。

二年壬辰，先生四十一歲，始受學于龜山楊先生之門。

按：《龜山年譜》：「是年赴蕭山知縣，延平羅仲素來學。」自公得伊洛之學歸，倡東南，從游之士，肩摩袂屬，晚得羅仲素，遂語以心傳之秘，於是公之正學益顯於世。時公年六十。

六年丙申，先生四十五歲，郡人李侗始受學其門。

❶「曹道振」上，豫章書院本有「進士」二字。

❷「先生三十六歲」，原無，據正誼堂本補。

按：延平先生上先生書：「幸得聞先生長者之風十年，于今二十有四歲矣。」延平先生歿於隆興元年癸未，年七十一，以是知是年受學。

七年丁酉，先生四十六歲，見楊先生于毗陵。

按：先生《春秋指歸序》：「政和歲在丁酉，余從龜山先生于毗陵，授學經年，盡裒得其書以歸，惟《春秋傳》未之獲覩也。」

重和元年戊戌，先生四十七歲，自京師歸鄉。

按：羅漸題龜山《中庸義藁》：「戊戌年五月，余與仲素、伯思自京師歸鄉。」又按先生《春秋指歸序》：「宣和之初，自輦下趨郟鄏。」疑「宣」字當作「重」。

宣和元年己亥，先生四十八歲。

六年甲辰，先生五十三歲，作《韋齋記》。

按：《韋齋記》：宣和癸卯，朱喬年得尤溪尉，治一室，名曰「韋齋」。齋成之明年，使人來求記。

欽宗靖康元年丙午，先生五十五歲，《遵堯録》成。

高宗建炎元年丁未，先生五十六歲。

紹興元年辛亥，先生六十歲。

二年壬子，先生六十一歲，以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

按：先生行實及《延平志》、《沙陽志》皆云「晚以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胡文定公答先生書亦稱「主簿足下」，惟石公轍誌先生釋菜事稱「惠州博羅縣尉」。當考。

八月上丁，以郡守周綰之命，領袖諸生

行釋菜禮。見石公轍誌。

五年乙卯，先生歿。

按：先生行實及《沙陽志》皆云先生卒于官，子敦敘早歿，喪不得歸者數年，族人羅友爲惠州判官，遣人持護以歸。至汀州，遇草寇竊發，遂寄菆于郡之開元寺。又數年，其門人李愿中始爲歸葬于本郡羅源黄滐坑之源。❶然先生族弟革題先生集《二程語孟解》卷後云：「享年六十有四，自廣回，卒于汀州武平縣。」龜山先生《答胡康侯書》亦云：「仲素死于道途。」又與前説不同，未知孰是。

寧宗嘉定六年癸酉，郡守劉允濟繳進《遵堯録》，乞賜謚。又得先生墓於荆榛之中，爲修甃立石以表道，架亭以行祀，命教授方大琮率諸生致祭，給官田計米一十二石一斗六升。

內以六石輸學中，爲祀事之費，餘以給守墳者。每歲寒食，教授率諸生備牲幣祭墓下。

理宗淳祐六年丙午，楊棟奏請謚。

七年丁未，賜謚「文質」。

豫章羅先生年譜終

❶「源」，豫章書院本、文淵閣本均作「原」。

先生著述最多，兵火之餘，僅存什一於千百。世所共見者，郡人許源所刊《遺藁》五卷而已。道振不揆淺陋，嘗欲搜訪爲文集，其年月可考則繫以爲年譜，久之弗就。邑人吴紹宗蓋嘗有志於是，近得其藁，乃加敘次，釐爲一十三卷，附録三卷，外集一卷，年譜一卷，凡一十八卷。先生五世孫天澤遂鋟梓，以壽其傳，因識其梗概于此。若夫訂其誤而補其遺，不無望於君子也。至正三年歲在癸未二月甲子延平沙邑曹道振謹識。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一

經　解

詩　解闕

見先生行實及延平郡守劉允濟《繳進遵堯録狀》，郡庠舊有墨本，今不存。

春　秋　解闕

見先生行實及劉允濟《繳進遵堯録狀》，郡庠舊有墨本，今不存。又按《延平書院志》：「先生遺書有《春秋集説》。」疑即此書也。

春秋指歸闕

春秋釋例闕

二書見先生行實及《延平書院志》、《沙陽志》，今不存。遺藁有《春秋指歸序》一篇，見第十二卷。

語孟師説闕

按：先生遺藁，有陳默堂跋先生《語孟師説》一篇，又載羅革題先生集《二程語孟解》卷後一篇，篇中備舉明道、伊川、横渠、龜山，則所集不獨二程

之説也。此書疑即所謂《語孟師説》，今不存。

中庸説 闕

見先生行實，今不存。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一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二

集　録

遵堯録序

堯、舜、三代之君不作也久矣。自獲麟以來，訖五代，千五百餘年，惟漢、唐頗有足稱道。漢大綱正，唐萬目舉，然皆雜以霸道而已。有宋龍興，一祖開基，三宗紹述，其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見於紀綱法度者，沛乎大醇，皆足以追配前王之盛，故其規模亦無所愧焉。在太平興國初，太宗嘗謂宰相曰：「朕嗣守基業，邊防事大，萬機至重，當悉依先朝舊規，無得改易。」仁廟見東封西祀及修玉清宫等過侈，曰：「如此之事，朕當戒之。」若二聖者，其知所以紹述者邪！故終太宗之世，無復改張；終仁宗之世，一於恭儉。至熙寧、元豐中不然，管心鞅法，甲倡乙和，功利之説，雜然並陳。宣和之末，遂召金人犯闕之變，蓋其源流非一日也。今皇帝受禪，遭時之難，憫生民之重困也，發德音，下明詔，悉剗熙、豐弊法，一以遵祖宗故事爲言，四方企踵以望太平矣。議者猶謂金陵之焰，勢未能熄，天下皆其徒，是抱薪而救之者也。臣懼其然也，竊語諸心曰：昔唐吴兢作《貞觀政要録》，本朝石介亦有《聖政録》，豈苟然哉？因採祖宗故事，四聖所行，可以閶今傳後者，以事相比類纂録之，歷三季而書成，名曰《聖宋遵堯録》。

其間事之至當而理之可久者，則衍而新之；善在可久而意或未明者，則釋以發之；以今準古，有少不合者，作辨微以著其事。又自章聖以來，得宰相李沆等及先儒程顥共十人，擇其言行之可考者，附於其後。若乃創始開基之事，廟謨雄斷，仁心仁聞，則於其君見之；襲太平之基業，守格法，行故事，竭盡公忠，則於其臣見之。爰及熙、豐之弊，卒歸於道。分七卷，添《別録》一卷，合四萬餘言。欲進之黼座，力未暇及，而秋毫之間已爽忽矣。然事固有始睽而終合，失之於前而得之於後者，古人有之，若周成王、楚文王、秦穆公是也。不久朝廷清明，金人竄伏，❶且當有以來天下之言。輒紀歲月，以俟採擇。靖康丙午十月日，延平臣羅從彥序。

遵堯録一

太祖

國初劍南、交廣，各僭大號。荆湖江表，止通貢奉。西戎北狄，皆未賓伏。太祖垂意諸將，命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鎮棣州，以拒北虜。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内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彦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戎。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管搉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回貿易，

❶「竄」，文淵閣本作「賓」。

免所過征税。許令召募驍勇，以爲爪牙。凡軍中許便宜從事。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以遣之。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爲間諜，洞知蕃夷情狀，每夷狄入寇，必預爲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以至命將出師，弔民伐罪，平西蜀，復湖湘，下嶺表，克江南，兵力雄盛，武功蓋世。良由得猛士以守邊，推赤心以御下之所致也。

太祖以李漢超爲關南巡檢，使捍北虜，與兵二千而已。然以齊州賦斂最多，乃以爲齊州防禦使，悉與一州之賦，俾之養士。而漢超武人，所爲多不法。久之，關南百姓詣闕訟漢超貸民錢多不還，及掠其女以爲妾。帝召百姓入見便殿，以酒食慰勞之。徐問曰：「自漢超在關南，契丹入寇者幾？」曰：「無也。」帝曰：「往時契丹入寇，邊將不能禦，河北之民，歲遭劫掠，汝於此時能保其貲財婦女乎？今漢超所取，孰與契丹之多？」又問訟者曰：「汝家幾女？所嫁何人？」百姓具以對。帝曰：「然則所嫁皆村夫也。若漢超者，吾之貴臣也，以愛汝女則取之，得之必不使失所，與其嫁村夫，孰若處漢超家之富貴也？」於是百姓感説而去。帝使人語漢超曰：「汝須要錢，何不告我，而取於民乎？」乃賜以銀百兩，曰：「汝自還之，使其感汝也。」漢超感泣，誓以死報。

太祖以郭進爲西山巡檢，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將有異志者，帝大怒，以其誣告忠臣，命縛其人予進，使自處置。進得而不殺，謂曰：「爾能爲我取繼元一城一寨，不止免爾死，當請賞爾一官。」歲餘，其人誘其一城來降。進具其事，送之于朝請賞。

帝曰：「爾誣害我忠良，此才可貰死爾，賞不可得。」命以其人還進，進復請曰：「使臣失信，則不能用人矣。」於是賞以一官。

太祖以賀惟忠知易州，及捍邊有功，遷正使。開寶二年，又加本州刺史，兼易、定、祈等州都巡檢使。惟忠在易州十餘年，繕治亭障，撫士卒，得其死力，每乘塞用兵，所向必克，威名震於北虜。

太祖以李謙溥爲隰州刺史，在州十年，并人不敢犯其境。開寶三年，移齊州團練使。後邊將失律，復以謙溥爲晉隰沿邊巡檢，邊民喜之。

太祖登寶位日，有司捕得契丹二人。帝曰：「汝等皆何人耶？」曰：「契丹遣來探事耳。」帝曰：「汝探國事，不過甲兵糧草，百官數目而已，若朕腹中事，汝可探乎？」特赦而遣之，二人叩頭感泣而去。

太祖建隆初，邊郡民有出塞外盜馬至者，官給其直。帝曰：「安邊示信，其若此耶？」亟命止之，還所盜馬。自是戎人畏服，不敢犯塞。

開寶八年三月，契丹遣使克妙骨謹思奉書來聘，對崇德殿，其從者十二人，皆賜冠帶器幣。太祖曰：「晉漢以來，北戎强盛。❶蓋由中朝無主，晉帝蒙塵，否運已極。今慕化而來，亦由時運，非涼德所致也。」召見講武殿，觀武士習射，又燕長春殿。

建隆元年，太祖遣户部郎中沈倫使吳越。歸奏楊泗飢民多死，郡中軍儲尚有百餘萬斛，可發以貸民，至秋復收新粟。有司沮倫曰：「今以軍儲振飢民，若歲荐飢，無所收取，孰任其咎？」帝以問倫，倫曰：「國

❶「戎」，文淵閣本作「方」。

家以廩粟濟民，自合召和氣而致豐稔，豈復有水旱耶？此當決於宸慮。」帝即命發廩貸民。

臣從彦釋曰：「人君之所以有天下者，以有其民也。民之所恃以爲養者，以有食也；所恃以爲安者，以有兵也。《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昔孟軻氏以民爲貴，貴邦本也。故有民而後有食，有食而後有兵。自子貢問政孔子所答觀之，則先後重輕可知矣。太祖建隆初，楊泗飢民多死者，沈倫請發軍儲以貸之，此最知本者也。況軍儲又出於民乎！夫以廩粟振民，固有召和氣致豐稔之道，然水旱無常，萬一歲荐飢，無所收取，倫之言未爲不信也。嗚呼！太祖可謂善聽言者也。」

太祖嘗擇官使江南，頗難其人。一日謂盧多遜曰：「李穆，士大夫之仁善者，詞學之外，它無所預。」多遜曰：「穆履行端直，臨事不以死生易節，所謂仁而有勇者也。」帝曰：「若如爾言，使江南無以易穆者。」遂遣之。

太祖命諸將西征，以地圖授王全斌等，謂之曰：「西川可取否？」全斌曰：「臣仗天威，遵廟算，尅日可定。」龍捷都校史延德奏曰：「西川除在天上，即不能得。若舟車足跡可至，以今之兵力，到即平爾。」帝壯其言，謂全斌曰：「汝等果敢如此，朕復何憂！卿發，計日望捷書也。所破郡縣，止籍其器甲芻糧，當爲朕傾帑藏賞戰士耳。」故西師所向，人皆效命，動有成功，若席卷之易。

王全斌收蜀，沈倫以給事中爲隨軍水陸轉運使。王全斌等入成都，争取玉帛子

女。倫獨廉清無欲，僞蜀群臣有以珍異奇巧之物爲獻者，皆拒之。東歸篋中所有才圖書數卷而已。帝悉知之，遂貶全斌等，以倫爲户部侍郎、樞密副使。

開寶九年，召隨州留後王全斌，授寧武軍節度使。初，全斌以伐蜀私取財物貶秩。至是，帝謂之曰：「朕以金陵未下，常慮平吴諸將恣行貪暴，抑卿數年，爲朕立法。江南既平，還卿旄鉞。」又别出器幣錢貨數萬賜之。

趙普秉政，時江南後主以銀五萬兩遺普。普白太祖，太祖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來使可也。」普叩頭辭避，帝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當使之勿測。」既而後主遣其弟從善入貢，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始大震駭，服帝之偉度。

太祖將征江南，李煜遣其臣徐鉉朝于京師。鉉以名臣自負，其來也，欲以口舌馳説存其國，日夜計謀思慮，言語應對之際詳矣。及其將見也，大臣亦先入請，言鉉博學有才辯，宜有以待之。帝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明日，鉉朝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其説累數百言。帝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鉉無對而退。

太祖征江南，時錢俶遣幕僚黄夷簡入貢，召謂之曰：「汝歸語元帥，訓練甲兵。江南倔强不朝，我將發師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也。」及江南平，又召兩浙使，謂曰：「俶克毗陵有大功，今當暫來與朕相見，以慰延想之意，即當遣還，不久留也。朕三執珪幣以見上帝，豈食言者乎！」

嶺南劉鋹性絶巧，嘗自結真珠鞍，爲戲龍之狀，以獻太祖，臻於奇妙。帝厚賜之，謂左右曰：「移此心以勤民政，不亦善乎！」鋹初在國中，多置酖以毒臣下。帝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至，詔賜卮酒。鋹心疑之，捧杯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煩王師致討，罪在不赦。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也。」帝笑曰：「朕推赤心置人腹中，安有此事？」即取酒自飲，別酌以賜鋹，鋹慚謝。

左飛龍使李承進，嘗事後唐莊宗。太祖召承進問曰：「莊宗以英武定中原，而享國不久，何也？」承進曰：「莊宗好田獵，將士驕縱，惟務姑息。每乘輿出次近郊，禁兵衛士，必控馬首曰：『兒郎輩寒冷，望與救接。』莊宗即如所欲給之。若是者非一，因而召亂。蓋威令不行，而賞賚無節之致。」帝撫髀歎曰：「二十年夾河戰争，取得天下，不能以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性，以兹臨御，誠爲兒戲。朕撫養士卒，固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劍耳。」

太祖收蜀，得將士之精者，置川班殿直，廪賜優給，與御龍直等。開寶四年，祀南郊，禮畢行賞，帝以御龍直扈從郊祀，特命增給錢人五千，而川班殿直不得如例，乃擊登聞鼓院，❶上訴陳乞。帝怒，遣中使謂之曰：「朕之所與，即爲恩澤，又焉有例？」命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遂廢其班。

太祖初定天下，掃五代之失，日不暇給矣。然猶命汪徹定宗廟，賓儼典禮儀，聶崇

❶「院」字疑衍文。查宋人記此事者如《宋九朝編年備要》、《續資治通鑑長編》等皆無「院」字。

義正禮器，和峴修雅樂，覽訪儒術，疇咨治道。建隆元年，太祖幸國子監，因詔修飾祠宇，及塑繪先聖先賢先儒之像。帝親撰文宣王、兖國公二贊。二年，以右諫議大夫崔頌判監事，始聚生徒講學。遣中使以酒果賜之，謂侍臣曰：「今之武臣，欲盡令讀書，貴知爲治之道。」

國初取士，宗伯之司，曠而未設，但擇名臣有聞望于禁掖、臺省者權典之。太祖嘗謂近臣曰：「聞及第舉人，呼有司爲恩門，自稱門生，見知舉官輒拜之。此甚薄俗，非推公取士之道。又搢紳間多以所知進士致書主司，謂之公薦。朕慮誤取虚譽，當悉禁之。」翰林承旨陶穀以子邴及第，詣閤門謝。帝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安有登進士第者？」亟命中書覆試。自今貢舉人，有父兄食禄者，奏名之時，別析之。

乾德元年，詔：「舊置制舉三科，其一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其二曰經學優深，可爲師法；其三曰詳閑吏理，達於教化。並許州府解送吏部試論三道若二千字已上，❶取文理優長者登焉。」

建隆四年，將行南郊之禮。太祖謂范質曰：「中原多故，百有餘年，禮樂不絶如綫。今天下無事，時和年豐，務在報神，資乎備禮。卿等宜講求遺逸，遵行典故，無或廢墜，副朕寅恭之意。」

開寶九年，太祖幸西京，有事南郊。先時，霖雨彌旬不止，至是雲物晴霽，覩者如堵，垂白之民相謂曰：「我輩少屬離亂，不圖今日復覩太平。」天子儀衛至，相對感泣。

❶「三」，文淵閣本作「二」。

駕還御五鳳樓，大赦。有司請正一統太平之號，❶帝曰：「今河東未平，幽薊未復，而以一統爲號，無乃不可乎？ 雖僭位漸已克定，若云太平，朕所慚也。」

國初，天下貢賦盡入寶藏庫。乾德中，所積充羨。太祖顧左右曰：「軍興飢饉，須預爲之備。若臨事厚斂，非長計也。當於講武殿後，別爲内庫以貯金帛。」

開寶二年秋，有司言太倉儲廩止於明年二月，請分屯諸軍仍率民船以資江淮糧運。太祖大怒，切責計司曰：「國無九年儲曰不足，汝不素爲計度，而使倉儲垂盡，乃使分屯兵師括率民船以餽運，是可卒致乎？ 且設爾等何用？ 苟有所闕，必爾乎取之。」三司使楚昭輔皇懼，計不知所出，乃詣晉邸見太宗，乞於上前解釋，稍寬其罪，使得盡力營辦。帝許之。

太祖在周朝，知李昉名。及即位，任以爲相，因語昉曰：「卿在先朝，未嘗傾一人，可謂善人君子者也。」

王著罷職翰林，太祖謂宰相曰：「學士深嚴之地，當選謹重之士處之。」范質曰：「竇儀清介謹厚，然在前朝由翰林學士遷端明，今又官爲尚書，難於復召。」帝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諭以朕意，勉赴所職。」儀於是再入翰林。

錢昱自白州刺史求文資，得秘書監，連典數郡無治聲。太祖謂宰相曰：「此貴家子，不可任丞郎。」改郢州團練使。

大理評事陳舜封，因奏事語頗捷給，類倡優。帝問誰之子，舜封自言其父承業，爲教坊都知。帝曰：「此雜類，安得任清望

❶「平」，原作「子」，據豫章書院本、文淵閣本改。

官？蓋執政不爲國家區別流品所致。」改授殿直。

教坊使有衛得仁者，以老求外任官，且援同光故事求領郡。太祖曰：「用伶人爲刺史，❶此莊宗失政也，豈可效之耶？」中書擬上州司馬，帝曰：「上州之佐，乃士人所處，資望甚優，亦不可輕授，止可於樂部轉遷耳。」乃授太樂書令。

太宗在晉邸時，嘗以錢五百千遺中丞劉温叟。温叟不敢辭，貯於别室。明年重午，又以角黍遺之。使人至，見前所送錢扃牖如故，還白其事。太宗曰：「我錢尚不用，况他人乎！温叟真廉士也哉！」亟命輦還，密白于太祖。太祖曰：「執廉節，鎮澆風，温叟有之。」

太祖聰明英睿，善知人。下位中有一行可觀、一才可稱者，皆自聖知，不次拔擢。嘗以中牟縣令李鶴爲國子監丞，延州録事參軍段從革爲贊善大夫，定州録事參軍郭思齊爲太子中允，河陽節度判官石雄爲補闕，萊蕪縣令劉琪爲拾遺，安丘縣尉張邈爲將作監丞，鄭州防禦判官李摶爲監察御史。當時州縣無滯才，朝廷稱得人焉。

太祖初有天下，欲知外事，用隰州刺史珪察訪。珪招權通奸，欲有所欺。德州刺史郭貴部下爲奸，通判大理評事梁夢昇陰持之，以是事多違戾，貴無如之何。貴與珪素善，因以其事告珪，珪乃記其事於尺牘，欲伺便言之。一日，帝忽言今中外所任，皆得其人，珪乃曰：「今之文臣，亦未必皆善。」乃探懷中尺牘，奏之曰：「秖如德州通判梁夢昇，欺蔑刺史，幾至於死。」帝曰：

❶「史」，原作「吏」，據豫章書院本、文淵閣本改。

「非刺史有奸贓乎？夢昇真清强吏也。」因以尺牘授左右曰：「持此付中書，以夢昇爲贊善大夫。」尋出珪于外。

乾德中，金部郎中段思恭通判眉州。會大兵之後，亡命結集，群盜蜂起，逼州城。刺史趙延進懼賊之衆，力不能禁，將以麾下奔嘉州。思恭止之，因率屯兵與賊戰彭山。軍士觀望無鬭志，思恭募先登者旌以厚賞。於是諸軍鼓勇力戰，群賊敗走，思恭矯詔，以上供錢帛給之。後度支以擅用官錢，請繫獄治罪，帝嘉其果幹，詔勿劾，令知州事。

太祖以右贊善大夫錢文敏知瀘州，召見講武殿，謂曰：「瀘州最近蠻獠，尤宜綏撫。聞知州郭思齊、兵馬監押郭重遷等掊斂于民，❶頗爲不法，恃其地遠，謂朝廷不知。爾至，爲朕鞫之，苟有一毫侵民，朕必不赦。」

乾德四年，太祖宴宰相、樞密使、開封尹、兩制等於紫雲樓下，論及民間事，謂趙普曰：「下民之愚，雖不分菽麥，如藩侯不爲撫養，務行苛虐，朕斷不容之。」普對曰：「陛下愛民如此，堯舜之用心也，臣等不勝大幸。」

開寶初，宴藩臣於後苑。酒酣，太祖曰：「卿等國家舊臣，能悉心藩鎮，以惠民爲意乎？」獨王彦超進曰：「臣素無功能，出於遭遇，年已衰朽，願歸丘園，臣之志也。」「丘園」，一本作「兵柄」。武行德、向拱、郭義、袁彦等，争論疇昔功勳。帝曰：「前朝異世事，安足論也。」翌日皆罷鎮，授以環衛。

❶「掊」，文淵閣本作「倍」。

太祖修大内既成，寢殿中，令洞闢諸門，使皆端直開豁，無有壅蔽者。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見之耳。」

臣從彦釋曰：「人君者，天下之表。若自心正，則天下正矣。自心邪曲，何以正天下！太祖於寢殿中，令洞闢諸門，使皆端直開豁，無有壅蔽，以見本心，可謂知君道矣。夫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堯舜之道也，若太祖可謂近之者也。」

太祖嘗盛暑中露卧，抵夜，左右請避之，曰：「星月之下，不可露卧也。」帝曰：「常人之情，覩星月爛然則生悚畏。至於闇室，得欺之乎？」

太祖一日朝罷，御便殿坐，俛首不言者久之。内侍王繼恩進曰：❶「陛下退朝，略無笑語，與常日不同，臣不知其故也。」帝曰：「爾謂帝王可容易行事耶？旦來前殿，我乘快指揮一事，偶有誤失，史必書之，我所以不樂也。」

太祖初好弋獵，嘗狩於近郊，逐走兔，馬蹶而墜，因以佩刀刺殺所乘馬。既而悔之，曰：「吾爲天下主，而輕事畋游，非馬之罪也。」自此不復獵矣。

魏國長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宫中，太祖見之，謂主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爲此飾。」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帝曰：「不然。主家服此，宫闈戚里相視亦競爲之。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浸廣，實汝之由。」主慚笑。後因侍坐，與孝章皇后間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黄金粧肩輿，乘以出

❶「恩」，原作「思」，據豫章書院本、文淵閣本改。

入？」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宫殿悉以黄金飾之，力亦可辦。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古語云：『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爲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

太祖嘗言：「天命所屬，王者不死。周世宗每見將帥容貌魁壯，爲士心所附者，率多疑忌。見人之形氣磊落者，多因事誅之。而朕日侍其側，都不爲慮。凡帝王固當推心待下，豈可以臆度而濫刑誅？若夫命數之所鍾，亦非人謀之能屏。」故開寶之前，惟殿前都虞候張瓊以忤晉邸伏法外，未嘗輒誅大臣。

陶穀爲學士，嘗晚召對，太祖御便殿坐。穀至，望見上，前而復却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終彷徨不進。帝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帝已束帶，穀遂趍入。❶

臣從彦辨微曰：「學士職親地禁，非謹重之士，有器識文章者，不可居其任。陶穀不知爲如何人，其在翰林也，太祖御便殿坐，召之前，却不進。卒使天子致禮於詞學之臣，束帶以見之，此其廉耻有足稱者。非特穀也，古者君臣之間，禮義廉耻而已矣。上知有禮而不敢慢其臣，而下知廉耻以事其君，上下交修，則天下不足爲也。」

太祖朝，臣僚有功，當進官。帝不喜其人，欲勿進。趙普力請之，帝怒，固不與轉官。普争之曰：「賞者，聖人所以勸善；罰者，聖人所以懲惡。夫爵賞刑罰，乃天下之爵賞刑罰也，非陛下之爵賞刑罰也，陛下豈得自專之耶！」帝不能容，乃拂衣起，普亦

❶「入」，原作「出」，據歐陽脩《歸田録》及上下文意改。

隨之。帝入宮門，普立於宮門不退。帝乃寤，卒可其奏。

臣從彦辨微曰：「賞罰者，人主之大柄也。賞所以勸功，罰所以懲罪，天下共之。太祖時，臣寮中有功當進官，此天下之大公也。帝不喜其人，欲勿進，此蔽於私者也。普力請之，至犯帝怒。普之言賞罰，蓋合天下之大公，無可貶者。然古之善諫者不然，優游不迫，因其所明而道之，則其聽之也易於反掌。故訐直强勁者，率多取忤；而温厚明辨者，其説多行。若普者，不遇剛明之君，能勿觸鱗乎？嗚呼！太祖真大度有容者也。雖不免於私，然亦不能塵其光明也。」

太祖一日後苑挾弓彈雀。臣僚中有一人稱有急事請見，帝亟出見之。及覽奏，乃常事耳。帝怒曰：「此何爲急事？」其人曰：「亦急於彈雀。」帝以斧鉞柄撞其口，兩齒墜焉。其人徐跪地，取齒置於懷中。帝曰：「汝持此齒訟我耶？」曰：「臣不敢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帝怒解，於是賜以金帛，慰勞而遣之。

臣從彦辨微曰：「古者忠臣之事君也，造次不忘納君於善。有剪桐之戲者，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戒者，則即時戒正：不敢嘿嘿也。太祖於後苑挾弓彈雀，當時臣寮中有以急事請見者，豈近是耶？及犯帝怒，因以齒之墜也，而警以史官，使人君動作不敢非禮，莫大之益也。」

太祖嘗患趙普專政，欲聞其過。一日召翰林學士竇儀，語及普所爲不法，且譽儀蚤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勳臣，公忠

亮直，社稷之鎮。帝不悦。儀歸家，召其諸弟，張酒食，語曰：「我必不作宰相，然亦不詣珠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於普，又喜其進用，因攻普。罷之，出鎮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勳舊脱禍。多遜遂參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

臣從彦辨微曰：「趙普才器過人，其謀斷足以立事成功。若其專政，則信必有之。以太祖之大度有容而惡其專，❶至召儀等問之，則普之所爲可知也已。古者進退人臣自有道，而宰相者，乃輔天子以進賢退不肖者也，不可不謹也。普身爲宰相，使帝不得直道而行，徒以勳舊脱禍，而多遜代之。《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普則愧之矣。」

太祖嘗幸華州，至龍興觀，賜道士蘇澄隱衣一襲，銀五百兩，絹五百匹。澄隱戒行精至，性穎悟，博涉經史，兼通釋典。帝問曰：「師年踰八十，而容貌甚少，是能養生也，宜以其術教朕。」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練氣耳。若帝王養生，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無爲無欲，凝神太和。昔黄帝享國永年者，得此道也。」帝大悦，故有是賜。

臣從彦辨微曰：「賜予雖出於人君之仁，要受其賜必有以稱之可也。澄隱善養生，吐談可喜，不肯以其術市恩，以誤至尊。其論帝王養生，則以『無爲無欲，凝神太和』言之，此羽

❶「大」，原作「太」，據豫章書院本、文淵閣本改。

衣中之最賢者也。帝命賜衣一襲，足矣。至若金帛之賫，似未有以處之。澄隱不知固辭，何耶？蓋方外之士，與儒者不同。辭受取舍，非所以責澄隱也。」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二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三

集　録

遵堯録二

太　宗

太宗初命趙普爲相，諭之曰：「朕以卿先帝舊臣，功參佐命，卿宜悉心以副朕意。但能謹賞罰，舉賢能，弭愛憎，何慮軍國不治？朕若有過，卿勿面從。古人恥其君不及堯舜，其勉之哉！」他日謂近臣曰：「趙普事先帝，與朕最爲故舊，能斷大事，傾竭自效，盡忠國家，真社稷臣也。」

雍熙三年，太宗謂宰相曰：「中書樞密院，朝廷政令所出，治亂根本繫之于兹。卿等當各竭公忠，以副任用。大凡常人之理，未免姻故之情。苟才不足稱，遺之財幣可也。公家之事，不可曲徇。朕亦有親舊，若才用無取，未嘗假以名器也。」

淳化五年夏四月，太宗謂吕蒙正等曰：「朕以宰相之任，所職甚重，欲修唐朝書考故事，以責卿等輔佐之效。又念考第之設，亦空言耳，莫若撫夷夏，和陰陽，使百度大理，一人端拱無事，此宰相之職也。豈有居其位而不知其任乎？」

至道元年夏四月，擢吕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召端謂曰：「廟堂之上，固無虚授，但能進賢退不肖，便爲稱職，卿宜勉

之！卿歷官平章事，朕之進擢，❶常以謂任用之晚。」每奏對，同列多出異議，因出詔諭之曰：「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奏聞。」

臣從彥釋曰：「太宗之命呂端也，說者謂宰相之任，在乎登進賢才，黜遠庸佞，而總其綱目，萬事自理。故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百官，非才之人不可虛授。』其言是已。若太宗者，其知所以命相者歟！端，賢相也。帝以其任用之晚，且患同列之多異議也，因出詔諭之曰：『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奏聞。』非信任之篤，遇之專一者，其孰能之！」

端拱中，考工員外郎畢士安爲冀王府記室參軍。有詔臣寮各獻所爲文，太宗閱視累日，問近臣曰：「其文可見矣，其行孰優？」有以士安對，帝曰：「卿言正合朕意。」命以本官知制誥。

太宗尤重內外制之任，每命一舍人，必咨問宰輔，求才實兼美者，先召與語，觀其器識，然後授之。後因覽唐故事，見其多自卑位作學士者。會蘇易簡薦吴人浚儀尉周亨俊拔可任，帝俾易簡索其文章，得《白花鷹賦》。閲之，語易簡曰：「可。」且令敘遷京秩，更徐觀之。改光禄寺丞，卒。

太子中舍王濟，方正好言事。太宗謂宰相曰：「法官尤宜謹擇。苟非其人，或有冤濫，感傷和氣，必致天災。」宰相曰：「惟守法不回者，可符聖意。」帝曰：「王濟數言事，必有特操，可試之。」遂令權判寺事。

❶「平章事，朕之」，豫章書院本爲墨丁，文淵閣本作「日最久，今始」。

太宗選秘書丞楊延慶等十餘人，分爲諸州知州，因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爲親民。非其人，則下有受其弊者。昔後漢秦彭爲潁川郡守，教化盛行，百姓懷惠，乃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以一郡守，尚能有感，若帝王崇尚德教，豈太平之不可致，而和氣之不可召也？」

淳化五年夏五月，太宗謂宰相曰：「諸州長吏，所委尤重。審官院進所選京朝官充知州者三十餘人御前印紙曆子，朕親書於其前曰：『勤公潔己，奉法除奸，惠愛臨民，方可書爲勞績。』本官月俸，並給實錢，令知審官院錢若水分賜之。因謂若水曰：『所賜戒諭，有奉法除奸之語，恐不曉者從而生事，以求功勞。可諭之云：除奸之要，在乎奉法耳！』」

太宗初，嘗詔轉運使考按諸州凡諸職任，第其優劣。未幾，復遣使分行州縣，廉察官吏。是歲五月，河南官法曹參軍高伾、伊闕縣主簿翟嶙、鄭州滎澤縣令申廷温，皆以罷軟不勝任、惰慢不親事免官。

至道中，分遣朝臣爲諸道轉運司，承受公事，以察州縣刑政官吏治迹，更次入奏。三年，供奉官劉文質入奏，察舉兩浙部内官高輔之、李易直、文仲儒、梅旬、高鼎、廖貽慶、姜嶼、戚綸等八人有治績，並降璽書褒諭。

太宗嘗謂宰相曰：「歷代王者，多以求賢爲難。何代無材，但繫用與不用耳！豈必畋遊夢卜，乃稱賢哉？」

太宗嘗謂近臣曰：「國家選才，最爲切務。人君深居九重，豈能徧識之哉？必須採訪，苟稱善者多，即是操履無玷。但擇得一好人，爲益無限。古人云：『得十良馬，

不如得一伯樂；得十利劍，不如得一歐冶。』茲言有理。朕孜孜諮訪，只要求人，庶得良才以充任使。」趙普曰：「帝王進用良善，實太平之基。然君子小人，各有黨類，不可不察也。」帝然之。

太宗嘗謂近臣曰：「國家取士，必歷級而升。下位之人，韜晦才行，誠亦有之。當勿以此爲限，成朕急賢之意。」又曰：「人之行實，不以位之高下。雖卑秩下位，不可謂無良士。然君子含章守道，難進易退，不求聞達，朕嘗患其不能知也。」吕蒙正曰：「迭試可任，則能否洞分。」帝曰：「若善惡則不可得而知矣。」曰：「亦迭試可也。苟暫聞其善惡，有涉愛憎，恐誤任使，故須久而察之，則賞罰不濫矣。」帝然之。

太平興國中，太宗謂宰相曰：「邇來貢舉混雜，乃有道釋之流，還俗赴舉。此等不能專一其業，他日居官，必非廉士。進士須先通經術，遵周孔之教。亦有迭相倣傚，止習淺浮文章，殊非務本之道也。當下詔切責之。」

端拱二年，太宗親試進士，得陳堯叟等，並賜及第，仍作箴賜之，勉以「修身謹行，稽古效官」之意。三年親試，得孫何等，面戒之曰：「汝等苦學登科，朕方以文治天下，王事之外，厲精文翰，無墜前功。」命以《儒行》篇賜之，俾爲座右之戒。

太宗嘗謂近臣曰：「朕雖寡薄，乘戰爭之後，孜孜求理，未嘗不欲加惠于民。若杜兼并，抑游惰，前世難行之道，朕當力行之。十數年間，家給人足，庶可致矣。政無巨細，欲速成者，必無其效。苟以道德化民成俗，未可以歲月冀也。」

太宗嘗謂宰相曰：「井田之制，實經國

之要道。後世爲天下者不爲井田，則貧富不均，王化何由而行？自秦滅廬井，置阡陌，經界廢而兼并作。漢魏以降，民受其弊久矣。朕君臨大寶，軫念黎庶，雖井田之制不可卒復，因時創法，漸均貧富，則朕别有規制，終當行之，以安四海。」

太宗嘗覽鄭州何昌齡《均田疏》，語近臣曰：「土著之人，若一一均平，❶選通達物理之官，周知人間利害者，精於制置，使稍近古，自然衣食豐足，盜賊自消，兵賦可從而省也。彼管摧之利，何所用哉！俟五七年間，當力行之，此朕之志也。」寇準曰：「均田之法，隋文尚能興復，况聖代乎！」

端拱中，太宗謂宰相曰：「燕射之禮，廢之已久，朕欲恢復古道，當令有司講求儀法，俟弭兵，與卿等行之。」

至道元年，太宗謂侍臣曰：「朕嘗求古之制度，思欲振復，而亡者十有七八。古者衣裳冠冕，皆有法象，所以檢束人之容貌，動遵典禮。漢魏以來，隨時所尚，屢經變易。近代服色，去古逾遠，舊制罕存，誠可惜也。」寇準曰：「古者行步則有環珮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所以節人心而昭禮制也。若今所服之鞾，乃趙武靈胡服，公私通用之，與古之履舄殊矣。」

太宗初即位，謂宰相曰：「朕嗣守基業，邊防事大，萬機至重，當悉依先朝舊規，無得改易。」

太宗嘗謂近臣曰：「朕生於亂世，犬戎猾夏之日，已七八歲。當時道路泥濘，人民艱苦，謂更無好時世。孰謂今來萬事粗理，常自愧惕。近者蕩平寇孽，於朕何功？蓋

❶「若」，豫章書院本、文淵閣本作「欲」。

上天開悟朕心，使之克勝。」侍臣曰：「古者天子有道，推德於天。今之聖諭，正合古道。」

太宗嘗語近臣曰：「國之上瑞，惟在豐年。頃來五穀屢登，人無疾疫。朕求治雖切，然而德化未孚，天貺若此，能無懼乎！」

雍熙元年夏五月，太宗幸城南，因謂近臣曰：「朕觀五代以來帝王，其始莫不勤儉，終則忘其艱難，恣于逸樂，不卹士衆，自生猜貳。覆亡之禍，皆自貽也。在人上者，豈得不以爲戒！」

淳化三年，秘書監李至進新校御書，太宗謂至曰：「嗜好不可不謹。不必遠驗前古，秖如近世符彦卿，累任節鎮，以射獵馳逐爲樂，由是近習窺測其意，競以鷹犬爲獻，彦卿悦可兩人而假借之，其下因恣横侵擾。故知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邪無自入焉。朕年長，無他欲，但喜讀書，用監古今成敗爾。」至拜舞稱賀。

臣從彦釋曰：「太宗語李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邪無自入焉。』可謂善矣！夫嗜好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方其淡然，不使之形見於外，則其違道不遠也。於是時也，苟有臯、夔、稷、契之徒，以道詔之，當視六經猶筌蹄，上與堯、舜相得於忘言之地矣。至雖時之賢者，聞帝『喜讀書，用監古今成敗』之語，拜舞稱賀，謂爲將順可也。然於稷、契、臯、夔之徒，則非其倫也。」

太宗嘗語宰相曰：「朕比觀書，見楚文王得茹黄之狗，苑路之矰，畋於雲夢，三月不返。保申諫之，王引席伏地，申束箭五十，跪加王背者再。因趨出請死，王召而謝

之，殺狗折熷，務治國事，併國三十九。朕未嘗不三復其言，深加歎賞。自非君臣道合，何以至此？若君忽而不信，雖有直臣，將焉用之？」

臣從彥釋曰：「保申之能諫，楚文王之能從，其事見於劉向《説苑》，然文有小異。《説苑》言，荆文王得如黄之狗，箘簬之熷，畋於雲夢，三月不返。得舟之姬淫，期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爲保，吉。今王得如黄之狗，箘簬之熷，畋於雲夢，三月不返。及得舟之姬淫，期不聽朝。王之罪當笞。』王曰：『不穀免於襁褓，託於諸侯，願變更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命。臣寧得罪於王也。』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箭五十，跪加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趨出，欲自流，乃請罪。王曰：『此不穀之過，保實何罪？』於是殺狗折熷，❶逐舟之姬，務治乎荆，兼國三十九。至漢興之初，蕭何、王陵聞之，曰：『人君能奉先世之業，而以成功名者，其惟荆文王乎！故天下譽之至今，明王、孝子、忠臣以爲法。』夫保申之事有之與無，臣不敢與知也。戰國之時，容或有之，亦必先王顧託之臣，與夫慈良之君，不忘先世艱難，克己從義者，乃可行矣。太宗提出言之，取其大意，非特施於一己與子孫也。且以示天下後世，使知人君納諫之美，有至於此也。」

太宗嘗謂侍臣曰：「朕讀《唐書》，見唐

❶「熷」，原作「繒」，據豫章書院本、文淵閣本改。

人以公主和番，屈辱之甚，未嘗不傷感。今士卒精强，固無此事，但選擇得人，委以邊任，不令生事，務在息民，訓卒練兵，觀釁而動，可以無患。」

太宗嘗召御史中丞王化基至便殿，侍坐甚久。屬盛暑，令搢笏揮扇，問以邊事，化基曰：「治天下猶植木焉，所患者根本未固耳。根本固，則枝葉不足憂。今朝廷既治，則邊郡何患乎不安？」

契丹部屬有求内附者，太宗語侍臣曰：「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内患；倘無内患，必有外憂。今所憂特邊事耳，❶皆可預防。奸邪無狀，若爲内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當須謹此。」

唐置拾遺、補闕，掌供奉諷諫。是時日奉内朝，常親旒扆，故凡事得以微辭諷諫。唐季權臣專政，阻絶諫官，不得侍從。太宗孜孜求諫，渴聞忠言，因改拾遺、補闕爲正言、司諫，使專掌奏議。

左司諫知制誥王禹偁嘗上言：「請群官候見宰相朝罷於政事堂同時接見，其樞密使候都堂請見，並不得於本廳接見賓客，以防請託。」詔從之。右正言直史館謝泌言以爲：「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古人有言曰：『疑則勿用，用則勿疑。』今天下至廣，萬機至繁，陛下聰明寄於輔臣，苟非接見群官，何以盡知中外事？若令都堂群臣請見，咨事無解衣之暇。夫左右大臣，使非其人，當斥而去之。既得其人，任之以政，又何疑耶？今請不得本廳接見賓客，以防請託，非陛下推赤心待大臣之意。」太宗覽奏嘉歎之，即追還前詔，令宰相、樞密使接見

❶「今所憂」三字，原爲小字注「脱句」，據文淵閣本補。

賓客如故，仍以泌所上書送史館。

太宗嘗修正殿，頗施采繪，謝泌因對陳其事，即日命代以丹堊，深加稱獎，賜金紫，拜左司諫。泌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唐末有孟昌圖者，朝上諫疏，暮不知所在。詩人鄭谷爲詩以憫之。前代如此，安得不亂！」帝爲動容久之。

太宗嘗語宰相曰：「朕思君臣之間，要在上下情通，即事無凝滯。若稍間隔，豈能盡其道？」宋琪曰：「《易》卦乾在上，坤在下，謂之否。此天氣不下降，地氣不上騰之謂也。坤在上，乾在下，謂之泰。此天地交泰之象也。故凡君臣之道，必在情通，乃能成天下之務。」帝曰：「自古帝王未有不任用賢良，致宗社延永。皆是自己昧於知人，不能分別善惡，爲奸邪蔽惑，以至顛覆。」琪曰：「前古治亂，皆由帝王。若帝王聖明，臣下得以宣力，奸邪之輩，自然屏迹。❶」

太宗嘗謂吕蒙正等曰：「凡爲君，作一惡事，簡策所載，萬祀不滅，使後人觀之，以爲鑒戒。故堯、舜爲善，而衆美歸之；桀、紂爲不善，而衆惡萃之，可不謹耶！大凡有國有家者，未有不欲進君子，退小人，然而君子少而小人多，何也？」蒙正曰：「時有盛衰。苟邦國隆盛，則君子道長；及乎將衰，則小人在位。俟其爲惡彰敗，則政亦有損。古人云『小人害霸』，❷信不虛語。❸賢人若遇暗主，晦迹丘園，畏小人之用事耳。有國有家者，尤在辨察小人，不可不早。」帝深然之。

❶「屏」，原作「迸」，據豫章書院本、文淵閣本改。
❷「霸」，文淵閣本作「事」。
❸「語」，文淵閣本作「也」。

淳化四年，開封府雍丘縣尉武程上疏，願減後宫嬪嬙。太宗謂宰相曰：「武程疏遠小臣，不知宫闕中事。内庭給事不過三百人，皆有所掌，不可去者。卿等顧朕之視妻子如脱屣耳，所恨未能離世絶俗，追蹤羨門矣。必不學秦皇、漢武，作離宫別館，取良家子女以充其中，爲萬代譏議，卿固合知之。」李昉曰：「臣等家人朔望朝禁中，備見宫闈簡儉之事。武程疏賤，妄陳狂瞽，宜加黜削以懲之。」帝曰：「朕曷嘗以言罪人？但念其不知耳。」終不加罪。

臣從彦辨微曰：「太宗時内庭給事不過三百人，皆有所掌，不可去也。武程疏遠小臣，妄陳狂瞽，帝不罪之，以來天下之忠言，可謂善矣。然語宰相曰：『卿等顧朕之視妻子如脱屣耳，所恨未能離世絶俗，追蹤羨門。』則是過高者之言也。夫王化之本，《關雎》之訓是也。有《關雎》之德，必有《麟趾》之應，此周之所以致太平者也。若羨門等語，超然有塵外意，恐後世好高者聞而説之，則其失必有自矣，非人倫之美也。」

至道元年三月，太宗召三司孔目吏李溥等，對於崇政殿，問以計司錢穀之務。溥等言盡知其利病，然不可以口占，願條對。許之，俾中使押送中書，限五日悉令條奏。及上，帝謂宰相曰：「李溥等令陳所見，亦頗各有所長。朕嘗謂陳恕曰：『若文章稽古，此輩固不可望士人。至於錢穀利病，此輩自幼枕藉寢處其中，必能周知根本。卿但假以顔色，引令剖陳，豈無資益？』恕等剛强，終不肯降意諮問。」宰相呂端對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

臣從彦辨微曰：「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太宗召李溥等，問以計司錢穀之務，使陳恕假之顔色，引令剖陳。恕等終不肯降意下問，未必非也。吕端以『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言之，蓋失之矣。」

太宗嘗曰：「清净致理，黄老之深旨也。汲黯卧理淮陽，宓子賤彈琴治單父，蓋得其旨者也。朕當力行之。」吕端曰：「行黄老之道以致升平，其效甚速。」吕蒙正曰：「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撓之則亂，比來上封事求更制度者甚衆，望陛下行清净之化。」

臣從彦辨微曰：「道術不明久矣。漢興有蓋公者治黄老，曹參師之，其言曰『治道貴清净而民自定』是也。然其相漢也，不過遵何之法，勿失而已矣。非聖人之誠也。聖人之誠，感無不通，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其感人也，不見聲色，而其應之也捷於影響，此堯、舜、孔子之道也。宓子賤之爲單父也，鳴琴不下堂而單父大治，任人故也。端與蒙正知有黄老而不知有聖人，得之於彼而失之於此，可勝惜哉！」

太宗嘗曰：「人君致理之本，莫先簡易。老子，古之聖人也，立言垂訓，朕所景慕。經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是知覆燾之德，含容光大，本無情於仁愛，非責望於品類也。」

臣從彦辨微曰：「易簡之理，天理也，而世知之者鮮矣。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不亦簡乎！《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此之謂也。老

氏芻狗之說，取其無情而已。以聖人之神化言之，則不見其誠；以萬物化生言之，則不見其感。世有爲孔、老之說者，豈其因循前人，偶未之思故耶？夫鼓萬物不與聖人同憂者，天之道也，聖人則不免有憂矣。若使百姓與萬物等而一以芻狗視之，則亦何憂之有？故老氏之學，大者失之，則詆訾堯舜，不屑世務，其下流爲申、韓者有之矣。此不可不辨也。」

太宗嘗謂近臣曰：「以智治國，固不可也。然緩急用之，無不克矣。」又曰：「五常之於人，惟智不可常用。若禦戎制勝，臨機應變，舉爲權略可也，固非朝廷爲理之道也。老氏之戒，正在於此。」

臣從彥辨微曰：「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體也，義用也，行而宜之之謂也。所謂智者，知此二者而已。及其行之也，若禹治水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堯、舜之治，不出乎此。自周道衰，洙泗之教未作，而世所謂智者不然，機變之巧，雜然四出，故鳥亂於上，魚亂於下，人亂於中，此老氏之所以戒也，非公天下者之言也。」

太宗嘗謂宰相曰：「朕於浮屠氏之教，微語宗旨。凡爲君治人，却是修行之地。行一好事，天下獲利，所謂利他者是也。若梁武帝之所爲，真大惑爾！書之史策，爲後代笑。」趙普曰：「陛下以堯、舜之道治世，以浮屠之教修心，聖智高遠，洞悟真理，非臣下所及。」

臣從彥辨微曰：「佛氏之學，端有

悟入處。其言近理，其道宏博，世儒所不能窺，太宗之言是已。然絶乎人倫，外乎世務，非堯、舜、孔子之道也。夫治己治人，其究一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禄永終。』舜亦以命禹。所謂中者，果何物也耶？故堯、舜之世，垂拱無爲，而天下大治。若趙普者，乃析而二之，蓋不知言者也。」

太宗時有隱者陳摶，善修養，賜號希夷先生。帝頗與之聯和，謂宰相宋琪等曰：「陳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真方外之士。且言天下治安，故來朝覲，此意亦可念也。」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問曰：「先王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授人乎？」曰：「摶遁迹山野，無用於世，鍊養之事，皆所不知，亦未嘗習鍊吐納化形之術，無可傳授。假如白日升天，何益於治？聖上龍顔秀異，有天人之表，洞達古今治亂之機，真有道之主。正是君臣合德，以治天下之時，勤行修鍊，無以加此。」琪等表上其言，上覽之甚喜，未幾放還山。

臣從彦辨微曰：「唐明皇時有吴筠，頗似有道術者。帝嘗問神仙治鍊法，對曰：『此野人事，非人主宜留意。』其所開陳，皆名教世務，天子重之。摶對宋琪等語，該於治體，終不以其術市恩，以誤朝廷，其吴筠之徒歟？然聖人盡道，以其身所行率天下，蓋欲天下皆至於聖人。佛仙之學不然，是二之也。故君子不貴也。」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三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四

集　録

遵堯録三

真　宗

真宗咸平中，帝以邊兵未息，手札付宰相、樞密陳禦邊之計。李沆等或請以鎮、定、高陽三路之兵會而爲一，以當衝要；或請三路各令防扞；或以鎮、定兵陳於定州之北，又移高陽兵於寧邊軍，别設奇兵於順安軍，發丁壯備城，彌縫其闕。帝總覽而裁定之。他日對便殿内，出陣圖諭之曰：「今賊勢未息，尤用防備。屯兵雖多，須擇精鋭，先據要害以制之。凡鎮、定、高陽三路兵並會定州，夾河爲大陣，量蓄寇遠近，出軍立栅，賊來堅守勿追，以伺便宜。大陣則騎卒居中，步卒環之，短兵接戰，勿離隊伍，務在持重。然後分遣魏能、白守素、張鋭領騎六千屯威虜軍，楊延昭、張延禧、李懷豆領騎五千屯保州，田敏、楊凝、石延福領騎五千屯北平寨，以當賊鋒。始至，勿與鬭，待其氣衰，據城誘戰，使其奔命不暇。若南越保州與大軍遇，則令威虜之師與延昭會，使腹背皆受其敵，乘便掩殺。若不攻定州，縱軼南侵，則復會北平田敏，合勢入北界，邀其輜重，令雄、霸、破虜以來，互爲應援。又命孫全照、王德鈞、裴自榮領兵八千屯寧邊軍，李重貴、趙守倫、張繼旻領兵五千屯

邢州，扼東西路，戎寇將遁，則令定州大軍與三路騎兵會擊。又命石普、盧文壽、王守俊領兵二萬屯莫州，俟戎騎北去，則西趨順安襲擊，斷其西山之路。如河冰已合，賊由東路，則命劉用、劉漢凝、田思明領兵五千會石普、孫全照掎角攻之。自餘重兵，悉屯天雄，命石保吉鎮之，以張軍勢。朕雖經畫如此，以付將帥，尚恐有所未便。卿等審觀可否，更同商議。」沆曰：「戰陣之事，古今所難，且犬戎猖蹷，非陛下制勝於內，諸將奉稟成算，分禦邊要，實未易驅攘。今睿略裁制，盡合機宜，固非臣等愚慮所及。」明年，北戎大寇邊，❶捍禦之兵，悉用此制。及駕幸澶淵，王師射殺戎將撻覽，王超大軍將會于駕前，而楊延昭等諸將又各握勁兵，扼其歸路，戎人勢屈，遂乞通和。

臣從彥釋曰：「真宗咸平中，命宰相、樞密陳禦戎之計，帝總覽而裁定之。他日對便殿內，出陣圖諭之曰：『朕雖經畫如此，以付諸將，尚恐有所未便。卿等審觀可否，更同商議。』而李沆等以爲盡合機宜，此於制勝一時之策可謂善矣，然非常行之道也。自古朝廷之事可付之相，邊事付之將。苟自中制之，立爲陣圖以授之，內外不相及，必有失機會者矣。古人云：『閫外之事，將軍主之。』此最爲知言也。」

景德初，詔益楊延昭兵萬人，屯靜戎軍東。又令石普屯馬村西，以護屯田，扼黑盧口、萬年橋虜騎奔衝之路。如北戎入寇，則會諸路兵掎角追襲，仍令魏能、張凝、田敏以奇兵牽制之。時王超爲都總管，詔聽楊

❶「大」，文淵閣本作「內」。

延昭等皆隸屬之。防遏北戎之勢，在此數處而已。

真宗自北道用兵，有邊奏至，凡軍旅之事，多先送中書，謂畢士安、寇凖曰：「此皆欲卿等先知，中書總文武大政，樞密雖專軍機，然大事須本中書。頃來李沆往往別具機宜上奏，卿等當詳閱之。但干討論者悉言利害，勿以事干樞密而有隱也。」

契丹請和，真宗以河北諸州易置牧守，召近臣對資政殿，御筆書李允則等十二人，示之曰：「朕酌今庶官能否，以邊城遠近要害，分命治之，庶保寧静。卿等當更詳議。」畢士安曰：「陛下所擇，皆才適於用，望付外施行。」從之。

雄州團練使何承矩移齊州以西，上閣門使、河北安撫副使李允則知雄州，兼河北安撫使。承矩以老病求解邊任，帝令自擇其代，表薦允則，遂命之。

真宗嘗謂馬知節曰：「知卿久在邊防，卿言禦戎之術，何者爲善？」知節曰：「邊防之地，横亘雖長，據其要害，以扼其來路。惟順安軍至西山不過二百里，若列陣於此，多設應兵，使其久莫能進，待其疲弊時以奇兵輕騎逼而擾之，彼將顛覆不暇。今之將帥，喜用騎兵，以多爲勝。臣謂善用騎兵者，不以多爲貴，但能設伏，觀戎寇之多少，度地形之險易，寇少則邀而擊之，衆則聚而攻之，常依城邑爲旋師之所，無不捷矣。」

真宗即位，首下詔書求治，謂近臣曰：「朕樂聞朝政闕失，以警朕心。然臣寮章奏，多以增添事務苛細爲利，亦有自陳勞績者，多是過行鞭扑，以取幹辦。殊不知國家從簡易之理也。國家政事，自有大體，使其

不嚴而理，不肅而成，豈可慘刻虐下，邀爲己功，使之臨民，徒傷和氣？」

咸平元年正月，彗星出營室北。二月，帝謂宰相曰：「朕即位以來，罔敢怠逸，庶陟治道，至于和平。今彗出甚異，其祥安在？」吕端等言：「變在齊魯之分。」帝曰：「朕以天下爲憂，豈直一方耶？」乃下詔，令有位極言無隱，自今避正殿，減常膳。

是年張齊賢、李沆入相，帝諭之曰：「忠孝之誠，始終如一，當同心協力，以濟王事。」齊賢曰：「古者君臣一體，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豈有不同心德能濟國家政事者哉？」帝曰：「國家之事，務在公共，審謹而後行之，則無失矣。况先帝所行之事，各著規程，但與卿等遵守而已。」

真宗嘗謂侍臣曰：「朕觀士大夫中，或有名而無實者，何言行之相違也？」吕端曰：「『君子之道，闇然而章。』歷試經久，方見爲臣之節。」帝然之。

臣從彦釋曰：「君子之所爲，皆理之所必然，世之所常行者。然不可以求近功，圖近利。非如世間小有才者，一旦得君，暴露其器能，以釣一時之譽。彼其設施，當亦有可觀者，要之非能致遠者也。吕端之言，其幾於道者歟！」

真宗嘗謂宰相曰：「朕於庶官中求其才幹者，尚多有之，若以德行，則罕見其人。夫德行之門，必有忠孝，未有德不足而忠孝能全者也。」

真宗嘗謂宰相曰：「臣寮中有被謗言達朕聽者，諮之於衆，似得其實。然爲臣爲子，鮮有無過之人。但能改過知非，即爲善也。况朝廷不以一眚廢人終身之用乎！」

真宗嘗閲兩省班簿，謂王旦等曰：「近

侍之列，各有所長，然求文武適用，可委方面者亦鮮。每念唐賢比肩而出，何當時得人之多也？」旦曰：「方今下位，豈無才俊？或恐拔擢未至。然觀前古進賢樂善者甚衆，故人不求備，亦不以小疵累大德，是以人得足用。今立朝之士，誰則無過？陛下無不保庇。然流言稍多，終亦梗於任使。鑒其愛憎，惟託聖明，則庶無棄人矣。」

景德元年，内出京朝官二十四人付閤門，召對崇政殿，在外者乘傳代歸。

真宗采於朝論皆以廉幹稱者，及對，或試其詞業，或觀其言論，多寘於臺閣館殿，遷秩任之。

真宗擇官判大理寺，謂宰相曰：「法官尤宜謹選。若官不稱職，或有冤濫，水旱灾沴，自此而興。」因問幾品以上可當是任。李沆曰：「執法之任，不必限官高卑，但有執守不回邪者，可當此任。」帝然之。

待制張知白求判國子監，真宗顧謂王旦曰：「國庠無事，知白豈倦於處劇耶？」旦曰：「知白知書，雖乏利刃而涉道近雅，諳練民政，未嘗以身謀形言，似介而清者。」帝曰：「執憲之官，久未得人。知白守道若此，可充是選。」力命以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真宗嘗以楊徽之、夏侯嶠充翰林侍讀學士，邢昺、吕文仲充翰林侍講。侍講更直，侍讀長上，設直廬於秘閣，日給上食珍膳，夜則迭宿。命中使劉崇超曰：「具當宿官名，於内東門進入。」自是多口對諮訪，或至中夜。

景德元年，邢州地震，真宗問宰相知州爲誰，或以上官正對。帝曰：「郡國灾沴，民不寧居，尤在牧守以道鎮静，則封疆無

事。正累典藩郡，以知兵自許，但未知其能以鎮静欽恤爲意否？天下之廣，未免焦勞，正爲此爾。」

諸王府侍講孫奭言：「牧民之官，不可用有勢援者。」帝曰：「朝廷用人，惟問才與不才耳，豈得限以世家？如其敗官，自有常典，雖勢援何害？」

帝與宰相議擇官，王旦曰：「天下重地，爲朝廷屏翰者，不過一二十州。若皆得人，則振撫一方，威惠兼著。」帝深然之。

真宗嘗語李至等曰：「凡所舉官，多聞謬濫。不若先擇舉主，以類求人。今外官要切，惟轉輸之任，卿等可先擇人，俾令舉之。」因言：「外郡長吏奏舉管内職官，慮有受其請託者，宜依條約。」又：「州縣闕員甚多，當選有清望朝官，各舉所知，庶得良吏，用親吾民。」

祥符二年，又謂近臣曰：「臣寮赴外任，有升殿者，朕皆諭以所行之事，期於振舉。若不升殿者，今當各以其事爲誡勵詞，摹印賜之。」仍御製七條以賜文臣：一曰清心，二曰奉公，三曰修德，四曰責實，五曰明察，六曰勸諭，七曰革弊。俾刻石圖壁，奉以爲法。

咸平三年，詔天下：「凡所解舉人，不得獨考藝能，先須察訪行實，即許薦送。」

八年，新及第進士授官入謝，帝顧宰相曰：「其中才不才，未可盡知。」王旦曰：「十得二三，亦爲多矣。然遭逢盛時，享此科級；或才行兼備，便爲亨塗。」帝曰：「大都立身當官，以持重爲本，戒於輕率也。」

帝性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殿賜進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並列于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

賜第一。或取其文辭有理趣。

終南山隱士种放，居東明峰，專以講習爲業。太宗時嘗一召之，以母老不至。咸平元年，母卒，貧不能葬，帝賜錢帛等物，令葬其母。詔曰：「將使天下聞之，知其厚逸民，旌孝子，相勸而歸于善也。」五年，帝召放，賜對便殿，命坐，與語久之，喜謂宰相曰：「放召對與語，不山野。訪以民事，則曰徐而化之。問邊事，久不對，但言愛民而已。夫賞一逸人，可以勸天下之静退者。」乃授左司諫，直昭文館。

真宗初即位，詔訪文宣王後，得四十五代孫延世，命爲曲阜令，召戒之曰：「汝宜精心典領祖廟，無使隳墮。」仍賜祭器、經書、金帛以遣之。

祥符元年，真宗幸曲阜，謁文宣王廟。有司定儀，止肅揖。帝特展拜以表嚴師崇儒之意。又幸孔林，以古木擁道，降輿乘馬，詣墳拜奠。帝曰：「唐明皇褒先聖爲王，朕欲追謚爲帝，可乎？」當令有司檢討故事以聞。或云：「文宣，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以帝號。」遂止增美名。又議加封十哲爵以公，七十二賢以侯。王旦曰：「顏子舊封兖公，今並列公爵，則亞聖之名無以别異，望封顏子兖國公，餘爲郡公。」帝然之。

臣從彦釋曰：「唐時詔郡邑通得祀社稷、孔子。獨孔子用王者事，以門人爲配。自天子以下，北面拜跪薦祭，不敢少忽者，非以其爲萬代之法故耶？行之未幾，而淺於學者，智不及此，乃請東揖以殺太重，歷朝循而不改。逮及我宋章聖皇帝之幸曲阜也，奮獨見之明，特展拜以表嚴師崇儒之

意，德之盛者也。若章聖皇帝，可謂知所本矣。古者帝王稱號，因時而已，非德有優劣也。唐明皇既追封先聖爲王，襲其舊號可也，加之以帝號而褒崇之亦可也，顧時君所欲如何耳。夫禮惟其稱而已矣，而或者不論，乃以周之陪臣爲言，豈知禮也哉！」

真宗初即位，詔内外文武群臣：「自今人君有過，時政或虧，軍事臧否，民間利病，並許直言極諫，抗疏以聞。苟言之弗用，則過在朕躬；若求之不言，則罪將誰執？」

田錫好諫，真宗最重之，嘗謂宰相李沆曰：「如此諫官，亦甚難得。朝政少有闕失，方在思慮，而錫疏已至矣。朕每覽其章奏，必特與語獎激之。錫常慮奏疏不得速達，朕令季具所上事目及月日以聞。❶」

咸平六年，真宗詔田錫對便殿，錫曰：「臣願陛下廣稽古之道，爲治民之要。舊有《御屏風》及《御覽》，但記分門事類，不若取四部中治亂興亡之事，可以銘於座隅，爲帝王鑒戒者録之，以資聖覽。是以皇王之道，致陛下於堯舜也。」帝曰：「善！卿可纂録進來。」俄命兼侍御史知雜。宰相言：「錫性本清介，臨事不甚敏悟。」帝曰：「朕覽其章奏，有諫臣之風，當試用之。」

真宗自即位，既旦御前殿，❷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尹、審刑院及請對官以次奏事。至辰後還宫進食，少時復御便殿視事，或閱軍事，講習武藝，多至巳午間。夜則召侍讀學士諮訪政事，或至中夜還宫。

❶ 「季」，文淵閣本作「其」。

❷ 「既」，《宋九朝編年備要》、《續資治通鑑長編》等書載此事皆作「每」。

咸平六年，真宗幸金明池，語宰相曰：「士民遊樂熙熙然，甚慰朕心。非承平豐年，何以致此？」李沆曰：「陛下即位以來，未嘗輒有科徭，官吏秉法，絶無煩擾，信太平之幸。」帝曰：「朕以天下之人，當務佚之。至於勞民興師，蓋不得已也。今西夏未下，尚煩捍禦。然歷觀載籍，自漢魏以至於唐，四海無事，固亦罕遇。無事之際，更宜詳思備預，則無患矣。」

景德四年，帝謂近臣曰：「使人自西北至者，云邊鄙無事，民人安居，曠土墾闢，稼穡豐茂，關西物價甚賤。每念二邊動煩經置，但當擇守臣不妄生事者，戢兵推信，以保安靖。」

祥符中，帝又謂宰相曰：「朕自北鄙和好，邊陲無事，然居安慮危，未嘗敢自暇逸。每爲文置諸左右，朝夕覩之，庶以自警也。」

咸平四年，帝謂宰相曰：「軍國之事無巨細，必與卿等議之。朕未嘗專斷，卿等固亦無隱，以副朕意。」秘書丞孫冕上言曰：「在京諸司，每以常行事務，詣便殿取裁。況邊事煩劇，聖慮焦勞。務在依違，互相蒙蔽，縱其保位，甚非稱職。唐景龍中，名臣姚廷均奏言：『律令格式，陳之象魏，奉而行之，事無不理。』比見諸司官寮，不能遵守，事無巨細，皆悉奏聞。且爲君在乎任臣，而臣在乎奉法。萬機之繁，不可徧覽，所以設官分職，委任責成。古帝王垂拱之化，蓋在於此。自今若軍國大事，及條式無文者，聽奏取旨。餘據章旨合行者，各令準法處分。其別生凝滯，故有稽遲，望許御史奏劾。」帝曰：「冕之此奏，頗知大體，當下詔切戒之。」至祥符四年，太常博士王嗣宗又上言：「陛下躬親庶政，十有五年，小大

之事，一取宸斷。自今望陛下除禮樂征伐大事之外，其餘細務，責成左右。」或者曰：「嗣宗不知朝廷事務。」帝曰：「此頗識大體，當降詔奬之。」仍出《勤政論》以示群臣。宰相等請出示朝堂，從之。

臣從彦辨微曰：「孔子稱舜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夫舜之所以無爲者，以百揆得其人，九官任其職故也。帝自咸平初以至祥符，躬親庶政十有五年。而在京諸司，每以常行事務詣便殿取裁，事無大小，一決宸衷。故孫冕、王嗣宗等得以言之。昔商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舉以戒成王，則昔之人，非不貴勤也。至周公作《立政》則曰：『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兹常事。』又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曷嘗勞形弊智於事之末流哉！唐杜黄裳對憲宗曰：『王者之道，在修己任賢而已，若乃簿書獄訟，百吏能否，非人主所自任。故王者擇人而任之，責其成功，見成必賞，有罪必罰，誰敢不盡力？』李唐君臣不足道也，然黄裳之言，猶能及此，況與唐虞之治乎！帝既以冕奏頗知大體，又降詔以奬諭嗣宗，可謂能聽言矣。而宰相乃請以《勤政論》出示朝堂，孔子所謂將順者，豈其然耶！」

咸平五年，將議親郊，鹽鐵使王嗣宗奏言：「郊禮煩費，望行謁廟之禮而推慶賜。」吕蒙正曰：「前代停郊謁廟，蓋因灾沴。今無故罷禋祀，典禮無據。」真宗曰：「不惟典禮無據，郊壇一日之費，所省幾何？殊非

寅恭事天之意也。」因詔三司，非禋祀所須，並可減省。

臣從彦辨微曰：「古者歲一郊，牲用繭栗，器用陶匏，無甚繁費，取其恭誠而已。今三歲一有事焉，已非古典。若賞賜士卒，乃太祖一時之命，後因以爲例。議者猶欲不給新兵以漸去之，而兩府以下，皆賜金帛，何耶？王嗣宗知財用數目而已，固不足與議禮。蒙正，名臣也，謂：『前代停郊謁廟，蓋因灾沴。今無故罷禋祀，典禮無據。』且水旱無常，不幸有故，用前代故事，可乎？善乎真宗之能守也，不計郊壇一日之費，事天之禮不可闕也。若士卒賞賜，可革革之；兩府以下金帛，可削削之。一主於恭誠，孰曰不可？神宗時，河北灾傷，兩府乞不賜金帛，而司馬光以爲救灾節用宜自貴近始。王安石乃引常衮辭賜饌事以難之，非知言者也。」

景德四年，内侍史崇貴使嘉州還，言平羌知縣氏昭度廉幹，犍爲知縣王固貪濁。真宗曰：「内臣將命，乃能察善惡，固亦可奬。然其密侍宫禁，便爾賞罰，外人未爲厭伏，當須轉運使審察之。」

臣從彦辨微曰：「察州縣官吏善惡，自有常典，又時遣專使辨其能否、罷軟、苛刻以聞而褒黜之，足以爲治矣。崇貴使嘉州，以其職分言之，通傳詔命而已。其還也，曰某人廉幹，某人貪濁，則非其分。非分而言，於理在所懲。不然，勿問可也。用其言而使轉運使審察之，是猶徇之也。古之人拔本塞源，其智慮深矣。可不戒哉！可

不念哉！」

楊億在學士院，真宗忽夜召，見於一小閣，深在禁中。既見賜茶，從容者久之。因出文藁數篋以示億，云：「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億皇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由是佯狂，奔于陽翟。是時，億以文章擅天下，然性剛特寡合，故惡之者得以事譖之。帝性好文，初待億眷顧無比，晚年恩禮漸衰，亦由此也。

臣從彥辨微曰：「楊億文章擅天下，真宗使處翰林，則是億有文章而帝有億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以億之才藝，其處翰林之日非不久也，不能納其君以文章融於性與天道，使間言得行，何所歸咎耶！」

景德五年正月三日，天書降於左承天門。帝召群臣對崇政殿西序，諭其事。王旦曰：「陛下以至誠事天地，以仁孝事祖宗，恭己愛人，夙夜求治，是以干戈偃戢，年穀婁豐。臣等嘗謂：『天道不遠，必有昭報。』今者神授秘文，實彰上穹佑德之應。」然茲事簡册所無，又未審所諭之事，啟封之際，當屏左右，不欲顯示於衆也。」帝曰：「天若譎示闕政，固與卿等祗畏改悔。若誥戒朕躬，亦當克己自修，豈宜隱之，使人不知乎？」遂啟其書讀之。帝曰：「朕德微薄，何乃天降明命，昭灼若此？」旦等曰：「昔龍圖授羲，龜書錫禹，非常之應，惟聖主得之。陛下應天立極，振古稱首，上帝所以申錫秘檢，示治國大中之道，此萬世一時也。」改元大中祥符。

臣從彥辨微曰：「昔堯、舜、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恐人神雜揉故

也。使天書之降，果真有之，蓋已非堯、舜之治矣。以理考之，穹然默運於無形之中，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天之理也。天豈諄諄然有物以命之乎？遠求前古，未之或聞；下驗庶民，無所取信。而王旦乃以『龍圖授羲，龜書錫禹』比之，使帝之精誠一寓於非所寓，可勝惜哉！」

祥符元年四月，天書降禁中齋閣，造昭應宮。兖州父老僧道吕良等詣闕請封禪，帝命宣諭之曰：「封禪大禮，歷代罕有，難遂爾等所請。」良等進曰：「國家受命五十餘年，功成治定，已致太平。天降祥符，以顯盛德，固宜告成岱岳，以報天地。」是時朝臣亦有請者。及知兖州邵曄，亦率官屬，奉表陳請。從之。

臣從彦辨微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善乎王通之言也。古者祭天有封禪者有之矣，謂其理起於黃帝，曰黃帝封泰山、禪梁父，則失之矣。以唐韓愈之賢，猶溺於習俗，又況其下者乎！本朝太平興國中，百官三請封泰山，而迫於供頓之不暇。祥符之初，兖州父老詣闕陳請，遂踵行之，此亦當時用事者之過也。夫堯、舜、三代之君所以稱太平、頌成功者，皆載在《詩》、《書》。《詩》、《書》所無有，則亦無所考證。故不以堯、舜、三代之君爲法者，皆妄作也。」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四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五

集録

遵堯録四

仁宗

仁宗爲皇太子時，賓客李迪等常侍燕東宮，見帝容止端莊，雖優戲在前，亦不甚顧。他日，因奏事言之，真宗曰：「平時居内中，亦未嘗妄言笑也。」

帝既監國，大臣會議，必秉笏南面而立，聽其議論，謂輔臣曰：「但盡公道則善矣。」

天聖七年，玉清昭應宮灾，帝以守衛者不謹所致，詔付御史臺推劾，皆欲戮之。御史中丞王曉上疏曰：「昔魯僖二宮灾，孔子以爲僖等親盡當毀。漢遼東高廟灾，及高園便殿灾，董仲舒曰：『高廟不當居陵旁，故天灾。』今玉清之興，不合經義。先帝信方士邪巧之説，蠹耗財用無紀。今天焚之，乃戒其侈而不經也。願思有以上應天變。」帝感悟，遂薄守衛者罪。

仁宗嘗觀國史，見章聖東封西祀，及修玉清昭應、景靈土木之役，極天下之巧，過爲奢侈，謂輔臣曰：「此雖爲太平盛事，然亦過度，當時執政大臣及修造者，不得不任其責。」宰相吕夷簡曰：「府庫一空，至今不充實者，職此之由。」帝曰：「如此之事，朕當戒之。」

真宗時撰《皇王帝霸論》，又撰《良臣忠臣論》等。仁宗嘗觀之，因謂大臣曰：「凡爲臣當爲良臣、忠臣，無爲奸臣、權臣。」宰相等奏曰：「願陛下行皇王之道，而不行霸道，臣等待罪宰相，敢不奉聖訓。」

臣從彦釋曰：「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又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善乎！孟子之言。昔孔子没，孟子繼之，惟孟子爲知霸王者也。夫學至於顔、孟，則王道其幾之矣。故知聖人之學者，然後可與語王道；不知聖人之學，不可與語也。不知聖人之學，驟而語之，曰此霸道也，此王道也，必惑而不信矣。聖人不作，自炎漢以來，有可稱者，莫不雜以霸道，漢宣之言是也。若唐貞觀中，海内康寧，帝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也』，蓋亦假之者也。神宗時，以司馬光之學，猶誤爲之説，又况其下者乎！然則霸王之道，要須胸中灼然，當時宰相，未必能知也。」

仁宗嘗謂輔臣曰：「朕自臨御以來，命參知政事多矣，其間忠純可紀者蔡齊、魯宗道、薛奎而已。宰相王曾、張知白皆履行忠謹，雖時有小失，而終無大過。李迪亦忠朴自守，第言多輕發耳。」宰相龐籍等對曰：「才難，自古而然。」帝復曰：「朕於諸臣，記其大，不記其小，皆近世之名臣也。」

慶曆三年，宰相吕夷簡有疾，帝憂之，使内侍勞問不絶。聞其未愈，歎曰：「古人云髭可療疾，信必有之。」因剪髭以賜夷簡曰：「以此爲藥，庶幾有瘳。」又使疏可以大用者數人。久之，猶不能朝，許乘馬至殿

門，命內侍取杌子輿以前，夷簡不敢當。帝命二府即其家議政事。

至和中陳執中罷相，而用文彥博、富弼二人。二人者，久有人望，一旦復用，朝士往往相賀。歐陽脩時爲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帝問：「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脩以朝士相賀爲對。帝喜曰：「古人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於是脩作彥博批答云：「永惟商、周之所紀，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搢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蓋述上語也。

明道中，宰相欲除親舊二人爲正言、司諫，帝謂：「祖宗法制，臺諫官須自宸選，今不可壞弛祖宗法度。臺諫自大臣除，則大臣過失無敢言者。」執政等恐懼，稱死罪，流汗浹背，再拜下陛。

太子中舍同正員王文度，摹勒真宗御書，賜紫服且兼佩魚。帝謂輔臣曰：「先帝嘗命伎術官毋得佩魚，所以別士類也，宜申明之。」其後文度又乞換正官出職，帝曰：「伎術人，若除正官，則漸亂流品矣。」如舊制，遷同正官而已。

李俶爲翰林學士，其父若谷爲樞密直學士，俶請班父下。帝曰：「父子同朝，宜有以異之。」遂從其請。

孔延魯爲右正言，法當遷官，願不遷，而爲其父尚書祠部郎中致仕，勉求紫章服。帝曰：「子爲父請，可從也。」特賜勉紫章服。宰相等曰：「延魯所陳，足以厚風俗。陛下曲從其請，實資孝治。」

仁宗嘗謂張士遜曰：「帝王之明，在於擇人。辨邪正，則天下無不治矣。」士遜曰：「惟帝其難之。若選用得才，又使邪正分，則二帝三王，不易此道也。」

仁宗嘗謂近臣曰：「人臣雖以才適於用，要當以德行爲本。苟懷不正，挾僞以自蔽，用心雖巧，而形迹益彰。朕以此觀人，洞見邪正。」宰相等對曰：「孔子第其門人，而顏回以德行爲首。陛下所言，知人之要，盡於此矣。」

仁宗嘗謂輔臣曰：「比來臣寮請對，其欲進者多矣，求退者少，何也？」王曾曰：「士人貪廉，繫時之用舍。惟朝廷抑奔競，崇静退，則庶幾有難進之風。」帝然之。

諫官韓絳嘗因對而言曰：「天子之柄，不可下移，事當間出睿斷。」帝曰：「朕固不憚自有處分，所慮未中於理而有司奉行，則其害已加於人，故每欲先盡大臣之心而行之。」

仁宗嘗謂輔臣曰：「知州通判，民之表也。今審官院一以名次用人，可乎？」宰相王曾曰：「不次用人，誠足以勸群吏，然須更爲選任之法，乃可遵行。」帝然之。

仁宗嘗謂輔臣曰：「朕觀古者求治之世，牧民之吏多稱其官，而百姓得安其業。今求治之路非不廣也，而吏多失職，未稱所以爲民之意。豈今人才之少，而世變之殊哉？殆不得久於其官故也。蓋智能才力之士，雖有興利除害、禁奸勸善之意，非稍假以歲月，則其吏民亦且媮而不爲之用，欲終厥功，其路無繇。今夫州縣恃以爲治者，守令也，察其能者，使得久於其官，而褒賞以勸之。今所謂先務者，無以過此。」遂詔：「今後守令，有清白不擾而政績殊異有惠於民者，本路安撫轉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司同得保舉再任，❶中書別加察訪，審

❶「得」，原作「罪」，據文淵閣本改。

如所舉，即與推恩。」

仁宗退朝，嘗命侍臣講讀於邇英閣，賈昌朝時爲侍講，講《春秋傳》，每至諸侯淫亂事，則略而不說。帝問其故，昌朝以實對，帝曰：「六經載此，所以爲後世鑒戒，何必諱也！」

臣從彦釋曰：「愚聞之師曰：『《春秋》之書，百王不易之通法也。』自周道衰，聖人慮後世聖王不作，而大道遂墜也，故作此一書，若語顔淵爲邦之問是也。此書乃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也。而後世之爲《春秋》者，特三傳耳。彼昌朝略而不説者，果經意耶？抑左氏之僻耶？」

真宗嘗覽前代經史，摭其可以爲後世法者，著《正説》五十篇。帝於經筵，命侍臣日讀一篇。及侍讀丁度等講《春秋》，讀《正説》終篇，❶帝謂曰：「《春秋》所述，皆前世治亂，敢不鑒戒！《正説》，先帝訓言，敢不遵奉！」度曰：「陛下德音若此，誠天下之幸。」

帝每御經筵，以象架庋書策外嚮，以便侍臣講讀。

仁宗嘗賜及第進士王堯臣等聞喜宴於瓊林苑，遣内侍賜以御詩，又人賜《中庸》書一軸，自後遂以爲常。初，帝將以《中庸》賜進士，命輔臣録本既上，使宰相張知白讀之。至修身治人之道，必命反復陳之，帝傾聽終篇始罷。

臣從彦釋曰：「《中庸》之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述所授之言以著于篇。中者，天下之大本；

❶ 「終」，原作「中」，據文淵閣本改。

庸者，天下之定理：故以名篇。此聖學之淵源，六經之奥旨者也。漢唐之間，讀之者非無其人，然而知其味者鮮矣。自仁祖發之，以其書賜及第進士王堯臣等，厥今遂有知之者。昔者堯、舜相授不越乎此，而天下大治。天其或者無乃有意斯文，將以啟悟天下後世故耶！」

皇祐中，宗室叔韶獻所爲文，召試學士院，文中等，賜進士及第，遷右領軍衛將軍。入謝，命坐賜茶。帝謂曰：「宗室好學無幾，爾獨能以文章進士及第，前此無有也。朕欲使天下之人，知宗室中亦有賢者。爾勉之，無忘舊學。」

天聖初，仁宗薦享景靈宮太廟及祀圜丘。大禮使王曾言：「皇帝衮冕執圭酌獻，廟則七室，每室奏樂章；圜丘之樂則六變，陟降者再，恐難立俟，請節之。」帝不可，曰：「三年一饗，朕不敢憚勞也。」

皇祐二年，大饗明堂。帝每遇神主，行禮畢，即鞠躬却行，須盡縟位，始改步移向。贊導從升者皆約其數。令侍臣偏諭獻官及進徹俎豆者，悉安徐謹嚴，毋忽遽失恭。質明而禮畢，方他時行禮加數刻之緩云。

仁宗嘗謂輔臣曰：「今公卿之家，專殖産業，未聞有立廟者。豈朝廷勸戒，有所未至耶？將風教陵遲，訖不可復耶？當考諸古制，議其可施於今者行之。」宰相等曰：「陛下慶曆初郊祀赦書，嘗許群臣立家廟矣。有司不能推廣上恩，因循顧望，遂踰十載，王公薦享，下同閭巷，衣冠昭穆，雜用家人，緣偷襲弊，恬不爲怪，睿心至意，形于歎息，臣實愧之。夫子親廟

序昭穆，[1]別貴賤之等，所以爲孝。雖有過差，是過於爲孝矣。殖産營利，或與民争利，反不以爲耻。逮夫立廟，則曰不敢。是敢於争利而不敢於爲孝也。」於是，下兩制與禮官參議。惜夫有君無臣，久之終不克定。

仁宗一夕既寢，聞樂聲，命燭輿坐，使内侍審之，曰：「礬樓百姓飲酒樂聲也。」帝欣然曰：「朕爲天下父母，得百姓長如此，足矣。」聽徹乃就寢。

吏有過失，或枉殺人者，終身不忘其名。他日，有司論赦擬官，輒曰：「此人曾非法殺朕赤子，忍復使從殿政乎？」

仁宗愛民恤物，出於聖性，其於斷獄，必求以生。嘗謂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況敢濫刑罰乎！」

至和初，京師大疫，帝出犀二株，付太醫合藥以療民。解之，則其一通天犀也。内侍李舜舉馳奏曰：「此犀之美者，請以爲御所服帶。」帝曰：「朕以爲帶，曷若以療民疾乎？」命立碎之。

仁宗愛重民力，其於宮室池臺尤謹興作。三司嘗欲以玉清昭應宮故地爲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爲廣，何用此以資游觀之侈哉？」

景祐四年，司天上言：「明年正旦日食，此所謂三朝之始，人君尤忌之。請移閏月以避之。」帝以問大臣。參知政事程琳曰：「日者，衆陽之長，人君之象。如有食，恐陛下乾剛之道有所虧而致。惟修德可以免之。」帝曰：「卿言極是，不如自責，以答

[1]「子親廟」，《續資治通鑑長編》、《揮麈録》等書載此事皆作「建宗祏」。

天變。」

慶曆六年，帝謂輔臣曰：「比臣僚有言星變者。且國家雖無天異，亦當自修警，况因謫見者乎！夫天之譴告人君，使懼而修德，亦猶人主知臣下之過失，示以戒勑，使得自新，則不陷於咎惡。此天心之仁也，敢不祗畏奉承之。」

壽州長史林獻可上書論國家休咎之事。帝謂輔臣曰：「朝廷政事得失，在於任人。得賢則治，否則亂。若堯、舜之世，雖有灾異不爲害；桀、紂之世，雖有祥瑞不爲福。今小人多託虚名以爲直，規求進取，不可不察也。」

知無爲軍茹孝標，嘗獻芝草三百五十本。帝曰：「朕每以豐年爲瑞，賢臣爲寶。至於草木蟲魚之異，豈足尚哉！」孝標特放罪，仍戒天下，自今毋得以此聞。

天聖七年，契丹大饑，流民過界河，監司以聞。帝謂輔臣曰：「彼雖境外之民，皆朕赤子也，盍多方賑救之？」乃詔：「契丹流民所過，人給米二升，分送唐、鄧、襄、汝四州，以閒田處之。」

慶曆中，仁宗謂輔臣曰：「自元昊請和，西兵解嚴。然犬戎之心，不保其往，深慮邊臣浸失爲備。可詔陝西、河東經略司，及北京夏竦密戒所部，遠爲斥候，廣蓄儲廩，訓練士卒，繕葺城池，如對嚴敵焉，庶無倉卒之患。」

天聖初，監修國史王曾言：「唐史官吴兢，於正史實録外，採太宗與群臣問對之語爲《貞觀政要》。今欲采太祖、太宗、真宗《實録》、《日曆》、《時政記》、《起居注》，擇簡易事迹不入正史者，命史官别爲一書，與正史並行。」帝從之，詔吕夷簡專其事。書成，

今所謂《三朝寶訓》是也。

慶曆三年，樞密副使富弼言：「臣歷觀古帝王理天下，未有不以法制爲首務。法制立，然後萬事有經，而治道可濟也。宋有天下八十餘年，太祖始革五代之弊，創立制度；太宗克紹前烈，紀綱益明；真宗承兩朝太平之基，謹守成憲。近年紀綱頗紊，隨事變更，兩府執政，便爲成例，施行於天下，咸以爲非，而朝廷安然奉行，不思剗革。至使民力殫竭，國用空匱，吏員冗而政道缺，賞罰無準，夷狄外侵，寇盜充斥，如此百端，不可悉數。其所以然者，蓋法制不立，淪胥以至於此也。臣今欲選官置局，將三朝典故及尋討久來諸司所行可用文字，❶分門類聚，編成一書，置在兩府，俾爲模範，庶幾元綱稍振，弊法漸除。此守基圖、救禍亂之根本也。」帝嘉其奏，命歐陽脩等四人同共編修，詔弼總領之，分別事類凡若干門，於逐事之後各釋其意，之相類者止釋一事。❷書成，今所謂《太平故事》是也。

臣從彥釋曰：「仁宗承平之久，紀綱不振，蓋因循積習之弊耳。然能爲太平天子四十二年，民到于今稱之，以德意存焉故也。况德意既孚于民，而紀綱又明，則其遺後代宜如何耶？此弼之所以奮然欲追祖宗、思剗革也。」

章聖皇帝之未有上也，嘗遣内侍往泰山茅仙禱祈。内侍遇異人言：「王真人已降生爲宋第四帝耳。」内侍問：「王真人者何人？」異人曰：「古之燧人氏是也。」時章

❶「討」，豫章書院本、文淵閣本作「計」。「久」，文淵閣本作「將」。

❷「之」，《續資治通鑑長編》、《玉海》等書載此事皆作「意」。

懿皇后亦夢羽衣數百人，從一仙官自空而下，謂曰：「此託生於夫人。」覺而奏其事，真宗甚說。及帝生，火光屬天，佳氣滿室。帝方五六歲，常持槐木片，以筯鑽之。真宗問曰：「何用？」曰：「試鑽火爾。」真宗謂后妃曰：「所謂燧人氏，信不虛爾。」

臣從彥辨微曰：「二氣五行交運，雖剛柔雜揉，美惡不齊，然聖人之生，必得其氣之純粹而不偏者，此理之常也。自古帝王下至庶人無子，祈禱而得者有之矣，皆出於至誠之所感。感必有應，此亦理之常也。夫事無證不信，不信民弗從。若内侍之遇異人，章懿皇后之夢，所謂無證者也。無證而言，啟詐妄之道，君子不取也。或曰：『高宗夢得說，載在《商書》，古人不以爲非，何耶？』曰：『高宗，賢君也；傅說，賢臣也。以至誠之君，思得賢臣，故夢賚良弼，理亦有之。此亦感通之理也。』今其言曰『皇后夢羽衣數百人，從一仙官自空而下』，曰『此託生於夫人』，則非理矣，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仁宗初選郭氏爲皇后，甚有姿色，然剛妬無子，又嘗與向美人爭毆。帝以爲不可母天下，廢爲庶人。右司諫范仲淹諫曰：「后者，所以長陰教而母萬國，不宜以過失輕廢立。且人孰無過，陛下當諭后失，置之別館，擇嬪妃老者勸道之，俟其悔而復宫。」書奏不納。明日，又率其屬伏閤論列。帝遣中人押送中書商量，宰相以漢唐有廢后故事。仲淹曰：「上天姿堯、舜，相公奈何以前世弊法累盛德？」御史中丞孔道輔又極論其不可。明日，留班與宰相廷辨是非，仲淹等得罪，后遂廢居瑶華宫。

臣從彥辨微曰：「古者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内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終身不變者也。禮有七出，爲大夫以下者言之。天子無廢后之文，諸侯無廢夫人之事。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采擇之法在審其初而已，所以防色慾，窒讒間，杜僭亂，治亂禍福之機在於此矣。仁宗時，郭后以無子，願避后位入道，理之所不可者也。故仲淹等争之，至伏閣論列。當時執政之人，不知以堯、舜待其君，乃引其君使蹈漢唐弊法，可勝惜哉！」

郭后廢之明年，章獻明肅皇后服未除，而宰相等勸帝復娶曹后。范仲淹進曰：「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他日，宰相語韓琦曰：「此事外人不知。劉既上仙，官家春秋盛，郭后、向美人皆以失寵廢，以色進者不可勝數，不立后，無以止之。」

臣從彥辨微曰：「男女之配，終身不變者也。故禮：天子、諸侯不再娶，説者謂天子、諸侯内職具備，后、夫人亡，可以攝治，故無再娶之禮。唐啖氏亦曰：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元妃卒則次妃攝行内事，無再娶之文。故春秋之法，仲子不得爲夫人。由是言之，則天子可知矣。明道中，郭后入道，宰相等勸帝復娶曹后，其累盛德，蓋不特章獻服未除也。後之爲人君者，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景祐中，太平日久，仕進之人，皆依託權要，以希進用，奔競成風。又臺官言事瑣碎，不根治體，多挾仇怨，以害良士。一日，帝謂宰相曰：「古者卿大夫相與避於朝，士庶人相與避於道。下至漢文之時，恥言人過。今士人交誣，浸成黨與。」乃下詔戒勑之。詔既下，邪柔者頗愧焉。

臣從彥辨微曰：「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仁言、仁聲，有以異乎？曰：仁言，爲政者道其所爲；仁聲，民所稱道。此不可不知也。夫天子所爲，要須有以風動天下，如漢光武起循吏卓茂而以太傅處之，魏以毛玠爲尚書，唐以楊綰爲宰相是也。區區命令，非所以感人也，彼漢唐之君何足道哉，然一時之間所爲合理，尚足以感動，況以堯、舜之道革易天下者乎！」

慶曆三年，帝以晏殊爲相，范仲淹爲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韓琦與富弼副之，以至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閔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群才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十未及一，而小人權幸者皆不便。明年秋，會殊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

臣從彥辨微曰：「小人之權幸可畏也久矣。以仁宗之英明，急於圖治，晏殊爲相，群賢在朝，天下拭目以望太平，而富、范等各條具其事，以時所宜先者方施行之。歐陽脩又以天子更張政事，憂憫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載于制書，以諷曉訓勑在位者，可謂一時之良。而屻於讒間，不果其志，何耶？古者人君立政立事，君臣相與合心同謀，明足以照之，仁足以守之，勇足以

斷之，爲之不暴而持之以久，故小人不得以措其私，權幸不得以摇其成。若慶曆之事，鋭之於始而不究其終，君臣之間，毋乃有未至耶！致治之難，古今之通患也，可勝咤哉！」

誕節，太祖曰長春，太宗曰壽寧，真宗曰承天，仁宗曰乾元，英宗曰壽聖，神宗曰同天，哲宗曰興龍。

臣從彦辨微曰：「誕節，古無有也，自唐開元中源乾曜等啟之耳。説者謂唐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爲父母劬勞之日也。乾曜等乃以人主生日爲節。夫節者，陰陽氣至之候，不可爲也。明皇享國日久此以下闕文。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五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六

集録

遵堯録五

李沆

太宗時，以著作佐郎直史館，賜五品服。雍熙中，左拾遺王化基上書，大言自薦。帝謂宰相曰：「李沆、宋湜皆佳士也，可并試之。」明日，並命爲右補闕、知制誥。沆位二人之次，特升于上。未幾，召入翰林，充學士，賜金紫，弼違獻可，多沃上心。天子知其才，乃有意於大用。淳化二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帝乃循名責實，沆勵翼一心，將明庶政，名器有倫，人無僥倖。四年，以本官罷去。真宗即位，拜户部侍郎、參知政事。明年，以本官平章事。沆在中書，未嘗密進封章。帝詰其故，沆曰：「臣備位宰相，公事當公言之。苟背同列，密有啟奏，非讒即佞。臣每嫉此，豈復自爲之耶？」帝嗟賞之。

將詔庶官上封直言，有指中書過失，請行罷免者，帝覽之不悦，謂沆曰：「此輩皆非良善，止欲自進，當譴責以警之。」沆曰：「朝廷比開言路，苟言之當理，宜加旌賞，不則留中可也。況臣等非才，備員台輔，儻蒙見黜，乃是言事之臣有補朝廷。」帝曰：「卿真長者耳！」

臣從彦釋曰：「自古諫官論事，執

政者多忌之，又惡聞過失，杜塞天下之口。惟唐之裴垍與李沆二人不然。垍之相憲宗也，諫官有論事者，必奬激之，使盡言。而章聖時有指中書過失者，帝欲責之，沆曰『朝廷比開言路，顧言之當理與否耳』，歸咎於己而自謂非才。非忠於事君，以天下國家爲一體者，其孰能之？」

咸平五年春，帝以上元御樓，見人物繁盛，因命舉酒賜侍臣曰：「天下富庶如此，嘉與卿等，共舉此觴。」沆辭避至數四，訖不受，帝爲之色變。翌日，王旦謁之，逡巡語及力辭酒事，沆曰：「天下庶事尚多有未濟者，人主豈得言治安！」遂極論治體，以爲：「自古人主好尚之弊有三：不好色則好兵，不好兵則好神仙。以沆觀之，聖性如此，必無好色、好兵之累。第恐異日爲方士所惑。沆老矣，思念相公適當之耳。」

景德初，北戎寇邊。沆當居守之任，坐鎮京國，令行禁止，不戮一人，使天下無南顧之憂，同德一心，光輔大政。明年，進門下侍郎王旦前此已任參知政事，及是西北二方猶梗，羽書邊奏無虚日，每延英晝訪，❶王命急宣，或至旰昃，不遑暇食。旦謂沆曰：「安得企見太平，吾輩當優游燕息矣。」沆曰：「國家强敵外患，適足爲警懼。異日天下燕安，人臣率職，亦未必高拱無事，君奚念哉？」

臣從彦釋曰：「常人之情，方當有警時不能隨事應酬，或至失措，及太平多暇則怠忘，而不知變生無形。沆以『國家强敵外患，適足爲警懼。異日，

❶「晝」，原作「盡」，據文淵閣本改。

天下晏安，未必無事』，則其所見，過於常人遠矣。」

沆內行修謹，識大體；外居大位，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沆同年生，又與其弟維善，因以語維，維乘間達亮語。沆曰：「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了無壅蔽，多下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大計，北有强虜，西有戎遷，日旰條議，所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搢紳中若李宗愕、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論，猶不能啟發吾意。❶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措。即席，❷必自論功，以希寵獎，此有何可採而與之接語耶？苟屈意與相親，則世所謂籠罩。籠罩之事，僕病未能也。爲我謝馬君。」沆常言居重位實無補萬分，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此少足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狥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議者謂此正唐人陸象先『庸人擾之』之論也。」

臣從彥釋曰：「李沆之言，以常人觀之，甚得太平宰相之體，必不至若張湯輩，取祖宗法度，紛然更張，以擾天下之民。然太宗好論錢穀，呂端、寇準等不能言，而張觀能之；真宗崇信天書，王旦等不能言，而張頙能之。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豈可厚誣以天下皆無人？堯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又況其下者乎？此則沆之失也。」

沆之相也，是時丁謂尚爲兩制，寇準屢薦之，未及進用。準一日言於沆曰：「如丁謂之才，搢紳無幾，相公不用，何也？」沆

❶「吾」，原作「言」，據文淵閣本改。

❷「席」，原作「帝」，據文淵閣本改。

曰：「丁今已爲兩禁，稍進用則當國矣。若此人者，果可使當國乎？」準曰：「然相公自度，終能抑之乎？」沆曰：「唯唯，行且用之，他日願勿悔也。」及謂秉政未幾，而準有南遷之禍。

初沆當無事時，常與王旦語及方士之說。及西北二方有警，又曰：「異日天下晏安，人臣率職，亦未必高拱無事。」其後北鄙和好，西戎款附，不十年間，西祀東封。旦講禮儀，治財賦，力不暇給。追憶其言，使人即其家圖像拜之，服其先識。

寇　準

太宗時，以通判鄆州召見。帝謂曰：「知卿有謀，試與朕決一事，令中外不驚擾。此事已與大臣議之矣。」準請示其事，帝曰：「東宮所爲不法，他日必爲桀、紂之行，欲廢之，則宮中已自有兵甲，恐召亂。」準曰：「請某月日，令東宮於某處攝行禮，其左右侍衛皆令從之，陛下搜其宮中，果有不法之器，俟還而示之，隔下左右勿令入，但一黃門力爾。」帝以爲然，東宮服事，遂廢之。

太宗久不豫，時準在魏驛，召還問以後事，準謝曰：「知子莫若父，臣愚不敢與也。」帝曰：「以卿明智不阿順，故以問卿，卿不應辭避。」準再拜請曰：「臣觀諸皇子，誠無不令。至如壽王，得人心深矣。」帝大悅，遂定策以壽王爲太子，躬行告廟及還六宮，皆登御樓以觀之。時李后在焉，聞百姓皆歌呼曰：「吾帝之子，年少可愛。」后不悅，歸以告帝。帝召準責曰：「萬姓但知有太子，而不知朕，卿誤朕也。」準曰：「太子

萬世祀社稷之主，若傳之失其人，誠爲可憂。今天下歌其得賢，臣敢以爲賀。」帝始解，自是眷注益厚，累爲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參知政事。

真宗即位，併三司爲一使，始命準爲之。景德元年，同平章事。會契丹寇澶淵，時大臣議宜戒嚴京城，益兵圖西南之幸，準面折之曰：「王欽若，江南人，故請陛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故請陛下幸成都。皆淺議耳，不足取也。今虜涉吾地，莫敢前却，陛下若親征，賊當膽裂，惡在他圖哉？」帝至澶淵，賊猶未退，準曰：「六軍心膽，在陛下身上，若今登城，禽賊必矣。」帝從之，將吏驩呼，萬弩齊發，射殺賊將王統軍者，軍聲大振，賊勢蹙，遂乞通和。帝以問準，準畫策進曰：「如能用臣此策，可保數百年無事。不然，四五十年後，恐賊心又生矣。」帝曰：「朕不忍生靈受困，不如聽其和。蓋五十年後，安知無能捍塞者乎！」虜遂得和。準在軍中，詔令有所不從。及事平，謝曰：「使臣盡用詔令，豈得事成之速哉！」帝笑而勞之曰：「卿顧爲誰？」初，帝幸澶淵，乘輿方渡河，虜騎充斥，至于城下，人情洶洶。帝使人微覘準所爲。而準方酣寢於中書，鼻息如雷。人以其一時鎮物，比之謝安。

臣從彦釋曰：「人才各有所用，自非大賢不可責備。若準多私意强辨，誠可惡。至契丹寇澶淵，折陳堯叟、王欽若乖謬之謀，勸帝親征，赫然立大功於世，蓋非庸庸者所能及也，非才各有用故耶？」

準好賢樂善，於知人尤明，其所推薦若种放、孫何、丁謂之徒，皆出其門。嘗語其

親厚者曰：「丁生誠奇才，然殆不堪重任。」其後自求興軍，復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是時丁謂爲佐。一日，會食政事堂，羹污準鬚，謂起與拂之，準曰：「君爲參預大臣，而親爲官長拂鬚者乎？」謂顧左右，大愧恨之。帝既倦政，而丁謂奸佞，迎合太后，有臨朝之謀。準便殿請對，曰：「太子睿德天縱，足以任天下之事，陛下胡不協天人之係望，講社稷之丕謀？若丁謂負才而挾奸，曹利用恃權而使氣，皆不可以輔少主，恐亂陛下家事。」因俯伏流涕，帝命中人扶起，慰謝之。明日，謂之黨以急變聞，飛不軌之語以中準，坐是罷相。乾興元年二月，貶雷州司户參軍。

臣從彦釋曰：「古之用人以德器爲先。才大而德不足，祇爲累耳。準始薦丁謂於李沆，沆不可，準曰：『若丁謂之才，相公自度終能抑之乎？』及謂當國，又不能容之，斥其挾奸，不可以輔少主，遂取南遷之禍。準之南遷可也，然使謂無所忌憚，得結雷允恭以圖不軌，皆準之由。後之爲大臣者，貪人之才而不究其德，可少戒哉！」

初真宗問兩府曰：「朕欲得一人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卿等擇之。」方議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準曰：「爲何文字？」曰：「例簿也。」準叱之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尚須檢例，則安用我輩哉？夫壞國政，損王道，正由中書屑屑檢例耳。」準在中書，凡有爲多不用舊例，皆此類也。然三入相而不能久於位者，多以此爲累。

帝方不豫，謂侍臣曰：「能成吾子爲帝而不朕虞者，惟寇準、李迪可矣。」

王　旦

真宗時累爲翰林學士，人謂有宰相器，嘗奏事下殿，帝目送之曰：「與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

景德二年，拜平章事，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納誓約，願守河西二邊。兵罷不用，帝遂欲以無事治天下。旦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爲相，務行故事，謹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群工百司，各得其職。

趙德明納誓約，願守河西，已而以民飢爲言，求糧百萬斛。大臣皆言德明新納誓而敢違，乞以詔書責之。帝以問旦，旦曰：「不可。請降詔書諭之曰：『爾土災饉，朝廷撫御遠方，固當賑救。然邊塞芻粟屯戍者衆，自要支持。今勑旨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可自遣衆飛輓。』」帝大喜。德明得詔，慚且拜曰：「朝廷有人矣。」

時契丹征高麗，帝語旦曰：「萬一高麗窮蹙，或歸於我，或來乞師，何以處之？」旦曰：「當顧其大者。契丹方固盟好，高麗貢奉累歲不至。」帝曰：「然可諭登州，如高麗使來乞師，即語累年貢奉不入，不敢達於朝廷。如有歸款存撫之，亦不須以聞。」

帝一日謂宰相曰：「方今四海無虞，而言事者謂和戎之利不若克定之功也。」旦曰：「祖宗平一區宇，每興功動衆，皆非獲已。先帝時，頗已厭兵。今柔服異域，守在四夷，蓋帝王之盛德也。且武夫悍卒，小有成功，過求爵賞，威望既盛，即須姑息，往往不能自保功名。輕議兵戎，不可不察也。」

臣從彥釋曰：「師旅之興，必有謂

也。在《易·師》之六五曰：『田有禽。利執言，無咎。』蓋謂戎夷猾夏，寇賊奸宄，以害生民，不可懷來也，然後奉辭以討之，猶之禽獸在田，侵害苗稼，然後獵之。如此而動，乃得無咎。不然，則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蓋明其罪而討之也。《書》有《甘誓》、《費誓》，《詩》有《采薇》、《采芑》，亦以此也。後世失之，乃有『和戎』、『克定』之說。至漢武帝時，韓安國、王恢争辨紛紛，不足尚。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詩》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是也。及其爲中國患也，則亦驅之出境而已，《詩》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是也。爲害則獵而取之不卹也，《易》之言是也。此聖人之格言，萬世不易之理也。王旦之對章聖皇帝也，善則善矣，然其理未明，其事無證。謂武夫悍卒，小有成功，過求爵賞，不能自保功名，是亦利之而已矣，豈知言哉！」

祥符八年，帝謂旦等曰：「人言中書罕言事，稀接賓客，政事亦多稽留。」旦曰：「中書當言者，惟進賢退不肖，四方邊事，郡縣水旱，官吏能否，刑法枉直，此數事動禀進止，外人不知，是臣等無漏言也。稀接賓客，誠亦有之，如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切要藩郡知州及非常委任者，臣等未嘗見其有攙牘至中書者，多是徼求恩渥。大約中書事簡，加以動守程式，不敢隨意增損。循常細務，應報或有緩急，亦無踰日限。此外，思慮不至，事有未便，不免重煩聖斷耳。」帝再三慰諭之。

旦嘗因便座奏事，帝語及一省郎姓名，且曰：「斯人履行才幹，俱有可采。今方典

郡，宜與甄擢。」旦等皆素知其爲人，因共稱薦之。自是屢加歎賞，令俟歸朝，擢以爲轉運使，徐更別議陞陟。既而代還，會外計闕官，旦即與同列擬定名氏，約以次日奏補。及晚，其人投刺來謁，旦以方議委任，辭弗見。詰朝入對，具道本末，請授以轉漕，帝默然不許。退而歎駭者久之，乃知昨暮造請雖弗見，已爲伺察者所糾矣。每戒同列以私謁之嫌當須謹避，庶幾免於悔吝。

臣從彦釋曰：「人主於宰相疑則勿任，任則勿疑，昔謝泌言之詳矣。旦以外計闕官，除一轉運使，且大臣所嘗共薦者。帝用伺察者之言而不聽，非至誠委任大道也。夫君臣，一體者也。爲旦計者，苟情有不通，當力言之，以除壅蔽可也，奈何以私謁之嫌，欲自免於悔吝？天下之事，有大於一轉運使者多矣，每每如此，則其爲悔吝可勝言哉！此旦之失也。」

初，旦在中書，帝獨倚任。凡有議事，帝必曰：「曾與王旦議否？」事無大小，非其言不決。自景德以來，襲二聖休德之後，謹守成憲，務在安静，外無夷狄之虞者十餘年，兵革不用，議者謂得太平宰相之體。

旦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才矣，必久其官，衆以爲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求使相，旦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入見泣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始愧歎，以爲不可及。

旦任事久，有於上前謗之者，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他人有過失，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灾，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旦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己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庸知非天譴耶？」由是坐者皆免。

旦嘗以任中正知成都代張詠，言者以爲不可。帝以問旦，旦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成規，若他人往，必妄有變更矣。」帝然之，言者亦伏旦之能用人也。

宦者劉承珪以恭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帝以語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旦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内臣官不過留後。

王曾

真宗景德中，授著作佐郎直史館。時朝廷與契丹修好，詔遣使以北朝稱之。曾抗疏論列，當稱契丹，不當稱北朝。帝尤加賞激，朝論韙之，然使者已行，遂已。累遷諫議大夫、參知政事。

帝好神仙，築昭應、景靈宮，用大臣領使，以曾爲景靈宮使。不拜，忤旨罷政，出知南京。曾之罷也，日往候故太尉王旦。旦屬旦疾困，辭弗見，既而語之曰：「王君介然，他日勳業德望甚大，顧某不得見之耳。」旦曰：「王君昨以辭避景靈宮使拂帝意，然進對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懾。某自循省在政府幾二十年，每進對稍忤，即蹙縮不自容。」以是知其器度矣。

天禧二年，召爲平章事。初，真宗不豫者久之。莊憲太后方有臨朝之望，仁宗居儲邸，於資善堂決事，物議籍籍，咸有所去就。會曾再貳鈞席，語錢惟演曰：「皇儲冲幼，非中宫不可獨立。中宫非倚皇儲之重，則人心不附矣。」惟演以劉氏之姻亟入白之，兩宫由是益親，遂無間言。

臣從彦釋曰：「周成王嗣位之初，攝政者周公而已。炎漢以來，乃有太后臨朝之事，而後世襲其例，遂以兩宫稱之，或曰二聖，皆非治世典禮也。天禧中物議籍籍，咸有所去就，蓋母后聽從小人之利，此安危禍福之機也，而世常蹈之，何耶？若曾之言，蓋亦救其末而已。」

乾興二年，以章聖遺制，皇太后權處分軍國事，聽斷議式，[1]久未定。丁謂每欲議大政則皇太后坐後殿朝執政，朔望則皇帝坐前殿朝群臣，其餘庶務獨令入内押班雷允恭禁中附奏，傳命中書、樞密院平決之。衆議以爲不可。上下隔絶，中外惴恐。曾時判禮儀院，乃采蔡邕《獨斷》所述東漢故事，皇帝在左，母后在右，同殿垂簾坐，中書、樞密院以次奏事如儀。議既定，人心乃安。

景祐元年，拜樞密使，遷右僕射門下平章事，曾始參大政。屬太尉王旦當國，每進用朝士，必先望實。或告之曰某人才，某人賢，則曰：「誠知此人，然歷官尚淺，人望未著，且俾養望。歲久不渝，而後擢任，則榮塗坦然，中外允愜。」曾嘗誌之，及執政之

[1] 「議」，《王文正筆録》、《五朝名臣言行録》等書載此事皆作「儀」。

日，遵行其言，人皆心服。

臣從彦釋曰：「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而後仕。其意若曰：善道以久而後立，人材以久而後成。故處之以燕閒之地，而寬之以歲月之期，俾專其業，俟其志一定，則其仕也，不遷於利，不屈於欲。道之於民而民從，動之於民而民和，天下被其澤矣。後世怵於科舉，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一旦臨民，則亦何所不至也！王旦章聖時在中書最久，每進用朝士，必先望實。苟人望未孚，則雖告之曰某人才，某人賢，不驟進也。此真救弊之良圖也！曾之當國也，遵行其言，人皆心服，非已行之驗故耶？」

曾德器深厚而寡言，當時有得其題品一兩句者，莫不榮之。是時韓琦爲諫官，因納劄子，曾忽云：「近日頻見章疏，甚好，只如此可矣。向來如高若訥輩多是擇利，范希文亦未免近名。要須純意於國家事耳。」後琦果爲名臣。

尹洙初入館，編校四年，欲得一差遣，遂到中書援錢延年例，曾徐曰：「學士自待，何爲在錢延年等列耶？」洙終身以爲愧恨，其畏之如此。

曾當國時，門下未嘗見顯拔一人者。范仲淹時爲司諫，乘間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少此耳。」曾徐應之曰：「恩若己出，怨使誰當？」仲淹憫然自失，退而歎曰：「真宰相也。」

臣從彦釋曰：「宰相之職，在於進賢退不肖。古之人有舉之至於同朝而人不以爲德，有廢黜之終其身而人不以爲怨者，合於至公故也。故舉一賢

使天下之人知如是者皆可勉，去一不肖使天下之人知如是者皆可懲，無非教也。夫以明揚士類爲宰相之任，此諷言也。曾答之曰『恩若己出，怨使誰當』，則是避嫌者也。避嫌，非至公之道也。仲淹聞而歎之，蓋亦得之於初而失之於末矣。」

曾嘗語人曰：「昔楊億有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竊欽佩之。苟執之不渝，夷險可以一致。及當國，內外親戚，可任者言之於上，否者厚卹之以金帛，終不以名器私所親。」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六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七

集　録

遵堯録六

杜　衍

仁宗時，以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初，夏人叛命，天下苦於兵，自陝以西尤病。吏緣侵漁，調發督迫，民至破業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及衍至，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爲之區處計校，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得次第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它州費省十六七。❶

慶曆二年，遷吏部侍郎，樞密使。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爲奸。衍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争某闕，衍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争，乃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衍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争。」衍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勑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廳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

❶「省」，原誤「者」，據《五朝名臣言行録》、《歐陽文忠公集》等書載此事者改。

得與銓事，予奪一出於己。居月餘，聲動京師。衍掌銓之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苞苴賓貨不敢到其門。是時帝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甚，亟用丞相富弼、樞密韓琦及范仲淹。而三人者，乃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幸者皆不悦，獨衍與相左右。

臣從彦釋曰：「昔唐明皇開元初，盧懷慎與姚崇同秉政，❶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但具位而已。其後司馬光作《資治通鑑》深取之，曰：賢知用事，爲同僚者，專固以分其權，媢疾以毁其功，是誠罪人。崇，唐之賢相。懷慎與之同心戮力，以濟明皇。」❷

仁宗自慶曆中，力止内降之弊，時有權幸干之者，曰：「朕與内降不難，然宰相衍公正介執，必不出勑。」忽有不得已而降聖旨者，❸衍皆收之，俟及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帝嘗謂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内降耶？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衍不可告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初，帝嘗謂杜衍曰：「朕宫中被宦官女子求恩澤不得已降旨者，但止勿行。」衍降拜賀曰：「陛下爲宗廟社稷發此盛德之

❶「慎」，原作「謹」，避宋諱故，今回改。下倣此。

❷「明皇」下，底本有闕文，文淵閣本注「原闕」二字，正誼堂本不闕，因不知其所據何本，不敢妄補，故謹録於下：「中興之治。故崇則有應變救時之稱，懷慎有坐鎮雅俗之譽。當時以爲奇遇，後世以爲美談，不亦可嘉也哉！我朝慶曆時，杜衍位登樞府，職典銓衡。當韓琦、富弼、范仲淹三賢並用之日，乃欲盡革弊政，以修舉紀綱，而權幸小人皆不悦。獨衍與相左右，略無爾我之嫌。《書》曰：『同心同德。』傳曰：『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嗚呼！若衍，殆庶幾矣，亦豈讓於姚崇與懷慎者哉！」

❸「忽」，宋人《記纂淵海》、《類説》諸書記此事皆作「或」。

言，天下幸甚，臣敢不奉詔！」退坐中書，召當直史官具道聖語，使書之。韓琦聞之曰：「杜公可謂能釘鉸上詔矣。」

衍執政不久，才百日輒罷去。衍之罷相也，以太子太保家居，❶然聖眷不衰。及將祀明堂，帝謂文彦博曰：「朝廷耆老之在外者，朕欲致之以相大禮，因以示古人尊事黄耈之意。」乃詔衍與太子少傅任布等二人陪祀，衍以羸老不任就道，具表謝，以不得與觀盛禮爲恨，帝復優詔勞之。後王洙謁告歸南京，入辭，帝曰：「杜衍在彼，卿爲朕問其安否。」

韓琦嘗語人曰：「杜祁公存心至公，而樂與人爲善。既知其人，無復有毫髮疑間者。始某爲樞密副使，而杜公爲太尉，某輒論難一二事。❷杜公不樂，人或諷解之，則曰：『某長渠三十歲耳，尚有誤耶？』久之既相亮，即每事問曰：『諫議看來未？但曾經諫議看，便將來押字。』某益爲之盡心，不敢忽也。以此見杜公存心至公，不以必出於己爲勝，賢於人遠矣。」

臣從彦釋曰：「世俗之人，莫不喜人同乎己，而惡人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以出乎衆爲心，則以其不大故也。唯大爲能有容，善者共説之，不善者共改之，宜無彼己之異。故舜曰大舜，禹曰大禹者，明乎此而已矣。若衍存心至公，而樂與人爲善，不以必出於己爲勝，其舜禹之徒與！《詩》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此之謂也。」

❶「家」，原作「聖」，據文淵閣本改。
❷「某」，原作「其」，據文淵閣本改。

衍爲人尤潔廉自尅，其爲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爲忠，推於人以行己取信，故其動静纖悉，謹而有法。其立於朝廷，天下國家以爲重；其治吏事，如其爲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爲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爲條目，必使吏不得爲奸而已。及其施於民，則簡而易行。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己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

韓　琦

仁宗景祐中，擢左司諫。是時宰相王隨、陳堯佐皆老病不和，中書事多不決，參政韓億、石中立又頗以私害公。琦連疏其失，久之不報。又請下御史臺集百官決是非。帝迫於正論，於是同詔罷執政者四人。琦既攻退四執政，朝議欲以知制誥寵其盡言，琦曰：「諫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也，人其謂何？」語聞遂寢。

臣從彦釋曰：「凡爲天下國家者，其安危治亂，是非得失，必有至當之論，至正之理，而宰相行之，臺諫言之，其揔一也。至於宰相或取充位，則臺諫不可以無言；臺諫或非其人，則宰相不得以緘默，趨於至當而已矣。仁宗景祐中，中書事多不決，而參政二人又以私害公。琦爲司諫，連疏其失，帝迫於正論，遂罷執政者四人，此其職也。朝議欲以知制誥寵其盡言，則非矣。夫臺諫官正可以觀人，其德量器識足以當大任者，莫不皆見。可則用之，不可則去之，奚屑屑然以知制誥寵

之哉！琦曰：『諫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若琦之言則是也，非有大器識者，其孰能之？」

慶曆中，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仁宗方倚左右大臣，以經太平之務。琦自得選勑，群吏百司，奉法循理，各安其職，而天下晏然。是時范仲淹、富弼與琦同在二府，上前爭事議論不同，然下殿來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議者謂琦等三人輔政，正如推車子，蓋其心皆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爲己也。[1]

仁宗在位四十一年，皇嗣未立，天下以爲憂，大臣顧避畏縮莫敢言。琦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自昔禍亂之起，由策不早定也。今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賢者而定之，以爲宗廟社稷之計乎？」不聽。他日又進言之，乃以英廟判宗正寺。琦既得請許立嗣矣，而宫人宦者環泣於內，大臣小臣橫議於外，帝意復動，臨朝默然不樂。琦每伺顏色，不知身之所容也。洎英廟謙避久之，而帝意尤懈，乃曰：「不如且放下。」琦遂從容對曰：「天下人已知之而中輟，非朝廷舉動也。」帝悟，遂立爲皇子。

英廟既即位之數日，初掛服於柩前，哀未發而暴疾作，連聲大呼，其語言人所不可曉。左右皆反走，大臣輩駭愕癡立，莫知所措。琦亟投杖於地，直趨至前，抱持入簾曰：「誰激惱官家，且當服藥。」內人驚散，呼之，徐徐方來，遂擁帝以授之，曰：「須用心照管官家。」再三慰安以出，因戒見者曰：「今日事，惟某人見，外人未有知者。」

[1] 「己也」二字，原爲墨丁，據豫章書院本、文淵閣本補。

復就位哭泣，處之若無事時。歐陽脩歸以語所親曰：「韓公遇事，真不可及。」

英宗之疾，中外莫知其誠僞。且遇内侍少恩禮，左右不説，多道禁中隱匿者，雖大臣亦惑，顧未敢發口耳。獨琦屹然不爲衆説動，一日昌言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入宫門乃有許多錯耶？」自爾不敢妄有傳語言者。

英廟既驟自外來，又方寢疾不預事，人情傾向在太后。琦慮宫中有不可測者，一日因對簾下曰：「臣等只在外面見得官家，裏面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穩。」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當照管。」同列爲縮頸汗流。既出，吴奎長文曰：「語不太過否？」琦曰：「不如此不得。」

琦在嘉祐、治平間，當昭陵未復土，英廟未親政，中書文字，日盈於前，一一從頭看，看了即處置了。接人更久，處事更多，精神意思，定而不亂，静而不煩，如終日未嘗觸事者。❶

神宗即位，拜司空兼侍中，爲英廟山陵使。既還，引故事固請罷，遂以節鎮出。訖熙寧八年，凡兩判相州，一判永興軍，一鎮大名。王安石用事，嘗上疏極論新法，又論青苗，其言切至。帝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乃已之。

琦之爲諫官也，凡中外事，苟在所知，❷未嘗不言。其啟迪上心，則又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爲急。其在相府也，事有當然、不當然者，必堅立不動，反復

❶「觸」，文淵閣本作「有」。
❷「在」，文淵閣本作「有」。

論列，須正而後退，不敢取次放過。❶每見人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即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嘗自言：作相極有難處事。蓋天下事無有盡如意者，須要包忍，不然不可一日處也。

歐陽脩在政府時，有自陳不中理者，輒峻折之，故人多怨。至琦作相，從容諭以不可之理。同列有不相下者，語嘗至相擊，琦待其氣定，每爲平之使歸，于是雖喜勝者，亦自默也。

北都大内壁間有太宗詩，意在燕薊，辭甚壯。琦之來也，得旨修護之。既而客有勸以此詩進者，曰：「修之則已，安用進爲？」客亦莫諭其意。及韓絳來，遂模本進，琦聞之歎曰：「昔豈不知此耶？顧上方鋭意西事，老臣不當更導之耳。」

初，富弼嘗薦王安石爲翰林學士，琦不聽。弼曰：「若安石經術才行，乃不用耶？」曰：「安石經術才行，某所備知。此人豈可使長在人主左右，必生事也。」已而果然。在相州時，雖老病不忘社稷，每聞安石更祖宗一法度、朝廷一紀綱，憂見於色，或至終日不食。

臣從彦釋曰：「王安石以高明之學，卓絶之行，前無古人，其意蓋以孟子自待。自世俗觀之，可謂名世之士矣。故熙寧初，富弼屢薦，琦乃謂此人不可使長在人主左右。其後安石入翰林，每奏對黼座之前，惟事疆辨。及其大用也，變更祖宗法度，創爲新説，以取必天下之人，茅靡其心而鑿其耳目，毒流後世，嗚呼異哉！所爲貴於鑑明

❶「取」，文淵閣本作「造」。

者，爲其不可以形遁也；所爲貴於衡平者，爲其不可以輕重欺也。觀李沆之於丁謂，琦之於安石，不啻鑑、衡。然不知二人獨何以見之如此其審？此其可貴也已。」

范仲淹

仁宗天聖初，擢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至日大會前殿，帝將帥百官爲壽。仲淹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强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及太后崩，有遺命立楊太妃代之。仲淹曰：「太后，聖母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册命。是時，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還，會郭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下争，不能得，貶知睦州。

仲淹自睦州徙知蘇州歲餘，以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論事益切。執政者忌之，命知開封府，欲撓以繁劇，而使他議之不暇也。仲淹明敏，決事如神，事日益簡，乃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説。時宰相得君，權無與比，或以己意任人，人不敢言。仲淹因對而言曰：「君當任人，臣當任事。若進用賢傑，選擇近輔，顧出自聖意，不宜專委宰相。」帝曰：「我不能盡記，卿可作一文書來。」仲淹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不察。」由是吕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坐是落職知饒州。❶司諫高若訥言貶黜猶輕，歐陽脩貽書責之，亦得罪；余靖、尹洙皆以朋黨出黜。於

❶「職」，原爲墨丁，據文淵閣本補。

是，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播其事。仲淹之知開封也，嘗曰：「侍臣當輔翼天子之政教，固宜朝夕論思，以圖稱職。如開封，乃一郡之事耳，政使如趙張輩，功績何足爲報！」

臣從彦釋曰：「帝王之興，尋常所謂才智藝能之士，足以效一官一職者，非無其人，於千官百辟中求其最者，若兼善澤民，以天下爲心，不忘王室者，何其艱哉？仲淹以侍臣命知開封，謂趙張不足爲，惟以輔翼天子政教爲念，則其賢可知也已。傳曰：『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仲淹有焉。」

寶元中趙元昊叛，帝以仲淹才兼文武，復職知永興道，授陝西都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時延安新被圍，朝廷擇將皆畏不行。仲淹奏請兼延安事，以待寇至，帝嘉而從之。閱兵得萬八千，遣六將軍俾領之。日夕訓練，號爲精兵，賊聞之，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兵甲，不比大范可欺。」

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既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仲淹每進見，帝必以太平責之。仲淹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一朝可也。」既而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仲淹皇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餘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仲淹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左右。會契丹與元昊爭銀甕族，於是麟府奏警，仲淹乃有請，出

爲河東陝西宣撫。二虜聞之，❶皆不敢動。

初，晏殊、杜衍皆居相府，而仲淹、富弼、韓琦皆進用，以至臺閣多一時之賢。太子中允石介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别邪正，累數百言。仲淹與韓琦適自陝西來，道中得之。仲淹撫股謂琦曰：「爲此鬼怪輩壞了也。」琦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如此必不成。」

臣從彦釋曰：「《易·大有》之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夫當大有之時，善者揚，惡者遏，不使並進，固君子所以順天休美之命也。然忠佞大分，善惡察察，❷不知有包荒之義，則小人權倖者將無所容，而交結黨扇，何憚而不爲也！仁宗時，群賢在朝，石介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❸失之於此。此仲淹等之所以見忌，而太平之功不成，抑有由矣。嗚呼！仲淹可謂明也已。」

仲淹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在延州時，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户。在慶州時，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盧，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仲淹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方元昊窺邊，其主謀張元輩聞朝廷命將若韓琦等，但嘻笑而已，獨聞仲淹至，則相顧有憂色。

❶「虜」，文淵閣本作「敵」。
❷上「察」字，文淵閣本作「太」。
❸「慶曆」二字，原作「聖曆」，據文淵閣本改。

富弼

仁宗時以開封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弼請罷燕徹樂，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不從。及北虜行之，帝以爲悔。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弼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

臣從彥釋曰：「宰相，以天下爲己任者也，推公心，由直道，務使下情通以防壅蔽，不亦善乎！而惡聞忠言，則其人可知已。仁宗時，執政者禁越職言事，弼因論日食，請除其禁，此亦堯、舜『明四目，達四聰』之意，而治亂之機也。」

自西方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弼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弼曰：「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盡付他人。」乞與廷辯。又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帝曰：「軍國之事，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變，内降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宰相以内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弼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

慶曆三年，兩除樞密副使。弼言：「虜既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耻，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誥納上前。逾月，復除前命，弼不

得已乃受。時晏殊爲相，范仲淹爲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韓琦與弼副之，歐陽脩、余靖、蔡襄爲諫官，皆天下之望。弼既以社稷自任，而帝獨責成弼與仲淹，望太平於期月之間，數以手詔，使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弼等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者，遣中使二人更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弼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爲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悦矣。小人既怨，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讒之者。帝雖不信，弼因保州賊平，求爲河北宣撫使以避之。

至和中，召拜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文彦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弼之爲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謂之寛卹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務省刑獄，天下便之。六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爲罷春宴。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弼以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仁宗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

神宗熙寧中，召拜左僕射、平章事。❶弼既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灾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弼聞之歎曰：「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去亂亡無幾矣。是必奸臣欲進邪説，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時方苦旱，群臣請上尊號及作樂，帝不

❶「中召」二字，原爲墨丁，據文淵閣本補。

許。群臣固請作樂，弼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上以同天節虜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爲此盛德事，正當示夷狄，乞并罷上壽。」從之，即日而雨。弼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奸佞，近忠良。」帝親書詔，答之曰：「敢不銘諸肺腑，終老是戒。」弼既上疏謝，復申戒不已：「願陛下待群臣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舍。」弼始見帝，帝問邊事，弼曰：「陛下即位之初，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爲戒。

是年八月，弼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改亳州。時王安石用事，行青苗。弼以謂此法行，則財聚於上，民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趙濟劾弼以大臣格法，新法行當自貴近始，若置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僕射，判汝州。[1] 弼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尋請老。弼雖居家，然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

弼常言：「君子小人如冰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爲臭。」其爲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黨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既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爲，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臣從彥釋曰：「堯、舜之時，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者，以其舉元凱、去四凶也。夫君子與小人，相爲消長。雖

[1] 「判汝」二字，原爲墨丁，據文淵閣本補。

文明之世，不能必天下無小人；雖亂世，不能無君子。唯能辨之，使各當其分。此南面之事，而天子之所守者也。故進君子，遠小人，則爲宜其職。忠佞雜處，小人在位，則是曠職矣。天子而曠其職，則亂亡而已矣。故秦之亡也以李斯，漢之亡也以張禹，唐之亂也以林父、國忠，其亡也以綮、朴，不可不察也。富弼之言，其後王之龜鑑歟！」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七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八

集　録

遵堯録七

司　馬　光

仁宗時，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仍知諫院。英廟初，執政建言：「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光獨奮筆立議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議成，珪即勑吏以光手藁爲案，至今存焉。時中外詾詾，御史吕誨、傅堯俞、范純仁、吕大防、趙鼎、趙瞻等皆争之，相繼降黜。光上疏，乞留之，不可，則乞與之皆貶。

神宗即位，首擢光爲翰林學士。光辭以不能四六，帝面諭之，仍遣内臣以告，强之，乃受。遂爲御史中丞。初，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常朝班爲不臣，宰相不從，陶争之力，遂罷。光繼之，言：「宰相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則不可已。頃年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俟宰相押班，然後就職。」帝曰：「可。」

光在英廟時，與吕誨同論祖宗之制：「勾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内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位者，皆暗理官資，食其廩

給，非祖宗本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爲内侍省押班。今除張茂則，止四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論高居簡奸邪，乞加遠竄。章五上，帝爲盡罷寄資内臣，居簡亦補外。光又言：「近者，王中正往陜西，知涇州劉涣等謟事中正，而鄜延鈐轄吴舜臣違失其意。已而涣等進擢，舜臣降黜，權歸中正，謗歸陛下。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矣。」上手詔問光所從知。光曰：「臣得之賓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妄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

臣從彦釋曰：「唐制宦官之法最善，至明皇時不知謹守，因高力士而輕變之。其源一啟，末流不可復塞。自英廟以至神宗之初，光每與吕誨同論祖宗之制，蓋懲於此矣。王安石用事，又復啟之。蔡京恃以爲奸，其權大盛。天下之士，争出其門，根株蟠結，牢不可破，遂爲腹心痼疾，可勝言哉！今則祖宗之法具在，但守之勿失，推之萬世，雖至於無窮可也。」

王安石始爲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爲青苗、助役、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光邇英殿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光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植。」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吕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有

五年一變者，有三十年一變者。」光以爲不然，且曰：「治天下者，譬如居室，弊則更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也。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則胥史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詆光曰：「光爲侍從何不言？言之而不從何不去？」光答曰：「是臣之罪也。」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呂惠卿講畢，群臣賜坐户外。將出，命徙于户內。帝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洶洶，何也？」王珪曰：「臣疎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知其虛實也。」帝曰：「聞則面言之。」光曰：「青苗出息，平民爲之，尚能以蠶食下户，至飢寒流離，况縣官法令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已罷之，幸甚。」帝曰：「未罷也。」光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光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吴申曰：「光言至論也。」光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帝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光趨

出。帝曰：「卿得無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光曰：「不敢。」

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帝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光拜樞密使，上章力辭至六七。曰：「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不敢受命也。」帝遣人謂光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光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光亦卒不受命。尋以書諭安石，三往反，開諭切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因以諂諛指惠卿，曰：「覆王氏必此人也。小人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後六年，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

光求外補，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頃之，詔移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絶口不言事。至熙寧七年，帝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光讀詔書泣下，欲默不忍，乃復諫六事青苗等法。曰：「此六者，尤病民，宜先罷之。」又以書責宰相吴充：「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宫。

神宗登遐，光赴闕臨。衛士見光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光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光，問所當先者。光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爲諱，閭閻愁苦於下，而上不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群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於是下詔牓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

事以禁切言者。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唯不言，言則入六事矣。」請改賜詔書，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光方草具所當行者上之，而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罷減皇城内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人。戒勅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户馬，寬保馬限，皆從中出，大臣不與。」光上疏謝：「當今急務，陛下略已行之矣。小臣稽慢，罪當萬死。」詔除光知陳州，過闕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至則拜門下侍郎。光力辭，不許。數賜手詔：「先帝新棄天下，天子沖幼，此何時，而君辭位耶？」初，神宗皇帝，勵精求治。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呂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後者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帝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之，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然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及哲宗嗣位，天下之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説者以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光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爲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

臣從彥釋曰：「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言孝子居喪，志存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也。況當易危爲安、易亂爲治之時，速則濟，緩則不及，則其改之，乃所以爲孝也。天子

之孝，在於保天下。光不即理言之，乃曰『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以此遏衆議，則失之矣。其後至紹聖時，排陷忠良，以害於治，豈亦光有以召之耶！」

光嘗謂：「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爲先。凡所進退，皆天下之所謂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主始得聞天下利害之實。」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陝茶，以邊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户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户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爲出。

臣從彦釋曰：「光之相也，天子幼冲，太皇太后臨朝，天下之事聽其所爲，其所改法令無不當於人心者。惟去元豐間人與罷免役二者失之。夫天下之士，未有甘自爲小人者也，御之得其道則誰不可使者？今皆指爲黨人，使不得自新，人情天理，豈其然乎？故澆風一扇，名實大亂，世所謂善人、君子者，特賈禍耳。可勝歎哉！安石之免役，正猶楊炎之兩税，東南人實利之。若以堯、舜、三代之法格之，則去之可也。不然，未可輕議也。」

程　顥

仁宗時，以進士及第，再調江寧上元

簿。上元田税不均，他邑尤甚。❶顥至，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會令罷去，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爲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顥處之有方，不閲月，民訟遂簡。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群官將釋服，顥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止二日耳。」尹怒不從。顥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再期，移澤州晉城令。

顥之治晉城也，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澤人淳厚，尤服其教命。於是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奸僞無所容。凡孤煢廢疾者，責之親戚鄉黨，使毋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日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不善者，爲易置之。俗始甚野，不知爲學。顥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才十餘年，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强盗及鬭死者。

顥自晉城罷，用薦者改著作佐郎。❷尋以御史中丞吕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一二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

❶「他」上，據程頤所作《程伯淳行狀》，當有「比」字。

❷「顥自」至「佐郎」，《資治通鑑後編》卷七十七作：「顥自晉城令改著作佐郎。」

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耳。」前後進説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爲先。顥不飾辭辨，❶獨以至誠感動人主。

帝嘗使推擇人才，顥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常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帝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帝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再三。

時王安石日益信用。顥每進見，必爲帝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而未嘗及功利。一日，極陳治道。帝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顥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安石浸行其説，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若輔臣不同心，小臣預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等是也。安石與顥二人，雖道不同，而嘗謂顥忠信。顥嘗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屈。顥每論事，心平氣和，安石多爲之動。而言路好直者，❷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

方衆人論新法紛紛之時，安石以數事於上前卜之，以決去就，若青苗等議是也。大抵帝不欲抑安石，而安石之意尚亦無必。但立法之始，恐人沮之，謂始不堅定，則其後必不能行，故就之也。顥謂曰：「管仲，霸者之佐也，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苦要作不順人心事，何耶？但作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安石曰：

❶「辨」，文淵閣本作「辯」。
❷「直」，原作「大」，據文淵閣本改。

「此則感賢誠意。」既而有於中書大悖者，安石大怒，遂以死力争之，而黨與分矣。

帝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顥以江西路提刑。❶顥曰：「使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改差僉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顥復求對見帝，帝曰：「有甚文字？」顥曰：「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顥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爲言，朝廷無能任陛下事者。

哲宗嗣位，覃恩改承議郎。顥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顥特爲時望所屬，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士夫識與不識，莫不悲傷，爲朝廷恨惜。

顥之爲政，治惡以寬，處繁而裕。初，移澤州晉城令，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後僉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及知扶溝縣事。當法令嚴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憂以爲甚難，而顥處之泰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之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顥之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不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

顥在扶溝時，扶溝地卑，歲有水旱，爲經畫溝洫之法，未及興工而去官。他日，顥語人曰：「以扶溝之地，盡爲溝洫，必數歲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地開其端，使後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爲令，必使境内

❶「江」，程顥《行狀》作「京」。

之民凶年飢歲免於死亡，平居無事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地至狹也，而道之廢興繫焉。是數事皆不及成，豈非命哉！然知而不爲，徒責命之廢興，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

初，安石得君，自謂天下學者宗師，以孔孟爲己任，帝眷甚厚。一日，對顥因談安石之學，顥曰：「安石之學不是。」帝愕然，問曰：「何故？」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詩》稱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若安石者，其身之不能治，何足以及此？」

顥嘗言：「王氏之於道，只是説耳。譬之繞塔説相輪，非真有道者也。有道者言自分明。孟子言『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是也。若乃孔子，則又異焉。孔子於《易》中止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雖『性』字、『由』字，已不必道。蓋陰陽、剛柔、仁義，其理一也。」

顥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而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釋老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乎禮樂。辯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者也。謂孟子没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辯。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偏，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

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邪誕妖異之説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道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其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敘。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其《論王霸》等篇，繫教化之本原者，附之于左：

論王霸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坦然，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説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以爲玉也。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道自任，然後爲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立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爲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小大，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

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則天下幸甚。

論正學禮賢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辯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固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正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信道極於篤，自知極於明，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臣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進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此則聖知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譊譊，無復廉耻，蓋亦朝廷尊德樂義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正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論養賢

臣竊以議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也。是雖衆論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之爲難而不爲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踵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爲文字之職，名實未正，故招賢養材，以輔時贊化，

將何從而致之也？ 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虚己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己之德也？ 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 樂取於人以爲善。」今天下之大，豈爲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之，徐察其器能高下而進退之也。 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 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士，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使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群居切磨，日盡其才。 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 陛下時賜召對，訪以治道，可觀其才識器能也。 察之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 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師臣職司之任，爲輔弼，爲公卿，無施之不稱也。若是則引彙並進，野無遺賢。 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無負於天下矣。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八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九

集　録

遵堯録別録

周衰，孔子没，道學不明，楊朱、墨翟乃以其所學扇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墨之道盛行。當是時也，闢之者，孟子一人而已。自漢以來至於唐，而釋老之徒又以其所學扇天下。當是時也，闢之者，韓愈一人而已。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然愈猶能闢之，異代同功，至今賴以爲功者也。昔者孔子道既不行，懼人之溺於禽獸也，懼夷狄之亂於中國也，於是作《春秋》，故《春秋》一書獨謹嚴。本朝熙寧初，粤有儒者起自江寧，以孔孟之道倡於時，以管商之法施於政。顛倒舜、跖，奪其義心；混一莊、楊，蕩於不法。正道荒蕪，士風一變，使蔡氏階之，以濟其亂。則其爲害，不特釋老與楊墨爾。所以發天下之聵聵，瑩天下之晦晦者，當在陛下。比雖詔毁其像，未能曠如，故臣別録司馬光、陳瓘二人之言以著其罪。

司馬光論王安石

仁宗嘉祐中，糾察在京刑獄。會帝升遐，而安石亦丁憂，服滿不起。其在江寧，平居淡然，一無所嗜好，唯以講學爲事，其朋遊有自四方來者。神宗即位，嘗一令赴

闕，未幾擢翰林學士，遂大用之。安石既得君，且恃其材，棄衆任己，變更祖宗法度，汲汲然以斂民財爲意。其所薦引，多非其人。言路之臣，攻之者甚衆，而翰林學士司馬光之言，尤爲至切。帝不用。光又以書諭安石，三往反，不聽。熙寧七年，天下旱、蝗，詔求直言。是時光判西京留司御史，於是上言，復以六事爲言，其大略曰：

「臣伏讀詔書，喜極。以謂：昔成湯以六事自責，今陛下既已知之，群臣夫復何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陛下誠知其如是，斷然不疑，不爲左右所移，則安知今日災沴，不如大戊之桑穀、高宗之鼎雉，更爲生民宗社之福乎？

「臣竊觀陛下英睿之性，希世少倫。即位以來，勵精求治，耻爲繼體守文之常主。擢俊傑之才，使之執政，言無不從，計無不用，所舉者超遷，所毀者斥退。垂衣拱手，聽其所爲，推心置腹，人莫能間。雖齊侯之管仲，蜀先主之諸葛亮，殆無以過也。執政者亦悉心竭力，以副陛下之所欲，耻爲碌碌守法循故事之臣，每以周公自任。固宜百度交正，四民豐樂，頌聲旁洽，嘉瑞沓至，乃其效也。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業，怨憤之聲，所不忍聞，災異之大，古今罕有，其故何哉？豈非執政之臣，所以輔陛下者，未得其道故耶！所謂未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己，惡人異己是也。陛下既全以威福之柄授之，使之制作新法以利天下，是宜與天下共之，舍短取長，以求盡善，而獨任己意，惡人攻難。群臣有與之同者，則擢用不次；有與之異者，則禍辱隨之。常人之

情，誰肯去福而取禍，棄榮而就辱？由是，躁於富貴者，翕然附之，立得美官；其忠直有守者，皆擯斥廢棄，或罷罪譴，一身之無所容。至於臺諫之官，天子耳目，所以規朝政之闕失，糾大臣之專恣。此陛下所當自擇，而使執政擇之。彼專用其所親愛之人，或小有違忤，則加貶逐，以懲後來，得諂諛之尤者，然後使爲之。然則執政之愆謬，群臣之奸詐，下民之疾苦，遠方之冤抑，陛下何從得見之乎？又奉法訪利害於四方者，亦其所親愛之人，皆先禀其旨意，憑其氣勢，以驅迫州縣之吏。善惡繫其筆端，升沉由其口吻。彼州縣之吏，迎承奉順之不暇，何暇與之講利害、立同異哉？及其入奏，則云州縣之守宰，莫不以其所爲爲便，經久可行。陛下但見其文書燦然可觀，以爲法之至善，諮謀僉伺，豈知其在外之所爲哉？或者更增爲條目，務求新巧，互陳利害，各事更張，使畫一之法，日殊月異，久而不已，吏民莫知所從，蓋由襲舊則無功，出奇則有賞故也。又令使者督責所在監司，監司督責州縣，上下相驅，競爲苛刻。奉行新法，稍有不盡力，則謂之非材不職，及沮壞新法，立行停替。或未熟新法，誤有違犯，皆不理赦降去官，與犯贓罪者同，而重於犯私罪者。州縣之吏，惟奉行文書，求免罪累之不暇，民事不復留心矣。又遣邏卒，聽市道之人謗議者，執而刑之。又出榜立賞，募人告捕誹謗朝政者。臣不知自古明王之政，固如是乎？

「昔堯『稽于衆，舍己從人』，舜戒群臣：『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此其所以爲帝王稱首也。秦惡聞其過失，殺直諫之士，禁偶語之人，及其禍敗，行道之人皆知之矣，而己獨不知。此其所以爲萬世戒也。衛侯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尚却衆謀，况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説人之讚己，暗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以求容，諂莫甚焉。君暗臣諂，以在民上，民不與焉。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自以爲是，而士庶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而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罪。如是則善安從生？今執政立新法，而群下同賢之，有以異於衛國之政乎？是以士大夫憤懣鬱結，視屋竊歎而口不敢言；庶人飢寒憔悴，怨歎號泣而無所控告。此則陛下所謂忠言讜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其私者也。苟忠讜退伏，阿諛滿側，而望百度之正，四民之富，頌聲之洽，嘉瑞之臻，固亦難矣。

「今朝廷之缺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實無所得；二曰免上户之役，斂下户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與細民争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曰排結保甲，教習凶器，以擾農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他瑣細，不足爲陛下道也。舍其大而言其細，舍其急而言其緩，外有獻替之迹，内懷附會之心，

是奸邪之尤者，臣不敢爲也。陛下左右前後之臣，日譽新法之善者，其心亦知其不可，但欲希望聖心，附會執政，以盜竊富貴。一旦陛下之意移，則彼之所言異矣。臣今不敢復費簡札，敘六者利害以煩聖聽，但陛下勿問阿諛之黨，勿詢權臣之意，斷志罷之，必有能爲陛下言其詳矣。此六者之中，青苗爲害尤大。又聞青苗之法，災傷及五分則當倚閣，官吏不仁者，止放四分以下税，此尤可罪也。

「臣在冗散之地，若朝廷小小得失，固不得與聞。今坐視百姓困於新法如此，竊爲朝廷除憂，而陛下曾不知之。今年以來，臣衰病日增，萬一溘先朝露，有所不盡，長抱恨於黄泉。用是冒死爲陛下言之。陛下猶忽而不之信，此則天也，臣不敢復言之矣。」

臣從彦釋曰：「異哉！安石之爲人也。觀其平時抗志羲、黄之上，其學聖人必造孔氏淵源，其經術文章下視雄、愈，及其立朝也，登對從容，每告其君，必以堯、舜爲法，而自任以夔、龍。神宗眷遇特厚，遂大用之，言無不聽，計無不從，一時之間，可謂明良相際矣。然考其所存則自私，論其所爲則自專，必求其實效則捕風摶影之爲。原安石之心，其初實以儒者爲之，而其效一不應其功烈，曾不足以比管仲，是何也？《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古人有之，安石無乃失之於此故耶？非臣愚所及知也。唯興舍法，以經義易詞章，訓釋三經，挽天下學者從之，以爲先王一道德、同風俗之意果在於此，鼓之以名，導之以利。當是時

也，安石方名重，自謂一世宗師，天下之人誰不願從？故唱者雷震，應者風靡，遺風餘澤，淪入肌骨不可去，民無有被其澤者。至今野叟能言其非而誦其説於都人邑士之前，不笑以爲狂則必怒也。蓋其所以入者非朝夕也，此不足怪。大抵安石類伯鯀，才辯過人。初自江寧來，天下傾想，既以才名擅天下，而又得君，遂謂海内無人，棄衆任己。執政未踰年，御史中丞吕誨奏疏極詆其非。然傷於太刻，有不當於人心者。今掇其衆所共知顯顯者數事，著之于篇，庶幾以悟宸衷，且使天下後世有所考證云。誨之言曰：『安石自居政府，事無大小，必與同列異議。或因奏對，留身進説，多乞御批自中而下，以塞同列。是則歸善於己，非則斂怨於君。此衆人之所同知也。宰相，以道佐人主者也，於事無所與，旬日差除，安石皆自親之。凡近臣之不附己者，皆逐之使外補，乃以爲出自聖意，矯誣不恭，作威害政。此亦衆人之所同知也。安石嘗奏對黼座之前，不考情實，唯事誣辯，比與唐介論謀殺刑名，以至諠譁。介忠勁之人，務守大體，不能以口舌勝之，不勝憤懣，發疽而死。自是同列罔不忌憚，雖丞相亦退避，不敢與校。此亦衆人之所同知也。安石初入翰林，未聞進士之賢者。有弟安國，人望未孚，仍使同列共薦之朝廷，以狀元恩例處之，猶謂之薄。文卷不優，而主試之人遂罹中傷。及居政府，曾不半年，竊弄威福，無所不至，自鬻希進者，奔走其門，怙勢招權，浸

成黨與。此亦衆人之所同知也。上方稽唐堯睦親之意，友愛其弟，以風天下。爲大臣者，當務將順，反納小人章辟光建言，以惑聰明，意在離間，遂成其事。此亦衆人所同知也。』其終結之曰：『臣指陳猥瑣，未免干犯。誠恐陛下説其才辯，日久歲深，情僞不得知，邪正無復辯，群陰彙進，小人衆多，則賢者必遯，禍亂必至矣。』又曰：『臣推安石之迹，固無遠略，惟以立異於人。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若安石久居廟堂，必無安静之理。』其大略如此。已而果然。是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而司馬光所陳略盡之矣。方安石未用之時，天下顒然謂必可致太平。於是時也，知其不可用者三人而已，韓琦、吴長文與誨是已，而司馬光不與焉。此三人者以經術文章較之，皆出安石之下遠甚；以政事言之，則此三人者決不爲安石所爲。然則安石之經術文章，秖以爲不祥之具而已。故相繼論列者多矣，唯誨與光獨任其責焉。彼二人之言，其理昭然，不可不謂至也。然帝不能用，卒使禍亂成於蔡京之手，庸非天乎！」

陳瓘論蔡京

哲宗時，京與其弟卞俱在朝廷。是時章子厚執政，威福自己出，京、卞二人實贊道之，奸德相濟。太上皇即位，擢京爲翰林承旨。京陰結權貴，專務不德。帝將有大用之意，中外詾詾。右司諫陳瓘力言之，章十上，其尤切至者曰：

「臣聞盡言招禍，古人所戒。言路之臣，豈能免此！臣伏見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當紹聖之初，弟兄在朝，贊道章子厚，共作威福。卞則陰爲謀畫，子厚則果斷力行，且謀且行者，京也。哲宗篤於繼述，一於委任，事無大小，信子厚不疑。卞於此時，假繼述之説，以美私史；子厚於此時，因委任之篤，自明己功。京則盛推安石之聖，過於神考；又推定策之功，毀滅宣仁，以取合二人。子厚之矜伐，京爲有助；卞之乖悖，京實贊之。當此之時，言官常安民屢攻其罪，京與子厚、卞共怒安民，協力排陷，斥爲奸黨。而孫諤、董端逸、陳次升因論京，相繼黜逐。哲宗晚得鄒浩，不由進擬，置之言路。浩能忘身徇節，上副聖知。京又因其得罪而擠毀之。七年之間，五害言者，揜朝廷之耳目，成私門之利勢。言路既絶，人皆鉗默，凡所施行，得以自恣，遂使當時之所行，皆爲今日之所蔽。

「臣請略指四事，皆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也。蔡卞之薄神考，陛下既知其惡矣。伯仲相符，塤箎如一，事無異議，罪豈殊科，一黜一留，人所未諭。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一也。邢恕之累宣仁，陛下既察其罪矣。於是司馬光、劉摯、梁燾等皆蒙敘復。京嘗奏疏，請誅摯等家族。審如京言，則所以累宣仁者豈特邢恕一人而已哉！在恕則逐之，在京則留之，何以塞邢恕不平之口而慰宣仁在天之靈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二也。章子厚自明定策之功，追貶王珪，京亦自謂元豐末被命，帶開封劊子，攜劍入内，欲斬王珪。京之門人皆謂京於此時禁制宣仁，京亦

有社稷之功。今陛下雪珪之罪，還其舊官，則是以珪之貶於子厚爲非也。在子厚則非之，在京則留之，如是則子厚有辭矣，珪有憾矣！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三也。子厚之初，篤信京、卞，傾心降意，隨此二人，假繼述之説，以行其私，三人議論，如出一口。自紹聖三年九月，卞爲執政，於是京始大怒，而與子厚絶矣。自今觀之，京之所以與子厚絶者，爲國事乎？爲己事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四也。

「陛下即位之初，以用賢去邪爲先，而京之蒙蔽欺罔，曾無忌憚。陛下必欲留京於朝者，其故何哉？臣知陛下之意，本無適莫，而京所以據位希進、牢不可拔者，則以韓忠彦、曾布不能爲國遠慮，輕率自用，激成其勢故也。京、卞同惡，天下所共知。若用天下之言以合公議，則顯正二人之罪不難也。忠彦等不務出此，託之師謀而出之太原，❶雖加以兩制學士之職，而實以詭計除之。想當進擬之時，必有不情之奏，用奇設策，不由誠心，二聖安得而無疑，公議亦以爲未允。及京之留，布復争辯，再三之瀆，無以取信。相激之勢，因此而成。陛下進賢退邪，法則堯、舜，然天下之心皆疑陛下有大用京之意者，以京之復留故也。京之所以復留者，以忠彦等去之不以其道故也。去之不以其道，則留之者生於相激，萬一京果大用，則天下治亂自此分矣！崔群謂唐之治亂，在李林甫、張九

❶「忠彦等」至「出之太原」，《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八十一作「忠彦等不務出此而果於自用，於是託於謀帥而出之太原」。

齡進退之時。今京欺蔑先帝，與卞無異，❶而又歸過於先烈，賣禍於子厚、卞，曲爲自安之計，而陛下果留之矣。今既可以復留，則後亦可以大用。❷天下治亂之勢，繫於一京，崔群之言，可不念哉！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禍亂之機，亦不可以不早辨也。

「陛下嗣位之初，首開言路，可謂知所先後矣。臣愚首預兹選，明知京在朝必爲大患而不能以時建言，萬一有意外不慮之變，陛下幡然悔悟，誅責當時言事之臣，則臣雖碎首陷胸，何補於事！此臣之所以憤懣而不敢默也。

「臣嘗爲卞所薦，與京無纖介之隙，所以言之者，爲國事爾。非特爲國事也，亦爲蔡氏也。且京、卞用事以來，籠絡薦引，天下之士處要路、得美官者不下數百千人。其間才智藝能之士、可用之人誠爲不少，彼皆明知京、卞負國，欲洗心自新，捨去私門，顧朝廷未有以招之耳。臣謂京在朝廷，則此數百千人皆指爲蔡氏之黨。若去朝廷，則此數百千人皆反爲朝廷之用。所以，消去朋黨，廣收人才，正在陛下果於去京而已，此亦已用之術。

「在昔熙寧之末，王安石、吕惠卿紛争以後，天下之士分爲兩黨。神考患之，於是自安石既退、惠卿既出後，不復用此兩人，而兩門之士，亦兼取而並用之也。當時天下之士，有王黨、吕黨，而朋黨之禍終不交於朝廷者，以此。然則消去朋黨之術，惟在去京而已。今京闗通交結，

❶「卞」，原作「京」，據文淵閣本改。
❷「亦」，原作「不」，據文淵閣本改。

其勢益牢，廣布腹心，共成私計，羽翼成就，可以高飛，愚棄朝廷，有同兒戲。陛下若不早悟，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

「自古爲人臣者，官無高下，干犯人主，未必得禍，一觸權臣，破碎必矣。或以爲離間君臣，或以爲賣直歸怨，或託以他事陰中傷之，或於已黜之後責其怨望。此古人之所以不免也，臣豈敢自愛其身！若使臣自愛其身，則陛下不得聞京之罪矣。國家內外無事一百四十一年矣，古所無有，甚可畏也。譬如年老之人，康强無疾，日服温暖，猶恐氣衰。至於保養陰邪，必成腹心之疾。伏望陛下謹保祖宗之業，獨持威福之柄。斷自宸衷，果於去惡，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帝以瓘之所論不根，罷右司諫，添差監揚州糧料院，尋改差知無爲軍。瓘復上章，條其事件，曰：

「臣上件所言，在既責揚州糧料院以前。陛下若以臣言爲是，則當如臣所請，按京之罪，明正典刑，然後改臣差遣，以示聽納。若以臣言爲非，則當重加貶竄，乃得允當。今京桀驁自肆，無所畏憚，而臣章屢上，並未蒙降出，則是陛下不以臣言爲信。不信其言，而輕於改命，傳之天下，人必駭惑。其爲聖政之累，無大於此。且京久在朝廷，專以輕君罔上爲能，以植黨任數爲術，挾繼述之説爲自便之計。稍違其意，則以不忠不孝之名加之，脅持上下，決欲取勝而後已。主威不行，士論憂恐，京若不去，必爲腹心之患，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臣之一身，遷貶榮辱，何足道哉！所有差知無爲軍勑命，

臣不敢祇受，迤逦乘船，前去揚州，聽候指揮。」

臣從彦釋曰：「揚子稱樗里子之智也，曰『使知國如知葬，則吾以疾爲蓍龜』，以甚言知國之難也。陳瓘之論蔡京，其吉凶禍福，莫不兆見，可爲國之蓍龜者矣。然京終大用，鞫爲禍胎，瓘言不售，終斥逐流落，以死於外。王黼繼之，遂召金人犯闕之變，豈不甚可憫哉！」

台衡録 闕

按《遺藁》，先生所著有《台衡録》，今不存。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九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

集　録

二程先生語録

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

「赤舄几几」，只是形容周公一箇氣象，乃孟子所謂「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之意。「雍雍在宫，肅肅在廟」，亦只是形容文王氣象。大抵古人形容聖人，多此類，如「倬彼雲漢，爲章于天」，亦是形容聖人也。

「不識不知」，言文王化其民，日用不知，皆由天理也。

「與子游聞之」，當作「於子游聞之」。若兩人同聞，安得一箇知，一箇不知？

「利」字不聯「牝馬」爲義。如云「利牝馬之貞」，則《坤》便只有三德。

陰必從陽，然後「乃終有慶」也。

「黄」，中色；「裳」，宜在下，則「元吉」。

他卦皆有悔、凶、咎，惟《謙》未嘗有。他卦有待而亨，惟《謙》則便亨。《謙》，君子所以自終，故不言吉。裒取其多而增益其寡，天理也。「六二鳴謙」，處中得正而有德者，故鳴謙者乃「中心得也」。「上六鳴謙」，乃有求者也，有求之小，止於征國邑而已，故曰「志未得也」。

《蹇》「以反身修德」，故往者在外也，在外必蹇；來者在内也，在内則有譽。「無

尤」、「來連」、「朋來」、「來碩」，皆反身修德之謂也。「蹇蹇」，不暴進，内顧之象也。暴進出外，則無事矣。連音平，連則無窮也。朋來則衆來，言朋來未免於有思也。至於來碩，則來處於大人之事也，故曰「從貴」。

闔闢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

堯之親九族，以明俊德之人爲先。蓋有天下國家者，以知人爲難，以親賢爲急。

善學者，要不爲文字所梏。故文義雖解錯，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也。

《論語》，曾子、有子弟子論譔。所以知者，唯曾子、有子不名。伊川。

「學而時習之」，「鷹乃學習」之義。「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説在心，樂主發散在外。伊川。

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爲仁之本。孝弟有不中理，或至犯上，然亦鮮矣。孟子曰：「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不失其身而事親，乃誠孝也。推此，亦可以知爲仁之本。明道。

「敬事而信」以下事，論其所存，未及治具，故不及禮樂刑政。伊川。

「行有餘力」者，當先立其本也。有本而後學文。然有本則文自至矣。明道。

「致身」猶言致力，乃委質也。明道。

人安重則學堅固。伊川。

「禮之用，和爲貴」，有不可行者，偏也。伊川。

貧而能樂，富而能好禮，隨貧富所治當如此。子貢引切磋琢磨，蓋治之之謂也。若貧而言好禮，則至於卑；富而言樂，則至於驕。然貧而樂，非好禮不能；富而好禮，非樂不能。明道。

「爲政以德」，然後無爲。伊川。

回於孔子之道無所不説，故「如愚」。退而省其所自得，亦足以開發矣，故曰「不愚」。

「視其所以」，所爲也；「觀其所由」，所從也；「察其所安」，所處也。察其所處，則見其心之所存。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明道。

「君子不器」，無所不施也。若一才一藝，則器也。伊川。

子貢問君子，孔子告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而可以爲君子，因子貢多言而發也。伊川。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謂觀人者，彼能先行其言，吾然後信之。伊川。

「周」謂周旋。「不比」謂不相私比也。伊川。

「學而不思」則無得，故「罔」。「思而不學」則不進，故「殆」。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辯之，篤行之，五者廢一，非學也。伊川。

「尤」，罪自外至也；「悔」，理自内出也。修天爵則人爵至，「禄在其中」也。子張學干禄，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禄動。若顔淵則不然矣。君子謀道不謀食，學也，禄在其中矣。然學不必得禄，猶耕之不必得食，亦有餒在其中矣。君子知其如此，故憂道不憂貧，此所以告干禄也。伊川。

奢自文生，文過則爲奢，不足則爲儉。文者，稱寔而爲飾。文對寔已爲兩物，奢又文之過，則去本遠矣。儉乃文不足，此所以爲禮之本。伊川。

仁者如射。射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豈有争也？故曰「其争也君

子」。伊川。

「下而飲」，非爲下堂而飲，離去射位而飲也。若下堂而飲，則辱之甚，無此。伊川。

「素」喻質，「繪」喻禮。凡繪，先施素地而加采，如有美質而更文之以禮。伊川。

灌以降神，禘之始也。「既灌而往者」，自始以至終，皆無足觀，言魯祭之非禮也。「不知」者，蓋爲魯諱。如自此事而正之，其於天下如指掌之易。伊川。

「爲力」，猶言爲功。射有五善，而功不一，故曰「不同科」。所謂五善者，觀德行，別邪正，辨威儀云云。伊川。

「事君盡禮」，在他人言之，必曰「小人以爲諂也」。聖人道洪，故止曰「人以爲諂也」。伊川。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哀窈窕，思賢才，求之不得，展轉反側，是「哀而不傷」。明道。

「成事不說」至「既往不咎」者，大概相似。重言之，所以深責之也。如今人嗟惜一事，未嘗不再三言之也。伊川。

成湯放桀，惟有慚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耳。伊川。

「里」，居也，擇仁而處之爲美。明道。

「知者利仁」，知者以仁爲利而行之。至若欲有名而爲之之類，是皆以爲利也。「知者」知仁爲美，擇而行之，是「利仁」也。必有其仁，故曰「利」。伊川。

「君子懷德」，惟善之所在；「小人懷土」，惟事之所在。「君子懷刑」，惟法之所在；「小人懷惠」，惟利之所在。伊川。

子貢問：「賜也何如？」賜自矜其長，而孔子以瑚璉之器答者，但瑚璉可施禮容

於宗廟，如子貢之才可使於四方，可使與賓客言而已。伊川。

未能自信，不可以治人，孔子所以説漆雕開之對。明道。

子貢常方人，故孔子荅以「不暇」。而又問「與回也孰愈」，所以抑其方人也。「聞一知十」，「聞一知二」，舉多少而言也。曰「吾與汝弗如也」，使子貢喻其言，知其在勉；不喻，則亦可使慕之，皆有教也矣。

「不欲人之加諸我」者，施諸己而不願者也。「無加諸人」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者也。此「無伐善，無施勞」者能之，故非子貢所及。伊川。

「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唯子貢親達其理，故能爲是歎美之辭。言衆人不得聞也。伊川。

「蔡」與「采」同。大夫有采地，而爲山節藻棁之事，不知也。山節藻棁，諸侯之事也。伊川。

「三月不違仁」，言其久也，然非成德之事。

「祝鮀之佞」，所謂「巧言」。「宋朝之美」，所謂「令色」。當衰世，非此難免。伊川。

「上知」，高遠之事，非中人以下所可告，蓋踰涯分也。伊川。

民之所宜者務之，所欲與之聚，❶所惡勿施爾也。人之所以近鬼神而褻之者，蓋惑也，故有非鬼而祭之，淫祀以求福，知者則敬而遠之。明道。

知如水之流，仁如山之安。動静，仁智之體也，動則自樂，静則自壽。非體仁智之

❶「聚」，原作「悉」，據文淵閣本改。

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明道。

觚之爲器，不得其法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天下之事亦由是也。伊川。

宰我言：如井中有人，仁者當下而從之否？子曰：君子可使之往，不可陷以非其所履；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明道。

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所謂「約之以禮」者，能守禮而由於規矩者也。未及知之也，止可以不畔道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與此相近。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是已知之而進不止者也。明道。

中庸之德，不可須臾離，民鮮有久行其道者也。伊川。

聖則無大小，至於仁，兼上下大小而言之。博施濟衆亦仁也，愛人亦仁也。「堯、舜其猶病諸」者，猶難之也。博則廣而無極，衆則多而無窮，聖人必欲使天下無一人之惡，無一物不得其所，然亦不能，故曰「病諸」。「修己以安百姓」，亦猶是也。伊川。

人於文采，皆不曰吾猶人也，皆曰勝於人爾。至於躬行君子，則吾未見其人也。伊川。

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爲天下而三讓之。言其公也。明道。

「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爲三公矣。伊川。

凡人有所計較者，皆私意也。孟子曰：「唯仁者爲能以大事小。」仁者欲人之善而矜人之惡，不計較小大强弱而事之，故能保天下。犯而不校，亦樂天順理者也。

伊川。

人而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甚，必至於亂。明道。

爲學三年而不至於善，是不善學也。明道。

亂，治也。師摯始治《關雎》之樂，其聲洋洋乎盈耳哉，美之也。明道。

「洋洋盈耳」，美也。孔子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後自太師而下，入河蹈海，由樂正，魯不用而放棄之也。伊川。

「禹，吾無間然矣」，言德純完，無可非間。明道。

「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蓋人不當以利爲心。《易》曰：「利者，義之和。」以義而致利，斯可矣。罕言仁者，以其道大故也。《論語》一部，言仁豈少哉！蓋仁者大事，門人一一紀録，盡平生所言如此，亦不爲多也。伊川。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者，盡以告人，他無知也。與「吾無隱乎爾」同。伊川。

「叩」，就也。「兩端」，猶曰兩頭，謂終始。告鄙夫也。伊川。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者，嗜欲將至，有開必先也。伊川。

「可與共學」，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其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與權衡之權同，稱物而知其輕重者也。人無權衡則不能知輕重，聖人則不以權衡而知輕重矣，聖人則是權衡也。伊川。

寢食不當言語，時必齊如也，臨祭則敬也。明道。

「色斯舉矣」，不至悔吝。「翔而後集」，審擇其處。明道。

「山梁雌雉」，得其時，遂其性，而人逢亂世，反不得其所。子路不達，故共具之。❶孔子俾子路復審言詳意，故三嗅而起，庶子路知之也。伊川。

「先進」猶言前輩也，「後進」猶言後輩也。先進之於禮樂，有其誠意而質也，故曰「野人」。後進之於禮樂，習其容止而文者也，故曰「君子」。孔子患時之文弊，而欲救之以質，故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取其誠意之多也。明道。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謂其質朴。「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謂其得宜。周末文弊，當時之人自謂得宜，而以古人爲質朴，故孔子欲從古人，古人非質朴也。伊川。

「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言此時皆無及孔子之門者。思其人，故數顏子以下十人有德行者、政事者、言語者、文學者，皆從於陳、蔡者也。明道。

四科，乃從夫子于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之論也。明道。

閔子之於父母昆弟，盡其道而處之，故人無非間之言。伊川。

「過猶不及」，如琴張、曾晳之狂，❷皆過也。然而行不掩焉，是無實也。明道。

才高者過，過則一出一入；卑者不及，則怠惰廢弛。明道。

師、商過不及，其弊爲楊、墨。楊出於義，墨出於仁。仁義雖天下之美，然如此者，失之毫釐，謬以千里。伊川。

曾子少孔子，始也魯。觀其後明道，豈

❶「具」，原作「嗅」，據文淵閣本改。
❷「晳」，原作「哲」，據文淵閣本改。

魯也哉。明道。

善人，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自達者也。苟不履聖賢之迹，則亦不入其奥，故爲邦必至於百年，乃可以勝殘去殺也。孟子以樂正子爲善人、信人。有諸己之謂信，能充實之可以至於聖賢，然其始必循轍迹而後能入也。「論篤」，言之篤厚者也。取於人者，惟言之篤厚者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未可知也。不可以論篤遂與之，必觀其行事乃可也。明道。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言一旦能克己復禮，則天下稱其仁，非一日之間也。伊川。

子路之言信，故「片言可以折獄」。伊川。「宿」謂預也，非一宿之宿也。伊川。

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者也，故孔子因問而告之。伊川。

「先之，勞之」者，昔周公師保萬民，《易》曰：「以左右民。」師保、左右，先之也。勞，勉也。又勞勉之。伊川。

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深思之也。明道。

凡有物有形則有名，有名則有理。如以大爲小，以高爲下，則言不順，至於民無所措手足也。伊川。

「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如何？曰：「昔在經筵時嘗説，因言陛下若以期月之事問臣，臣便以期月之事對；若以三年之事問臣，臣便以三年之事對。『期月而已』者，整頓大綱也。若夫『有成』，則在三年也。然期月、三年之説，今世又不同，須從頭整理可也。漢公孫弘言三年而化，臣切遲之。李石對唐文宗以謂陛

下責治太急，皆率爾之言，本不知期月、三年之事。」伊川。

三十年爲一世，三十壯有室也。「必世而後仁」，化浹也。伊川。

冉子謂季氏之所行爲政，孔子抑之曰：「其事也。」言季氏之家事而已。謂之政者，僭也。如國有政，吾雖不用，猶當與聞之也。伊川。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大人之事；「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之事。小人對大人爲小，非爲惡之小人也，故亦可以爲士。明道。

「剛」者堅之體，發而有勇曰「毅」，「木」者質朴，「訥」者遲鈍。此四者比之巧言令色則近於仁，亦猶不得中行而與狂狷也。伊川。

「切切」如體之相磨，「偲偲」則以意。此言告子路，故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明道。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聖人度其時可矣。如小國五年，大國七年云。伊川。

原憲，孔子高弟，問有所未盡。蓋「克伐怨欲」四者無，然後可以爲仁；有而不行，未至於無，故止告之以「爲難」。伊川。

「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耻也。」此汎舉也。「直哉史魚」，不若「君子哉蘧伯玉」。然則「危言危行」，「危行言遜」，乃孔子事也。危猶獨也，與衆異，不安之謂。邦無道，行雖危而言不可不遜也。明道。

「直哉史魚」，不若「君子哉蘧伯玉」。「卷而懷之」，乃「危行言遜」也。「危行」者，嚴厲其行而不苟，言則當遜。伊川。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此爲作《春秋》而言也。晉文公實有勤王之

心，而不知召王之爲不順，故譎掩其正；齊桓公伐楚，責包茅，雖其心未必尊王，而其事則正，故正掩其譎。孔子言之以爲戒。正者，正行其事耳，非大正也。亦猶管仲之仁，止以事功而言也。伊川。

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死而從之。殺兄之人，固可從乎？曰：「桓公、子糾，襄公之二弟也，桓公兄而子糾弟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此以《春秋》知之也。《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嗣子也。《公》、《穀》并注四處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于蔇，蔇欲納糾以爲君，又殺之，故書子，是二罪也。管仲始事糾，不正也；終從于正，義也。召忽不負所事，亦義也。如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伊川。

「君子固窮」者，固守其窮也。伊川。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此言中人以下也。若夫真知，未有不能行者。伊川。

民於爲仁，甚於畏水火。水火猶有蹈而死者，言民之不爲仁也。伊川。

爲仁在己，無所與讓也。明道。

「諒」與「信」異。自大體是「信」，「亮」必爲也。明道。

「諒」，固執也，與「亮」同，古字通用。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伊川。

「性相近」，對「習相遠」而言。「相近」，猶「相似」也。上智、下愚，才也，性則皆善。自暴自棄，然後不可移；不然，則可移。伊川。

「吾其爲東周乎？」若用孔子，必行王道。東周衰亂，所不肯爲也，亦非革命之謂

也。明道。

「恭則不侮」，蓋一恭則仁道盡矣。又寬以得衆，信爲人所任，敏而有功，惠以使人，行五者於天下，其仁可知矣。明道。

佛肸召，子必不徒。然其往，義也；然終不往者，度其不足與有爲也。

六言六蔽，正與「恭而無禮則勞」，「寬而栗，剛而無虐」之義。蓋好仁而不好學，乃所以愚。非能仁而愚，徒好而不知學乃愚。明道。

二《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苟不爲之，則無所自入。古之學者，必「興於詩」。「不學詩，無以言」，故猶「正牆面而立」。明道。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孔子不見孺悲，所以深教之也。明道。

「君子不施其親」。「施」，與也，言其不私其親暱也。伊川。

與人交際之道，則子張爲廣，聖人亦未嘗拒人也。明道。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此可以爲人師法矣，非謂此可以爲人師道。

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明道。

「望之儼然」，秉天陽高明氣象。「即之也温」，中心和易而接物也。「温」，備人道也。「聽其言也厲」，則如東西南北正定地道也，蓋非禮勿言也。君子之道，三才備矣。明道。

「大德不踰閑」，指君臣、父子之大義。小德如援溺之事，更推廣之。伊川。

學既優則可以仕，仕既優則可以學。優裕、優閑，一也。伊川。

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可不至焉。」推此言之，子張過於薄，故「難與並爲仁矣」。明道。

「子貢言性與天道」，以夫子聰明而言；「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以夫子德性而言。伊川。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若耕稼、陶漁，皆因其順利而道之。明道。

知言之善惡是非，乃可以知人，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必有諸己，然後知言，知之則能格物而窮理。伊川。

今之城郭，不爲保民。明道。

君子道宏，故可大受，而不可小了知測，❶此孟子所以四十不動心。小人反是。明道。

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污下，必不爲阿好而言，謂其論可信也。伊川。

「惻」惻然，「隱」如物之隱應也。此仁之端緒，赤子入井，❷其顙有泚，推之可見。伊川。

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未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是，故直之也。伊川。

廣居、正位、大道，一也。不處小節，即是廣居。

事親若曾子而曰「可」者，非謂曾子未盡善也。人子事親，豈有大過。曾子、孟子之心，皆可見矣。明道。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仁不仁耳。離是而非，則「生

❶「了」，原作「小」，據《二程外書》卷六改。

❷「井」，原作「非」，據文淵閣本改。

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伊川。

君子小人，澤及五世者，善惡皆及後世也。伊川。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伊川。

命皆一也。「莫之致而至者」，正命也。「桎梏而死者」，君子不謂命。伊川。

恕者，入仁之門。伊川。

仁，理也；人，物也。以仁合在人身言之，乃是人之道也。伊川。

「充實而有光輝」，所謂修身見於世也。伊川。

「帶」，蓋指其近處。「下」，猶舍也，離也。古人於一帶，必皆有意義。「不下帶，有道存」，猶云只此便有至理存焉。此一段伊川語，得之馬時仲。

「經德不回」，乃教上等人。禍福之説，使中人以下，知所畏懼修省，亦自然之理耳。若釋氏怖死以學道，則立心不正矣。明道。

按：龜山先生《答胡康侯書》云：「伊川先生語録，在念未嘗忘也。但以兵火散失，收拾未悉，舊日惟羅仲素編集備甚，今仲素已死於道途，行李亦遭賊火，已託人於其家尋之。若得五六，

便下手矣。」又書云：「伊川先生語録，昔嘗集諸門人所問，以類相從，編録成帙，今皆失之。羅仲素舊有一本，今仲素已死，託其壻尋之未到。」《沙陽志》亦云：「先生所輯有程先生語録，不存。」今所録一百四十九條，見《程氏外書》，晦菴先生所序次也，題曰《羅氏本拾遺》。蓋已見於諸篇者不復録，元本固不止此也。今元本不可見，姑從《外書》録之如右云。

龜山先生語録

按《沙陽志》：「先生所輯有楊文靖公《語録》一卷。」今考之《龜山語録》凡四卷，未知所録何卷。《行實》云：「第三卷先生所録。」然卷中所明每稱「仲素」，❶疑書於他人之筆。或者但見此卷記先生所問爲多，遂以爲先生所録耳。又第四卷《毗陵所聞》注云：「辛卯七月自沙縣來，至十月去。」《蕭山所聞》注云：「壬辰五月又自沙縣來，至八月去。」或疑此卷先生所録。然先生受學龜山在政和二年壬辰，則辛卯所録亦非先生筆。意者陳默堂所録，亦自可知。今既不知所録，姑存概于此，❷以俟知者。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

❶「明」，依文意疑當作「問」，因板刻漫漶，後人誤改。
❷「姑存概于此」五字，原爲墨丁，據文淵閣本補。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雜　著

議論要語

人主讀經則師其意，讀史則師其迹。然讀經以《尚書》爲先，讀史以《唐書》爲首。蓋《尚書》論人主善惡爲多，《唐書》論朝廷變故最盛。

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漢之張釋之、唐之徐有功，以恕求情者也。常衮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彼庸人哉！天下後世典獄之官，當以有功爲法，以衮爲戒。

人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懦。蓋察常累明，而懦反害仁故也。漢昭帝明而不察，章帝仁而不懦，孝宣明矣而失之察，孝元仁矣而失之懦。若唐德宗則察而不明，高宗則懦而不仁。兼二者之長，其惟漢文乎！

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至於法度，則莫周家之最明，向使子孫世守，則歷年至今猶存可也。

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於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義兼隆，所以享國至於長久。自漢以來，或得其偏，如漢文帝過於仁，宣

帝過於義。夫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於君子則貴，授於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於行道，而小人甘於下僚；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於浮競，而君子耻於求進。以此觀之，人主之名器可輕授人哉！

周厲王監謗，秦始皇偶語者棄市，徒能禁於一時，而豈能禁於萬世？觀厲王之惡，至秦之世而不可禁；始皇之惡，至漢之世而不可禁。非惟不能禁於後世，而又必有明白其是非者。賢君所以專務修德，而樂聞善言；當時之臣，故亦樂告以善道，而成一代之治安。彼二主不達此，規規然徒禁一時之論難，行事不善，使人不敢議其非，或致亡於一朝，而取譏評於萬世，不亦誤哉！然想當時未必其身親爲不善也，必有奸佞之臣濟之，此可以爲世戒。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後世荒淫之君所爲不善，故君不知民可畏，而知民可虐；民不知君可愛，而知君可怨。是君民爲仇也，安得無顛覆之禍？

仁義禮智，所以爲立身之本，而闕一不可。故孟子以惻隱之心爲仁之端，而無惻隱之心則非人；以羞惡之心爲義之端，而無羞惡之心則非人；以辭讓之心爲禮之端，而無辭讓之心則非人；以是非之心爲智之端，而無是非之心則非人。李林甫爲宰相，在廷之臣皆非人也。掊克生靈，無惻隱之心；阿附宦官，無羞惡之心；勢利相傾，無辭讓之心；上下雷同，無是非之心。夫一端之亡，亦非人矣，況四端俱亡，安得謂之人？宜乎有天寶之亂也！

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

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爲福，陋哉！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指國家而言。故晉武平吴，何曾知其將亂？隋文平陳，房喬知其不久。禍福倚伏者，其在兹乎！

唐德宗之惡過於紂。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匹夫。」何則？仁義所以治天下之本，而紂皆殘賊之，遂失天下。觀德宗之惡，詎止於賊仁義哉？社稷不亡，幸矣！

奸邪之人亂國政，李林甫是也；庸鄙之士弱國勢，張禹是也。荀子曰：「權出於一者强。」謂權出於一則主勢不分，而君道尊矣。後世宰相侵君之權而不令終者多，賢如李文饒，尚不能免此，況李林甫之徒哉？爲人臣者，視此以爲戒。

秦暴如火，天下怨之，怨而不離者，扶蘇在焉。及扶蘇死，二世立，而秦亡。賢主之於國家爲何如！

王者富民，伯者富國。富民，三代之世是也；富國，齊、晉是也。至漢文帝行王者之道，欲富民而告戒不嚴，民反至於奢；武帝行伯者之道，欲富國而費用無節，國乃至於耗。

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耻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則天下有風俗。或朝廷不務教化而責士人之廉耻，士人不尚廉耻而望風俗之美，其可得乎？

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

天下所以必亂。

正者天下之所同好，邪者天下之所同惡。而聖賢未嘗致憂於其間，蓋邪正已明故也。至於邪正未明，則聖賢憂之。觀少正卯言僞而辯，行僞而堅，孔子則誅之。楊、墨一則爲我，一則兼愛，孟子則闢之。皆邪正未明而惑人者衆，此孔孟之所汲汲。

繼志述事，《禮記》獨指武王、周公，不可執定而行。❶使宣王繼厲王志，述厲王事，可乎？

石守道採摭唐史中女后奸臣宦官事，各以其類，作三卷，目之曰《唐鑑》，而言曰：「巍巍巨唐，女后亂之於前，奸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考其所論，可爲萬世鑑，惜乎不推其本而言之。故人主欲懲三者之患，其本不過有二：以内則清心，以外則知人。能清心，則女后不能亂之；能知人，則奸臣不能壞之，宦官不能覆之。請借明皇一君而論，開元能清心矣，能知人矣，武后、惠妃、蕭嵩、楊思勉豈能易其志？及天寶之際，不能清心矣，不能知人矣，而楊貴妃、李林甫、高力士遂亂其心。清心知人，其人主致治之本歟！

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内有李林甫之奸，則外有禄山之亂；内有盧杞之邪，則外有朱泚之叛。《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不虚言哉！

三代法度，秦盡變之，然獨不去肉刑。以此用心，安得不遽滅？

漢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進，乃善識治體者。夫治郡不進，非人臣之大罪，而宣

❶「定」，文淵閣本作「此」。

帝必欲詰責之，何耶？蓋中興之際，内之朝廷，外之郡縣，法度未備，政事未修，民人未安堵。或治郡不進，則百職廢矣，烏可不責之？夫一郡尚爾，况天下乎？予謂漢宣帝識治勢。

漢武帝知汲黯之賢而不用，唐太宗知宇文士及之佞而不去，何其誤耶？夫人主知賢而不能用，未若不知之爲善；知佞而不能去，未若不知之爲愈。苟知賢而不能用，則善無所勸；知佞而不能去，則惡無所懲。雖然，武帝知賢而不用，猶愈於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反罪焉；太宗知佞而不去，猶愈於德宗知盧杞之奸而復用焉。觀元帝、德宗之與武帝、太宗，豈不相寥絶哉！

三代之治在道而不在法，三代之法貴實而不貴名，後世反之，此享國與治安所以不同。

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汲黯正直，所以闢公孫弘之阿諛；忠厚，所以闢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武帝反不用，其爲君可知。

立朝之士，[1]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然三者未嘗不相賴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爲心而不以民爲心者。故范希文謂「居廟堂之上則愛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諒哉！士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爲本。有名節，則不枉道以求進；有忠義，則

[1]「立」，原無，據豫章書院本、文淵閣本補。

不固寵以欺君矣。

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若容大奸，必亂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以君言之，則宣帝、明帝；以臣言之，則趙廣漢、張敞得之。又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以君言之，則文帝、景帝；以臣言之，則龔遂、黄霸得之。君臣優劣，於此可見。

聖人無欲，君子寡欲，衆人多欲。

路温舒之見高矣！宣帝初立，政之寬猛，中外未嘗見之，而路温舒首以尚德緩刑爲戒，援引古今，至於千言。其後蓋寬饒、楊惲以無罪見戮，果符温舒之言。嗚呼，人臣見幾而能諫，人主聞善而能徙，然後君臣兩盡其道。温舒見而能諫矣，宣帝聞善不能徙，惜哉！

昔季氏伐顓臾，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内也。」其後陽貨果囚季桓子，聖人之言可不爲萬世法哉！自三代而下，人主不師孔子之言，不戒季氏之事，而被蕭牆之害者多矣。

成湯處心過於武王。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武王以受罪浮于桀，曰：「今朕必往。」則豈復有慚德哉？又《湯誓》、《湯誥》數桀之惡淺，而《泰誓》數紂之惡深。善乎，古人謂紂雖無道，不如是之甚者，誠知武王之心歟！

人君納諫之本，先於虚己。禹拜昌言，故能納諫；德宗强明自任，必能拒諫。

人之立身可常行者在德，不可常行者在威。蓋德則感人也深而百世不忘，威則

格人也淺而一時所畏。然德與威不可偏廢也，常使德勝威，則不失其爲忠厚之士；苟威勝德，則未免爲鍛鍊之流。觀羊祜與杜預俱守襄陽，後人思祜之深而思預之淺者，豈祜尚德而預尚威乎？

中人之性，由於所習。見其善則習於爲善，見其惡則習於爲惡。習於爲善則舉世相率而爲善，而不知善之爲是，東漢黨錮之士與夫太學生是也。習於爲惡則舉世相率而爲惡，而不知惡之爲非，五代君臣是也。

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杜欽、谷永可與適道而不可與立，故附王氏；陳蕃、竇武可與立而不可與權，故困於宦官；至於諸葛孔明，然後可與權。夫人才至可與權，則不可以有加。張良近太公之材略，諸葛近伊尹之出處。然良佐高祖，論其時則宜，語其德則合。亮處三國，則材大任小，惜哉！

《議論要語》不止於此，僅録得《遺藁》三十九段。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雜　著

春秋指歸序

余聞伊川先生有緒言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春秋》之法，乃百王不易之通法也。聖人以謂三王不可復回，且慮後世聖王之不作也，故作此一書以遺惠後人，使後之作者不必德若湯武，亦足以起三代之治也。」大略如此，《春秋》誠百王之通法邪？先儒之説《春秋》不然。先儒紛紛不足道，此處有誤。孟子於聖門蓋得其傳者也，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孟子之説《春秋》者也，然未嘗以《春秋》爲百王之通法也，伊川何從而得之哉？已而反求諸其心，不立一毫，不失不曠，一以其言徵之，豁若夢覺，曰：《春秋》之爲《春秋》也尚矣，乃今知之。自周室板蕩，宣王撥亂反正，其《詩》美之，小有《吉日》、《鴻鴈》，大有《崧高》、《烝民》，不幸繼以幽王，而驪山之禍作焉。然而文武之澤未殄也，故平王東遷，人猶望其復興也。及其久也，政益衰，法益壞，《黍離》變爲國風，陵遲極矣。方是時也，去文王已五百餘歲矣。冠屨顛倒，夷狄亂華，天生聖人，又不見用。《春秋》於此時儻不復作，天下不胥爲夷狄禽獸者，吾不敢信也。故夫子因魯史一十二公，始隱終

麟，以二百四十年之事，創爲一代之典，善善而惡惡，是是而非非，寬不慢，猛不殘，文不華，實不陋，久而彌光，可以垂後世，傳無窮，真後王之懿範也。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其此書之謂乎！或者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信然乎？」曰：《春秋》自隱公以來，征伐四出，盟會紛然，迨莊歷僖，楚人大爲中國患。于時尊天子，攘夷狄，使天下不遂左衽者，桓、文二公之力也。故伐楚之役，齊桓稱爵；城濮之戰，文公以霸。自後世言之，二公之功烈莫盛焉；自三王之時言之，不免爲罪也。首止之會、河陽之狩是也。夫子因其事而辭之，以明王道，故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古之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非有甚高難行之行、卓異之術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天下治矣。《書》曰：「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蓋典也禮也，皆天也。堯、舜之治天下，不越乎君臣父子之間，而禮以文之者也。故《春秋》誅一世子止，而天下之爲人子者莫敢不孝；戮一大夫盾，而天下之爲人臣者莫敢不忠。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氏之言，抑有由也。或曰：「孔子删《詩》、《書》，定禮樂，讚《易》道，三王之道，盡於此矣，而又作《春秋》，何也？」曰：五經論其理，《春秋》見之行事，《春秋》，聖人之用也。龜山嘗告人曰：「《春秋》其事之終歟！」學者先明五經，然後學《春秋》，則其用利矣，亦以此也。久矣哉，《春秋》之揜於傳註也！猶鑑揜於塵，不有人焉，刮垢摩光以還其明，則是後之學者將終不覩聖人之心，天下生靈將終不見

三代之治，而夫子生平之志將終不行。理必無是也，此伊川之所以有《春秋傳》也。近世説《春秋》者多矣。政和歲在丁酉，余從龜山先生于毗陵，授學經年，盡裒得其書以歸，惟《春秋傳》未之獲覩也。宣和之初，自輦下趨郏鄏，門人尹焞出以授予。退而考合於經，驗之以心，而參之以古今之學，蓋其所得者十五六。於《春秋》大義，譬如日月經天，河海帶地，莫不昭然。微詞妙旨，譬如璣衡之察，時有所見。用是掇其至當者，作《指歸》。又因前人纂集之功，分別條章，裁成義例者，作《釋例》。未知中否，要須雍容自盡於燕閑静一之中，遲之以歲月，積之以力久，優而游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則於《春秋》之學，其庶幾乎！

韋齋記

宣和三年，歲在癸卯之中秋，朱喬年得尤溪尉，嘗治一室，聚群書，宴坐寢休其間。後知《大學》之淵源，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自知辯急害道，名其室曰「韋齋」，取古人佩韋之義。泛觀古人有以物爲戒者，有以人爲戒者。所謂佩韋，以物爲戒者也。人之大患在於不知過，知過而思自改，於是有戒焉。非賢者孰能之乎？予始以困揜未能遂志，因作舫齋陸海中，且思古人所以進此道者，必有由而然。久之，乃喟然歎曰：自孟軻氏没，更歷漢唐，寥寥千載，迄無其人有能自樹立者，不過注心於外，崇尚世儒之語而已。與之游孔氏之門，入於堯舜之道，其必不能至矣。夫《中庸》之書，世

之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者也。而其始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終則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言何謂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而已。苟知所止，則知學之先後；不知所止，則於學無自而進矣。漆雕開之學曰「吾斯之未能信」，曾點之學曰「異乎三子者之撰」，顏淵之學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而孔子悦開與點，稱顏回以庶幾，蓋許其進也。此予之所嘗自勉者也。故以聖賢則莫學而非道，以俗學則莫學而非物。喬年才高而智明，其剛不屈于俗，其學也方進而未艾。齋成之明年，使人來求記於余。余辭以不能則非朋友之義，欲蹈襲世儒之語則非吾心，故以其常所自勉者併書之，使人知其在此而不在彼也。或曰：「韋齋之作，終無益於學也邪？」曰：古之人固有刻諸盤杅，銘諸几杖，置金人以戒多言，置欹器以戒自滿，聖人皆有取焉。苟善取之，則韋齋之作不無補也。

延平先生答晦翁云：「承録示《韋齋記》，追往念舊，令人淒然。某中間所舉《中庸》始終之説，元晦以謂『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即全體，是未發底道理，惟聖人盡性能然。若如此看，即於全體處何處不是此氣象？第恐無甚氣味爾。某竊以謂『肫肫其仁』以下三句，乃是體認到此達天德之效處。就喜怒哀樂未發處存養至此氣象，儘有地位也。」

誨子姪文

東鄰有千條家，子孫不肖，博奕飲酒，馳馬試劍，挾彈持弩，與群小爲伍，見士人則逃遁。西鄰有百貫家，子孫不羞里巷，不顧父母，日復如是。諸子前行，路人肉杖之，曰：「爲人子孫，固如是乎？」二家之長一日聚議曰：「吾二家子孫，不肖如是之深，治之恐傷骨肉之情，不治之則恐敗先君之業。若之何而爲是乎？」旁有客曰：「此乃至愚至賤之徒，終遭刑責而後已。吾將拉汝二人，訪諸南鄰萬斛之丈人，請問訓子孫之術矣。南鄰萬斛之家數十人，入孝出悌，文行忠信。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篇。閨門之內，肅肅如也；閨門之外，雍雍如也。君之子孫若是，夫何爲而至是也？」南鄰萬斛丈人曰：「吾之誨子孫也，非鞭非笞，非詬非罵，但寫唐文人杜牧《示小姪阿宜》二句，又寫本朝宰執諸公倣杜牧《示姪聯句》，又寫范文正公《家訓》、《題東軒壁》句，時人謂之東壁句，吾將示之。倣倣寫于東壁，示子孫尤佳。」東西二丈曰：「敬聞命矣，願得本以寫于壁焉。」

杜牧曰：「願汝出門去，取官如驅羊。」富鄭公曰：「願汝出門去，錦綉歸故鄉。」韓魏公曰：「願汝出門去，早早拜員郎。」范文正公曰：「願汝出門去，翰林著文章。」曾公亮曰：「願汝出門去，錦綉爲肝腸。」陳了齋曰：❶「願汝出門去，柱石

❶「陳了齋」，豫章書院本爲墨丁。

鎮岩廊。」真德秀曰：❶「願汝出門去，德行重八方。」其後蘇東坡打諢示子蘇邁曰：「願汝出門去，毋玷辱爺娘。」羅古人，即仲素先生也。族有不肖子數人，撰此以勉之，況其親子弟乎？此見仲素先生仁也。故曰：「仁者之言，其利博哉！」族人羅綽敬跋。

羅仲素先生，無書不讀，深造聖經之奧旨，有志於學，無志於仕，不求人知，人自知之。遠近之士，聞風慕道，踵跡而前，肩摩而袂屬也。予嘗得之誨子弟文，藏之以爲家寶。今鏤板以廣其傳，奉觀覽者誦其文而究其義，師其言而尊其人，爲尊長者勸焉，爲子弟者勉焉，其有補於風教豈細也哉！《傳》有之曰「君子之言，信而有證」，其先生之謂乎？然則信斯言也，宜書諸紳。隆興元年六月十五日，左奉議郎致仕賜緋魚袋孫大中敬跋。

與陳默堂書

從彥承喻：「聖道甚微，有能於後生中得一箇半箇，可以與聞於此，庶幾傳者愈廣，吾道不孤，又何難之不易也。」從彥聞尊兄此言，尤著意詢訪。近有後生李愿中者，向道甚鋭。曾以書求教，趨向大抵近正，謾録其書并從彥所作小詩呈左右，未知以爲然否？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❶「真德秀」，豫章書院本爲墨丁。按真氏生年晚於羅氏。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詩

觀書有感

静處觀心塵不染，閑中稽古意尤深。
周誠程敬應粗會，奥理休從此外尋。

自警

性地栽培恐易蕪，是非理欲謹於初。
孔顏樂地非難造，好讀誠明静定書。

示書生

知行蹊徑固非艱，每在操存養性間。
此道悟來隨寓見，一毫物欲敢相關。

顏樂齋

山染嵐光帶日黄，蕭然茅屋枕池塘。
自知寡與真堪笑，賴有顏瓢一味長。

邀月臺

矮作垣牆小作臺，時邀明月寫襟懷。
夜深獨有長庚伴，不許庸人取次來。後改云。
也知鄰鬭非吾事，且把行藏付酒杯。

延平先生云：「羅先生山居詩，侗記不全，只據追思得者録去《邀月臺》云云。侗見先生出此詩，後兩句不甚愜人意，嘗妄意云：『先生可改下兩句，不甚渾然。』先生改云：『也知鄰鬪非吾事，且把行藏付酒杯。』蓋作此數絶時，正靖康間也。」

送南劍王守歸

三年政化被生民，甘雨祥風溢劍津。解組幡然賦歸去，攀轅無計可留恂。

未把陽關三疊吟，且將謬句寫離心。千尋浩浩鐔溪水，別恨不知誰淺深。

勉李愿中五首

愿中以書求道甚力，作詩五首，以勉其意，然借視聽於聾盲，未知是否？

聖道由來自坦夷，休迷佛學惑他岐。死灰槁木渾無用，緣置心官不肯思。學道以思爲上。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惟狂克念作聖。」佛法一切反是。

不聞雞犬鬧桑麻，仁宅安居是我家。耕種情田勤禮義，眼前風物任繁華。

今古乾坤共此身，安身須是且安民。臨深履薄緣何事？祇恐操心近矢人。外吾聖人之學申、韓、佛、老，皆有書，在決擇也。

彩筆畫空空不染，利刀割水水無痕。人心但得如空水，與物自然無怨恩。吾道當無凝於物。

權門來往絶行蹤，一片閑雲過九峰。

不似在家貧亦好，水邊林下養疏庸。

自述

松菊相親莫厭頻，紛紛人世只紅塵。自憐寡與真堪笑，賴有清風是故人。

題一鉢庵

可憐萱草信無憂，誰謂幽蘭解結愁。欲得寸田斷荆棘，只消一作「祇應」。長伴赤松游。

挽吉溪吴助教 二首

室富真儒業，門多長者車。明經方教子，得第已榮家。性守仍知分，天然不愛奢。百年成古昔，行路亦咨嗟。

新生誇躑躅，舊德歎凋零。冷帶商岩月，光凌處士星。布衣難得禄，白首易窮經。追想今何在，溪流對洞庭。

顔樂亭用陳默堂韻

平時仰止在高山，要以亭名樂内顔。顛倒一生渾是夢，尋思百計不如閑。心齋肯與塵污染，陋巷寧容俗往還。堅守簞瓢心不改，恐流乞祭向墦間。

寄傲軒用陳默堂韻

自嗟踽踽復凉凉，糊口安能仰四方。目送歸鴻心自遠，門堪羅雀日偏長。家徒四壁樽仍緑，侯户千頭橘又黄。我醉欲眠

卿且去，肯陪俗客語羲皇。

濯纓亭用陳默堂韻

十載猶緇京洛塵，歸歟那復厠朝紳。君今談笑青油幕，我但巍峩烏角巾。江漢更從尼父濯，衣冠寧羡屈原新。欲賡孺子滄浪詠，會意須還舍瑟人。

題静亭

鼎創新亭静更幽，四時景象鎮長留。端如和氣裏談笑，恍若春風中泳游。排闥山供藍色重，凴欄水擁壁光浮。我來登賞無窮趣，好把詩篇與唱酬。

送延年行

延年，弟子也，不知何姓，以詩辭歸，先生因用韻而餞其行。

聖言天遠海潭潭，獨在潛心久泳涵。猥念百家非己好，妄將一貫與君談。賢如賜也才知二，學若陳亢只得三。此道誤來因自足，却隨鵬鳥話圖南。

再用韻送延年

心源寂静映寒潭，每欲操存更養涵。顧我日思攀劇論，荷君時與得高談。眼前舊識知多少，物外深交没二三。幸久相親頻握手，遽成分别又東南。

和延年岩桂

幾樹芬芳檀與沉，枝枝若占郄家林。風摇已認飄殘菊，日照渾疑綴散金。仙窟移來成美景，東堂分去結清陰。我今不願蟾宫折，待到蟾宫向上吟。

題德士退庵

牛頭山頂鏁煙霞，簷月松風即我家。筏渡有情新活計，袋空無物舊生涯。已將黄葉分双手，却擲白茅占一窯。會得懶慵歸去路，索然忘鳥更忘花。

賀田溪張公遷居

華構經營占地靈，濃嵐環合數峰青。豈止苟完公子方成室，趨訓兒孫已過庭。一時誇壯麗，定知百世享安寧。顧惟善頌非張老，衹貢湯盤往日銘。

和張公敘别古風

良工創新第，瀟洒侔洞府。經營未畢工，四面方興堵。蛟龍忽夜徙，空中震雷雨。親舊賀于門，主人迎孔户。連唤鳳兒來，藏書幾多部。爲我張廣筵，酬賓酌以旅。人謂主公賢，敦朴嗤峻宇。規模出心匠，務卑由乃祖。欲圖久安逸，勿辭暫勞苦。忠孝闡門家，詩禮光族緒。居室云苟

完，謙冲彌自處。玉石不分別，鶴雞謾爲侶。顧予局促輩，鄉評少推許。嘗遊莊嶽間，喜作齊人語。何幸天相之，皤然交鄒魯。早年欽大名，馳書聊以序。比來揖清風，談笑揮玉麈。見之名利盡，久侍豈無補？素志以深酬，青眼猶相與。默念湯盤頌，未爲傾肺腑。何當惠古風，錦綉施牋楮。妙曲誠寡和，取則憑柯斧。

先生曰：「白雲亭、獨寐龕、寄傲軒，皆有詩及銘記數篇。以紙蠹朽，録不能全。俟後搜尋真本，當得其録。」時嘉定己卯中春，屏山羅棠君美敬書。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附録上

事實

先生諱從彦，字仲素，劍浦之羅源人。羅源，昔曰上圃，先生遠祖遷于是鄉，聚族百餘，皆羅姓也，故改曰羅源。出先生曾祖文弼墓志碑。曾祖文弼，祖世南，父神繼，皆隱身不仕。先生自幼穎悟，不爲言語文字之學。及長，堅苦刻厲，篤意求道。初從審律先生吴國華游，已而聞龜山先生得伊洛之學於河南，遂往學焉。迺知舊日之學非也，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龜山倡道東南，從游者千餘人，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先生一人而已。嘗講《易》至乾九四一爻，龜山云：「曩聞伊川先生説得甚好。」先生遂鬻田裹糧，至洛見伊川，其所聞亦不外龜山之説。及歸，於是盡心力以事龜山，摳衣侍席二十餘載，盡得不傳之秘。《龜山語録》第三卷則先生所編也。

同門友默堂陳幾叟與先生俱游龜山門，情好尤密，定交幾四十年。默堂嘗云：「憶初從龜山，龜山以孟子「飢者甘食，渴者甘飲」與夫「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令先生思索，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先生思之數日，疏其義以呈龜山，曰：「飲食必有正味，飢渴害之則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道，不悦於小道而適正焉，則堯、舜人

皆可爲矣，何不及之有哉？」龜山云：「此說甚善，更於心害上一着猛省則可以入道矣。」先生一生服膺此語，凡世之所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先生清介絶俗，雖里人鮮克知之。郡人李愿中，新安朱喬年，聞先生得伊洛之學於龜山之門，遂執弟子禮，從之游。《晦庵年譜》云：「朱松，字喬年，少以詩聞。從豫章先生羅某游，則聞龜山所傳伊洛之學。」

初，李愿中以書謁先生云：「先生性明而修，行全而潔；克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多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見識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從之問學，終日相對静坐，只説文字，未嘗一及雜語。先生極好静坐，愿中退居室中，亦只静坐。先生令静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不惟於進學有力，亦是養心之要。相從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説，從容潛玩，有會于心，盡得其所傳之奥。先生少然可，亟稱許焉。紹興壬子，州學落成。八月上丁，先生以太守周侯綰之命領袖諸生宗昇、張元、侯符藻、廖援、張維、廖拱行釋菜禮，有洙泗齗齗氣象。舍人吕太中以詩敘之，龕諸夫子廟壁。今石刻在禮殿東廡下。

先生山居有顔樂齋、寄傲軒、邀月亭、獨寐龕、白雲亭，又池畔有亭曰「濯纓」。每自賦詩，默堂諸公皆有唱和，嘗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怨歎。」又曰：「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大奸必亂

天下，小過必微全人。」其著《遵堯録》歷言我宋一祖開基，三宗紹述，若舜禹遵堯，相守一道。迨熙寧間王安石用事，管心鞅法，甲倡乙和，卒稔裔夷之禍，未嘗不爲之痛心疾首也。又有《春秋解》、《毛詩解》、《中庸説》、《語孟解》、《議論要語》、《台衡録》、《春秋指歸》。晚就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卒於官，享年六十有四。子敦敘早歿，無嗣，喪不得歸者數年。其後族人羅友爲惠州判官，遣人扶護以歸，至汀州遇草寇竊發，遂寄葬於郡之開元寺。又數年，其門人李愿中始爲歸葬于本郡羅源黄滐坑之原，母夫人墳之側。教授公革云：「卒于汀之武平縣。」又一本云：「附葬于黄滐坑府君墓之側。」去縣二十里，墓久榛塞。嘉定六年，劉守允濟久聞先生之名，自到任後力加搜訪。遂得《春秋解》、《毛詩解》二書墨本，今藏于學。及《遵堯録》八卷，尚未脱藁。侯於是精加審訂，録《遵堯録》奏請于朝，乞宣付史館，外賜一謚號，以示褒表儒先之意。又得先生墓於荆榛頽圮之中，重新修甃，立石以表道，架亭以行祀，命教授方大琮率諸生致祭于墳所，每歲展祀無闕。又給官田，差人看守。撥官田計米一十二石一斗六升，令守墳人尤三老自行佃作，却於内以六石輸學中，爲每歲祀事之費，餘以給守墳之人。每歲寒食節教授率執事生員，備酒殺牲幣，親到墳下行禮。郡撥錢五貫，省助祭。

淳祐六年三月十七日，閩憲楊左史棟乞謚羅、李二先生，尋送太常博士陳協撰謚議云：「道德博厚曰文，言行相應曰質。師友淵源，洞明天理，非道德博厚乎？清介絶俗，著書有聞，非言行相應乎？請謚先生爲『文質』。」上可其奏。丁未冬制書下，戊申春到郡。夏五月，權郡丁倅鎔命推官

沈元忠率職事并其子孫詣墳所燎黄，禮畢而歸。

問　答

問龜山云：「横渠氣質之性如何？」龜山曰：「人所資稟，固有不同者，若論其本則無不善。蓋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無不善，而人則受之以生故也。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和則爲安樂人。及其有疾也，以氣不和而然也。然氣不和，非其常，治之而使其和則反常矣。其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横渠説氣質之性，亦云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强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水清者，其常然也，至於湛濁，則沙泥混之矣。沙泥既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水清之義歟！」

問：「知微之顯，莫只是戒慎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否？」龜山曰：「然。」因言有僧入僧堂，不言而出。或曰莫道不言，其聲如雷。莊周之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可謂善言者也。

龜山語先生云：「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著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略無毫髮髣髴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

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古通今爲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爲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問：「詩如何看？」龜山先生曰：「詩極難卒説，大抵須要人體會，不在推尋文義。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者情之所發也。今觀是詩之言，則必先觀是詩之情如何。不知其情，則雖精窮文義，謂之不知詩可也。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以謂『可與言《詩》』。如此，全要體會。何謂體會？且如《關雎》之詩，詩人以興后妃之德。蓋如此也，須當想象雎鳩爲何物？知雎鳩爲摯而有別之禽，則又想象關關爲何聲？知關關之聲爲和而通，則又想象在河之洲爲何所在？知河之洲爲幽閒遠人之地，則知如是之禽，其鳴聲如是，而又居幽閒遠人之地，則后妃之德可以意曉矣。是之謂『體會』。惟體會得，故看詩有味。至於有味，則詩之用在我矣。」

語先生云：「《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語先生云：「時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閑静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某所爲者如此。」

又云：「《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爲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

先生問：「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心底道理？」曰：「未言盡心，先須理會心是何物。」又問曰：「心之爲物，明白洞達，

廣大静一，若體會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未理會得心，盡箇甚？能盡其心，自然知性，不用問人。大抵須先理會仁之爲道，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是三者初無異也。横渠作《西銘》，亦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晦翁問延平云：「『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熹疑此二句乃弟子記孔子事。又記孔子之言於下，以發明之，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也。』」李先生應之曰：「侗嘗聞羅先生曰：『祭如在，及見之者；祭神如神在，不及見之者。以至誠之意與鬼神交，庶幾享之。若誠心不至，於禮有失焉，則神不享矣。雖祭何爲？』」

延平答晦翁書云：「侗自少時從羅先生學問，彼時全不涉世，故未有所入。聞先生之言，便能用心静處尋求。」

延平云：「昔聞之羅先生云：『横渠教人令且留意神化二字，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私吝盡無，即渾是道理，即所過自然化矣。』」

又云：「侗幸得早從羅先生遊，自少時粗聞端緒，中年一無佽助，❶爲世事淟汩者甚矣。所幸比年來得吾元晦相與講學於頽墮中，復此激發，恐庶幾於晚境也。」

李先生云：「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先生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嘗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先生令愿中静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

❶「佽」，原誤「似」，據《延平答問》改。

中，未發時作何氣象。不惟於進學有力，亦是養心之要。

李先生云：「侗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

《晦庵年譜》云：「朱松，字喬年，甫冠擢進士第，入館爲尚書郎，少以詩文名。從豫章先生羅某遊，則聞龜山楊氏所傳伊洛之學。」

晦翁云：「羅公清介絶俗，雖里人鮮克知之。」

又云：「羅仲素先生都是著實仔細去理會。」

又云：「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

龜山先生脱句。「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者，一人而已。」

羅博文云：「延平先生之傳，迺某伯祖仲素先生之道，河洛之學，源流深遠。」

《晦庵年譜》云：「延平先生受學于豫章羅先生，與韋齋爲同門友。」

晦庵門人問云：「李延平先生静坐之説，聞先生不以爲然，如何？」曰：「此亦難説。静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静坐則不可。若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静。嘗見李先生説：『舊見羅先生云説《春秋》，頗覺未甚愜意。不知到羅浮極静後，義理會得如何？』某心嘗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閙，如何看得道理出！」

晦翁祭延平文云：「惟時豫章，傳得其宗。一簞一瓢，凛然高風。」

諸儒議論闕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附録中

繳進《遵堯録》狀

劉允濟

臣聞言盡忠而得録於後者，固先賢之素志；事若緩而有切於今者，亦治世所樂聞。山林之士，雖弗急於功名；畎畝之中，未嘗忘夫君父。言不用世，事或遇時。司馬遷藏《史記》於名山，以俟後聖；孔安國得《尚書》于屋壁，悉上送官。人雖無速售之心，道豈有終窮之理！載念湮淪之斷簡，果逢熙洽之昌期。臣少挾槧鉛，長遊學校。久聞羅從彦爲閩名士，制行甚高。未得平生言行之實，每識尊聞欽慕之心。昨叨聖上之誤恩，來守延平之偏壘。始知從彦實爲郡人，問其世家，寥絶難迹；咨諸故老，搜索良勤。久而見《春秋》與《詩解》之累編，中乃有《聖宋遵堯録》之八卷，親書楷筆，自爲敘文。大抵以我國家一祖開基，列聖繼統。綱正目舉，無漢唐雜霸之未醇；君聖臣賢，若舜禹遵堯而不變。備述太宗，凡邊防事機之重，盡守規模；復言仁祖，承封祀宫室之餘，益加恭儉。揄揚丕憲，推本深仁。大而郊廟宫掖之嚴，次而朝廷郡國之政。或釋言以極發明之旨，或辨微以寓諷諫之誠。末陳元豐間改制之因，皆自王安石作俑之過。管心鞅法，創爲功利之圖；

章倡蔡隨，浸兆裔夷之侮。痛心疾首，杜門著書。在靖康丙午而已成，值金寇邊塵而莫上。八十九年，孤憤之氣，鬱鬱未伸；四萬餘言，剴切之文，彬彬可摭。臣以是見從彦道術精粹，議論正平。雖然，山澤之寒儒，蔚若臺閣之素宦。義由中激，言不詭隨。生同葵藿之所傾，殁與草木而俱腐。情誠可憫，忠永難磨。臣謹録成書，繳進黼座。欲望萬機之暇，特加乙覽之勤。儻有合於宸衷，幸宣付於史館。仍乞睿慈賜謚，如近朝尹焞、邵雍之儔；庶幾天下歸心，希古者下惠、少連之舉。非特慰遺忠於泉壤，亦將興大道於人心。臣還觀從彦，凡所立言，不愧今古。念無後嗣，可續聲猷。所圖斯文遭遇於聖明，庶使其名流傳於永久。言誠狂瞽，罪分誅夷。所有羅從彦元撰《聖宋遵堯録》八卷，謹繕寫成二册，實封隨狀繳進，須至奏聞者。

貼　黄

前　人

臣竊見故端明汪應辰、待制朱熹所撰延平李侗《行狀》、《墓志》，具言侗師羅仲素，且言故議龜山楊時，唱道東南，從遊甚衆，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仲素乃從彦之字，以是知從彦學有源流。臣到郡日，力加搜訪，或云從彦嘗應舉，就特科爲主簿。緣無子孫，别無證據。今觀所著書，只稱「延平羅從彦」，尚未脱藁。臣取元本，更加審訂，方敢奏聞，伏乞睿照。

又貼黄

前人

臣照得羅從彦既無子孫，荒墳一所，委之榛莽，深爲可憫。臣比類嘉定五年敕文内忠臣孝子墳墓量加封護一項，已行修飾，量給官田，差人看守，仍牒州學，每歲展祀無闕。如蒙聖慈，從臣所乞，以《遵堯録》宣付史館，外賜一謚號。即乞頒下本州，遵奉施行，併乞睿照。

請謚羅李二先生狀

楊棟

禮部狀，准淳祐六年三月十七日都省批下朝奉郎直秘閣福建提刑楊棟狀：「臣竊惟欲治天下者先正人心，欲正人心者先正學術。學術不正，則名實淆亂，是非顛倒，上無所折衷，下無所則傚。無所折衷，故上聽惑；無所則傚，故民志亂。民志靡定，則遺親後君之俗興，而天下之患從此始矣。故正學術以正人心，誠當今之急務也。恭惟聖朝天開文治，純公、正公二程先生崛興伊洛之間，聞道於元公周夫子，而遂造其至。續孔孟大公之傳，開萬世可久之業，本末一貫，人己俱立，堯舜復起，不易吾言。嗚呼盛哉！二先生没，門人傳其道者曰龜山楊文靖公。文靖傳之羅先生從彦，羅先生傳之李先生侗。時朱文公篤志講學，求師四方。後見李先生，聞所謂『默坐澄心，體認天理』之語，脱然知道之大本在乎是也，從遊累年，往復問辨，而卒傳先生之學。由

周程而來，其所傳授，❶本來源流，不可誣也。陛下嗣登大寶，首宗朱文公之道以風天下，其門弟子之賢者，亦蒙褒表，或賜美謚，甚大惠也。然朱文公之學，實師乎先生，獨未聞有以推尊其師者。豈以其師著書不多，不若諸人之論述詳而發明廣歟？不然，何隆禮於其弟子，而反遺其師也？夫天下之至善曰師。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此言爲道義而發。書之多寡，初不足計。且聖賢著述，皆非得已。孔子曰：『予欲無言。』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顏子不著書，實爲亞聖。然而《論語》必以《堯曰》終篇。孟子末章歷敘堯舜至孔子，而韓愈《原道》之作，所謂以是傳之，必謹擇而明辨者，所以示萬世之公傳，率天下以正道，實至重至大之事，不可忽也。觀朱文公所稱羅氏曰：『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公一人而已。』其稱李氏曰：『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在乎是也。』然則朱文公之所得於李先生，李先生所得於羅先生者，厥或在此而有出於文字詞義之表者可知矣。今天下學士，家有朱氏之書，人誦朱門之語，而其切要遠大，精實中正，得之心而見於行，則知者鮮焉。是徒誦文公所著之書，而不知文公所傳之道。若非明示正宗，使天下曉然識所趨向，以求造夫至善之地，棟恐名實淆亂，是非顛倒，文公之書雖存，文公之道將喪矣。故竊以爲，欲明文公之道，莫若尊文公之師。棟濫將明指，咨諏閩部，實在羅、

❶「所」下，原衍一「所」字，據豫章書院本、文淵閣本删。

李二先生之鄉。而平生之志，頗知景慕，用敢列其事以聞，欲乞聖慈探聖學之傳，重師道之本，以其所以尊崇朱文公者而推尊其師。等而上之，以及羅氏，各賜美謚，昭示寵褒，表勵方來，庶幾伊洛之學不淪於言語，朱氏之書實見於踐行。豈惟二臣潛德發揮，其道光大，而於損文華以崇德行，正學術以正人心，實非小補。」尋送太常寺丞通直郎太常博士兼景獻府教授陳協撰到《羅先生謚議》，節文曰「生有爵，死有謚」。云云。

謚議

陳協

「生有爵，死有謚」，故爵隆者然後得謚，所以示其節也。至於蘊德丘園，而其立言有補於當世，可傳於後學，則節惠之典，出於朝廷之特命，又不可拘以常制也。若羅公從彥，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初龜山得伊洛之學，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輩流中推公一人而已。當徽廟時，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郡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文公熹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於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者，其端皆自公發之。公延平人，既没之後，家無子孫，故其遺言不多見於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加搜訪，得公所著《遵堯録》八卷，進之於朝。其書四萬言，大要謂藝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石作俑，創爲功利之圖，浸兆裔夷之侮。是其畎畝不忘君之心，豈若沮、溺輩素隱行怪之比邪？謹按謚法：「道德博厚曰文，言行相

應曰質。」公師友淵源，洞明天理，可謂道德博厚矣。清介絶俗，著書有聞，可謂言行相應矣。請謚爲「文質」。云云。謹議。

尋請官覆議。朝散郎尚書考功員外郎兼禮部郎官周坦撰到《故羅先生覆謚議》，節文曰。云云。

覆謚議

周坦

士有處身隱約，而道德問學足以師表來世，雖生無一命之爵，身没之後，斯道之傳愈久愈光，所以爲人心綱常之標準者，關係甚大，則沿流遡源，節惠之典，安可闕也？羅公從彦，不求聞達於世，胸次抱負，不少概見。獨得其大者，所謂道德問學之淵源，上承伊洛之正派，下開中興以後諸儒之授受，昭然不可泯也。公受學龜山之門，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同門皆推敬之。義理之學，正鬱於時，一綫之緒，賴是得以僅存。觀其在羅浮山静坐三年，所以窮天地萬物之理，切實若此。著《遵堯録》一篇，述皇朝相傳，宏模懿範，及名臣碩輔，論建謨畫，下及元豐功利之人，紛更憲度，貽患國家。撮要提綱，無非理亂安危之大者。公之學其明體適用，略可推矣。奉常謚公曰「文質」，於法爲宜。五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依。

右劄付本家。照會准此。淳祐七年十月。

謚告闕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附　録　下

見羅先生書

李侗延平先生

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其在方册，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也。孟氏之後，道失所傳，枝分派别，自立門户，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群，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耳，謂之熄焉可也。夫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其術賤，其能小，猶且莫不有師。儒者之道，可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明而參變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爲之大哀邪！恭惟先生鄉丈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矣，况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於千五百歲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欲操祓篲以供掃除，幾年于兹矣，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先生想不謂其可棄也。且侗之不肖，今日拳

拳欲求教於先生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禄也。抑侗聞之，道之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飢、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飢寒之患者，遑遑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没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然飢而思食，不過乎菽粟之甘；寒而求衣，不過乎綈布之温；道之所可貴，亦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行之以仁義忠信而已耳。捨此之不務，而必求夫誣詭譎怪，可以駭人耳目者而學之，是猶飢寒切身者，不知菽粟、綈布之爲美，而必期乎珍異侈美之奉焉，求之難得，享之難安，終亦必亡而已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妄意於此，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孳孳矻矻爲利禄之學，兩終星紀。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静語嘿之間，目擊而意會也。身爲男子，生在中華，又幸而得聞先生長者之風十年，于今二十有四歲矣，茫乎未有所止。燭理不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摇，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揀焉而不净，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猶飢寒切身者求充飢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爲先生長者之累哉！聖學未有見處，在佛子中有絶嗜慾，捐想念，即無住以生心者，❶特相與遊，亦足以澄汰滓穢，洗滌垢坌，忘情乾慧，得所休歇，言蹤義路，有依倚處，日用之中，不無益也。若曰儒者之道可會爲一，所以窮理盡性、治國平天下者舉積諸此，非自愚則欺也。衆人皆坐侗以此，而不知侗暫引此以爲入道之門也。仰惟先生不言而飲人

❶「住」，原作「往」，據豫章書院本、文淵閣本改。

以和，此句重出恐有誤。接物而與之爲春，未占而乎，無有遠邇，此侗所以願受業於門下，以求安身之要。故吾可舍，今我尚存，昔之所趨無塗轍之可留，今之所受無關鍵之能礙，氣質之偏者將隨學而變，染習之久者將隨釋而融。啟之迪之，輔之翼之，使由正路行而心有所舍，則俛焉日有孳孳，死而後已。侗當守此，不敢自棄於門下也。

答羅仲素書

胡安國字康侯，文定其謚也。

安國頓首主簿足下：記居南北，尚昧平生。往歲乃辱惠書數千里之外，并示所著《春秋指歸》。備覽二序，惟賢者欽慕聖門之篤，良慰孤想。書詞宜即報，會兵戈紛擾，久不果。重念雅意不可虛辱，聊有所聞。夫《春秋》大要明天理。世衰道微，臣子弒君，妾婦乘其夫，夷狄侵中國，天理滅矣。聖人爲是作《春秋》，戒履霜之漸，明嫡妾之別，謹夷夏之辨。其微辭隱義，抑縱予奪，是非進退，必多求博取，貫通類例，未易以一事明也；必心解神受，超然自得，非可以聞見到也。觀百物然後知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今足下乃謂誅一世子止而天下之爲人子者，莫敢不孝；戮一大夫盾而天下之爲人臣者，莫敢不忠，切恐其言之過矣。且許止以不嘗藥而書弒，趙盾以不越境而書弒，鄭歸生以憚老而書弒，陳乞以流涕不從而書弒。至於欒武子親弒其君州蒲而不書，楚公子圍親弒其君郟敖而不書，鄭公子騑親弒其君而不書，邴歜、閻職罪歸齊人而不以盜稱，里克、甯各存其官而

不以賊討，❶《春秋》舉法曷爲輕重不倫如此哉！使後世君子致疑經傳，著論排之，聖人精意愈晦而不明也，則有由矣。《春秋》大法，既晦不明，而謂能使亂臣賊子懼，則亦妄矣。夫聖筆誅亂臣，討賊子，其法至詳，先儒皆秘而未之發也，宜熟思之。足下又謂因孔子答顏淵爲邦之問，而知《春秋》爲百王不易之通法，不知於二百四十二年間兼用虞、夏、商、周之法，如夏時、商輅、周冕、韶舞之類者，果何事乎？得與《指歸》備覽，并以見教，以啟發其所未聞，不勝幸甚。

安國頓首。

答羅仲素書 原闕

陳　淵

《語孟師說》跋

陳　淵

予與仲素定交幾四十年，憶初從龜山，龜山以孟子「飢者甘食，渴者甘飲」與夫「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令仲素思索，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仲素思之累日，疏其義以呈龜山，曰：「飲食必有正味，飢渴害之則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道，不悦於小道而適正焉，則堯舜人皆可爲矣，何不及之有哉？」龜山云：「此說甚善，但更於心害上一着猛省留意，則可以入道矣。」仲素一生服膺此語，凡世之所嗜好一切禁止，故

❶「甯」下，疑脫一「喜」字。

學問日新，尤不可及。自非龜山抽關啟鑰，而仲素於言下省悟，何以臻此？使仲素而不死，則其精進此道，又豈予之所能知哉？今日李君愿中，以其遺書質予，其格言要論，自爲一家之書，閲其學益進，誦其言益可喜，信乎自心害而去之也。自仲素之亡，傳此書者絶少。非愿中有志於吾道，其能用心如此之專乎！既録一本，以備玩味。今録其書，併以仲素之所授於龜山者語之，以俟異日觀其學之進，則此語不無助焉。紹興辛酉正月元夕後三日，庵山陳淵謹書。

韋齋記跋

石墪

吏部朱公尉尤溪時，命其燕居之齋曰「韋」。郡之儒先羅公仲素記之，吴郡户曹曹君令德銘之。宣和六年更兵火，棟宇易置。乾道七年，墪猥當邑，寄公之子編修先生仲晦父適以事來，墪學于先生者，相與訪故韋齋所，得小室，雖非其舊而風景不殊。遐想高蹤，歎慕不已。先生亦泫然流涕，因出張舍人安國所作齋榜二大字，墪請揭之，併刻記銘，以成公志。惟公道學高妙，充之於身，洪纖中節，猶懷辯急之慮，而有佩韋之警。夫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公之謂歟！

題集《二程語孟解》卷後

羅革

族兄仲素篤志好學，推研義理，必欲到聖人止宿處。以王氏解經釋字，雖富贍詳

備，然終不得聖賢大學之意，遂從龜山游，摳衣侍席二十餘載。獨聞至當，得洛中横渠語論頗多，乃編成《語》《孟》二《解》，記當時對問之語，不加文采，録其實也。廖仲辰於龜山門下與仲素爲友，得其本録之。庚戌、辛亥中來聚生徒于南齋，羅源南齋也。授予此本。廖諱衙，爲龜山之姪壻，議論尤得壼奥。程氏，西洛人。明道先生，諱顥，字伯淳，明道其號也。伊川，諱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横渠先生，陜西人，姓張，諱載，字子厚，與伊川兄弟同時。龜山，諱時，字中立，在洛中爲入室高弟，仕至工部侍郎，世居將樂。仲素，諱從彦，以特奏中下科，蓋吾族後山之裔，後山乃羅源之後山。享年六十有四歲，自廣回，卒于汀州之武平縣。紹興壬申六月念八日，弟革因閲此書，記于汀州教授廳云。

題義恩祠壁

盛　木

從彦，先生名也；仲素，先生字也；博羅主簿，先生官也。先生姓羅氏，與宗約王父殿撰公五世兄弟也。先生稔聞伊洛之學，師事龜山楊先生，得所未得，聞所未聞。嘗從龜山講《易》至乾九四一爻，龜山云：「曩聞伊川先生説得甚好。」先生聞之，鬻田裹糧，至洛見伊川。歸語龜山，其説亦不外龜山，於是盡心力以事龜山，得不傳之妙。此先生之學也。先生無嗣，諸經解遺文在諸從學者家。《春秋解》昔宗約處見之。此先生之文也。先生同殿撰公隸業於義恩寺，後繪先生遺像，從祀于先世香火之側。蓋其寺先生八世祖捨田所創故也。宗約官

桂林，木自廣西從宗約歸延平。宗約西行改秩，館木此寺以俟其歸。嘗聞宗約講及先生道學梗概，今拜先生遺像，起敬起慕之餘，拾舊所聞，輒敢僭易書于祠側之壁，復係之以辭云：

先生之學，精一之學。先生之傳，伊洛之傳。至道無文，至學無詞。以心傳心，天地不知。先生之道，天人之師。其道光大，有俟他時。揭來瞻慕，後學得依。

時紹興乙亥十月廿日東里盛木仁叔題。

書《議論要語》卷後

羅博文

伯祖先生《議論要語》得之於眉人石安民大任，其仲父道叟公輸，紹興乙卯嘗爲延平學官，獲此，題云：傳之郡人彭君。今先生云亡，無所取證，恐兵火之後，飄散未可知。觀其議論高致，真有用之學。致主庇民，修身養心，盡在於斯，於是知先生之學不爲空言也。歸當以示友人朱元晦而審訂之。時乾道丙戌十月，寓成都燕堂羅博文敬書。

題羅仲素顏樂亭

陳淵

亭名顏樂枕高山，自有行藏遠契顏。玉陛不求千載遇，蓽門贏得一生閑。❶簞瓢陋巷堪遊衍，富貴浮雲任往還。更續洛川求所學，會傳餘論落人間。明道先生有《顏樂亭

❶「贏」，原作「嬴」，據文淵閣本改。

銘》。

題羅仲素寄傲軒

陳淵

南窗何似北窗凉，寄傲乘風各有方。俯仰尚嫌天地窄，卷舒寧計古今長。酒斟盞裏浮醅緑，菊採籬邊滿眼黄。萬事醉來俱不醒，時飛清夢到羲皇。是日重九，先生置酒，故云。

題羅仲素濯纓亭

陳淵

涉世誰能不染塵，幸無塵土點簪紳。滄浪解洗許由耳，醹醁還澆靖節巾。心地已非汙可染，盤銘自警德常新。此亭要與名俱永，不信西風能汙人。

上舍辭歸

李延平

學道求師久劍潭，豈緣枯朽預濡涵。致知事業同歸理，克己工夫判立談。未借老商顔笑一，已諧韓氏俗重三。過庭若問論詩禮，應問從誰學指南。

和羅仲素寄子静長篇見《默堂文集》

陳淵

豫章先生遺藁序闕

胡清獻

二

馮夢得

豫章羅先生潛思力行，任重詣極，上接伊川、龜山之傳，下授延平、晦庵之學，東南學者，未能或之先也。余後七十歲而生，異時聞先生在羅浮山静坐三年，所以窮極天地萬物之理。遵堯序録，其言帝王行事之道著焉。《春秋》等解，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焉。詩記柬牘，其言講明自得之旨深焉。屬時多故，賫志而歿，道之不行有以也。咸淳庚午十月既望，先生之從孫泰孫，出此編示余於龍津驛舍，且求鄙言序其首。余惟先生之道德學問，聞于朝，録于太史，傳誦于天下之經生學士，固不待遺藁而顯，而此藁亦不待此敘而傳。然不辭者，自以生髮未燥時，已知敬慕，今六十五年矣。「泰山巖巖，魯邦所瞻。」若獲掛名於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人弟子之末，豈非疇曩之至願也哉！春木之芚兮，援我手之鶉兮。茫茫九原，愛莫起之。後學馮夢得敢拜手稽首而爲之書。

豫章先生遺藁跋

黄大任

濂洛接洙泗之正傳，蓋漢唐數百年之所未有。考亭集濂洛之大成，所傳聞者龜山，所聞者豫章，所見者延平。三先生皆劍津人，一脉相傳，又他邦之所未見。龜山先生云：「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一人而已。」晦庵《祭延平文》云：「惟時豫章，傳得其宗，受於前而授於後，猶水木之有本

源。」天下知敬豫章先生非一日矣。初心先生所謂不待遺藁而後顯，信夫。羅君以其編輯之勤益求其在我者，使驗之於心，體之於身，無一忝焉。是亦先生之所望於後人也。「孔顔樂地非難造，好讀誠明静定書」，誦先生之言，以爲君勉，可乎？咸淳六年臘後五日，建安黄大任謹書。

二

劉將孫

《學記》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此之謂務本。」至哉言乎！此師友之定論也。考亭朱氏出延平李氏，延平出豫章羅氏。今朱氏之書滿天下，延平、豫章之遺言緒論未有聞者。將孫一來延平，適兵革之後，慨然求之耆舊問。久乃得《延平問答》，其詞語渾朴，皆當以三隅反者。且自謂：「不能發揮以文。」又久之，得豫章家集，所傳者寥寥僅見，又非延平比。愚於是益信二先生之所以上接伊洛，而下開考亭者。或曰：「其簡也若是，道烏乎傳？」余作而言曰：「兹道之所以傳也。」子曰：「余欲無言。」又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言語之道盛，而自得之學隱矣。二先生之自得者，有不能得於言也；其所以傳朱氏者，亦不在於言也。朱氏之得於二先生者，亦有不能言者也。而朱氏之所爲言之長者，其所授者無二朱氏也。朱氏之言不得已而言者也，而世之求道者往往必求之言也。則吾爲斯道，慨然於此久矣！此集鳩集勞矣，寶守尤不易，正亦不必他求而附益之。先生之所以爲先生者，不在此。蓋嘗拜先生之睟容矣，光風

霽月，玉色金聲。劍山青青，劍水流清。徘徊瞻極，何往而不聞金石絲竹之音也。元貞第二春廿有二日，廬陵後學劉將孫拜手書先生從孫鄞叔所藏家集後。

三

揭祐民

先生大節，簞瓢如顏，質問如曾，言志如點，雍和如仲弓。宜師友相傳，謚議相尚，巍乎冠冕，追祀千載也。間世之姿，遭時之窮，小人在位，君子在野。當王安石用事，先生知其管心鞅法，使正人斥逐，舉網幾盡。[1]先生明哲保身，時及靖康，有「也知鄰鬪非吾事」句，豈忘平昔禹稷之心哉！思不出其位，靜交聖賢，遠遡伊洛，不取於彼而詣極於此，安吾素也。著書立言，幽而光，潛而微，充前拓後，而窈冥者，莫可測識。其書初也散亡滅没於鄉里中，莫知所求。惟天不泯斯文，後死者有幸。許氏乃密購遺本於欲燔未燔之際。豫章之美采，干將之寶氣，有藉而存。許源以儒學任南平教職，亟鋟諸梓。

適予過搩之年，切朝聞之念，辱舉示教，讀而忘饜，知九原爲重起也。源復語予，以是書當與延平先生文集並行，[2]遂決意藏諸書院之古犧洞，庶託永久。山高石堅，猿聲歲年。呵護之專，誰能舍旃？謹跋。後學盱江揭祐民從年父。

[1]「網」，豫章書院本、文淵閣本作「綱」。

[2]「與」，原作「以」，據豫章書院本、文淵閣本改。

四闕

宋　遇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外　集

延平書院志

嗚呼！自龜山没而斯文之統賴先生以有傳，不幸山頽梁壞，乃在蠻荒數千里之外留滯數十年而後歸葬。是以嘉言善行，散失不傳。然朱文公嘗謂：「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者一人而已。」則先生之學術可知矣。又云：「羅公清介絶俗，雖里人鮮克知之。」則先生之操守可知矣。先生嘗論舜盡事親之道，則曰：「天下無不是底父母。」陳了翁聞而是之，曰：「唯如此，❶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❷彼子弑其父，臣弑其君，嘗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片言之間，足以扶三綱、立五常如此，則其言而世爲天下法者可知矣。遺書有《春秋指歸》、《春秋釋例》、《春秋集説》及《遵堯録》，其規模之大，條目之詳，該貫之博，考核之精，使其得志於當世，則舉而措之事業又可知矣。其學一傳而爲李延平，再傳而爲朱文公，始集大成，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繼往聖而惠來世者如此。學者自流泝源，可不知所自哉！

❶「唯」，原脱，據本書卷十四補。

❷「爲」，原作「焉」，據豫章書院本、文淵閣本改。

誌釋菜事

教授石公轍

紹興二年壬子，州學落成。八月上丁，惠州博羅縣尉羅從彦，以太守周侯綰之命，領袖諸生宗昇、張元、侯符藻、廖援、張維、廖拱同行釋菜之禮，有洙泗齗齗氣象。而吾友吕居仁舍人以詩見褒，不免有過情之譽，然意在紀實。謹刻石而龕諸夫子廟壁，俾來者有感發焉。會稽石公轍道叟謹誌。

燎黄祝文

通判丁鎔

維淳祐八年，歲次戊申五月朔二十六日癸酉，朝散郎通判南劍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權州事丁鎔恭覩制書，特賜故羅先生書謚「文質」。敬委從事郎南劍州軍事推官書院錢糧官沈元忠，燎黄于墓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而祭之曰：「生有爵，死有謚。士藴德，乃特賜。維先生，學楊氏。推詣極，一人已。授延平，暨朱子。集大成，公啟秘。丘園湮，恩未賁。昔劉侯，曾表異。録遵堯，請于帝。歲三十，俞音閟。會平舟，適將指。夙景慕，申前議。下太常，考行事。曰文質，公有是。謚告頒，勸善士。鎔攝符，率官吏。告于祠，薦牲配。兹燎黄，祭掃地。刻堅珉，上賜侈。公不亡，千萬祀。」

祭文

劍守劉允濟

維嘉定六年，歲次癸酉十二月丁酉朔

二十八日甲子，朝奉大夫權知南劍州軍州事劉允濟，謹具清酌庶羞之奠，俾迪功郎南劍州州學教授方大宗，❶率諸生致祭于有宋羅仲素先生之墓。嗚呼！大道之南，鼎峙鐔津。前後相望，龜山、延平。嗣源演流，實維先生。龜山之門，受業者千。潛思詣極，獨推一人。析萬理之精微，測六藝之渺深。凡厥立言，大猷是經。遵堯之編，上媲典墳。謂茲成憲，萬祀丕承。推先生之志，豈徒傲睨一世，素隱行怪，若沮溺之倫哉！曾不百年，莽然遺蹤，豈無他人，子孫繩繩。徒登牲牢於鄉校之從祀，顧遺松楸於空山之悲風。允濟假守此邦，素尊所聞。訊故老之往實，得兆域於將湮。固斬板之舊封，夷隧徑之嵚嶔。守冢者復，展祀有亭。庶期先生，以妥厥靈。尚髣髴平生之微吟，邀斯月兮濯斯纓。此邦人士，近先生之居，去先生之世未遠，盍興起乎斯文。蕙肴椒漿，聊薦苾芬。

二

石公轍

惟公稟德醇厚，問學淵源，信道之篤，衛道之堅，識與不識，咸稱其賢。士蔽於俗，削方破圓，沉迷利禄，莫之或痊，蕪没道真，離析聖言，心到之學，廢而不傳。公憫斯道，求覺之先，伊水之涯，太白之巔，裹糧擔簦，講貫精研，道志其妙，見此純全。詩書禮易，靡不貫穿。解釋麟經，盈積簡編。褒貶之旨，如鑑蚩妍。往遊羅浮，意氣仙仙。欲成其書，歸胡不遄？孰詰此理？

❶「宗」，豫章書院本、文淵閣本作「琮」。

彼蒼者天。嗚呼！不豐其禄，而豐其德，不與其命，而與其年。輱軻一生，其志可憐。了齋之知，龜山之聯。道同志合，與公齊肩。皆達其志，何公獨捐？早慕盛德，心旌已懸。晚官延平，冀奉周旋。弛擔之初，首訪丘園。翩然南遊，日望歸船。遽以訃聞，涕淚潸然。駑駘下乘，誰縶誰鞭？問路莫指，求魚何筌？迎拜公柩，悲深痛纏。自何能穀？起于九原。謹以寓奠，情文曷宣！

三

高斯得

昔在龜山，倡道南服。士遊其門，雲合霧集。顯允羅公，表表獨立。篤學力行，深思默識。飢食渴飲，道所從入。未發之中，静觀自得。淵源所漸，以有信國。爲萬世師，立我民極。斯得無似，備使于兹。職在勸學，維政之基。舍菜之後，蘊藻是持。尊禮風勵，存乎其辭。先生如在，其昭鑒之。

時寶祐二年八月也。

與教授公書

李侗

侗頓首再拜鼎元秘教尊兄座前：侗不見顔範甚久，咫尺時聞動静，深以自慰。梅雨方鬱，伏惟燕居爽愷頤神，尊候萬福。侗塊處山樊，絶無曩昔師友，不聞道義之訓。朝夕兀坐，賴天之靈，尚得以舊學尋繹，以警釋貧憊而已，其他亦何足言？苦於無侣，可以縱步。前造齋館，以承近日餘論。臨紙馳情未間，伏冀順序，爲遠業加衛，以

須陞用，至扣，至扣，乘便謹上狀，不宣。重午後一日，侗頓首再拜上。

又小簡借《遵堯》、《台衡録》

李侗

侗向承見喻，舊寫得羅先生《遵堯》、《台衡》二録，欲望頒示一觀。若蒙寄附便來，甚望。蓋兀坐絶無過從，正賴師友之説，散胸中潰潰耳。有吾兄昔日唱和佳篇，亦冀不外相示，看畢，即上納也。

侗再拜。

教授公復書

某再拜：仲辰詩甚佳。廖衙，字仲辰，羅先生友人也。不謂志趣如此，乃不永年，天於善人何如邪？可歎！可歎！《遵堯》、《台衡》二書，乃爲八一哥取去，八一哥，恐是先生之子，諱敦敘者。可惜忘録。此子近聞其爲絶世也。既趨向異途，存在罔知，但可太息耳。

某再拜。

與教授公書

李侗

侗頓首再拜鼎元秘書契舊：昨便中傳示誨幅，并録示盛製，一覩心畫，如見顔角。玩味以還，慰感未易可言。區區欲即嗣狀，竊聆車馬近與日者他適，以故未果於奉書，惟積傾仰耳！秋暑尚熾，遠惟即日以還，慶侍尊候，動止萬福。侗塊處山間，絶無過從，賴有經史中古人心迹，可以探賾。雖粗能遣釋朝夕，然離群索居，不自知其過者亦多矣，尚何敢疏一二於吾兄者邪？忽得不

外損示所志,❶一一諦思,足見別後造道之深,欽服！欽服！侗文采鄙拙,未嘗輒敢發一語。近爲朋游見迫,有一二小詩,輒不揆録去求教,取笑而已,非敢以報來辱也。便次有以警誨者,千萬勿悋,至懇！至懇！咫尺未期會合,且冀勉勵,以赴省闈大敵。行席巍科,爲交游慶！此外加愛爲禱。

七月十四日,侗頓首再拜。

答延平先生書

陳淵

仲素晦迹求志,人罕知者。吾友獨能自拔流俗而師尊之,其爲識慮豈淺淺者所能窺測！聖學無窮,得其門者或寡,况堂奧乎！孔子之門,從游者三千,獨得顏子爲殆庶,又不幸短命,道之難也如此。世之儒者捃摭前修紙上語,自以爲有得於聖人,讙讙訩訩,莫知其非。甚矣！其可哀也。云云。用是慶吾道之不孤,而喜朋友之得人,不獨今日也。

又

陳淵

自仲素老友之亡,龜山先生繼迹,舊學荒廢,無所就正,獲罪於往日從游之賢者多矣。方兹待盡丘壑,朝廷不知其愚,置在要地,平生自誑,一旦暴露,益復難處。想雖如吾愿中之恕,恐亦不能揜其惡也。用是日念在朝轉求外補,以畢餘境,尚賴忱誨,

❶「損」,文淵閣本作「指」,疑是。

洗滌積垢，而來教過奬，何以當之？ 行親杖屨遠，紙言不能盡。

豫章羅先生文集卷第十七畢

豫章羅先生文集增補

《直齋書録解題》之《遵堯録》解題❶

《遵堯録》八卷，延平羅從彦仲素撰。從彦師事楊時，而李侗又師從彦，所謂南劍三先生者也。從彦當靖康初，以爲本朝之禍，起於熙、豐不遵祖宗故事，故採四朝事爲此録，及李沆、寇準、王旦、王曾、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司馬光、程顥名輔巨儒十人言行，附於其後。末有《別録》一卷，專載司馬光論王安石、陳瓘論蔡京奏疏，欲上之朝，不果。嘉定中，太守劉允濟得其書奏之，且爲版行。

重刊羅先生文集序❷

歐陽佑

天下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者歸諸聖，造道者歸諸賢。夫聖不可尚已，聖而下者能幾何哉？是故流連光景，嘲弄風月，言之技也；勦取影響，掇拾緒餘，言之陋也；叛道背經，立門築室，言之蠹也；飾章繪句，踵謬承誤，言之雜也。有識君子皆陋之，即使或災於木，曰文矣文矣，其何以信今而傳後耶！惟有精思力踐，超穎妙悟，遠承師傳，深契道體，微之而順情理性，顯之足以經世宰物，近之而章程一代，遠之

❶ 此文據《直齋書録解題》卷五增補。

❷ 此文據清同治福州正誼書院刊《羅豫章集》增補。

則足以垂憲百世，小之而化家範國，大之則足以擴天地，横四海。夫若是者，言之善歟，文之精歟。惟宋諸先生，自周濂溪、程明道、伊川兄弟鳴於西北閒，俾聖學大明，如日星麗天，江海行地，固爲世道慶。自龜山載道而歸也，程師即喜之曰：「吾道南矣！」然或繼承匪人，抑何以演其源，而揚其波耶？幸有豫章羅先生，受業龜山之門，獨得不傳之秘。故自有先生之學，一傳而爲李延平，再傳而爲朱晦庵，由是海濱鄒魯，於斯盛哉！乃今讀豫章之集，遵堯有録，議論有要語，雜著有題詠，誨子姪有書文，夫皆起自身心，出於至誠。以爲心則善身，以化民則善俗，以達天下則善治，其有功於世教豈小補云。余來董延郡庠，景慕先哲，披閱往訓，每以舊集年久漫漶爲惜。庠生文明爲先生遺裔，乃取舊集新之，索余言以序。余嘉其能不墮祖德也，而紀諸首。時隆慶五年春三月初十日，延平府儒學教授分宜歐陽佑序。

豫章文集序❶

張泰

泰嘗讀《孟子》稱舜大孝章，至延平李氏註有曰：「昔羅仲素語此云：『秖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徐而思之，已知先生立言垂訓之緒餘矣。初未嘗獲覩所謂《豫章文集》也，暨筮仕知沙陽，明年春二月適令提學憲副豐城游公按節考校之暇，手以是集授泰曰：「是廼豫章羅先生遺文，

❶ 此文據文淵閣本增補。

前進士曹道振編次校正，梓行于世久矣。正統戊辰燬于兵燹殆盡，其幸存者僅見此本，亟圖鋟梓，以廣其傳可也。」泰對曰：「謹受命。」自是退食之餘，披誦累閱月，於是益有以知先生淵源之所自。蓋先生初受學于龜山之門，聞龜山講乾九四爻義曰：「伊川説得甚善。」即鬻田裏糧適洛中求教於伊川，竟不外龜山之説，既而南歸，益肆力於聖賢之學。晚就特科，授博羅縣主簿。居羅浮山中，静坐三年，以觀天地萬物之理，超然自得而不滞於言語文字之末。故龜山之門從游者衆，求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先生一人而已。今觀集録彪分臚列，大而君臣父子之倫，小而事事物物之故，以至於道德性命之奥，靡不該悉，則是書不可以不傳於世明矣。或曰：傳其書不若明其道，求諸言不若求諸心，是固然矣。然而聖賢之道具於心，聖賢之心形於言，不得於言而能得其心者鮮矣，不得其心而能得其道者未之有也。學者苟能即其書以玩其言，則心與道可得而言矣。夫六經、四書皆道之所存也，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建極保民，孔、曾、思、孟之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之所以著書立言，舉不外乎是。先生上承伊洛、龜山之統，下啟延平、晦庵之傳，斯文一脈，萬世是宗，而可不因其言以求其心，傳其書以明其道也邪？是用重鋟諸梓，以廣其傳，與四方君子共之，凡有志者獲覩先生是書，口誦心惟而力行焉。生乎百世之下，而有以傳先生之道於百世之上，窮則淑諸人，達則善斯世，則於風化之萬一庶幾或有小補云。成化八年龍集壬辰十二月甲子日，賜進士文林郎知沙縣事後學嶺南張泰拜手謹序。

重刻豫章先生文集序[1]

明知府姜文魁

道學之傳，自孔孟而下，寥寥千載。迨宋，天啟奎文，真儒輩出。周、程以來，楊龜山出於將樂，羅豫章、李延平出於南平，朱晦庵亦産自尤溪。延平一郡，而四賢繼生，以明道爲己任。楊傳於羅，羅傳於李，李傳於朱，當時號爲鄒魯之邦。而程子道南之言，蓋亦至誠前知也！夫予竊慕群賢道軌，幸守是邦。適羅先生十一世孫存德告葺舊祠，以崇祀事。復觀龜山、延平各有書院，惟豫章尚爲闕典。卜其地得城西舊縣基，寬廠可以妥神明，可以展禮文，可以育士類。具請其事於當道，時上命侍御徽之程公、鄞之王公按治是邦，咸敦尚儒賢，允其所請。遂偕寅寮，同府武寧萬君廷彩，通府潁上杜君换，推府順德陳君韶議，出公帑，協措葺舉，而落成之。適户部蕭君九成，以公檄過家，詣余告曰：「書院既紹前聞矣，其《遵堯録》燹没已久，今不復刊矣，則豫章翼道之功泯焉。」予因訪得元進士曹道振編較舊本，但字多空缺未備，訛舛未真。余爲採集史記，參互考訂。首之以年譜，經解、《遵堯録》，繼之以集程、楊語録，及所作序記詩文之類，末則附之以志文序記所以稱述先生者，總若干萬言，釐爲一十七卷，載新於梓，與四方士共之。庶先生之道，因是不泯焉。於戲！此特其概而已。乃若嘉言善行，散失弗傳，豈足以盡其藴哉！然即

[1] 此文據民國《南平縣志》卷十六《藝文志》增補。

是仰窺先生論易簡大有之道，議郊社昏娶之禮，引證《詩》章，援據《書》詞，《春秋》有《解》，《指歸》《釋例》，以至《學》《庸》《語》《孟》，《説苑》《老》《莊》，各加究極詳論，則五經群書之旨，天地萬物之理，無不融會貫通於心矣。晦翁嘗云：「龜山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精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其立言垂訓，繼往開來，真與龜山而同符。清介絶俗，闢邪翼正，與魯齋而並駕。《遵堯録》寓經濟才猷之志，發精神心術之藴，追比司馬温公之《資治通鑑》，間有過之者。雖然，書院之建，舊祠之葺，文集之刊，豈足以酬其功，而償其德哉？不過恭有司之職，罄尊崇之忱耳。若夫表章實蹟，建議皇朝，並與楊、許、司馬群儒，從祀孔子廟庭。上發九原道學之馨，下慰萬世景仰之念，端有望於當道諸君子，則予豈敢！時正德歲次丁丑閏十二月初七日，進賢後學姜文魁敬書。

先生之書，元至正間，邑人吴紹宗出其藁，進士曹道振爲之編次。而先生五世孫天澤，始鋟梓以行世。及正統戊辰，燬於兵燹，再刻於成化壬辰，三刻於正德丁丑。至隆慶之五年，歐陽佑序，蓋四刻矣，其板存延平府庫，今已無存，以故流傳甚少。先生之裔不無杞宋之感。然此書自有神物呵護，垂諸不泯。若夫重刊廣播，以壽其傳，使晚生後學皆護讀先生書焉，則所望於有力者爾。康熙甲寅五月二十二日，田間後學施中拜手書後。

豫章文集跋❶

謝鸞

緊自洙泗浚源，濂溪默契道體，伊洛衍派，龜山載道于南。維時文質先生師事楊公，一傳延平，再傳朱子，身際斯道之會，啟集諸儒大成，一脉授受，淵源有自，厥功豈淺淺哉！先生精藴具在著述，微斯集誠闕典也。進士曹公編次校正，匪檃括也；邑宰張公重鋟諸梓，匪鉛槧也。慨經歲久，板失澌盡，幸書猶存。迨今弗復翻刻，愈久將併遺編而亡。鸞憂後之學者慕而求之，不可得而覩也，用捐廪金刊行，庶俾仰止前修者有所考而私淑焉。文不在兹乎！先正曰：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欲永其傳者，鸞心也。吾儕既獲生長教化之地，烏可靳費而忽此重寶也哉！嘉靖甲寅歲仲春既望，閩沙後學謝鸞謹跋。

羅豫章先生文集序❷

張伯行

由孔孟而下，斯道之傳，開於周子，盛於二程，而大會於朱子。朱子繼周程之統者也，顧其淵源一脈，實自龜山而豫章而延平，的然相承，如河源之發於崑崙，由積石歷龍門，而東注以放於海也。斯道之傳，蓋匪偶然。中間若無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豫章先生者，又安足以肩承先啟後之任乎？先生爲人嚴毅清苦，年四十一歲，始

❶ 此文據文淵閣本增補。

❷ 此文據清同治福州正誼書院刊《羅豫章集》增補。

受學於龜山之門，計其時亦已晚矣。夫學者，惟無志於學則已，有志於學，雖其前之溺於流俗，誤於歧趨者，一旦親承大儒之訓，翻然勃然，即可以得乎吾性之所固有。而聖賢之道，求諸日用，而無乎不在，獨未有篤志求道如先生者耳。當時龜山弟子千餘人，何人不告以伊洛所傳之學？乃一聞至論，遂驚汗浹背，自悔虛過一生，非先生之篤志，其孰能超然自拔如是？且既從龜山授業，又裹糧走洛而見伊川；既得伊川指示，又歸而卒業於龜山，抑何求道之勇也！迨後盡得龜山不傳之秘，築室羅浮山中，絶意仕進。終日危坐，以體驗天地萬物之理。蓋其造道成德，有非世人之所及知者矣。先生之學，傳之者李延平也。常教延平静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蓋以寂然不動之中，而天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由是而出，故必操存涵養，以爲應事接物之本。此龜山心法，深得伊洛之傳者也。延平答朱子問學，必舉羅先生緒言相諄勉。其謹師傳，以成後學如是。至朱子擴而充之，致廣大，盡精微，使孔孟周程之旨，融會歸一，如萬派之朝宗於大海。而先生居三傳之中，一脈淵源，的然有自，亦如河之由積石歷龍門以東注也。其承先啟後之功，豈不偉哉！先生少著述，惟《遵堯録》、《二程語録》及雜著《議論要語》，學者合而觀之，可以知先生之學，即可以知周、程、朱子相承之學矣。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冬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煥法師　壹佰萬元

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　馮建新先生　壹佰萬元

NE・TIGER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志峰先生　壹佰萬元

張貞書女士　壹佰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本册審稿人　劉尚榮　于天寶　華喆　張忱石
本册責任編委　沙志利


ISBN 978-7-301-11939-6
定價：1200.00元

{
  "filename": "5YSS6JePICDnsr7ljY7nvJbkuozkuozkuIAgIOmbhumDqF8xNDU1NzY3NS51dno=",
  "filename_decoded": "\u5112\u85cf \u7cbe\u534e\u7f16\u4e8c\u4e8c\u4e00 \u96c6\u90e8_14557675.uvz",
  "filesize": 110813318,
  "md5": "36d30cd088fcfaeba4680be46ad7800d",
  "header_md5": "b7761b865506ba0145aa127608f062cd",
  "sha1": "aa39fc9facb9373e74ff83a99ea72bde7ba48923",
  "sha256": "424ceda0e3ce26d014c22befaaa22996707f8b0dcda84ad1e3aafa50ba786c84",
  "crc32": 1908455996,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148586611,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1094,
  "pdg_main_pages_max": 1094,
  "total_pages": 1105,
  "total_pixels": 6595957248,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